

《续明纪事本末》倪在田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一

南都兵事

崇祯十七年春正月，山西乱兵大下凤、淮，巡抚路振飞使金声桓守徐州、周仕凤守泗州、周尔敬守清口围。民兵犒牛酒，得士数万。

三月，贼知府巩克顺至淮安，巡按御史王燮磔之。俄闻京师陷，振飞集众泣曰：『代我将至，将缚我以降乎？抑誓守乎？』众皆哭。乃散漕粮、校坊团，与燮治兵固守。

夏四月，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以兵讨贼；庄元宸一夕七次至以促之，可法次浦口，以立宏光帝还。

王燮执贼防御使吕弼周于淮安。弼周，燮座主也；责以大义，丛射杀之。振飞击贼将董学礼于宿迁，破之；擒伪官胡来贺等沉之河，斩赵拱春等。

五月庚寅，福王监国于南京（实宏光帝）。以史可法为太保、大学士，兼兵部尚书。起张国维协理京营戎政；晋马士英东阁大学士，犹督凤阳等处军务。使兵部员外郎万元吉宣谕各镇。以张应元为承天总兵官。议设四镇于江北。命御史祁彪佳安抚江南，止江西总督袁继咸兵入援。

左都御史刘宗周上疏，略言『今日之事，非讨贼复仇，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；非决策亲征，无以作忠义之气』。因陈讨贼次第：『一曰据形势：江左非偏安之业，宜进图江北。淮安、凤阳、安庆、襄阳虽立重兵，尤重在凤阳驻亲征之师；东扼淮、徐，北控豫州，西顾荆、湘，而南去金陵亦不远。以此渐进，秦、晋、燕、齐必当响应。一曰重屏藩：远不具论，即如淮阳数百里间，两节钺不能御乱，则一抚、二镇皆可斩也（详见「四镇」）。一曰慎爵赏：今将悍兵骄已非一日，陛下亲征所至，亟问士卒甘苦而身与共之，乃得渐资腾饱。各帅封赏孰宜孰滥，宜略收夺。夫左帅以恢复封，高、刘逃败而亦封。武臣既滥，文臣随之；外廷既滥，中珰从之：臣恐天下闻而解体也。一曰核旧官：燕京既陷，从逆弃职之徒，宜别其罪；其徘徊于顺逆间者，尤宜诛绝。行此数者，于讨贼复仇之法亦略备矣』。又疏：『贼逾秦、晋直逼京师、大江以还，二、三督抚坐视君父危亡，不援一骑。新朝既立，宜遣六师；不然，宜急遣一使间道北进，檄燕中之父老、起塞上之名王，共激仇耻。而诸臣又不出此，纷纷制作尽属体面；将置南中面目于何地乎？』诏付史馆。

大学士史可法请罢南京镇抚，参募勇锐，定制如北京；侍卫、锦衣、銮仪军校并宜入伍，毋冗饷；镇抚官不必备。从之。

吏部尚书张慎言陈中兴十议：曰节镇、曰亲藩、曰开屯、曰叛逆、曰伪命、曰褒恤、曰功赏、曰起废、曰惩贪、曰漕卒。诏嘉之。

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张国维请建三辅以藩南京，而以京口为东辅、芜湖为西辅、京师为中辅，各设重兵守之。不果行。俄去职（详见「马阮奸迹」）。

御史郭维经疏：『圣明御极将二旬，而雪耻除凶、收拾人心之事，未之或举。今伪官纵横于凤、泗，悍卒抢攘于瓜、仪，焚掠渐及江南；而庙堂不闻动色，惟以漫不切要之务訾议钻营。乞命内外诸臣洗涤肺肠，一以办贼复仇为事』。报闻。

以赵光远充四川总兵官。分江北为四镇（详「四镇之乱」），设督师于扬州节制之。以太监卢九德提督京营。以郑鸿逵为总兵官，镇九江；以黄蜚为总兵官，镇京口。

时叛将吴三桂已乞师于大清，摄政王多尔衮入京师，示谕江南削发；违者屠之。英亲王阿济格及三桂西追贼。

初，史可法自浦口归，谒宏光帝于内守备府。宏光帝色赧思去，可法止之；请素服郊次，发师北征，示天下复仇之意。宏光帝唯唯。及即位，马士英骤入（详见「马阮奸迹」），不并立；乃自请督师淮扬，许之。京师哗异曰：『何夺我史公』！太学生陈方策、诸生卢渭上疏：『淮扬门户也，京师堂奥也；门户有人，堂奥岂可无人』？不听。

以叛将赵之龙提督京营戎政，之龙遂与政。

己巳，史可法辞朝，诏百官郊饯。以总兵刘肇基、于永绥、李栖凤、卜从善、金声桓、张天禄隶其戏，举人李璩、主事何刚为监纪，诸镇并受节制。可法去，刘孔昭、马士英益无忌；高宏图、张慎言遂不能安其位。可法以应廷吉等为幕属，使询帝后梓宫。寻命祭凤、泗陵毕，上疏：『北顾神京，山河顿异。陛下践祚之始，祇谒孝陵，哀动行路；若使躬谒二陵，亲见凤、泗蒿莱，死亡略尽，悲愤又当何如！伏愿坚此一心，慎终如始。处深宫广厦，则思东北诸陵魂魄未安；享玉食大庖，则思东北诸陵麦饭无展；膺图受箒，则念先帝临渊集木，何以忽睹危亡；早朝晏罢，则念先帝克勤克俭，何以忽坠大业。若不思远略，威令不行，东南一隅未可保矣』。

大学士高宏图请定都山东，示大举讨贼。

时分守淮扬道丁启光、副将盛时隆，以兵执贼管河同知陈奇、商邱知县贾士俊、柘林知县郭经邦、鹿邑知县孙隆澄、宁陵知县许承荫、考城知县范隼、夏邑知县尚国俊，杀之。

诏以丁启睿为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，督河南剿寇、劝农诸务。启睿先以畏贼，大败于朱仙镇褫职，夤缘充为事官。至是骤擢职，使赴河南。

朱国弼构淮安巡抚路振飞，几诏逮，得免。候代未至，伪防御使武愷至，贼党董学礼卫之，徐州举人阎尔梅大骂，碎其牒，愷执尔梅，下之狱。振飞

使盐城守备王某击学礼于宿迁，败之；执愍送南京大享，民兵义士闻者鼓舞。史可法疏：『淮安官民固守，贼牒至碎之、使至磔之，使董学礼、白邦政不敢前，东南安奠』。

设勇卫营，以太监李国辅为监督。

复晋勋官、内官禄荫；国子监典籍李模疏争之，不报。

封吴三桂为蓟国公（不知其已降）。

九江总督袁继咸言：『陛下即位，虽以恩泽收人心，尤必以纲纪肃众志、益君德；以刚毅为先，不可使太阿倒持。臣虑春、冬之间淮上不能无事，请奉六龙为澶渊之行』。宏光帝难之。姜曰广言：不可无此心。又陈大计，言：『金陵恃大江，而淮南、江北为之障；金陵咽喉在浔阳，而湖南襄、樊为之门。今江北苦乱兵、湖南千里篷蒿，宜使重臣选吏辑民通商，收巴蜀、黔、滇之货利。襄阳古今所争，必设镇宿兵，聚粮糗、修城郭、具器械，不可不早也。襄、樊守，则可自宛、洛以图关中；淮南、江北守，则可自归德以图河南，亦可自蒙城以图河北』。又言：『宋高不用李纲、赵鼎而用汪、黄、秦、汤，偏安一隅，幸耳。国难虽深，老成尚在；若刘宗周、吴牲、黄道周、杨廷麟、华廷秀，使早用其言，何至今日』！语皆洞切。马士英谓刺己，恶之。继咸又遗朝士书，言『左兵不可不备，宜重督抚权，示维制』。士英不省；卒至九江之变（详下）。

是月，阿济格破贼望都清水河，尽下保定、真定、固关，明北直地尽亡。

六月，给事中钱敬忠抗疏论兵事，反复千言。大意请宏光帝亲征，斥诸臣怠忽；词意激烈。诏斥之。

副总兵刘洪起在河南，与沈万登、李际遇、于大忠皆以土豪拥堡寨。大忠据嵩县之屏风，性凶惨。际遇差善，即登封之玉寨踞之而反复；兵贼至，并请降。万登踞汝州，侠而狡。是年春，万登部杀刘洪礼，洪起乃率郭黄胜、金皋、赵吾发围汝州，城中食人。彰德推官陈潜夫为两解，万登不可；洪起破汝州，杀万登（详「义旅」）。贼党袁宗第众骤至，洪起走左良玉军；宗第踞城五日遁，洪起复入。潜夫使入杞县执贼官，伪巡抚梁启隆遁；洪起遂渡河，大破贼于柳园。于是南至楚、北至大河，皆奉洪起自居于汝宁。

济宁都司李元和亦杀伪官为明，与潜夫皆入告，且请颁诏谕军民。马士英不听。闻多尔袞檄谓「不知南中已有君」，置不措意。诸臣亦惟议守江，置山东、江北如敌土。史可法独请以监国即位诏示西北，乃颁书于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。以杜宏域提督大教场、杨仁宗镇安庆、黄斌卿镇京口、吴志葵守吴淞、赵光远提督四川。

给事中陈子龙请募水军，言『贼陷忻代、逼京师，臣即与长乐知县夏允彝

、中书舍人宋征璧以私财募士海滨，以海舟入援；及先帝崩，益思复仇。然必保江、淮为根本，则水师不可迟、海舟尤不可缺。使江南诸郡共为门户，万人亦不难致』。又疏：『陛下当卧薪尝胆、旰食宵衣，诸臣亦以报仇雪耻为事。臣闻河北、山东义旗云集，拭目以望南都；其心固不忘明也。朝廷外置之，何以收三齐扼守之城、燕赵悲歌之士乎？伏望速阅京营，弭节江口，大集舟师京口、芜湖，相视险固，使天下晓然于亲统六师之意。且使一军自河洛出潼关、一军攻武关出广汉，而巴蜀、燕、晋之师济之，则逆首可致』。又言：『臣入国门再旬，人情泄沓，无异平时；清歌漏舟之中、痛饮焚屋之下，臣不知其可也』！不听。

初，史可法济江，留其将于永绥、刘肇基、陈可立、张应梦骑兵千，屯京口；浙江都司黄之奎兵亦至。永绥军无律，居民忿执数人沉之；其党以为浙江兵，杀之，摩垒索斗。守备李大开呵之不听，怒，抽矢射之；骑军遂杀大开，焚掠四出，焚民居十余里，死者四百。巡抚祁彪佳戢之，乃止；宏光帝使永绥等如史可法军听命。因诏客兵所次，皆受督抚节制。

以王燮巡抚山东；以邱磊为山东总兵官，寻死（详「四镇之乱」）。安徽巡抚张亮疏：『贼势可图，请解职视所向以进讨』。又尝言『南北之界，惟恃一河；若贼自河南至，则无险可守。今垄断者，且饱载而贩贼巢；滨河之臣，所司何事』？略无稽核，众不为意。塘报：陕西地尽陷于贼，亦不问。我肃亲王豪格自大名招彰德、卫辉、怀庆，属邑多下；衡王由檄等降。东至德州，济王走死；降臣王鳌永为招济南，降之。史可法以四镇故，止江上不能进；王燮亦不能北。

秋七月，给事中章正宸疏：『今之江南，视晋、宋尤难。而偷息处堂，宰臣锡鞶，不闻献俘；武臣私斗，不闻公战；老成引退，不闻纳谏；诸生卷堂，不闻请缨。以此为新朝气象，臣未之闻。今惟以进取为第一。闻河北之人争杀伪官，效死朝廷；今不为之声罪致讨，是靡天下之气也。宜命四镇分济河、淮，以通两京之脉；而后塞井陘、绝孟津、拒武关以攻敌，不难也。陛下亦宜縞素，亲帅六军；则声灵所至，人切同仇。今百司不称行在，而工作频频；人谓陛下意在偏安天下，变生何以待之？请命诸臣速简车徒，某故额、某新增，水师凡几、陆师有几；速储粮糗，凡本几何、折色几何，主费几何、客费几何？选尔将帅，孰为监督、孰为分阃？审尔形势，孰为设伏、孰为出奇？修尔戈矛、缮尔城堑，得寸则寸、得尺则尺；天下大矣，不患无人应运而出也』。又言：『不斩误国之臣，则不激报国之气』；且及铨政诸弊。吏科马植嘉疏陈国本，御史王孙藩言东南形势。并不纳。惟遣使北行，冀通好。高宏图疏：一、葬梓宫于天寿山，立陵园。一、割山海关外地。一、岁币毋过十万。一、国

书宜称可汗。一、使臣礼如「会典」，不屈膝。议定，而难其人。给事中左懋第以母丧在北，自请行。诏加懋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经〔略〕河北、联络关东军务；而以降人马绍瑜、降将陈洪范副之。懋第言：『如使臣经理，则请以洪范、绍瑜为使，而假臣一旅专取山东；如使北行，则罢臣经理、联络之命』。又以尝劾绍瑜，乞罢之。皆不听。频行，言『臣北死生未必，愿以辞阙之身，得效一言：愿陛下坚复仇之志，瞻高皇之弓剑，则思成祖之陵寝何存；抚江上之残黎，则念河北、山东之赤子谁恤！勿以和议为必成，勿以和成为足恃。必能济河而战，始能扼河而守；必能扼河以守，始能划江而安』。遂行。所赍金千、银十万。至泗州，遇史可法祭诸陵。可法曰：『经理具文，诏指在通和；其速行乎』！故所见山东、河北豪杰请效命者，皆不敢用。

廷臣亦惟徇故事。以柳园诸役，擢陈潜夫巡按河南，加刘洪起、李际遇皆总兵官；檄金声桓屯扬州，增淮扬兵至三万为固圉。以杜宏域、杨御藩、牟文绶、卞启光、窦国宁、胡文若为团练总兵官，统十大营；而无一卒至河北。多尔袞使降人魏公翰诏谕江南，又以书招史可法；可法上诸朝，诏使覆之。略言：『辱承明教，以「春秋」大义相责，此「列国君薨，世子未立、有贼未讨，不忍死君」之说；若天下共主身殉社稷、青宫皇子惨变非常，而犹拘「不即位」之说、昧「大一统」之义，中原鼎沸，仓卒出师，何以维系人心、号召中外？紫阳「纲目」，踵事「春秋」。其间莽移汉祚，光武中兴；丕废山阳，昭烈践祚；怀、愍亡国，晋元嗣基；徽、钦蒙尘，宋高继统：皆于国仇未复之日亟正位号，「纲目」卒以正统予之。本朝传世十六，正统相承；自治冠带之族，继绝存亡。贵国昔在先朝，夙膺封号，载在盟府；此殿下所知也』。又言：『契丹和宋，祇岁输以金缯；回纥助唐，原不利其土地。若乃乘我蒙难，弃好寻仇，规此幅■〈巾员〉，为德不卒。是以义始、以利终，为敌人所窃笑；贵国岂其然？古人树德务滋，除恶务尽。今逆成未伏天诛，谍知卷土西秦，方图报复；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仇，抑贵国「除恶未尽」之忧。伏乞坚同仇之谊、全始终之德，合师进讨，问罪秦中。至于牛耳之盟，本朝使臣久已在道。可法身蹈大戮，所以不急从先帝者，实以社稷之故。「传」曰：「竭股肱之力，加之以忠贞」。可法今日鞠躬尽瘁，克致臣节，所以报也』。其后，书屡至，可法皆不报。

万元吉驰疏：『吴三桂牌至济宁，称奉大清摄政王旨，取江南』。廷议款使已行，不为意。豪格兵入青州及东昌、临清，张凤翔弃城走，王鳌永招兖州、泰安复降。豪格寻以兵入登州、莱州，总兵杨武等溃遁。路振飞方围董学礼于宿迁，学礼潜降于豪格；降将夏成德来援，振飞解围还，成德陷赣榆。值振飞以忧去，田仰代之，尽反所为；诸义兵皆散。诏书又禁天下勤王，闻者解体

时闯贼党出雒阳，攻李际遇；行伪牌于东昌，言以三十万众入曹县、金乡。参将夏有光言贼踞平阳，尽徙潞安、太原绅士于西安；略得其实。

秋八月，史可法阅军淮南，遂及凤、寿。

光禄寺少卿沈廷扬固请以海运舟为水师卫长江，不报。至是，或请自海道以兵北伐，廷扬叹曰：『果是策行，愿作前军』。复不行，而使运米十万石饷吴三桂；廷扬不可，不许。

兖东兵备道郭正中言北兵取山东地，贵州巡抚范矿疏蜀状（详后）。

左懋第至沧州，闻吴三桂已降，封平西王；使人以宏光帝册命予之，告行意。三桂不发书，以献多尔袞；多尔袞怒。

马士英假危疆名，以越其杰巡抚河南，兼颍、亳二州军务（详「马阮」）。史可法请山东、河南、江北能守地卫民，得檄为官，无避本州岛。

刑部侍郎贺世寿疏兵状。万元吉疏：『流贼入秦，垂涎东南。转盼秋深，出商、汉则径袭襄城，出宋、豫则窥江北。兵民积怨，民必迎贼以拒兵；兵既疑民而又畏贼，上游之兵趋而下、江北之兵渡而南，金陵备稀，何以堪此？今舌战徒纷，不谋实备；不知诸臣置陛下何所』？前后所疏皆痛切，亦卒如其言。凌駟请乘机北伐；亦不听。委政群小，日夕荒淫，遂翻「逆案」，复东厂。识者知必败。

是月，复赠吴三桂父母官，命王永吉戴罪督山东军务。时共知三桂降，刘孔昭等以自饰（详「马阮」）。

使都督陈谦封叛将郑芝龙为南安伯，征其兵入卫，闽遂以亡（详下）。

阮大铖既陈长江三要、两合、十四隙疏，命为兵部添设右侍郎。寻晋金都御史，巡视江防。

时阿济格尽取山西地，击李过于府谷，走之。降将杨方兴陷济宁，明山东、西地尽没。

九月，高杰袭黄得功于仪真；史可法和解之（详「四镇之乱」）。

以张福成为都督佥事，充山东、河北总兵官；实无能为。寻命黄斌卿屯九江，黄蜚屯芜湖、采石，郑鸿逵屯镇江。加王之纲荡寇将军，镇河南；都督曹友义总黄河水师。命黄得功移军桐皖，刘良佐趋归德、开封，杜宏域诸军屯庐州、凤阳、池州、太平；移金声桓兵攻楚、豫。命凌駟联络河南、北直军务。出白金十五万，使越其杰往河南募兵、屯田；尽干没之。以王濬为右佥都御史，巡抚登莱。江东之地并没。

尚书黄道周讽；马士英曰：『不入，将立潞藩乎』？乃受命陈进取九策；报闻。明年，自请祭禹陵。濒行，上疏：『今欲东收兖、济，北略漳河，西

取应安，然后问洛阳扫成德之松楸，上规天寿，其道诚难。得一沉鸷之将，简兵三万、赍百日粮，出赣榆之韦桥，东逾破车、度临朐、历博兴、上盐山、抵沧州千四百里间，皆荒旷如墟邱，惟临朐、安邱、乐安、阳信之间稍可因粮，尽七昼夜力，则可自武清渡白沟，祭十二陵而覲九庙。还分为二：一下临清以收兖、济，一下邯郸以收彰、卫；用力少而功甚巨』。不听。

时监军宋劼疏：『臣民苟安江介，非所以保江介；诸臣苟存富贵，非所以保富贵』。工科李清言：『天下财赋，秦、晋属贼，燕、代属清，兖、豫成瓠脱，闽、广无几，徽、宁殫于安、芜两抚，常镇竭于京口二镇养兵；上用者，惟苏、松、江、浙。且昔以天下供天下，不足；今以一隅供天下，岂有余乎』？其言至晰，不听。

河南巡按陈潜夫入覲，言『王业不偏安，山东、河南未陷之地，尺寸不可自弃。其间堡寨，大者万余、小者十人，皆引领以待官军。今四镇之兵且数十万，而齐、鲁、汴、豫若安堵，诚命藩镇以一军出颍、寿，一军出清、徐，使天下知朝廷不忘中原之心，则人心思奋。更以爵赏鼓之，俾自为守；而我以锐师济之，宽则以耕、急则以守。汴梁义勇，臣纠集之，旬日可十余万；容臣自将为天下先，则河南五郡可复，然后画河为固。南络荆、楚，西控秦关，北临赵、魏，上之恢复可期，否亦永保江、淮：此今之至计也。两淮之上，何事多兵？督、抚纷纭，并为虚设。若不外拒、专意内守，举甲兵、土地之利委之他人，恐江、淮亦未可保』！不报。及还，过其居，一省墓；驰五日，至开封。以刘洪起最忠勇，请以为挂印总兵；不许。

丙午，史可法疏，以李成栋充徐州总兵官，贺大成为藩标先锋总兵官，陆逊之为大梁屯田僉事，胡蘄中知睢州，冷时中通判开封，李长康为开封推官，经略中原；使所部总兵李世荣守泗州，张天禄屯瓜洲，许大成将忠贯营，李栖凤驻睢宁，刘肇基驻高家集，张士仪驻王家楼，沈通明驻白洋河，马应魁为中军副将，翟天魁、陶匡明为旗鼓，以胡茂桢、李本深为高杰前锋，进军开封。以汪一诚为参将，以副使黄铉、主事何刚、知县吴道正分司粮饷、知县应廷吉军前监纪。又分诸汛地，听镇将择利；以宿迁至王家营号绝险，自任之。疏请饷。马士英、阮大铖忌之，置不应；促之，亦不报。惟檄使出师；可法言：『不食之卒，岂能杀贼』？并不听。由是益困。又忿诸臣猎名位，而以边疆钱谷为自慙，或托病弃官去。因言：『今日之势，必专主讨贼复仇；舍筹兵饷无议论，舍治兵饷无人材』。皆不听。

以左懋第北行，止邱磊等于山东、河北，毋败和事。

是月，许都党复乱，平之。

降臣方大猷等日议取江南，修漕运、聚刍牧，南逼淮、泗。

冬十月，以降贼臣张缙彦总督北直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军务。缙彦以兵部尚书降，复逃归，倡言杀贼。宏光帝信之，使以原官为总督，便宜行事。给事中利瓦伊樾劾之，且曰：『总督何官，顾畀贼乎？』不听。又以降贼臣黄国琦监王永吉军，施凤来行盐扬州。一切紊乱。

时湖北、偏沅、四川皆乱于贼（详后），闽中亦蜂乱。漳、赣贼犯汀州之古田镇，杀掠甚酷：聚群儿瓮中，沸汤糜之；或剖孕妇，射男女为笑乐。复有群贼自兴、泉入漳州，粤中贼亦盛。有贼称阎王总，往来江西、福建，与诸贼应；抚巡张肯堂等捕之。

刘泽清疏：『淮塔兵在沂、郯，赣榆、沭阳、沛县、邳州、睢州、单县、开封、归德皆敌骑；请使邱磊济海收登、莱，马化豹、柏永馥即故清河城修守之』。

马士英请以隆礼接北使，锡王永吉以斗牛服，暂之河上料理；山东、河北战守，俟左懋第归，请进止。从之。

定江北督抚及四镇额兵各三万、湖北巡抚额兵万、京营兵一万五千，银米三、四十万，轻重势失。又无粮，左良玉疏承德将士饿且死，赵之龙言黔兵万里荷戈缺饷三月；惟切责部臣。

始，马士英征黔兵迂道徽州、宁国，兵民相杀；金声桓等力剂之，乃已。

越其杰至河南，尽反陈潜夫所为，贪墨以济。时开封、汝宁间列寨数百，刘洪起长之；及洛阳李际遇、南阳萧应训，皆为潜夫所结。是月，应训复南阳及泌阳、舞阳、桐柏，使其子三善告捷于潜夫；饮之酒，授以告身、簪花，鼓吹导出之。三善喜过望。却谒其杰，覩其贿；及见，踞坐；诘之，诋为贼。三善泣而去。潜夫按诸寨，皆列仗鼓吹送迎；其杰至，闭不纳。其杰潜之马士英，岁终征潜夫还，以凌駟代之。

是月，闽、粤贼攻云霄，破之；官军至，贼走大埔。高杰将王之纲入睢州，杰发徐州（详「四镇之乱」）。

十一月，史可法帅师北伐。至鹤镇，谍报夏成德陷海州，分道沭阳、邳州、遂入宿迁；又陷丰县，知县刘燧走死。明日，可法次白洋河；使刘肇基、李栖凤援宿迁。成德兵遁，遂复宿迁。越数日，成德复以兵围邳州，推官沈泠之固守；再使肇基往，屯于城北。成德兵屯城南，遥谓泠之曰：『好守而城，毋为人得』！相持半月而去。肇基复赣榆、沭阳、海州。可法以告，马士英笑之。

刘泽清疏作壕堡守河（详「四镇之乱」）。分王燮、田仰、王永吉汛，自安东至于徐州，隶萧县、砀山于史可法，开封、归德于越其杰。俟左懋第归，议之。俄田仰疏满洲兵已入莒、沂，降将赵福星陷宿迁，哨马及赣榆、沭阳

。乃命王永吉总督河防，率泽清、高杰以守；张缙彦、王燮分布河北。移王濬驻淮上，黄得功、刘良佐择地而军，援邳、宿。

史可法既戒期，求甲杖、粮糗，皆不得；疏言：『三月以来，陵庙荒芜、山川鼎沸，遂成鼠窜，一矢未加；臣备员督师，死不足责。昔晋之东也，其君臣日图中原，仅存江左；宋之南也，其君臣尽力楚、蜀，仅保临安。盖偏安为恢复之地，未有偏安而能自立者。大变之初，黔黎饮泣、绅士悲歌；今暮气矣。提塘之报，皆谓清兵必南，水则募檄■〈口廌〉船、陆军分列精锐；而我河防百未一备，人心涣散、威令未行，复仇之师不及于关陕、讨贼之诏不逮于北庭，一似君父之仇置之度外。遂使北朝加我僭逆、羈我使臣、躡我边境，和议之事必不可成。皇上即菲食卑宫、卧薪尝胆，尚惧不及；况不然乎？夫将之克敌者，气也；君之收将者，志也。庙堂之志不奋，则行间之气不张。昔少康痛心以出窶、光武拊膺于河北，卒能纒服，奄有万方。臣愿陛下为少康、光武，不愿左右之臣以晋元、宋高为言也。先皇帝死于贼、恭皇帝亦死于贼，此千古未有之痛；在北之臣死贼既鲜、南方之臣讨贼无多，此千古未有之耻。夫庶民之家，父兄被杀，尚思得而甘心；况在朝廷，顾可膜视？请责臣及诸镇悉简精锐，直指秦关；悬上赏以待有为、假便宜而责成效。至于讨贼复仇，最苦无食；宜使内库、一切催解悉供军需。其余不急之工、可已之费，一切报罢；左右贡献、朝夕燕衍，一切谢绝。盖贼一日未灭，即深宫曲房、玉食锦衣，岂能安享哉』！又言：『江北有四镇、有督师、有按抚、有屯抚、有总督，敌寇若至，何益毫末』？且愤诸将位崇无斗志，请责成进战。每一疏成，循环讽诵，声泪俱下；闻者无不感激。而宏光帝于庙门及皇陵灾、凤陵地三震，略不省。而命太监高起潜督江北饷，许黄斌卿移军安庆以避左良玉。加叛将刘承允右都督，遂乱广西（详「两广之乱」）。

初，御史沈荃宸疏：『疆场之情日变，臣下泄沓日深，几不知宗社孔棘、国事阽危。岁饷所入六百余万，淮、徐四镇及督师之兵费已二百四十余万；江楚藩镇督府、京营、京口、江浦之兵所需，岂异淮、徐？小民卖女鬻男，有司吸髓敲骨，虑犹不足。此非陛下卧薪尝胆时耶？且北望山陵，麦飴无展；中原、河北，沦为异域。设东南更启烽烟，则税驾何所』？至是，以王永吉等久无功，奋疏劾之曰：『永吉失机之将，先帝拔为总督；乃不救国危，奉身先窜。张缙彦骤典中枢，率先从贼。如二人者，即赤族亦不为过。陛下屈法用之，而逡巡观望，何以见先帝于地下？昌平巡抚何谦，失陷诸陵；河道总督黄希宪、山东抚巡邱德祖、鲁化龙，岂容偃卧家园』。诏逮谦等，释永吉、缙彦勿问。

以许定国挂镇北将军印，镇守开封、宛、洛；卒致睢州之变（详「四镇之乱」）。

是月，左懋第自北归至沧州，多尔袞使执之；而纵陈洪范还，和议遂绝。洪范乞降，且请南归，诱刘泽清等以降叛；虑懋第发其状。马绍瑜寻降，懋第抗节死（详「东南殉节」）。

十二月，陈洪范至，言北兵且至。廷臣惟主抗节不合时变、使臣将命不能委曲以诋懋第；宏光帝曰：『朝廷大费金钱，期与灭贼，何惟抗节？我宜自强。款和原不足恃，诸臣其秣马厉兵以待』！洪范又诬黄得功、刘良佐阴乞降，而请加恩其从官。戴英劾之曰：『今正使陷敌而群吏进爵，不可』。乃止。

以边事急，诏王永吉防河北、张缙彦防河南；复使李际遇任维扬至河、王之纲自永城至兰陵、许定国自宁陵至兰仪、刘洪起自祥符至汝州、曹友义任邳州以西、张士仪任邳州以东（际遇、宏范以阴降，众不知）。史可法尝议屯田邳、宿，使秦士奇筑黄河墙以巨炮。其境绵长，土又疏，不能任重。其客言不可，不听；卒无济。马士英侈言『北兵纵至，贼势尚强，岂无后虑？且赤壁三万、淝水八千，足定江左；况今兵力百倍于昔，痛饮黄龙，在诸臣之刻厉耳』。淮远侯常延龄请守九江，又请自讨贼；不许。大学士王铎请视师江北，以复仇为名；亦不许。惟使高起潜以勇卫营屯浦口；曰：『督师已行，汝为之应；有警而后行』。起潜亦不出。史可法至夏镇，闻邳州被围凡三日；高杰、刘泽清皆告急，可法以兵援之。诏旨亦至。可法疏：『使旋，和议无成；曩以全力御贼，今将分力以御清。唐、宋门户之祸，与国终始；有心者方以为危身之场，无识之人转为快意。夫事有甚为戕我君父、覆我邦家者乎？释此不问，而日寻干戈于心忍乎？和既不成，惟有战耳；战非诸将之事，而谁事乎？阍外视庙堂、庙堂视皇上，尤望深思痛愤，无然泄沓』！凡七上疏，皆不报。

高杰至徐州，程继孔伏诛（详「四镇之乱」）。

淮塔兵自济宁、沂州、庙湾三道进趣邳州，豫亲王多铎自西北至于怀庆，李际遇举众降，引之自孟县，济守将黄士钦等遁，遂至洛阳，张缙彦遁沈邱。史可法飞疏告：『北军及我才域一河，今长驱而来，旦夕难保；乞储多欽，以黄得功、刘良佐屯颍、亳，高杰守徐、沛，戮力同心，无分畛域，犹恐东南半壁未可保也』。不报。

多铎逼邓州，军书沓至；宏光帝并不顾。除夕，居新宁宫，不乐；群臣问故，曰：『后宫寥寂，明年南郊复无新声』！太监韩赞周泣曰：『臣以陛下思先皇帝考，乃作此乎』！时冬至，不郊天；移之明年。沈荃宸疏论，不听。夜半鸣钟，外廷骇异；门启，乃求假面演剧也。

宏光元年（隆武元年、监国鲁王亦立于绍兴）春正月乙酉朔，日有食之。大风雨，免朝贺。史可法以军饥，敕断酒肉；乞罢，不许。袁继咸疏：『元旦者，臣子称觞之日，正陛下卧薪尝胆之时；宜罢长夜之饮、捐角抵之戏、省土

木之功、节浮靡之费，儆戒百工后私图而急公仇』。疏入，嘉之而不能用。

河南副将刘铉、郭从宽以兵执长葛诸贼官，刘洪起击贼于襄城大捷，先后凡斩三千级。诏进洪起三秩。

胡茂桢等次虎牢叛。

马士英日召江北兵入援。可法疏：『北兵骤至，宗社可忧』。大理寺卿姚思孝、尚宝寺卿李之椿、工科给事中吴希哲皆请守江北，毋撤军；勋臣邓文昌诣宫门，力争。宏光帝然之，士英不可；且促帝手书召可法。可法遂自浦口济。俄，良玉死，其子梦庚僭立主军事，连陷九江、湖口、建德、东流，至安庆、太平。黄斌卿、黄得功先后败之于铜陵、于五河（详「左军之叛」）。

诏阮大铖率兵会朱大典防江上。以刘洪起为总督汝宁、开封等处援剿总兵官；改王永吉总督河防兼抚凤阳、淮安、庐州，旋命兼抚扬州。

时群臣多不入直，孟夏时享，陪位亦鲜；宏光帝不问。

辛酉，多铎发归德，分道碭山、亳州。许定国导之至徐州，李成栋奔高邮，王之纲自亳州降。多铎入徐州，权知府胡蘄恩请急济；多铎望河势骇，欲杀之。蘄恩请囚，曰：『果有备，死未晚』。从之。万骑争浮，瞬息而济。于时高杰军还扬州，史可法入援。自归德至象山数百里，无一卒。多铎遂入盱眙，趋泗州；未至二十里，遣兵夺浮桥，守者烧之遁。泗州守将李遇春以城降，遂济淮。史可法次草鞋夹，闻已破良玉军，请入谒；马士英以淮、泗急，促可法驰还守徐州、泗州。可法南向拜，痛哭济江。丙寅，至六合，檄总兵侯方岩救泗州；次天长，檄诸将会盱眙。单骑冒雨行三日，檄督军粮。方岩遇多铎兵，力战而死。可法闻之，亟自白洋河走扬州。高杰军谓许定国至，斩关夜遁，舟楫皆空；郑鸿逵，杨文骢阻江击之。标将张天禄等在屯所，檄之皆不至，独与刘肇基以二万人守城。援泗州军甲、火药数十万，皆失。明日，监饷郎中黄日芳使川将胡尚友、韩尚良屯茱萸湾，应廷吉以移泗之军屯瓦窑铺。又明日，主事何刚以忠贯营至；方会食，哨兵突至，射杀从人，诸将大骇。尚友等击之，斩七人；廷吉等退屯邵伯湖。李栖凤、高岐凤将劫可法降，可法正色曰：『此吾死所，若等胡为？欲富贵者，幸自便也』。两人知不可，遂叛降。多铎自天长、六合至扬州，诸溃兵及张天禄、胡尚友等先降，多铎得其舟凡数百。刘肇基请诏刘良佐、黄得功进屯颍、亳以助之。许定国贼杀高杰于睢州，以其部叛出降，亟请南攻。史可法躬自淮扬驰抚之。

是月，阿济格入西安，略定陕地；寻并甘肃下之。明陕西、甘肃地尽没（高杰事详「四镇之乱」）。

二月，以阮大铖为兵部尚书，犹视江防。罢九江标兵饷银六万，袁继咸争之；不听。请罢，亦不许。加派福建饷金二十万。以朱一冯吝助饷，没其田里

。一冯走海中，械其子诸生长源拷之，堕其二指。诸勋戚、武臣竞以助饷名告讐，破人家。乃下诏：『捐助惟民所乐输，抄没偶行之，岂奸人献媚之地』。给事中吴适复言诸虐商民者，诏严缉。而使给事中倪嘉庆等加瓜洲、仪征盐税；史可法疏争之，不听。请以李本深提督高杰军，不许；使高起潜安抚之，尽其卒返扬州。可法自劾无功，报闻。

三月，命总督何腾蛟御贼（详「四镇之乱」）。以黄斌卿挂征蛮将军印，镇广西；方国安为总兵官、挂镇南将军印，防池口；移黄得功屯庐州。罢安徽巡抚；以朱大典为兵部尚书，巡抚应天、安徽军务。命越其杰、凌嗣守开封、归德。以太监乔尚忠总理两淮盐政。寻以钱继登为总理，并视江防。是月，左良玉反。

阿济格追贼出陕西，遂至郟阳；巡抚徐光启迎降。阿济格略湖北地，沿江追贼至于武昌（详「湖广之乱」）。多铎军入虎牢，分道南阳、龙门为三路；南阳副将李好遇降。乙酉，多铎入郟城、又入西平，刘洪起却入楚。辛卯，多铎入上蔡，开封南北望风降；王之纲遁宿州、李成栋遁徐州。己巳，多铎兵入归德。壬子，多铎兵入颍州，连取蒙城、太和。刘洪起以其部力战光、黄间；疏言：『北军之来，势若破竹，恐遗南京忧』。王永吉言：『徐镇孤危，何以保江北？请使史可法、卫允文共保徐州』。不应。詹自植直登御座，妄语白应元入，疯骂。亦不省。

史可法在扬州，与诸将分汛地：自仪征天灵洲隶黄得功，三■〈汜义〉河迤东隶高杰军，自任西、北门。应廷吉谏不可，请移军泗州护陵寝，节制诸将，然后北伐；可法是之。召水师将刘恒祚、孙恒、钱鼎、于光至江浦，将会黄泽芳绝洪泽；至盱眙，值左良玉击多铎军，曰：『即其未定，可破也』。可法虑不敌，不听。多铎屯军班竹园以待炮，别檄淮塔等军徇淮安，期会扬州。刘泽清、田仰大掠淮安，走入海。俄而多铎以炮攻扬州，城堕；可法为巨囊实泥补之。多铎使降将李遇春招可法，可法数其罪；遇春言『公忠贯华夷，而不见信于朝；死何益乎』？可法命射之。己又使人赍书至，可法不视，并其人沉之。西门尤险，身自任之。丁丑，多铎使人为黄蜚兵至城中就之，则反戈斗；城遂没，可法死之。多铎屠扬州凡十日，入瓜洲。

戊寅，宏光帝召群臣议迁都，钱谦益执不可。马士英以黔兵千，屯鸡鸣山；期走贵阳。阿济格自江西北岸东入皖；多铎至瓜洲谋渡老鹳河，编木乘风炮坏京口城堞，杨文骢言自颓之。马士英挾侦者，而赏文骢使。于是警报寂然。

五月壬午朔，以李彬巡抚河南；其地已没。赵之龙密使如多铎军求降，举朝不知。癸未，左梦庚诱执九江巡抚袁继咸、安徽巡抚张亮降阿济格，兵逾桑木河而还。良佐托勤王名，大掠庐州、凤阳走。淮塔自清河口济至高邮，李成

栋降，淮安、通州、泰州皆没。

丙午，百官贺重午；宏光帝以演剧，不视朝。分苏淞、常镇为二抚，以杨文骢巡抚常州、镇江，兼辖扬州沿海军务。当江南危急，宏光帝犹选淑女于元晖殿，饮酒淫乐；医者小儿捕禽蚘称上用，人不敢犯。宫府内外，一切惟马士英及小奄田成等指。及迁都议不决，益诟士英曰：『使我为帝，今若此，将焉置我』？士英惟恃走贵阳，为吴希哲所折；与韩赞周、卢九德谋下诸门键，辰启而午闭之。

戊子，大风雨，昼晦。马士英、王铎、蔡奕琛、陈于鼎、张捷、陈盟、张有誉、钱谦益、李乔、李沾、唐世济、杨维垣、秦鏊、张孙振、赵之龙、钱增凡十八人，密议于朝，无闻者。顷之，李乔、唐世济大声言『降志辱身，亦不惜矣』。或扣诸其后，则曰：『兵虽急，不足虑』。盖密籍赵之龙以降。宏光帝若不知。

杨文骢、郑彩、郑鸿达居金山及江南，惟日轰炮报虚捷。多铎亦启瓜洲闸放舟入江，大发炮，江水皆沸。逮夜聚几案，爇香火，乱流示济；而使裨将自竹哨渡冒雾进。己丑，辨色达南岸，升阜鸣螺，纔十余卒；守兵大溃，文骢及巡抚霍达走苏州，彩、鸿逵走福建，沿江上下无一屯。庚寅，多铎济江，遂陷镇江府。

宏光帝闻之，尽闭城门。韩赞周曰：『兵单力薄，和、守一无可恃；不若亲征，济则以保社稷，不济亦可全身』。不听；召梨园与酣饮。辛卯，夜漏三下，启通济门出，韩赞周从；群臣无知者。宫女优监，杂沓西华门内。壬辰昧爽，马士英伪奉太后遁，城中大乱。赵之龙封库府，悬示『此地已归大清，其各安集』。民不听，出太子立之；之龙锢之（详「太子之谏」）。

是日，宏光帝至太平，刘孔昭据城不之纳；宏光帝走。癸巳，至芜湖，黄斌卿先遁；乃趋黄得功军，匿于总兵翁之琪舟。得功往见，惊且泣曰：『陛下死守都城，臣等犹可为力。奈何信奸人言，轻率至此！臣军单薄，何以能处』？宏光帝曰：『舍卿无可恃者』。得功泣曰：『愿效死』。谋奉之适浙江。朱大典、阮大铖亦至，以为督师；苦无玺，幅纸署衔予之。

多铎自丹徒、金坛、句容至南京，军于郊坛；赵之龙及降臣徐允爵、王铎、钱谦益诸人冒雨赴军，跪而降。多铎受之，使谦益入清宫；因导其兵自金川门入，多铎始信。距宏光帝去十日矣。丙申，多铎入南京。于是勋臣魏国公徐用极、保国公朱国弼、隆平侯张拱日、临淮侯李述祖、准宁侯孙维城、灵璧侯汤国祚、安远侯柳昌祚、永昌侯徐宏爵、定远侯邓文郁、项城伯常应俊、大兴伯郭存义、宁晋伯刘允极、南和伯方一元、东宁伯焦梦熊、安城伯张国才、洛中伯黄九鼎、成安伯郭永祚、驸马齐赞元皆降，文臣蔡奕琛、李沾、邵之麟、

李乔、朱之臣、梁云构、李綉、陈于鼎、陈正揆、李景濂、刘正宗、张居仁、陈之遴、钱增、陆朗、丁允之、王之晋、张孙振、徐复扬、袁宏勋、王儻数百人皆降，多铎受之。宴之龙以牛酒，使位朱国弼上；予以八宝貂帽、貂裘、银鞍、金镫，之龙馈多铎以鲋鱼珍味，又大集梨园宴。多铎令诸臣去发，薙武而不及文；李乔首易服去其发，多铎骂之。

刘孔昭弃太平，拥舟入海；马士英攻陷广德，遁之浙。

多铎使尼堪、屯齐追宏光帝，过太平至芜湖，无一卒拒。癸卯，至荻港。朱大典、方国安先发杜宏域军扈，黄得功为殿；甫行，而追者至。欲绝江北，不得渡；得功自刎死，宏域军尽溃。叛将田雄、马得功共入宏光帝舟，劫以降；雄亲负之登。丙午，屯齐执宏光帝入南京，太后及妃从，民竞詈之。多铎与燕，询以太子及出走事，不能对；幽之江宁县署。

之龙、谦益为多铎檄谕苏州、杭州。谦益属文，极言护两京陵庙、葬帝后梓宫及优待宗藩之德；且曰：『谁非忠臣孝子？识天命之攸归、知大事之已去，投诚归命，保亿万生灵，此仁人志士所为，大丈夫所以自决也；幸三思而早图之。谓予不信，有如皞日』。之龙请以其私人黄家鼐为安抚使，谦益使其私周荃副之，徇丹阳、常州、无锡；比下，益南至苏州，霍达及巡按御史周元春遁。杨文骢突至，执家鼐杀之，荃走免；文骢亦弃城走。

六月，博托兵入苏州，广德、松江皆降。其兵益南，连下嘉兴、湖州、宁波、杭州。刘洪起战败于汝宁，走平头寨死之。于是明河南、湖北、安徽、南直、浙西地尽降。

秋九月，多铎以宏光帝北去；太后在道入水死。

顺治二年（隆武元年、）春三月，广西僧自称宏光帝，贵州抚巡俞思恂以告隆武帝。诏奉迎，廷臣曰：『即真，甫弃国，亦尊奉尔；无迎请理』。已知其伪，戮之。

夏五月，宏光帝以凶闻。苏、松之间义师亦旋烬（详「东南义旅」）。

煤山殉烈，宇宙元黄。北望无君，南中监国；区区江左，宜为夏之成旅尔。枢臣仗义，传檄兴师，河北固有义兵、山东望如时雨；则兼旬以取孟达，一军直出山中，兵之计也、时之应也。筐篚犴陈，藩篱不饬；徐、宿之北无符籥之兵，登莱之滨鲜刘宝之卒！阴祖汪、黄而昧军，如南宋日谈淮、泗，实宴安于江沱；可痛惜者一也。不入陈子龙之言、不纳〔陈〕潜夫之说、不用凌駟之谋、不徇刘宗周之筹、不从袁继咸之疏，譬之陈东、宗泽，饮愤徒然；盆子、圣公，识见一辙；可痛惜者二也。王永吉、张缙彦降者遁者，总督两河丁启睿、越其杰、卫允文墨且怯者，开府南北；田仰、杨文骢、黄斌卿、郑鸿逵庸且懦者，防制江、淮。此犹金归河洛，宋不守以韩、岳，而用李孟齐守聊城；燕

不专任乐毅，而柄骑劫。何况济南、济宁视如敝屣，剥至辨肤：可痛惜者三也。至于调停四镇、搆拒武昌，计类抆沙，变生清侧；抚膺太息，无可为矣。嗟乎！牛角山河，撑支最苦。是以背嵬善战，尚失濠州；筹笔虽存，未恢汉祚：盖垂翅奋翼，若是难也！何况奸佞盈朝，奄竖乱政，内空善士、外制师储，一二健将无过高杰、王之纲之流，此皆僨轅小犊，鳞甲腹生；草窃樗庸，敢当爪士！宜乎风声鹤唳，奔溃不遑；长江、大淮，拱手推让！岂一姓不再兴哉，抑坐而待亡也！且夫福王，嗣明者也；而或曰何人子，或更为之词。君子师「纲鉴」之意，不载疑似之言。至于入朝践位，冀戴改元，亦不与隆武、永历特书并纪。何则？年钧德卜，着烈龟蓍；勘乱求才，事戒胶执。潞以降戮，固非高光之流；赧以亲先，祇出贵阳之见。何况迎少康于遯荒、奉琅琊以纂统，纪年之筹，固无可易。君子不能谓由崧之得国正也；得国不正，则书少略焉。又其始末柔闇荒淫，得过且过；比拟庚申，则非冥冥亡元之报！譬彼继元，固有天塹半壁之雄；及至甲马临边，牵延坐议，金瓯如故，降表先成。抑叔宝无心，近臣窃玺，亡国大势盖应尔耶？将八月为君，忤果定耶？台城再入，油扇青衣；宗社是弃，輿榱谁怜！烽刃纔来，铁索竟断。雄虽创臂，马复丧元；而柴市招魂、冰山续录，未尝不叹刘鋹大石亦足豪也！顾江东王气，于此烬已。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二

马阮奸迹

崇祯十五年夏五月，以马士英提督凤阳。士英，贵州人；巡抚宣大，为王坤劾论罪，流寓南京。同年生阮大铖偯「逆案」，亦匿南京；遂相结。周延儒再召，大铖求用不可，乃为士英货延儒以万金；延儒畏物议，久之，乃以士英为兵部侍郎，提督凤阳。大铖仍失职。

十七年春，庄烈帝崩，南京诸臣议监国。时惠、瑞诸王远莫致；在淮安者，福王序亲而失德，潞王有贤声。钱谦益及佥事雷演祚以为言，且曰：『福恭王觐神器，几酿大祸；立其子，势将修三案隙』。吕大器、张慎言、姜曰广然之，移牒史可法，言福王「七不可」。马士英独利福王闇，且思踞定策功，为语可法：立序以贤，伦纪不可泥；而阴结刘孔昭、韩赞周奉福王。使告路振飞，振飞以外臣辞；再告可法，可法哀大器「七不可」书答之。士英遽反汗，责可法以序、以贤，舍福藩其谁立？且贿诸将黄得功、刘良佐、刘泽清合疏奉迎，连军仪征，势张甚。史可法、高宏图苦为卖，不得已从之。甲申，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宏基等将迎立宏光，吕大器长兵部不肯署。李沾阿士英，厉声言：『公独持议，沾得以血溅公衣矣』！孔昭复助之詈。大器无如何，乃以福王告于庙。

夏五月庚寅，福王监国于南京。明日视朝，灵璧侯汤国祚首诋户部选授状，语复悖；韩赞周叱止之。监国福王不能问，群臣亦不顾；惟议奉王遂即位。史可法及御史祁彪佳谓：『是举也，宜且缓，示天下之众以公心』。乃少止。壬辰廷推，刘孔昭欲与列；史可法折之。孔昭举士英，盛气以竞。众推郑三俊、刘宗周、徐石麒及诸人；孔昭复举阮大铖。可法言「逆案」先帝所定，必不可。乃以士英为东阁大学士、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总督凤阳如故。士英方负定策功，谓必相；闻督凤阳，大怒，请入朝，拜表即行，拥兵南；舟楫千余，焚掠淮安西门外，路振飞、王燮御之三日，乃定。士英遂上疏劝进，且以史可法「七不可」书告；可法始不安。壬寅，福王即位于南京。韩赞周请使士英为督师，留史可法居守。士英遽语可法曰：『吾自擒刘超、平老回回，筋力惫矣；君镇皖城树奇绩，淮阳士民望如父母。督师者，非公而谁』！又蹴高杰等疏请之。可法知不容，亦颇虑士英不能守淮阳，乃逊谢曰：『东西南北，惟君所使；吾岂私顶踵以长寇仇乎』！

癸卯，以马士英为兵部尚书入阁办事。士英遂真相，又荫一子锦衣佥事。士英疏迎国母、尊恭王位号、选淑女、移藩王，皆逆宏光帝旨。与朱国弼诬劾路振飞，罢之；又诬以侵饷，逮问。淮安士民讼之，乃止。以田仰代，其私也。受丁启睿贿，以为河南劝农、剿寇官。讽庄元宸谒之，不可；以中旨授主事以折之。俄，加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。

时诏起废籍，而令「逆案」无昭雪。刘孔昭必欲荐大铖，乃饮诸勋臣酒，谋逐张慎言；汤国祚、赵之龙诺之。会慎言荐吴甡、郑三俊，孔昭劾之；廷议：武臣无与铨政理。孔昭益忿。庚戌朝罢，孔昭挈国祚、之龙，詈慎言为奸邪，排抑武臣；声激殿陛。罗万象争之。孔昭竞不已，举刃逐慎言；声言杀此贼。慎言避之，班行大乱。韩赞周大叱之，乃纳刃伏地痛哭。宏光帝责以宜和衷；乃出。复诬劾慎言、诋三俊，且言『慎言迎立有二心，不可不诛』。慎言疏辩，因乞去。万象疏：『首封四镇、改京营、加两镇卫，非不用武臣。票拟参驳，职由内阁；必并归勋臣，文臣可胜逐哉』？御史王孙蕃言：『奈何廷辱豕宰』？明日，高宏图言：『用人，慎言之职；孔昭一手持之，非所私则为奸邪。荐甡票拟，实出自臣，罪不减于慎言。夫朝廷尊于李勉，天子贵以叔孙；臣忝辅弼，坐视宸陛几于讼庭，愧死无地！乞赐罢斥』。姜曰广亦求去。宏光帝不能问，使慰宏图、曰广、慎言而止。孔昭是举，马士英实蹴之。史可法闻之，叹曰：『党祸起矣』！疏言：『先帝用人无成心，吴甡过有可原。即诸臣谓不可，何至痛哭呼詈，绝灭法纪；使骄镇悍卒，益轻朝廷。昔主辱而臣死，今主死而臣生；凡在臣工，何能无罪！文臣固多误国，武臣岂尽矢忠？若各执成见，文武水火，国家朋党之祸至此而开；臣不愿诸臣存此见也』。甡遂不

用。会袁继咸入见，言马士英引高杰渡江，宜使往辑。宏光帝谓此彼所不欲也，乃止。盖自可法行，孔昭、士英益无忌。宏光帝方以翼戴功，进诸勋臣、内监禄荫，汤国祚、刘孔昭、韩赞周、卢九德皆与焉。国子典籍李模疏：『曩者朝廷之争，几成闹市。原拥立之事，皇上不得以得位为利，诸臣何敢以定策为名？必大慰先帝殉国之灵，庶膺陛下延世之赏。至于丝纶有体，毋因大僚而过繁；拜下宜严，勿以泰交而稍越；繁纓可惜，勿因近侍而稍宽。然后纲维不坠，威福日隆也』。报闻。寻迁模河南道御史。模睹马、阮状，曰：『不可为矣』！遂引去。时宏光帝犹召对，谕高宏图、马士英、姜曰广：『国家多故，倚赖良多。行政用人，朕所未习；卿等所论，无有不从。何可言去』！宏图因言慎言清慎、孔昭挟制及近臣贪黷状。宏光帝言：『朕亦知诸臣受贿出之袖中，诚可唾也』！马士英旋请增淮扬兵三万，亦从之；及宏图等相继去，士英当国，遂不复询外事。

六月，高宏图请辍阁事，总漕江上；避士英也。宏光帝许之。初，阮大铖在南京谈兵击剑，觐以边材见。金坛周鏞、无锡顾杲、长洲杨廷枢、贵池吴应箕、芜湖沈士柱、宜兴陈贞慧、余姚黄宗羲、鄞孙万泰等恶其人，作「留都防乱揭」讨之；大铖不敢出。

国子生魏学濂，大中之子也；大合缪昌期、左光斗、高攀龙及诸死奄祸者后，出其讼父冤血疏共读之，并戟手骂大铖。大铖含刺骨，益结士英、孔昭及太监韩赞周、李永芳。时北都陷，中官益南奔；大铖因赞周遍结之，日为言东林陷贵妃、福王状，诬史可法等。诸阉信之，侈陈其材。士英又言大铖有边将材，山居移书定策；魏忠贤败，阅其籍无大铖名。宏光帝信之。值宏图如镇江，士英使以冠带入，陈用兵四策及长江两合、三要、十四隙，俱称旨。将退，士英曰：『大铖名在「逆案」，实非其罪』。大铖即陈己枉，诋孙慎行、魏大中、左光斗，举朝骇异。俄，宏图自镇江归，言『先帝定「逆案」以遏群邪，大铖与焉；岂宜擅改。即如士英言，请俟会推』。士英言：『若此，大铖无用理。已非纳贿，何必廷推』！宏图卒不可，且乞去。姜曰广疏：『前见文武交竞，无术调和；近睹「逆案」掀翻，愧不能弭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，顿付逝波。维新之时，惜哉此举。夫祖宗会推之典，万世行之；而大铖起自内传，斜封墨敕，史册昭然，不可不鉴。今又创一术：但求对面，立谈取官，同登场之戏剧；下殿得志，类赢胜之贩夫。先帝一误，陛下岂可再误』！且乞去。宏光帝温谕之。士英大愠，疏宏图、曰广、吕大器护持朝局：『于所爱，则曰先帝无成心；于所忌，则曰「逆案」不可易。其妄莫甚』！大铖亦疏辨，语极巧诋。于是罗万象疏：『辅臣荐大铖以愧不知兵者；然大铖实不知兵，请勿复用，以杜邪人』。应天府丞郭维经疏：『今将修「实录」而起大铖，与前案违

；非陛下所以待先帝、辅臣所以待陛下也』。大理寺丞詹兆恒疏：『梓宫未复，坏土未干；而忽召大铖，还以冠带，岂不上伤先帝之灵、下短忠义之气』？职方司郎中尹民兴疏：『声罪致讨，司马职也；今抗颜堂上者，一「逆案」之阮大铖，何以消跋扈之气？古者使贪、使诈，不闻使逆；使「逆案」可翻，崔、魏亦可用矣』！太常寺卿庄元宸疏：『不斩士英，国势必不可为』。御史左光先疏：『大铖线索逆党，杀臣兄光斗及魏大中、杨涟；皇上不改先帝之政，臣忍忘不共之仇』！太仆寺卿万元吉、御史王孙蕃、陈良弼、给事中陈子龙亦先后劾大铖。锦衣指挥怀远侯常延龄，开平王孙也；亦疏劾之。吕大器直劾大铖二十四大罪，且言『先帝骨血未寒，今擢大铖，人以陛下为何如』！皆不听。史可法为疏调停之，维经并劾可法；亦不听。时群议咸同，高宏图、姜曰广又未罢；故大铖之起，遭回久之。然朝端以此益水火。

是月，马士英请加黎玉田兵部尚书、卢世■〈确，彳代石〉太仆卿、谢陞上柱国；三人已降，时不能核。复以钱谦益为礼部尚书、协理詹事。谦益以议立潞王，与士英左；惧祸，更疏颂之，士英引受职。谦益复力荐阮大铖，尝使其妾奉觞媚之，憾卒不释。

丙寅，张慎言致仕去。慎言屡求去，且陈其历官危厄状；又言『伪官至阳城，臣子投崖死；国难家变，痛无生理』。乃赉以银帑、恩荫，许其去。工部侍郎程注亦致仕去，史可法疏争之不得。马士英更请擢张捷，称其才。

癸酉，吕大器罢。士英以定策恶大器；李沾以张慎言故，疏劾大器『当迎立时，纾回不进；刘孔昭怒形于色，臣面斥其非，大器始俯首。明日迎驾，犹欲迟留。且未定武臣封，致启殿上之争』。宏光帝言：『朕遭百六，何心于大宝。定策诸臣，朕已知之』。大器逆知士英等将启「逆案」人，遂劾士英『拥兵入朝，覬留政地。「逆案」先帝手定者，悍然不顾，欲跻阮大铖于中枢。且士英何功，倏而尚书、宫保、金吾、世荫？其子铜臭，为都督；女弟之夫未履行阵，遽使总戎；姻娅田仰、越其杰、杨文骢先朝罪人，尽登膺仕。夫郑三俊、吴甡，臣不谓无一失；而端方直谅，终为四海之归。士英、大铖，臣不谓无片长；而邪慝奸回，必酿无穷之祸』。宏光帝以和衷慰之，且令进「逆案」；士英愤甚。刘泽清阿士英指，诬大器荐张捷、邹之麟、张孙振、刘光斗。大器致仕去；虑后患，以手书「监国告庙文」进，明无他。士英憾不释。是日，詹兆恒进「逆案」，马士英亦进「三朝要典」以乱之。

丙子，巡按湖南御史黄澍、承天守备太监何志孔入朝。澍面斥士英不法状，泪与声流。宏光帝大感动，顾高宏图，言『卿其识之』！且命澍近座前，益数其罪，以笏击之，愿与同死。士英号，宏光帝不应。志孔助澍言；韩赞周叱志孔，执之。宏光帝使姑退。澍复疏士英十可斩罪；略言『凤阳，国家发祥之

地；士英巧卸重肩：一可斩。国步初定，人矢必死；士英总督三军，劳绩安在？动谓勤苦：二可斩。奉命讨猷，未出蕲、黄；奉命讨闯，未出寿春：三可斩。贼伪尚书周文江导之入，谋下江南；士英得贿，以为参将：四可斩。伪刻贼印，谓黄鼎得之；擢鼎副将，己亦上赏：五可斩。皇上嗣位，天与人归；士英辄称「由我」：六可斩。生平至贪至污，幸脱「逆案」；一旦得志，遂荐阮大铖。大铖居则匪类、出则奸臣，士英独言用人行政，必始大铖：七可斩。蚕食兵饷，家肥兵瘦；乃自用将施恩，悉云「由我」：八可斩。马匹器械，营列私居，不严宸辚：九可斩。上得罪祖宗，下得〔罪〕百姓：十可斩』。宏光帝语赞周：『士英如此，宜退避』。士英伪乞休，尽移其直卫之具；出私贿小奄田成、张执中泣上前，言『非马公不得立；马公去，天下议皇上为背恩。且士英去，谁念皇上者』？宏光帝默然；成即令士英复入直。知澍倚左良玉不能问，惟责志孔罪；又伪称士英为乞恩有雅量，并志孔免之。澍复十疏劾士英，诏使还楚。少詹事徐汧亦劾之；不报。汧尝陈时政凡七：曰辨人才、课职业、敦寅恭、励廉耻、核名实、纳忠谏、破情面；尤以恩仇朋党为言。柳昌祚劾汧东林巨魁，与复社奸人张采、华允诚、杨廷枢、顾杲为狼狈；因举其讨金陵檄中语以证之。然士英颇知汧，寝其疏；汧亦去。

秋七月，以张有誉为户部尚书。有誉负清望，士英将为大铖地，结田成辈为之。高宏图言『有誉宜用，中旨必不可行』。与给事中章正宸封还诏书；曰：『陛下知内批之故乎？鄙夫患失，乞恩内庭；线索关通，巧为之说。先帝已误，陛下岂容再误』？不听。昌祚又受士英指，荐大铖；正宸力争，且乞放归。士英恶甚，转正宸大理寺丞，使不得言。陈子龙亦言『墨敕斜封，前辙固在。异日奸邪乘间，臣等听之，则幸门开；争之，有例矣。愿陛下慎持之』。亦不听。

诏定从逆诸臣罪。阮大铖畏妨己，以北都降臣颇预清流，倡言彼攻「逆案」，吾为「顺案」以偶之；以李自成伪号「顺」也。马士英遂劾龚鼎孳、周钟、光时亨诸人；钟弟鏊无与其事，以议立潞王，亦入之。法司拟罪；寻谓陈名夏、周钟缓决为非是，命再议。

左都御史刘宗周以国仇未复辞职，自称「草莽孤臣」，疏陈四事；马士英、阮大铖、高杰、刘良佐皆恶之。宗周知不容，抗言『陛下龙飞淮甸，天实予之；乃以扈跸微劳，晏然入阁、晋中枢者，非马士英乎？于是李沾、刘孔昭哗然相讼，群阴则翻然起矣。借知兵之名，则逆党可升；宽反正之路，则逃臣可引；而阁部诸臣次第去矣。高杰一逃将而奉如骄子，则士英翼之；刘、黄诸镇分藩江北，则高杰倡之。京营，祖制皆畀勋臣；皇上即位，即有卢九德之命，士英不得辞其职。总之，兵戈盗贼，皆小人气类而生；而小人与阉臣，往往

相为表里。自古未有阉臣用，而将帅能树功者。惟陛下首辨阴阳消长，出土英仍督凤阳，总理诸镇；即史可法未即还，亦当自淮而南，居河南、开幕府，与士英犄角。京营提督，宜急寝之；书之史册，为宏光帝第一美政』。诏褒之，促其入。士英大怒，即日乞休；且扬言宗周所称，不用新命。宗室朱统■〈金类页〉诬劾宗周请蹕凤阳，以罪宗处上；己与史可法伏兵丹阳，立潞王。会浙江抚巡黄鸣骏次京口，其标兵与防将斗（见前）。士英惧，信之；刘泽清等疏又至（详「四镇」），举朝骇愕。高宏图请谕和衷，宗周始受命。陈子龙疏：『宪臣戇直，恐复生异同，使陛下有疑畏君子之心、诸臣有同归之志；将谁与寄』？不听。

时福府故监屈尚忠、田成、张执中子弟竞极官荫，刘孔昭径以降贼宰相钱位坤荐。马士英、阮大铖甚恶姜曰广，必去之；使朱国弼、刘孔昭交劾为党。值议复厂卫，曰广谓『厂卫不除，宗社且不可保』。祁彪佳亦疏争，曰广拟旨俞之；不从，则自疏争之。士英、大铖益怒。孔昭既思以田仰代史可法，又恶曰广。朱统■〈金类页〉希其指，劾曰广于定策时有二心，词及张慎言、吕大器、史可法；宏图拟按统■〈金类页〉罪。宏光帝入士英等谮，厉声言：『统■〈金类页〉宗室，何可重罪』；而责宏图谓：『召史可法为非是』。越二日，统■〈金类页〉再劾曰广五罪，语极诬蔑；且请置刘士桢、王重、杨廷麟、刘宗周、陈必谦、周鏊、雷演祚于狱。其疏皆大铖草，不自通政司入；给事中袁彭年谓非制，刘士桢言：『曰广劲骨戇性，守正不阿；居乡立朝，确有公论。统■〈金类页〉何人，不由职司，飞奏越告』？皆不听；惟言『朕遭百六之运，复值文武交争，异同日甚，水火不化、矛戟将兴，天下事不堪再坏』。士英等卒不惧。宏图再请召可法入直，不报；遂乞休。士英矫旨诘责之，宏图益求去。

八月，晋马士英太子太师、武英殿大学士，予荫。士英欲假危疆名，使阮大铖巡抚河南，众不可；乃以越其杰为之。其杰，士英妹倩，以贪败起自废籍；至是，使开府。既与刘泽清荐张捷，徐宏基阿之，复疏荐捷；遂以中旨，起捷吏部左侍郎。章正宸争之，大理寺卿姚思孝亦疏谏，士英矫旨责之。

阮大铖既切齿于周鏊，以雷演祚出姜曰广门，并逮之。至是，下之狱。及事急，鏊属陈丹衷以书币求解于马士英，阮大铖已使逻者日■〈口贞〉鏊，遂为所得；丹衷坐谪。御史罗万爵疏诋鏊，遍及东林人。

始，阮大铖虽召对，张慎言、高宏图以力争，士英为迟疑，屡思以中旨为大铖地，卒不克。至是，竟以大铖为兵部添设左侍郎；禁人言：盖柳昌祚荐之。刘宗周疏：『大铖昔争吏垣，死魏大中；即才果可用，臣犹虑其病世。且故事：九列必廷推；中旨频颁，斜封之渐。大铖进退，实系兴亡』。又尝言『「

逆案」申雪，则彪虎之类势将平反；「三年无改」之谓何？熊汝霖言：『大钺果知兵，当置之于外；若优游司马，添注何为？』且言『耻使四方犹见臣名』。皆不听。大钺寻兼佥都御史，巡视江防。疏：『天下事尽坏于党人，今不堪再。而君上封疆，一己性命竟置不顾，惟从事于构隙之场。先帝非丧邦之君，诸臣必结党以蔽之。党败，而高皇百战之基、先帝一家之命破坏崩阻矣；把持之臣，卒亦不免于拷掠。其伤心从贼狼狈逃回者，天诛不漏已，亦何益之有？』其积怨如此。其党赵之龙目不识丁，李沾使疏为庄烈帝请庙号，而谓帝实无可「思」。其无状又如此。

九月，浙江布衣方翼疏劾马士英，下之狱。刘侨固降于张献忠，黄澍急捕之；士英入其贿，使复为锦衣。因使诘澍，澍疏辨，士英劾之。又使朱盛浓劾澍毁制辱宗，贪贿激变；内批逮澍，不至；下刑部逮之，亦不至。士英不得已，免其罪；而擢盛浓池州推官。阮大钺以旧隙，逐原任尚宝寺卿黄正宾。

甲午，姜曰广罢。曰广既被污，御史陆朗、黄耳鼎复劾其与刘宗周、徐石麒欺君党恶，刘泽清亦攻之；袁继咸为疏辨，不听。曰广力求罢，许之。明日，陛辞；言『臣得罪权奸，幸归田里；臣去，皇上宜慎国事』。士英大怒，诟为贼，叩首乞休；而频以翼戴言。曰广叱曰：『翼戴岂人臣居功地』。士英言：『汝立潞王功安在？』帝两解之。曰广既出，士英追诟之，哄詈而罢。

乙未，刘宗周罢。宗周再乞休，许驰驿归。频行，疏五事：曰修圣政、振王纲、明国是、固邦本，多刺马、阮。出都之日，士女聚观。

给事中吴适陈五事，曰信诏旨、核人材、储边才、伸国法、明言责。熊汝霖疏：『臣观今日时势，即偏安未可卜也。兵饷战守，易为恩怨异同；朝端之上，元黄交战。

始以勋臣，继以方镇。恢复固圉之不讲，而舌锋笔铍之是谋。既以揭帖逐谏臣、又以藩疏逐宰辅，么么之臣，谁为遗使？且极言『厂卫必不可复。先帝盛德，惟此一节未免府怨』。又言『先帝笃念宗藩，今何以使跃冶不萌；先帝隆重武臣，今何以使赏罚必当；先帝委任勋臣，今何以使客气尽屏；先帝简任内臣，今何以使柄无旁操；先帝擢用文臣，今何以使贤者必用』。疏入，士英大怒；矫诏罚俸三月。未几，复言『朝端议论日新，宫府揣摩日熟。自少宰卿贰，悉废廷推；四品监司，竟无参尹。一人未用，举朝目为党人；一官外迁，当事訾为可杀。黄白充庭，青紫盈路；六朝佳丽，复见今时。独不思他日税驾之地乎？』不报。俄，袁继咸疏留宗周，亦不报。

叙江北历年功，再进士英少保兼太子太师、建极殿大学士，世袭锦衣佥事。

史可法疏：『用大钺者以才，争大钺者以逆。大钺即可用，何必罪争者

；不可用，当从群议，不可以一人败天下事』。不听。

马士英既令生童纳银，凡上户五两、中户四两、下户三两，得应提学道试。溧阳知县李思模不应，夺五级。又开助工例：武英殿中书九百两、文华殿中书千五百两、内阁中书二千两、待诏三千两、拔贡千两、推知衔二千两；监纪、职方万千不等，把总、游击、参将、都督各数千金不等。都中赴者如狂，民间为「都督满街走、职方贱如狗」之谚。然入官者，惟两殿中书及改贡银；其它及追荫、起废之金，皆入士英等橐。御史郝某径请士英以贿赂余金助公费，不省。寻复税酒斤一钱；又征洋船税，其数不一。民间云：『扫尽江南银；填塞马家口』。

许都党复乱；大铖谓左光先激之，诏逮光先及前东阳知县孙笃棊。祁彪佳疏：『光先出境闻变复还，未一月诛都；非诱降』。士英、大铖并恨之，先蹴朱统■〈金类页〉劾彪佳。逮光先于左良玉军中，不至；亦无如何。御史张孙振复阿士英，劾彪佳立潞王，阻登极。彪佳遂罢。值选科道，尚书徐石麒以庄元鼎十三人进；士英尽易以私人。再请赏定策功，进朱国弼保国公，加李沾左都御史；使再劾吕大器，诏逮之。而蜀地尽失，乃止。

甲寅，徐石麒罢。石麒刚介，不应内阉请。马士英图封爵，屡讽之；又使韩赞周入为言，石麒谓『蒋冕、杨廷和且不受爵；今国耻未雪，而裂土自荣乎』？陈洪范北行，石麒言『先帝梓宫何处？封树若何？若仅遣一健儿应故事，则群臣之悲大行者何为』！士英益恶之。黄耳鼎、陆朗有物议，石麒出之；朗贿内阉，复用。石麒发其罪，朗恚，诋石麒。耳鼎亦讪石麒，诬以枉杀陈新甲；士英助之。因求去。士英拟严谴；宏光帝不可，令驰驿归。

兵部侍郎徐人龙每入直，正襟危坐；士英恶之，使御史何纶劾其老，勒致仕。

蔡奕琛、杨维垣力求用，士英使钱谦益荐之。

冬十月，谦益陈四事：曰定庙算；因谓『以文统武，孙承宗后才一士英』。曰资干济；谓『蔡奕琛、冯元扬诸人英颖特达，唐世济、范云凤诸人老成典型，徐煌、陈洪谥公望着闻，陶宗道、杨兆升沉落可惜』。曰雪冤滞；谓『陛下既以赞导无据用阮大铖，若虞廷陞、贾继春、房杜丽、虞大复、吴孔嘉、周昌晋、吕纯如、杨维垣，乞下部察议』。又云『奕琛虽以复社攻臣，臣知其悟』。语极无状。奕琛以其疏有「阮大铖、贾继春魁垒男子」语，更恨之；人以为笑。

李沾受人贿，为锦衣冯可宗所捕。士英为请于宏光帝，诏勿问：所赂玉带，士英以进，宏光帝服以朝。愤微时贷徽商汪曙金不得。有汪庶者，周延儒之弟姻也；值延儒子请免赃，士英移「庶」为「曙」，使完六万。纳降将张縉彦

贿，使总督北直军务；真除李沾左都御史。四方贿赂，皆使僧利根为次第。终夕醺饮；宏光帝禁会宴，亦不顾。

庚申，高宏图罢。士英、大铖始以宏图非东林，将结之；宏图不可，怒之。士英尝对众言：『我尝哭张溥』；宏图因之，使释怨，士英意颇解。及刘宗周疏出，大铖宣言此宏图指，士英益怒。宏图乞休，不许（见上）。至是，章四上，乃允去。宏图贫甚，偕幼子栖僧寺中；寻入浙江，不与人接，国变而亡（详「殉节」）。刘孔昭弑其祖母胡氏，无或问。阮大铖以张捷为吏部尚书，大铖尤狡横。既逐刘宗周等，志益肆尽；召其党张捷、杨维垣、蔡奕琛、唐世济、张孙振、袁宏勋十余人用之。及徐石麒罢，士英欲除张国维；大铖结内阉，中旨授捷。士英愕然，无如何。捷遂尽起「逆案」人。文选郎中刘应宾挟马、阮势，大纳贿；一月之中，题授中书、监纪、推官百数十，捷亦听之。

马士英托充饷，请诸抚按凡杖以上赎缓，并输部；不则，以赃论。

刘泽清言『陈洪范、左懋第渡河无期，王燮、邱磊无以之官』。士英等不措意，惟请加王永吉一品斗牛服，请隆接待北使礼；而以遣使自饰。

刑部尚书解学龙定降贼诸臣罪，凡六等；士英、大铖视贿出入之，故学龙所定再被斥。而擢朱统■〈金类页〉官，酬其逐刘宗周、姜曰广也。统■〈金类页〉不悦曰：『预予我以总宪』。其妄如此。御史彭遇颿恣纵，尝谓岳飞言大误：『文臣不爱钱，高爵厚禄何以劝人？武臣惜死，养其身以有待也』。士英爱擢之。

阮大铖既入雷演祚罪，又忿顾杲，使王鼎实飞章告变，语士英列兵江上以待之。遂逮复社生陈定生等，下之狱；将尽杀钱秉澄、沈寿民等数十人，寿民等遁去。

十一月，史可法复宿迁，进援邳州。疏至，士英大笑；杨文骢问故，士英曰：『子谓有是耶？此可法之术也。岁暮将士宜叙功，军储必簿计之；以此为地耳』。

值大阅，宏光帝竟不出；士英代之。

佥都御史郭维经乞罢，士英矫旨切责。谓宋学洙殉节，请赠大理寺卿；学洙后二年乃卒。

再令生童纳银入贡，自三百至于七百；许廩生入贖为通判。

开海中玉环诸屯，讫无济。

杨文骢闻祁彪佳储银八万于镇江，以少半饷史可法军，其余备缓急；欲漏之。建言金山扼南北，宜置城，并城圖山。士英请从之。

时赵之龙疏荐陈尔翼、柳昌祚疏荐程士达。吴适纠尔翼为阉党，之龙再争；适疏勋臣不闻预升，参昌祚何故夺铨部职。张捷、阮大铖结党纳贿，日务浊

官政。怀庆知府郭凤仪托名勤王，光禄寺署丞张星求试科道，中书舍人张龄请予部衔，保定侯梁世勋请遂袭爵，适皆力争，还驳其罪，为大铖等所格。旋驳旋用，适不得展。

癸丑，宏光帝几不豫。马士英入直，与群阉窃窃语，人不敢诘。士英、大铖又恒聚语，夜分乃罢。

十二月，逮福建助饷右参议夏尚綱；怒其无私献也。入越其杰谮，罢河南巡按御史陈潜夫；以凌駟代。

驸马齐赞元言孔昭翼戴，功赏不足。马士英言孔昭实心定策；刘泽清、张文光密议效忠，请侯之。孔昭伪让；许之。临淮王裔李升尝面詈孔昭于涂，责其奸恶；孔昭含刺骨，遂劾罢之。诸勋臣常元亮、邓南金多愤马、阮状，挂冠去；党人不悟。文光亦擢职。

维垣疏请重颁「三朝要典」；略言『己巳之变，罪在韩爌；臣与大铖以不附杨、左被列，乞审定。「要典」已毁于党人，乞购其书付史馆』。又请雪逆案刘廷元、徐绍言、霍维华、吕纯如、徐大化、贾继春、徐扬光、岳骏声、周昌晋、徐复扬、郭如暗、虞廷陞、李寓庸、陈以瑞、曹谷、王永光、唐世济、章光岳、许鼎臣、杨兆升、袁宏勋、徐卿伯、水佳允诸人。马士英从之。于是廷元二十人予谥荫、葬祭，王绍徽十三人起用。未几，逆案吴孔嘉又言「要典」宜列奏疏而汰诸附和者；命所司删定。

有妖僧大悲者，冒称烈皇帝，夜叩洪武门。缚送三司，乃自言为齐王。或曰：吴僧大悲之行僮，实从大悲出入于钱谦益、申绍芳之门。阮大铖既作正续「蝗蚋录」、「蝇纳录」以况清流，复及杨维垣、张孙振谋假大悲事，立十八罗汉、五十三参、七十二菩萨名。十八罗汉者，史可法、高宏图、姜曰广、吴牲、张慎言、徐石麒、郑三俊、黄道周、解学龙、吕大器、练国事、路振飞、袁继咸、易应昌、徐汧、金光宸、郭维经、侯峒曾也；五十三参，为许誉卿、詹兆恒、姚思孝、华允诚、叶廷秀、章正宸、王重、熊惟典、陈子龙、熊汝霖、游有伦、成勇、黄澍若尔人；七十二菩萨，则王志道、刘同升、赵士春、姜采、金声、沈正宗、张采、熊开元、张有誉、马嘉植、沈荃宸、乔可聘、郭贞一、刘宗周、吴佳允、黄端伯、祁彪佳、张国维、何纲、钱相、王孙蕃若尔人；皆主潞王及东林、复社有称者。揭帖通衢，而阴纳其牒于大悲袖，欲以为据（钱谦益已附马、阮，维垣犹入之）；朝士危惧。会士英不欲兴大狱，谦益、绍芳疏辨，亦不问。

史可法、高杰皆告急。可法尝三日中七疏求助，士英不应；且忌其得士心，大言『北兵纵至，何足虑』！将以掣可法（见前）。闻请饷，曰：『是勿多与，与则肆矣』。

布衣何光显当宏光帝次仪征，即上「正国体以正人心」揭，暗诋士英。癸卯，复抗疏极论马士英、刘孔昭大恶不法，请戮之以谢天下。士英等大怒，杀诸市。

内阉田成、张执中被幸者，士英等媚之不遗力，相与熒惑。阮大铖、杨维垣比周于外，朝事靡乱。宏光帝置不问，惟渔幼女，纵酒、演剧；工役宴赆无少惜。纵士英等佃练湖，加派芦洲盐税，开文武职官诰命例；搜刮干没，上下同之。兴庆宫成，王铎以「万事不如杯在手」为楹联，大被奖许。阮大铖进「燕子笺」剧，以乌丝阑写之，导为淫乐。居家豪纵，声伎饮燕甲都下。人知其必败。有阎某者，力语史可法使清君侧；可法不听。

宏光元年春正月己酉，朔。庚寅，加马士英少师兼太子太师、中极殿大学士，掌文渊阁印，为首辅；仍兼兵部尚书，赉银币。其余有差。

阮大铖以中旨晋蔡奕琛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办事。

诏定「逆案」。士英、大铖欲速杀周鏊、雷演祚，解学龙必缓之，以语王铎，铎使学龙伺士英注籍上之，且以改元恤刑请；得旨嘉予。士英大怒，大铖、杨维垣扬言必劾学龙。学龙惧，引疾；命未下，朱国弼、张孙振更诋之，遂削籍。方拱干列五等，以交马、阮，得无罪。

阮大铖以唐世济官右都御史。大铖寻亦赐蟒玉。

卫允文以降贼南奔，闻治从逆者罪，惧；媚士英，言史可法督师为赘，且无功，若以翼戴故，则封爵厚饷，毋使久居津要，遂劾可法。可法求去，诏责允文；士英独喜之。辛亥，可法疏高杰死，请畀李本深提督，统其军；士英竟擢允文总督兴平兵马（详「四镇」）。

二月，以阮大铖为兵部尚书，巡视江防。以高倬为刑部尚书；倬亦结马、阮者。大铖受命，上疏激切；言『受事之秋，即尽瘁誓死；倘犬马不伸其报，岂豺狼肯食其谋』。顾不为兵事计，日务挠六部权，引张孙振、袁宏勋、唐世济于要路，置刘应宾于文选，结党招赂；所选科道林有本、王锡兗二十余人，皆出大铖指，势且逼士英。尝欲使抚按无纠劾，金入即官之，罪者免。袁继咸为姜曰广疏辩，士英亦恨之，誓败其事；题用监司、州县，寝不报。及大铖长兵部，继咸请授陈麟、邓林总兵官，劾佥事官雷士彦不治战舰罪，大铖不听；贿足，乃官麟等。入总兵佟养甲贿，以为南直提督盐法。白丁、隶役输厚贿，立跻大帅。张捷、杨维垣日与大铖谋杀正人，皆以三案、拥立激宏光帝；奸党和之，其势岌岌。会刘孔昭讯昭雪为太滥，宏光帝言三案为往事不必计；乃少止。

有请开云雾山者，韩赞周养子李国辅信之；吴适力争。马士英忌国辅督勇卫营、赞周又颇持正论，乃诬使驰视。国辅去，士英即使子锡握勇卫军，白衣

径仕。赞周亦以是怨适。

袁继咸以朝事日非，因贺正旦，疏：『三十年来，徒以三案相胶葛。「要典」已焚，何必更议。其书未进，请亟寝之；进则毁之。且王者代兴，古多同异：是以平、勃立代，不治朱虚之过；房、杜助秦，不究魏征之非。请再下宽诏，以绝诛连』。宏光帝俞其言。士英、大铖益怒，罢其饷六万，继咸争之不得；乞罢，亦不许。

高杰妻邢氏再请以李本深督其军，士英不许。故山西巡抚蔡懋德子请恤，亦不许；而予伏法太监刘元斌、王裕民葬祭。彭遇颿巡按浙江，家丁数百掠于市，民蹋其署，逐之；士英谓其有边材，移按淮扬。

左良玉疏争「要典」（详「左兵之叛」），士英等固不悦。及逮黄澍、左光先、吕大器皆不至，袁继咸又以左军哗乱疏请免黄澍罪，袁宏勋遂劾继咸庇三案为忤逆，又请治言焚「要典」诸臣罪。继咸疏辩斥之。黄耳鼎为叶士彦劾继咸将使良玉立他宗，群小益忌；谋召而陷之，推为刑部左侍郎、又推为户部左侍郎。宏光帝皆不许。士英终畏良玉，阮大铖请增矾堡以备之，名曰西防（详「左兵之叛」）。然诸堡徒供大铖指；尝衣素蟒、围碧玉带，祭江金山，观者讶为梨园。

礼部尚书顾锡畴以斥温体仁恶于马士英，至是蹴张孙振力颂体仁，请复谥；遂勒锡畴致仕。

礼部侍郎管绍宁失其印，请于士英；尽改铸各官印，去「南京」字。从之。

是月，戮大悲于市。

三月，太子至，马士英承旨以为王之明（详「太子之谏」）。大铖飞书告士英，令兴狱。士英遂拟旨，责高成、穆虎主使附逆，实繁有徒，执下狱；将以中高宏图、姜曰广诸人。都下愤嫉，士英不顾。俄以上游警而止。时童妃亦至，士英语大铖，言『吾辈视上指，上不顾则杀之』（详后）。

士英复以私憾逮陈潜夫，以国亡不及。阮大铖再荐马锡为京营总兵官。士英又尝以被勘推官黄端伯为礼部主事。星士林翹决士英当大用，遂授中书舍人；寻以一品武阶蟒玉趋事。值新殿工成，加士英太保；管绍宁、高倬各增衔，及内监韩赞周等五十余人。郭维经、贺世寿先后以病乞归；大铖使人劫之江中，去世寿耳。恶进士潘应斗言时政，授广东万州知州。诬富商某以罪，没赀巨万。方以智见马、阮诸状，曰：『是尚可为耶？』褫衣散发，卖药岭南。时为语曰：『要妆假，莫问马』；又曰：『马、阮、张、杨，国事速亡』。

戊申，左良玉举兵反；驰疏劾马士英大罪八，再檄讨之。士英大惧。以阮大铖、朱大典为督师。大典以贪败，徐石麒言『大典虽墨，其才可用；宜使抚

湖南，练兵集食』。士英觐其贿，拟旨切责。大典不得已，使乞援于马、阮，乃命为兵部侍郎。御史郑瑜劾之；士英复拟旨，言『大典披立军府岁饷纔几，毋妄渎』。旋以为兵部尚书，提督军务。至是，为督师；檄刘良佐、黄斌卿诸军以御左。

夏四月癸丑朔，马士英使史可法入援。可法因请朝，士英不许。已伪乞退，诏留之；使阮大铖以兵巡江上，与大典合。大铖实不出。

周鏊、雷演祚在狱，士英再使朱统■〈金类页〉劾周锺罪宜族，鏊从死、演祚亦当死；阮大铖又使王爌等劾之，比之成粹。会左良玉檄至，士英谓鏊、演祚实召兵，遂杀周锺、光时亨，赐鏊、演祚死。故事：小臣不赐死；马、阮以左兵故，急杀之。鏊、演祚死，诸拟旨斩者改戍金齿、绞罪戍广西边卫；徒流已下，尽弛不问。

虑良佐不能军，与其党罗拜黄得功邸，乞出兵。旋暴良玉罪，尽檄兵御之。廷臣姚思孝、吴希哲、钱增皆请备淮扬；宏光帝亦谕士英：『良玉固未反，宜守淮扬』；乔可聘复争之。士英怒甚，叱诸臣为东林党：『借口防河，纵左入犯。北兵至，犹可以款；使良玉入，则若辈高官，我君臣死耳』。遂瞑目呼：『敢议守淮者斩』！宏光帝惧。宁河王孙邓文昌力请防河，马士英呵斥；文昌弃官去。

牟文绶纵兵哗掠，建德、东流遂不守；方国安日攻击铜陵、南陵间，荼毒无艺。吴适严劾之，蔡奕琛拟票下适狱。张孙振言『适为东林嫡派，又复社魁，宜速诛之』。俄国亡，适得脱。

五月壬午朔，宏光帝不视朝；责马士英戴己：『今若此，将焉置我』！士英无一策，惟请召黔兵走贵阳。越数日，群臣集内阁议降，士英与焉（详前）。

庚寅，马士英以宏光帝去，亦尽室遁。以黔兵四百自卫，称奉太后；遇钱谦益，言『有母在，不获死』，遂遁之溧水。诸人掠其家及其子锡所，立尽。阮大铖亦被掠，姬妾星散。杨维垣遁，为怨家所杀。张捷闻王铎被殴状，惧而自缢。刘孔昭走入海，钱谦益、蔡奕琛、李沾以下则皆降；赵之龙尤首祸（见前）。

士英走至广德，知州赵景和曰：『彼不奉王而奉太后，诈也』。拒不纳。士英攻破之，杀景和，大掠而去。迂道吉安，浙江巡抚张秉贞询其状，知州黄翼圣以为真，乃备法驾迎太后，以总兵署为行宫，召籍诸臣。彭遇颿亦逃至，以为金都御史，募兵两浙。俄而刘宗周、熊汝霖自浙至，痛责士英，无以应，惟日盼江上捷。居数日，阮大铖、方国安、杨文驄先后至，为言宏光帝已被执；士英秘之。

六月，黄道周言：『自五月十一迄今再旬矣，行在未知所适。首辅马士英拥兵自卫，士民诘问，则云上在黄得功军。士英知上在而轻离，则不臣；不知而讹言，则罔上苟生：神人所共愤也』。俄闻多铎兵进嘉、湖，士英走绍兴，至于杭州。原任九江佥事王思任疏：『南都之败，由主上宽仁，信用奸相马士英，尽天下大计付之。而士英公窃太阿，肆无忌惮，窥上之微有以中之：上嗜饮，则进■〈酉灵〉醪；上悦色，则献妖淫；上喜音，则供优鲍；上好玩，则列珍奇。以为君逸臣劳，尽推疆事于史可法；而又忌之，事事掣肘。每一出朝，招集无赖，卖官鬻爵。四方狐狗愿出其门者，一望见费千金、一注籍费千金；乃至文选、职方乘机打劫，巡抚、总督现兑即题。其余编头修脚、服锦横行，又不足数。皆由士英独任朝纲，朝廷笃信之至于斯也。今事急矣！政本阁臣可走乎？兵部尚书可逃乎？不战、不守，身拥重兵，称护太后，岂圣驾不待护欤？一味欺蒙，此豪杰所以解体也。太后宜趣上照临，立斩士英之首，传示各省，以为误国欺君者戒』。复与士英书，责其『定策之后，政本自由，不知战守之事，祇知贪墨之谋；酒食逢君，门墙结党。兵叛则束手无谋，敌至则先期逃避；致令乘舆播越，宗社邱墟。即啄长三尺，何以自明？以思任上计，莫如明水一盂，自刎以谢天下。若但求首领，则当立解枢机。如或逍遥河上、潦倒烟霞，作贾似道故辙，千古笑齿已经冷绝；再不然，如伯嚭之渡江，则我越乃报仇雪耻之邦、非藏垢纳污之地，思任当先赴胥涛，乞白马素车以拒』。士英愧愤，不能答。刘宗周复言于分巡宁绍台道于颖曰：『不斩士英，无以收既溃之人心』。颖再请，不报。宗周欲颖即斩之，颖辞外臣不可杀宰相。张国纪曰：『亡天下者，必此人也！请诛之』。不报；太息而去。时共以太后为真云。

俄博托入浙江，士英、大铖走钱塘；满洲军击之，死数百。闻鲁王监国于绍兴，将入谒，群臣竞请杀之；郑遵谦虑其结方国安，请少迟。黄宗羲言：『孔子犹欲诛陈恒，诸君自不能杀之耳』。庄元宸言：『不斩士英，国事必不可为』。士英不敢往，依国安军；使乞和于降将张存仁，不许。大铖别执朱大典于金华，士民檄逐之，亦还；入国安军，掀髯谈兵，大为所爱。士英以大铖坏留都，已独受恶，颇与相左；然无如何。大铖复煽国安军与大典恶，宣言隆武帝将重科浙江粮；其实无之。

冬十一月，马士英部溃于余杭、国安溃于富春山。寻合兵渡钱塘，列阵江滨；珠喇玛等击之，士英走屯于东赭山朱桥范村，大肆劫掠，无复军状。

顺治三年（隆武二年）春正月，马士英请朝于闽。隆武帝以士英罪大，敕守关将拒之。士英七疏自理，终不许。章正宸言：『不杀士英，何以立国』！有李遽者，士英私人也；与隆武帝有旧，密称其有兵材，宜使过。郑芝龙、

方国安更力荐，诏以为事官，居国安军。阮大铖忿监国不之用，说国安并擅诸饷，破坏义兵；于是孙嘉绩、熊汝霖诸军多不得食，遂为亡浙之本。

二月，隆武帝使御史陆清源以白金十万犒浙军，马士英、阮大铖蹴方国安纵掠之；执清源幽之军，使赵体元杀之（详「殉节」）。大铖又使国安檄隆武帝十大罪；监国鲁王大学士张国维叹曰：『自我戕毒，祸不远矣』！大铖复构朱大典于国安，言其多财，索饷四万；不从，以兵击之。屡战不已，闽、浙道梗。

夏四月，博托次钱塘，方国安遁（详「浙海遗兵」）。马士英从至枫桥，断之以拒追者。有石书「方马止于此」；心动，共谋执监国鲁王降。遣其心腹将守之；其人忽病，监国得脱。国安及方逢年降，阮大铖亦与谢三宾等降。士英独自新昌间道走太湖，依吴易；大铖为博托招之书，致厚爵；士英不答。大铖、国安、逢年从博托攻金华，朱大典誓守；大铖思泄忿，见城南隅新筑，导博洛炮轰之，屠之南。

时大铖、逢年、国安阴疏于隆武帝，乞反正为内间；及努山追隆武帝于顺昌，获御舟得大铖等疏，博托使杀之。大铖方以老健夸诸降者，闻之，坠崖死。逢年、国安斩于市，亦戮大铖尸。士英寻被执，送汉岱斩于苏州；妻子给兵士（或曰：士英之兵久而尽溃，为僧台州；被执，斩于杭）。

马士英奸回之质，挟主而升；阮大铖狐狗之徒，脂梯而躐。阮无马或幸废，马无阮或罪轻。马之扱阮，同气也，亦刺于助金；阮之结马，假手也，而未及反噬。而一为司徒之铜臭，一隶斐豹于丹书。其密也，则酥乳不足喻其融；其丑也，则厕溷不能喻其臭。天祸卫国，其以此夫？宏光帝德其奉翼、益以荒淫，铁券誓书，封譬亭散；燕子笺剧，国乃平章。宜其班坐绝席，门生天子耶！夫福王大仇未复，共主旋殉；鼎折祚迁，势合家国。此即召对连日，旰食宵衣抚此偏疆，恐不复物；况于闭目拱手乎？于是冰山发焰，宦海横流；其始也，逆党用人，中旨授职。因之甫、杞在位，逢、咸挂冠；朝尽私徒，坐无佳士。继乃东林诏狱，将闾呼天；传檄潞江，推毂朝右；宵小势迫，朝廷不可问矣。姜曰广、高宏图、张慎言、徐石麒虽复正色师表一时，史可法、袁继咸、陈潜夫、凌駟虽复竭忠化碧千古，以及勋裔有常延龄、布衣若何光显，追忠折槛、流痛鼎湖，而宦官、强藩表里钩接，衔沙射影、伎俩纵横：秦桧甚忌三将、唐宗任宠八关，小人覆餗，斯其巨也！钱塘历岁，枫桥叛将既送南朝，更烬于越。南山之急追唐帝、青州之计款隋文，岂惟附逆之辈，遗祸明世；抑亦梟獍之类，厥恶贯盈矣。延平、新昌有似忠义，而泰山、鸿毛其实夔别。盖已作渊首，复效殷顽；势直两穷，性归反复。岂谓纳我者无二心、滔天者罪可贯欤？总之，马士英奸庸无状、阮大铖狡横绝伦；至于群徒生嗟阉党、毫弗改图

，燃冀死灰、计求昼锦，彪虎全翻、元黄立涣。恭王母子终始亡国，魏、崔权祸流浸南都；惠卿为安石护法、方成谓祸水灭火，遥溯萌孽，不为刻说焉！予尤慨亡明之臣，并起甲科，负材隽异，升沉计迫，面目全非。既已挫折，徼幸窟穴，率德改行，纵或无望，而急则相依、惧乃自计，郑国亡而子亦不利，刘禅降而皓已伏诛，剥床解衣，释怨固圉，泥塑虽讥，刃顿弗顾乎？卒乃南山罄竹、姑孰烧粮，兵势一交，立身无所。虽决计奔降，幸不死左。然而奔黔、走皖，两人固不相谋；入浙、趋闽，萍合而颇自悔。公孙之倒行逆施，阮乃老且益悖；黎侯之流离琐尾，马真穷无所之。小人之才，可以徼乱而不能临事；小人之计，祇于目睫而保不死亡。盱衡此辈，昭然发蒙矣。至于多宝建阁、道学钳名，巨罗匿金、盲人惮入：似道之丑正黥货、祖珽之忘耻覆国；俯仰前事，颇若同符。即仆射文学之称、悦生清供之致，亦天毒其躬，才不可恃尔。若夫张捷、维垣，实死奔亡，与祸俱毙。乃有大书深刻以为忠徇，岂党恶议降而矢音抗节乎！置棺入隧，诬世猎名，其若遗臣之说何！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三

崇祯十七年春三月，流贼李自成逼京师。帝召太子及永、定二王，谕之曰：『汝今日人主，明日即百姓。外间称礼宜卑逊。勉之！为父母复仇』。命送太子于周奎第，永、定二王于田宏遇第。周皇后执三人手，痛哭遣之。太子诣奎，拒于阁者不得入；匿于外舍。帝复手谕成国公朱纯臣卫太子；中使置之文渊阁而去。太子名慈烺，年十八矣。当贼势急，左都御史李邦华请奉太子监国南京；降贼臣光时亨有二心，大声斥邦华，乃止。

丙戌，贼陷京师，朱谕犹在阁也；乃执纯臣拷掠，无所得。贼党牛金星等言：『兹事重，按户索之』。逆阉王之俊、栗宗周执以献。太子不屈，使之跪；曰：『吾岂能为若屈』！曰：『若父何在』？曰：『已死寿宁宫』。曰：『汝家何以失』？曰：『误任周延儒等耳』。贼复邀之；曰：『宜从我数事：殛帝后，毋淫杀百姓』。贼诺；羈诸宫（或曰：使刘宗敏善事之，伪封宋王，出入使乘骡）。

夏四月，贼趋山海关，挟太子行。及战，坐太子于山右。既而大败，太子从奔；道失履，一人跪以进。询知为民；曰：『方苦征敛，何德于汝而戴我也』！及吴三桂追至，贼又大败。自成惧，使降臣张若祺乞和，三桂言：『还我嗣君、复我疆土，乃可以和』。贼出太子，三桂使范玉、张成各以兵千，张贼帜左右伏，耿良训应之；太子出，遽夹击，贼又大败。三桂得太子，将奉之还京师；移檄远近，都人旦夕望其至。多尔袞檄三桂西追贼，三桂以太子请；不许。至榆河，置诸皇姑寺，导入西山，依高起潜。奔走疲惫，仅乃得达。值起潜南遁，偕走天津浮海而南。

五月，福世子即位于南京（实宏光帝）。张慎言请即位，史可法言：『太子耗未至，一旦南来，其何词以对』？刘孔昭言：『今日事定，谁敢易』！可法请徐之，祁彪佳力言监国为是；徐宏基等然之。宏光帝序当立而失德甚，众共知之；太子存亡亦未着。独马士英、刘孔昭利推戴，士英旋用孔昭言：『太子南来，已独任咎』。宏光帝遂即位。时传言定王至淮安，宏光帝使沉之。寻使王之纲迎太后于湖南之郭家寨。盖马士英请之。宏光帝弃其母已屡岁矣。

六月，王燮疏：太子、二王皆遇害。宏光帝喜，擢燮右佾都御史，巡抚山东（或谓二王实未死。永王事见下）。

定王为贼挟入秦，转徙湖北，入左良玉军，冒其将黄某姓；良玉亡，黄蜚携之入太湖，以属瑞昌王，止于于潜，依故宦余文渊。因善陈砥流，砥流浪迹至太平，与其友夏名卿偕谒。王易姓孙，妻名卿女。俄，名卿恶于于潜令，王乃为僧，名云庵；转徙江南北，读书于吕六飞所。返婚于名卿，贫甚，市茶苏州，为奸人所首。逮至南京，杀之。时岁在辛酉矣。

是月，太子至淮安。闻定王变，不敢止；南走扬州（定王事出「野史」）。高起潜希旨，将弑逆。其犹子鸿胪寺序班高梦箕不可；及其仆高成、穆虎扶太子济江，栖于苏州。宏光帝召起潜入，众知起潜实奉太子南，讳之。

冬十二月，太子如杭，居于兴教寺；马士英使客刺之。至太子益南，管绍宁以太子实遇祸闻。

宏光元年春正月，太子至绍兴，不堪羁旅，元夕观灯而叹；众窃指曰：『吾君之子也』。高梦箕惧。

二月，朱国弼、赵之龙请定太子、二王谥。诏谥太子「献愍」、永「悼王」、定「哀王」；以明年为太子服。时太子耗确，故先绝之。是月，高梦箕密以太子告，使太监李继周召之至。太子已之金华府，继周从之。及诸涂，询继周名，具以对；询援立事，继周谢不知，以御札进。金华守臣闻之，以礼见。数日至杭州，巡抚张永贞来朝，文武导从以行。

三月甲申朔，太子至南京，止于兴善寺，勇卫军五百人逻守。继周先人白士英而后朝，宏光帝使北来两监验虚实（一陈姓、一张姓）。二人一见，抱足大恸；以天寒服御薄，各解衣进。宏光帝怒，言『未别真贗；即真，传位与否，固在我也』。掠两人死。寻赐继周酖死。都臣谒太子者踵相接。宏光帝益不释，更使李永芳、卢九德视之。九德后至，熟视，不跪；太子呵之曰：『卢九德何不叩首为』？九德惧，请罪；因责其居南京大安逸。九德齾齾出；戒守者善视之，曰：『真者，宜善视；如其伪也，必巨棍，防其逸』。宏光帝遂禁群臣往谒。漏五下，移太子居锦衣同知冯可宗所（人谓居之大内云）。

乙酉，宏光帝御武英殿，命会鞫太子于大明门。始，太子至，马士英等惧

不利，杨维垣首扬言『驸马都尉王昺孙酷类太子，此疑王之明』。士英遽以告，兵科戴英亦以为之明，请会鞫。是日，宏光帝召刘正宗、李崇瀛入，言『太子真，何处以朕！卿旧讲官，宜熟辨』。正宗请诘以多词，宏光帝悦。群臣续至，视以禁城图，晰言之；询长公主及与叩周奎门者，言：『即我也。公主意必死矣』。正宗直陈故为讲官，还识我否？太子不愿问讲习事，语不乐。更诘为王之明；笑曰：『汝言伪，斯伪可耳；何必之明』！群臣默然，正宗遽言此必伪。戴英言『先帝鞫吴昌时，携太子于中左门，今不能对；询嘉定伯姓名，亦然：伪无疑。然童孺必奸人挟之，宜穷治』。明日，马士英请下太子及穆虎于中城狱，再廷谏。丙夜入狱，太子已醉，坐而寝。及明，问何所？兵马司依违言。太子曰：『我知之矣』！北面再拜，大呼高皇帝、皇考皇帝，饮泣久之。有内官密疏太子足骭异常，每骭必双；今确然无可疑。宏光帝以疏示士英，士英言『太子得脱，反走江浙；中宫厚重，而斯机变；公主固在，遽言已死：疑窦实多。左懋第曩与蔡奕琛书，亦有太子事。太子不死贼，必死清矣』。

北太子者：甲申十月，有男子突入周奎室求见公主，相抱恸哭；赠以锦袍使去。既而频至，奎及其犹子铎计使易姓刘，习盲词，则免；否则以告。又不使去，昏而系之于门外，遂被获。曰：『悔不从公主言』。及鞫之，言朝事悉合。锦衣指挥李时印、内监杨玉、常进等皆是之；独晋王求桂自山西至，以为诬。刑部主事钱凤览疏：『周奎自言以真为伪，亦为国除患也』。因谓『大臣不言，则小臣瞻顾；内臣不言，则外臣缄口。敢以死争』！盖刺诸降者。时以求桂言，下诸言太子是者于狱。复使太子及求桂质于廷，求桂卒执为伪；凤览斥求桂为不臣。洪承畴及谢陞、冯铨诸降者皆和求桂；太子诘陞以旧事，陞不能对。于是正阳门商民合疏，请释太子而訾陞禽兽；宛平民杨时茂直纠陞及奎、铎，语涉太监田贵皆谓太子为伪者。时茂直请磔身赎太子，顺天府内城民杨溥等疏保太子，斥曹化淳等。宋徽等复疏论太子行状，而劾奎始饮食而卒捶楚，是诚何心？十一月，凤览再劾谢陞罪。多尔袞曰：『皇子真伪无所伤；凤览等诋大臣，皆乱人』。

绞杀凤览及朱六、邵贵女、僧真庆，杀李时印、张文魁、申良策、郑国勋、杨时茂、张元龄、杨玉、常进，锢太子于太医院。是年正月，东河民祁八及孙大壮等聚众救太子，皆死（详「诸方义旅」）。太子被杀，人以为永王云。

士英在南，更请释方拱干使往讯；果真者，育之宫，无分藩资奸人。宏光帝然之。讯穆虎，备五毒，卒不服；且曰：『吾主死直言，吾何畏死而背义乎』！闻者气折。高梦箕以疏自明，亦逮之。壬辰，复讯太子。张捷先贺方拱干曰：『免罪超擢，在一言也』。拱干诺之。既至，王铎拥以询，太子遽曰：『方先生』。拱干匿不敢言。张孙振呼为王之明，太子折之；且言：『我南来不

敢居太子，李继周以御帖召，故至此。尔等不立皇考之朝乎？何蒙昧至此！众莫敢决。高倬、戴英闻不自居言（？），遽曰：『既非东宫，必之明也』。王铎大言『此必伪！直我承认』。叱还狱，三法司以王之明上。李景濂请谒诸衢。马士英票拟：『穆虎敢挟之明往来闽、楚，厥意为何？主使附逆，实繁有徒』。盖阮大铖蹴之（详前）。时共谓太子真，宏光帝又无子，至必立之；而忿士英、王铎阿杀太子。靖南侯黄得功首疏『东宫未必伪，谁为奉迎而逆其诈？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，岂宜不明（不）白遽付之理；人臣之谊为何』？又言『不杀为伪，杀之则东宫必真。皇上虽以心示天下，臣虑抗颜少、徇庇多，即真识者敢以言取祸乎』！不听，斥之；寻令毁其疏。戊戌，逮高成至，复讯太子。李沾使校尉恐之，当言为王之明；及沾呼之明，太子不应。呵之，反折焉。沾呼（上）拶，太子号呼声澈御内。马士英使释拶，沾复为好言。太子忿曰：『汝使校尉嘱我，彼自能言。前追我者安在？彼亦知之』。高倬以词切，使扶出。旧东宫伴读邱玖中遇诸门，捧持恸哭，悲不自胜；立付镇抚司。有题诗内城曰：『百灵护蹕贼中来，会见前星闭后开；海上扶苏元未死，狱中病已又相猜。安危定是关宗社，忠义何曾到鼎台！烈烈大行何处遇，普天空向棘圆哀』！士英窃闻之，高梦箕述北来事又最悉。御史陈以瑞疏：『愚民观听易惑，疑诸臣计倾先帝嗣』。诏缓之，俟告天下，然后刑之。越五日壬寅，望祀思宗于太平门外，以太子及二王祔。

时童妃亦至。当洛阳陷，宏光帝独南奔，太后及妃各流徙。及太后入南京，陈潜夫言妃故在，庶吉士吴尔坝亦言之；不报。妃诣越其杰自陈，其杰以告；布衣何光显亦疏请，乃使内监田成往，其杰及刘良佐以仪卫奉入京。壬辰，以太后诏，斥付锦衣卫。妃在狱，疏入宫、被御、诞育、相离状甚晰，丐冯可宗上之；宏光帝掷不顾。士英言：『苟非至情所迫，岂敢敌体陛下』。不听；而谓常应俊曰：『卿悉朕邸事，童氏言无状，其伪何疑』！使可宗讯之，辞。使屈尚忠往，严刑拷逼，妃徒跣号骂，三日而死。潜夫、尔坝亦被逮。刘良佐疏：『王之明、童妃狱未洽輿情，乞保彝伦，无贻口实』！诏：『朕夫妇、叔侄，岂无慈爱！但太祖天潢、先帝遗体，岂异姓顽童可以续祀？宫闈之内，妖妇岂可擅入？卿等毋入人言，猥生疑议』！因下刑部，先揭两狱示天下；言者益甚。御史张兆熊疏：『伪太子事疑谤沸腾，宜改议』。宁南侯左良玉疏：『东宫之来，吴三桂实有符验；史可法知而不言，岂大臣礼！在廷之臣，祇欲逢君，罔惜大体。李贼逆乱，尚锡王封；有何一家，视若仇敌！明知穷究必无他疑，心欲株求辗转不已，使皇上忘屋乌之爱、臣下绝委裘之忠；普天同愤，皇上独与一二臣守国，无是理也。亲亲而仁民，惟皇上图之』！旋再疏争。湖广总督何腾蛟疏：『太子南来，谁与奏闻、谁物色之而至京师？马士英

何以独知为伪？既为王昺之孙，孰举发之？内官、公侯北来者多，何无确证？高梦箕先后两疏，何不抄传？明旨愈降，臣下愈疑。此系万世是非，不可不慎！九江总督袁继咸疏：『太子移气养体，何可伪为？王昺富族，高阳完好，何独只影南行？既走绍兴，何与朝廷之事？踪迹召至，诈伪何生？』寻疏：『太子真者，请纳左良玉之言；伪则多召东宫旧臣使识之，以释人疑』。疏未及达。史可法疏请入觐，面述东宫处分；诏俟凯旋。可法叹曰：『斯何易欤！』工部侍郎何楷言：『左良玉疏东宫状甚明，请从之』。诏：『此疏岂可流传，且必非镇臣意。令毁之，煽惑者治罪』。戊申，左良玉举军反；称奉太子诏：清君侧。袁继咸再请赦太子以伐之；不听。

五月辛卯，宏光帝弃南京走，城中无主。壬辰，监生赵某集众立太子。即狱中拥至宫，取优人翼善冠，奉登武英殿，罗拜呼万岁。执王铎殴之，使审识；遂下之狱。诸臣有至者。太子为示，略云：『先皇帝丕承大鼎，惟兹臣庶同其甘苦。胡天不佑，惨罹奇祸。凡有血气，烈眦痛心。泣予小子，分宜殉国；祇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、皇祖基业汗血非易，忍垢匿避，图雪国羞。幸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，予惟先帝之哀，奔投南郡，实欲哭陈大义；不意巨奸障蔽，至撻桎梏。予虽幽狱，每念先帝，无日不痛绝也。今福王闻警远遁，先为民望，其若高皇帝之陵寝何？亿万苍生之性命何？泣予小子，将历求勋旧文武助予振烈，扶此颠沛。何期父老人民围抱出狱，拥入皇宫；目见宫殿披靡，不胜悲涕。身负重愆，岂南面称尊之日乎！布告在京勋旧文武，念此痼怀，勿惜会议。予当恭听，共抒皇猷；勿以前日不识之嫌，惜尔经纶之教也』。时马士英、阮大铖皆遁，李沾闻之，亦微服遁。张捷、杨维垣走死。越二日，太子释王铎，使仍为大学士。出方拱干、高梦箕于狱，以为礼部侍郎、东阁大学士；两人皆遁。群臣议立太子皆惧祸，或谓宏光帝且复来；独赵之龙言：『乞降者已去，此更立君，其何词以善后？』众然之。安示居民，略不及议立事。松江贡生徐瑜、监生萧某就之龙语，请立太子；反复导论，词气益激。之龙叱杀之；论者比之陈东、欧阳澈云。乙未，之龙使返，多铎许其降。之龙遂入宫勒太子避位，以兵守之。丙申，多铎至天坛，之龙挟太子降，自洪武门出；多铎衣太子以锦袍，语众曰：『真伪不能辨，俟北归明之』。丙午，多铎饮太子于灵璧侯第，宏光帝亦列坐；太子诘宏光帝以前事，不能对。多铎以被选淑女妻太子。

九月，多铎以太子北去。明年，及宏光帝皆凶闻。

在昔天下大师之墓、广西纪氏之裔、大悲矫作庄烈、粤僧诈托宏光、五指之使诏旨渺茫、聿■〈金粤〉之亡旌輿何至？如斯之举，惟明实繁。况于信王斧钺，类若显诛。甲申传信，当时确见六奇之书。通彼何人，桂林之行，往者

又异。一太子尔，辗转绕曲，阅纪移星，莫之或定；则湖中犊车，叱送岸狱，非无说也。又若北太子者，考其狱、按其词，有类南方，其状十九。将毋斧声烛影，本影响之言；亥豕鲁鱼，以讹误而类乎？要之，其事则必有之。信乎！南都是狱，真亡国之妖孽、人事之驱除；金石其言，传疑不必矣。然而航海南行，转道江、浙，观灯浩叹，睽隔千里，何故而必召之？所过，文武祇肃导从；及至，肩舆入狱，竹篋前导。徽墨不相加、大狱不借起，绝异童妃立置死地；毋亦剪灭则易为、彰着则难昧，徘徊迟顾，职此故欤？至于袁、何两疏抉摘指凿，固非黄、刘两武人荧惑偏听，亦非陈、史之说浑脱圆融；不独起潜奔躡、三桂符验非无谓也。为宏光计，法金匱之遗，育建王于内。河间、冀北，圭组崇封；节度开封，斋阁并领；痼瘵乃兄，众所愿也。不然，多召旧臣，白疑天下；息壤在彼，金刀课贻。夫此作为，讵苦弗及！而南国君臣，蒙耻自贼，一倡群和，掩耳盗铃。于是扬言之明者，杨维垣也；执词入告者，马士英也。戴英、刘正宗穷诘其词，高倬、王铎直任其事，乃至拶勒如重囚、呼号彻内陞。则以钩距之术，加童幼之身；以镇抚之威，斩故君之嗣。秦公子之难奔、史皇孙之已死，宜乎矾水自激、风树不宁，怒发冲冠、题诗泣下也。然而玖中捧泣之痛，穆虎五毒之施，继周甫朝酖之不顾，陈、张两监掠之使亡；苟求灭迹，弥炽人言。持此而谈所谓马、阮之类，方侈翊戴，又固党朋。至余之人，目击始时推举常涝，大受齟齬；直言贾祸，其孰为之！下至降贼之方拱干、贰心之刘正宗，背故从新，言何足责！其亦无难决狱乎！第史氏之法重能传疑，以故丰润前编，胪列建文之踪、不斥致身之录；昭其慎也。则是役也，根据廷章、参酌稗乘，说不一说、歧不更歧，亦此志也。顾氏、阎氏、朱氏、杨氏、林氏、李氏、温氏固执一途，君子未敢效之。洎乎武英暂入，身御黄袍，果能传檄四出，受贺登陴，则虎踞之城非旦夕可下，宁南之卒可折矢而降。成则三百年之业赖有传人，败亦不二心之臣可告无罪。孰非高皇帝之子孙，而不使丧君有君乎！抑或东之闽浙、西问鼎沅，襄王越在泛地、少康邑于有虞，险阻倍尝，垂灭更奋，古有然矣。要之，有君可奉则奉之，无则死之。故圣公召亡，而不斥于汉；亚子异类，而犹嗣于唐。李升之祖，陆游作书；碣山之微，宋史毕志。至于共和摄政、郅正从君、冷之流入暹逻、苏义卒于海上，觥觥大节，异辙同符；权不拂经，涂自为适也。马士英专思附赧、赵之龙决志亡明，天显无亲，社稷灰尽。鸱鸢取子、豺虎煽威，丧心蒙昧，厥罪至此；人将不食其余矣！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四

四镇之乱

崇祯十七年春三月，封总兵官黄得功靖南伯，刘良佐、刘泽清实进一级

，檄之入援。得功字浒山，陕西榆林卫人；膂力绝伦。少孤贫，从军敢战，积功至大将。所将不三万，屡与闯、猷角。临阵角巾酣饮，运双刃奋击如飞；人呼「黄闯子」。御军亦有律。时为凤阳总兵，庄烈帝以前功封之。良佐固流贼，为李自成护外营。闻高杰降，亦降。时以总兵屯庐州、凤阳境，拥卒几十万；檄之不应。泽清美须眉、恣声色，而凶狡甚。居山东，日报虚捷。怒兵科韩如愈劾之，竟杀之戴家庙。闻征兵檄，不应；令镇真定，亦不行。大掠山左，围临清州。以自成势逼，拥众南奔，沿途淫掠。杰亦陕人，号「番山鹞」。为贼典内营，窃自成妇邢氏降。潼关既败，诏隶李建泰。建泰溃，率其十三总兵李成栋、杨绳武等大掠泽州、潞安，逾河下，众号四十万（实十三、四万），至于邳、泗。闻高兵至，皆丧魄。路振飞持议「大将宜御贼门庭」，阻其兵不使南。成栋至清江浦，振飞将张士仪炮击之，不得过。马士英迓杰转道凤阳，自盱眙、六合至扬州，焚掠城外。扬州民厚犒之，不听。

夏四月，高杰围扬州，江北大震。刘泽清亦自山东至，路振飞阵义兵于河埃，军容整肃；泽清不敢逼。王燮使戢兵，不可；声言赴扬州，假道淮安。燮不得已，使道天长，泽清诺之。闻高杰围扬州，遂止淮上。福世子在淮安，马士英计迎立，以币啖泽清求助；更语世子，谕高杰以身靖国，带砺同之。杰、泽清皆听命。士英复合黄得功、刘良佐合疏奉迎，各以兵壁江上。高宏图、史可法不得已，从之。杰犹围扬州，知府马鸣騄、推官汤来贺固守；杰纵兵掠通州、泰州、高邮、宝应，地毛如洗。声言寄室江南，约刘泽清刻日济。巡抚郑瑄疏：『江北兵欲济三吴，百姓呼吸致乱。臣遗两帅书，皆不听。请饬操江救京口、瓜洲』。守将亦以告。凤阳参将戈士迈又疏良佐、泽清杀掠状，内外骇异。史可法请使谕之。

五月，命万元吉宣慰诸军，犒高杰兵万金，使固江、淮。元吉扁舟造杰，喻以寄室江南逼辇毂，非将帅宜。众诺之。因疏言：『扬州、临淮、六合兵民拒斗，一城之隔，民警兵为贼、兵谓民为叛，环攻莫释。猝有寇至，莫大之忧。请徙城外之民以居兵，官护其市』。扬州士民王傅龙等伏阙上疏，言『高杰溃遁渡河而南，徐、泗、扬、仪（仪征县）杀戮百万，淫污殆及幼女。环攻扬州已及两月，何不使恢各邑而杀良民乎』！不报。以祁彪佳有威望，使谕诸镇。彪佳宣布敕文，执倡随机数人斩之；势少戢。

初，南京诸生计东上书史可法，请守郟阳、凤阳、淮安，扼淮以固；用文天祥策，开镇河上。可法是之；腾书马士英、高宏图、张慎言，与合疏：『守江南者，必于北宜择地利，立四镇，督师居中节制之。请以黄得功、高杰、刘良佐、刘泽清为四镇，州县卫所兵民悉隶之。征复各邑，听归节制；寰宇恢复，爵以上公。山泽荒田，并许垦刈；商货关税，以供马械。往来书牒，准经略

、提督行事。每镇额兵三万，岁供本色米二十万石、折色银四十万〔两〕，令自征敛。期以淮安、扬州、泸州、泗川为城守，滁州、六安、徐州、凤阳以进战。至今贼在河北，则合守淮、徐；在河南，则合守凤、泗；贼南北至，则各以地守：而督师总之。降凤阳总兵为副将，便控制』。又以得功固封爵，请并锡高、刘，作士气。朝士方苦兵祸，争从之。于是以刘泽清屯淮安，隶以山阳、桃源、清河、宿迁、海州、□县、赣榆、盐城、安东、邳州、睢宁，经略山东军事；知县方来周为监纪、巡道张文光监其军。寻封泽清为东平伯，泽清旋言先帝已封臣伯爵，道阻救命未至；时不能核，故泽清复晋侯。使高杰屯泗州，隶以徐州、萧县、砀山、丰县、沛县、泗州、盱眙、五河、虹县、灵璧、宿州、蒙城、亳州、怀远，经略河北、河南、开封、归德军事；知县朱统錡为监纪、同知许仪鹤为通判、巡道王相业监其军。封杰为兴平伯。使刘良佐屯临淮，隶以凤阳、临淮、颍上、颍州、寿州、太和、定远、六安、霍邱，经理陈州、杞县军事（监纪诸人逸）。封良佐为广昌伯。使黄得功屯庐州，

隶以滁县、和州、全椒、来安、含山、江浦、六合、仪征、合肥（县）、无为（州），经理光州、固始军事；知县徐某为监纪、主事冯元扬监其军。晋得功爵靖南侯。兵部侍郎徐人龙言：『祖宗汤沐之邑，岂可与人带砺之盟；俟有成绩，乃可封之。兵未即，动遽剝内地，江南守土可胜剝乎』？不听。袁继咸入朝，力陈分镇之失；又言『封爵，以劝有功。无功而伯，则有功者不劝；跋扈而伯，则跋扈者愈多』。宏光帝然之；命已下，无如何。继咸复诣阁责史可法，且言『淮南、江北地固无恙，叛将溃兵麇集其间，小民丧其乐生之心，此宜急治』。既而诸镇权益重，相与骄蹇，挟制朝廷。可法大悔，欲自杀；曰：『主立四镇者，高宏图也；马士英、张慎言赞之，可法无可否。今惟斩四人，乃可谢天下』。高杰、泽清皆艳江南完盛，欲居之。杰惮祁彪佳，一卒不敢济。尝约彪佳燕大观楼；及期大风，意彪佳必惮出。俄，彪佳以小舟绝江至，杰大骇；撤兵拜之曰：『不意公乃勇如是』！彪佳勉之，慷慨流涕。杰曰：『某阅人多矣；如公者，甘为死。公在吴，杰必奉约束』。未几，彪佳被劾去（见前）。

黄得功以扬州已分地，高杰、刘泽清躡之，督兵来争，阵杀杰部黑虎子；杰兵连战，皆不胜。李栖凤、高文昌亦忿杰，将助得功，士民益惧。时朝命御史陈丹衷宣谕江以北；万元吉为太仆少卿，监江北军。元吉上书，沥陈朝政，凡思宗之宽严、群臣之议论，语皆当切。腾书黄得功，开陈大义，戮力王室；得功报无他，将联各镇以杀贼。元吉以示杰，憾渐释；仍围扬州，不肯去，额兵三万而拥众如故，时不能问。淮扬巡抚黄家瑞久被围，不得计。江都进士郑元勋惧城破，亲往说杰。杰喜，燕元勋，且厚赉之；言入城无他意，却兵

五里以待命。值守者以炮石杀杰骑，杰围益急。元勋迎王永吉往解之，杰诬扬州民先启隙；且曰『曲在兵，镇斩之；曲在民，抚斩之』。必欲入城。家瑞等聚议于堞，元勋谓高兵不宜拒；众指死者示之曰：『城下杀人，元勋未之见耶』？元勋曰：『亦有死于杨诚者』。诚亦营将，兵尤酷；元勋以为言。张自强等讹谓「扬城」也，遽呼曰：『元勋卖城』！即座执之，摔而齑焉。其仆殷报以护主死。鸣騷惧，走泰州；杰攻益急，日屠数百人。诏促史可法解之。壬戌，可法济江，得功、良佐、泽清皆听命；杰大惧，终夜斫地殆百十，瘞所杀人。旦谒可法于帐中，流汗浹背。可法示坦易，抚其偏裨；而巽语之曰：『将军所以贵者，君命也。如妄冀非己地，则军民皆得积矢于将军矣』。杰喜过望，然遂易可法，请诛杀元勋者而纳其兵；不许。则止之福缘庵，僮仆尽隔；侍卫者皆杰卒，带刀杖。可法不为动，徐疏以瓜洲屯其孥。曰：『将调停于军民，渐释其隙』。而疏劾鸣騷、家瑞无区画，惟偏听；请罪之。已而微服入黄得功军，免。扬州民寻诣阙讼巡抚、守道冤，诏释黄、马。

刘泽清始慑于路振飞，不入城。及振飞去，王燮移抚山东，田仰不能制。泽清入淮安城，散遣义士；收其亡命入伍，肆掠村落。盛作邸舍于城北，取所掠美人、钟鼓实之。日呼田仰饮其中，不及军事。固问，曰：『吾立福王，以此休息。脱有事，自择江南一郡去耳』。刘良佐在临淮，恣淫掠，士民张羽明、戈尚友及诸圩堡拒之；良佐肆攻击，尚友等驰书告。诏和解之，移良佐镇寿州。

六月，刘泽清诬劾吕大器抚甘肃时忿杀总兵柴时华，起王重为入贿，党周鏊、雷演祚有异谋，且荐逆案张捷、邹之麟、张孙振、刘光斗及逃臣王永吉、郭昌时。盖马士英蹴之。大器遂罢。

惟黄得功军守律。先是，李自成使刘日恭以伪敕招高杰，黄得功执以闻。

秋七月，始，刘宗周上疏：『路振飞坐守淮安，移其孥于内地；高杰、刘泽清效之，相率为寄室江南之说。兵法：逃脱者斩，则一抚、二镇皆可斩也。左良玉以力战封，高、刘逃败而亦封；其谁不封者？今将骄卒惰非一日矣，惟陛下亲征，量加收夺；则左之、右之，无不用命矣』。至是，更言『高杰一逃将，奉若骄子，浸成尾大之忧。淮扬失事，不难谴抚、道以慰之，安得不恣？则马士英卵翼之。刘、黄分地，置若奕棋，汹汹然连难之势；至分江北以慰之，则杰倡之也』。杰恨之。泽清初以东林重宗周，及是憾甚；疏劾『宗周劝请驻凤阳，不忠、不智；称草莽孤臣，无礼；挠恢复，不义；欲诛臣等以激变，不仁』。章未下，再为一疏，署得功、杰、良佐名上之。略言『诸臣既以挺击、红丸危皇祖母，今更翼戴疏藩，非臣及马士英、朱国弼歃血定盟拥立皇上，天位必属他人。宗周谋危皇上，已见「请驻凤阳」一疏。夫凤阳无城郭，祇

有高墙；陛下新承大统，宗周乃欲置水火凶危之地。然此非宗周谋，吴甡、姜曰广心粗胆大、行谎言坚，不乐陛下，遂先剪翼戴诸臣，然后迫切乘舆。乞逮宗周、曰广、甡三奸下法司，正其谋危君父之罪。若甡等入朝，臣即渡江，正「春秋」讨贼之义」。疏入，举朝骇愕。泽清哀其草示高杰、黄得功，得功驰书辨不与闻，马士英匿不发。杰言：『吾一武人而与国事乎』？史可法忿诘诸镇，各以情告；泽清气沮。可法旋责其假名罪，且疏：『若杀宗周，臣愿褫职伏皇上剑』。马士英欲挑隙，拟旨切责。泽清直疏已劾宗周，刘良佐知之；史可法斥驳为何心。良佐亦劾『宗周把持三案，主盟门户。劝上亲征，为晁错之居守、司马懿之闭城，陛下迫于诸奸，宜顺其意，暂幸凤阳』。廷议：诸臣袒构元黄，天下事不堪再坏，宜和衷。宗周乃入。其泊丹阳时，杰、泽清遣客十辈刺之，见其终日危坐，略无惰容，各不忍害。泽清尝入朝，水陆张甚。诏四镇各以兵至六合赴督师前，皆不应。时武臣不言兵，争挠廷政，引其私匿赋税不上供。杰、泽清且请复陈洪范秩。惟得功不乱是非。

杰妻邢氏感于史可法，曰：『督师至诚，背之不祥』。杰为之动，议恢复。可法亦以诸镇兵羸，惟杰部多秦产健斗，将倚之取中原。谋檄得功、泽清屯颍、寿间，使杰统王之纲、李成栋、胡茂桢等出。语王相业曰：『速驱之河南，可专制也』。杰终以扬州请。可法为喻军民，虚己署以处之。邢氏入城，号令严肃，兵民始安。可法卒虑杰难制，使黄得功军仪征以备之。寻阅杰军，赏赉优渥。遂如淮安阅泽清兵步骑十余万，亦犒之。

八月，史可法疏：『国家设四镇于江北，非为偏安；将北复神京、西清关陕』。因请吏部察别材品，补军前牧令；以为得一贤守，胜兵万人。其议至正，众莫之从。

九月，登莱总兵黄蜚将之官，乞得功部送之；高杰伏兵土桥，期生执得功，别以千兵袭仪征。得功至，解鞍散食；伏军猝起，飞矢雨迸。得功不及甲，挥鞭拨击而驰；俄马毙，腾他骑走。骁骑十七舞槊力追，得功大呼反斗，挟其槊而扶之，人马皆靡；发所余矢杀七人，矢尽再刃其三，吼哮若雷，跃入废垣中以免。所将三百骑，则尽没。袭仪征者，守将邱钺、马岱■〈口贞〉知之，共计姑尝以新城；俟得功归，夹击之，蔑不济矣。闭门固守，别设烟火于四隅；杰兵不敢进，疑烟火处为黄军，炮矢击之。夜半药竭，钺、岱开门出，尽杀之。得功愤怒，诉诸朝，声言与杰决死战。史可法亟使万元吉谕之，朝命卢九德如两军讲解。杰犹抗鹜，伪言『曩千人，扬州之恶少；吾假之名耳。果吾兵，乌致败』。会得功有母丧，可法往吊；立而与语：『土桥之役，无智愚（无）或直杰；然将军能蠲大忿而和之，是益得名也』。得功意解。可法令杰偿其马，多羸者；可法出己贖，凡三千金偿之。且使杰贖以千金，憾少释。刘宗

周时求罢，抗疏『淮扬甫变，高、黄又复相攻。四镇额兵三万，不以杀敌而自相屠；朝廷日为讲和，今日一使、明日一介，斯何为者？夫以十二万不杀敌之兵，索十二万不杀敌之粮，此必穷之术。若不加裁抑，惟加以横征，一二苍鹰乳虎，以天下殉之足矣！所谓积外衅而酿内忧也』。优诏报之。

时宏光帝命黄得功移庐州，防桐皖；刘良佐规黄州、汝宁；高杰进徐州，复归德、开封。四镇中黄得功最忠勇。杰感于可法，使李朝云趋泗州，李成栋、蒋应雄、许占魁、郭茂荣、李玉守徐州，治装亲行。乙酉祭旗，大风折纛，西洋炮无故裂。杰不顾，曰：『此偶然耳』。刻期至归德。可法亟请于朝，马士英畏其得军心，靳之；可法疏：『臣之皇皇于济江，岂为四镇？国家之立四镇，岂为江北数郡。高杰请取开、归，直趋关、陕，其志锐甚。臣乞饷疏发于六月，今且九月；不食之卒，可荷戈乎』？士英益阨之。可法以示诸将，皆曰：『缺吾食而责吾战欤』？可法以是困。杰以山泽之利由己出，首取瓜洲、邵伯埭、泰兴盐税助其军；诸镇效之，各设行盐理饷总兵监纪官，划地征榷，商民益惫。泽清尤悖，性复残忍，对客扑囚，食其肝脑。又尝疏：『进取之机，必募兵十万、储饮十万，训之屡岁，乃可以战。臣惟虑姜曰广、刘宗周党恶，不能随辅臣以进』。朝廷不能制其部肆掠，田仰苦之，为请饮于廷；宏光帝言：『东南额税不五百万，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，岂能复应』？刘孔和受命为副总兵，泽清拉杀之。可法檄刘良佐赴徐州为高杰援，亦不行。

冬十月，以中允卫允文监高杰军。允文亦陕产，故用之。

刘泽清聚商舟为水军，荐降贼臣施凤仪、黄国琦，请官之。御史胡时亨疏：『交武升授，皆柄于勋臣，至从逆者皆进。昔不用命，曰文臣掣之；今不以武制文乎』？又言『国琦官伪吏部，掌朱书；凤仪典伪仗，曰「亡国之器不可用」，自以金制之。此何人，而玷班行乎』？不报。

戊辰，高杰发扬州。疏：『臣起兵间，位伯爵，非力战无以报国。今日大势，守江北以保江南，人能言之。然敌自曹、单渡，则黄河无险；自归、颍入，则凤、泗可虞；犹曰长江天险在。若何而据上游？若何而防海道？岂惟瓜洲、仪征、江浦、采石为江南门户哉！宜通筹而速行之』。又言：『黄得功介臣前事，臣知报君雪耻而已，肯与同列较短长乎』？

十一月，邱磊以登莱总兵官代黄蜚将之官，刘泽清譖之史可法。磊至安东祭海于白沙，泽清使柏永馥给入署，突擒之，下淮安狱。已往唁，呜咽流涕，言将为请。寻赐自尽，议者冤之。泽清尝习举子业，应兵部将才科又第一。自诩能文，构水阁，召诸生吟和；遂请栖流寓生于淮安府学以待试。又请分地防河，使王燮、田仰、王永吉、越其杰、史可法分任之；将三里为堡、百步为圈屯，作墙掘濠，实无守志。又尝请任辅臣，必由大帅指；免追周延儒赃，逮

侯恂子方域。朝廷曲从之。

高杰疏荐黄道周、解学龙、刘同升、赵士春、章正宸朝野正人，吴甡、郑三俊衣冠瞻仰，金光宸、熊开元、姜采无愧社稷臣，金声、沈正宗夙储经济；反复诚挚，皆切时弊，时方之「出师表」。报闻而止。

许定国官睢州总兵，老矣；常应俊荐其心在恢复，请免罪任之。使挂镇北将军印，镇守开、归、宛、洛，铸印给之。

十二月，刘泽清荐降贼臣时敏开屯海中，又屯大瞿山；使苏京屯庙湾，以防海。又尝请进刘孔昭为侯，禁巡按御史访拿。皆从之。黄得功、刘良佐闻陈洪范言其通多尔袞，各疏辨；诏以为反间，不问。史可法疏：『先帝之待诸镇何如？皇上之宠诸镇何如？诸臣不能救难，厥罪云何？释此不问，而日寻干戈。和不成，惟有战；战非诸将事而谁事乎？』

是月，高杰至泗州，遂至徐州。闻豪格将至孟津，告急；且请驻归德，联许定国兵东西卫。遗刘泽清书：『豪格诸军号二十万（实七、八万），镇抚急书一夕数至，开封北岸问渡甚急；一旦飞渡，则长淮无恃，大江南北尽为战场。时势至此，惟竭心力于万难之中求其有济，以报国恩而已』。泽清以闻，马士英大言：『有四镇在，何惧』！先是，多尔袞使降人唐虞时招杰；曰：『杰来，大王而小侯，世世子孙有其爵』。杰不听。冒大风雪，筑墙河上。与书豪格：『逆闯犯顺，危及君父，山川羞色，岂独臣子义不共天！关东大兵复我神州、葬我先帝、救我黎民，行人所赉区区一介，未足以答高厚。兹逆贼跳梁西晋，未授厥首；凡在臣子及忠义豪杰之士，无不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。杰以菲劣，奉命堵河。不揣棉力，思会劲旅分道入秦，歼逆贼之头，哭祭先帝；则杰事已毕，便当披发入山，不与人事矣』。又言『天意民心，犹未尽去，其鉴于兹』。豪格不报，惟招之降；杰亦不顾。闻土盗程继孔假恢复名，斩木作牌为敌应；值来谒，与敌血为盟，酒酣斩以徇。诏加杰太子少保。俄，豪格入洛阳，诏杰自归德援之。及豪格、准塔兵益南，可法、杰皆告急。

许定国拏固杀于高杰，及分四镇，定国劾杰，诋为贼；大恨曰：『见必手刃之』！杰西，定国惴甚，阴送子于多铎；多铎受之，即使图杰。定国伪求救于史可法，可法曰：『许总兵何地不可居，而必睢州乎？』使偕王之纲如开封；不知其已降矣。定国亦不行；高杰使以金千两、币百两致定国，与释怨，同力报国；定国卒不释。闻继孔诛，则益惧；乃伪语杰：『睢州完固，兵甲亦具，将举以让』。杰信之，期会于城中。

宏光元年春正月，命黄得功、刘良佐屯颍、亳；皆不行。高杰前锋次虎牢关。

甲午，至睢州，立旗城外，军士肃然。许定国不迎迓，越其杰促之，乃毁

军出跪于马首。杰掖之，而责其毁己；定国委罪于记室，又不敢走。杰怜之，与之盟。定国饰美姝进，杰却之曰：『俟贼平，以娱吾老可也』。始，杰将入，有千户投书杰前，发定国状；杰不信，杖而付定国，定国杀之；杰亦不知，惟促定国行，以妻病辞。杰言『儿女子必不行，已得而杀之』。定国不可。乙未，定国燕杰，张缙彦、李升楷从，杰之从骑才三百。酒酣问行期，且微及送子事，定国益惧。其弟许四饮杰众，叛状败露；杰将以告，杰挥之曰：『乌敢者』！定国寝杰密室，俄而大声呼其名；杰惊起曰：『乌敢者』！觅所携杖，已不得。伏兵突入，杰夺其槊杀数人，始被执；部卒尽死。缙彦、升楷踰墙走。定国踞坐，漫语之；杰笑曰：『我乃堕小辈算，当痛饮死』。遂杀之。逮夜，走考城降。明日加己，城门不启，李本深、王之纲、郭虎攻而入，无一人；乃屠城。外三百里，飞走皆绝。己更自斗。史可法闻之，顿足曰：『中原不可为矣』！驰入徐州，擐甲戴弁，坐以待旦；邀诸将盟，将以李本深督杰军、杰弟副之。以胡茂桢隶阁标，使李成栋屯徐州、杨承祖屯夏邑、唐应虎屯虞城、苗顺甫屯碭山、李翔云镇双沟、郭虎还泗州，委开封、河洛于王之纲、张缙彦。马士英犹忌其得杰军心，以卫允文尝劾可法，擢为兵部侍郎，总督兴平标下镇将兵马，经略开、归。士卒不服，无或往谒；可法力剂之，乃听令，允文亦心折。始，可法客应廷吉善星数，曰：『明年太乙在震，角亢司垣，始掩击寿星之次，法当蹶上将』。请取道山东，因中原豪杰。可法以流贼在西，不可。然是行也，杰志颇锐，论者惜之。定国始告多铎，杰兵五千围睢州求救；寻疏以计杀杰，乞南攻。甫踰年，定国亦死。

二月，史可法疏以杰妻邢氏权军事，俟其子长而授之；加李本深少保，提督军事，屯开封、徐州。马士英不可。刘良佐追劾杰，复与刘泽清、黄得功疏杰横杀无寸功，史可法欲其子袭军府何故？士英许邢氏及杰子元爵莅其军，抑本深仍充前锋将。邢氏上疏，请以本深为提督；卫允文亦疏请。命未下，黄得功攘袂诟，将以兵趣扬州。可法使曲从直、马应魁问故，得功言己功多，得滨江一小邑；杰功安在，而食数城？念其死，割以高邮、宝应、江都可矣。可法驰自徐州还，谕之曰：『彼众实烦，今日夺之、明日必乱；是将军首祸也』。得功挥众退。宏光帝亦使卢九德、高起潜谕得功：『若向扬州，使杰军惧而返，敌蹶而南，谁执其咎？朕于诸镇有加恩，诸臣毋误国事』！又使可法谕得功，无及孤儿寡妇争利！得功乃止。左良玉、袁继咸亦各为杰请，乃赠杰太保；元爵袭侯，俟长，以军授之。然得功虽止，杰众已反顾，尽弃汛地走；朝廷骇震，因悉令返扬州，使高起潜抚之。以刘良佐代杰镇归德、刘清泽趣徐州助之；皆不行。命李本深为提督，又不至。梟将悍卒散列扬州，而淮北无守御。

三月，命黄得功移屯庐州，与刘良佐合。史可法疏：『睢州既变，维扬更

乱；外侮莫御，内隙方深。臣拥节制之名，而负封疆之罪。本深病痍未即起，臣已督胡茂桢先进』。诏答之。时多铎逼颍州，军书日急；乃加本深少保、左都督，提督兴平标下军马，已无及矣。寻命刘良佐屯寿州，卒不行。御史郝锦疏镇兵打粮村落，刘泽清尤甚，民舍皆尽。报闻。

夏四月，左良玉反。诏黄得功、刘良佐入援，尽弃淮北。群臣谏，不听。良佐因大掠而南；泽清亦纵掠邳州、宿迁，走淮安。王永吉疏令泽清守淮，毋托勤王移镇；士民王绍等皆上论。不报。及多铎兵逼徐州，李成栋弃城走高邮；可法疏镇军糜饷，有警莫恃。亦无如何。俄，史可法还扬州，高杰兵讹言许定国实来，竟斩关遁；允文、起潜不能禁。己巳，杰兵至瓜洲，掠民舟将南济；杨文骢、郑鸿逵炮击之，死者万计，不得济。俄，多铎兵至扬州，本深进退绝，遂以高元爵及其众十三万降。

黄得功拒左梦庚于铜陵，败之。癸未，大战于板子矶；身中二矢，力战不退，梦庚大败。诏移得功家太平，以羽林三百迎之。丙戌，进得功靖国公，使太监王肇基劳之。

五月辛卯，宏光帝走芜湖，猝入得功军；定计适浙，得功为殿。丙申，多铎入南京，刘良佐军始尽济至上新河。多铎使三百人往招之，良佐举兵十万、马三万降；且请导屯齐、尼堪追宏光帝。人谓良佐已阴降，故多铎以少兵招之即至；又与张天禄同请西追。至荻港，黄得功以战伤右肘，衣葛络帛，坐小舟中，以刀挥其下出拒。闻良佐至，愤怒出，横刀大骂：『汝乃降乎』？语未既，张天禄射其喉之左偏。得功拔箭出，知不可为，呼良佐曰：『花马刘！我黄将军非惜死者；事之不济，命也』。掷刀拾箭自刺其喉死。良佐见得功陨，挥军劫其垒；士卒争济，浮桥忽绝。叛将田雄、马得功遂劫宏光帝降。余卒至南京，多铎收其甲，尽遣之。泽清闻淮塔陷宿迁，遂走渡清河；淮塔踵之，及康额赖分道济。泽清入淮安城，淮塔进次清江浦，范鸣珂等降。泽清已掠淮安，与田仰、马化豹走盐城，溃入海。柏永馥以淮安降。

久之，泽清部多叛，田仰等犹与结；泽清独与马化豹等以兵二千、舟三十降。后以通李化鲸，磔死。惟良佐死于官。

明之分四镇也，共知留都诸生，横议败国；枢府白面，廷僚和声。徐人龙、袁继咸披腹而争，充耳塞纣；师相倚任，左李、右朱。吾独为祸实马士英始之。夫四镇并起武臣，辽阔王室。使非金币结使，江表分营，策立天子、洽合辅臣，则天命未移、国法犹在；虎兕惟嗥于圜野，猿猱敢教之蹇升乎？且即焚山裂石，列甲光明。然泽清兵孱、良佐将懦，虎侯知义，弗躬弗亲；高杰逃败，众逾十万，而宵夜斫地，流汗沾衣，奴见大家，自然心死。骄将悍卒，大都无法纵之、内外惹之，拊翼飞毛，江河乃决。导窍批根，士英不首祸耶？且使

清江、淮上，义士成军；凤阳、扬州，扼要现在。驰使责庭湊之军、下令斩光世之卒，趋申坦于清口。壁元谟于滑台，作气中原、夺势豪帅可也。抑或坐振飞于北门、付彪佳以东顾，江都、浦口分道誓师，聚骁果、列支军、申令誓、期禡牙江北；乃召高、刘，斩之纛下，而以沈廷扬、万元吉、黄得功、刘肇基二三英杰分彼背嵬。汉高取符于卧内、留守视事于府中，威福之用，鬼神不知。何至掠尽地毛，辱及稚女乎！夫汉之亡也，和解关东；唐之季也，和解藩镇。有一于此，其国必亡。况于诛之不得，裂地以畀之；爵之不已，毁法以容之。长江而外，即是藩封；海内军储，更不自贡。留侯借箸，不及黑獭；倒戈授人，不待智者知其败矣。夫聚胡越于一家，则久而必隙；耗士卒于无用，则不竞亦凌。无怪乎其呼军匱、虐民生、斗江上、弃江北，捧檄则迁延、望风则遁逸；比之金设九公、宋列三守，祸更迫尔。然使执念台之疏，无密划之谋，猝欲立威，激使自惧。抑思王夔之首，非余玠不能诛；元振之凶，即临淮不易御乎！固知脱兔处女，必成竹之先谋；曲阳乱行，而伏剑之才裕矣。睢州杀贼，变起突如。然而归士马于阁标、召元爵入宿卫，假天心之厌为人事之驱、收无主之军为专阃之助，所谓从谏既死，泽潞归唐；吴曦骤亡，全蜀还宋。否泰之机，反在于是。是何不除节度，决弃河池；敌未张弧，我先脱甲？始非电激，卒又土崩，鞠躬尽瘁，宁期迫迨乃尔乎！是故文山之策，可以救残宋，不足以存亡明；师相之忠，可以格高、黄，必不能谿马、阮；乃待应廷吉指星象而议其后哉？厥后靖南夫妇一死殉君，为国之殇；方山遗蜕，炳峙江。虽有他议，吾不敢执矣。高杰末路，实异生平；渡河二疏，便未足方诸葛，可太息也！泽清、良佐徼乱扰傲，不异盗贼。而覆国之罪，良佐弥深；屠民之伯，泽清是最。一以酰戮、一列贰臣，斧钺之当，岂独「天道好还」也！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五

左兵之叛

崇祯十七年春三月，封左良玉平贼将军、宁南伯；许功成，世镇武昌。使给事中左懋第督之，且询其状。良玉字昆山，临清人。少孤贫，从军辽左，犯法当斩，得免。侍郎侯恂卒，总兵官尤世盛荐之；转战松山、塔山皆大捷，遂为总兵官，首尾仅一岁。良玉既受命，疏言『十六年八月，臣复武昌；十月，使吴学礼复袁州；再遣马进忠援之及萍乡。十二月，复万载、醴陵、长沙、湘潭、湘阴，戮贼党尹民兴等；别使马士秀入湖南，复岳州、临湘。十七年正月，复监利、石首、公安，遣卢光祖上随州、枣阳，惠登相攻均州、房县，合毛文显复惠安』。时张献忠窥成都、李自成陷陕晋，良玉以其间定湖南北，规复承天诸郡，分屯官军，湘、楚稍宁。俄，庄烈帝崩，良玉缟素，朝夕哭临。

夏四月，福王监国于南京，遂即位。良玉部竟曰：『今兹大事，宜出我公

；南中立君以坐，诏我不可！请即其未定争之』。良玉痛哭曰：『世守武昌，先帝旨也；帝甫弃天下而我背之，是幸天下事以自便也。南中立君，我自以西陲效力；有踰此一步者，良玉以死誓』。尽出所藏金银、彩物，赐诸将曰：『皆先帝赐良玉，何心独有之乎』！良玉哭，诸将皆哭。马士秀愤然曰：『继至今有不奉令欲东者，吾击之』！以巨舰置炮断江路，众乃定。当良玉出所藏，其子梦庚有吝色；良玉太息，言左氏不得世有其军矣！及宏光帝诏至，良玉不即拜；监纪卢鼎争之。何腾蛟急往说，挟一剑行；曰：『兹大事，说不从，当死之』。至则，良玉跪拜已如礼。袁继咸知良玉军无正人，驰书言『福王序当立，宜共入朝』。良玉不行。继咸入，造膝密陈『良玉无他志，其部多降寇，非孝子顺孙；陛下新立天下，人心未定，臣请急返九江』。许之。寻以封四镇推恩，进良玉侯。诏书至楚，良玉贺表亦至。良玉起行伍，转战十余岁，同时角贼者多没；惟良玉存。春秋阅兵武昌山，建一帜，周麾一呼，旌旆皆起，山谷为满。军法：两人夹马驰，名过队；马足动地，声如雷鸣，闻十余里。师行，不禁杀掠，惟令击贼，逃军、降寇争附之。然自朱仙镇溃，精锐已尽；后至者多乌合。良玉老且病，法令不偏。及居武昌，诸将日燕乐、娼优达旦，良玉块然于一榻。有杨生善医、柳某工谈笑，皆信任。尝月夜宴僚佐，召营伎使行酒；少焉顾而咳，命以次出。宾客肃然，莫敢仰视。其严重亦类此。所将兵，前五营为亲军、后五营为降军；实十万，号八十万、又号百万。及李自成弃京师遁，良玉以其间入荆州、德安、承天。以复园陵功，诏补其饷凡四十万。

六月，左良玉使黄澍入朝。马士英固与良玉隙，阮大铖以侯方域诟之，怨及良玉，詈作贼；良玉大恨，使澍入覘之。澍倚势面劾士英奸贪不法，泪与声下；因笏击之曰：『愿与死』。士英号而呼曰：『请陛下视此』。宏光不言良久，谕且退。澍再疏劾，至于十上。宏光帝已入诸奄言，使澍还楚，而恃何腾蛟、袁继咸调剂之。腾蛟忠挚感良玉；继咸见重于李邦华，邦华殉节，其客李犹龙入良玉幕，道继咸善，故相结。良玉又尝疏：『「要典」治乱所关，请毋以邪言起大狱』。诏：『此朕家事，昔日之人造言构隙，卿试观之，当益悲愤。然造论者物故几尽；廷臣功罪不与关系，其悉赦宥』。

秋七月，黄澍还楚。左良玉疏复襄阳诸郡邑；起丁魁楚抚之。

八月，命左良玉兼提督官，开藩武昌；加左梦庚、惠登相都督僉事。先是，袁继咸以九江总督越境抚张光璧、杨国栋、黄朝宣，使不归良玉；疏请湖广总督急之任。马士英不听，遽以良玉镇全楚，尽得光璧等，军势益张。继咸预书于朝贵，言左兵不可忽；亦不省（见前）。

九月，命牟文绶镇荆州、王允承镇岳州；寻以马进忠代文绶。良玉以其「

平贼将军」印畀梦庚，故梦庚挂父印；良玉加太子少保。

马士英使降贼锦衣刘侨讦黄澍，削其籍。已及朱盛浓再劾之，中旨逮澍，良玉匿不遣；再下刑部逮之，则使其部大哗噪，将就食于南京，势汹汹。袁继咸以米十万石、金十三万饷之，且请免澍罪；士英不得已，从之。及数逮左光先、吕大器于其军，皆不至；朝议益起。

冬十月，定左良玉军数，饷以米七十万，然不能核。戊寅，再加良玉太子太傅。良玉尝疏承德将士屡月无食；命急济之，然无所出。

十一月，左良玉疏击华容、石首贼，皆大捷。

是月，刘泽清诬杀总兵官邱磊。磊固诸生，与左良玉皆从军，坐掳掠当死；磊独任之，良玉得免。及良玉贵，以万金出磊于刑部狱。侯恂请以为山东总兵官，与泽清不相能，又掠其货；泽清不能报，乃谮诸史可法，猝执之白沙沟杀之（见前）。朝廷徇泽清意，不能异；可法亦无如何。良玉闻之，心怏甚。黄斌卿以良玉难制，请却屯安庆；许之。

宏光元年春正月，左良玉请留何腾蛟抚楚；不可，乃止。时镇将竞挠用人权，良玉则否。马士英畏良玉甚，用阮大铖策，大筑堡于江上，字之曰「西防」。良玉恍然曰：『今西何防，直防我耳』。

二月，左良玉疏荐大仆寺卿王骥材，以为湖广巡按御史；骥辞，不许。

俄，李自成陷襄阳，良玉部不能御。

御史黄耳鼎疏劾：『袁继咸说左良玉援立他宗，良玉不之从』。实以构之。良玉又尝不拜监国诏，闻之惧，疏辨与继咸无少隙，耳鼎受人指。宏光帝喻解之。群小并欲召继咸入害之，宏光帝恃之制良玉，言彼地需继咸；又假廷推名害之，亦不克（见前）。

三月，左良玉闻太子狱，抗疏争之（见前）。宏光帝喻为王之明，太子真者不失王爵；吴三桂、史可法事皆讹伪（左疏中语）。令法司哀讯时语示之。而良玉疏已列抄，工部侍郎何楷言：『镇臣所疏太子之状明甚』。命立毁之，曰：『此岂可流行者』！

是月，李自成逼承天，马进忠不能拒；良玉告急，命何腾蛟御之。

己酉，左良玉举军反。黄澍既匿于其军，忿失职，日说良玉清君侧。其部多降寇，思俘掠；又畏自成逼，争然之。良玉顾其众行则散走不可制；不许。及太子事起，良玉亦愠。澍阴与左梦庚召马进忠、马士秀、王允成、惠登相、吴学礼、张应祥、杨国栋、徐懋德、毛显文、张光璧、金声桓、常登、徐勇、张应元、徐育贤、卢光祖、卢鼎、李国英、徐恩盛、高进库、胡友声、徐元仁、常国安、杜应金、印启贵、于自成、段凤翔、秦天禄及其它凡三十六营将歃血盟，共举兵反。伪延良玉出，甫踰阕，即迁其帑，焚府第、烧省治、屠士人

，执何腾蛟以下官；出其状，请画诺。良玉犹未决，一将拂衣起，大言『疑事无成，必主帅止，某等请行』。良玉从之，以讨马士英为名，传檄远近。略言：『马士英昔冒九死之罪，重荷三代之恩。当国家多难之日，侈拥戴劝进之功；以今上历数之归，为私家携赠之物。本为复仇而立君，乃事事与先帝为仇；初因民愿而择主，乃事事拂兆民之心。苏、松、常、镇横征之使肆行，樵李、会稽妙选之音日下。江南无夜安之枕，言马家，便尔杀人；北斗有朝彗之星，谓英君，实应图讖。舍诰命、赠荫之余无朝政，自私仇、旧怨而外无功能。而乃冰山发焰，鳄鱼兴波。同己者性侔豺虎、行列猪猡，如阮大铖、张孙振、袁宏勋数十巨恶，皆引为羽翼，以张杀人、媚人之帜；异己者德并苏黄、才侔房杜，如刘宗周、姜曰广、高宏图数十大贤，皆诬为朋党，以快如虺、如蛇之心。道路有口，空怜「职方如狗、都督满街」之谣；神明难欺，最痛「立君由我、杀人何妨」之句。又况皇嗣幽囚，列祖恫怨。海内怀忠之人，谁不愿食其肉；敌国向风之士，咸思操盾其家』。又檄：『马士英蛮獠无知，贪狼背义。挟异人为奇货，私媾毒以种奸；欺虾蟆之不闻，恣鹿马以任意。不难屠灭皇宗，遂敢戕戮太子。效胡濙之访邈邈，既不使遁于荒野；踵钱宁之讯大千，又不容毙于深宫。群小罗织，比燕啄而已深；中陛幽囚，视雀探而更惨。李沾威拷，何殊崔季舒拳殴；王铎喝招，有甚朱友恭塞谤。岂先帝不足以留种，沉其弟、又灭其兄；将朝廷自有一番人，削其臣、并翦其主？呜呼！安金藏之不作，郟定侯之已亡。附会成群，敢曰「吾君之子」；依违欲了，咸称「的系他人」。临江之当乳虎，是可忍也？子輿之遭毒蟒，尚何言哉！愿偕义士，共讨天仇；风云气奋，日月光明。郟坞丰盈，应有燃脐之祸；渐台高拥，难逃切舌之灾』。又疏劾马士英八大罪；略言：『臣在行间，无不日闻其罪状。太子南来，陛下屡发矜慈，士英必欲置死；臣前二疏冀其少悟，而奸谋益甚。今百万在途，敢不正告陛下：「逆案」先帝手定者，士英翻之；「要典」先帝手焚者，士英复之。「思宗」改谥「毅宗」，明示先帝不足思，绝天下臣民之望：不容死者一也。自逆臣擅柄，卖官鬻爵殆无虚日，都门乃有「职方如狗、都督满街」之谚。又若越其杰贪罪遣戍，不一年立跻都堂；张孙振贪污绞犯，不数日遽登仆少。袁宏勋、张道济假起复以授官，杨文骢、刘泌、王燧、赵书办以狗彘而在位。凡此之类，直以千计：不容死者二也。士英已为首辅，更掌中枢。弁髦太祖之制，引阮大铖为添设尚书，以济篡逆；两子梟獍，各操重兵，司马昭复生于今日：不容死者三也。中宫选正，士英先择其尤以充下陈，豢歌女于阮大铖家；希图逮御，计乱中宫：不容死者四也。陛下即位，恭俭仁明；士英百计，狂惑艳女、歌僮，损伤圣德。每与人语，恶则归君：不容死者五也。国家大变，宜收人心。士英自引阮大铖，睚眦杀人，如周鏊、雷演祚煅炼蔓引

；甚者借题三案，取生平不快者一网打尽：不容死者六也。九重秘密，士英遍布私人；皇上言动，无不窥伺。又募死士窜伏皇城，诡言禁军，以为「废立由我」：不容死者七也。先帝殉难，皇子幸存。前此定王之事，传疑未已。况皇太子授受极明，士英与阮大铖一手拿定，抹杀方拱干、串谋刘宗正，不畏大道神明、不畏二祖列宗，忍使先帝七年已立之储君，付之牢狱；凡有血气，皆思寸磔之：不容死者八也』。疏上，遂发武昌。舟师自汉口达蕲州，绵亘二百余里。士英大惧。

夏四月，左良玉至九江。袁继咸方以汪硕画等救袁州，使郝效忠城守。良玉骤至，士民雨泣。请继咸入，不可。会良玉遗之书，继咸往与别；语及太子，则大哭。出所为檄，邀之盟；继咸正色曰：『先帝旧恩不可忘，今上新恩亦不可负。欲救太子，当善图之。请改檄为疏』。良玉意动，令不攻城，驻军以俟旨。继咸归其军，檄诸将于城堙，涕泣曰：『兵谏非正，我可同乱乎！当共守此』。郝效忠、张世勋已导左兵蹇而入，大肆淫掠。继咸将死，黄澍白良玉无他志；副将李世春劝为王守仁谋讨贼。乃往责良玉，良玉病已笃，夜见火光，左右谓袁兵自烧营；良玉骂曰：『有何袁兵，必我兵也』！因大恨曰：『吾负临侯』（临侯，继咸字也）。呕血数升。疾革、召诸将曰：『吾不能以死报朝廷，诸君又不用吾法，故吾至此。自念二十年辛苦戮力，成就此军。吾歿后，出死力以捍封疆，上也；守一地以自效，次也。若散而各走，不惟负国，且羞吾军；良玉死不瞑目矣』！诸将皆哭，请刑牲盟。后营总兵惠登相当敌，横刀席上，言『我公百年后，有不服副元帅者齿此』（副元帅，为梦庚也）。

丁巳，良玉卒；梦庚自为留后，秘不发丧。留军数日而下陷湖口。丁巳，陷建德；戊午，陷彭泽；己未，陷东流。南京戒严，以公侯伯分守长安诸城门及内城十三门，征黄得功、刘良佐、刘泽清及诸将佐御之。士英等至亲拜黄得功于床下，乞速进；得功慨然曰：『某武人，敢辱诸君子为竭力』。时东南风甚，江浪沸天，梦庚兵又肆掠，故不即进。士英使阮大铖以兵会朱大典巡上江，己不入直，日坐兵部视书檄。梦庚兵在北岸者，掠宿松，入望江，直趣安庆；巡抚张亮不及御，掠皖南者益东，沿江焚杀，进攻铜陵，至于采石。己未，黄得功次荻港；士英使趣湖口，与安庆、九江接，益督朱大典、阮大铖进。己未，黄得功击左梦庚于灰河，大败之，火其舟千计。明日复战，沉其舟三十，铜陵围解。马士英上大捷，诏奖朱大典、阮大铖、黄得功及黄斌卿、刘孔昭、黄蜚、方国安、赵民怀、郑鸿逵、卜从善、张鹏翼银币有差。乙丑，左梦庚陷安庆，张亮被执；以都督杜宏域叔父在其军，少杀掠。己巳，梦庚攻池州，知府固守。诏暴良玉罪，讨之。

马士英日征江北军入援，促宏光帝手书召史可法。可法方连章告淮北急

，且言『上游之志清君侧耳，未敢为君父难；北兵至，则社稷可虞』！又遗士英书，乞助；并不听。宏光帝亦谓『左良玉非果反』；士英指群臣：『此皆死党，我君臣可死于清，必不可死良玉之手』！因大呼『斩议守北者』。宏光帝不敢言。于是勤王兵四集，淮南无或蔽。多铎乘之，遂瓦解（见前）。

始，良玉分诸将地：惠登相屯汉阳，马进忠屯荆州，卢光祖屯随州，王允成屯岳州，武昌、兴国诸邑皆驻兵，贪婪横暴，民不聊生。及拥兵反，诸城空无人。李自成方舟济，遂踞武昌；阿济格、吴三桂追之，尽略下江北地，东逼九江。自成党白旺又攻掠建昌、义宁间。梦庚大惧，议还九江，留兵不进。

癸酉，吴适劾牟文绶、方国安兵杀掠：『赤子何辜，构兹屠毒』？蔡奕琛拟旨切责，谓巧为左良玉计，下之狱。

五月癸未，黄得功大败左梦庚于坂子矶。张捷率百官表贺，晋黄得功爵，加阮大铖太子少保，进总兵张杰、马得功、郑彩、黄蜚级。高起潜言：『左兵东下，闯蹶其后、我击其前，必无虑也』。盖犹幸之。

惠登相者，固降寇过天星；感良玉恩，为尽力。梦庚东下，登相以其黑旗军殿；舟行不及岸，有纪律。中军前锋则大乱，围池州不下；遣登相书：『此州殷实，留待后军』。登相大诟：『此不及我作流贼时矣，如先帅末命何』！撤其军还。梦庚坐舟中，见黑旗军却西去，自以轻舟追及之，相见大恸；动以旧谊，登相为少留。卒以梦庚不足事，绝江去；梦庚无如何。与得功战，又屡败；且闻盱眙、泗州皆不守，多铎益南，阿济格、吴三桂兵又西至。袁继咸因之，使反正；梦庚不可，驻兵东流江中。

六月，阿济格至九江之北岸，马进忠垒于桑木河遁。梦庚及黄澍谋，遗书乞降；阿济格许之。梦庚遂以张亮及监军道李犹龙部卒十万降，且使郝效忠给执袁继咸以献，江西以覆。及阿济格北，梦庚以李国英、卢光祖从，余为洪承畴檄攻皖南北，或他屯。马进忠、卢鼎、王允成旋自湖北至岳州，复降于何腾蛟。左军遂灭。

庄烈帝十七年，封左良玉宁南伯，世镇武昌；略近羈縻，亦未徼叛。其有指挥节盖，督战荆、襄、泽、潞之功，厥归宰相。抑或舍势用机，不战而守。宋高裂地，裨桑仲之徒；唐代苦兵，雪承宗之罪；损抑国威，冀得小义。黄澍构隙、版矾作城，即非亮激苏峻、皓憎姜维，而狐蜮豺狼聚之一室，飞诟哮噬，必不转瞬。为南都计，封太子以折诳词，遣使者开说大义，委裘谤除、投鼠忌在，攻心之策也。淮南各镇，无过雷池。斌卿诸人水陆左次，强起立应，我则使然；何故而弃淮、泗，召督师，割肉是医，敝屣相类？卒致黄巢之筏竟济于湘州、石弩之军平行于江北。芜湖瓦裂，莫归先轸之元；九江鱼靡，徒积熊耳之甲。天生良玉，岂非驱除哉？犹幸其势起众乱，非有道成、霸先之略也

；其谋始黄澍，非若王祎、钱凤之谲也；其部多乌合，非直安都、牢之之勇也；其身已骤没，非极司马昭、桓温之久也。假使风伯无灵，河池不守；焚青溪以直进，断大桁而已迟。则南朝裙屐，讵识指挥；江左遗黎，纵横荼毒而已矣。然而书名、书反，曷兼着焉？谓夫古今大义，天泽难淆少海；即占宗社是议，则武穆惟临安面君、齐桓亦首止是会，岂宜毁武昌、破九江、入安庆、问留都、粮烧湖孰之滨、风利石头之外乎？夫论二五之奸、痛子姒之陨，则罄竹书罪，大快人心；传檄抗疏，斧钺梟獍，固也。然值阴谋潜煽之时，无洞烛观火之智；讫改疏俟命之日，即焚城作贼之人。谁为戾阶，招致大梗？乃以临诀数言，宽其罪状乎？或曰：鬻拳兵谏、赵鞅清侧，原情立说，未减武人。然而门卒自刎，启犯上之阶；晋阳列兵，非中牟之类乎！又云：昆山祸始迫逼，用于病奄；原始要终，身非叛逆。故以赧王之闇，亦固谅之！

责人无甚可矣，然而为法受恶，不以叛书；董史再作，决当笑人。况有明鉴史归狱之词，一辙是合；辩儒乱道，曷可用之？至于梦庚縛裤小儿，私作军主；劫父乱国，罔有彝伦。厥考有知，亦当痛恨。况于猘犬狂噬、短狐射人，君子于此，岂惟陇西之慨焉。黄澍外假正论、内包逆图，倡祸亡明，罪踰歆邑。登相、卢鼎兵律稍严，张光璧、马进忠颇复骁■〈虎目〉；然畏乎闯贼、惧乎满洲，观其后来弃地数奔，保宁、广西、湖南、贵州并堕其手，斯乱种尔。方国安、金声桓倾破鲁藩，毒灭江右。左氏一军，信乎亡明之钥也。郎士贵辈，冗闾无闻；王允成降，一军哭散。瞑目之痛，愈无及矣！李国英、卢光祖奋迹疆场，徐勇、高进库砺志锋镝，而不为明用，明亦不复能用，是可慨也！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六

浙海遗兵

宏光元年夏，鲁王监国于绍兴。王讳以海，高帝十世孙；世封兖州，避乱止台州府。博托入嘉兴、趣杭州，潞王常澆止焉。诸臣请王出监国，有泣拜者；王卒不听。六月，及巡抚张秉贞、陈洪范开城降（王卒诛死），于是宁波、广德、嘉兴、杭州、湖州皆没。博托营钱塘，潮三日不至；遂招降绍兴府，驰书召王。职方主事陈函辉以国统再绝，谒王劝进；辞曰：『江南尚不守，况其它乎』！函辉言：『浙东千里，句践所以霸也。王有事于社稷，臣愿竭股肱之力』。临海知县吴廷猷亦誓守不肯降，海门参将吴凯兵亦至；因奉王为监国。擢廷猷巡抚；以凯为将军，封开远伯。是夕，有星如月，从星如流；识者知不祥。时故九江佥事孙嘉绩、吏科都给事中熊汝霖、诸生郑遵谦、分巡道于颖等已起兵复绍兴，及固安庄敬则、沈振东导颖西，尽驱钱塘之舟东；守者不及知，颖遂分其军一屯潭头、一屯司桥、一屯海门、一屯七条沙，绍兴以立。博托、张存仁等联巨舟为筏将经济，颖使死士陈胜凿之；风潮骤起，其筏尽破。以

杭州难猝攻，议分二道：一自司桥入自海宁、海盐，东通震泽；一自潭头入富阳、通余杭，以扼独松关。以降将郎金斗据富阳，使刘穆袭走之；勒克德浑兵猝至，穆子肇勦力战死。阮维新、王宗茂力拒，颖急援之，富阳复定。而刑部主事钱肃乐、兵部尚书张国维亦起兵于绍兴，肃乐使举人张煌言来劝进，国维使亦至；函辉及柯夏卿、宋之普奉监国西，即日启行。姚志卓等复余杭（详「义旅」）。闰六月戊申，王至绍兴监国，以明年为监国元年；即分巡道署为行宫。定海总兵王之仁、石浦游击张名振、滄州镇将黄斌卿、慈溪乡官沈荃宸、冯元扬、慈溪知县王玉藻、定海知县朱懋华、奉化知县顾之俊、鄞县知县袁州佐、象山知县江圻，各以兵食至。降将方国安围金华府，焚掠惨酷；至是，亦至。监国以张国维、方逢年、朱大典、宋之普为大学士，章正宸以户部左侍郎行尚书事，李占春为户部尚书，王思任为礼部尚书，余煌为兵部尚书，张文郁为工部尚书，孙嘉绩、熊汝霖为佾都御史，陈潜夫为太仆寺少卿，陈函辉为少詹事，张煌言为行人。大典在金华，逢年独入直。分命王之仁壁西兴、郑遵谦屯小亶、方国安军七条沙、钱肃乐守沥海、于颖移渔浦、姚志卓扼分水，相险阻，树木城为固守计。谢三宾已自宁波降，王之仁将杀之，请赎死；而潜聚兵于翠山。王家勤以告，且曰：『浙江皆海，若敌乘北风来，列城必溃，速备之』！乃使庄元宸守宁波，家勤及林时跃参其军。耀兵于城，三宾不敢动，然犹防之；至十月乃解。

秋七月，大学士张国维会师西兴，日督诸军蓐食、鸣鼓登西岸战，日中还戍；以为常。是月，勒克德浑兵陷海盐，守将俞元良死之。

八月，盗李九成掠浙东，吴易讨斩之。监国封黄斌卿为肃鹵伯，赐剑，便宜行事；使镇舟山。遣使通诏于太湖，封吴易伯爵。加徽州金声朝命（详「义旅」）。使马吉翔招李锦等于湖南（详「自成遗乱」）。锡王光恩、贺珍铁券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张国维复于潜；疏言：『刻期会战，则出此入彼，我有番休之逸；攻坚捣虚，则彼无应接之闲。然必联诸人为一心，乃可以战』。监国嘉之；赐尚方剑，总督诸军。王之仁、方国安自富阳渡，降将张杰及济宁哈击败之。郑遵谦将直攻至太平门，中炮死。参将姜国臣再以兵复海盐，汪硕德来会，驻于塘楼，皆主熊汝霖。汝霖使副将赵清会义兴郭维翰绕黄天荡，黄岳、卢崇、邱应斗伏海塘以战，斩首六十；清战死，遂还司桥。使卢崇焚敌营，张行龙、岳、应斗战；勒克德浑以兵缀之，别使骑军攻汝霖，胡声以炮杀数十人。孙嘉绩军遽乱，汝霖斩之不能止；声及卢玮、赵之坚、孙光祖、周宗镐皆战死。矢及汝霖，登小舟以免。时浙东大水，征派苛急；越民资舟食，或自沉其楫，怨讟嚣然。而文武求乞如故习，绣衣蟒玉被于婴。细人为语曰：『带何挺挺！白石磷磷

』。识者危之。

是月，田仰自海道至，以为东阁大学士。

冬十月，勒克德浑、张存仁兵攻固安，张国维、钱肃乐、王之仁会战，方国安严阵待。之仁、国维翼之，前锋锺贤力斗以火器，杀绯衣将一；吕宗忠、王国斌、赵天荣、俞国荣乘胜斩获，直抵张家湾，大得器械。十日十胜，第七战尤捷。钱肃绣战被矛，肠出不及纳，挽之以斗，更杀二人；乃仆。陈潜天、熊汝霖战牛头湾及沙埕，亦倍力。汝霖进次于吴江，诸军及草桥门方决战，风雨骤至，弓矢火器各不能发，士气颇折；汝霖忧之，且以划江为非计。上疏：『自小亶讫西兴六十里，臣及孙嘉绩军纔千人，何以守？朱大典军士精火器、总兵尉允昌有才略，请使军江上；张名振在石浦，请使渡曹娥；固东浙在事诸军，并宜毕济』。时不能用。钱肃乐请攻平湖，再请趋海盐；皆罢。陈万良、姚志卓再复余杭。时浙西、苏、皖义兵百十，杭州危甚；监国不能进，议者惜之。

是月，隆武帝使给事中刘中藻颁诏至，求富贵者争应之。监国怒，将返台州。张国维驰还，令勿宣读；曰：『唐、鲁同宗，各起义旅，无亲疏、先后之别。若复称臣，如号令何』？熊汝霖言：『监国无利天下心，唐藩无遽登位理。使闽兵复武林、复建业，功之所在，谁敢争之！然后迎拜诏书，未晚也』。且言『已使部将入临平图夹击，使家丁陈义哨敌情。海盐义士沈霖、查继美、陆鸣时兵起，敌之劲骑尽返武林。若以精兵直趣嘉兴断其饷道，则杭必坐困。果王必东归，臣惟蹈海而死』。朱大典、钱肃乐请权称皇太侄，无当大敌仇同族。议不合，卒用国维说；且驰书言：『国家大变，凡高皇帝子孙并当合力，誓图恢复；成功之后，入关者王。监国当人心离涣，鸠集为劳；一旦退居藩服，人无所属。闽中视此鞭长莫及，悔之何追！臣老矣，岂以举足为功名计哉』！中藻废然去。隆武帝寻手书：『朕王与共，本圣祖；王其无忘朕之焦劳，朕亦无忘王之危厄。一诚金石，岂敢浮词。当遣兵赴王，上报孝陵；王其爱玉体，以承天庥』。隆武帝无并浙心，徒以服尊、且先监国起兵，不能屈；监国无拨乱才，徒争空名，以去就耸臣下。编修张煌言自请入闽，释两国嫌；许之。其后金堡再至，言『一家二天子，外患得以乘之。且帝非湘阴、更始而自阆墙，窃危之』！监国使法司逮问，堡走衢州。故浙、闽势水火。

始，浙军起，熊汝霖、孙嘉绩皆书生。以王之仁、方国安宿将，尽举浙东营卫军隶之，而尽三府地丁六十万饷其士，汝霖、嘉绩及钱肃乐等食义饷。国安复争之，因建分饷、分地议。户部主事董守谕以王之仁部哗，言于殿曰：『诸君以义起，乃不识朝廷乎』？主事邵之詹言：『绍兴八邑并起义师，请即供之；而以海宁饷王之仁，温、台诸府隶方国安，金华食阁部』。守谕非之曰

：『义饷，美名也，其实无实；以饷义兵必不给。请一切归户部，计兵以食、核地以支，则兵不匮而争息』。之仁请税渔；守谕以摇民心止之。已请塞金田湖，括大户田买之；请税行人钱。监国下部议。之仁卒露刃其门以待命，守谕执不可。之仁怒：『户曹小臣，敢抗议疏；得百孟轲，不如得一商鞅』。

檄之至，将杀之。监国不能禁，使避之。守谕曰：『司饷，臣事也；生杀出皇上。之仁虽悍何能为，将任其以臣血溅丹墀耳』！举朝哗忿，之仁乃止。于颖在渔浦孤军搘拄；偶及之仁，语不合，之仁剑斫之，以救止。方国安尤暴，径以兵夺义饷；钱肃乐疏告，监国无如何。惟叙十捷功，晋肃乐副都御史；肃乐辞。且言：『沈荃宸、陈潜夫之才，方端士之勇，官皆在臣下；部将周鼎新斩级最，未殊擢』。又言『臣期十道并举，以入杭州；苟不之能，必不受职』。不许。或潜其二于闽，乃拜命而不获饷。监国又使太监客凤仪、李国辅节制诸军食；肃乐力争中官不可与闻外事，恶者益众。鄞、奉诸邑并以国安檄吝饷，义兵军士绝粒四十日，至于行乞；激于肃乐，无或叛。陈潜夫破家治军，乞四百金亦不得。陈函辉始见诸军华衣呵殿，不习阵、又争饷，义兵渐散；叹曰：『大事去矣！无种、蠡之材，而有伯嚭之佞，安能久乎』？金有鉴攻长兴，亦不克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十一月，监国封方国安荆国公、王之仁武尊侯、郑遵谦兴义伯，擢张煌言兵科给事中。亲劳军于江上；拜国安为大元帅，节制诸军。马士英以兵至，国安昵之；阮大铖又至，日构诸军，寻为张存仁所败（见前）。张国维军于龙王堂，再陈杭州可取，且请力行善，遂檄诸军分道济。马士英军背江阵，大败，溺死无算。熊汝霖部魏良、黄麒、吴彪先，勒克德浑兵突截之；汝霖亲出小舟对射，杀数百余人，诸生钱振宗等亦战死。王之仁、陈潜夫军少却，犹力拒。寻乞师于张鹏翼，少斩获。

是月，郑彩受隆武帝命，自衢、严援浙江；帅其属周鹤芝、杨济时、陈秀、郭曦、陈霸、郑升、诸葛倬出，卒不至。

十二月，监国以降臣谢三宾为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。有张国俊者，监国妃父也；外挟王之仁、方国安，内结客凤仪、李国辅，恣为奸计。三宾贿之，言诸监国，擢今职。钱肃乐疏：『翘车四出，贤人肥遁、不肖攘臂：亡一也。刘宗周死，谥赠荫恤久而未正：亡二也。张国俊权侔人主：亡三也。诸臣争用，国俊以为不然：亡四也。新进鼓舌，草莽令甲：亡五也。反复者借推戴以呈身，鬬茸者冒荐举以入幕：亡六也。楚藩开诏，息同姓争，李长祥面加凌斥：亡七也。咫尺江波，而衰衣博带，满目太平：亡八也。与国柄者半南中故臣，鸱音不改：亡九也。请更言根本：雨水所漂庐舍千百，民以水死；卤潮冲斥，西成鲜冀，民以饥死；壮者殒锋镝、弱者疲转输，民以战死；文武票取，一

日数百，民以供应死；泽国倚舟，调发之烦，相与沉溺，民以无艺死；入乡抄掠，此去彼来，民以俘掠死；富室输金，辄加羈囚，至于雉经，民以挟财死；大军所过，淫污横行，民以耻辱死；劣衿恶棍，罗织乡里，民以忧惧死。竭小民之资，不足供藩镇之一吸；合藩镇之兵，不足卫小民之一发。由前九亡，并此而十。君不早图，臣不知所止矣』。太常寺卿庄元宸疏：『举兵以来，士劳于外、民殍于内，重以旱潦，将卧薪尝胆

之不遑，而颇安逸乐，釜鱼幕燕，抚事增忧；则晏安何可怀也！敌在门庭，有深宫优养之心、无据鞍借箸之事；则蒙蔽何可滋也！左右之人，颇能内承色笑；则事权何可移也！五等崇锡，有若探囊；则恩赏何可滥也！殿下试念两都禾黍之悲，则居处必不安；念孝陵荆棘之惨，则对越必不安；念青官二王之辱，则抚王子，何以为情？念将士生民之困，则衣食可以坐废』。又言『中旨用人。赧王弊政』。屡封还，三宾结内侍力阻之。请斩马士英，亦不听。乃贻黄宗羲、林时对书：『蕞尔气象，似恐其不速亡』！遂去。时对言：『宜合力进兵，通海师、防江口』。又劾诸臣拥兵跋扈、加衔桂印之滥；弗果从。

户部侍郎沈廷扬始在淮安制于田仰，及淮安没，廷扬以所部居崇明。监国命总督浙、直，由海道取三吴。仰益忌之，廷扬乃率其部居舟山；以诸军标掠，曰：『师名恢复，今若此，贼矣』！履亩定税，其众始戢。

顺治三年（隆武二年、监国鲁王元年。是岁隆武帝亡，朱成功仍用其号；桂王立于肇庆，仍称隆武二年）春正月，监国在绍兴。使柯夏卿、曹维才入闽聘，隆武帝加夏卿兵部尚书、维才光禄寺少卿。手敕以报曰：『朕无子，王为皇太侄；朕有天下，终致于王。其同心致力，共拜孝陵』。命浙东官属，尽列朝籍。监国犹嫌之，上启仅称「皇叔父」。

是月，隆武帝使陆清源以金十万犒浙师。金有鉴再攻长兴，不克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二月，监国以诸生黄宗羲为职方主事；已改监察御史。宗羲尝贻王之仁书，言『宜沉舟决战，自赭山直趋浙西。若日于江中攻其有备，盖自守耳。蕞尔地以供十万众，即北兵不一矢，其何以支』？又言：『崇明，江海门户；曷援之，以分其势』。皆不能用。叛将张国柱及王鸣谦大掠至余姚，其党张邦宁掠慈溪，众恐；始招以伯爵。宗羲争：『如此则益横，且何以待后。请以为将军』。从之。陈梧将高鹤鸣等复自乍浦掠余姚，权知县王正中击杀之；诸将怒，劾之。宗羲言：『梧众乱，是贼也。正中保民，何罪』？田仰、荆本澈兵至，舳舻蔽空；惮正中，不敢犯。

俄，谍言北兵将自海道入，钱肃乐移海口以备之；无所得食，疏：『兵无分地，必散走；然大仇未复，臣不敢归。请以家丁从役』。监国慰留之。王之

仁亦尝疏：『起事之日，人人有饮黄龙之心；一战而败，遂指钱塘为鸿沟，天下事尚忍言哉！臣愿悉所部沉船一战。今日欲死，犹可以战；他日欲死，恐不能战也』。

三月，博托、张存仁以舟师挟堰至，张国维坚守，王之仁袭击于江心。东南风盛，波浪极天，之仁扬帆，纵弓铙矢炮助之，碎舟无数，士卒沉过半，郑遵谦获铁甲八百余。国维乘胜攻杭州，不克。

是月，陆清源至，方国安执杀之；监国惧，使张国维分兵备闽。擢余煌兵部尚书，代国维。

诸军益争饷，田仰尤横，与郑遵谦竞于朝；其部斫遵谦，遵谦呼救，得走去。客凤仪以兵助仰击遵谦，巷战；监国止之，仰走温州。隆武帝诏使戢俘掠、敦臣节，不受命。浙中诸臣求乞亦无厌。煌疏：『国势愈急，朝政愈纷。尺土无复，战守无资。诸臣请祭，则当思先帝烝尝未备；请葬，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营；请封；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；请荫，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；请谥，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昭』。人以为名言。

熊汝霖、陈万良以嘉善、长兴、吴江、宜兴义兵皆相约，瑞昌王在广德亦望助，将自海盐直入至芜湖，断江路；不克，则引太湖军为犄角。万良言得兵三千，舟食足，用其计必成。众不之应。惟王中正攻乍浦，克之。万良进攻德清，不克；徐达龙战死。姚志卓亦败走昌化，复没。俄，张存仁等盛兵至，万良誓守；吴易自太湖至，无兵不能救。熊汝霖、张鹏翼、孙奭各请以兵进，不听。鹏翼在衢州，监国用之以拒隆武帝；万良无救。

夏五月，隆武帝执陈谦杀之（详「闽海遗兵」）。闽中人士多请监国制浙东，以自卫；诸生李世辅言尤切，且憾岷、蜀诸王不倡义。然闽、浙隙卒不解。

钱肃乐在沥海，诸将潜其将入闽，使人刺之；肃乐弃其军，抗疏披发入山，誓不适闽。监国大骇，而无如何；使就黄斌卿攻崇明，以窥三吴。以孙嘉绩、熊汝霖为东阁大学士，督师如故。两人固书生，又无食；请裒其军隶黄宗羲、王正中，凡三千人。正中知兵，又之仁之从子，故独得食。于是太仆寺卿陈潜夫、尚宝寺卿朱大定、兵部主事吴乃武、查继佐各以数百军附，将之自海宁入海盐，趣太湖；百里之内，迎者日至。遂约孙奭于崇德（详「义旅」），沈廷扬亦谋自海坛矚海宁，张名振议由海道攻崇明，以救钱塘。俄，正中军败归，名振亦未及进。

乙丑，博托以兵至钱塘。方国安大惧，将入闽；不胜，则走滇。俄，炮碎其灶，国安曰：『天夺我食矣』！遽拥兵遁。壬申，入绍兴；甲士夜叩宫门，劫监国走。江上之军一时迸散，郑遵谦、熊汝霖、钱肃乐、刘穆兵皆入海。

惟之仁军未动，张国维议析守。之仁泣曰：『坏天下者，方荆国也。孤军难御，公其行乎』！国维振旅，从监国。博托望江东军无或在，犹未济；见负担者揭而行，乃决进。潮不至者又三日矣，博托遂济江。

六月丙子，博托趋绍兴。余煌纵民走，乃死。张煌言及诸臣追扈监国渡曹娥江，止于台州。方国安、马士英将执监国降，不果（见前）。

秋七月，监国渡海至南田。张名振来迎，谋入舟山；使毛有伦扈宫嫗先。

命张国维留守东阳诸邑；博托兵寻陷之，方逢年、方国安降（见前）。进攻金华，朱大典誓守；博托兵攻之。

时黄斌卿在舟山击王鸣谦，杀之；降将张国柱兵攻斌卿，阮进救之，大败国柱，获其舟数百。国柱遁，值监国宫眷舟至，遂劫之；元妃张氏自刎死，次妃陈氏匿荒岛凡数日，张肯堂护免。

博托遣兵攻衢州，降将秦应科内应，城遂陷；执崇王、楚王、乐安王、晋平王数十人，皆杀之。杨文骢来援，败没。博托兵并陷严州府。盘山关亦破；其地为绍兴之阴平，博托未渡江，即以兵攻之；至是破。遂趋温州、台州。王芋、卢若膺先后奉隆武帝命守温、台，皆不能立。大学士顾锡畴以督师驻温州，贺君尧杀之，走。刘孔昭掠其地，尤酷。至是，亦遁。博托军连陷温州，遂以舟师追监国；垂及矣，龙跃海中，波涛涌迭，舟楫尽坏，乃去。名振奉监国旋海口，张煌言等入舟山诸屿，浙东内地亦几尽。

监国闻郑遵谦等在海中，谋会之。张名振与黄斌卿为姻，特又使阮进救斌卿，谓有德于彼，将奉监国如其地。遗书告之，遂行。

九月，监国鲁王至舟山，斌卿拒不纳。舟山在宁波海中，横亘百余里，为春秋甬东地（或曰徐偃王失国，即走之）。斌卿自芜湖东遁，历吴淞、浙江不敢留，以舟山匿海中，止之。已闻隆武帝即位，思附之以自重；上书：『舟山地势擅山海之扼，西连闽越、北走长江，为进兵门户；番舶往来，饶鱼盐之利』。亦上疏于监国，遂自伯进侯。以得赐印剑、便宜行事，屯舟山；遂自立，不附诸军。且贪横甚，擅杀监军道荆本彻于小沙，并其军；阮进为击败张国柱，获舟及百，反夺进军资船舶；义师将军胡来贺以通贡至，尽掠之；贺宗尧自闽走玉环，征其山海之税，兵及费重之舟凡五十，斌卿杀而夺之；有两藩王子以舟至，斌卿杀而投诸海，尽有其孳贿。及是，拒命；曰：『我受土地于先皇，今王如的止，则竞射之』。必不可。张肯堂劝之，不听。会郑芝龙以福建降，从子彩薄之，走入海，无所主；闻监国在，则大喜，奉入闽。

是月，博托兵陷金华，屠之。浙江尽没。

冬十月丁酉，监国自舟山道普陀，东次台州。十一月壬寅，次鹭门（即中左所）；从臣兵部尚书熊汝霖、编修张煌言、镇将张名振十余人。以扈从功

，封名振定西伯，与郑彩共典兵。芝龙更使彩执监国以为功，彩不可，匿诸舟；取貌似者被以冠服，曰：『急则缢以献』。寻奉之如厦门。朱成功以闽、浙隙，不奉命，待监国如寓公；彩奉监国如南澳。

十二月，朱成功起兵，移文明年为「隆武三年」。众知其意，张煌言劝名振北还，召散亡；遂奉监国次长垣、石浦。已没，张名振抑郁甚。

顺治四年（永历元年、监国二年、朱成功称隆武三年）春正月，监国在长垣。大学士吴鍾峦、侍郎熊汝霖、马思理、沈荃宸、给事中吴恣、通政司郑遵谦、郎中徐孚远、总兵阮进、周瑞、周鹤芝、赵牧先后至，监国以熊汝霖、朱继祚、张名振为大学士，黄宗羲、张煌言为佾都御史，授孙延龄等官有差。

辛未，监国誓师于海口，提督杨耿、总兵郑联以兵会。进封郑彩建国公、郑遵谦兴义侯、张名振定西侯、杨耿同安伯、郑联定远伯、周瑞闽安伯、阮进荡胡伯、周鹤芝平夷伯。鹤芝往来于日本，与其撒斯玛王昵。宏光元年，鹤芝在舟山，受命乞师于日本；期明年以三万人行，大除东京及长崎道以待命。鹤芝喜，再使参谋林舞钥以珠玑、玩好往结之。余煌抵书黄斌卿曰：『此亦吴三桂也』！鹤芝怒，入闽；谏郑芝龙降，不听，移其兵屯鹭门。闻大学士张肯堂将自杀，曰：『封疆之臣，以身殉也。公今北伐，非其比也；曷振旅为后图』！肯堂入其军，与攻下海口镇东卫，使赵牧、林舞钥守之。刘中藻已自括苍攻庆元、泰顺、寿宁、福安、宁德、古田、罗源七邑，守之（详「义旅」）。监国以为兵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。郑彩忌之，遂有隙。

二月壬申，监国围海澄，击降将张应元走之。明日，攻漳平不克，总兵陈国祚战死。甲戌，福州兵救海澄，监国退入海口。丙子，监国克漳浦；旋复陷。己卯，攻福州不克。壬午，遣兵攻兴化，拒于张应元，不克；朱继祚、杨耿寻克之（详「义旅」）。癸巳，攻福清，亦为降将张心裕所拒。

三月己未，周鹤芝攻闽安。甲子，林质复德化；再攻建阳，与降将蔡应科战败死。

夏四月，常州诸生戴之隽说降将吴兆胜于松江，使反正，遣使约诸军；黄斌卿拒不应。言者再四，斌卿剑拟之；请者益锐，斌卿卒不出。已举其故伯印授兆胜，曰：『望必会师』。张名振、张煌言各以其部行，沈廷扬为导；曰：『兵至必屯于崇明，禁俘掠』。名振从之。比至，食已罄，皆登岸掠，维舟鹿苑；飓风夜作，溺死过半。叛将马得功兵大呼：『薙发者不复杀』。师大溃。廷扬抗节死（详「义旅」）。煌言、名振皆被执；有百长教之，微服出间道免。兆胜将入海，使张世勋登城望；师溃且尽，世勋遂杀李魁等，执兆胜送南京。兵部右侍郎陈子龙及与谋者皆死（详「殉节」）。

监国攻建宁，李长蛟、王国用为军主，义兵四至；城中望之举火应，遂入

之。进攻邵武，城环山海难之。郢西王将王祁军上游，夜索几案炙香放之，城中炮矢作；迟明审其伪，不为备。一夕，祁亲以敢死士突之，更漏未尽而拔。

五月，郑彩拔长乐；寻没。马得功攻海口，林舞钥、赵牧死之。周鹤芝退守火烧屿，使义子林皋从安昌王乞师日本。副将岑本高攻浦城，亦败。

六月，监国攻漳州，不克。退次琅江，故副都御史钱肃乐来覲。肃乐既解兵，隆武帝召之不赴；福京没，肃乐走福清，采薯以食。及是入谒，郑彩请代己司兵部，肃乐泣而辞，监国不许；乃言：『兵部旧制难尽复，请申约束，使臣得行其法。自国家多难，将帅率以败为功，王之仁实蹈其习。臣愿海上诸臣，以勿欺为事。臣在山下，有以资来投，请夺降臣家以饷士者可数百人。诸臣入关，臣当先驱；顾宜存大体，勿以争兵饷为朝廷羞。叙功惟官而弃士卒，谁为之死？请至今兵能斩级获马者，径授官。江上之役，病无统一，宜帅彩而定诸镇前冲、后殿，无令异同；次定什伍，无令嚣然孟浪以战』。从之。再疏：『停一切封拜，择诸健军有功即挂印』。监国然之。乃命六营劲卒及诸裨未能督统者，授之。兵威遂振。

秋七月，监国自以兵及朱成功、郑鸿逵水陆攻福州，败绩。

八月，监国遣兵袭连江。

九月，监国复罗源；又取连江、长乐、永福、闽清、崇浦、海澄、漳浦二十余县。北掠海州，破高公、莺游、龙门诸岛。郢西王常潮入松溪，庆元、政和、乐安、光泽、建阳山寨多应者。马得功自浦城来攻，却之；又复顺昌、将乐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冬十月，监国以马思理为东阁大学士，林正亨为户部尚书，沈荃宸为工部尚书，余扬、刘沂春为左右都御史，林崑为给事中，黄宾为吏部郎中。召大学士吴鍾峦于家，钱肃乐寓书焉。鍾峦幡然曰：『行固无益；然吾不出，人心益涣，当以死济之』。乃疏：『今武臣并将军、都督，文阶必都御史、侍郎，三品以下者弗署也。又制符玺、鬻官爵，卧林泉者，称连齐、楚；守仆御者，曰集多兵。以此声闻，徒致乱故。请严核之』。监国是其言。

大学士刘中藻趋福宁。守将涂登华，故隆武帝臣也；汀州没，登华守福宁如故。中藻至，登华欲降未决；曰：『宁有海上天子乎』？钱肃乐与之书：『残宋二帝并在海中，矧其不为残宋乎』？登华遂降。彩益忌之，强以私人守福宁；中藻不可。沈荃宸往解之，彩不听；监国鲁王以李向中巡抚福宁。时兵屡胜而俘戮甚，民为语曰：『长髯总兵、黔面御史；锐头中军，有如封豕。我父、我兄，斧臂且死』。向中闻之曰：『是非能成大事也』！中藻曰：『是监军职，公何嫌焉』。向中乃持节，召其中军将斩之。诉诸中藻，不应；曰：『汝今日始见段太尉也』。军士乃戢。向中居恒短衣縛裤遍随诸舶，蛟人、蛋户皆

勉之供军实；福宁人倚之。曾庆亦以兵复平乐，旋出降。辛未，陈世亨复瑞安；俄没。林汝翥攻福清，亦败。大学士刘中藻攻庆云，克之。

钱肃乐请颁监国历于海上，朱成功不从；肃乐勉以忠义，亦不忤。监国始惜肃乐贰于隆武帝，至是悟其诬。

降将李荣、马成龙来攻，郧西王亦败于松溪，景宁、云和、龙泉、庆元皆没。

十二月，初，温、台、绍兴、宁波间山寨千计，平冈张煌言、大兰王翊、东山李长祥尤精整。及监国出长垣，连复浙江、福建诸郡邑，兵势逼福州；凡满洲卒在浙江者多援闽，浙中备弱。主事华夏及诸人谋以舟山兵取宁波，联李长祥军入绍兴，尽复故地；乞师于黄斌卿，不应。长祥及冯文琦再三言监司以下皆将出东门，楼船兵亦以其时入绍兴；斌卿诺之，而竟不出。夏书亦为谢三宾所得，长祥诸军皆败走。降将常进功、张杰扼海口；张名振自蛟门次三江，兵少不敢进。斌卿一屯桃花渡，讫不进；诸人皆死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顺治五年（永历二年、监国三年、朱成功称隆武四年）春正月丁酉朔，监国在闽安，复次壶江之琅琦屿。

周瑞、郑彩军私斗，熊汝霖挾彩兵，彩杀汝霖；遵谦不平，彩又杀之。人心骇溃（详「义旅」）。监国不能问。

前大学士朱继祚、同安伯杨耿合兵攻兴化，降臣彭遇促城中兵出战，登城易帜；诸军乘之，遂复兴化。邻邑多下，徇及汀州、延平，断福建、江西之道。

二月，以钱肃乐为东阁大学士；三辞不许。每入见，辄流涕；固有血疾，至是益剧。

江西将郭天才来请约，监国封为伯（详「江西之乱」）。

王翊破上虞，旋败走天台；复入宁波，诸义兵亦再起。张存仁以兵陷连城、将乐、顺昌诸邑。

三月，同安复没，诏安、和平诸县亦没。郑彩之争福宁也，钱肃乐不之直；遗书刘中藻，为彩所获，恨之。肃乐虽入阁，恒与马思理、林正亨偕舫舟监国侧，拟票讫，即引去。是月，马得功入永春州，进次虎豹关，陷德化诸县，屠攻民寨三百有奇。降将张应梦陷罗源县，柯栋赖、李率泰兵陷兴化，攻延平诸寨皆下。得功又攻建宁，陷之；盖碎以西洋巨炮也。建宁守盖三月矣。郧西王走沙埕，旋被执死（详「义旅」）。初，王祁在建宁，诸生恠日初言不守仙霞关，建宁必不可守；从之，使副使谢南云趣浦城，兵溃死。御史徐云兵适至，祁复与之袭浦城，亦溃。故建宁卒不守。长乐、莆田、永福诸县先后没，监国所存宁德、福安、连江而止。

夏六月，降臣陈锦取金乡。

秋八月，李率泰至长乐；郑彩走入海，并连江失之。

冬十月，监国以舟师退壶江。陈锦攻将军寨，陷之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十二月，王翊在大兰、张煌言在平冈、李长祥在东山、章钦臣在南镇及石仲芳在萧山、王化龙在会稽、余国望在金汤、吴金明在台州、袁应澂在奉化、柏襄甫在湖州皆如故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顺治六年（永历三年、监国四年、朱成功称隆武五年）春正月，监国在玉环。张名振来朝。

三月，王翊徇奉化，败其兵河泊；再攻上虞，破之。马得功陷宁德县。

夏四月，福安城破。大学士刘中藻之守福安也，郑彩恶之；得功乘其隙，急攻城，中藻固守，杀其兵四、五千。得功周树栅，使城中不得出；中藻犹固守，自去年十月至于是月，乃没。沙埕亦陷，闽地尽失。

监国事急，使乞援于黄斌卿，不应；李向中以兵少不能救。会振威伯涂觉突围至，乃及章义军扈监国北入浙。张名振自松江之役丧其军实，斌卿遂侮之；名振招故部且之闽，自募一军屯于南田。监国至，遂奉之次三盘。郑彩、郑联皆弃监国去。

六月，张名振克健跳所。阮进亦弃黄斌卿，相与奉监国至健跳。

秋七月戊申，监国至健跳所；从者大学士沈荃宸、刘沂春、礼部尚书吴鍾峦、兵部尚书李向中、户部侍郎孙延龄、左副都御史黄宗羲、右佥都御史张煌言、职方郎中朱养时、主事林瑛日朝于舟，谓之水殿。壬午，叛将田雄以万人围健跳所，张名振撻城守。阮进闻之，倍道入援，水陆夹击，杀伤千计；田雄逸去鹿颈。

镇将王朝先入觐，封平西伯。魏国公裔徐仁爵从次台州、又入海，有扈从功，亦封定南伯。朝先故王鸣谦部，斌卿诱而劫之，妻子皆失；不得已降，斌卿靡之，而不之任。张名振以千金结之，且力请于斌卿还其军，遂归心焉。斌卿之还自桃花渡也，一意保聚。籍舟山民十五以上皆为兵，田为公田；六十无子者田入官，夫死妻不得守。内地富民田在舟山者，尽举而入于官。制舟舶，恣封殖：期如土司有其地。既拒监国命，阮进乞余亦不与。其部王大任劫金数万以馈斌卿，索无厌；大任惧，诉其逆于朝先，请讨之。遂及名振谋曰：『凡海中岛屿隶浙江者，故百有奇，舟山为大；而斌卿负固，不若诛之，以奉监国』。名振以斌卿与有旧，泣阻之，众不可。监国亦以南田健跳所无可恃，谋他适；闻张肯堂在舟山，手书曰：『朕将北还，卿素忠义，能从我乎』？肯堂劝斌卿奉迎，不听。诸人传檄讨斌卿。九月，师至舟山，黄斌卿使陆玮、朱玖兵拒战。名振、朝先进，屡败之。斌卿求救于安昌王恭■（木臬）及肯堂，请

迎监国以自赎。名振将许之，玮、玖背约走；名振请于监国，手敕谕之。朝先使尹明诈而入；丁丑，斌卿跪听敕，明猝斩之，投其尸于海。

冬十月乙巳，监国入舟山。城周数里，居民万户，即参将署为行宫。大学士沈荃宸乞罢，以张肯堂为东阁大学士。进张名振太师；擢李向中兵部尚书，孙延龄户部尚书，吴鍾峦礼部尚书，朱永佑吏、工部尚书。召张煌言为兵部侍郎，董志宁等为给事中。故御史王翊、佾都御史李长祥、给事中徐孚远皆来朝。黄宗羲尝疏：『文武竞高秩，惟翊不自张，兵又劲，宜有以奖之』。长祥则合王朝先及诸义旅卫舟山。孚远在柴楼，地尤近；劝租税、输贡赋，避地者多归之。乃擢翊右佾都御史、长祥兵部左侍郎、孚远左佾都御史。使阮进、王朝先屯桐柏、南田，国事皆决于张名振。肯堂在位而不能与，咄咄不合；然老成硕望，中外倚之。

侍郎冯京第始说黄斌卿北都之变并失东南，盖借兵之失；今我无地，不足畏也。亲乞师于日本，黄孝卿副之。值日本驱天主教，红毛夷以舶载大炮来复仇，并京第等不得入；京第哭于舟不少已。日本酋某行部至，京第为血书告之，其撒斯玛王曰：『中国乱，我不遑恤，而令使者哭，于我国之耻也』。与其大将军议发罪人为兵，褒「洪武钱」数十万为饮；欲京第先归。孝卿假市物留长崎乐日本俗，不之促；日本轻之。

十一月，监国以阮美为澄波将军，乞师日本。京第及黄宗羲既往，阮进复纳僧湛微言，贲以普陀藏经，兵必至；乃使美行。日本果喜；已知与湛微偕，则大骇。湛微者，固入日本为僧，无行；其大将军嫉之，且疑为西洋人。美知其为所卖，复以经返。论者谓日本且不武，虽至亦无济。

十二月，马得功攻南安，总兵陈已战死；陈奇入于海，复援林忠于双坑。

顺治七年（永历四年、监国五年、朱成功称隆武六年）春正月，监国在舟山。谒太祖庙，泣下：『高皇帝以布衣定天下，讫予小子，播迁无地，不能保有浙东数郡地』！群臣顿首请罪。

岐阳王裔李锡祚、李锡贡航海至，并以力闻；使佐阮进守螺头。

二月，张煌言来朝，以为兵部左侍郎。王翊亦来朝。

夏五月，马得功陷双坑，陈奇被杀，林忠入于海。

秋八月，兵部左侍郎王翊复新昌，拔虎山寨；遣使告捷。监国卒虑舟山弱，使周瑞、周鹤芝将楼船三百屯三盘为犄角。俄，瑞与鹤芝隙，监国使胡明中往解之；隙益甚。瑞依郑彩于闽，鹤芝自结于阮进。及彩逼于朱成功（详「闽海遗兵」），使来求助，鹤芝不应；张名振亦欲结成功，与进、鹤芝共击彩舟走之。

九月，降将金砺以兵攻舟山。恶王翊梗，先击奉山诸寨；砺出奉化、田雄

出余姚，期会于大兰，连营三十里，游骑四出，执山民使为导，杀戮万计。大皎、大兰诸军皆溃，翊走入海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顺治八年（永历四年—自三月后为永历五年、监国六年、朱成功称隆武七年）春正月，监国在舟山。王朝先初以骁勇军塞上，屡树功；与阮进援健跳所，战尤力。既杀黄斌卿，收其陆军甲仗，不及张名振；且与争粮汛，渐携贰。名振与阮进击郑彩，朝先中立；名振怨之，朝先不知，士卒散居民舍。二月，张名振猝攻之，朝先手杀数人，死。其将张济明跳而走，乞降于陈锦，尽泄舟山状。锦遂言监国在舟山通闽、浙，窥吴淞，为沿海患；请自定关攻其不备，风潮半日可达。降者耿应衡复使人为日者，入舟山说监国设醮禳星；从之。郎中朱养时疏『遗笑敌人』；不听。

秋七月，陈锦大举攻舟山；降将张天禄出崇明，降将马进宝出台州及金砺、田雄于定海。监国闻之，集诸将议；阮进请独守蛟关，使张名振帅总兵张晋爵、叶有成、马龙、将军阮美、阮济遏其南，张煌言、阮骏帅总兵顾忠、罗蕴章、鲍国祥、阮骅、郑麟及都督僉事李英杰断其北，都督僉事任麟为监使，中军金允彦、主事邱元吉、安洋将军刘世勋及马三泰任守城。监国惧甚，将弃舟山走。名振曰：『臣母耄，不敢轻去寒将心。』

主上躬被甲胄犹有词，宫妃、世子岂可行乎！因进策曰：『蛟门，天险也，敌必不至。请奉主上攻吴淞以缀之』。沈荃宸争，不听。或讥其避敌，曰：『吾母、吾妻悉在是，岂有他哉』？遂行。王翊、顾章立急入奉化，募军以缀锦。是月，马进宝入台州。

八月丙辰，陈锦陷奉化诸山寨，直攻舟山；张肯堂使阮进击之。进以三舟突斗，获楼船、战舰凡数十；馘十一人，纵之还。锦惧，将走。丙寅大雾，锦乘之，猝至蛟门，守者始觉。进急还救，遇诸横水，鏖战甚力；将掷火球焚锦舟，风忽反，灼进面；李锡祚救之不及，诸军败绩。锦入舟山，张肯堂、张名扬、刘世勋以军数千背城战，杀伤过当；城隍之炮，击杀千人。锦不能胜，乃穴地攻之。

九月丁亥朔，舟山火药竭，金允彦、邱元吉踰城降；众忿，禽允彦子而呼名振师还救。锦闻之，攻益急。丙子夜，星陨如雨，众骇。是日加午，城陷。刘世勋之出战也，将分兵护宫嫔行；监国妃张氏谕之曰：『将军意良厚，然山海之间，惧为奸人所卖；请死此清净土』。及城陷，妃整簪服，北面再拜，入井死；妃王氏及义阳王妃杜氏、宫嫔张氏从之。锦衣指挥王朝相、内官刘朝昇巨石覆井而后死。肯堂以下死者极众（详「殉节」）。锦屠舟山，戍以兵千、水师二千而还。其下皆言我兵之南，所难克者江阴、泾县及舟山耳。名振闻警急还救，会师火烧门，距城六十里，待潮乃能进；俄见烟起，知城陷。将他适

，闻母范氏及室人尽焚死，哭踊自责曰：『两误家国』！奋身蹈海，监国及诸人共持之。

冬十月，监国泊舟日南山，进次嵩头，谋入海坛。贻书朱成功曰：『余与公，宗盟也；居歌「行苇」之章，难赋「脊令」之句。其无吝偏师，拯此同患』！及徐孚远以成功书至，言永历帝已立于粤西。监国覆书，言不得已而践位之故；乃来迎。张名振、张煌言奉以行。田雄以书召煌言，峻拒之。

顺治九年（永历六年、监国七年、朱成功称隆武八年）春正月，监国次厦门。朱成功来谒，议相见礼；其下潘庚锺曰：『共奉粤西朔，则皆臣也』。成功不然，曰：『外藩与诸王非敌体，矧监国乎？吾以宗人府正礼见』。从者泣曰：『彼卑我矣』！监国不应。成功贽千金、缎百端，饷廩皆备；食诸从臣及宗室，其著者侍郎曹从龙、蔡登昌、任颖眉、张冲符、太常寺卿任延贵、太仆寺卿沈光文、主事傅启芳、钱肃遴、陈荩卿、张斌、叶时茂、林泌、通政司张吉生、张伯玉、侍读崔相、中书邱子章、锦衣卫杨灿、内官陈进忠、刘玉、张晋、刘文俊、李国辅及副使马星、俞图南、总兵张子先数十人。遂奉监国居金门，月节供银米。郑芝龙在北京，遗书成功曰：『许龙在南、张名振在北，汝必取之』。成功不从。犹切责名振，答曰：『济则实绩，不济则在方寸间』。袒其臂而示之，涅「赤心报国」，字长径寸，深入肌理。成功骇愕曰：『知公久矣，如言者何』！出诸谤书，厚盈尺；名振遽火之。成功礼之为上宾，接姻好，赠万金及呢币；以为总制，屯其军于嵩头，进攻漳州、又攻泉州。张煌言间行入吴淞，还募军于温、台；名振亦以军北，望祭舟山诸死臣，将士皆哭。

顺治十年（永历七年、监国八年--是年鲁王去监国号、朱成功称隆武九年），监国在金门。

三月，鲁王自去监国号，为寓公。时有构王于成功者，礼渐疏；监国不自安，乃去其号。张煌言激发诸镇，致贡于王。遗臣王忠孝、郭贞一、卢若腾、沈佺期、徐孚远、纪石青、林复斋调护之，王乃安。

是月，张名振以兵凡万人东北入浙江，获金允彦于金塘山；磔之，以祭死者。平原将军姚志卓及刘孔昭、其子允锡皆以兵会，副都御史王江从名振夺稗沙营，进攻崇明不下，遂入吴淞，焚张天禄舟三十；深入狼山，历丹阳、丹徒，攻镇江，止于金山，还军崇明。又有谗诸成功者，使归厦门；长杨王朱述桂为力白。及相见，语至夜；更益以兵，陈辉、王秀奇、洪旭、周全斌皆从。名振再以兵北，遇风折兵十之一，乃还。

秋九月，张名振以军驻崇明之平阳沙；饥不得食，与众偕饿。士卒皆泣曰：『太师枵腹，我辈忘饥矣』。竟不忍散。

冬十二月，马得功等攻平阳沙，乘冻涉江，其势锐甚；凡兵万余、骑三百

。名振鼓而进，浴日将军王善良首陷阵，姚志卓、任麟、王有才攻其左，张煌言、王焯攻其右；两军各纔三百人，纵横血战俘馘，攻兵无反者，军势复振。

顺治十一年（永历八年、朱成功称隆武十年）春正月，鲁王在金门。如家人輿导不备，或以名刺谒宾旧。

张名振、张煌言攻崇明，掠金山卫，遂入长江，历狼山、抵泰兴。释被掠诸生李公仁，与语；公仁请趋中原，名振曰：『此吾志，苦兵弱。然中原覆没，海中明朝依然如故』。遂破镇江，掠瓜洲、仪真，泊于观音门；杀参将姚姑娘等。甲辰，还次金山；与张煌言、刘孔昭偕登，纱帽角带，须发皓然，望祭孝陵，泣下沾襟，设醮三日。题诗曰：『十年横海一孤臣，佳气钟山望里真；鹑首义旗方出楚（自注以济秦藩，泊金山），幽燕羽檄已通闽。王师枹鼓心肝噎，父老壶浆涕泪亲。南望孝陵兵缟素，会看大纛馘龙津』！居二日，上游与期者不至，乃以輜重返；凡夺舟及来归者至五百艘，旌旗蔽江。更攻崇明而还，屯于南田。

是月，朱成功使陈六御、桂应麟以兵至温州之平阳，进攻崇明；姚志卓、徐仁爵助之，两人皆战死。郑芝龙更使成功执鲁王以自赎（事在去年）；至是，成功不可，送王入粤。王不知，将不行；成功强之。是月去闽，遇风不能进，居于南澳；寻还。

夏四月，张名振攻吴淞所，斩首四百，夺舟三百七十。遂至镇江，焚小闸；至仪征，征饷于盐俟不得，焚其舟六百。张煌言、顾忠以沙船入登州、莱州、武定，掠天津，夺粮艘百；北趋辽左，历金、复、海、盖，直抵高丽。还，遣使告捷于王。

顺治十二年（永历九年、朱成功称隆武十一年）春正月，鲁王在金门。

夏五月，张名振以闽将陈辉等二十四镇入长江。至宁波，守将张洪德遣使降，名振养为子；进攻舟山，斩降将陈虎于阵，降总兵巴得功，朱成功以为驷铁镇。名振徒步入舟山，求母骨不得；哭而祭，哀动三军。遂居舟山，与成功将阮骏、陈六御偕。

冬十一月，台州守将马信来乞降，纳母为质；名振使沙船迎之。未至而疾作，其夕大星陨海中有声，光若电。名振语煌言：『吾抱君、母恨，母骸未得，死无葬我』！是日起坐，击其床，大呼先帝数声而卒。煌言葬之芦花澳中；白鹤成群绕其墓，数日乃去。遗命所部归煌言，朱成功使隶陈六御，士多亡去；乃畀煌言，军容复盛。人谓名振是举，如陶谦之让徐州云。

顺治十三年（永历十年、朱成功称隆武十二年）春正月，鲁王在金门。

二月壬子，舟山城哭，鸡犬皆升屋号，凡五日。陈六御以尹尔德等兵将至，毁其城；获汤和碣，成毁年月皆合。张煌言进军于天台。

秋八月，张煌言、朱成功约北伐。

尹尔德及田雄、马得功再以兵攻舟山，先击诸寨王长树、沈尔序、毛光祚及掠大、小兰山者败且尽，遂攻舟山；阮骏拒之于烈港（一作阮思），左右冲突，雄等败绩。越三日，骏扼横水洋金塘山，乘潮以战；忽大风发，尹尔德张两翼进，骏舟胶不能战，陈六御、张洪德救之不及，死总兵张晋爵。大战两日夜，杀伤甚众，卒不支；舟山复没。尹尔德空其地，迫人渡海，溺死无算。王江、沈调伦再起于宁波山中，亦败死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冬十月，张煌言进军秦川。时鲁王部垂尽，煌言孤军或为朱成功部所侮，推诚待之。初，鲁王入金门，煌言及张名振实翼之；成功有加礼。煌言尝言：『招讨始终戴唐，真忠〔臣〕也』。成功曰：『侍郎始终为鲁，与吾岂异趋哉』！其委曲感动有如此，故王得无恙。及名振卒，煌言卒不隙于郑氏。阮美、陈文达争饷地，煌言曰：『大敌在前，何暇私斗』。为婉解之；美及文达皆感悦。煌言得谍不杀，好语而酒食之；遗黎亡卒，多为耳目。是年鲁王如南澳，以危郑氏故也。

顺治十四年（永历十一年、朱成功称隆武十三年）春正月，鲁王在南澳。遣使通滇中，遗臣卢若膺以下犹戴之。

张煌言军鹿颈，寻说成功取南京；以为得之可以中分天下，且江海军路已熟识之，宜大举以决胜负。自与稗佐日夕较射，招人士议方略，神气益奋。山阴叶振名三渡海从之。

顺治十五年（永历十二年、朱成功称隆武十四年）春正月，鲁王居南澳。永历帝使至，以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、徐孚远为左副都御史。将会成功出师，郎廷佐以书招之；煌言书却，词气激昂，闻者感奋。孚远为从人望，语成功以忠义，终夕不倦；大事辄咨之。既拜命，随之滇；失道入安南。其酋邀以臣礼见，孚远大骂；或言彼且相公，则愈骂。其酋曰：『忠臣也』。厚资之反。孚远遂及叶后诏、郑郊辈为七友，浮沉岛上卒。时王虽不监国，群臣犹奉之；及永历帝命至，悉予迁转，卒无异志者。煌言更说成功大举北伐，成功从之；且请煌言监其军。煌言以舟山空，还军之；江浙文武屡招之，皆不从。

秋七月，张煌言、朱成功入浙江，连克温州、台州。甲辰，次羊山，被风而返（详「闽海遗兵」）；惟煌言军独全。

顺治十六年（永历十三年、朱成功称隆武十五年）春正月，鲁王在南澳。永历帝使至，手敕王监国；王不可。朱成功闻之嗾焉；是月，迁王于澎湖。张煌言军天台。

夏五月，张煌言以其军会朱成功北。戊寅，至崇明，请取之；曰：『此江

海门户也，有悬洲可守；脱有变，亦可据之』。成功不从，而使煌言军为导。六月丁酉，至丹徒。壬寅，至焦山；与成功登，礼祀天地及二帝（详「闽海遗兵」）。丙午，至瓜洲。郎廷佐为铁锁横江而坝其上，弓矢炮石森列；煌言以絮蒙轻舟沿江上下，而使材官张亮泅而斫。须臾锁抉，江潮汹涌，坝械倏没。煌言以十七舟进，将夺江北诸木城，阻于炮；升舵楼，焚香祝天，飞火注之，须臾尽溃，南攻镇江。成功言：『金陵援骑至，将奈何』？煌言曰：『我以偏师泊观音门，彼敢出乎』！成功然之。煌言溯江上，未至仪真五十里，吏民共逐知县降。

秋七月庚申朔，煌言哨卒七，掠取江浦。职方郎中阮春雷逼六合，诸生夏志宏、徐三峰、王寅生焚香迓，遂克之。驰檄天长，民杀知县降；进薄盱眙，春雷手杀十余人入其城。至泗州，自钉其郭，一跃入之。煌言前锋次芜湖，朱成功来会，芜湖降书亦至。成功军颇少，将留其军，与共拔南京而后行。及闻其言，乃以所部北攻安庆，不克。军令严谧，部卒强市价一钱即斩之；商舟数百错战舰间，无少犯。相其形势，以一军出溧阳、趋广德，一军入宁国、趋徽州，渡江拔和州、围采石，传檄远近。于是太平、宁国、池州、徽州四府、和、广德、无为三州、当涂、芜湖、繁昌、宣城、宁国、南陵、太平、旌德、泾、贵池、铜陵、东流、建德、青阳、石埭、含山、巢、舒城、庐江、建平、高淳、溧阳皆降，煌言亲考察，黜陟明廉。江楚、山左义兵闻风起，请约束。使遗成功书曰：『师不可老，老则生变。请取近邑，激而使走，首尾击之，令遂自守；我克四面，收军云集，金陵在掌握矣』。

俄，成功自金陵败走，春雷以盐舟扬帆去。煌言方抚徽州，闻之亟还。八月，至芜湖；思镇上流，与镇江军犄角。太平守将某遽叛，煌言执斩之。郎廷佐招以书，煌言峻拒。降将罗某自安庆攻煌言，廷佐复以兵遮之；煌言出奇计，部舟入繁昌、趋九江，将结杨廷麟子弟还攻皖。乙未，自铜陵值铎尼兵自上游至，煌言击之，沉舟四。巳夜战，诸军闻炮声，谓垒失，遂溃。煌言将南，众言皖、楚之间秋冬水涸，不可行；义士魏耕请之英、霍，乃入无为州，焚其舟，步之桐城，从军数百。至黄金棚，乞阳山于褚良辅以休士，不许。移军东溪岭，将入英山，追骑急至；众大散，才余二人。将就所知于高浒，亦不值。徽人金某、徐某怜其忠，匿之数日；导走枞阳，渡黄湓及东流之张家滩，登岸走建德祁门山中，又病疟；急趋休宁，舟行入严州。虑浙人熟其貌，复自山中历东阳、义乌出天台，以达海墻。鸣螺树纛，招集散亡，军于林门。诸生罗子木以父被执（详「闽海遗兵」），哀家国难，泣诉于煌言，邀再举；煌言重之，而告以不可，留子木司军事。煌言未至林门，符文焕等招叶振名护其军；甫至而煌言归，举军还之。煌言以长亭乡多田、苦海潮，说义兵筑堤田之

；且耕且募，遣使告败于永历帝。

是月，朱成功自镇江攻崇明；九月，攻宁波，皆不克。攻舟山，入之，守以陈辉、阮美、罗蕴章；寻去。

冬十月，朱成功还厦门。问于降者：『南京胡不下』？曰：『未闻其为明也』。乃使迎鲁王还金门。

已而煌言使者至自緬，永历帝专敕慰之，以为兵部尚书。

顺治十七年（永历十四年、朱成功称隆武十六年）春正月，鲁王在金门。朱成功供给如初。

张煌言军林门，寻军于桃渚。台州将张永恩以书诣煌言降。

夏，朱成功大捷于厦门。煌言说成功意图闽；会台湾议起（详「闽海遗兵」），成功不听，煌言气沮。

顺治十八年（永历十五年、朱成功称隆武十七年）春正月，鲁王在金门。煌言以旧从岁时供亿虑成功疑之，十年不敢觐；然海上人人鉴其志。是月，煌言入闽，次于沙关；闻朱成功发澎湖，使罗子木责之曰：『师有寸进无尺退；今入台湾，两岛后必不守。是负天下之望也』。不听。为诗诮之；有曰：『中原方逐鹿，何暇问鸿梁』！又曰：『祇恐幼安肥遯老，杖藜皂帽亦徒然』！又曰：『寄语避秦洲上客，衣冠黄绮亦堪疑』！

冬十二月，朱成功入台湾，遣使奉鲁王东。未几，鲁王至台湾，遗臣、宗室多从之。张煌言以浙中尽迁沿海民，五十里内无舟室；顾己兵弱，不能争。乃怗成功，曰：『弃此数十万生灵而远争岛夷乎』？复遗成功书，使乘机取闽；不报。乃遗故侍郎王忠孝、都御史沈佺期、徐孚远、监军曹从龙等书，使说成功；亦不听。闻吴三桂趋缅甸，再使子木苦争之；成功以甫定台湾辞。又使职方郎中吴钮以帛书入郟阳，说十三家营挠楚以救滇；比至，已不足用。

康熙元年（永历亡，朱成功称隆武十八年）春正月，鲁王在台湾。

夏五月，朱成功卒。张煌言悼叹；还军林门，再以书拒招降者。

秋，永历帝凶耗至台湾，遗臣王忠孝、沈佺期奉王再监国。张煌言上疏：『莽移汉祚，光武中兴；丕废山阳，昭烈继统；怀、愍北狩，晋元称制；徽、钦蒙尘，宋高嗣立。以视今日，谁曰不然。岛上勋贵罔识大义，臣又穷寡；既见国亡而不能救，犹幸故主尚在又不能扶。此所以中夜椎心，泪尽而继之以血也。谨遣官赍献膳银，南望仓皇，罔知所措』。又言『闻变之日，肝肠寸断。追维高皇帝圣德神功，岂意后王辱同怀、愍；臣恐穷岛孤军难守，浙与闽、粤复有招抚之人，不豫图之，恐报韩者之气衰矣。主上羁旅与闽存亡，万一变生肘腋，祸不忍言。惟闽中正值危疑，宜亟收罗，速正大号，传檄出师；虽利钝莫必，兴灭继绝端在主上。谨拟上诏书一道，愿密与宁靖诸臣谋之』。前

后凡三启书，王得之悲痛。煌言又与郑经书，勉以三矢，约群臣卢若膺以下厉兵大举。郑经不可，王亦固辞，而使御史陈修贇劳煌言军。

冬十一月辛卯，明故监国鲁王卒于台湾。王虽不监国，郑经歉之。王不能堪，将入南澳；未发疾作，二十三日而卒。诸臣礼葬之。煌言哭曰：『孤臣栖栖劳苦，部下所以相依不去者，徒以王在；今若此，更何望乎！』志卒不挫。有劝居鸡笼者，曰：『与其偷生若朝露，无若一死以立信』。卒不行。

康熙二年，张煌言军林门，遣使祭告鲁王曰：『穆王驾鹤而来归，已孤此愿；望帝化鹃而犹在，莫慰余思』。闻者哀之。是年，煌言及阮春雷攻东蚶、长腰诸岛，入之；有舟五十。将攻福宁，其部林国梁谋叛煌言围之，反以炮碎煌言舟，杀其弟嘉言；遂导耿精忠部攻煌言，东蚶诸岛复没。

康熙三年春三月，张煌言、阮春雷集舟于三山、三都间。降将吴万福攻之，死者甚众；春雷去，不知所终。夏，降将李长荣复败煌言军；总兵张贤及诸人多被执。煌言知不可为，散其军；居浙江之悬岙。

秋七月，张煌言抗节死。鲁王之部始尽。

鲁王以海，太祖十世孙也。幸不死兵，移徙东浙。张国维、陈函辉奉之，陈谢不及；夫其始事，已不云武。监国之后，大势可为；忠正盈朝，义帜被野。王不能风驰电激，蹈隙提戈；河上迁延，鸿沟自划。马、阮再来，方、王交横；张国俊、客凤仪盘结城社，张鹏翼、朱大曲悬御八闽。令遂朝服济江，光复故物，虑夫桓、灵奄豎之祸，肃、代藩镇之形，谭、尚干戈之辙，未必不见；何独九死十亡，决于灰灭乎！健跳寄居，钱塘不国；二郑恣毒，君若坠旒。闽土誓师，躬自仗钺，天命不佑，海口转移。落拓如斯，泥中琐尾。复耻无心，监国去号；菟裘将老，钱王不归。而托迹得人，保首没世；岂险阻倍尝，情伪遂晰。亦唐、鲁虽隙，正士居多也。且夫宁波、绍兴之旅，舟山、闽海之殉，钱肃乐、张国维之义，张名振、张煌言之忠，反复孤撑，终以亡灭。乃此栅山梁、彼结水砦，则野先、稽耸之节也；出入长江、振动淮服，则世忠、解潜之师也；

遥祭高皇、痛切先帝，则司空、洪皓之愿也；调停水火、坚固胶膝，则韩琦、却正之俦也。虽五丈秋星之陨、吴璘晚年之讥，精卫徒填，房马不喂；吁！可痛也。然奔流履镞，阅世屡年。即无提舶之功，奠故君于昌国；亦有冷之之愤，逐浙水之忠魂。何必乌合诋讥，失机文致乎？盖「春秋」之义，莫大于奉王；旄邱之臣，相从于琐尾。忠义之夫，所争在此；载笔之士，何遽昧之！干猴既薨，拥戴无地；而生死葬祭，有始有卒。高皇养士之报、书生矢志之诚，乃在波涛成旅中耶！推斯志也，即文山、世杰并驱争先可也；系之浙末，谁曰不宜？而或以南海之溺，未负辛靡；定西之亡，亦类诚意。传闻异辞

，其亦问诸水滨。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七

闽海遗兵

宏光元年夏闰六月丁亥，隆武帝即位于福州。王讳聿键，唐王盛器子也；崇祯五年，嗣位。以兵援北都，被废；幽高墙。宏光帝立，得释，使居广西，是年五月，次杭州。宏光帝被执，启上潞王，请监国；不从。总兵郑彩、郑鸿逵自京口，户部郎中苏观生自南都，胥会于杭；王与之语，泣下沾襟，共异之，使江美鳌、郑升卫入闽。甲戌，次浦城。癸未，次水口驿。福建巡抚张肯堂来谒，王言：『复仇无地，惟天南片土；高皇帝实式凭之』。肯堂及巡按御史吴春枝，在藉礼部尚书黄道周、叛将郑芝龙三笏劝进；芝龙无推戴意，以鸿逵故，勉为之。丁亥，至福州，称监国。谕军民陈事，词意剴切。有议即真者；侍郎李长倩请急出关，缓正位，示无富天下意。黄道周谓出关尺寸，建号非迟。芝龙争尤力，实有异志。鸿逵独言：不正位无以厌众望、杜后起者。遂定丁未祭告，即位南郊。改元隆武，遥上宏光帝号曰「圣安皇帝」。以黄道周为吏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，苏观生为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张肯堂为兵部尚书，何楷为户部尚书，周应期为刑部尚书，卹瑄为工部尚书，曹学佺为礼部尚书，吴春枝为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。召旧辅何吾驺、蒋德璟、黄景昉、姜曰广、吴甡、高宏图，起朱继祚、林欲楫、路振飞、曾樱、熊开元、黄鸣骏、林增志、李先春、洪谧十八人皆入阁。升福州为天兴府，分天兴、建宁、延平、兴化为上四府，汀州、邵武、漳州、泉州为下四府，各设抚按官。进芝龙、鸿逵皆侯爵，芝豹、郑彩、郑联皆伯爵。芝龙既降，交通权贵，晋总兵，封南安伯；海寇私人，水陆纠结。自是晋侯，兵政尽为所握。洪承畴预进策于多尔兗曰：『使赂芝龙以王爵，福建可不烦兵定，浙中亦必亡从之』。以其乡人黄熙允为招抚使，使说之；熙允使诱芝龙降，譬喻百端。芝龙意决，人寂不知；闽、浙之亡基此。芝豹其弟，彩、联犹子；各有私船炮械，然皆惟芝龙命。

初，路振飞抚凤阳，视隆武帝于高墙，戒守者毋肆矚。及即位，募能致振飞者，赐千金、秩五品。吴江诸生孙文忠赍敕往，在道拜太子太保、尚书大学士；至则大喜，与宴至夜。振飞寻谏曰：『上以廷臣因循，必败；臣亦谓上不改操切，未必中兴也。上见群臣庸下而过督责，博览史书而过明备；凡此所长，皆臣所忧』。隆武帝纳之。

芝龙闻鸿逵子入见，亦使子森入宿卫。森即倭妇出，诞生时火光烛天。芝龙入闽，请森于倭不得；闻其为总兵官，乃返。森年十五为诸生，仪容俊伟，倜傥有大志。有术士见之，骇曰：『此奇男子骨相非凡，不假科甲进』！隆武帝见之，与语大悦；以为御营中军都督，仪同驸马都尉。赐国姓，名成功。

时大学士张国维奉鲁王，监国浙东（见前）；左庶子杨廷麟在赣州，复吉安、临江（见「江西之乱」），受朝命；湖广总督何腾蛟疏至（见「湖广之乱」）。江海之间，义师四起（详「义旅」），人望恢复。隆武帝曰：『太宗之嫡，自在永明，相违千里。朕以敦促，勉行即位；年且四十，末耀前星。不审永明才度何如？良用关切』。又命浙中文武，尽予注籍；济兵赐饷，不少吝。先后三下玺书于鲁王，词意剴切，人不能及；更诏惠、益诸藩至于川、滇，皆令匡复，语出肺腑。

秋七月，隆武帝下诏亲征，词意昂激。戒诸将曰：『兵行无妄杀，凡有发为顺民、无发为难民，其守此令』。敕诸军毋或纳马士英（见前）。擢金声桓兵部右侍郎、佾都御史，巡抚池、太、徽、宁（详「义旅」）。以布衣何成吾、何敏吾充总兵副将，与故句容知县宗室议灏图南京。徽州告警，使郑彩援之。

上杭举人李鲁请以浙委鲁王，而径以兵出江右；其地披山襟湖，东挈两浙，西控荆、湖，南蔽闽、粤，据上游以望孝陵；不然，驻荆南、控湖北以制中外，引滇、黔而接巴蜀。且陈六事，曰简忠诚、崇守令、达民隐、罢捐措、省形势、奋干断。论者是之。

大学士黄道周谓：『坐而待亡，不如行』。抗疏：『江西多臣门生及故吏，驱之必效死；且朕杨廷麟、何腾蛟』。从之。辛未，以道周为督师大学士，便宜行事；芝龙不能止，而掣其饷。道周仅以门人中书蔡溶、主事赵士超、通判毛玉洁等千人行，有荷耒锄以从者，曰「扁担兵」；遣使通于万元吉、杨廷麟。师次延平，乞饷；芝龙复不予，更使人谗之，隆武帝不为动。使告，道周疏陈状，且言『陛下不屑为昭烈，臣亦不屑为孔明乎』？诏慰之。诸生李世熊启道周：『兵食无出，进退必败，宜屯关内』。道周是之；义不能待，遂行。出崇安分水关，历铅山长玉以趋江右。

芝龙既欲降，使出师，辄辞以饷匮。居恒横甚，坐见九卿。以手版击大学士蒋德璟于朝，与黄道周争坐位；蹴诸生诬劾之，隆武帝下提学捩其人，亦不惧。屡乞用其私人为清要官，隆武帝不许。及江西告捷（详「江西之乱」），群臣请出师者，章满公交车。芝龙乃言自仙霞外宜守者百有七十，现兵二十万，期明年出，一趋江西、一自浙东；而谓闽、粤饷不给，请备两税制捐输，促逋赋、取积谷、理寺田。征敛迫急，闾里骚然。

八月，以郑芝豹为左都督。赐黄蜚玺书，使居太湖，图三吴；以黄斌卿为总兵官，屯舟山。奖广信知府解立敬、铅山典史周寅生功。命江西巡抚吴春枝移邵武总兵陈秀出建昌，援赣州；使建昌参将周之蕃讨武平乱，定之。以陈豹为防海将军，镇泉、漳、汀、兴化、惠、潮六府。遣给事中罗大任等图江西

，使杨文骢、刘孔昭等分屯处州、温州。芝龙亦知不出关无以弭众，请以郑鸿逵为大元帅，帅周鹤芝、张名振、杨济时、陈秀、郭曦、陈霸、郑升之师，诸葛倬监之，出仙霞，以应浙东；彩为副元帅，率施福、郑联、郑斌、张进、朱寿、刘全、江美鳌之师，权家玉监其军，出五福、杉关，以应杨廷麟、何腾蛟。羸卒数千，号十万。鸿逵次仙霞，止不进；虑有言者，檄关吏毋纳士类。隆武帝怒，下诏严责：『果畏缩，自有国法』！不得已，行百余里，仍不进。俄称餽匱，拥军还，时不能问。癸巳郊，芝龙、鸿逵皆不从。何楷劾之，隆武帝壮其节，授楷都察院左都御史。鸿逵尝扇殿上，楷亦劾之。黄斌卿附使来劝进。

九月，督师大学士黄道周陈兵事，杨廷麟、刘同升请幸赣州，何腾蛟请幸湖南，浙中义旅请幸衢州。隆武帝亦苦芝龙不足恃而闽、浙复隙（见前）。

广东、福建之间盗寇纵横，閩、罗、朱三姓尤剧；兵民交哄，汀州大饥疫。隆武帝亲召閩县老人周良臣至，询问疾苦，而国势危急。

冬十月，何楷请疾去，盗截其耳；盖芝龙使之。

故知州金堡入朝，言『何腾蛟军足用，主上宜亲征，若汉光武。承平威仪，屏而勿用』。隆武帝将出赣州、入湖南，闻之大悦。擢堡兵科给事中，定策西行。堡以丧辞现职，请以敕印联络钱塘之师。劾郑鸿逵逗遛仙霞，言『四方望閩兵如天上，乃上江疑而楚、豫断，新安去而三衢危；陛下即欲为王，审知岂可得哉』？芝龙不悦，移堡礼科，出监郑遵谦军于浙江；而阴予方国安书，使诬堡降贼。堡至，国安不纳；陈潜夫力辨曰：『堡与姚志卓起兵，公所知也』。国安出书，言不敢逆郑氏。且使堡急去，毋入閩；堡曰：『我必纳敕印于上』。

举人任沐奔走乞援，亦罔应。苏观生以郑氏难恃，请经略湖广、江南西；诏观生如南安募兵以待。张家玉上言：『徽州失，则饶、严危；广信震，则崇安关必不守，大势去矣！兵忌坐毙』。请敕郑彩出杉关，分兵抚、建；黄光辉、曾德出江山、趋徽、歙；纵不能进，可以自效。施福、陈梧皆是之，彩不受命；切责之，亦不从。家玉太息而已。

十一月，隆武帝亲征，诏唐王聿钊、邓王鼎器监国于福州，大学士曾樱及郑芝龙留守。以吴震文为行在兵部侍郎、王觐光户部侍郎，皆兼摄吏、礼；张家玉、陈履贞以科臣从。大学士吴鍾峦谏曰：『閩海固非立国地，今日所急，选锋急进，克复南昌，顺联吴、楚，犹可以自固。舍此他图，关门一动，则瓦裂矣』。诸生李世辅说何吾驺：『大驾入虔，胸背单急，一万总制岂可支乎？楚督降卒，岂可恃之来迎驾乎？粤、蜀、黔、滇、苗、狼之兵可猝集乎』？上下然之，而不能用。先期祭告天地、宗庙，誓于西郊。以郑鸿逵为御营左

先锋，出浙江；彩右先锋，出江西。甫受钺，大风雨暝晦，烛尽灭，神主并仆；鸿逵临行，马蹶踏于地。识者知不祥。

十二月甲申，隆武帝发福州，戎服登舟；何吾驺以下从。进次芋江，遂幸建宁。李鲁以三关备弱，从行禁旅不及千；他军闻檄，空壁来赴，皆非策。上书请定营制，报闻。广东布政司汤来贺供金十万，犹苦乏。

使锦衣指挥康永春乞师安南；明年五月，望崖返。

壬寅，黄道周师溃于婺源，被执。

顺治三年（隆武二年、监国元年）春正月，隆武帝在建宁；免朝贺，以三事自责。

癸亥，福京大雨雷电。

甲子，大雨雹；或如斗及刀剑，昼晦不见人。

加鲁王使臣柯夏卿等职。使给事中陆清源以白金十万犒浙军，再敕谕之。

以苏观生兼吏兵尚书、行在大学士，赐剑便宜行事；御门送之，曰：『瞻奉山陵，安集军民；卿其勉之』！观生至赣州，大征兵而无食，不能进。

是月，隆武帝次延津。诏朱成功督郭曦，陈秀守永定关。以黄光辉败，削郑鸿逵少师以警之。命朱大典与方国安和。以布衣蔡鼎臣为军师，占策无验。何腾蛟、杨廷麟再疏望幸，优诏答之。郑彩弃江西，走入关（详「江西之乱」）。

郑芝龙请使梁运奇督饷广东，劾羁饷者数十人；逮问，多不至。更令抚按以下官皆捐助，曰绅助、曰官助、曰大户助。又用李长倩策卖官，司道值不及三百，厮养皆列职。讼，至各鸣其秩立而斗于廷。时为语曰：『敌兵如蟹，缓缓其来』。郑彩遁在关，督之不得已，问广信；鸿逵仍执饷匱，不出。

邵武知府吴炜爝、推官朱健讹言敌至，弃城走；既而非是，健揭炜爝倡逃。知县施■〈火虞〉亦贪墨。隆武帝忿，举太祖法斩■〈火虞〉、炜爝，绞杀健。廷臣申救，皆不听。

二月，马陞兵变；命路振飞抚之。

丁亥，大雨雹，昼再晦。

三月，隆武帝以江、楚迎驾疏屡至，决计入赣州，进次延平。芝龙大惧，不得生俘帝，蹙军民数万人阻驾行，且请还天兴；不得已，驻蹕延平。吏部司务王仕和疏陈时政，凡数千言；召入对，擢兵科主事。御史杨维瓚始陈四难、六失疏；至是，复力陈时政，卒为芝龙所阻。

朱成功疏据险控扼、选将进取、航船合攻、通洋裕国；隆武帝嘉之，封忠孝伯，挂招讨大将军印。尝入侍，见上有忧容，顿首曰：『陛下郁郁，非以臣父有异心乎？臣荷重恩，义无返顾。请以死报陛下』！寻以母病，乞归；隆武

帝不许。泣言『别母之时，甫七岁；今闻信，心何以安。以报陛下之日长，故敢请也』。不得已，许之。

是月晦，命大学士傅冠为督师，总理江西、湖南剿抚事宜；赐剑便宜行事，且与陈熾共御仙霞关。加谢德溥东阁大学士，措置义兵。张家玉自请募兵潮、惠两州，许之。

初，福建巡抚张肯堂屡疏请亲征；芝龙恶之，罢肯堂，代以私人郭必昌。肯堂求自督师，章屡上，诏加肯堂少保大学士、工部尚书，赐剑便宜行事；然无一卒。及肯堂孙茂滋与徐孚远、汝应元航海至，言江海之中保聚相望；相与上「水师合战疏」，言『生长海滨，请以千人直指君山，招诸军为犄角。陛下亲征浙东，期会金陵』。曹学佺力赞之，私哀白金一万助其行。肯堂表请太常寺卿朱永佑、郎中赵玉成、徐孚远参军事，推官周之夔为导，以平海将军周鹤芝领前军、安洋将军辛一根将中军、楼船将军林习督后军，具舟待发。芝龙笑从之，阴疏宜使郭必昌，先留肯堂待命。所赐军食三万金、械甲数万，尽夺之。肯堂徘徊岛上，不能进。至是距行在益远，朝事皆不闻。

陆清源被杀于浙江。

夏四月，郑彩弃广信，走入关；举朝骇愕。隆武帝大怒，削彩职；使朱成功往巡其军，毋纵虐。

金华行宫成，朱大典表迎；诏重奖浙东诸臣。

将次汀州，使总兵包象干往守，因地募兵。分命郭曦军曰振武、陈秀威武、黄光辉勇武，谓之湖东三御营，以仙霞戍卒将更代。诏谕臣民曰：『朕期自邵武出关，自古中兴，危而后济。朕誓进死，不以退生。敢请幸天兴、如广东者，杀无赦』。侯官父老来迎驾，太息曰：『即位十一月，所施几何？岂可反乎？惟痛无以安闽民耳。朕负闽民多矣』！建宁诸生请还蹕；曰：『朕志至锐，无旋理也』。

诏安、仙游、永安、沙县诸叛寇，皆讨定之。

蒋德璟自请巡关，许之（德璟遂告归）。于华玉以漳州兵入卫；不戢，归化民拒之。诏华玉止顺昌，使张师道屯归化；曰：『朕痛两京沦没，军民相戕。今祇弹丸，借民力以图恢复；若复伤民，将促国脉』。

郑芝龙难朝臣，请军饮至百五六十万。隆武帝曰：『国蹙民贫，即罄三省力不能供。今议以三万人守关，居万人于腹内，不复可增；不然，朕惟避贤而已』。芝龙不悛。

以浙事急，使周士凤速援之。御史汤芬请以舟师直指吴淞，隆武帝善之，芝龙不从。

五月，赣州军溃。遣使谕傅冠曰：『无律之军，何以济！零都、会昌可径

入汀州，曩无一议者何耶？诏监军御史陈赓曰：『亟收余烬，毋自挫』！戒杨廷麟曰：『民之苦兵甚于寇贼，驱虎进豺，绿林四起，此统军之过也』。谕包象干、张家玉曰：『毋聚凶徒，终必溃散。朕将前蹕汀州，亲议方略』。俄，广信陷；诏罗登辅、谢祥昌守长汀，征朱大典、顾应勋、刘承允入援。谕何吾驺曰：『田辟之军敢行溃散，大安关外复有挫失。卿其强为朕行乎』！吾驺卒无能为。张安将来迎，曹志建劾其淫掠；使还赣州。命文臣张调鼎等守永定关，谢绍芳等守大安关，黄大鹏、郑如虹守仙霞关；以郭奇、陈天榜、熊和、王秀奇、陈文廉、方登夫、巢拱极为御营十标军，然不足恃。尝谓左右曰：『延平地狭不可居，终当入江西耳』。张家玉在广东上疏：『驾出虔州，骑天下脊；上策也。暂蹕雄州，出江、楚，度庾、衡，缓急由我；中策也。若入五羊，斯下策矣』。隆武帝亦无入广意。

命林逵募兵于福宁。加周芝鹤、李士璉、施福皆将军。

是月，施福、林顺军始至于建阳。使李鲁等讨清流、永福、潮阳民寇，定之。以和顺王慈■〈火欵〉言，建阳苦兵，不敢樵采；诏曰：『如此，民何以生』！亟诏止士卒辄城入。

再使刘中藻赈温州以千金，诏卢若腾等毋重困温州民。

时博托兵逼崇安，诏施福、林顺、黄兴、曾德守之；忿其逗遛，曰：『退死于法，曷若进而死于敌乎』！

江西事益急，加郭维经督师六省衔，募兵救赣州（详「江西之乱」）。

擢章纘右佾都御史，巡抚湖北（详「湖广之乱」）。晋吴易等尚书、侍郎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有陈谦者，宏光帝使封芝龙为南安伯，敕误为「安南」，谦媚芝龙，请受册反券，则「侯」可得，且专南服；芝龙从之，未复命而南都没。谦止衢州，矫称受命侯芝龙。鲁王再使奉表至，仅称皇叔父而不臣，且径以芝龙为公；隆武帝下谦狱。钱邦芑入告曰：『谦，郑之私也；不杀，为内虑』。芝龙闻之，将纳己官以为请；隆武帝故与语，斩谦于市，芝龙恨甚。尝责其揽权缓兵罪；芝龙反曰：『臣憨直，不能为逢迎；今见疑，请免』。实不去，专掣兵食，锢隆武帝不使行，冀非常赏。阴与博托书曰：『尽去水陆军士，倾心贵国』。博托得之，遂济钱塘，浙、闽皆没（浙事见前）。

六月，监国鲁王自绍兴溃。隆武帝闻之，急使郑之豹往救，止于泉州不进。命王芋援温州，兵纔及千；余皆为芝龙据。博托兵入上杭，曾德退守仙霞关；郑鸿逵大惧，徒跣弃关三百里，至于浦城。隆武帝大怒，尽削其职；鸿逵亦不顾。金堡上疏：『今日之势，直走湖南，用腾蛟之众，传檄中原，人疑陛下从天而降；上策也。移蹕虔州，中策也。并兵出关，败不徒死；下策也。若往

来延、建，观望经时，轻骑忽来，备之不及；为无策矣』。隆武帝然之。芝龙忽称海寇急，返天兴；隆武帝使少留，比使至，芝龙已逾延平矣。又尽檄施福、郭曦、陈秀、周瑞皆弃关走，期无费洪承畴一矢。因纵掠至建宁，巡按御史郑如虹闭城犒之，乃去。芝龙走安平镇，而仙霞以还二百里无一卒。李鲁忿之，疏：『四境之防，荡无锁钥，忠义灰心；宜别任人，以济大业』。隆武谓其斥芝龙，留不发。

以皇子生，进芝龙泉国公，寻改平国公；鸿逵漳国公，寻改定国公。郑氏厮养，皆受命。钱邦芑言：『元子诞生，正浙东新破之日；且爵赏不宜太滥』。不报。皇子寻薨，芝龙亦无戴德意。

再加张肯堂督师命，而军资、器械无所出。肯堂不得已，自募军六千屯鹭门；使僧广济征海外兵，亦无济。

金堡入朝上敕印，郑芝龙惧其将大任，愈嫉之。曾樱言：『必全堡者，宜听其去』。堡旋行。

侍郎于华玉为贼黄通袭执于宁化，苏观生军亦溃于南安。

秋七月，隆武帝御午门，使内侍出小匱；曰：『朕本无利天下心，勋辅戴翼，遂尔勉循。粝食粗衣，有何人君之乐；所期上对祖宗，下慰百姓。今守关吏得诸臣迎降书，盖二百余，俱在于此』。遂命焚之；曰：『朕不欲知其姓名也』。盖均诱于芝龙者，隆武帝知之而无如何。李鲁谓今国势，宜固汀州。单骑入上杭图之；至，已不可为。

八月，博托军自衢州、广信分道入福建。前锋至仙霞关，无人；迟回数日，乃敢进。人为语曰：『菑峭仙霞路，逍遥车马过；将军爱百姓，拱手奉山河』。博托遂以兵陷建宁。隆武帝闻之，决计幸赣州。闻郝永忠来迎，欲改之韶，以道阻。仓猝行，侍郎曹履泰留守。甲午，发延平，宫人皆骑从，犹载书数十篋；从臣大学士朱继祚、何吾驺、黄鸣骏数十人，而无兵卫。乙未，博托踰仙霞，遂入浦城，行在益警。丁酉，隆武帝至顺昌。是日，博托将杜尔德入延平，至于剑津；隆武帝闻之，弃御舟器用行，妃嫔有三人并骑者。吾驺等皆溃去；福清伯周之藩、给事中熊纬以兵从，纔五百人。博托闻之，使降将李成栋来追，自趣天兴。庚子，隆武帝入汀。博托将努山伪称何吾驺兵，昼夜急驰；辛未昧爽，至汀州，先以数骑叩宫门曰：『我扈蹕者也』。门启而众入，呼索明皇帝；隆武帝及曾后遇害于汀州之府堂，总兵姜希声溃去。隆武帝长身丰颐，音类宏钟，恢廓大度。少遭悯凶；即位后，慨然以兴复为己任，勤于听政。阅章奏，丙辰不休。上书陈事者，手诏批答。敦风节，恤民隐，惩乱军，收召名士不次用，将大有为于天下。尤喜读书，披览不倦；手下玺书，词意真切，人不能及。复尚节俭，行宫之葺，出金五百使苟合，毋役民；以选女厨，谓

扰民不许。郑芝龙进美女十二，留之绝不御。矢志亲征，冀若汉之世祖。后亦贤明，护卫高墙中，剖股以疗隆武帝疾。以无嗣，选淑女以侍。居恒，共决章奏。徒于芝龙所制，以至于败（或曰：后投九龙江以殉）。永历帝即位，遥上帝号曰「思文皇帝」、后曰「思文皇后」。其后刑部侍郎王虞石之厦门，言实自至五指山，隆武帝固在，为僧山中，赖垓、熊纬从。汀州死者，为聿钊。俄以敕至，群臣不能决。其后使复至，询问诸臣；且言已去五指至平远，将起兵。诸臣为公疏求敕旨，不得要领云。

博托兵陷崇安，遂入福州。唐王聿钊以下皆走去。博托使谭泰徇各邑，福州府、县皆降。

九月，谭泰兵至泉州。郑芝豹先闭城，拷索助饷；不予者，杖杀之。欲焚城，闻兵逼，遁走。郑芝龙在安平，使进降表于博托；博托受之。上杭人执李鲁以降。张肯堂以周芝鹤言，出鹭门；降将周洪益袭败之。

冬十月，博托兵取兴化。辛卯，入漳州；八闽全没。惟芝龙踞安平城街衢，船炮亘数十里，尽迁其财贿于海。又负撤兵功，思督两广，而以立隆武帝及谭泰兵逼之为词。博托使降臣郭必昌招之，檄谭泰退军三十里；曰：『吾重将军，正以立唐藩也。今两广未平，已铸「闽粤总督印」相待』。芝龙大喜。朱成功谏曰：『闽、粤非北方，收人心、贩海口、选将练兵，号召不难；鱼不可离于渊也』。弗听。出告鸿逵，鸿逵壮之；入告芝龙：『人生若朝露，能垂大名，则不可止。果不可为，则亦不敢以劝。今带甲十万，号召天下，不难也；何为委身于人乎』？芝龙谓以一隅敌天下，不听。鸿逵终虑不可测；芝龙曰：『我以诚往，何害焉』！使召周鹤芝；鹤芝流涕曰：『某海隅亡命，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，一旦扫地为天下笑。请效死于前』。抽刀自刺，芝龙持之。监军朱永佑忿芝龙甚，使赵牧刺之；不克。俄闻郑彩奉监国鲁王至，（芝龙）又使彩执献，将以厚己功；彩不可。芝龙使朱成功偕降，鸿逵教之逸。监军陈士京更说之，乃与所善陈辉、张金以二舰入于海；芝龙哂之。

十一月，郑芝龙以五百人入福州降；博托燕之。使招成功，复曰：『教子以忠，不闻以贰。至今有变，儿惟缟素以从』。博托曰：『芝龙黠桀，今单骑至，实观望；挟之北，其众无首，不能为矣』！分其从卒于各旗，禁不相见。夜半，蹶芝龙行；求别亲族，亦不许。芝龙曰：『吾子弟非驯者，脱弄兵于海，将奈何』？博托不听，芝龙遂北。

所娶倭妇犹居于安平；谭泰入城，大淫掠，倭妇以污缢。成功闻之，蹣跚号痛，拥众而至，谭泰走泉州。成功剖母腹敛之，出屯于金门；鸿逵屯白沙、彩屯厦门、联屯浯州，各自立。惟芝豹复入居安平，张肯堂、周鹤芝北趋镇东卫（见前）。

十二月癸酉朔，招讨大将军忠孝伯朱成功起兵海上。成功以变故，悲歌慷慨，携儒巾至文庙哭，焚之；曰：『昔为孺子，今作孤臣。去就之间，惟先师实昭鉴之』！自金门返安平，会曾樱、路振飞设高皇帝位，誓师恢复；略言：『本藩乃故明之臣子，缟素应然；实中兴之将佐，披肝无地。冀诸英杰，共伸大义』。移文仍称「隆武二年」，自称「罪臣朱某」，钤以「招讨大将军印」；出私财以犒军。以洪政、陈辉为左右先锋镇，杨才、丁镇为亲军镇，郭泰、余宽为左右护卫镇，林习为楼船镇，柯宸枢、杨朝为参军，杜辉为协理；移军澎湖，练士卒、聚船艘，往来海上以观变。

顺治四年（永历元年、鲁王监国二年、朱成功仍称隆武三年）夏四月，朱成功及郑彩、杨耿入海澄，破九都。魏一桂亦自江西袭将乐，破之；与诸室堂王共攻建宁（详「诸方义旅」）。

五月，诸将岑本高、王思忠、江中英、江中元、林文耀、林国球共攻浦城，约原任监军吴承昊、徐元、毛文杰、张裔元为内应；谋泄，诸人皆死，本高诸人亦败没。朱成功以兵助监国鲁王攻福建。

秋七月，李长蛟复建宁。朱成功使烧江东桥，分攻长泰、海澄、龙溪、南安、安溪诸县。

八月，朱成功在海澄。郑鸿逵语之曰：『安平弹丸无可恃，吾助汝攻泉州乎』！使其部守海澄，自会鸿逵于桃花山，沈佺期诸人皆应之；进逼泉州，击降将赵国祚败之。降将解应龙守溜石寨，成功为所掣；乃使鸿逵攻城，而使桑筠、杜辉袭溜石，伏兵邀之，斩应龙而寨破。国祚大惧，其将杨义阴约诸葛斌降，不克死（详「义旅」）。成功军屯刺园、浔尾；自军于五陵，使林顺等攻泉州。降将王进在漳州，三分其军，称合潮州兵数万攻安平而宵行，道冷井、何坑，出荆安，突及泉州。洪政战败，鸿逵惧，走揭阳，旋入金门；成功亦退。谍知进兵少，大悔；以兵邀之不及，成功反安平。故浙江巡抚卢若腾、进士叶翼云、举人陈鼎来谒，成功礼之。海澄人甘辉、漳浦人蓝登、安南人施琅及弟显皆来附，成功任之训兵饮食为后图。

九月，郅西王常潮入松溪，庆元、崇安、政和、光泽、建阳山寨多应者。马得功自浦城来攻，却之。又复将乐、顺昌。寻败于松溪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冬十月，监国鲁王颁戊子大统历于海滨；朱成功以隆武帝故，置不用。已从路振飞、曾樱言，称隆武四年，钤以文渊阁印。

十二月，马得功攻大尾溪；成功军败。

顺治五年（永历二年、鲁王监国三年、朱成功称隆武四年）春正月，朱成功奉淮王常清监国于其军，改元「东武」。

五月，朱成功〔取〕同安，降将折光秋、廉朗、王彪等出战，甘辉击败之

，杀其将王庭朗与知县张效龄；弃城走。成功入之；以叶翼云摄县事、陈鼎为教谕，使邱缙、林壮猷、金作裕守之。

秋八月，佟国器及降臣李率泰、陈锦分道攻同安，缙及壮猷军大盈岭、作裕军芒溪、翼云城守。降卒黄有信射缙，中之；壮猷不能支，与作裕入城守。国器、率泰、锦昼夜攻，陷之；遂屠同安，死者无艺，缙、壮猷、作裕、翼云、鼎皆死。朱成功在铜山急来救，至金门而同安覆（详「殉节」）。成功乃还。

漳浦守将王起凤谋应成功；事泄，弃家奔铜山。成功使及何宸枢谕诸境募兵求饷，诏安林日灼拒命；成功使甘辉击其寨，寻灭之。

林察以唐王败，航海依成功；始知永历帝已即位，成功额手曰：『吾有君矣』。使光禄卿陈士京、中书舍人江于灿、黄志高往，称臣进表，供献有差。

时郑芝龙至北京，授子爵；其弟芝豹及子世恩留安平守祖墓，尽征其妻妾、诸子入北京，隶正黄旗。

冬十月，永历帝在肇庆；使晋成功威远侯，招讨大将军如故。成功改称永历，号召远近，军声颇振。淮王逊位。

是月，成功攻云霄，击降将张国柱败之，遂克其城；擒姚国泰，以其勇，疗其创而用之。

是岁，德化王慈焯攻大田、龙溪、顺昌诸邑，寻退守将军寨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顺治六年（永历三年、监国鲁王四年）春三月，降将某陷宁德，朱成功使黄廷、洪政守罗山岭，何宸枢守盘陀岭；自以兵下诏安，屯于分水关。使杨干生招郝尚久于潮州，弗应；将攻之。黄海如曰：『潮州有备，不如取诸邑』。乃击杨广、许隆于达濠、于霞美，阵斩黄礼，略定新墟、金田诸寨；使黄山自靖海入惠来。以陈斌勇武，擢为后劲镇。

夏四月，福安陷。

秋七月，永历帝晋朱成功广平公。

郑彩、郑联各弃监国鲁王，自屯于金门。

冬十一月，郑芝鹏弃溜石城走。成功在海上。

顺治七年（永历四年、监国鲁王五年）春，朱成功取潮阳，知县常望凤降。使洪旭征粮于和平，不应；右镇杨才屠之。不数日，才暴死；以林勇将其军。

夏四月，朱成功以施琅为左先锋镇、其弟显为右先锋镇、黄廷为右援剿镇、王秀奇为戎旗镇、甘辉为亲军镇。复自揭阳攻新埠，其长请输赋，许之。诏安人万礼拥众数千，因施琅降。

六月，朱成功讨苏利于碣石镇，风逆将去；黄海如使来结，更破揭阳及大埔，进围潮州。使陈斌烧康济桥，昼夜击之；郝尚久死守，降将王邦俊来援，攻分水关。黄廷、洪政弃罗山走，柯宸枢扼险守。邦俊以骑军诱之，而使降将王之纲、张胜自间道入；宸枢分御之，炮矢皆尽，一军遂烬。宸枢自参成功军，屡出奇计；自是败死，云霄、诏安皆没。成功大痛曰：『吾不惜两县，恨失宸枢耳』。解其围，屯潮阳。黄亮采闻诏安失，遂谋叛；甘辉击斩之。

郑芝鹏说成功取金门及厦门，成功曰：『若不成者，反以我为仇』。郑芝莞曰：『彩入浙江，惟联在此』。其时也，彩固戒联备成功，联少之；又嗜酒，不为备。施琅请以少舰泊鼓浪屿，饰余舟为商舶袭之；成功从其策。芝莞遂请杀联，曰：『不见太宗之于建成乎』？成功乃行。秋八月，成功率甘辉、施琅、洪政、杜辉凡四艘，宵泊鼓浪屿。联方醉万石岩，阖不能达。明日醒，握发以迎。成功遽请将其军；联未及答，其众竞入，联部莫敢动。成功燕联于虎坑，归而杀诸途；哭踊入城，斩其用事者章云飞。而以兵守联及彩门；曰：『擅入者死』！于是联将陈俸、蓝衍、奚豪皆降，彩将杨朝栋、王胜、蔡新、杨耀及故将蓝登等闻之皆来归。乃使洪政折矢以招彩。彩方以联死自咎，上疏监国鲁王以求救，张名振、阮进皆恶之，击之沙埕，败其船众，彩无所归；闻政至，曰：『吾老矣！诸子皆幼，能继志者其大木乎！吾将让之』（大木，成功字也）。使其弟斌复命。成功遂有两岛。

秋九月，郑丹国入兴化及仙游、惠安，马得功败之；丹国及赵子章皆被擒。

冬十月，降将苏利以成功在厦门，袭惠来破之；守将卢爵以下多战死。

成功使洪政招铜山、闽安、南澳及诸岛，皆下之。分其军为五，自将中军，以冯澄世、潘庚锺、纪国林、林俞卿、林奇昌、诸葛倬、蔡鸣雷为参谋。

十二月（明闰十一月），永历帝诏朱成功援广东；乃使黄大振军海澄，郑芝鹏、阮引、何德、蓝登守厦门，自率诸军以勤王。将至虎门，入次于潮阳；施琅、陈斌以事隙，成功不能进。有言黄海如阴叛者，使林习袭杀之，分其军隶诸镇。

顺治八年春正月（永历四年十二月。自二月后为永历五年、监国鲁王六年）、闰二月（明二月），朱成功帅舟师至白沙湖，以风故，却碇盐州港。寻次大星所，击惠州兵，败之；遂攻大星，下之；进次平海卫，使黄梧西掠至琼州。虑厦门弱，使郑鸿逵归助芝莞。

初，芝龙盗海中，舶责金三千，畀一旗，即无虑；以是富无艺。比握闽柄，复得闽、粤正供捐输之金数百万。降臣黄澍涎之，蹴降臣张学圣攫其积；使马得功自五通济，阮引遽遁，芝莞闻之，尽其珍物入于海，群臣走浯浯。学圣

登五通山以望，骇曰：『此绝地也』！亟引去。得功亦走箕箒港，鸿逵将吴渤、杨杼素兵已至，截之；得功死战，渤败死。施琅部陈纁、郑文星复击之，得功急，以尝隶鸿逵戏，冒死谒之曰：『某死，两岛必不获安；芝龙之室，犹有在安平者。乞思之』！乃纵之逸。成功闻之，急返救；未至，鸿逵已告捷。夏四月，成功入厦门，得到走五日矣；大悔恨。移军白沙，以郑擎柱知白沙州；亲渡海口为炮台。丁未，大会文武，赉施琅、郑文星、陈纁银有差，杖阮引及何德，厚恤吴渤孥，责芝莞罪。芝莞欲辩，成功已出隆武帝尚方剑，斩之；曰：『我无少私，尔勋臣统将，其各努力』！士卒闻之皆股栗，其势复振。愤鸿逵纵得功，责诸将无往谒；鸿逵惧，尽其所部付之（后为王进功所袭，成功移之金门以老）。方芝莞弃厦门走，成功妻董氏奉其祖柩出，芝莞屡使入他舟，将以弑其贿；董氏不肯动，所积得无恙，军食以充。董氏固无宠，成功以是礼之。

施琅用法严，有得罪者走匿成功所，琅捕获之。成功驰使使勿杀，琅言『法非琅出，不敢私』。促斩之。使者怒，构之；成功收琅父宣及其弟显将杀之，显促琅遁而已死。琅乃诳其党以走；追者将至，苏茂匿之，琅遂入降。成功赦茂，使典琅职；而谓琅必为己患，后果然。

五月，朱成功责偿于张学圣等，遂帅中军提督甘辉、左先锋镇苏茂、中冲镇蓝登、左宣毅镇杜辉、后援剿镇陈魁、左冲镇郭义、右冲镇蔡禄、后冲镇林明、前冲镇余新（兼统领）、奇兵镇杨祖、智武镇蓝衍自南溪登，大掠郡邑，驰檄远近。降将王邦俊阵磁灶，杜辉、蓝衍争奋击，矢尽少却；余新、杨祖、蔡禄、陈魁左右纵，邦俊大败，退守漳浦。

秋九月，朱成功攻漳浦；邦俊来救，甘辉败之，追至马口而还。

冬十一月，降将杨名高以兴化、泉州诸军击成功，曰：『天寒海兵皆白足，可大创也』。至小盈岭，战未决，成功鸣炮三，伏兵四出；名高大乱，死者甚众，遂走泉州。

十二月，成功乘胜攻漳浦，守将杨世德、陈尧策以城降；海澄守将郝文兴亦请降。张名振军亦至。

成功军盛而寡食，纳冯澄世策，以甥礼事日本，即其产通市交趾、暹罗、吕宋，大得铜铅之助。以黄恺司税敛，立官商五。漳、泉、福、兴化之民一田两赋（一输大清、一供郑氏），不堪其急，而莫敢问。

时永历帝在广南，有议幸成功军者；永历帝惮而止（详「永历奔亡」）。

顺治九年（永历六年、监国鲁王七年）春正月，朱成功攻海澄之中权关，乘潮而入，郝文兴迎降。

有周全斌者来谒，问以策；曰：『藩主志勤王，宜首通行在，会李定国、

孙可望从洞庭以取江南：上策也。今成栋死，广东新破，粤西之道无由至。且守各岛，上踞舟山、下及南澳以遏南北，贩洋中，足兵食；然后凭漳、泉道汀州、福兴，水陆并进，则八闽可有也』。成功大悦，以为房宿镇。

二月，朱成功攻长泰，自江东桥入；遇王邦俊于西溪，邦俊复败。王进号老虎，闻甘辉善战，独搦之酣斗马上。辉投以戟，进避之；进彀，辉拂落之。自辰至午，以救止。进入长泰，辉急攻之弗克。三月，朱成功击降将某于江东桥，败之；余众保泉州。成功攻长泰，吴世珍先登，死。成功使火器镇何明掘地隧；闻陈锦至，敛其精锐于江东桥。陈锦欲击之，张玉谏曰：『成功虽少，英勇多智策；宜固垒待之，而以漳州兵断其势』。锦狃同安之胜，叱弗听。甲申，战于江东桥，大败不能军，遁入灌口。王进闻之，以数十骑弃长泰走；和平、诏安、南靖皆下。成功围漳州，锦败而愤，用法益酷。其奴库成栋、李进忠刺杀之，以其首奔成功。成功曰：『以奴刺主，是不义也』。赏而斩之，闻者皆服。

五月，降将马逢知援漳州。成功问策于诸将，甘辉请战；成功曰：『不然。陈锦新丧，逢知恃勇，无制之者；至必力战。宜纵之入，然后围之，人多乏食，外应终迟，破之必矣』！麾龙江、万松关兵去而伏。逢知至，不见一幕；将驻师，呼噪四逼，终夜不解甲；登高望之，营栅满山，惟入漳径无所阻，遂入。成功复围之。逢知出战，成功使陈胜、陈斌、苏茂、萧泗共敌之。自帅甘辉、周全斌、陈尧策、郝文兴梯其城；逢知骇走，死者遍地。

秋八月，成功军犹围漳，降将宜永贵以舟师攻厦门以救之；遇陈辉于崇武，败而走。成功急攻城，逢知随所坏筑之。秋霖日盛，山溪竞涨；成功塞镇山门以灌之。城中食又尽，人相啖炙，死者七十余万，门巷如墟墓。降将张着等犹死守，成功不能克。

九月，金砺救漳州，曰：『成功兵精，尽注之恐不克；使骑兵出大道，而以步卒间邀之』。成功使周全斌战，矢下如雨；砺军忽自长泰至，全斌急退，砺疾追之，全斌军乱，万松、九龙之险皆失。成功退军于故县，漳州之围始解。

冬十月，朱成功军在故县。金砺、马逢知、王邦俊谋使成功出三■（汙义）河，断江东桥，别自赤岭入，必再困矣。分其军为三，急攻之。成功以火器军战，逆风骤起，烟焰自翳。降将吴汝玠陷阵入，柯鹏接之，败；陈凤援之，亦败；右武卫周全斌援之，又败。成功败绩，退守海澄。是役也，成功不去其盖，是以甚败。

顺治十年（永历七年。是岁三月，鲁王自去其监国号，不纪其年），郑芝龙使其仆李德招成功；成功不奉表，以家书口语答芝龙，词并不屈。

三月，朱成功以兵二万、米三舟助名振入长江；旋召还，更使其将与北去。至于羊山，飓风折军，损十之一；成功军乃还（见前）。

夏四月，郝尚久以潮州来请降；成功为之亲攻惠来诸县，不克。

五月，金砺攻海澄。成功使王秀奇、郝文兴、陈尧策守镇远，使甘辉、黄廷屯关帝庙为犄角；使黄梧、苏茂伏城外，尽撤其备以诱之。砺军骤至，伏发而败。俄以大炮急攻城，后冲镇叶章死、后劲镇陈魁亦伤，城之坏者百余丈。成功坐台上，意气自若；曰：『吾岂避炮者』！甘辉翼之下，甫离席而台碎。金砺移军攻镇远，墙坏及地；秀奇窟拒之，卒不克。砺复为隧攻海澄，一夕炮作，成功咤曰：『将薄城矣』！以万人持斧俟。砺军将登，有厮养卒首纵斧，万众从之，随斧随堕，濠为之平；则既旦矣，砺军走，隧中药发，死者无艺。砺走漳州，成功擢厮养卒为都督。

六月，永历帝使封朱成功为漳国公。

秋九月，郝尚久求救于朱成功；成功怒其不会兵援广东，不应。周全斌曰：『倡义，当纳降。郝尚久来归，拒之失天下心』。乃使陈六御入揭阳港，至于南澳；尚久卒以郑鸿逵前攻潮州故，不纳其军。尚久俄没，六御攻鸥汀诸寨而还。

是月，大清使封朱成功为靖海将军、海澄公，再使李德之福建谕成功降，且许提福州、漳州、泉州市舶，捍海寇。使金砺还浙江。

顺治十一年（永历八年）春正月，朱成功使戎政司马陈六御、都督陈应璠自平阳攻舟山，克之；进攻崇明，不克。寻入吴淞，夺其战舰；遂入泰兴、靖江、丹徒，次金山，取其炮；又焚金山、瓜洲舟而返。别使李增、苏茂、黄梧趋广东，攻大埔、饶平诸县。

二月，李德至思明，具述芝龙指；必不可，则执鲁王以献。且言『天下已定，徒劳无功』。成功叱曰：『小人敢鼓舌』！德惧，不敢言。佟岱及降臣刘清泰亦与书，略言『天命所在，不待智者而决』。成功托言无屯军地；而遗清泰书，将以权宜取饷于漳、泉。因约三事：割四府地，不受制于抚部，不预征调，不去其发，一切如高丽；且请屯兵于浙，取温、台、宁波之食；亦不允执鲁王。使其将大掠福州、兴化、泉州、漳州；清泰敛军避之，而言其后必致变。

夏四月，李增等攻饶平、大埔，江龙、刘道璋约内应；拒于吴六奇，不克，还。

五月，朱成功杀督饷官黄恺。恺，泉州人；滑稽多智，毒于聚敛。成功杀之，沿海民始苏。

秋八月，叶成格、阿山及郑渡至福建，再招成功降；且封芝龙同安侯、鸿

逵奉化伯、芝豹左都督。鸿逵亦受命，惟成功不从；大陈水陆军数十里，设伏警卫而后见，不伯、芝豹左都督。鸿逵亦受命，惟成功不从；大陈水陆军数十里，设伏警卫而后见，不去其发。索诏书，阿山、叶成格不予，遽还入泉州。成功笑之曰：『事可知矣』！与芝龙书，言『不敢通只字，惧为累。使者猝至，四府无增，疑购父之故事。自古豪杰，利不能动、害不能怵。今惟以「去发」为言，岂不称臣而可去发者？大丈夫作事，磊磊落落。自今以往，父听儿言，则儿为孝子；不听，则儿为忠臣』。又曰：『前使至，盛馆之；不信宿侦骑四出，能无疑虑！父全至今，幸也；万一不幸，惟縞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』。亦与渡书绝。芝龙更使鸿逵言之；鸿逵曰：『侄居中左，已次白沙，相见希也』。

冬十一月，朱成功使林云璇疏奏永历帝，上诸将功；使林察、王秀奇、苏茂以舟师卫之。因会李定国于广东（详「湖广之乱」）。

芝龙以成功无降意，惧及祸，乃自首；言『成功请地益军食，且不去发；两寄已书，妄诞无忌，臣不敢隐』。众议芝龙罪，尽夺其秩，锢之高墙；窜芝豹宁古塔。议攻成功。

十二月，朱成功自梅溪、自飞鸾白鹭间道取罗源击吴六奇，大破之；遂取揭阳、澄海三县。

汀州人刘国轩，雄伟有智略，以把总司键漳州，心怏甚；屡说其将朴世用附成功。世用即使国轩行，因冯澄世以见；澄世先与语，大悦之，以为义子，使归为间。是月，成功趋漳州至海澄，甲夜勒兵，莫知所指；漏四下，次州城，国轩启门应，张世耀、朴世用等皆降。分攻泉州，旁掠各邑，于是漳州之县十成功尽下之、泉县十降其七，惟仙游、龙游（？）未即下，成功几有闽地之半。以国轩为护卫后镇。

顺治十二年（永历九年）春正月，朱成功在泉州。降将施琅、韩尚亮固守，郝文兴请击之；成功曰：『善战不如善守，徒损士卒』。使甘辉督诸镇攻仙游，降将陈有虞誓守，炮石如雨，不能克；辉怏甚。神器镇洪善曰：『此葫芦城，宜穴地入』。从之。遂拔仙游，军声益振。

成功承制封拜，以潘賡锺兼户、吏官，陈宝钥为礼官，张光启为兵官，程应璠为刑官，冯澄世为工官，理庶事；改中左为思明州，以邓会知州事。设馆曰储贤、储材；又制察言司、宾客司、军器局、制印局。劝学取士，得黄蒂臣等为六官属及监纪、推官。奉前监国鲁王及泸溪、宁靖诸王于金门，有加礼；以遗臣王忠孝、卢若腾、沈佺期、辜朝荐、徐孚远、纪许国为上客，大事必咨之。分其军为七十二镇，戈船之士数十万。凡封拜，辄朝服北面稽首，焚疏于永历帝座；称为恢复之师。

芝龙在北京为佟国器及降臣龚鼎孳所劾，下之狱。

夏四月，朱成功城浯洲。

五月，朱成功视陆师，凡骑兵五万、步卒亦五万；再视舟师，亦五万：戈铤耀日。别以万人为策应。又铁人万，鎭甲彪文，战居于阵首，驰斫马足，铕矢不能入。

已而林察自虎门至，闻李定国败（详「湖广之乱」），周瑞不敢进，乃旋师。成功责察戴罪、立功名，杖瑞而后斥其职。拜张名振为元帅，以陈辉、洪旭、陈六御二十四镇隶之，趋浙江；以黄廷为帅、万礼副之，督二十镇攻广东。名振至舟山，守将巴兴臣举军降；使陈六御守之。洪旭攻台、温，守将马信、张洪德皆遣使降。成功招兴臣入思明州（互详「浙海遗兵」）。黄廷至广东，吴六奇、苏利合兵战；成功诱利降，因击六奇，大败之，屯桃花山。降将刘伯禄军鹰嘴浦，廷挥其部填濠砍栅入；伯禄大败走。遂合陈霸之师围揭阳，守者遁，廷、霸取揭阳；又攻同安，入之。惠安、南安诸邑皆克，晋宁亦降。

刘清泰在福州，再以书招成功。略言芝龙列大臣，祖母风烛，而隆武帝无顾命；灭不可议之亲而从不必然之义，忠孝俱失。语多讥刺，且震满洲兵强盛。成功笑曰：『彼以劲旅言，吾岂畏一固山哉』！时济渡方以定远大将军入闽攻成功，故清泰以为言。成功亦召诸将计进退，郝文兴、陈尧策请战；冯澄世曰：『北来之军便弓马、裕储蓄，我一失锐，人心易动，不如还也；固守厦门，水战非其利：此以逸待劳也』。成功然之。堕安平镇及漳州、惠安、南安、同安城；留文兴守海澄，敛其军还思明。

冬十月，宜尔都以宁海大将军之浙江。马信、张洪德已阴降，且送其母于成功以为质。成功遗信蟒衣、玉带、白金五千，遗其母妻皆珠帔、白金各五百；且亲诣之，阻于风涛不得达。信闻，益倾心。

芝龙被废，悔；遗书成功，使无以为念。其仆尹大目（器？）首之，因使招成功不至，则族；成功不从。

十一月，朱成功至台、温，掠昌石、定关诸处。

十二月，济度自漳洲遗书成功，譬以祖大寿、洪承畴；成功依违答之。

顺治十三年（永历十年）春正月，马信劫冯国用入舟山降，遂掠临海。

降将尚可喜在广东，使刘伯禄掠揭阳；苏茂欲战，郭遂第曰：『踰桥脱不胜，奈何』？黄梧云：『必捷』。降将徐成功旁冲之，梧大败，黄灿、林文灿皆死；惟遂第军得完。

二月，陈六御告舟山城旦哭，成功使毁之（见前）。

黄廷在揭阳为吴六奇所攻，舟师多毁；廷中二矢，走新墟。揭阳、晋宁、澄海皆失。

夏四月，济度大举攻厦门。成功使林顺以十六舟据上风，前锋韩尚亮少却。济度以大军至围头，飓风大作，满汉士卒皆暝眩，亟使反棹，舵者曰：『外洋非江湖，不可动』。风雨益骤，舟皆坏。成功乘之，济度大败；有被风飘至金、厦者，成功殊其掌纵之。

或请于尚可喜：若攻郑鸿逵于白沙，积可得也；从之。使王进功往；甫行而与洪旭遇，大战海中。郑师齐至，进功走入港。

五月，苏茂至自揭阳；成功斩之，忿其纵施琅也。众不知，谓其枉；成功祭之，比之王恢、马谡，厚养其母妻。罚黄梧甲五百。以周全斌为左（先）锋镇、郭华栋（遂第易名）为右冲镇。

时成功纳马信言，将北出取浙江；使梧及苏明、王秀奇守海澄。梧怨成功，既受命，则使赖玉阴入降；犹惮秀奇，不敢发。六月，王秀奇如思明。梧饮明酒，言苏茂死，明叹；梧因曰：『成功待士如豢豕，肥则食之』！遽促其叛。明以为戏也；梧免其胄，则去发矣。其党皆操刃起；明不得已，从之。袭华栋杀之，尽歼其军。其副将康雄跳城走，梧卒追之，断其腕；卒驰去。郑纯亦从降。张协闻之，使遽告于秀奇。宵白成功，使甘辉、洪旭急追之；旦及城，居民四溃。辉顿足曰：『败矣』！张协请急援五都，从之；使陈斌、陈鹏伏于隘，尽迁五都之饮入于舟。将攻城，辉与旭谋曰：『梧志久矣，非无备也』。乃还。梧既入降，封海澄公；疏陈五事：屯海口、制小舟、夺官商、禁米艘、掘郑墓。于是芝龙祖墓皆被抉，惟所称「五马奔江」者不知所在。亦授明秩，使入北京。成功以明非叛者，养其母如故。

初，成功语诸将：『济度、李率泰皆在漳，吾乘风入闽安、取福州，则漳、泉不可守；还师以救，是自困也』。以甘辉为帅、万礼副之，率杜辉、陈斌十五镇行。甫解维而梧叛，诸将失色；成功奋然曰：『吾谋大事，岂为海澄阻乎？不行者杀无赦』！秋七月，朱成功军至闽安，守者望风遁。成功使黄廷、陈鹏、周全斌守思明州，洪旭、郑泰守金门；使王秀奇攻南桥，再战再胜，遂取连江、围福州。东壁于乌龙，绝漳、泉救；西壁洪塘及水口、北栅连江，延平、建宁、温州、台州之径绝；惟南门逼于海，不之辄。降将田胜、宜永贵守。成功并军攻乌楼，克之。城中益急，出降臣周亮工及王进于狱，询之。亮工登城射，攻兵殪；曰：『今惟南门可出耳；宜使王进潜袭之鼓山，夺其舟；李成、田胜出西门、南门夹攻之』。

是月，林忠复取永春诸邑，至于大田；寻败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八月既望，王进宵出，旦而大噪，城中发炮以助之。成功军出不意，弃其械，走入舟，乘潮还闽安。其攻泉州者，亦败于李率泰。成功返思明，闽安、海澄诸县复没。

是月，陈六御败死于舟山（详前）。陈宝钥、黄开泰皆畏成功严，先后降，大致显贵；将以招海上，人心蚁动。亦以成功赐予厚，衣服、邸帐与已侔，故郝文兴等死不贰。

冬十二月，朱成功再攻福州，不克；大掠泉州惠安、闽安、漳浦、罗源诸邑。败降将杨捷兵于铜山，斩其部张韬。遂掠温州、台州。

芝龙再使谢表至，邀成功降；巡抚佟岱大陈兵势及河北水溢、关中地震皆无足虑，将以促之。成功使表即还，与芝龙书，言表跪白日夜泣，而责芝龙自致祸；必不得已，益地以居其部，己则为巢父、严光，优游林壑。词意重迭，皆曰为父故也；事讫不成。

成功兵攻罗源，又攻宁德，阿克襄救之。成功亦虑招抚者携其众，乃旋师，甘辉为殿；阿克襄追之。辉与战竟日，无胜负。诘旦，阿克襄出见负米者散入舟，使骑逐之；及于桥，魏进忠来战骤退，陈谦援之亦退，追者止；谦更踰桥搦之，阿克襄怒，自逐之，分兵击诸伏者，皆走。降将柯如良曰：『此诈也！宜速止』。阿克襄叱之。甘辉瞭其至，突斫之，阿克襄堕；辉急斩之，首重钩有奇。遂纵战，追者大败，获其辎重及马无算。遣使告捷于永历帝。

顺治十四年（永历十一年）春正月，朱成功攻温州。

三月，郑鸿逵死。黄梧言：『不杀芝龙、成功不死，投诚者亦不决。请取芝龙及芝豹、世忠、世荫皆斩之』。世祖嘉之，不遽用其说。

夏四月，朱成功使施举入松门招渔舟，谋大举入长江。风飘其舟入定海港，举战死。

黄梧再言：成功之众，东取潮、惠之米，中取兴化、泉、漳之货，北取材于温州、福宁，故兵食、舟具无或缺。请使滨海各严守，己力击之；而禁芝龙毋与成功通筒札。乃流芝龙宁古塔及其孥。

秋七月，朱成功使洪旭、陈辉守思明及金门，陈斌、卢谦、余程守罗心塔，自以舟师攻闽安入之；进攻福州不下，北屯于兴化之琅琦。部众攻黄岩，王戎败绩，执知县刘登龙以降。成功围台州，田雄来救；成功设伏大败之，尽破天台、宁海诸邑，太平、海门卫皆降。遂陷台州，降臣蔡琼枝遁。江南大震，尽填诸港口，待援军。值李率泰陷永春（详「义旅」），乘胜攻闽安，降将张蕴玉又绝长乐港截成功军，余柱战死；率泰诱陈斌、卢谦以五百人降，至福州尽杀之。成功乃使陈尧策守琅琦，还军思明。陈德容等叛，入降。

芝龙在宁古塔，大清虑其近海逸，严梏手足，颈施三索；使卒严逻之。

冬十二月，朱成功攻南澳，陈霸请取鸥汀以足食；纵火克之。林胜忿其屡拒命，屠之。

成功议大举，曰：『入南京，则东南半壁皆吾有矣』。马信力赞之。或曰

：『地远而城固，攻之必数万人；不如近取』。潘庚锺曰：『泉、漳之民苦于争战；且偏隅也，不足以召天下。若自瓜洲入金陵，则闽、粤、滇、蜀必将响应』。甘辉言：『空国而出，思明必危』。庚锺曰：『敌不我攻，虑滇、黔耳。若悉天下兵至，岂能独全！今入长江截粮道，彼自救不暇，岂能攻我』？冯澄世言：『不取南京，敌亦未必忘我』。陈永华言：『取江南，则金、厦自安。偷安岁月，自老其师，非策也』。惟甘辉执不可。成功曰：『吾亦有心久矣。昔武侯言不两立，清岂每饭忘我者！当取朝旨，合滇、黔、楚、粤之师出洞庭会江南，使天下跂足相从耳』。使杨廷世、刘九皋自龙门间道入云南；至永历帝下廷臣议，冷孟任言：『成功仗义，通贡不绝。且赐姓宜王爵』。乃封成功为延平郡王、招讨大将军，赐尚方剑，便宜行事。手诏进师江南，以六部郎中各一人随军纪录。使总兵周金汤、太监刘国柱赍册东。

顺治十五年（永历十二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诏至，成功拜受；亦封王秀奇祥符伯、马信建威伯、甘辉崇明伯、黄廷永安伯、万礼建安伯、陈辉忠靖伯、洪旭忠正伯、郝文兴庆都伯，余进爵秩有差。成功始设长史、典膳官。谢表以恢复无功，辞王爵；称招讨大将军如故。

二月，朱成功攻南澳，吴六奇拒之鲍浦；复击耿继茂军，苏兴、黄亮战死。

夏五月，朱成功将陷海澄，刘进功降。

成功引兵北，舟师蔽海。别使步卒自平阳入瑞安；已亲射书于其城，守将汤志道降。以雷震其程山，军还。

秋七月，成功大学攻南京。故都御史陈士京及黄廷、洪旭、郑泰留守；左虎卫陈魁以铁人军先，甘辉、马信、万礼继之，自帅林胜、余新及诸镇从，甲士十七万。甘辉请俟滇师而后行，成功曰：『会师示牵制耳。兵马云集，日费万金，岂可少延』！遂合张煌言军进至平阳，守将单任暹降；至瑞安，艾诚祥降。进取乐清诸邑，雄不敢出。成功次羊山，俗戒惊震；成功不听，鸣金发炮，军士又执其山羊食之。俄大台颶，雷电水立。成功冠带祝曰：『将帅三军以复中原，若天命有在，其尽沉诸舟』！风亦遽止。碎舰数十，义阳王某及成功幼子浚、浴、温皆溺死，丧士卒八千；乃还舟山，图再举。马得功伪言：击败之于白沙。

九月，朱成功取象山，知县徐福率父老降。时郑师多逃者，军中讹言新附者将尽叛。援剿后镇贺世明朱其樯，成功疑之，代以他将；且使夺新附者军。刘进忠叛入黄岩，周全斌追之；进忠宵突西门去，全斌拔其城。寻取盘石，入乐清，以兵守。明年五月，乃归。

顺治十六年（永历十三年）春正月，朱成功在思明州。闻信郡王铎尼三路

入云南（详「黔滇之乱」），议大举攻江南为牵制，植二旗于舟首明其志。

二月，次温州。别将黄昌攻洛阳桥、黄色卿攻湄州，不克。

三月，朱成功攻太平，入之。

五月，至崇明。张煌言、冯澄世皆请先取之；成功曰：『城小而固，攻之淹留。吾得瓜州，崇明可不战而下也』。守将梁化凤，亦降将也；伪请服于成功，受之。又使刘澄招马逢知，亦请降于成功。无后虑，遂径进。己卯，踰江阴。

六月丁酉，朱成功次丹徒。壬寅，泊焦山祭天，旗甲皆朱；癸卯，祭地，皆黑。更以吉服祭太祖，望如茶；素衣祭崇祯帝及隆武帝，望如雪。既毕，大呼高皇帝者三，诸军恸哭。成功语其下：『瓜洲、仪真，金陵门户；曷先取之』！

丙午，成功将张亮斩滚江龙，张煌言、罗蕴章从之进（见前）。成功自帅甘辉、翁天佑，建大将旗鼓行。使周全斌攻瓜洲；戴甲浮趋，身中五矢，气益奋。斩降将贾质、左云龙于阵，擒朱衣助；韩英夺门入，树旗睥睨。全斌望之，陷西北隅入，以刘猷守之；即其炮击谈家洲军，马信、余新夹击之，守者皆遁。飞火烧木城，蒙古军毕溃。

丁未，成功攻镇江。即谈家洲炮击之，堞皆碎。管效忠来援，成功上下诱之，效忠疾甚。翼日大战，成功列卒为五行，别使其军拥被御弓矢；效忠三突之，阵坚不动。俄而裂其军，巨炮猝出，杀效忠骑甚众；步卒艾萨克星阵进，其法三人为队，一持牌先、两人挥刀继，驰突如风，斩铁甲马军皆立断。效忠犹斗，甘辉、马信急攻之，效忠跳而走，止于银山门。辛亥，陈魁以铁人军攻之；射弗入，守者皆骇绝。铁人军突入，效忠走。再战于北固山，效忠身督阵，士卒皆下马战。其阵忽变，首尾逆击，效忠大败；部兵四千，免者百四十人。成功大举围镇江，五路传麾而阵，声沸江水，屋瓦皆震。知府戴可立以下降，金坛亦降。成功大享士于京岷山，使周全斌守镇江。仪征、六合至于泗州，皆为明（详「浙海遗兵」）。降将亢得时自沉死，巡抚以下官各思遁。世祖亲幸南苑，议亲征；群臣谏而止。

甘辉语成功：『瓜洲、镇江，南北咽喉。以我守之，山东之师不能下、两浙弗通，金陵可坐定也』。成功召诸将议；潘庚锺、冯澄世皆请毋轻进，曰：『北京满、汉之人数十万，待漕而食；我扼其径，不两月将致变』。成功曰：『时有不同，若我自老师，援兵四集，首尾受敌，危矣』！张煌言以书促之。癸巳，登舟传檄远近。丙寅，至观音门，使黄安垒三■〈汜义〉河。戊辰，使罗蕴章招苏、杭。己督诸军屯狮子山，列其舟于江东门；自以亲军数十徼城下，相形势。使林明、林胜、黄昌、魏雄、杨世德军旱西门，马信、黄昭、

萧拱宸援之；使陈鹏、蓝衍、蔡禄、杨好屯东南，阻水壁；使刘巧、杨正、黄应、戴捷、刘国轩屯东南山麓，使张英、陈尧策、林习山屯岳山，以为卫；以甘辉、余新军狮子山，万礼、杨祖屯第二桥，翁天佑军仪凤门，深沟树木以围之。亲祭孝陵，操文激烈。梁化凤之降也，成功未使从；化凤潜自丹阳入金陵，与郎廷佐共守之。乙亥，廷佐以骑军数千出，余新击败之；城中益惧。朱衣助既被获，成功鄙其人，纵之；衣助告廷佐：『成功兵不数万，请给之以待援』。乃伪降，曰：『逾月，则妻子得免死』。潘庚锺、甘辉訾真伪，与张煌言皆谏；不听。

余新轻锐，士卒樵者，空其壁；或浮后湖嬉。甘辉力谏曰：『严城师老，猝不得拔，必有变』。余士信再言之，乃勒兵三日必入城。有管甲吏犯法，叛告廷佐曰：『翌日成功诞，诸将必贺。请急袭之。不然，必败』。且请为导。乃凿神策门出。秋七月癸未，梁化凤、哈哈木首攻新壁；新不及甲，走萧拱宸军。拱宸部亦惊溃，新被执，翁天佑援之不及；廷佐尽其骑兵出。甘辉、潘庚锺请退军观音门，围再举；成功不可。使姚国泰、杨祖、蓝衍、杨正阵山上，甘辉、张英伏林谷，林胜、陈魁阵山下，陈鹏、蔡禄军游击。哈哈木、梁化凤攻杨祖，祖力战，三合三却；杨正、姚国泰亦败，蓝衍战死。山高而阻，陈鹏、蔡禄不及救。化凤驰下，忽被却；廷佐急使骑兵夹攻之。成功兵望山上麾盖植不动，不敢退，亦不敢救。林胜咋而谓金岸、康龙曰：『敌无多骑，藩王不合击，误矣。尔死战，吾助你』。龙、岸共搦化凤战，骑兵忽后至，胜还御之，魏雄战死。成功鸣鼓收其军，步伍犹不乱。化凤、哈哈木纵，郑师不能止，乃大溃。成功方语潘庚锺，自往促水师；比及江，望诸军迸如雨。知不可为，乃顺流走。庚锺以护卫军力战，至死不去其盖。陈魁援成功于中军，亦败没；张英中流矢死。甘辉斗且走，左右皆尽；所杀亦数十人，马蹶被执死。诸将龙操、朴世用、洪复亦战死，惟左右护卫镇、右虎卫镇、右冲锋镇、援剿后镇凡六军得全。

成功至镇江，黄安军亦至；益之以周全斌诸军，犹数万人。成功大恟。将自镇江归，诸生罗子木抱其足，请及其不意再攻之。成功不可；弃瓜洲、镇江，军于排沙。使马信、韩英截江口，周全斌、黄昭、吴豪殿，以次毕登舟。八月，至崇明；梁化凤复入守。成功力攻之，城崩数十丈，化凤死守。乙亥宵，梯之；韩英、王起凤中炮死。周全斌曰：『多杀士卒，无益也』。罗子木以父被执，弃成功去；旋归张煌言。马逢知谋亦泄，黄征明等被执死。成功乃东。

九月，朱成功至宁波，将攻之，垒于定海关；不得入，乃旋师。至舟山，拔之，以陈辉、阮美、罗蕴章留守；已还厦门。其将刘猷征饷温州，水浅舟

胶；骑兵骤至，力战不支，一军皆没。

冬十月，朱成功至思明州。哭甘辉而后入曰：『吾早从其言，不及此』！上表永历帝，以败军请罪。庙祀死事诸将佐。

顺治十七年（永历十四年）夏五月，明安达理出浙江，达素、李率泰出福建，共攻朱成功；以其屡出也。明安达理军遇疫，死者过半。达素以大舶出漳州、别舰出同安，许龙、苏利、吴六奇皆来会。成功使陈鹏军高崎、郑泰出金門拒苏利，自督诸军当达素。陈鹏忽变，请自五通入金、厦，己为应；成功不知，方椗海中，按兵以待。漳州舟大，乘风骤至，周瑞、陈尧策战死；陈辉被攻，急烧火药以拒之。攻者踊入，却；辉得免。日加午，成功问曰：『潮平乎』？曰：『平矣』。曰：『平则转，转则风』。下令举椗。风果大作，成功手自攀旗起，麾巨舰横冲之；郑泰亦自浯屿出。军士呼声震天地，波涛吼立，海水皆动。达素大溃，成功纵击之；僵尸蔽海。有满洲精卒数百走圭屿，成功折箭招之降。率泰恃鹏应，挥军直进；鹏戒其部无动。陈蟒骇曰：『事急矣』！挥军进，炮作。陈璋以为鹏战也，亦鼓噪出。率泰兵不支，退入于淖；蟒、璋共攻之。鹏知失计，亦伪出，擒哈喇土星及诸校，两路皆大捷。成功磔鹏，以蟒代。吴六奇后二日至，闻败遂还；达素走福州。自是，无或议金、厦者。

率泰又先贿成功之厨者，使毒之及诸将。其徒王四将置毒而身栗，止则否；如是者数。告其父耀；大惊曰：『事主而害之，不忠；诺而背之，不信。然可负信，不可以不忠』。首之成功，杀厨而赦四父子。率泰曰：『天也』。

成功寻攻广东，兵以刀牌相继进，一人鸣鼓以号之。鼓震，则疏立；马军至，急绕袭之：是以辄胜。张应元以铁楸击之，乃旋师。

顺治十八年（永历十五年）春正月，朱成功在思明州。崎岖海澨十余年，无所得；又苦金、厦弱，谋他适。有何斌者，以取台湾说进。台湾在海中，横亘千余里。隋以前，无闻；大业初，虎贲中郎将陈棱履澎湖而返。宋为毗舍那国。元设巡检于澎湖，无居台湾者。明初，废巡检。嘉靖中，海贼林道干止其地；寻被逐于琉球。天启中，日本又逐琉球而有之。郑芝龙纳倭妇室于此；寻入降。荷兰以求香山求澎湖于明而不得，乃重啖倭，就台湾求一互市地。旋诱以天主教而有之，筑赤嵌、淡水、鸡笼凡三城及炮台。值闽大旱，芝龙请于熊文灿，以舶徙饥者往垦之；土膏产众，闽民麇至，广立村市。荷兰惟治市舶，不之问。及成功时，荷兰市益利，占城、吕宋舶皆道此为都会，置揆一王守之。斌为之主计；会蚀其息二十万，乃说成功曰：『公虑思明弱，曷不取台湾乎！其地键四省，产饶，又富硝磺、铜铁；得台湾不虑无兵饷，且固君家土也』。因以图进。

成功览之，慨然曰：『此亦海上扶余也』。集众议之，竟日不能决；惟马信、杨朝栋请行。乃使洪旭、王秀奇、黄廷辅其子经守诸岛，己亲行。

二月，至澎湖；下令曰：『视吾鹳首而行』。至鹿耳门，台湾之外障也；沙淤水折，荷兰又沉大舶阻之。乃祝天曰：『成功受先帝命，寸土未得；天果佑之，敢以水请』！潮涨逾十尺，乃使斌按图先，金炮齐作。其酋方持镜窥郑师，曰：『唐船及炮台，必无遗矣』！而成功舟倏东北，群舟挟潮衔尾翔溢，或无当炮。酋骇呼其党英黎三截击之，不及阵，成功已拔赤嵌城。明日，其揆一王阵七鲲身，杨祥以藤牌卒跳荡击之，荷兰大败，走入城；攻之弗克，为竹篱、炮台环七鲲身而围之（鲲身者，海沙也）。

秋七月，降将黄梧诱郭义、蔡禄以铜山降。成功微闻之，急告洪旭檄两人之台湾；义将行，禄言『藩王疑我，汝能无恙乎』？义犹不忍叛；其党万五卓刀誓必走。乃伪为许龙军防四城，并劫张进降，不可；禄、义自八尺门降。黄廷、陈豹追之不及，设守而还。

成功围荷兰城犹未克，土番阿德狗忿杨高虐，杀之；杨祖往讨，败而死。且将应荷兰，黄安诱斩之。

冬十月，郑芝龙伏诛，并其子世恩、世荫、世默，无少长皆死。李率泰复迁方田、排头、香港八十八堡民于内地，禁商舶、渔船毋入海；距海三十里无人迹。春燕来归，巢于舶上，商民大困。

十二月，朱成功攻荷兰城，犹不下。其城皆乱石煨火而成，炮矢不能入；已焚其夹板船，亦不去。然荷兰纔千人，环而居者率闽产；其父老说成功曰：『城无水，仰诸南北山；塞而断之，必困』。从之。且语荷兰曰：『是我先人土，予我城者，器用他物不汝校』。荷兰乃迁去。

成功入台湾，以为东都；字赤嵌为「天兴府」，使郑省英为府尹。立县二：曰天兴、曰万年。亲巡里舍、锡之蔦布，番民尽服。使刘国轩、何斌、吴淑为典兵，水陆训练；大兴屯田，按镇分地，即地垦田。教以牛耕，诛茅竹为媵社，尽以火。兵补正伍三年，而后税之；曰：『居常而耕、临警而出，此即「寓兵于农」也』。诸将大善之。礼闽人陈永华为谋主，掌书记；永华为约汉夷、制文武、宣律令、兴学校、起池馆、修战备。成功曰：『使吾徇诸人说，不得此一块土，何以武为？今沿海万里无君而望哭者不可计，皆以吾故。至今当移残黎辟土养锐，以待天下之清』。乃益辟诸荒土，招惠、潮、漳、泉之民塞之。待宗室遗臣有加礼，台湾称治。惟用法严；马信谏。曰：『立国之初宜若此，后之守者自易耳』。

诸将陈文达、阮禄等四掠温、台、闽、粤间，苏纳海等遂再迁沿海民入内地，尽弃各省岛屿不之守。

康熙元年（是岁永历帝亡，台湾犹称永历十六年）春二月，有潜陈豹于朱成功者，曰：『是通于尚可喜』。成功使周全斌击之。豹军澳门，与吴六奇、许龙、苏利大小数百战，畏之如虎；至是，集其部曰：『是必奸人反间我也』。众曰：『白诸』。曰：『不及』。曰：『拒诸』。曰：『是真叛矣！我从郑氏数十年，惟天可表此。藩王自惫，非我悖也』。帅其众，赴广州降。不数月，两目俱瞽。

夏五月庚辰，招讨大将军延平郡王朱成功卒。成功感寒疾，诸将犹不知。子经在思明谦恭下士，好学善射，共爱之；生子克■〈臧上土下〉，乳婢出也。成功怒，使杀之，且及监刑者。又使周全斌自南澳至，众益恟惧。已闻成功疾，曰：『此乱命也』。与郑泰谋曰：『子不拒父、臣不拒君，礼也；君与王为兄弟行，可以行矣』。伏兵大担，诱全斌而执之。时成功疾已甚，犹强登台，持西洋远镜望金、厦诸岛，眷眷不止。庚辰，登台罢冠带，坐胡床，进酒诵「洪武圣训」；及第三帙，叹曰：『何面目见先帝』！以手掩面卒；年三十九。建威伯马信哭之恸，未几亦卒。台人恟惧，诸将奉其弟袭护国事。

袭之私人蔡云、李应清、曹从龙、张骥说黄昭，使立袭；先餽之曰：『公勋高，世子恐不知』。昭有怨词。骥因言：『台、厦已水火，彼岂忘公乎』？昭请谋之萧拱宸曰：『今子也可以拒父，弟不可以承兄乎』？拱宸许之。袭大喜，割襟于昭，定婚媾；遂奉袭称东都王。黄安附之，阴语经速济。经及洪旭谋出周全斌为五军都督，陈永华为咨议参军，冯锡范为侍卫；伪使杨来嘉求降于耿继茂、李率泰，羈其兵；自以军东。次澎湖，使郑斌入台湾布告奔丧，众莫敢抗；惟昭、拱宸曰：『经乱国，致先王饮恨卒。护国承诏命，谁敢逆之』！斌还告，经问进军之路于周全斌；曰：『安平天险，请自濠港、洲仔登。萧、黄猾贼知兵，必自守此。然使谕诸将：「叔侄至亲，萧、黄构煽，其各倒戈，共扶王室」；则可以济』。从之，乘雾而攻。昭已先围经垒，经几不支；周全斌呼曰：『今逼水战，大丈夫可死于水乎』？奋身陷阵，昭众反助之，呼声震地；全斌手射杀昭。俄雾齐，全斌急呼：『世子至，黄昭已死』！黄安自阵出，经免胄示之，诸将皆降。全斌急据昭垒待拱宸，复呼于师曰：『罪惟拱宸，众无与焉』！拱宸军皆散，遂执拱宸及蔡云等斩之。

十一月，郑经入台湾，抱袭而哭曰：『几为奸人所害』。待之如初，众大悦。使颜望忠守安平、黄安镇台湾，督诸军；己还思明。其将杨宣居小埕、万安者多溃，总兵林俊奇六十一人皆入降；尚可喜称获成功之弟赐云。

是月，永历帝讣至台湾。张煌言遗经书：使奉鲁王复监国，勉以三矢；经不从，仍奉永历号，自称招讨大将军、延平郡王。以翁天佑为转运使。立肆市、庙宇、新街、横街，并所建置。其将王世鳌则叛降。有陈文敏者拥众海中十

余年，至是亦降。

康熙二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春正月，经至思明州；以内难平，祭告朱成功，申汛守。

待故辽王朱述桂以下有加礼。

夏，郑泰在金门总兵柄，封建平侯。黄昭之死，经得其交通书，秘之；耿继茂亦招泰降，使杨来嘉与约。经闻，欲讨之，虑受敌；陈永华为谋曰：台湾新定，将亲奠之；金、厦无人，泰为郑长，请总制之。铸印以待泰。泰喜，六月诣思明谢；伏发执之，泰缢而死。其弟鸣骏哭之恸，曰：『乃杀吾兄』！引其军八千走；周全斌追之不及。鸣骏出降，封遵义侯；亦封泰子缵绪为慕恩伯。

时成功新亡，复有袭、泰之役，郑氏将佐多生心。江、浙、闽、广四省复有满、汉户兵部郎中各一人，专司招抚；无问真贖，降四级铨实官，或以武资换文秩，人心浮动。于是郑广及忠勤伯陈辉、庆都伯王秀奇、武卫杨富、虎卫何义、都督阮美、郑殷、陈舜穆自台湾，林顺自镇海，周家政自温州，吴升自某岛及文臣蔡鸣雷百余人、将士军民数万先后降；其别部入梁山者，亦为降将折光秋所败，经势衰乱。圣祖决讨经，使约荷兰相助。

冬十月，耿继茂、李率泰出泉州，马得功出同安，黄梧、施琅出漳州，荷兰夹板亦至。经议分兵御；周全斌言：『海澄之兵不敢猝至，惟泉州军合荷兰舟势甚锐；破之，则皆惧』。洪旭言：『先王破达素，空军出』。乃使家口及宗室遗臣旋各屿，列舟师于大担，周全斌为援。战于马沙，荷兰之舟巍然海上，群舟三百箕张进；全斌以十二舟冲击如飞，荷兰之炮无或中。降军云集，不敢动。杨富忽至，全斌大诧，冲入水；马得功援之，全斌以为鸣骏也，合攻之，斩得功于海。已知其误，叹曰：『是未合死耶』！会日暮，高崎守将陈升叛，密请兵于施琅，宵赴草安山直攻金门；耿继茂亦使杜永和绕古浪攻之。经猝不及军，及全斌退屯于铜山。继茂屠金门及厦门，婴稚皆烬；而尽掳其妇女、财物，两岛为墟。黄梧请遂攻铜山，率泰曰：『急之，必入台湾；即其未定，使布威德』。许擒经者封同安侯如海澄公，世镇泉州；洪旭笑却之。经之别将纪凤、林维掠云霄、海门、诏安者，亦败没。

康熙三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春正月，杜辉以南澳叛，入降。张灿，吴胜亦降，经将追之至于陆鳌、下蔡，不及。尚可喜更责招抚于吴六奇，使专任之。洪旭谓经曰：『金、厦新亡，差官仆仆，非为招抚，实散人心。宜入台湾；不然，将有肘腋之变』。从之。以重军屯澎湖，使周全斌、黄廷断后，遂入台湾。

改东都为东宁，升天兴、万年为州。益垦荒落，招兵民，立学校。造亭馆

，以处宗室、遗老。兴渔盐、申法禁、通商舶、安士民，兵甲不动：皆陈永华为之。

李率泰闻之，使黄梧、王进功趋铜山；至八尺门，总兵翁多球以其军民降。梧、进功宵济至铜山，黄廷、周全斌忽不协，遂及周宽、杨泮、周珍、曾傅、黄宝、林英、张隆、阮星、欧瑞、陈麟、赖工、张岳及兵民三万六千有奇先后降；南山、镇海、佛潭桥诸屿皆没，台湾属地几尽。率泰再使孔文举招经降，不从；曰：『思明之役，失由粮尽。今风帆所指，南极高琼、北指辽海，募兵索饷，随在而能；所以横绝大溟、迁国东宁者，诚悼士女化禽耳。贵国不察，尚严海禁，使四省邱墟，不已过乎？使来更约剃发，以八闽沿海相诱；经何贪于土地、何慕于爵禄，而为此哉？』卒不屈。率泰复徙沿海民，筑墙置隧以限之；凡五里一烽墩、二十里一营将守之。空庐墓、禁出入；士卒睚眦杀人，得贿始纵之，良懦益困。

秋八月，耿继茂及荷兰舟十，次闽安。九月，继茂及荷兰舟至围头，期十月至澎湖，俟风攻台湾。寻罢。

康熙四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，以施琅为靖海将军，攻台湾；降将周全斌等从。再约荷兰舶，不至。琅遂出铜山，飓风大作，舟楫尽碎；乃还。琅及全斌征入京，分诸降卒屯各省，罢攻台湾。

康熙六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，施琅进攻台湾策，期灭郑氏；众以风涛不测，止。时经众间出掠，不大肆。其将乌角车被擒于杜永和，都督朱英亦自澎湖降。

冬十二月，郑经掠铜山、铉钟；遂入广东，直攻甲子门，常进功不敢拒。

康熙八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春，明珠、蔡毓荣使慕天颜入台湾招经降，不可；复书言：『迁界以来，五省流离；是以不谷不惮远引，庶几寢兵息民。岂意贵朝尚不忘情于我！』语多不屈；且请用永历号，不去发、不易衣、不称臣，亦不登岸，与朝鲜、琉球同。使柯平、叶亨来泉；令自角门入，不可，曰：『国无大小，使者一也』。相持数日，天颜为策，使会于至圣庙中。平、亨不得已，自东门入；仍持议如朝鲜。再使天颜入台湾谕之；经言：『死不去发！』遗李率泰书：『建国东宁，别立乾坤，自谓将安于无事；不意阁下驱我叛将，再启兵端，岂不闻蛇足之喻？田横，匹夫耳；犹守义。况世受国恩，承先王之训者乎！永世「袭封」之语，岂足移孤臣海外之心哉？』答耿继茂书言：『方国安、孙可望皆倾心贵朝，今并何在？可为寒心。疆场之事，一彼一此，有天命在；毋赘说也』。以其间，据步头，通市广东，不复用兵；沿海之民，少安枕。

康熙九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秋，台湾禾大熟。

冬，经将林柏馨、都督施轰叛，出降。

康熙十二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，耿精忠使黄铺入台湾求济师，台湾人皆喜。经亲督师至澎湖，待之；已来辞师，经还台湾。

康熙十三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春，黄铺复入台湾，割泉州、漳州以赂经，且请尽师船归之经；曰：『王将水、吾总陆焉，江、浙不足平也』！夏四月，经使柯平入福州报聘，精忠已据全闽，悔割地，且耻乞援；遂叛约曰：『将分地战耳』。经恶之，留陈永华守台湾，自帅侍卫冯锡范、左武卫刘进忠、右武卫刘国轩、参军陈绳武、吏科洪磊，称永历二十八年，发台湾。

五月，郑经取铜山及金门，至于思明州；父老姻故，咸与问劳。闽中故多郑氏部，又不直精忠；闻其至，海澄总兵赵得胜首以其部降；会兵攻同安，华尚兰亦降。得泉州将张学尧孥，厚抚而招之；学尧、施凤以水陆军先后降。精忠键福州，而使王进守泉州；进与降将赖玉、戴国用恣不义，王进功子锡范阴约经师，诱玉执之，遂攻进。相持竟日，经舟大至，进遁惠安。

六月，郑经入泉州；杀赖玉，亦绞杀国用，民大悦。黄梧已疽死，其子芳度守漳州；经招之曰：『果抒悃，当弃前愆』。芳度杀刘豹降；经封之为德化公，所乞无不应。芳度卒自畏，阴使通表于大清；经羁縻之。降将刘炎在漳浦，经使赵得胜、冯锡范、何佑击之罗山，刘炎及降将刘成福、余鸿弼皆败绩；得胜急攻之，三人皆降。值精忠党刘进忠被围于潮州，精忠不能救，乞降于经；使金汉臣援之，败绩。

秋七月，精忠再使来求和，且乞泉州；不许。

九月，精忠使王进攻泉州，步骑二万，杀掠及惠安；刘国轩严阵待。相持旬日，进却，屯枫亭，连营三十里。国轩轻骑觐之，猝遇诸涂，许耀战少却；国轩分其军自辰加巳，搏击不已。进大败遁，全军尽失；追之，三日夜不止。进大奔，国轩师次兴化城，乃止。

尚之信攻潮州，城坏逾百丈，进忠誓守。赵得胜援之，击其兵于黄冈，大破之；其众烧营走。

初，吴三桂自立于云南，遣使通台湾；经遣推官陈克岐、副将陈文焕报之。三桂再使钱黯来通好，闻其与精忠恶，使周文骥来言：『毋操戈，遗敌笑』。精忠亦使潘日兴来和，经曰：『耿王能如约者，听』。精忠再使张文韬如泉州贺，馈以五艘；经使郑斌往立约，以枫亭为界。旋复隙。

康熙十四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春，广东将苗之秀、张国勋皆赴经降，经取韶州；以惠州弱，使刘国轩并夺之。之信愬之吴三桂，三桂使以惠州与经，且与和；国轩入守之。

三月，经使薛进忠攻吕花于马跳，永春知州郑时英谕之降；经杀花，没其

产，恶其拒命也。进忠攻沈瑞于饶平，不克；何佑至百子桥，遇尚之孝兵，击败之，瑞乃降，尽执诸降官畀经。经封瑞怀安侯。进忠密请封黄芳度，经曰：『芳度必死之寇也』！夏五月，经自泉州如海澄，觐漳州；旬日，芳度不入见。使郑斌说之，不听；阴使乞师于尚可喜。

刘国轩入潮州，遂与何佑、刘进忠徇广东郡州之未下者；至于东莞，守将赵天元降。国轩以师老将还，尚之信纠步骑十万人攻之；晨压何佑军，战于蜚母山。佑以身先，挥旗贯阵；国轩纵步骑驰之，斩首二万有奇、捕虏逾七千，奔踏遍山谷。之信大败，走广州；国轩、何佑之名震南粤。

六月，经攻漳州，黄芳度叛守，后镇万宏中炮死；经益围之。复以军趣兴化，马成龙降经，使许耀守之；寻以赵得胜代。冬，经兵围漳州逾二百日矣。其将吴淑开门降，芳度入井死；经执其孥，尽杀之；凿黄梧棺，戮其尸，以报海澄之役。进至邵武，杨德以城降。何佑自潮州攻和平，赖升亦降。经有泉、漳、兴、邵及广东之惠、潮州；又入浙江掠温、台至于舟山，其势特盛。

始，经在台湾，文吏惟立御史总制，以陈永华为之；协以五官，洪磊为吏官、杨荣户官、郑斌礼官、柯平刑官、杨贤工官暨六科都事、承宣、宾客诸司。既入福建，则以郑省英为宣慰使，督各郡租赋。易丁租曰毛银，人月敛银五分；舟船计丈尺税之，曰梁头。以吴慎为屯田使，清收屯税；以陈达章榷泉州盐、冯锡圭榷漳州盐、郑珍英榷潮州盐，石税四钱；以六官征富民缙绅贖，以饷司征杂税。以诸州令司抚字，以诸将分守各邑。其亲军曰侍卫，冯锡范掌之；曰勇卫，留守陈永华掌之；曰左、右武卫，刘国轩、薛进忠掌之；曰左、右虎卫，何佑、许耀掌之；曰五卫，施福统之；曰銮仪卫，艾征祥掌之；别立果毅、折冲、五卫、五行、五兵、左右先锋、前锋、后劲、中权、戎旗诸镇及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、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、奎、娄、胃、昂、毕、觜、参、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凡二十八营，五提督节制之。凡台湾政事，陈永华为主；军中文武事，则参谋陈绳武及冯锡范主之。使转台湾之米食闽民，大收水陆部众益其军。英吉利、荷兰、万丹、暹罗、吕宋、安南各致其物互市于思明，烟火里市几复旧。

康熙十五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夏五月，郑经取汀州，刘应麟降。耿精忠所据，建宁、延平及福州一城而止；经且涎之。时杨捷以兵攻舟山，经将走去。韩大任至汀州，将与经合；姚启圣诱降之。

秋九月，康亲王杰书入福建，耿精忠腹背急，请复降；许之。益仇经，导杰书军入福州。许耀屯乌龙江，杰书攻之；耀醉，淫于尼庵，仓猝接战，弃其甲仗走。

冬十二月，经使吴淑攻延平，将断入闽径。淑自邵武出，沃申击之；淑将

阮信叛，出降。淑走还邵武，沃申就攻之，淑弃城走；汀州亦没。

康熙十六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春正月，杰书攻兴化，何佑、赵得胜誓守。佑疑得胜贰，得胜指天誓，佑犹不释。及战，得胜抽矢射，无不中；见佑军不动，曰：『吾不幸遇若辈，偕死固宜』。下马据胡床，挽弦杀数十人，死。佑蓬其发，奔泉州；兴化遂没。郭维藩又以仙游降，赖鼎球弃其城走江西降。杰书兵益南，使穆林赫等分徇泰宁、长宁、长杭、清流、归化、武平，守者皆弃城遁。使黄芳世陷和平；进攻漳平，陷之。使耿精忠攻泉州，屡日不去；然惧兵分势必弱，乃自泉州堕同安城，屯于西溪。杰书尽满洲汉军降卒攻之，自辰至巳，国轩步卒饥，又突于劲骑，收其军，弃长泰诸县；出江东扼水头、三、玉洲以守。经以杰书军盛，并弃漳州，执沈瑞还思明；知府程梦兰、副将孙绍昌皆降。惠州将陈榑亦降。国轩犹军江东桥，寻亦去；闽中无郑卒。

夏六月，刘进忠、苗之秀复以潮州降。

秋九月，陈谕侯自台湾出降。时林凤等遥结经，而自屯长泰之天目山；降将魏茂击破之，又杀吴培等于东渌塔潭。降将黄蓝败经舟师于小盈，李复贵、林日回被执；已围泉州之小营，总兵黄忠等被执。

冬十月，杰书使张雄入思明招锦降；不从。

十一月，杰书复迁沿海民；自福宁至诏安，逾二十里即设砦堡，禁出入。滨海杳然，无复烟火。

十二月，郑经将掠泉州，降将杨凤翔等逐之。

是岁，经将战舟山、掠台州、温州；西攻广东至于钦州者，皆旋去。

康熙十七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春正月，郑经在思明。闻迁界急，使刘国轩、何佑分道入，尽下玉州、三■〈汙义〉、下浒诸堡。

二月，攻石马，趣海澄；以张廷辉知县事。使吴淑军果塘，林英以军攻泉州。杰书使穆林赫、喇哈达出福州，塔赖出潮州，段应举出泉州，郎廷相、黄芳世、胡兔出漳州，四师并进；国轩、何佑兵才数千，纵横剽锐不可当。以思明、金门民赋重，人月输米至三斗犹不给；国轩首辞俸，自饷其军。何佑、吴淑皆效之。

夏四月，蔡寅击穆林赫、黄芳世于腰湾，大败之；遂克石马、和平。国轩击胡兔于镇北山，击段应举于祖山、姚义于三■〈汙义〉河，皆败之；裨将朱成、高荣分掠泉、漳诸县邑。国轩已先入，自靖平举军围海澄，断堑环桩，飞鸟皆绝。郎廷相、胡兔兵来援，国轩纵一角，兵入；围骤合，城食益罄。

陈永华语经曰：『克■〈臧上土下〉长矣，莅事明达；请以「军行则守」礼，立为监国』。许之；号曰世孙。

五月，郑锦将攻潮州；不克。

六月，刘国轩在海澄；城中食尽，人不能兴。国轩执希福、穆林赫、黄芳世、段应举数十人及兵三万，尽斩之；获其马万余。乘胜入漳平、长泰、同安，雅塔里弃城走，遂围泉州。分掠南安、惠安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诸县，进围漳州，断万安、江东桥。杰书在福州，不能救。

经别将入浙江，掠乌洋、潮巔诸处；寻入舟山，守之。南道广东至于钦、廉，多所帆帜。

六月，经以郑时英理盐法，驻东石；姚启圣军城灵水逼之。杨忠掘其盐，深入二日；启圣兵骤至，忠力战中炮，死于海。

秋七月，刘国轩城浔尾，土、石各一，一夕而成；姚启圣军争之不得。国轩更筑丙洲城，守之。使何佑、吴淑围泉州，号十万。

八月，喇哈达攻漳平，经将黄鏞力战不少衄；至是，以无助降。吴兴祚亦自仙游陷永春，杨捷自兴化趣惠安。降将林贤、黄镐以舟师出闽安，刻期救泉州；贤军至定海，经将章元勋战死；萧琛走海山，经斩之。使陈谅、陈启明、朱天贵往御，贤乘风出海坛，别以舟百列五虎，天贵、启明以熿船先，大败贤兵。杨捷出万安桥背，夺何佑所立桥。王一鹏弃惠安走，叶明、萧武军于永春、德化、湄州间相呼应，捷拒之。喇哈达、吴兴祚至长泰，阻水；李光地使自安溪小径入，导以乡勇，何佑、吴淑解围走。

九月，何佑、刘国轩并军围漳州，凡二十八镇；国轩以十七镇军龙虎山，佑以十一镇军蜈蚣岭。耿精忠等战辄败，姚启圣五檄兵来救，各不至；众汹惧，欲弃漳州走。精忠悔其降，大恔；启圣独曰：『彼恃胜骄，将谓我不能战；请不战以懈之。阴以奇兵出，平经在此役矣』。尽阖城扉，韬弓甲。一日大雾，挥众急出。国轩兵锐斗，胡兔接之，溃；启圣援之，亦溃。耿精忠仇经甚，斩退者三；援矛突阵。降将马维兴济之，跳荡冲决，斩四十级，陷垒十六。经将郑英、刘正玺皆战死；国轩大败，走江东桥；长泰、同安诸县并没，守将林钦等多死。蔡仲遁入泉州降，纪朝佐等先后死且降。

冬，塔赖攻万松关；吴淑击其将瑚图于石街，不胜。国轩犹军江东桥，与姚启圣、吴兴祚大小百数十战，少负而多胜；杨捷夹攻之，亦不能胜。众知其难拔，再使张雄、黄志美语经：以生民涂炭，宜息兵归台湾如成功时；不可。

康熙十八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春正月，刘国轩在海澄。其地三面受攻；纒一径，国轩犹断之，引海潮以自阻，檄舟师屯各屯为声援。使吴淑攻长泰，不克。

夏五月，国轩自江东桥窥漳州。自春徂冬，拥兵万余；启圣及诸军十倍之，国轩发纵指使如无人，一时畏如虎。

精忠等谋大举直攻思明及金门，且约荷兰助。杰书言：宜大集舟师，乃可

为。寻使约荷兰者还，言至赶塘、石■〈彡卑〉洋，阻于郑兵不能进。杰书攻太平寨，刘国轩拒之，少衄。衄。

秋九月，经将施廷、林申在东石调发之余兵才二百，降者以告。启圣使步骑数千填濠登，廷伤、申斗死。经以失险，擢吴桂协理五军，与康雄守思明州。初，国轩以果塘险，筑版尾城于其后守之；诸镇莫敢屯，吴淑毅然请。杰书兵数万至，国轩、淑以军二千凭城进，且战且守，势若率然，杀章京巴名克。杰书军炮攻之，日夜不绝；淑自若。会霖雨，所居之墙坏；挥左右出，独据胡床寝其下，竟压死。经哭之痛，以其子天駟为建威镇，统其军。石井、白沙诸寨亦多没，林英生等并溃死。童耀及诸将在温州、象山孝顺洋者亦多溃。

姚启圣自辟修来馆于漳州，日恣金帛供帐诱经众。获谍，亦厚贿之；反以情告。或伪书于门，曰「某来降，预为之馆也」。经众猜忌，自相杀。又曰：『经居台湾必不降，其骁将吴淑、刘国轩，若賚国轩以公爵、淑侯爵，林升、吴潜、陈昌、江钦皆总兵，则经无助』。而淑已死。吴兴祚为舟三百、万正色复以舟三百助之；曰：『子沿海与之上下，我以水陆军注海坛，破之必矣』。

冬十月，启圣拔萧井，经五镇将黄靖、廖屿、赖祖、金福、廖兴皆降，林麟、詹天枢、陈彬、郑奇烈、林翰诸人亦先后降。经凡失文武官四百有奇、兵万有四千，皆为启圣所诱也。江几等亦降于吴兴祚。

康熙十九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春正月，姚启圣攻海澄，不克；苏利复以海坛降。启圣决大举，再使约荷兰，竟不至。然自吴淑死，国轩军狮山、鸟屿间者益败，经势益折。启圣遵陆窥厦门；万正色诸军趋海坛，吴兴祚助之。舟师六队以进，凡艘六百。经闻之，尽发公私及荷兰炮，以林升为总督，江胜、朱天贵副之，配舟以出。至海坛，升大惧，走辽罗；天贵争之不得，诱马兴龙于海，举其军降。别将卫升、江志军崇武、大定者，亦不战溃。正色、兴祚趋玉洲，塔赖、李率泰、姚启圣亦破吴丙、林勋等兵，尽下湄洲、南皋、平海、陈洲、马洲、湾腰、观音、展旗十余寨，诸将杨彪以下先后降。启圣尤厚待天贵军，遂获其力。正色攻丙洲、陷浞尾，国轩留苏堪守海澄，已还思明州；堪即以城降。正色攻思明及金门，国轩知难守，弃之；奉经入台湾。其母董氏责之曰：『黄洪之罪，其可贯乎？不才子徒累桑梓，则如勿往』！经不敢辩。江钦及诸将攻广东者亦败。

秋八月，塔赖贻郑经书曰：『自海上用兵，招抚屡至，事竟不成，则以封疆之臣拘于薙发、登岸也。台湾非中国版籍，君家父子自辟荆棘，且睽怀胜国；本朝何惜海外之地，不令田横将士逍遥其间乎！今三藩殄灭，中外一家；豪杰识时，必不吹已灰之焰，荼毒生民。若能保境息民，则自今以往，不必登岸

、不必去发、不易衣冠，称臣入贡可也。否，亦可也；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、徐市之日本，与世无争。而沿海生民，永护休息。惟足下图之』！经报书如约，惟请互市于海澄。姚启圣不可，乃止。

时杰书、塔赖及将军都统十余人住闽中，占民居、搜民财，奴其丁男而浮虐其妇女；杀掠所至，不识谁兵。惟傅拉塔有纪律，而不久卒。姚启圣日夕谋亡台。有施亥者，经甓人也；启圣使诱经入海口，伏甲擒之。又贿其庖人，使值享士尽毒杀之。事泄，皆被杀。国轩在台湾被刺者再，亦启圣所使，然卒不克。其将刘天福等降。

康熙二十年（台湾仍称永历）春正月，嗣延平郡王郑经卒。经自还台湾，知不可为，筑室洲仔尾，蒔花石、近醇酒妇人。国事并决于克■〈臧上土下〉；礼贤恤下，赏罚严明，众望归之。惟群小则惮甚，媒孽百至。冯锡范，儉壬也；有私憾于陈永华。先谮之经，罢其柄；永华郁郁卒，克■〈臧上土下〉失助。及经卒，锡范谮诸董氏曰：『彼乳婢子，何能君！克■质美，真君主也』。董氏亦贱■〈臧上土下〉，锡范遂执克■〈臧上土下〉，绳其喉而弑之。其妻陈氏，登台自缢。乃立克■为延平郡王；幼不能政，权归锡范。行人傅为霖与总兵十三人将作难，事泄，锡范尽杀之，并杀沈瑞，人心大震。

启圣闻之，请急攻台湾，且以施琅荐；李光地谋亦同。琅遂之福州，将以南风出铜山；启圣欲以北风直取台湾，各不协，止。

明年，琅自请以三百艘攻澎湖；而谓光地曰：『郑之将，国轩其杰也。使守澎湖为他人，虽败未即灭；如国轩守，或死、或败，则瓦裂矣』。

夏四月，克■将蔡某掠琼州，败还；分道闽、浙间者，亦无获。

康熙二十二年春正月，刘国轩闻施琅兵将出，遗书姚启圣，请自比于琉球；不报。

夏六月，施琅出铜山，至八罩湾礁溜，潮忽涨，遂及澎湖。国轩已严守，筑垒二十里，鎗炮环之。蓝理陷阵，中炮肠出，跃而更斗；国轩将飞天鼠被杀。数日复战，琅使曾诚、蓝理、吴启爵、张胜、许英、阮钦为、赵邦试入，以火焚郑师；风发，皆飘散。琅自以大舰冲而入，国轩以两翼兵夹击之，矢及琅目；蓝理、吴英以死拒。天大雨，飓风遽作，乃得脱；琅大惧。其夕，经将吕韬降，且请为应。澎湖固咸水，忽甘冽，以故能驻军。越七日，琅大举。国轩屯牛心湾以拒之，别列万人于鸡笼屿；沿海三十里皆筑短垣，置炮台十余以誓守。琅使陈蟒、祝明玉东，康董也西拒；自以军八队，朱天贵、陈龙、吴英、陈昌、林贤、杨嘉瑞将之，皆降将。琅约以义，五舟攻一舟，人自为战。国轩射火矢、喷筒蔽空，鎗炮呼噪之声，达百十里，斩天贵于海中。时云起蔽天，郑师相贺；以海洋占：雷鸣风止、云起风生，可乘战也。俄，大雷电，众

骇而溃。国轩推案哭曰：『天也，夫何言』！遂突吼门去。琅焚其舟，林升、江胜、陈启明、王隆皆力战死；杨德及诸人降。

琅进攻台湾，众议更战。姚启圣已使黄性震说国轩降，又故泄之；克塽众互忌，不能军，乃守鹿耳门。琅至，舟胶不能入。住军旬日，昧爽大雾，潮增十尺有奇；巨舟浮，进。其众骇曰：『先王取台湾，鹿耳门涨；今若此，殆天数也』！决计降。使郑平英来请，许之。

秋八月，施琅入台湾。刘国轩、冯锡范、何佑以克塽及明鲁王子朱桓降，籍其府库、军实及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金印各一、公侯伯银印五。琅复招黄锡鹏、周云飞、阮继先诸人于浙江、广东，皆以兵舶降。以台湾为府，立凤山、诸罗、台湾凡三县。以克塽及成功、经之枢入北京；至，授克塽公爵，隶汉军正黄旗。国轩、锡范皆伯爵，何佑副将。寻使以成功及经之丧归葬；克塽卒，爵除。

襄皇帝以仁武之姿，奋志藩服；非永璘也，而被沉废。遂致赧帝坐送南服，岂非天哉！福京正位，涕泣枕戈。宫中无嫔御、行在绝玩好，柄任清流、匿瑕朝士，洞烛军民、敦席祖德，才嫡仅怀乎天末、玺书遍下于宗盟：深维大义，何如人耶！「东南纪事」言之的矣。而世以杀陈谦、幸延平，为帝之罪；抑思谦死郑叛、不死亦叛，延幸明亡、不幸亦亡。盖郑芝龙以欢、泰之权，怀曦、桧之志；洪承畴以反颜之恶，工毁子之谋。少康、光武，遇曷及此哉！夫中兴之主，患不武决；偏安之日，必竞共驩。闽中之立，皆不堕此。卒致江陵尸幕下之君、义士碎西台之竹，则彼梟徒几希，尽绝而已矣；曩非妻孥雪掠、少长横尸，瞽目索涂、贰臣入传，此曹尚少悔哉！成功痛母、拒父，弃鲁、从滇，势有所厄，人亦议之。然周瑜非口舌能动、熊飞从岭峤起兵，故老遗臣，比以共和之治焉。虽操文徒祝、植旗无功，弃甲江澹、漂血海口；然且赤羽耀日、铁骑嘶风，电激飙驰、涛奔云立，大义申于南北、高皇鉴此牲毛：此闽中所以为明、成功所以不折也。台湾南迁，鸿毛借寓；礼贤才、屯军民。孟珙置江汉书院，流人栖息而安；窦融称五郡将军，河西拱手而服。搜〈衣，奉代一〉下〉甫定，膏肓弗痊！太原仗义，莫传三矢之遗；昆山泣麟，徒拥反袂之痛。延平有知，当亦赍恨九泉、自伤弗禄乎？三藩构叛，八郡旋亡；鼓角鸣于岭上，旌旗逼指鯤身。王孙之母，施责于倚门；仲连之矢，犹射夫燕将。虽在兴朝视殊残寇，盖三齐亡而田横不屈于岛中、炎运衰而邴原求之于海外；狡童之歌，宜西周不以为罪也。卒后儉人篡戴，天泽自亡。鸡笼议师，施琅反噬，败纲裂维，厥祸宜及；岂必「生女」碑讖、鼓山僧偈，斤斤前数乎？惟是明运终于南台，而新竺实辟于郑延平；泽不三世，而庙祀已饗于闽。天事、人纪合而观之，固「屯蒙」之机，顽懦所激已。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八

江西之乱

宏光元年夏六月，阿济格入九江，左梦庚降。其部金声桓进曰：『江西无兵，请偏师以招之』。使偕王体忠往。体忠，流贼白旺党也。旺军梟整，体忠刺而代之；先梦庚降。至是，与声桓偕。江西巡抚旷昭懦无备，声桓檄之降。其将王得仁以百骑自九江、南康趋南昌，昭使吏民迎得仁，自遁于临江，再走万安；南昌、临江、瑞州、袁州、饶州、吉安皆没。声桓居省城，纵兵四掠，士皆不附。艳刘天驷富，尽抄之；降者亦家破。闻隆武帝立福州，谋应者众。旧巡抚将邓武泰、白之裔壁峡江固，未降。

秋七月，隆武帝以黄道周为督师大学士，出江西；赐剑，便宜行事。道周将自衢州入徽〔州〕、宁国，上疏：『关内之扼在建阳，关外之扼在广信』。值御史詹兆恒、广信知府解立敬使迓道周，陈说利害。道周遂行；无食、无兵，徒手号召，得扁担兵千，历铅山长玉以进。隆武帝使张家玉屯金溪以助之。道周夫人蔡氏亦聚兵，号夫人军；旋以无食，罢去。

时益王由本首以兵复建昌，止云南援将赵印选象炮兵以自助。刘士桢复泰和、庐陵，曾应亨起抚州，张述载击声桓部于密渚，败之。刘士桢、胡定初、李含初、郭贤操各以兵复郡邑。左庶子杨廷麟开忠诚社于赣州，招檄士与守吏以死守；隆武帝嘉之，擢廷麟吏部右侍郎、刘同升国子监祭酒：江西义兵大起。声桓使刘一鹏御峡江、王体忠备抚州、高进库攻建昌；赵印选袭其屯破之，尽杀其妻子。旋出战，降者某潜通进库兵，以火矢射象军，益王败绩（已上详「义旅」），建昌遂没。声桓兵西至于皂口。

是月，永宁王起兵复建昌，遂复抚州（详「义旅」）。副总兵施福入弋阳。新城已降，总兵杨武烈潜复之。隆武帝使李翱知县事，兵民相杀者累日；翱擒杀其党及佃民乱者，新城复定。九江、临江、饶州、瑞州、袁州、广信间义兵复起，南赣巡抚李允茂又使徐必达复泰和。声桓使王得仁趋抚州，王体忠趋建昌，刘一鹏、王进才、郭天才、高进库、汤执中、柯永盛分击义旅。诸将多良玉部，既降，受制于声桓。寻陷宁都；进攻吉安，陷之。允茂走赣州，告急于闽；隆武帝使福建巡抚吴春枝自邵武为之援，命总兵陈秀救建昌，詹事罗大任、大理寺少卿黄云师、兵科给事中曾应遴募兵复九江、南昌，且援赣州；命张家玉监郑彩军出广信，促定江西，招土寇邱华、谢朝恩等于湖西、湖南。援将黄朝宣始逗留不肯进，至是噪归。声桓亦忌体忠兵精，诈杀之；一军大哗，飞矢四射。声桓击定之，使皆隶王得仁。得仁辽东人，发五色，军中呼为「王杂毛」；骁勇善战，声桓尤爱之。得仁为效死，故声桓兵众而益强。

八月，万安军乱，杨廷麟告急。刘一鹏至峡江，白之裔叛降，进攻袁州

；李时兴固守，蒲缨战，败绩，袁州遂没。之裔更导一鹏陷吉安，乘胜攻万安，执旷昭杀之。曾应亨被袭于临川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郑彩距广信而军，不肯进。声桓攻广信，知府解立敬、铅山典史周寅生固守；张家玉使洪旭、林习山援之。

大学士苏观生忿郑芝龙状，自请经略湖广、江西；隆武帝亦思自赣州入湖南，命为总督，募兵南安以待。

九月，命太仆寺少卿林兰友巡抚江西；曰：『虔民之憔悴久矣，卿宜振厉；先教后刑，先情后法』。又曰：『小贪必杖、大贪必杀，其力行之』！徐必达击刘一鹏于泰和，败绩。杨廷麟、刘同升击声桓兵，大破之；乘胜复万安、抵泰和，尽克吉安境。又复临江。上疏：『赣州山川上游，仰攻不易；左湘楚、右闽浙、背临粤东，控制三面。乞赐临幸，使天下知朝廷有兴复之计』。隆武帝然之；阻于郑芝龙，不果行。加廷麟尚书、大学士；赐剑，便宜行事。召李允茂入为兵部侍郎，代以张朝綬；旋召朝綬，以刘同升代之。

督师大学士黄道周至广信，使夏学先取东乡，赵之玺复安仁、余干，沈和击土寇胡沛然，降之；旁趣饶州、抚州。闻金声被执，遣将守马胫岭。使黄奇寿出牛头湾，战大捷。遣王嘉封出婺源，败死；游击李忠被执。俄，奇寿、李璜、倪彪亦溃于童家坊。道周上疏：『敌掠暖水，去广信可百里；臣军入郡者千许人，东出马胫可七百人，之抚州、饶州者二百人。臣之现军千余而止。今势急，请使方国安出严州老竹岭，攻徽州牵制之』。隆武帝无兵、国安又浙军，是以不能应。

郑彩在广信羸卒数千，数月不一出。黄朝宣入掠袁州、瑞州、临江诸郡，土寇谢忠良等所在焚掠，福建土寇阎、罗、朱三姓纵掠及抚州，别贼掠南康，重以金声桓淫掳屠杀，江西大乱。

冬十月，金声桓兵攻吉安，徐必达援之，战败而死。侦广东兵至，声桓众退入于峡口。杨廷麟击王得仁等于樟树镇，又败。遂弃临江，守吉安。时隆武帝以万元吉总制江西七省军务，入守赣州。

十二月，赣州巡抚刘同升卒。元吉适至，隆武帝使兼巡抚事，与杨廷麟固守。赣州居江西上游，水陆达广东；地数乱王得仁，讨定后，势少戢。终明世为重镇，故廷麟等扼之。

是月，黄道周军溃，张天禄追之至于江西之开化，乃止。

金声桓兵陷抚州，郑彩不之救；张家玉切言之，下诏严责，迄不惧。右佥都御史陈泰来以兵取上高、新昌、宁州（详「义旅」），进围瑞州，不克；遂取万载。声桓攻之，新昌守者以城叛。泰来走界埠、攻抚州，败死（详「义旅」）。声桓东至许湾，张家玉结陈辉、蔡钦、林习山三道御之。军中夜火，家

玉斩救者，设伏以待；诘旦，声桓兵果至，旭先疾战，家玉亲督黄虎等继之，斩其二将、首级四百，家玉将陈有功亦战死。日加午，声桓兵大至，矢下如雨，烧诸山毕赤，家玉坚不动。王得仁驰书招赵珩降，众偶语，珩大惧；家玉执其手，拔剑誓曰：『当共死事此间耳，敢疑谤者齿此』！夜半，设太祖高皇帝及关壮缪位，率诸将哭拜之；悬金于前，使珩及郭毓卿、李明忠、陈良各以百人伏山谷。已伪走，声桓逐之，毓卿等四击，家玉反军斗杀其步卒五千人，骑军溺死亦过半，抚州复立。又使永宁王袭声桓垒，自以兵夹击之金家坡，斩首五百；还妇女、收酒米，给免死牌以生薙发之民，民竞饷之。遣使告捷，且请乡民能复州县者即官之，而斩逃将许象干以徇，军声大振：为江西战功第一。

顺治三年（隆武二年。是年永历帝即位）春正月，江西巡抚刘广久招土寇阎某降之，杨廷麟亦招张安等。闻隆武帝幸赣州，疏迎迓；诏廷麟如行在，以万元吉城守。时吉安有民兵、峒丁凡六万，广东援军亦数千，中书张同敞征赵印选、胡一青兵四千。元吉申定军制，诸将不乐。张安前从廷麟复吉安、抚州有功，赐「龙虎新军」号，元吉倚以战。然安盗贼，居赣淫掠；使援湖西，所至残破，亦不用其命。元吉苦之，别募土练以战，诸将益解体。

是月，声桓陷宁州，围奉乡不下；使李士元攻吉安，败去。王友才继至，赵印选斩之。元〔吉〕故识声桓，劝反正；及其受总制七省命，声桓亦心动。得其仆菁华，宵脱其桎，询元吉起居；味爽纵之。及友才死，问乃绝。

苏观生至南安大征兵而乏食，不能进。

三月，命大学士傅冠恢复江西；赐剑，便宜行事。以冠无将才，使揭重熙、傅鼎铨监其军，以张安、邱华兵隶之。重熙方与徐祖绶等援抚州，击声桓兵于许湾，败绩；主事王兆熊劾之。大学士曾樱荐其才，隆武帝亦知之，各兼给事中；与鼎铨偕。冠至五福关，不敢前。闻泸溪警，反檄其兵归。已而，凡警皆然；人共谏之，不听。惟乞罢，疏十二上。江随、重熙皆劾之，乃罢冠，以重熙统其军。

是月，金声桓兵陷奉乡；又攻吉安，胡长荫违节制，总兵邱龙、张魁皆战死。张安在湖西不能救，吉安军自溃。元吉退皂口，所部惟安远军三百；欲入水死，知县林全春止之。苏观生助以兵，名「新威军」；亦三百人。元吉使监纪陈亮督守绵津滩；高进库至，新威军先遁，安远继之。元吉入赣州，城中大扰；其妾已出署，斩之，众乃定。张安军一至，走湖西；赵印选愤元吉诋其罪，拥兵遁，城中岌岌。值给事中杨文荐使湖南至，以事急，自请助守；综理研密，昼夜不息，元吉倚之。进库并陷万安县。

夏四月，命包象干籍石城、瑞金、宁都、建昌无赖民为兵，汰其老弱，备

福建。

郑彩闻博托兵出江西，弃广信、杉关。永宁王固以蛮峒兵守抚州，金声桓更围之，乞师于彩；张家玉以三营援之，围解复合。至是彩遁，蛮兵亦溃，抚州遂没。声桓兵攻铅山，陷之；又陷贵溪，总兵汪硕画败死。遂攻广信，周定初击之连湖，却之；再战于箬渡及师口，败绩。诸军皆溃，广信遂没。詹兆恒收其众，屯玉山。彩遁至新城，众犹数万；将复走，张家玉止之曰：『新城，杉关之障、福京之门户也；必不可弃』。彩不顾去。张家玉、徐伯昌会李翱痛哭守之，以乡兵三百乘城守、亲兵百人战，荡决数十，杀其军累百。声桓兵纵围之，家玉中流矢陨绝；都司林雄蒙絮入，杀一将，挟家玉走，伯昌、翱皆死，新城遂失。家玉血书召阎龙兵于广昌，不及；安仁诸县先后没。

进库乘胜至赣州，巡抚刘远生出要张琮于雩都，赣人诬之，火其舟，拘捉及妻子。俄，远生以琮至，赣人悔还其孥。远生忿，以琮渡；陷于伏，大败；及河，争舟死者甚众。远生益忿。五月朔，再渡河战，身先士卒，竟不胜；远生被执。俄脱归，屯于雩都以拒吉安、障赣州。杨廷麟檄狼兵于广西，自以张安及诸军再战于默林，皆败。乃散其军，入城守；声桓围之。隆武帝加元吉尚书、文荐金都御史，令尚书郭维经总理江西、湖南六省军事，与御史姚奇允缘道募兵以助守常山。急诏朱大典、顾应勋兵入援，以其距关近也。大典已被围（见前），惟揭重熙以傅冠军克金溪，再复抚州，有众十万；隆武帝嘉之，擢抚江西，代刘远生。以诸将专进止，不得已退军泸溪。尝击声桓兵于铜铺隘、师姑岭及高田、孔坊，皆大捷。是为湖东之师。声桓使王得仁逐邓云龙军于余于、乐平，遂自水口入光泽；还入抚州，掠东乡、安仁诸县。

六月，吴之蕃、张国祥以广东兵五千至，大战于李家山、牛头山，击斩千计，赣州围解。已复合，城中易子析骸以守。隆武帝嘉叹，赐名「忠诚府」。然势益棘，元吉断指入函中，乞救于湖南、广东，何腾蛟、堵允锡、苏观生、丁魁楚不能救。

秋八月，傅鼎铨军复宜黄，驻于乐安；以闽事急，援之不及。揭重熙在泸溪，将以兵援福州。闻隆武帝趣赣州，倍道趋行在。降将某要击之，重熙大溃；急收散卒攻抚州，入之。其将洪深没于阵；遗卒千人次于玉洞，间行安仁、东乡、金溪、贵溪诸寨，使聚兵；己为日者装，躬入南昌覘焉。郭维经、姚奇允以兵八千至赣州，胡一青、赵印选复以滇兵至，丁魁楚遣广东兵四千至，苏观生募南安兵五千至，杨廷麟召其溃卒，而元吉旧将汪起龙亦至；惟中书袁从鶚募沙兵，主事龚芬、黎遂球督舟师屯南安不及至。诸将欲战，元吉期水师；主事王其■〈穴上弘下〉曰：『罗明受，海盗也；芬、遂球奉若骄子，不可恃。且水竭，巨舟难入』。不听。及师至，声桓使郭天才截诸江，尽焚其艘

，死者无艺；明受遁，诸军骇溃。万六吉以广西兵八千至南安，闻之，亦不战溃。降寇谢志良在雩都不敢进，城中惟郭维经部四千、舟师二千列以守。及汀州耗至，赣人益悬。

冬十月，奸人黄震象、黄鼎象自城中潜通于声桓，请为应；散卒助之。丙子，夜霁雪，声桓兵攀堞入；乡兵巷战。及旦，兵大至，守者熬炮皆自裂；乃共拥元吉去，死于东关。廷麟以下，文武殉者数十人（详「殉节」）；惟曾应遴为廷麟招兵闽、粤，郭应铨驻兵于龙泉，久乃死之（应铨，维经之子也）。元吉监杨嗣昌军，敏练多奇画，号知兵；及是，昏如睡，接诸将无一言，指对山救垒为空屯。言军事者，趣杀之。精神芒■〈忽，月代心〉，识者异焉。声桓屠赣州，使徐元仁、胡有声、高进库守之。进陷南安府，苏观生走广东。

顺治四年（永历元年）春三月，詹兆恒自怀玉出开化，为降将李荣所杀。林质再以兵复德化、攻建阳，败死。揭重熙、傅鼎铨军先后溃，郭应铨败死龙川。杨廷麟部溃入湖中者，不肯降；然伏匿无能为。泸溪魏一桂等亦然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金声桓益肆，大发兵，使王得仁等将之搜诸宦室民砦；皆诬以抗命，淫杀如流寇。乐平、余干、浮梁间民固忍健，得仁屠之，死者无艺；道、府守令多出降附，各肆捕获，弋人孥贿。降臣李凤翔、孙之獬、董学成为抚按，皆恶虐；檄徐文灿、汤执中、刘一鹏攻广信、吉水、弋阳、铅山、崇仁、龙泉、泸溪、东安诸村寨，尽屠之。降将刘武元巡抚南赣，使其部刘伯禄、徐起仁攻瑞金、石城、兴国、龙安、上饶诸邑，都督叶之南等皆死（详「义旅」）；平骨、莲花、钓力、丁田诸寨皆没。

顺治五年（永历二年）春正月，金声桓复以江西降。声桓负定江西功，日夕盼侯伯，仅得总兵摄提督；王得仁功亦不与，心怏怏。凤翔又痛抑之，孙之獬遽易其将佐，声桓不能堪；客胡以宁、胡澹、陈大生、僧德宗各劝反。德宗尝告声桓曰：『二十年后，变江西为红头虫』。至是，以朱纓丹顶镇九江，特信之。覘王得仁私居恒作故明服为梨园，知亦心动。会凤翔死，降臣章于天代之；与董学成等索声桓、得仁贿无已。尝大燕，文吏毕坐，屏声桓、得仁不得与；得仁愠，于天戏呼为「把总」，曰：『欲遂反耶』？及得仁攻建昌，于天索贿三十万；得仁大诟，目迸出；已知不敌，予之；心益怫。其客黎士彦为「公」「侯」玉印各一，玉刚卯；一宵，遗声桓及得仁曰：『隆武帝故在，以此贻之』。得仁受印，声桓且佩其刚卯。使赵旗鼓入湖南覘降将孔有德兵势；犹以妻子在辽东，不敢发。学成廉其状，阳欲举劾、阴索其贿及得仁之侍妾。得仁虑妾去，谋益泄；坚不予。是月，声桓孥至。于天方以数骑出瑞州捕掠富室，或告得仁曰：『于天此去，欲结赣抚以图公耳。前此满骑千余去矣』！声桓

计决，阴约降将李成栋、马逢知、刘泽清、徐勇复为明。王得仁将自出建昌，结遗臣余应柱、揭重熙。或告得仁曰：『声桓多诈，宜居省垣以逼之，乃不敢违』。得仁从之。夜勒兵执学成出，始告声桓，遽解发辫、易衣服；旦杀学成于市，及降人副使成大业。执于火于江，请降；使为炮车。督居民还明服，迎故大学士姜曰广为军主。隐士徐世溥止之，不听。揭重熙、傅鼎铨亦至，声桓自为豫国公，得仁侯。以其客黄人龙为总督，幕客陈方、吴尊周为抚按，以得仁妇弟黄天雷为侍郎；遣丁遇时迎隆武帝。移檄远近，称隆武四年。会遗臣某至，言粤、闽状；改称永历，使亲信雷德匿其表于佛经以进。

宗室宜春王朱议衍自江西入汀州，降将于永绥袭杀之。

二月，金声桓徇九江，南康、饶州皆下，江西属邑率为明。胡澹因说得仁：『九江既下，江、楚中断，宜乘破竹之势，袭取建康；下流无备，一举必克。则鲁、豫之间亦将响应，中原可传檄定也』。得仁不听。还语声桓，客皆曰：『此上策也，请急从之。不者，西蹴武汉、湘衡，以联何氏（谓何腾蛟）；中策也。不者，攻城冲邑，过而不留，重为流贼；下策也。若俟西粤驾临，北兵猝至，膺城自困，必无策矣』。宋奎光亦请从澹策。黄人龙独言：『江西四接，赣居上游，文武并列；我道粤，赣实隔之。他往，则议其后；宜急取之』。降将罗锦绣在湖广，虑声桓攻之；诳以书曰：『赣州东西要隘；赣定，楚将不费公力』。声桓信之。时声桓、得仁称东、西府，各置吏；新旧客交构。姜曰广又恶诸客非进士科，诟逐之；陈大生等皆被桎梏扑拽走。或自称隆武帝所授官，收众湖山以自立；众判为三。声桓以江、粤势阻，将求益王世子以监国，未果；诸义从官或谋戴鲁王，人心蚁动。声桓使吴高守九江，潘永禧守饶州，白之裔守南康，宋奎光、刘一鹏、郭天才守南昌，己及得仁攻赣州；刘武元欲降，高进库亦观望。声桓以进库勇，欲其归己，陈说利害，且为侯印畀之；进库反怒，曰：『彼天子耻』？不肯降。

声桓使白朝佐攻之；曰：『战酣，吾助汝』。及败进库兵，声桓不至；朝佐怒曰：『将死我耶』？弃其军为僧去；进库得死守。声桓围之，以兵复南安及广东韶州诸郡邑。使约降将高第于归德，第不从。傅鼎铨、揭重熙一赴声桓约，雅不欲居南昌；永历帝使重熙救王祁，径取浦城，断福建、江西径。而王益八在抚州、徐伯昌在宁都、余应柱在东湖及刘季矿等招降属邑，西及湖南之酃县、耒阳、郴、桂阳诸州；姜曰广思援之，声桓不从。吴高兵入湖口，规池州。

三月，潘永禧、陈九思复祁门、黟县、休宁；遂自徽州北济江，入无为、巢县、和州、含山，以僖永历帝还。降将胡茂桢复陷黟县、休宁，降将尚可喜、孔有德、耿仲明等尽湖南兵还救。江西谭泰更大金满洲及降军西，步骑二十

万，舟车、驼马、西洋炮无算，将援赣州。洪承畴曰：『直攻九江，则赣自解；此围魏救赵之策也』。从之。谭泰兵历淮入江，水陆数千里，捕掳、拘杀、淫虐、斥卖，男妇悲号，尸被洲渚，天为黄霾。

夏四月，谭泰使和洛辉及降将刘良佐攻湖口，自趣饶州。九江守将吴高弃城遁，良佐、和洛辉入之；尽屠城外民，死者无艺。明日，入南康；白之裔亦遁。潘永禧在饶州，再以兵攻婺源，为敖童所拒；谭泰至饶州，永禧亦弃城遁。谭泰趋南昌，使其将先自西山入，青岚、麦源诸寨尽没，杀人盈野。揭重熙攻汀州，亦败还。

五月，谭泰围南昌，揭重熙乞救于行在，傅鼎铨督两军遥相应。姜曰广、吴尊周则皆惧，不知所为。宋奎光、黄天雷誓守，屡击败谭泰兵。得胜门坏已数丈，奎光囊土补之；大出神枪、火箭，焚攻具。声桓兄出降，奎光捕斩之；部将楚国柱、贡鳌以军叛，奎光追及，杀无遗。使告声桓于赣州。时赣围逾四月，城中斗米六十金，人不及百；降将胡有声将复降，进库不可。声桓攻益急，城坏数处。进库乞降，期以三日；日夜缮补，城复完。南昌使至，王得仁曰：『吾闻先发者制人，今宜闭来使，督士卒锐攻城；彼食乏，又不知外援，不三日必破。赣破。以一师守之、一师入粤；粤闻赣破，必望风靡。然后南通岭表、西道粤西，邀彼来争，我以逸待之；而以奇兵绝其粮道，十万之众可覆也。若弃之而去，强敌在前、赣兵乘后，此危道也。不见宁王覆辙乎』！声桓不听。使盖遇时守袁州、吉安，遽以兵退；部众争溃，得仁斩之不能止。进库出追击，声桓兵自相践踏死者千计。未至南昌十余里，闻前锋刘一鹏已败谭泰，获其炮六；益轻进。至七里街遇伏，力战，乃得入。得仁别以兵二万趋九江；姜曰广召之，得仁曰：『敌数十万深入腹内；若粮道绝，不分兵击我，则引而西；分则力弱，撤则愆矣。九江城小而固，以我守之，必不能破。以是锁扼大江、遮绝敌粮，犄角南昌，可以制胜；何必同聚孤城坐毙乎』？曰广不听，一日夜数十檄。得仁叹曰：『是惟欲我偕死耳』！乃归。谭泰以舟师截诸江，弓矢枪炮夹岸阵，绵亘数里。得仁转斗，锋锐无敌；斩首数千，获器械无算。声桓出应之，得仁遂入南昌。城临江，其三门依山立。诸将中郭天才善战、宋奎光善守，而得仁尤锐。声桓欲尽掣其军入；天才不可，自以其部屯黄泥洲。兵皆川产，骁果剽利，为声桓攻福建自杉关长驱及福州，驻于洪塘伪为援军，露米舟上，将俟城中出而袭之；李率泰泄其计，天才掠就食十人归。其援南昌也，以兵冲谭泰，三战三捷，共惮其勇。尤畏王得仁，终夜呼「王杂毛」来。及声桓入城不一战，知无斗志，乃作长围；东起王家渡属于灌城、西绝鸡笼迄生米渡，塹山列舰，周接飞桥，尽梟死者首，取其槽为柱栅，章江之潮亦不至。又纵军虐，四出杀人，而朋淫其妇女，死者数十万。曰广清正无将略，声

桓亦自悸，惟务坐守，置城外不复问。盖遇时以粮至，高进库遮之，不即达；谭泰亦扼之丰城，别为粮舟给声桓众，伏起杀之。由是益闭壁，一鹏、遇时无如何。声桓外援，其近者张启详在瑞州、邓云龙在武宁，然不能为。陈九思历战五年不少衄，然薄声桓不通尺素。其幕客多托乞援遁。胡澹上书姜曰广，沥陈情势；曰广不悟。湖广总督何腾蛟受命援南昌，至于吉安，不能进；城中益匮，斗米八十金。谭泰设南昌令于白沙、新建令于蛟溪，征赋困乏。

夏六月，广西巡抚瞿式耜疏：『声桓举军反正，宜命重臣宣谕号令。若失缓急，必涣人心。巡抚刘远生，秦人也；久领节钺，使之江西必无误也』。不报。声桓表中自称豫国公，永历帝改封昌国公；封王得仁建武侯。声桓不乐，遗书朝贵，请还故封。是月，诏封为豫国公，得仁号如故。草疏者复侈称声桓，而不及其危迫状；永历帝喜，擢其使陈方、吴存周官，而兵不至。

是月，谭泰烧生米渡，明日烧市渡■〈汙义〉。秋七月，烧黄土墩，死者无数。

八月，谭泰决松湖围南昌，城中陆径绝。李成栋自广东援江西，先攻赣州，士马甚盛。高进库复伪降，日夜缮守；成栋不知，退军南安以待。旬日无耗，还军岭上。

冬十月，南昌围益急，郭天才敛其军入。已食罄，纵居民出；状益泄。谭泰分兵攻吉安，张启详遁；东拒余应柱于吴江、都昌。又复宁都，邓云龙以城降；朱议澌被执死。破梓溪，杀刘斯崱；击丁家塘及林亮、殷国桢诸义师，并破之。东收湖盗，守将徐光程等亦叛降；洪国玉、李安民虽屯湖东，不能救。潘永禧部在祁门、歙县者，复为敖童所败；吴国桢被执死。胡澹忿曰广、声桓弃其策败恢复，自噎死。

永历帝再使李成栋援江西，大檄峒丁、降众及己部统以十总兵，凡二十万、号百万；过岭执人，士夫不免。既至赣州，栅未立，众已饥愠；成栋骄甚。昧爽，闻城堙呼「董大哥」者三；骇曰：『董大成，我中军也；我军岂尽附彼耶？乘马急奔，不作一语；穷一日力，至于南安乃止。诸将不知故，惟从之奔。士卒大溃，弃辎重、器械若山集，实未见敌，为自古败军所未有。成栋迁怒于杨大用，杀之。』

南昌益急，宋奎光请战至于再，不许；将以己部独出斗，声桓固止之。就曰广询军事，惟约死守无一策。谭泰使入，伪称巡按江西，声桓磔之，并杀章于天。声桓旋夺曰广印，以全时鸣都督内外诸军事；时鸣亦能军。谭泰馈米于声桓，诘其匮；声桓报笋百斤、橘盈石，示充足。居民请舍命战，声桓卒不许。时城中草木尽，父子、夫妇相啖食，富者至键户枕金毙；外兵亦不致。一日，闻金鼓呼噪声，骇窥之，则王得仁娶妇也；犹以其火器锐，不敢逼。是月

，潘永禧将李伯升、汪老五败死于徽州。李成栋在南康忽见杨大用射之，惊悸；止于信丰不进。督师堵允锡以忠贞营救江西，至于袁州，亦不进。谭泰使肉薄攻南昌，金时鸣为铁网，兵至，蒙曳之，杀伤颇甚；谭泰兵却。汤执中部杨国柱已约降，声桓、曰广皆不知。揭重熙、傅鼎铨合军援南昌，战于三江口，败绩；刘士楨、孔元彻亦溃。余应柱躬督舟师至，战于落星洲；亦败绩。独九江生员金志达以兵复东流、建德，然不能救南昌（志达事详「义旅」）。

顺治六年（永历三年）春正月，金声桓在南昌无日不被攻。值大雨，垣堞皆坏。戊寅，谭泰炮攻得胜门，声桓摘精锐御之。汤执中已开南门导之入，须臾城陷。声桓预作数十棺，全家汉服坐其中，自焚死。王得仁以三百骑突得胜门，三入三出；与谭泰再相值，各不知。得仁遂自澹台门去，不知所终。宋奎光被执，诱之降，不食死；陈方、黄人龙皆死。谭泰屠南昌，遗孑皆尽。

二月，谭泰兵入抚州，刘一鹏走山中；又入建昌，诸将张士举、盖遇时在袁州、吉安间者走湖南。张自盛、洪国玉、曹大镐、李安民在湖东西者各据险守，号四家军。谭泰使觉善等溯流上，遂自赣州蹴信丰；诸将欲走，成栋不可，使炮兵三百伏，曰：『敌至则鸣』。及旦，兵未至，故无声；诸将骇曰：『火军叛矣』！则皆走，去者过半。成栋醉而骑，溺死。觉善等略地至南雄而还。刘武元使降将徐启仁、鲍虎、左云龙攻瑞金、雩都、崇义，破之；进攻梅岭，执总兵刘治国。惟宁都固守，不能下。

揭重熙入朝于肇庆，永历帝欲留，不可；以为兵部尚书，总督江西军务。亦擢傅鼎铨职，使共援南昌。声桓已没，重熙缘途名募，猝遇谭泰兵于程乡，躬自搏战，锋势锐甚，连中三矢，不退；中军桂洪则战死。谭泰兵败去。

三月，重熙驻师宁都、石城间；诸将闻其受总督江西之命，皆归之。永历帝又召傅鼎铨如行在，鼎铨疏请终江西事，不行；重熙亦疏留之。使监军陈化龙驰檄远近，徐孝伯来会。遂奉鼎铨居徐博；张自盛居汀州，曹大镐居铅山，洪国玉、李安民各居其地。重熙因合大镐于广信为犄角，屡及鼎铨将四家军掠广东、福建、江西境。尚可喜屯吉安备广东，兼御诸军。

秋七月，杜永和以兵数万三路攻江西，掠南安、信丰，至于崇义。尚可喜等击之，烧其木城；永和走。

冬，张自盛在湖东，其部董明魁叛之降。

顺治七年（永历四年）春正月，王之纲陷杨坊诸寨，杨奇、杨昌期皆被擒。

二月，宁都州陷。徐孝伯固守经年矣，至是乃破；人谓守城之冠。有彭顺庆者，亦居宁都州；刘武元招之，不从。使高进库攻之；至是，亦被杀。

总督江西军务揭重熙如邵武，约张自盛使结曹大镐于广信；甫入闽，攻者

猝至，重熙诱入，伏前后击之，斩馘殆尽，遂破诸郡。追杨捷于抚州，几获之。

夏六月，降将高守贵陷石城，又破冲天、仁石诸寨。

秋七月，张自盛、洪国玉、李安民合兵攻邵武，城中固守；自盛等攻之屡月，不止。得兵数万，势颇盛。

冬十二月，降将张学圣攻张自盛，败之；自盛及洪国玉、李安民走新城之老山岭。学圣攻之，国玉、安民皆战死；惟自盛走免。

时流贼罗自荣有众数万据大庾之云山，北掠上饶、崇义、南康、信丰、龙南无宁日。刘武元使降将杨遇明、刘伯禄、贾熊、董大用分攻之，斩杀殆尽。

顺治八年（永历五年）夏四月，兵部侍郎傅鼎铨赴曹大镐于张村，被执死。

五月，余应柱援吴江于星子（详「义旅」）。杨捷掩至，应柱被执；湖东尽失。

揭重熙以数十人至贵溪，将会曹大镐于百丈磔。值大镐还铅山，就炊其空堡中；追者骤至，射重熙中项，获之。大镐寻败，没于崇阳。

顺治九年（永历六年），张自盛自江西攻邵武，又攻延平。

李定国入江西，取安福、永新；寻还衡州（详「荆湘之乱」及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顺治十年（永历七年），都督陈文魁等被执于南丰、都督宋献忠战没于乐安、金简臣败死于宁都、张自盛亦被擒于邵武。

顺治十一年（永历八年）春，徐敬时败绩于广信之九仙山（详后）。夏，曹志攀、汪文生自饶州、广信降。

顺治十二年（永历九年）夏五月，降将胡有声攻陈其纶于瑞金之大相山，其纶走宁都之天心寨，被执。其纶当江西再没，遥附朱成功；至是死。

秋七月，张煌言以兵至芜湖；将入鄱阳，合杨廷麟余军图再举，不果。廷麟子弟寻散尽。

顺治十五年（永历十二年）冬十二月，宗室朱议滹、都督王佑、经略彭坤皆以其众降。

顺治十六年（永历十三年）冬十二月，陈九思闻朱成功入长江，及金晓等击浮梁，不克。九思始终江西，且知兵；故久而不败。未几，亦降。江西之众尽。

江西上通湘、楚，下道全闽，左捍皖、浙，右固粤东；其山阻而丛，其水湑而急。其民多文采，擅勇劲。固而守之，北江、南岭之壮也；据而用之，舟师、步卒之产也；攻而图之，山林、水陆之异也。左良玉首乱以兵，袁继咸志

不获展；而幽、冀之师一旅，江唇便反辕旆。盖公孙陇西，权置度外尔。金声桓志在俘掠，又知南朝未必有备；急风四摇，长箠遽脱。列城溃而不支，守吏望而解绶。因势射利，彼之愿也；而鄱阳之墟，鼎沸而已。刘同升、杨廷麟倡结忠诚，遭历岁月；郁章贡为胥涛、保吉安为脾泄。郭维经、万元吉连翩督帅，镇坐峡口。方诸义旅，则太行张所，乃是客兵；例彼守臣，则有夏臣靡，实收余尽。岂谓天命靡常，横尸化碧乎！同时黄道周出广信、傅冠在湖东，一则徒手号召，成卵石投击之形；一则白面书生，徒慷慨悲歌之气。惟鼎铨、重熙往来击斗，孝伯、应柱展转撑支，张皇舆尸之余，号召山寨之内；流离摧折，志气不衰：未始非挽颓波之欲东、愤澠池而奋翼也。内隙既生，金、王革面；李毡以山东归宋、姚荃举所部附晋。九江、饶州，偏师即下；和州、无为，江表震惊。金陵有席卷之势，湖口有深入之军。进攻退守，胡、王之策，天下之计也；充耳不闻，天夺之魄。复值姜曰广忠愤自摅，事机罔测；李成栋、堵允锡近者丧师，远者不及。至于飞桥圜列、毳帐如云，井蛙坐困、楚歌四闻，束手抚膺，终于破灭而已。南昌既没，列郡偕亡；济尔哈朗、孔有德再问广西，耿仲明、尚可喜兼出庾岭，亡国之蘖萌兆于斯。其后抚州一城，摧锋再捷；鄱阳义旅、苍水思求，必至沮海将亡、中原地尽；江西之旅伏莽，斯无百折不回有如此者。且赣州之役，得谥者二十余人；义兵之堡，主之者且数十辈：以忠则如彼、以义则若此，岂非敷浅！匡庐秀毓人哲，庐陵、文山师表，乡间接踵，闻风回翔挺发；后之起者，其亦神往于斯！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九

荆湘之乱（陕西附）

崇祯十七年春正月，总兵官左良玉复监利、石首、公安、随州、枣阳、均州、房县、惠安。

三月，命左良玉功成世镇武昌。时李贼逼京师、张贼走四川，良玉以其间复承天、德安。

夏五月，宏光帝以张应元为承天总兵官。湖北巡抚何腾蛟疏陈兵贼状；且请湖广总督速之官，收士卒。报闻。

秋七月，左良玉复襄阳诸邑。

八月，左良玉开藩武昌，分其将驻汉阳、随州、兴国诸郡邑；已屯武昌，以提督官制全楚。楚将张光璧、黄朝宣、杨国栋拥溃卒数万劫掠蕲、黄间，袁继咸以恩抚之；疏请湖南总督急之任。不听（见前）。

是月，副总兵孙守法、郟阳总兵王光恩合军破李自成众于兴安州，复平利、白河、上津。光恩又大破贼将路应标，再使苗时秀、王光泰战败之；又烧其均州粮。贼乃遁。

罢偏沅巡抚，以杨鹗总督川、湖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军务；实无能为。起丁魁楚巡抚承天、德安、襄阳诸处。员外郎李向中疏：『湖广穷民散乱，军旅空虚；若贼入武昌，江南岂得安堵。宜募兵、设重镇，与凤阳、淮安相犄角。承天，尤陵寝之地。左良玉屯军武昌，俨有在山之势。抚臣何腾蛟忠国而民任之，闻当他除。夫保江南在扼要，则荆襄为急。任荆襄者，拒贼犹后、馭兵为先；则腾蛟不可易』。从之。

九月，以牟文绶为总兵官，屯荆州；王允成摄总兵官，镇岳州。移丁魁楚总督两广；使何腾蛟仍抚湖北，寻命以兵部侍郎兼抚湖南。荆州陷于贼，文绶自施彝以土兵出图之。御史徐养心疏：『贼使孟长庚城江陵，张贼檄言将犯荆州；若顺流而东，浔阳、芜湖单弱，不几以金陵为孤注耶』！

冬十月，命急饷承德军（详前）。

十一月，左良玉击华容、石首贼，胜之。诏杨鹗回，以何腾蛟总督川、湖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军务；移高斗枢抚湖北，使徐起元巡抚郟阳。左良玉请留腾蛟抚湖北；宏光帝言：『五省总督之设，不惟恢复荆、襄，且应巴蜀；宜俟斗枢至，乃行』。

十二月，以固守郟阳功，加巡抚高斗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

宏光元年春二月，贼复犯郟阳，水陆二十万。光恩使别将扼江渚；自屯城外，伏卒榛莽间，贼苦险翳不能驰。光恩步卒战如神，及暝，缚荻树杪，火光掩映，乃以死士冲贼垒，短兵接；伏兵四出，呼声震地，贼弃垒溃。光恩循江冲贼水营，与别将夹击之；贼弃舟遁，尽获其骑舰。郟阳孤悬陕、楚之交，并受贼围；以光恩善战守，竟得全。

是月，孙守法自兴安入终南山，以豪格兵逼故也。寻复出奉秦藩第四子开邸于五郎。

李自成弃陕西走湖北，道郟不胜，则益南。左良玉不能御，遂陷承天；马进忠弃城遁。王骥受命抚湖北，辞不行；宏光帝亦不问。

阿济格及吴三桂追贼入湖北。徐启元、王光恩击均州、光化、谷城、南漳遗贼，走之；遣使迎降，且具舟导其兵，郟阳遂没。

土贼陷湖南之永光。桂林王亨嘉疏劾抚按，匿不闻。

三月，李自成陷潜江，左良玉告急。

戊申，左良玉军反；烧武昌府，尽弃湖北地而东（见前）。执何腾蛟入其军，将自杀；良玉将反持之。及汉阳门，跃入水，守将四惧诛，亦入水死。腾蛟浮沉十余里，渔舟拯之；其仆亦怀印至，返视渔舟，则无有。乃入宁州，自浏阳入长沙，集属吏痛哭盟誓，以便宜假堵允锡巡抚湖北、傅上瑞巡抚湖南，章纆为监军，严起恒调兵食；檄张光璧于溆浦、黄朝宣于燕子窝、刘承允于

武冈、曹志建于道州及董英军，皆隶其戏，谋恢复。而武昌、江北无一军，贼遂掠舟从容济，陷武昌城居之；分其党杀掠湖南、北境。

夏四月，阿济格自郟阳击承天、德安、邓州及江北诸贼，皆胜之；遂收其地。

五月，何腾蛟谋出湖南、复湖北；贼弃武昌，走通城死。尚可喜、徐勇尽击败荆、沔贼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闰五月，阿济格渡江取武昌，兵贼无守者；阿济格遂尽下湖北地，留兵守武昌、荆州而还。

秋，马进忠、王允成、卢鼎、马士秀自湖北入岳州。四人已从左梦庚降，使军湖南北，遂走岳州。傅上瑞闻之，大惧；章纆曰：『此军无主，可抚也』。入其军，与指水誓；进忠从命。

李锦亦自湖北入湖南，至于洞庭；岳州、常德、澧州皆被其毒。

九月，贼党刘体纯、郝摇旗、袁宗第、张光翠、牛万才、塔天宝、蔺养成、王进才先后赴何腾蛟军前降，兵几五十万；李锦亦降于堵允锡。隆武帝进腾蛟尚书大学士，总督诸军。腾蛟裒旧部参以降军，请授黄朝宣、张光璧总兵官，与刘承允、曹志建、董英（腾蛟旧部）、马进忠、马士秀、王允成、卢鼎（左良玉故部）、李赤心、郝永忠（即摇旗）、袁宗第、王进才（闯部）并开镇荆、湘，谓之十三家营；划湖以守。而以朝宣为总统，已与允锡分督之；从傅上瑞之谋也。转输不足，加派义饷；公私嚣然。然朝宣、进忠、允成索食于民，无异寇盗；别将熊兆佐等，并贪黩。腾蛟内外支吾，不暇给。永忠、赤心部日杀掠湘、湖间，民无所诉。岳州阻湖，上达武昌、下入长沙，为南北之键；诸将置不顾，岳州遂墟。

冬十月，何腾蛟总师北伐，志气锐甚；拜表即行，使监军道李膺品期会堵允锡于岳州。黄朝宣首抗令，惟监军道章纆以马进忠、王允成至、张光璧自靖州至。纆以军先，腾蛟自帅满大壮、吴胜军继之。堵允锡亦使李赤心自湖北至，与尚可喜等遇，三战三败，腾蛟威望为之损。允锡在澧州，与腾蛟各疏行在，请幸湖南；隆武帝决就腾蛟军。

十二月，孙守法攻西安，降将孟乔芳以七百人守；曹三俊等约内应，不克（详「义旅」）。守法围西安，明年正月乃解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是月，刘体纯等掠襄阳，降臣徐启元击败之。

顺治三年（隆武二年）春正月，何腾蛟攻岳州，傅城力战，大破可喜等军。又使张光璧战藤溪，诸军力斗，杀获遂盛。又使马忠攻湘潭，皆大捷，山寨响应。是役也，刘承允〔畏〕蕙不进，赏故不及，承允反怨腾蛟。张光璧、王允成固有隙，至是复哄；腾蛟右允成，光璧大愤，以其众走。副将黑运昌赴尚

可喜降。允成亦拥众走，声言寄室于湘潭，马进忠托就食湖西。腾蛟不能制，退屯湖西，划湘以守；满大壮、卢鼎从之。堵允锡攻常德，下之；东复松滋各郡邑，渡江围荆州。满洲军固守、忠贞营又毒掠，以故不能下。

二月，隆武帝封孙守法、武大定皆伯爵；宁夏、甘肃、神木、靖边兵皆附之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命堵允锡巡抚湖南；觉罗郎球以兵救荆州，允锡退走（详「遗乱」）。使杨国栋、张光璧扼回子河。孔有德入岳州。

三月，以傅冠总理湖南剿抚事宜。冠不能军，寻罢。

夏四月，刘体纯、袁宗第等掠襄阳、樊城，围邓州；渡汉，北掠兴安，入汉中；南入归州、彝陵，旋走入川。

五月，隆武帝以章纆为右佥都御史，巡抚湖南。纆有智略，行军不避敌；腾蛟以覃遇春、吴胜军隶之。遇春夜袭尚可喜、耿仲明兵于新墙，逐北三十里，屯于潼溪；伏火器于垣内，攻兵围之数十重。遇春酣战自辰至酉，可喜兵退；遇春追之，满大壮、陈友龙翼而进，杀伤殆尽：南北用兵捷始此。俄，降将杨么以舟师入洞庭，纆使马进忠御之；么亦良玉将，进忠伪与盟，执而杀之。南北相守经年不败者，纆之力也。尝攻岳州，以无继还；又大战于大荆驿，隆武帝嘉之。至余诸将黄朝宣屯燕子窝、张光璧军攸县、郝永忠在宁远、马进忠止沅州、王允成入常德、卢鼎居衡州、刘承允据武冈、王进才营长沙，各不用命。

六月，孙守法退保五郎山，武大定败绩于兴安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秋七月，何腾蛟使张光璧、郝永忠自湖南入闽迎隆武帝；光璧止攸县不进，永忠屠桂阳州。或曰腾蛟阴憾于隆武帝，故止两军使不行；盖蔑之也。然腾蛟于诸将独喜永忠，曰：『吾阅人多矣；能助我者，其郝安南乎』！次即光璧。人颇怪之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秋八月，孔有德、耿仲明及降将沈志祥、金砺以兵入湖南；黄朝宣御之燕子窝，大败之。而军乱甚，纵掠永兴、萍乡间，至于褫人之革；淫杀焚掳，无异诸贼。士卒为乡民忿杀者，更募足之；湖南、江西重被祸。

冬十月，何腾蛟、堵允锡各以疏至肇庆劝进。永历帝封刘承允为侯，使镇宝庆。

顺治四年（永历元年）春正月，孙守法退守石子城。

孔有德出岳州，章纆战不利；何腾蛟使王允成及诸军援之，皆不至。覃遇春走长沙，章纆守湘阴。

二月，孙守法退守石陂谷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章纆谒何腾蛟议战事，将以舟师返。胡一青兵至，纆抚之；使王进才、覃

遇春、姚有性、熊兆佐共奉督师守长沙。进才、有性兵复哄，腾蛟出询之，伤于炮，仆；纮驰出，使一青救腾蛟，免。遇春等皆四溃。有德闻之喜，骤以兵攻湘阴；胡一青奉章纮入衡州。有德攻长沙，腾蛟创甚，誓死守；王进才部掖之，骑而走。长沙知县王宸开门降，湖南省治遂没。腾蛟至衡山，创甫愈，使章纮征诸军；王允成已弃常德走，黄朝宣走衡州，马进忠、王有才遁五溪山中，湖南镇将一时奔溃。张光璧自茶陵使满其兴以千兵卫腾蛟；有德至，其兴战死，腾蛟单骑走衡州。

三月，孙守法复宁州，屯于乔麦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孔有德至浏阳，尚可喜攻燕子窝，黄朝宣以陈士明等降。可喜略诸县，会有德于湘潭。

夏四月，孙守法败没于兴安。武大定亦自紫阳走，贺珍入郧阳、襄阳；寻败于竹溪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孔有德陷衡山。衡州固卢鼎分地；张光璧突掠之，鼎走永州，光璧踞衡州。有德踵至，光璧挟腾蛟、章纮走，且先遁；腾蛟使纮招溃军留四日，走祁阳，衡州遂没。有德取黄朝宣父子，车裂之；恶其荼毒江西、湖南也。张光璧自祁阳复挟腾蛟走。

腾蛟脱身走永州。章纮追至，责之曰：『长沙不溃，犹可以守；今瓦裂矣，何以慰三年中输将之百姓乎！』腾蛟谢之。檄王凤升守永州，约堵允锡谋恢复。时永历帝遣使劳腾蛟，征其兵入卫；腾蛟以军事急，辞不行。值孔有德兵逼，西走永定。卢鼎守永州，其部武士强、白良劫以降；不果，遂合郝永忠大掠去，鼎仅以身免。良、士强走降于孔有德，促使进兵；有德使掠祁阳陷之，径趋郴州。腾蛟走白牙市。

章纮在东安，以积雨涨，使张朝复祁阳；朝不应，将斩之，乃克祁阳。纮复招土寇降，使守雄飞关及永州；自军石溪，降将谢君锡扼之，腾蛟击之，获君锡，乃济。明日，严起恒至；又明日，吴晋至；言郴州、桂阳皆没，马进忠遁沅州、王允成走辰州、郝永忠匿道州，有德尽陷安化、新化诸处。

是月，王光泰在湖北，复为明。光泰，光恩之弟也；光恩降，以原官驻郧阳，降臣李之纲虐之，光恩死。光泰以其军入襄阳，遥奉永历帝号，自称镇武伯；杀降臣甘文奎、刘开文及降将杨文富数十人。还取郧阳，杀降臣董有声及保康、竹山、郧阳知县官，尽取其地。使结贺珍、武大定于陕西。降将孙定远来攻，光泰阵斩之。

何腾蛟在湖南，承永历帝使朝桂林，以余军付章纮图湖南。

五月，孔有德军屯衡州，章纮使王凤升图之。

张光璧径至武冈州，与刘承允争劫驾；不胜，大掠新宁。承允请敕解之

，光璧定沅州。

总兵杨国栋以舟师入洞庭，攻长沙；耿仲明还击之，国栋败走。有德陷龙阳，进陷常德，放兵四出；堵允锡匿永定卫，张光璧遁宝庆，马进忠走五溪，李锦入施、巫（详「遗乱」）：率望风遁，空其城以待，有德徐入之。惟周金汤诃永州无备，夜噪而入，遂复之。

六月，何腾蛟请檄马进忠、张光璧、王有才、牛万才、袁宗第、高必正兵五十万攻衡州；扼于刘承允，惟隶以赵印选、胡一青兵。一青因说腾蛟曰：『长沙之失，非战之罪，直开门揖盗耳。诸将望公如云霓，迟则解体』。腾蛟然之，即日行；赐之银币，命廷臣郊饯。承允伏甲攻之，一青、印选尽杀其军；永历帝不问。会张光璧入朝，劾承允；承允惧，请使腾蛟屯衡州。堵允锡亦劾承允劫杀状，高必正复至，承允益惧；思以允锡制之，请加允锡大学士，赐剑，总督江楚军务，屯长沙。其地并没，承允以空名扼之。流寇王明俊以众降，封为侯伯有差。

秋七月，章纆以兵徇永明；愤诸将横虐，闻警先逃，郁郁成疾卒。何腾蛟亦至，哭而葬之石溪；自军于白牙市。

郝永忠自桂阳走，遇尚可喜军自长宁至，大掠走道州，张学孔被执。

八月，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仲明复以兵陷宝庆，遂入祁阳，杀宗室王兆鼎、世子干生、总兵李茂功、黄晋兴数十人；进逼武冈。刘承允屯紫阳江，使陈友龙军石羊渡；友龙扼水阵，有德三攻之，皆败绩。承允忽至，颯蹴久之；友龙侦其壁，则举军降矣。友龙恸哭从之。承允蟒玉乘舆出，有德使去发而后见，从之；且约为平行礼，有德许之。承允遂以武冈降，且请急追永历帝。有德疑不厅，承允自以兵追之；及靖州之王家堡，谢复荣力拒之，乃走（互详「永历奔亡」）。他日有德宴诸将曰：『使皆如陈将军者（谓友龙），吾安得至此』！承允不能对。

湖南、北文武闻武冈州陷，又不得永历帝耗，督师堵允锡、巡按熊麟将立荣王于辰州；腾书故大学士熊开元，不可，乃止（互详「永历奔亡」）。刘体纯等掠郟阳。

冬十月，孟乔芳陷兴安之白土关。王光泰击降将王平于内乡、房县，皆败绩；平陷郟阳。墨特根亦攻甄川锺于房县、方国成于合口，光泰走入川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耿仲明以兵攻永州，何腾蛟、胡一青守之，背城力战。一青忽言内外援绝，徒死空城无益；挟腾蛟走全州。王进才已先走，尚可喜追之，陷桂阳。鳌拜入沅州，张光璧遁，傅上瑞出降，岷王埏垓二十余人皆被执死。上瑞说腾蛟立十三家营，卒乱湖南，性又反复；至是降，居刘承允军中，屯于武昌。有德使

降将线国安及陈友龙攻靖州，陷之；杀姚有性，何腾蛟奔广西。堵允锡、马进忠等走永顺、保靖土司境，寻入贵州，乞师于皮熊。王祥复入施州，胡一青、赵印选遁广西。于是武冈、宝庆、常德、沅、靖、郴、桂阳县郡皆没，总兵周思仲等降。腾蛟闻之，使周金汤、熊兆佐屯东安路、王凤升屯永州路以备之。耿仲明复自永州陷辰州，西。

十二月，何腾蛟自永福传檄诸将，大举攻湖南；遂出师攻取诸路（详「两广之乱」及「遗乱」）。堵允锡自走永顺，愤不得恢复；至是，刺血书二祖、列宗神位，恸哭欲自杀，众皆哭。张光璧、牛万才奋兵出，再攻辰州，克之；王进才亦至。允锡以忠贞营赴长沙，线国安拒之。允锡及其犹子正明亲甲督师，血战三日，国安大败遁；遂取衡州，自益阳东。

顺治五年（永历二年）春正月，张光璧及贵溪王攻沅州，败绩；永宁、黎平间义兵亦没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二月，孔有德再以兵陷永宁及辰州。

夏四月，永历闰三月。

五月，张光璧复靖州及沅州，戴国士复降。其人即陷陈泰来者，昵于光璧；请以为湖南巡抚，永历帝亦从之。

贺珍战败于竹山及黄泥港，又败于石梁，遂自湖北走入川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陈友龙诱降将某于辰州，杀之；尽歼其众，复为明。遂自靖州复黔阳镇筄，东攻武冈，拔之；斩诸叛者，以祭傅作霖。进围宝庆，孔有德兵来援；友龙大破之。

腾蛟檄曹志建等攻永州。线国安攻辰州，亦不克。

六月，堵允锡复常德、宜昌、桃源、澧州、临武、蓝山、道州诸郡，兵势大振；忠贞营亦入荆门、宜城，告捷。允锡闻有请议和者，上疏宜绝口不一言；时论壮之。

俄，金砺军至湖南，别以舟师浮洞庭入沅江，马进忠御之麻河；侦其状，使皆断长矛为短戈，巨斧继之。刘子良先，马维兴、杨进喜继，猝压其垒，奋矛呼刺，万斧继之，人皆靡。自以骑兵张两翼，纵斩降臣黄廷伯、宗尚勇、马汝弼、高捷及士卒七千有奇。比舟师至，进忠空其城，使杨国栋伏苇中待之；兵至伏起，大骇悉降，逸出者又尽获之。知马蛟麟所在，与郑古爰往降之。

刘承允在武昌，以陈友龙复降，守者疑之；使屯山上夜攻之，一军为靡，傅上瑞亦死。

八月，兵部右侍郎刘季矿复酃县；旋没（详「殉节」）。

李成栋出南安，闻降将田起凤在郴州，迂道乐昌、宜章以招之；起凤复降。两军在途骚扰无状，居民结寨自保。成栋戏起凤曷攻之？守者炮发，成栋怒，屠之去。

九月，何腾蛟亲督师攻永州，降将余世忠出战，胡一青击败之。孔有德兵来援，一青伏兵文明铺，夜分兵至，伏起攻之，大败而去。世忠及降臣李绍祖死守，自夏历秋，大小三十六战；城中食绝，咽草啖人，弃所割妇女之私十五石，犹不肯下。

冬十二月朔，何腾蛟拔永州。时城中人尽，满洲军知不守，杀在籍降官刘兴美等，突围走。杨国栋追至冷水滩，斩世忠；执绍祖及林国栋械至桂林，瞿式耜数绍祖罪而斩之。腾蛟攻衡州，守者遁去，遂复衡州、东安、永明、江华、道州、宁远。监军御史余起鹄、职方主事李春甲复宝庆（详「义旅」）。于是永宁、茶陵、酃县、安仁、新宁、耒阳皆克，宝庆、衡州捷书且同日至。腾蛟驰檄长沙，聚苗、汉兵食以进。

马进忠以兵复常德，大集刍秣于城；李赤心自湖北至，羨其完富，欲据之。堵允锡强进忠使让之，且托与盟；进忠忿，终敌无一言。甫还，即促士民走，纵火烧城，不遗一甍（详「遗乱」）。以胡一青屯衡州，乃西走武冈，杀掠五百里；王进才亦弃宝庆走。赤心至常德，城空无所得，亦弃之。诸屯将闻其至，皆弃地走，湖南为空（详「遗乱」）。允锡使毛寿登、杨国栋守常德，自以兵东。

腾蛟方疏进功、赤心必不合，湖北千里皆空非策；且聚数十万兵共食湖南，兵哗民尽，瓦解之势将在目前。欲使进忠辈分道立功，亟请圣断。给事中金堡因请命腾蛟督进忠及诸将围长沙，允锡以忠贞营救江西；从之。命甫下而变作；腾蛟在衡州大惊，急檄马进忠出益阳，招王进才等约堵允锡以忠贞营攻长沙，已督赵印选、胡一青等来合。时孔有德等还江西（详「江西之乱」），仅使降将徐勇守长沙。允锡兵以争常德故，不能进；忠贞营惟掳杀，勇得以守。允锡不能下，东次郴州，至于吉安而还。俄，忠贞营弃长沙走，曹志建首以其部还龙虎关；诸将毕溃，大掠衡州、宝庆、宜章间。腾蛟顾事急，将自邀赤心入衡州，马进忠使杨喜往卫之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顺治六年（永历三年）春正月，何腾蛟至湘潭，空无人；以日暮，止之。李绍祖子以告徐勇，猝执之；腾蛟抗节死。马蛟麟等复陷常德府。

二月朔，张光璧攻辰州，不克。济尔哈朗、孔有德再以兵入长沙，攻湖南。

三月，李赤心大掠衡州、永州、郴州，西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永历帝方诏堵允锡守衡州。命未下，允锡已驰至，使尹具瞻、堵正明守永

兴，陆士毅守安仁，龚龙守攸县，胡一青、陶养甫屯衡州；檄赵印选来助，不应。俄，济尔哈朗追赤心至永兴，陷之；堵正明力战死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廷议：代腾蛟者，无若瞿式耜。永历帝然之，诏式耜总督诸军，赐弓矢斧钺；永、宝、鄂、岳上下三军之在行间者，生杀唯命。式耜疏辞，不许；乃建大元帅旗鼓，申严号令。疏请兵科给事中吴其雷监其军，荐张同敞知兵下士，宜重奇，大收人望；曰：『凡重茧跋涉而来者，非忠义、即功名之士也；岂可假人哉』！

王永强为降将李国翰所败，宜君、同官、蒲城、安塞、清涧皆没。延安、绥德亦旋没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夏四月，尼堪击刘体纯等于西乡、平利，大败之。

孔有德薄衡山，王永祚大败之。再战于草桥，自辰至酉，杀伤相当；有德忽以轻骑出阵后，遂不支。有德陷衡州。

堵允锡走耒阳，将之永兴；闻城陷，尹具瞻、陆士毅、龚龙皆先遁，诸县尽没。允锡走郴州，遇孔有德兵，几被获；日中而雾，宵得萤火烛，乃入桂阳。五月，至龙虎关。曹志建咎其召赤心，朱谋烈又谮之；允锡将之道州，志建击之。大战，尽杀其部，执允锡入镇峡关；将害之，允锡逾垣走广西（详「两广之乱」）。然是战也，志建精锐亦尽，悔无及；遁于永明，不敢出。桂阳诸邑亦旋没。

秋七月，焦璉、赵印选攻永州。尼堪至宝庆，马进忠走武冈；弩山追王进才至沅州，守者先遁，遂入靖州。济尔哈朗兵自永兴取辰州，使达尔趋永州；周金汤、熊兆佐立栅大松桥以拒，不胜。又战于王公岭，败绩。胡一青、王进才合兵拒河岸，亦溃；金汤、兆佐走新宁，牛万才自湘西掠新化、溆浦，攻苗砦，不能入而走。王进才、马进忠匿于武冈山中。

冬十月，降将马蛟麟攻道州，曹志建败；出金二十万，曰：『斩一级，金一锭』。军士争赴敌，蛟麟大败，俘获无算；遣使告捷。马进忠复攻武冈，克之。寻趋宝庆，又克之，遂复靖州。巡抚郑古爱使总兵刘禄、胡光荣、林国瑞、黄顺祖、尚文明徇永、郴诸属邑，及于桂阳。

十一月，瞿式耜、焦璉分兵三路趋湖南，攻永州、沅州及广西之全州，谋恢复。勒克德浑、孔有德兵亦至，复取燕子窝。有德至白虎关，曹祜走道州、马进忠走武冈，宝庆诸郡复没。胡一青、周金汤、熊兆佐、王永祚、张明围永州匝月矣；其地三面河，永祚垒其陆，路复绝，降将李东斗誓守不肯去。

十二月，孔有德援永州，自以骑兵绕河外至。永祚军淫掠，敌至争遁；有德纵，居民含怨者复助之，死者千计。一青、金汤、兆佐不战溃；惟张明全师归广西（明，焦璉部将也）。有德破长宁诸邑，兵民多死，湘西复没。

顺治七年（永历四年）春正月，线国安陷新田。二月，陷新宁，向文明降。有德攻武冈，马进忠败绩，负创走；总兵胡光荣被执。进忠走靖州。

三月，兵部尚书张同敞围永州，不克。孔有德入龙虎关，曹志建奔广西；有德兵至郴州，周金汤又溃。会有德还衡州，势少辍。

夏六月，孔有德陷桂阳，张士举、盖遇时降之。有德攻镇峡关，总兵惠延年力拒；有德出间道，猺人之被虐者导之，曹志建大溃，死者蔽地。

袁宗第等分掠宝庆、荆州各郡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秋八月，牛万才及线国安战于万阳山败绩，旋降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九月，孔有德兵益西，永明诸县皆没。进忠走城步山中。

冬，郝永忠等掠房、竹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顺治八年春正月（永历四年十二月。自二月后，为永历五年），孔有德使马蛟麟攻郴州，寻入之。时湖南所存沅州以西数县邑靖州、郴州、桂阳、蓝山、宜章、兴宁间复有白头、红头、梅獠诸贼，忽此忽彼，随在蹂躏，不胜纪。

冬十月，于大海至彝陵降（互见「四川之乱」）。

李来亨皆受封，分掠湖北之边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顺治九年（永历六年）春三月，孙可望使李定国、冯双礼攻湖南；自出贵州，期会于武冈。定国至沅州，沈永忠遁；定国入沅州，取遂平、蓝山。

夏四月，李定国攻靖州，击降将张国柱、许天宠，大败之；遂入靖州，执降将杨国勋杀之，东入宝庆。

秋七月朔，李定国克宝庆，沈永忠走湘潭。定国使马双礼率前军都督高承恩、铁骑营王会、武安营陈国能、天威营高文贵、坐营靳统武击孔有德兵于驿湖，斩其骁将李四；自以左军都督王之邦、金吾营刘之讲、左协营吴子圣、武英营廖鱼、骠骑左营卜定唐出武冈州，攻桂林（详「两粤之乱」）。白文选亦攻辰州，军于荔溪，距城仅十里；徐勇攻之，张景春被杀。文选攻益急，勇固守；粮尽援绝，勇犹不退。李定国复自广西入湖南，取永州；执降将纪国相、邓允昌、姚杰数十人，皆杀之。

八月，明湖南军取彝陵。

冬十一月，李定国取衡州，入长沙；西取湘阴，入岳州，以为进忠守之；定国还长沙。孙可望以猓兵五万助白文选攻辰州，斩降将张鹏、吴光鼐；急攻其北门，而使白文选自东入，执勇斩之，遂取辰州。李定国遣兵攻郴州，执降将金汉惠杀之，知州郑元勋降。定国益东，至于江西之境，皆为明；俄为孙可望檄还湖南。

时尼堪、屯齐以兵入湖南，马进忠弃岳州西。尼堪逐之，战于湘潭，进忠败绩，走宝庆。定国闻之，谋弃长沙诱深入而覆之。尼堪入长沙，恃胜穷追至

衡州；定国使进忠及冯双礼伏白果，已夹蒸水军。尼堪骤至，定国与战，自晡达旦凡数十合。尼堪恃锐，丹顶龙旗登山望战，定国卒自丛筱中斫之，顶踵分裂，从骑尽没。山下军不知，犹力战。马宝中流矢，少却；讶双礼军不至，侦之已西去。马进忠不知故，亦从之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定国大骇，阳却收其军，走宝庆，尼堪军亦止。定国复谋出间道攻之，不果；还军武冈，长沙东北复没。

十二月，封湖南总兵莫宗文为安仁伯。

顺治十年（永历七年）春正月，屯齐攻辰州；李定国再以兵出湖南，使马进忠攻永州。

二月，屯齐救永州，李定国不退；闻孙可望亲追已至于靖州，惧，先自龙虎关去。

三月，屯齐入永州，言败定国众四万。

是月，杨国栋、莫宗文合兵攻常德，不克。孙可望亦冀以战胜誓其下，至宝庆闻屯齐方军岔路口，自以轻骑往袭之；阴雨绵缀，三日始及之周家坡。屯齐无备，骤遇之，惊且溃；可望军杀数人，遽掠马，乱。屯齐还攻之，可望扼山岭。文选、双礼左右拒，可望建龙旗鼓吹为中军；屯齐尽锐注之，可望大败、文选亦溃。走辰州，阿尔津又败之；惟双礼阵不动，得引去，屯齐亦不进。以其军陷宝庆，分掠永州、辰州，至于黎平。自春及冬，兵锋四及，死者百万。

十一月，屯齐兵陷郴州，还。湖南州郡皆没，惟武冈、沅、靖、辰犹为明。

顺治十一年（永历八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改辰州为沅兴府、沅州府为黔兴府。刘文秀以兵出湖南，孙可望自按沅靖军。尚可喜尤畏李定国，请使洪承畴以满洲兵自衡、桂入，自以诸降军自永州入图广西；不许。

顺治十二年（永历九年）夏，刘文秀入湖南取辰州，进攻常德；凡兵六万、战舰千余。降将李本深拒之，文秀还辰州。

五月，文秀再自辰州趋陬溪、龙湾，攻常德；分遣卢名臣、冯双礼以舟师攻岳州、武昌，亦为辰泰所拒，还军西。本深伏兵河澗口，视其半济而击之，六战皆胜，焚其舟。又败之龙阳，名臣堕水死。文秀、双礼还贵州。

顺治十三年（永历十年），辰泰攻辰州，李定国使廖凤、李先芳援之；不克。

秋九月，辰州破，土司彭宏澍亦降。其诸姚、黄贼在彝陵间者，屯聚不一；阿尔津大败之，招降殆尽。

顺治十四年（永历十一年）冬十月，孙可望走靖州降，武冈州亦没；李定

国守沅州、靖州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时洪承畴驻长沙，辰泰、阿尔津驻荆州，守而不进。及可望降，承畴自请攻永历帝于云南，使偕洛托出湖南。

顺治十五年（永历十二年）夏四月，洛托将出师，洪承畴先使降人袁廓宇招沅州、靖州，下之；贺九仪等溃，湖南尽没。惟湖北边郡错出四川者，犹为十三家营所据；久之乃灭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武昌、汉阳，中原枢纽；偏沅、膏■〈石匿〉，黔、滇屏藩。良玉一去，全楚坐亡，而洞庭以北皆墟里矣；赤心骤来，施、宜横虐，而白帝之东且贼穴矣。何腾蛟、堵允锡缀拾残烬，皆纳群仇、立军府、委文武，职固宜然；诎非忘寇哉！且夫温韬降而拥麾、铜马破而称帝，瑾瑜匿瑕，史或一辙。然必指挥惟我，金石坚心：一军下归、巫，以睢河、洛；一军出袁、瑞，以趋江、皖；一军问汀、韶，以接澎、台；奔命不遑恢复故圉也！岂意四镇之祸，十三家起而踵之；宁南之乱，忠贞营驾而上之！且虔，上游也；而南昌不能救；闽，行在也，而汤阴不复还。堵与何歧，何亡而堵亦覆；贼与兵竞，兵悸而贼亦靡。不知新立之国，其臣宜于和而奋，不宜孱弱与睚眦；其军宜于简而严，不宜恣睢与冗聚也！或谓承允、上瑞自有归狱，降寇诸镇此遽易弭乎！又不知楚督、沅抚，兵饷自操，法令犹在。曩令汰顽弱、第功罪，梟何樊之首以立军威、取横海之军多建支帅；若章纆、若张同敞、若萧旷、若陈友龙亦心膂之臣、爪牙之士也，则厚其籍、重且权。韩岳统军，夜叉亦隶其戏下；仆彘自恣，公孙得用其便宜。军事多算者胜，故打死仗者危；兵事不竞亦凌，故斩乱丝者是也。乃数奔则不罪、荼民则不诛，以任人则郝、张比于耿、贾，以核兵则牙、卫等于莒、邾。卒至羽书纷出，师相已俘；偃阳力攻，连城顿失。湖督之命，譬之而如赘；衡、施之域，弃之而如遗矣！定国再来、文秀更出，平阳横马倒之尸、王浚下楼船之卒；而蒸水忽奔、河濮甚溃。则以内讧败谋、以轻进失助，何怪矢下聊城、地无黑子乎！然而郴、桂流渠，沅、靖撑骨，兵寇皆殍人而食，南北抚遗孑之存！湘水之屠，实类川蜀；岩壑之匿，亦复几何！顾蚩蚩者，竟何罪乎？呜呼！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十

两广之乱

崇祯十七年秋八月，宏光帝命杨鹗总督川、湖、云、贵、广西军务。

冬十月，命丁魁楚总督两广；贪庸无状，遂为亡粤之本。

十一月，加广西总兵刘承允右都督。

十二月，召杨鹗回，以何腾蛟总督川、广、云、贵军务；以瞿式耜巡抚广西。

宏光元年春，土贼陷全州；靖江王亨嘉以闻。

三月，以黄斌卿挂印总兵，镇广西；未行。

秋八月，亨嘉反。以其党杨国威为大将军、推官顾奕等为心腹，檄广西四十五洞狼兵标勇奉之。亨嘉，朱文正裔；袭封靖江。闻宏光帝被执，谋自立；自是称监国。隆武帝诏至，不受命；举兵将东。巡抚瞿式耜自梧州书责之，檄陈邦傅及狼兵毋受命。亨嘉至梧州，式耜不朝；挟入小舟，索印敕。曹升刃胁之，式耜不予；拽逾数舟，卒不予。坐定，复斥之。隆武帝诏丁魁楚讨之，乃挟式耜走桂林，闭之府中。式耜不食；标将徐高之子窃饘粥进，乃食之。进表闽中，隆武帝闻之喜。邦傅时受檄讨亨嘉，亨嘉拒战，败绩。改馈式耜衣食，瞑不视；乃迁之刘仙岩。檄狼兵，并不至。邦傅急攻之，亨嘉复迎式耜，还其敕印。焦璉为杨国威旗鼓，密输款于式耜；使夜入邦傅军，复缙邦傅入，擒亨嘉械送福州。

顺治三年（隆武二年。是年永历帝立于粤）春三月，亨嘉至福州，贷弗诛，废为庶人；国威、顾奕、吴之琮等伏诛。擢式耜兵部侍郎；辞曰：『国家构祸，岂臣子称功地耶！』会曾樱荐其才，隆武帝命晏日曙巡抚广西，诏式耜入行在；式耜乃东至肇庆。

夏，丁魁楚使吴之蕃、张国详援赣州（详「江西之乱」）。苏观生奉命至南安募兵。再命尚书黄锦至潮州，计议援赣州。

广西土司侂国琦作乱，晏日曙平之；获国琦，命散其众，毋献俘，示仁恤。

秋八月，丁魁楚再遣兵援赣州。土寇黄元吉降复叛，破永定；张家玉斩之。又降镇平贼陈靖众十余万。

冬十月丙戌，永历帝监国于肇庆。时惟两广不及兵，丁魁楚、瞿式耜诸人共立之。

十一月，苏观生复立绍武帝于广州。肇庆立君，观生欲与共；丁魁楚叱其非甲科，不许。观生愤走广州，值唐王聿■〈金粤〉浮海至，观生曰：『此吾君之弟也；兄终弟及，不亦可乎？』关捷先、梁朝宗和之，及巡抚何吾驺、布政司顾元镜、侍郎王元华、曾道唯、总兵林察奉王监国。越五日，即位；改元绍武。以都司署为行宫。封观生建明伯，守兵部尚书；捷先以下各授职。招四姓海蛟，降之（郑、石、马、徐四姓）。制鹵簿，宫室除授千计。永历帝使给事中彭耀来诘，耀谓观生：『今上神宗嫡嗣，奕叶重光；大统已定，谁敢复争？且虔、闽既失，强寇日增；公不协力同心以卫社稷，而操戈同室，此袁氏卒并于曹瞞也』。观生忿，杀之。及陈嘉猷、陈邦彦至，再以永历帝册印授观生，譬说利害；不从。使林察攻广西。永历帝以林佳鼎为兵部侍郎，督师；陈子壮为中极殿大学士、兵部尚书，节制两广、江西、福建军务。子壮在广州通书

瞿式耜，言兵事；故有是命。佳鼎使李明忠击察将陈际泰于三水，败之。

十二月，林察使盗伪降于佳鼎，信之；乘胜追逐至三江口伏发，炮碎其舟，金事夏四敷、游击管灿皆死。明忠军于岸，淖深三尺；察攻之，一军尽歿，明忠仅以身免。行在大震，使瞿式耜视师峡口；以王化澄代佳鼎督师。

观生亦使陈邦彦来议和，未决。观生清励无才略，既总大事，苦督乱；日议郊祀、学校。有杨明山者，大言有精兵十万在潮、惠；即擢抚其地。谓梁鏊才，授吏科给事中，大纳贿赂。所招海盗，白昼杀人，悬于门；观生不能问。降将李成栋在福建，固无入广志；在籍巡抚辜朝荐与何吾驺隙，叛投之，献入广策，期两月至桂林。成栋从之，以兵入惠州，守者遁；潮州亦降。即其印为牒告无事，阴自花山小径薄广州。先使数骑作洋舶长年状，阑入城，露辮发呼杀，击伤一人，广州悉溃。或告观生以敌至，叱斩之。俄，骑兵至，仓卒召兵不及，观生死。顾元镜首椎髻号于市，令军民降；又张示谕陈威德。人疑成栋之来，元镜实召之。绍武帝出走，匿于王永华家；寻如洛城里，众挽之。时成栋骑纔数十人；又数日，前锋杜永和至；又半月，成栋始至。元镜仆以绍武帝告，永和执之。与之食，弗御；曰：『饮汝杯水，何以见先人于地下』！成栋杀之；又执周、益、辽、惠二十四王及宗室世子皆杀之。梁鏊诬观生死，而举其尸降；何吾驺等皆降。

成栋徇东莞、香山诸县，尽下。遣将掠南安、韶州，自攻肇庆。永历帝走梧州，并弃峡口，不之守；瞿式耜争之不得。使朱治■〈目简〉总督两广。

顺治四年（永历元年）春正月，李成栋至肇庆，朱治■〈目简〉弃城走；成栋遣杨大用、张月、闫可义徇高、雷、廉诸州。张家玉、陈子壮起兵攻广州，降臣佟养甲呼救，成栋还军，声攻甘竹滩，子壮、家玉军皆溃。成栋复西（详「义旅」）；至梧州，巡抚曹焯肉袒牵羊降。丁魁楚遁岑溪，亦降；成栋杀之，而有其孥贿，东趋平乐。湖南副使陈象明以所征饷金无所止，尽以招土兵，约陈邦傅于榕树潭；及成栋大战旬日，土兵尽溃。邦傅走，成栋从之；邦傅走南宁。布政司耿献忠以平乐降，总兵李明忠、李成志以浔州降，行在大震。

二月，征刘承允兵于全州，使入卫。永历帝复弃桂林如全州（详「奔亡」）；瞿式耜力谏，不听。请留守桂林，许之；以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赐剑，便宜行事。以焦琏兵隶之，屯于黄沙。晋承允安国公，使陈邦傅守昭平。承允恃膂力，凶横无臣礼；邦傅亦如之。永历帝倚任，遂增其焰，以致于败。

陈邦彦使马应芳督舟师会余龙攻顺德，再复之；遂取高州，入龙门。

三月，李成栋还军陷顺德，邦彦屯下江门（详「义旅」）。更攻广州，入

清远；十日城陷，邦彦死，成栋谓无虑。闻永历帝走，急趋桂林；总督朱盛浓、巡按御史辜朝泰、布政司朱盛口皆先遁。

永历帝闻之，以丁元华代盛浓、鲁可藻代朝泰；未至，而成栋兵已至。四厢民皆去发，惟留守大学士瞿式耜、通判郑国藩、都司林运昌、李当瑞、沈煌誓守；檄焦璉来救。璉以三百骑先，山水骤涨，士卒浮行百余里，深及马腹；至榕江，无舟济，散搜村落，得鱼艇二，乃更番渡毕，璉乃济。式耜迎劳如父子，苦无食，糜粥以饲。议使取大墟谷，未至；成栋兵已入，飞矢四射及式耜巾；璉急引弓入，控弦一发，射一人颠；再发再颠，矢无虚馘；顷刻杀数十人。余骑下城斗，璉以一骑躡之，绕城奔逐，又杀数十人；军士以外兵入，尽合四门，故成栋兵不得出，黠者弃马逾城遁。璉即麾骑自文昌门出，成栋兵方骇愕，璉直驰入其军，左右冲击；三百骑翼之，所至洞溃，断其军为三。俄复合，璉益大呼入；部将白贵、白玉亦开门出，追奔数十里，斩首数千级。是役也，璉以三百骑破成栋众数万，桂林得全。成栋遁昆阳，旋走阳朔。赖熊复建阳；张家玉再攻东莞，复之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夏四月，以张家玉总督岭东军务。

刘承允虽重瞿式耜，遣兵卫之，而恣睢甚。以长沙陷，请罢何腾蛟为户部尚书；不许。张光璧请讨之，亦不许。承允起小校，受腾蛟荐为大将；屯溪之捷，怨张光璧、郝永忠擢将军，己不得与。驰入黎平，执腾蛟妻子以索饷；腾蛟无如何，使章纆慰之，为请伯爵，与联姻。比至全州，加公爵，赐尚方剑，权势逾腾蛟而犹恶之；至是，径请罢腾蛟，诸镇皆怒。永历帝亦愤，使召腾蛟入图之；腾蛟自白牙历全州、道州，朝行在。

五月，李成栋兵陷和平。

刘承允兵哗饷于桂林，瞿式耜竭公私财贿与之，犹不止；夫人邵氏出簪珥以佐，犹不止。与焦璉军斗，击伤璉；式耜劾承允，兵掠而去。孔有德闻之，急以兵陷兴安，突攻桂林；大雨城坏，吏士失色。焦璉入守，矢贯于肘，愤呼拒敌；式耜躬立矢石中，以西洋炮轰击，敌少却。乃大战，自辰至午，不及食；式耜亲持饭哺之，士益奋，以大雨止。明日再战，璉奋长刀砍除，步骑从之，左右冲击；有德大败，收余兵走。璉军逐北，日数十里。有德望虞山草木，皆以为兵，几为追骑所得。其别将出栗木岭者，式耜使马之驥伏江岸，睇其至，怒马而渡，口矢掉槊，杀数十人，追北二十里乃还。有德以是不敢轻桂林。论功，进式耜少师兼太子太师，封临桂伯；式耜辞，不许。鲁可藻实与式耜共守，以为广西巡抚。焦璉叹曰：『文臣若此，吾侪宜愧死矣』！

是月，李成栋兵陷琼州。

六月，何腾蛟入朝。陛辞，群臣郊饯；刘承允伏甲将攻之，胡一青、赵印

选杀其众。承允讳之，腾蛟乃行。

秋七月，张家玉复龙门、博罗、归善七邑，陈子壮败于高明，李皇一攻肇庆（详「义旅」）。焦璉复阳朔、平乐；鲁可藻复贺县、富川，引其兵与璉会约。陈邦傅入浔州，降臣耿献忠遁；璉、可藻乘之，复梧州。怀集县丞徐定国当城陷走山中，不去发；至是，以计复其城，广西全复。

八月，李成栋陷清远，大学士陈子壮死之。李皇一等亦死于肇庆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冬十月，郝永忠走桂林，何腾蛟、瞿式耜力抚之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土司覃鸣珂恶守道龙文明，攻柳州；陷之，文明遁。鸣珂大掠去。

李成栋攻博罗，张家玉败死于增城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何腾蛟闻湖南急，出屯于黄沙镇，卫桂林；孔有德攻之，连战数四，腾蛟入兴安，使周金汤等备湖南。

严起恒、刘湘客说式耜分屯诸部及焦璉、卢鼎于平乐、义宁、灵川间。璉军最整，诸将钦服；惟郝永忠起盗贼，极恶之，璉不与较。卢鼎少戢，尝大雨衣笠哨敌垒，昼夜栅守；部将恶之，而不敢动。式耜、起恒悉重之，下诏褒美。

是月，耿仲明陷全州，总兵王某、蒋某御之黄沙河，先遁；守道马鸣鸾以城降，总兵王允成、唐文灿亦降。允成之降也，一军恟哭而散；何腾蛟使何有奇援之，不及。仲明入兴安。

冬十一月，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仲明攻全州。何腾蛟方按部于永宁，瞿式耜使逐之；集焦璉、郝永忠誓神前，转饷给之。腾蛟帅胡一青、焦璉、郝永忠出全州，血战三昼夜，尽溃诸垒，杀获万计，大得名马、橐驼、珍异。有德等走湖南，佟养甲兵亦溃，广西始可守。腾蛟督诸军进，连营三百里。惟陈邦傅自梧州以舟师攻肇庆，猝遇李成栋游骑，即惊溃；骑因逐之，抵梧州。邦傅不知所为，急走浔州；且乞降，而不去其发。永历帝亦不知，惟嘉全州功，议进腾蛟兴新侯，亦侯焦璉；印选、一青皆伯爵，周金汤、熊兆佐、马蛟麟挂印有差。

十二月，何腾蛟自全州大举攻湖南，马进忠等皆莫应。瞿式耜叹曰：『勋帅观望，得非朝廷位置无以慰之』。又曰：『既不能挽治时政，又不能辑和诸镇；内外两无所得，奚补哉』！然诸将起盗贼，志俘杀而不乐战；郝永忠更屠水西四十八堡，横死无艺，时不能问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是月晦，永忠忽南走；焦璉不知故，退兵平乐。诸镇哄溃，腾蛟不及制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顺治五年（永历二年）春正月，命大理评事朱宿坦谕广西左、右江土司勤

王，皆听命。再命何腾蛟出全州、焦璉出平乐，谋进取。

是月，郝永忠入兴安。

二月，郝永忠入桂林，劫永历帝；大杀掠（详「奔亡」及「遗乱」）。瞿式耜至，裸坐；仆假何腾蛟令矢至，乃得出。

孔有德再攻广西，赵印选大惧，弃灵川，走桂林。是日加午至，焚掠益杂，烟焰踰櫓楼。焦璉使告瞿式耜，愿以兵屯桂林；曰：『强敌外逼、奸宄内讷，势不能全。然贼乏食，必出掠；因四击之，不过数日，贼可尽矣。然后保全、梧为门户，协力守之，可以无虑』。式耜虑伤民，且惧为有德乘；不听。侍郎刘远生、给事中丁时魁、万六吉、刘湘客皆请下平乐，使璉军入援，禁远近薙发；更入城，收储峙，毋为乱人得。乃入民舍草檄。翌日，使蔡之俊、朱盛凝先入敛尸赈民，永忠、印选已入郴州、永州去。全州诸将闻之惧，议以城降于孔有德；监军中书不可，众杀之。永历帝诏何腾蛟却守桂林，孔有德闻之，急趋兴安；城中无帅，立陷。有德执兴安文武及宗室朱寅衡数百人，皆杀之。闻桂林状，则益喜；使线国安等入灌阳，尽下兴安诸峒。急趋严关，杀明总兵三，士卒死者以万计；逼乡兵使去发，势及桂林。

三月，瞿式耜在桂林；何腾蛟自永福至，周金汤、熊兆佐、胡一青等先后至。腾蛟鉴前事，下令诸军曰：『敢有一人只骑入村落者，死无赦』。人心乃定。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趋桂林，丁巳薄城；焦璉自平乐昼夜驰至，未解甲，有德兵已至，璉逐去之，合门而守。腾蛟部诸将，使胡一青出文昌门，周金汤、熊兆佐出榕江门，焦璉、瞿式耜出北斗；战甫合，璉奋臂顾其侪曰：『吾为诸军破敌』！跃马持矛直突阵。有德兵围之，矢下如雨；璉左右击若游龙，有德军为合而散者数四。刘起蛟虑璉独深入，大呼驰进，与璉合；贯其阵出，杀数百人。胡一青至，腾蛟抚之曰：『若好为我一击』！一青跃马斗，杀数十人，掣其槊而驰。一青骑，必去其鬣；共曰：『此骑牛蛮子，不易敌也』。璉、一青合兵前，周金汤、熊兆佐横击之，璉将白贵、赵兴四面入，士皆死斗；有德军大溃，逐北二十余里，压其垒而军。线国安亲出决，刀拟一青；一青冲其胁颠之，国安遁去。大风忽起，尘涨天。璉、一青以死士奋力击，尽溃其屯，斩馘千计；有德自甘棠渡遁。式耜、腾蛟互相劳，遂檄诸军屯榕江，趋全州。式耜日招徕流亡少集，且竭力饷诸军；遣使告捷于南宁。永历帝谓式耜已兵死，欷歔泣下；比捷闻，乃大喜，赐玺书、纱縠、「精忠贯日」图书，太后亦赐夫人邵氏银币。当战时，赵兴浴血出，起蛟马项悬首级如贯；白贵战死，焚其尸，得镞升余，人骇为杨贵后身。式耜分恤诸死者，为坛祭之。

鲁可藻乘胜复梧州。

南宁巡抚赵台颇得民，陈禹玉欲得其城，攻之；台固守。邦傅又欲世镇南

宁（禹玉，邦傅子）如沐氏，瞿式耜等争之。

夏四月（永历闰三月），何腾蛟、瞿式耜以兵济榕江，有德分其军为四部战。一青以马槊首陷阵，驰逐咤叱，动山岳；有德退屯于严关，坚壁以待。诸将力攻之，僵尸被野；自午至酉，溽暑枵腹。将敛军，一青单骑追杀，至于兴安之三里桥；众从之，遂入兴安。越三日，至凤凰坪。有德为三伏于松林；腾蛟四面入，胡一青、赵印选、王永祚、吴朝兴、马养麟往来驰击，周金汤、熊兆佐自东山下，横突破阵而出，鸾桥之水皆赤。腾蛟攻全州，已有德矚其师少懈，袭之。兵甫交，遁；诸军逐之，至于北关，阻于矢石不能进。

李成栋既陷广东全省，思上赏，仅提督；佟养甲乃以总督节制之，心怏怏。闻粤西屡捷，大惧；广东盗又大起，布满山谷，阴思复降。其子若妾耸恿之，计决。与降臣袁彭年登楼语：『每念少康，至今正统朝败必终复。今靖国兵无前，焦璉以二矢复七郡，时势可知矣。且闻新主龙表，酷似神主；若以兵辅之，成则侯王、败亦得为忠义鬼』。

有胡奇者，尽以其谋告；养甲不之信。赣州来求救，养甲使成栋往；彭年故吝其军饮，又苛索之，军士皆怒。成栋阴使花山盗纵火掠，以内外急恐养甲，宜用权复为明；且杀其亲吏凡数人，养甲解辮发以媚之。成栋已去其纛、立己帜，养甲请降；耿献中以巡抚驻梧州，亦降；广东悉为明。成栋使洪天擢、李绮诣广西，奉表谢罪，请迓乘舆。时南宁危迫，得成栋疏，上下相庆。

闰四月（明四月），遣使劳广东军；封李成栋惠国公、养甲襄平伯；其部杜永和江宁伯、罗成耀宝丰伯、董方策宣平伯、郝尚久新泰伯、张月博兴伯、闫可义武陟伯；进黄应杰、张大瀛、杨大福官秩有差。使吴贞毓奉敕如广州，慰劳之。群盗闻之，皆入贡请命；永历帝尽官之。陈邦傅闻之，忽揭旗称己所招抚，上疏侈绩；成栋大憎，马吉翔为弭之。瞿式耜虑永历帝之广东，遂制于成栋；上疏争之。成栋使沈清源再至，刘远生说之；请奉永历帝踣端州（详「永历奔亡」）。

是月，陈邦傅谋要驾；事泄于杜永和，不敢动，自称「世守广西」如沐氏。

五月，孔有德益募耙手于全州，凡二千人；驱之战，水陆攻注。赵印选、吴朝兴斩其将黄尚贤，裹创不肯退；腾蛟以军济，纵而棒其两翼兵，尽诸耙手杀之，有德又大败。腾蛟为云梯以攻，焦璉发炮无不中。诸将为排栅遏西北，而专攻其东南；有德突之，众几溃。何腾蛟单骑殿，得不败；乃购先登者予千金，卒不克。腾蛟以五将兵出东安，绝湖南援；使林某遏黄沙、六塘，绝有德食，皆克捷。已命赵印选宵攻其北、焦璉攻其南、蒲缨攻其西，有德大惧；诘旦，弃城遁，遂克全州及灌阳。

六月，瞿式耜劳军于全州，皆帕首弓刀伏马前；曰：『微公，无有今日』。

秋八月，永历筑台于肇庆，拜李成栋为大将军，出援江西。成栋尝侈言南雄以上，诸臣共之；庾关以上，已独战守。至是，又言：『天下事在人为之』。以兵数万出南安；至赣州，诳于降将高进库，还军岭上（详「江西之兵」）。其在广州，有无赖子歎大姓酒薄，潜诸成栋欲屠之；广州文武皆跪请，犹使逻者肆杀人。保康知县不赂，其围潜之曰：『知县谓公但杀民耳』！立执杀之。其无状，率类此。

冬十月，永历帝再命李成栋援赣州；兵号百万，不战而溃（详「江西之兵」）。耻入肇庆，因至广州。上疏陈计，定期再出；实利俘掠。

时广州十府制于李成栋，南宁、浔州据于陈邦傅，桂林、平乐隶瞿式耜，柳州、庆远隶焦璉；军食羸绌、士马升降，永历帝不能问。式耜所恃运盐、鼓铸以饲诸军；璉地最瘠，故军劲而不能多；成栋拥多军，无一健士，比金声桓尤劣；陈邦傅惟私斗，赵台被围，急弃城走土司。

顺治六年（永历三年）春正月，李成栋败死于信丰。时何腾蛟、金声桓皆死，人心骇震。李赤心将逼桂林，旋走横州；高必正屯浔州。使刘远生抚李成栋军于广东；给事中金堡方注籍，亟上疏：『闫可义军南雄、李栖鹏军韶州，势分而孤；则杜永和当移镇。董方策以全师归，气未堕；宜使军清远，应南、韶。广州文武势不相下，刘远生已着诚信，请使节制。三水以上必集舟师；今千人耳，宜增。闻王兴材可用，请使连城璧往；崇阳王军可用，请使朱盛浓往。怀集之途实通德庆，轻骑突至，东西径断；叶承恩守之兵少，宜檄助。京营不饬，盖马吉翔、李元允之过；岂有天子所在，无精兵万人可供一战者乎？宝庆告陷，粤西剥床，胡一青孤而无援，焦璉力不能顾；粤东刘才鼎有众三千、马五百，请敕使备缓急。瞿式耜已出全州，粤西抚臣宜急推定』。时不能用。

二月，李成栋军之还广东也，杜永和挈其印归。因贿诸将请以为「留后」，许之；以为广东总督，统成栋军。以罗成耀为巡抚，守南雄。

堵允锡自镇峡关走富川之猺岗（详前）；监军佥事何复图导之，走梧州。复图方散货抚猺寨，思有为；曹志建执而磔之。瞿式耜使吴其雷诘志建：『奈何迫大臣』？允锡乃免。

李赤心自湖南将犯桂林，抚之；走宾州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夏五月，以兵部侍郎张同敞总督军务；用瞿式耜荐也。同敞，居正之曾孙；有文武才，敢战冠诸军。往往独坐胡床，不避敌；败军见之，因反斗。持身坚苦，四十丧其偶不复娶，萧然一榻；惟笃军事，士卒人人服之。

赵印选遁，而遇胡一青；曰：『何督部亡，吾侪欲死封疆，非其职；降，则如出滇之志何？瞿留守仁慈爱士，曷往从之』？收诸溃卒，宵走桂林。式耜郊迎之，为请于朝；封印选开国公、胡一青新宁侯、王永祚伯，谓之滇营。印选兵尤无律，缘道淫掠，阑入平乐；焦璉将赵兴性刚直，恶之，杀数人，几大哄。式耜语焦璉：『国家危在旦夕，惟赖诸将一心；而私斗乎』？璉按杀赵兴以悦之。每与式耜语及兴，辄泪下；印选兵截其笏贿于封川。

赤心掠德庆，称入清侧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六月，堵允锡自梧州入朝，以为督师大学士（详前）。有劾丧师失地者，乃命总军于梧州，节制忠武（马进忠、王进才、张光璧、牛万才诸军名）、忠开（于大海、李占春、袁韬、武大定、王光恩、王友才、王昌、王祥等）、忠贞（李赤心十营）营诸将，分屯川、楚。湖南、广东西境，亦非允锡所能令。

赤心党分掠湖南、广西，至于南宁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秋七月，命杜永和以广东军攻江西。

杨大福闻李赤心至，烧营走，大掠四会、怀集诸县。诸军思溃，行在大震。闫可义断指自矢，乃定；永历使内侍赉敕奖之。大福至肇庆，李元允斩之。

杜永和甫至江西，败归；总兵杨国治等被擒。

胡一青闻孔有德兵至，惧；弃永宁走，有德入之。一青走桂林，瞿式耜使屯于榕江，一青呼饷。时军籍冗猥，月食不贲，公私罄竭；永历帝至废食，诏群臣计会，出慈宁宫金万两给之。

八月，瞿式耜使赵印选出全州，杨国栋、焦璉军截海洋埠。璉至兴安，病不能兴；其将刘起蛟奋兵出，急趋而前，遇伏而败，璉诛之。起蛟善战冠诸将；自白贵阵没、起蛟及赵兴以诛死，璉遂弱。瞿式耜疏：『兵骄将悍，有身先士卒、一往不顾者，忠义可嘉。请以其子嗣军职』。从之。

九月，陈邦傅将曾海虎劫监军御史毛寿登，丧其册印；瞿式耜捕海虎，斩之。

冬十月，以刘远生为兵部尚书，总理戎政；以金堡监羽林军。节用储饷，厚募亲军，将以亲征；事旋罢。

是月，尚可喜自江西睽广东。至梅岭，高进库先至枯树屯，焚之；降将柯永盛以六骑达广东，军四百皆奔迸还，曰：『南雄，即日可下也』。进库索其贿，不应；攻亦罢。肇庆大震，使罗成耀戍南雄以备之。成耀止于韶州，不敢进；可喜屯中寨。

堵允锡自如梧州招其军，稍稍集；期忠贞营不至，允锡郁郁卒。遗疏请恢复，永历帝不省；多命广东、四川总督巡抚，而视湖广总督如具文。忠贞营自

广东，西走黔、川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十一月，王永祚等败绩于永州。张同敞急使杨国栋趋全州卫广西，有德解去。一青走严关，军士采菽而食。

十二月，郝尚久自潮州乞降于尚可喜，导入庾关。除夕，趋南雄。

李建捷自信丰还，入肇庆；封安肃伯，使助守广东（建捷，亦成栋养子也）。

顺治七年（永历四年）春正月朔，尚可喜陷南雄；守将江起然遁，副将杨伋三十余人皆被杀。可喜使班志富趋韶州，罗成耀尽弃輜重遁；将走高州，缘道劫掠，夺及饷金，且谋取肇庆降。永历帝使李元允数其弃地失律罪，即席斩之。总兵吴六奇以韶州降；可喜兵东及于潮州。

潮州固有流贼，张达、苏利皆是也。绍武立，皆降；为总兵。又降于李成栋；成栋使车重任往镇之，凶虐无礼。知县岳桂以事挾其卒，重任怒，伪为山贼，执桂及守道李光坦、知府凌犀渠，皆杀之。成栋使郝尚久代之，杀重任；而虐如故。杀掠所至，兵贼不别，惠、潮、嘉应至于南澳咸被其祸，民无所诉。朱成功自福建来攻，破惠州；击张达于美濠，走之。成功去，达等复纠众掠。既而皆降于可喜，官都督总兵而不去发，杀夺自如；可喜羁縻之。

夏国祥闻广东状，日促永历帝西行；李元允曰：『百官皆去，将以空城予敌耶？上自西来，今更西归。独广东一块土，臣父立功、陨命皆以此。若上念东土，留臣肇庆，与杜永和共守广声势，则臣之职也』。永历帝手诏，以元允督诸军；擢马吉翔兵部尚书，共守肇庆。使刘远生、金堡谕诸镇，督杜永和出师。永和在广州，闻梅岭失，即与三司江樵等遁入舟。李元允檄责之，不应。月余兵不至，乃复入。可喜使降将许尔显、江定国以舟师趣清远；自与耿继茂徐行至广州，无一卒拒，乃围广州。尔显入水南，永和告急；命马吉翔、陈邦傅援之，止于肇庆不进。罗守诚谋叛，元允计杀之。

二月，尚可喜攻广州，总兵吴文献以舟师营东门及南门，可喜不敢逼。张月、李建捷屡击之西南驿，建捷战尤力，多所斩获；捷书往来不绝。可喜强市余于广州龙眼洞人，炮拒之；许尔显怒，屠之，凡五百户。乡民惧，可喜乃得余。总兵邹文光以侦敌死。降人李士璉导可喜兵陷惠州；已及总兵黄应杰、知府林宗京执赵王由棖及郡王十三人以献，皆被杀。江右宗室止其地者，士璉尽杀之而有其孥贿。

曹志建将刘成玉肆掠及丁忧总督鲁可藻舟，焦璉讨之；志建怒，两军几斗。瞿式耜曰：『今天子蒙尘，强敌西逼；忘大仇而修小怨，其谓之何』！志建乃杖杀玉；主将嫌释，而军士益水火。孔有德攻之，志建奔灌阳，溃兵阑入恭城、阳朔；瞿式耜犒之，乃止。式耜以桂林瘠薄，正赋苦不足；请募兵屯田

，格不行。陈邦傅、郝永忠又掠之。焦璉请分军一守全州、一出战，余众屯田；赵印选梗其议，且忌璉军，整日构之。式耜不得已，使守平乐；驯至于亡。

夏五月，李元允自肇庆入朝还，以兵救广州，遂入守；降将张大奎至，立斩之。广州两面皆拒水，舟师守之；西山之麓，栅而为木城，又重沟之，海潮以达。可喜不能逼，暑雨郁蒸，弓弦胶解，将退师。而陈邦傅将马宝、马维兴攻清远者皆败，马吉翔不敢进，何吾驺受命督三水军亦不进，清远参将邝文龙、东莞总兵张道瀛、参将张善、南雄副将覃养志皆叛降；可喜以兵陷三水。高必正再受命援广州；陈邦傅恶之，又恶李元允，使姚春登结土司以自固，因击必正。必正俄去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朱成功击苏利于潮州，亦不克。

张月、李元允犹疾战，尝大破可喜军，获其战舰逾三百、赏械无算。杜永和运矢石，陈金银、缎玉于城上励士卒，故相持不失。

大学士王化澄等闻警无一策，万翔、鲁可藻等惟思结诸镇（见「党祸」），乃封永和诸人侯伯以慰之；又晋焦璉宣国公、胡一青卫国公、曹志建保国公，而置败绩丧地者罪于不问。瞿式耜以兵定南宁，化澄等反恶之，并及张同敞（详「党祸」）；先后以于元煜、来嗣敏督广西军。元煜至，以女妻王永祚子，使戴己；促赵印选等无受督师令。式耜、同敞疏解兵柄，亦不报。印选复夺元煜女，永祚忿，将攻之；胡一青寝其事。印选又与一青争总统，大哄；一青军出防。印选居桂林恣酒色，一青衔之。

秋，瞿式耜遗书大学士严起恒曰：『东疆危矣！天下事殆不可为。吾与公徒以一死塞责，何面目以对天下士』？起恒奉书而泣。

九月，孔有德入灌阳，曹志建奔恭城；焦璉曰：『灌阳，浔、贺、柳、梧之障也』！亲往救之；资以马仗，视其军立，乃还。有德军益前，马进忠战，败绩；再战于瓜里，又败，走城步山中；桂林大震。有德益兵攻广西，民苦抄掠者争导之；胡一青、赵印选、王永祚皆先遁，全州复没。

十月，降寇苏利陷惠来，朱成功入南澳。

瞿式耜使其孙文昌告急行在，莫或为计。集诸镇议搜劫以悬赏，亦莫应；惟以忠义激将士。马进忠战于西延，败绩，走贵州。诸将相顾不一救，于元煜亦不问。焦璉将以兵守桂林，赵印选恶之；乃以总统令止璉曰：『平乐失，谁执其咎』？璉不得出。

十一月，尚可喜、耿仲明围广州久不去。其城虽坚，水师总兵梁清标叛，出降；降将吴六奇更为可喜招徐安，降之。可喜因大治水师；永和惧，阴乞师于苏利，不应。张月等犹击败可喜军，烧其铁甲去；又以炮碎可喜及耿继茂案，二人方共食，幸不死。可喜以兵攻西门，月以大炮击之，杀其兵千人。西

城守将范承恩，故皂隶；杜永和以「草包」呼之。承恩大恨，阴约降；夜决炮台水涸，可喜兵填淖进，遂焚木城，移其炮以内击。永和、建捷突围出，及张月、殷之荣、吴文献以舟师走廉、琼；建捷旋入朝于南宁。可喜屠广州，子遗无留；逸出城者，挤之海中。马宝攻清远垂破，闻之遁。陈邦傅亦遁；遂掠藤州，烧民舍千椽，走南宁。可喜使班志富及降将徐成功等以兵西；降将郭虎略肇庆，马吉翔先遁，李元允走南宁，守将马裕昆降。

是月，孔有德自全州陷兴安，直攻桂林。胡一青、王永祚托征饷，走榕江、再走甘棠渡，遂入桂林。焦璉在平乐，猝不能至；榕江上下无一壁，式耜无如何。有德从容济，至于严关，复无一卒；有德长驱入桂林。瞿式耜使赵印选出战，不应；再促之，则尽室行。王永祚迎降，胡一青、杨国栋、蒲缨遁，诸军大溃；烧掠内外，烟焰障天，而城守无一卒。张同敞适自灵川至，式耜留；共死。明日，有德陷桂林，靖江王、杨国栋、马养麟皆降。

十一月，胡一青、赵印选走宾州，再走南宁，两广省治皆没。

十二月（永历闰十一月），永历帝以张孝起巡抚南宁、兼高、雷、廉、琼四府军门。宣国公焦璉在平乐，谋恢复；故留守瞿式耜仆奉其遗书至，勉使为力。璉遂三分其军攻全州、永州、沅州，皆不胜；及勒克德浑自灌阳至，璉以军防梧州。征西将军朱旻如守平乐，高必正走贵州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朱成功以舟师援广东，不克而归（详前）。

顺治八年（永历四年冬十二月。自二月后，为永历五年）春二月，徐成功、高进库攻高州，至于盱口，李明忠自溃。进库追至电白；遂攻海丰，都督薛进拒守，死。

有德自桂林陷梧州，焦璉走浔州；有德使马蛟麟陷柳州。

三月，徐成功、高进库陷高州，巡道郭光祖、吴人龙、知县文振义、副将王邦友皆纳降。

孔有德兵陷象州、马平、雒容、柳城、融县、怀远、苍梧、岑溪、北流、怀集。

李元允愤孙可望状，请出灵川，收兵雷、廉，奉帝入海；许之。疏请移蹕于防城；不许。元允遂行，招兵攻广东。

夏五月，永历帝命朱天麟经略左、右〔江〕土司（详后）。

六月，降将李栖凤陷和平、兴宁、龙川、惠来、遵化、海澄诸县。

秋九月，孔有德兵益东，陈邦傅及子禹玉阴约降；诱焦璉杀之，挈其首及诸文武以浔州郡县降，且为有德攻平乐。焦璉部犹未知，有德乘之，平乐遂没。又为有德袭破白常灿于清远（详「义旅」）。武宣、郁林之间皆没，有德兵地接粤东。

冬十月，孔有德使线国安、降将马雄趋宾州，徇上、下江地。

十二月，线国安陷宾州。降将南一魁、张国柱入南宁，永历帝已先去（详「奔亡」），赵印选、胡一青走思南。有德陷太平，印选走钦州、一青入思明山中。

顺治九年（永历六年）春正月，耿继茂入廉州，总兵蔡奎降。

二月，孔有德使线国安、马雄及降将全节守南宁、庆远、梧州，自以七百骑入池河，窥贵州。诸将曹志建在贺县、马宝在阳朔、胡一青在山寨，各无可为。

夏四月，徐成功、耿继茂入雷州，遂入廉州，分掠灵山、钦州。赵印选遁，旋降；李元允、李建捷皆被执。继茂等逼琼州，杜永和以其众数万降；广东尽没。

秋七月，李定国使冯双礼分兵攻全州，自自武冈督诸军入广西。在道，复分军为两道，使其部西胜营总兵张胜、铁骑营总兵郭有名自西延、大沽间道趋严关。在道闻其部捷驿湖，虑全州兵救桂林，下令卷旗倍道疾进，无攻城，直袭桂林。至则冯双礼已克全州，出与合；张胜、郭有名亦击降将孙龙于严关，走之。孔有德自桂林悉兵至，炮声夕作，诸军欲赴之；定国曰：『无庸』。侦之，果伙军，有德置之以约全州兵者。以定国军已入关，有德兵却阵于关内。明日大战，定国蓐食麾军驱象出锋；甫交，象反走，定国大怒，斩御者，亲执巨刀奋力陷阵。诸军争搏敌，象亦突阵，呼声震地；天大雷雨，定国兵躡而入。有德大溃，死者无艺；追至大榕江，有德遁桂林。定国急追之，信宿即至；垒其北山，俯矚城中。有德出，定国兵射之，中其脑，不死；还其居，茫无策。马进忠复招王允成降，有德自烧死。子庭训幼，其妻付诸婢曰：『脱免，使为僧』。旋亦被杀。有德以毛文龙部首乱登、莱，叛明渡海，得「天佑兵」之号；比入湖南、广西，杀明宗室不可纪。自是死，裔亦绝。

定国入桂林，遣使告捷。其人昼夜易骑驰，比至晕绝，苏而以告；上下骇抃，永历帝为之大宴三日。定国械陈邦傅及其子禹玉至贵州，数以迫胁乘舆、诱杀焦璉罪；褫革以徇，传尸安隆。降将董英、袁道先、曾盛、祖秘希、孔承先、孙龙、孙廷世，皆伏诛。闻全节遁梧州，尚可喜使降将强世爵以舟师巨炮援之；乃自间道袭其城。节合线国安、马雄来拒；定国悉锐围之，节遁，雄、国安走封川，定国克梧州。进攻柳州，克之；浔州亦下。遂攻平乐，克之。于是宗室朱盛浓、丰城侯李茂先、总兵龚遂在富川山寨，胡一青及义宁伯龙韬、总兵杨武在永福、阳朔，皆以兵应；庆远、思南、南宁、太平诸府皆下，广西全复。

定国趋湖南（详前）。永历帝封定国为西宁王、冯双礼兴国侯。以陈经猷

为经略尚书，守桂林；将军王应龙等助之。

九月，马宝复连州，斩降将茅生蕙；郭虎救之不及。张月执李明忠叛降于尚可喜。

线国安、全节乘李定国入湖南，乞师尚可喜，助以舟师，遂覆梧州。未几，全节、马雄陷浔州。

冬十二月，线国安入藤县；又攻平乐，陷之。贺县亦没。

顺治十年（永历七年）春二月，李定国走广西（详李孙之兵」）。

尚可喜再以兵陷廉州。线国安败胡一青于宾州，全节入象州，合攻桂林；陈经猷不能御，桂林复没。一青、龙韬、杨武走。

三月，李定国自梧州攻广东（互见前及「李孙之兵」，复开建、顺庆；遂攻肇庆，连营北山。别将入四会、广宁，至于三水。于是宋国相自岑溪出，掠罗定、东安、西宁；朱成功入新会、顺德诸海口，至于九江村，期会定国；清远山寨亦声导定国渡河走从化，以袭广州。

夏四月，李定国围肇庆，溃其堞凡三面；又穴北城攻之，为土囊、木栅、藤牌拒枪矢。许尔显堑城中而守之，月余不能下。尚可喜畏之，且虑定国自木棉渡合郝尚久兵，则北走之径绝；使耿继茂以重兵扼三水。尔显旋凿东门，焚其隧；定国兵多死，退军五里。尔显复潜夺龙顶冈，以钩枪弋定国兵徇于城下；定国引而西。

郝尚久屯潮州，隙于班志富、郭虎；可喜使刘伯禄往代之。尚久遂执降人薛信辰复为明，与故南京礼部侍郎黄锦、襄阳知府邹鋈、参议梁应龙奉永历正朔，自称新泰伯；垒于金城山巅极高固，凿井深百尺，容万人，大集粮糗、兵械为久计。旁攻揭阳、大埔诸县；惟潮阳、惠来、镇平为吴六奇所守，不能入。尚可喜、耿继茂、吴六奇、苏利、许龙合图之，诸县复没，惟守一城。

胡一青，杨武合兵围桂林，败绩；死者千人。

闰六月，李定国攻肇庆，与尚可喜战于四合江，不胜；还屯柳州。周金汤复遂溪。

秋七月，李定国自怀集攻广东，步骑四万；复化州、吴川、石城，以施尚义守之。

又取贺县、乐平，西攻桂林。时省垣虽没，山寨义兵十百起，陈经猷、王应龙亦故在；闻定国至，皆响应。线国安固守；定国攻之七昼夜，不能克。将为鳌翻，骁将王国仁入视，爇死隧中；援兵复将至，乃解围还柳州。孙可望来攻，定国大败之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九月，郝尚久在潮州围未解，而酷信诬说；其下王安邦知必败，夜导外兵入。尚久将走金城山，攻者突至，门不及合；尚久投井死。朱成功将陈六御至

广东援之，不及（详前）。

冬十月，尚可喜兵陷吴川、石城。

顺治十一年（永历八年）春正月，孙可望使冯双礼以步骑万人逼柳州，定国攻广东以避之。双礼攻桂林，不克。

二月，李定国至高州，张月复出降，尚可喜惧甚；耿继茂移其军入福建，可喜益惧。

夏四月，李定国入廉州，取雷州；使赵延生徇罗定、新兴、石城、电白、阳春、阳江诸县，下之。

六月，李定国遣兵攻梧州，不克。

秋七月，陈武起兵复临高、昌化（详「义旅」），张国柱败之。李定国取恩平，前锋至肇庆，谋大举；将以郴、桂之军出韶州，江、楚之军入岭上，约朱成功取潮州。可喜不敢出，惟使郭虎及降将杜豹、田云龙守新会、高明。凡三日，定国兵至，可喜再使降将吴进功入新会以助守；定国以舟师扼江门，为炮台于陆以断之。可喜使降将刘秉功以水陆兵至，李定国少却；秉功乃得入。定国分兵攻高明，穴地入之；垂克，而可喜之军至，望定国军，遽退。定国自追之，以精锐五百急蹶可喜，期必得；遇伏而败，失总兵武君禧、王天才十六人。可喜以兵还广州。

是月，尚可喜部兵陷平远。

九月，李定国猝以兵入高明，执郭虎；获杜豹而杀之。

冬十月，李定国合兵围新会，环屯珊洲、金利、富湾、罗漳诸隘，势大振，兵锋及广州。新会食绝，至于萍木皆罄；许尔显、吴进功犹死守。定国先约朱成功取南京；至是，林察至，定国已退据新会之险以自守。

十二月，尚可喜、耿仲明、珠玛喇以兵援新会，定国击之珊洲陷伏，力战乃出；副将梁大勋战死。明日，定国阵山巔，下列象炮；珠玛喇以索伦劲骑斗，定国自部铁骑四千横冲之。珠玛喇不退，降将盛登科、尚立智袭据其西山，定国阵动，降将连得成、田云龙、栗养志等以步卒进，定国之象惊于炮，走。可喜纵击，定国大败，亡十三象、马三千、士卒四万；得脱者半。定国遂檄高州、高明守兵皆会于郁林，并诸厮养籍为兵，复得万人，自兴新南；可喜追之不及。总兵孙继昌走土司，定国使吴三省等以象一、步骑千追及之，遂引兵攻肇庆。

顺治十二年（永历九年）春正月，李定国至兴业；尚可喜追之，定国失象一。至于横州，鳌拜、塔赖以满洲、蒙古兵大至，定国甚败，老营皆失，余象二、马二百八十。至于横江，烧其桥走。可喜蹶之，定国以千人走宾州。于是广东之罗定、肇庆、高、雷、廉五府州十有八县及广西之平乐、庆远、太平、

思南、浔州、郁林、横州、北流、兴业、容县、岑溪先后没，诸将阎维经、赵延生、施尚义各弃地走，马宝叛附于孙可望，王允成、张士禄再出降，中书杨琳俊、白长、王之臣三十余人皆降。线国安亦自象州、武宣至，合兵罗定州，至于界化土司而还。定国入南宁以守。闻湖南警，使李先芳等自容县救之；拒于马雄，不克进。遂攻平乐，不克而还。

秋七月，徐成功、许尔显城揭阳，畏朱成功之至也（凡成功攻广东事，皆见前）。

陈奇策、冯士骝犹居雷、廉海中，击降将盖一鹏、刘良卿，斩之。总兵龙韬驻柳州，声结定国。

冬十二月，宗室朱盛浓屯富川，降将于时耀攻之，尽破两都九团百九十余寨，死者无艺。

顺治十三年（永历十年）春正月，李定国大败孙可望于田州，遂入安隆（详后）。

三月，永历帝入滇，安龙复没。

七月，龙韬败没于柳州。

冬十二月，李定国复以兵取安隆及南宁、横州。

顺治十五年（永历十二年）春，马雄陷横州。时卓布泰与四川、湖南兵三路趋云南，先攻融县，陷之；降龚遂于怀集，诸将胡一青、龙韬、杨武奔贵州。

夏四月，卓布泰下罗城、天河、河池、南丹、那地、抚宁汉土地。

秋，卓布泰取荔波、独山州汉土地；引其兵西，无拒者，遂军于罗颜渡。总兵吴子圣尽沉公私舟，扼险守。泗城土司岑继禄导其兵自间道入，子圣骇遁；卓布泰即所沉舟济。总兵周文疆弃南宁，奔田州；卓布泰入南宁。追之，文疆以田州降。卓布泰遂自黄草坝入。

顺治十六年（永历十三年）夏五月，李栖凤尽平南宁、太平、思恩境，姬珫、陈奇军及江夏、王某皆降。

顺治十七年，尚可喜使招虎贲将军王兴于文村，不屈死；执总兵周金汤。邓耀走交趾（详「义旅」），李常荣降，两广尽没。

昔者尉陀自大，延历三世；碣山匿迹，联且二君。盖弃西北而至东南，粤其尾闾乎！永历践位，方诸南汉，名正一时、地复不少；靖江、绍武比于驱除，至于彦舟数奔、李全眺首。此时帝有铜马之称、国擅府海之富，筹划转输，则蛮乡多其宝玉；料问士马，则熊耳积其甲兵。势必鼓舞亲征，决策军事；分道湘、闽，擢拔贤豪。加以健士摧锋、儒帅复守，师出全州，则阁道状其形势；地尽南海，则五羊固其隍池。乃广州为辅车之依，而吉翔不能救；肇庆

为先王之国，而永历不能居。何况于元煜、杜永和节钺之寄，则犬矢金杯，莫喻其失；赵印选、焦璉爪牙之任，则右朱左李，殆于同府。曩使东师得帅、平乐能来，作修之之滑台、变郭公之壁垒，天南半壁，宁不少延耶！武冈猝攻、新会屡逼，平阳负马革之尸、海角断平安之火；而临桂辄没，横江大崩。则滇师之锐，未逾文昌之兵；经猷之才，岂比稼轩之一。孤注作势，内讧又闻；运固丁乎阳九、国亦尖入牛角矣！若乃邦傅、承允，并以恶死；元允、建捷，独以忠名。至于峒寨征兵、山海列寇，忠者志殉乎君国、顽徒羸生于封狼；竟长一时，殊迹千古尔！然而桂海宵沉、滇云夕散，匿宜中于海外、执九江于朝堂；灾者覆之，其固然欤！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十一

四川之乱

崇祯十七年夏四月，参将曾英在忠州，贼张献忠攻之。英以水师逆击，焚其舟百艘，贼死千计；遂屯忠州。贼亦屯忠州之葫芦坝。英得黔、滇饷金数十万，大募士卒，旬日十万，拔其豪余仲、李占春、于大海、张天相为裨将；刁化龙以士兵助之，垒于涂山。

五月，宏光帝命赵光远镇四川。时光远屯阳平关，赵荣贵屯梁山，都司王祥在遵义，总兵屠龙在纳溪，及侯天锡、马应试、余朝宗、杨赓、莫宗文各拥兵立。贼攻梁山，荣贵望风遁。曾英次江口战，败绩，退军五里，至于望江关。贼斫其颊，英杀数人跳而免。

六月，晋赵光远提督四川。光远已降贼，龙文光却守，余众二万人。

秋七月，贼党朱朝臣犯保宁。家居主事郭献珂召故将张成击之杜胜集，大破之；斩朝臣。

八月，命杨鹗总督川、湖等处军务。先是，总督樊一蘅受庄烈帝命，总川、陕军；分巡道马干以贼陷成都，抚按皆死，干遂自为巡抚：然皆不能定贼。乃命大学士王应熊为督师兵部尚书，总督川、广、云、贵军务，赐剑，便宜行事；命兵部侍郎俞思恂、提学道王芝瑞辑兵食，巡道刘鳞左右之。思恂旋卒。

冬，王应熊承制治蜀军；旋言重庆、成都二府小民敲骨吸髓，所供七、八十万并归于贼。佥事张一甲言张献忠自夔门入忠、万，北则李自成逼汉中，广元、昭化以南已降贼；巴、通之际，又为诸贼所掠。时献贼僭号于成都，屠戮郡县无虚日；马科、刘进忠辈分附闯、献，姚、黄贼又布于川西。姚、黄者，汉中土贼姚天动、黄龙长之；赵荣贵擒其党一斗麻代王等，天动等穴蓬州、仪陇、南部间，众数十万，以人为食。久之，分十三家营：袁韬为首，其次呼九思、马潮、王昌、陈林、王友进、王兴、杨正宗、张显、刘惟灵、白蛟龙、杨炳英、李世杰，流劫及保宁，杀戮所及，千里为墟。已更相贰，十三家目多

非旧，而作贼如故。酆城、金简间，别有胡明道、姚玉麟等皆作贼；有土暴子者，屠戮不异于贼，民尤畏之。朝廷兵力不能及，惟遵义得完。王应熊、樊一蘅止其地，因以命之。巡按御史米寿图奉命择能任监司者与偕行，亦至。乃发丧，大举传檄讨贼。朱化龙击贼龙鹤山，大破之；追至成都，互战屡月，还守大山关。复以劲卒败贼，复荣经县；俄陷于贼。化龙军小山关，贺珍往来兴、汉之间。

十二月，召杨鹗还；命何腾蛟以原官总督川、陕、云、贵军务，使贾联登为四川总兵官。

宏光元年春正月，贺珍击贼党于广元，败绩。时川北兵数，不能及贼之少半。刘道贞、朱化龙击贼于小山关，大败。道贞攻邛州，不克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二月，贺珍以兵趋汉中，贼党马科拒之；珍不克，科踞保宁如故。曾英取盐于遂宁，以食其军。

三月，王应熊疏：『四川北接郧阳、西次彝陵，南自建昌道云南，东南自遵义道贵州。今贼踞成都，蜀无人迹。闯贼劫保宁、顺庆之民，而为献贼所驱。宜令川陕总督复保宁，臣合黔、滇之力批其虚。广西、郧阳许臣节制，则缓急可以呼应』。从之；以应熊节制云、贵、湖广、广西、郧阳、偏沅巡抚。应熊以曾英兵无律，多劫绅贾；不重其秩。劾马干淫掠；诏逮干，以耿廷篆代。值沙定洲乱，廷篆不果行（详「黔滇之乱」）。何腾蛟亦不克至（详前），干为巡抚如故。

都司杨展自贼中泳出至于嘉定，乘间入犍为，杀伪令；进攻嘉定，遗民开城纳之。其地险阻而近贼，展工抚馭，远近归之。罗徽堡千总廖佐及杨世泰起兵峨嵋，余登皞胜贼于眉州，朱化龙及同知詹天颜复龙安、茂州（详「义旅」）。樊一蘅亦至，乃共起旧将甘良臣为总统，副以侯天锡、马应试、屠龙、余朝宗，凡三万人，攻叙州。杨、屠军干溪，马应试夜济；及旦，展军亦济。贼方败应试军，展断其桥，贼大惊遁；展、应试逐北，生获二千、溺死过半。其酋张化龙遁去，遂入叙州；一蘅犒军江上。贼党冯双礼再攻叙州，陷之。展使苏宝以猓兵击之，自攻其白塔山屯。半济而令：『今日必死战』；尽沉其舟。使张胜、余朝宗攻山左，曹章、郭崇烈攻山右，姚之桢、李朝贵军其后，自当其前。曹章先登，之桢败而更胜；贼大溃遁。苏宝战双礼而败，展以胜军至，又破之；逐北三十里，再复叙州守之。贼党孙可望众又至，一蘅军江上，相持一月；粮尽，退屯藿州。展军屯江津，贼易杨展，谓『重庆不可失』，使二万贼水陆攻合州，屯于多功城；别以精锐道佛图关，将夹击马干军。曾英、刘麟长救之，使遗民下涪州避贼；使于大海拒水军、张天相阵于陆，戒勿战，自

以精卒五百往击多功贼，大败之。即其帜葦山出贼后，大破之亭候。贼怒，坑降卒三千于大仪；英遂屯重庆。贼又截朱化龙及佾事蔡肱明于羊子岭，化龙以蕃骑数百直冲之，贼大溃，尸蔽山谷；别将复败贼于摩泥滴水。又其时范文光在洪县，詹天颜在松潘，权演在广元，谭洪、谭诣、谭文在夔州，皆举城邑奉征调。宣慰使马京、守备杨起泰又大破贼于观川，文光亦使黎武勋击艾能奇走之（详「义旅」）。于是四川之民，大杀贼官；或刺于庭、或付诸水火。凡贼所设守牧令，判死者无算。惟雅州知州王国臣固通贼，至是与下南道胡寅隙，将执寅畀诸贼；寅走，国臣遂降贼。

夏五月，王应熊檄杨展入遵义，及侯天锡、张熊攻永宁，克之；军于鱼腹阙。

秋七月，杨展大破贼梁一训于纳溪，溺死数万。镇安千总周鼎昌被围，贼聚诸舟锁困之；鼎昌断其索，贼大败走。孟乔芳击姚、黄贼，屡破之；袁韬走川南。

八月，甘良臣、余从奎、杨展以千舟击贼于蔡坝，不胜。越五日，又败；贼追之纳溪，士卒皆入舟，余从奎走江津，良臣、展以数百人入永宁。贼陷乐用寨，奢香之故穴也；罗从文以兵五千拒围守。孙可望围之屡月，不能克；乃诱之降，尽坑之。良臣、展闻之，退于怀仁。贼蹶之怀仁，土城不能守，军于小山关；贼又陷之，良臣、展居山中，杀马而食。良臣及王祥谋自筹中走遵义，曹章曰：『我弃大营入遵义，大军若退，进退棘矣！曷自间道入江津乎？』祥及良臣不从，遂走遵义；展、章及向成功、黄国美窃出贼后，渡合江归。

九月，李巽德在西充，奉隆武帝号；降将严自明败之，张定邦降。贺珍以兵攻阳平关，自明复拒之；孟乔芳使自明等以诸降军争兴安、汉中及川东北。

冬，贺珍、孙守法自汉中攻长安，不克而还（详「义旅」）。马科自保宁攻汉中，贺珍大败之。

十一月，郝孟旅在雅州佯为贼，上川南道；阴聚兵卒，将通使于曹勋，不果。程凤翔招之，孟旅遂杀贼将，以雅州复为明；奉范文光、曹勋主军事。诸军反，大掠之。孟旅自以兵复黎州；进攻邛州，不克。寻败死于花溪（孟旅，绵州诸生也）。

十二月，贼复攻叙州；至东关，杨展欲攻之，前锋汹而溃。贼陷叙州，追展至泸溪；展谓诸将：『不战，则贼益进』。伏兵深箐以待之。贼不敢入，展还屯永宁，招兵饷士，大修战守之具。

曾英自涪州趋江津，合刘麟长、刁化龙之兵进。知贼将殷承祚在顺庆有降志，使人招之；为贼所得，殊其耳、目、手各一，纵之还。承祚以顺庆降，英

使焦应瑞、冯有庆守之。

时大顺、峨边间复罹胡銮等祸，遂有里兵、皇兵之名，民不聊生。

顺治三年（隆武二年。是年永历即位）春正月，樊一蘅遣使入福州朝贺；隆武帝使赐王应熊玺书，便宜行事。应熊复犍为，督诸将取川南。

刘体纯等自襄阳转掠入归州、彝陵，至于巴东；阻川东以自守（详前）。

三月，杨展、马应试攻川南地，尽定之；嘉定、眉州、雅州、邛州属邑缓复。贾联登、杨维栋攻资州、简州，复之。侯天锡、高明佐复泸州。曾英使于大海、李占春守忠州、涪州。樊一蘅移军纳溪，居中调度；王应熊亦出遵义，会一蘅于泸溪，檄顾忠、张天贵、侯天锡、马应试、莫宗文连兵叙州、犍为间，谋进取。杨展击贼于彭山，大败之，焚其千艘；辘重、金宝沉于江，展使取之，以益军实，强富冠诸镇。曾英、王祥合谋趋成都。

夏六月，武大定败绩于兴安，走入川。

秋七月，贼弃成都走，攻贾联登于中江，陷之；进攻顺庆，焦应瑞、冯有庆负其勇，曰：『贼不足惧也』！比及至，守三日而城陷，死者五十万。

徐孙彦自蜀还福京，具言王应熊、樊一蘅、李干德、马干及米寿图、刘麟长、万年策、郑逢元、刘泌、范文光、牟道行、田华国、莫宗文、曾英、贾联登、谭宜状，且言贼屠川民，惨酷无似。隆武帝涕泣久之。

是月，王应熊、樊一蘅以曾英、王祥趋成都；诸将皆至，尽复属邑，至于成都。街衢杂木成拱，野行百里，不见行人；众谓残破不可居，曹勋、杨展独屯守。勋居成都，展督其兵亟追贼，至于汉川，不及；封遗骨而识之曰：『怜尔白骨之惨，用加黄壤之封』。师还，苦遗民不得食，使百辈如滇、楚告余，先后得米数百万，自乡老、博士、弟子具贍之。予耕者以牛谷，释甲而田；欲从军者，乃隶尺籍。百工杂流，各以艺食；贫无告者廩之，民大悦。是秋，展地大熟，军食益饶。

时豪格、吴三桂入汉中，贺珍战败于鸡头关，走川南；严自明招贼李旺降，又擒贼张黑子。

冬十二月，豪格兵入顺庆，贼党刘进忠降。指示雅布兰射杀，贼部兵百三十屯皆溃，遂取保宁。孙可望及诸贼皆南奔，将至重庆。曾英所屯水陆成市，尝请屯田于王应熊，不可；及可望至，英死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余仲复叛，烧其营走。一时讹溃，崩声如雷，官军、男妇残溺万计。于大海、李占春以余卒二千走涪州，仲及李定、王祥遁綦江，旋走贵州。贼入綦江、陷重庆而居之，王应熊走毕节。至余督抚樊一蘅已衰老，诸将又不受其命；马干果锐，然不能束兵，惟侈招募。川北尤残破，军食必自东南出，亦无济之者；干德尚纵横，卒致败。寿图移抚贵州，麟长以下号令亦不一。英死，武帅推杨展。王祥

亦着，然材武不若展。谭谊、谭洪、谭文行止介兵贼，不足恃。豪格使铎尼、准塔、吴三桂、孟乔芳、李国翰及降将卢光祖分击，贼遂入龙安、松潘、维州、保元、顺庆诸郡邑，至于遂宁。呼九思、马潮走死；袁韬走夔州，人竞呼为贼。王名臣在顺庆，降将柏永馥、马化豹、左勳复陷之。孟乔芳围茂州，朱化铎固守。

铎尼、准塔、三桂至成都，杨展屯嘉定、曹勋还雅州。铎尼入成都，设三司以下官，以降贼人梁一训等为之；遗民千数百人而已。进攻嘉定，杨展拒之；凡五日，铎尼军不能胜，遂趋重庆。

顺治四年（永历元年）春正月，程源言于朱容藩：『川中之兵数十万，若公督东北、我督西南，蜀贼不足平也』！容藩疏荐源经略三省，永历帝从之；亦命容藩督川东。容藩觐入相，蹴所亲给事中唐成疏：『容藩、源拥戴之臣，不可出』。永历帝怒，欲杀之；容藩贿太监庞天寿，祈免于太后，帝不得已赦之。容藩走四川。

孟乔芳围茂州，城中食尽，啖人；男子肉一斤值七钱、妇女八钱，并枯骨亦屑而食之。化龙力竭，降；寻合赵荣贵，以龙安、阶州复为明。

孙可望毁重庆城而遁至遵义；王祥走永宁。吴三桂窥重庆，巡抚马干趋内江拒之；或曰：『内江当敌，曷可往』？干不可；力战死，重庆再失。巡按瞿永及贾联登、侯天锡、邓九韶、王廷献先后降；天锡且使人招王应熊降，应熊斩之。铎尼兵趋遵义。

姚、黄贼在夔州，粮绝几三月；遮于官军，不得南。邓希明劫副将胡云凤室于江中，其妾赴水死；云凤将复仇，招姚、黄贼自万县之小溪口济，贼遂及南岸。

三月，贺珍之入川也，亦求渡夔江；程正典拒之。同知李习达以宗室德阳王在夔州，欲辅之，潜具小舟使珍济，亦屯于江南。铎尼、吴三桂兵至遵义，孙可望已入黔（详「孙李之兵」）。三桂陷遵义；以王祥在永宁，围之。祥颇善守，群贼畏之；其妻尚祖饶智略。三桂不能克。

夏五月，李赤心自巫山入川；谭诣以水师御之江，溃。贺珍亦畏赤心至，复渡江北，屯于下关城。赤心遂陷建始县。

铎尼兵自遵义东入，荣昌、富顺、内江、资阳、达州、夔州、忠州、万县多没。袁韬遁山中，逡巡走彭武、掠婺州；李占春、于大海亦遁。铎尼去，占春、大海复以其众入夔州守之。

秋七月，容藩至川，自称楚世子；王光兴不知而奉之。光兴，光泰之弟也。以其部往来楚、蜀；谓容藩为真，移檄于大海、李占春共戴之。铎尼兵至万县，容藩使大海、占春逆击之；轻舟四出，炮火纷鸣。满洲及降兵皆大骇，争

上岸走；占春乘之，杀伤大半，乃自达州小径走保宁。李干德既说袁韬降；是役也，韬以其兵入佛图关。

八月，王祥自永明入赤水，招诸降溃及贼之散败者，得兵数万；击吴三桂，大败之。皮熊兵亦将至，侯天锡以永宁复为明。三桂惧，杀降将贾联登数十人，遂及诸军弃城走。王祥入遵义，抚谕郡邑及綦江、内川，皆下。遵义地阻而饶，四川避寇者多依之，户口充实；祥居之，贡献不少缺。妻亦致献于中宫，恭谨胜诸将。侯天锡、李开藻击三桂别部于泸州，亦大败之；复马湖。

九月，王祥使告余于皮熊，熊不应；且谓祥诃己，夺其金。祥怒，自以兵出遵义围之三日而还。已而屡战，大败；祥上疏自理，诏和解之，乃共盟于马江（详「黔滇之乱」）。梁应奇、辜朝泰先后至行在，盛称祥材武，一时信之。

十月，杨展攻柏永馥于重庆，大败之；再战，又大胜。永馥弃城遁，展复重庆。李干德亦自涪州至，诸将共戴之，遂居重庆。袁韬狂悖，干德独爱之，使居于山坪。朱容藩既得王光兴、于大海、李占春兵，又得谭文、谭洪、谭诣及呼九思、陈林之遗，至重庆，遂谋叛。讽干德，使推戴；干德阳不知，容藩衔之。

十一月日长至，诸将贺。袁韬与朱容藩同拜舞，容藩怒，李占春亦不平；容藩即使占春袭韬军，且杀干德。干德知星气，咄咄称变，夜走山中。占春袭韬军不得入，又失干德，大惊；执其一妾、一女去。韬闻之谓干德已死，大哭；已知犹在，集兵与占春斗，连日不解。占春走涪；韬亦粮绝，掠遗民以自给，遂不能战。容藩走忠州，移书钱邦芑两解之；占春亦归干德孥。于是韬、大定屯重庆，占春屯涪州之西平坝，于大海屯忠州之花凌河相比附。容藩不得志于干德，乃铸「锦江侯印」予王祥，使击韬；祥从之，以兵出遵义。

十二月，杨展使杨荣芳、李一进、陈应宗、黄国美趋成都。吴三桂等兵屯资阳、简州者全盛，万璟搦击之，大败；其众连战，皆捷。展兵长驱至成都，梁一训驱遗民数千走至绵州，尽杀之；于是成都之民尽矣。展复成都。王名臣、冯启以兵攻顺庆，守者弃城遁；赵荣贵在保宁，复会武大定于广元。三桂闻之，弃保宁，走汉中；全川皆复。钱邦芑以告，言定九州岛、百三十余县。永历帝受群臣贺；分命李干德、杨乔然、江尔文总制，巡抚四川。樊一衡再至江上，以诸将之捷告。王祥击袁韬于重庆，三战皆不胜。

顺治五年（永历二年）春正月，晋樊一衡太子太傅、户兵二部尚书，擢钱邦芑巡抚，以詹天颜巡抚川北；封赵荣贵定随侯、杨展华阳伯、王祥綦江伯，诸将进秩有差。

谭洪再攻武大定、赵荣贵于保宁，王名臣、李开藻复谋攻洪；开藻旋死。

容藩以江干有天字城，易曰「天子」为己忤；始称楚王、又称吴王，自是遂反，自为监国天下兵马副元帅，铸印佩之。以忠州为大定府，建行台。承制封拜，以张京为吏部尚书、程正典为户部尚书、胡平表为礼部尚书、刘道开为祭酒。京降流贼，败走大宁，首劝容藩称号；正典起家夔州府，而富于财；平表嗜进：故用之。以朱运玖等为巡抚，大封王光兴诸人为侯伯。然性刻忌，尽杀宗室之寓于夔者。杨乔然令无为祸首；堵允锡寻至，责以大义，不听。钱邦芑劾其罪，传檄讨之。王祥谒容藩，坐甫定，李占春亦至；祥思并其军，亲搏占春，拘诸军。占春脱走，祥无所得；又乏食，杀马而哺。至于四月，还遵义。于大海谗，容藩亦无如何。惟谭洪、谭文、谭谊坚从之。

二月，降将李国英以谭洪隙，攻保宁；先败洪兵，保宁复没。

三月，李国英水陆攻顺庆，王名臣走；顺庆亦没。国英击马超、邢十万于潼川、绵州。

是月，王应熊卒于毕节卫。诏进吕大器少保，督西南诸军事；赐剑，便宜行事。

闰四月（明五月），总兵胡敬以潼州、刘惟明以绵州、达州降于李国英。

秋，杨乘渠败绩于渠县，弃城走；袁宗第等亦败还。王祥在遵义，复与皮熊隙。赵荣贵在文县，降将南一魁攻之，荣贵弃城走。

八月，容藩大封石柱、酉阳诸土司为伯、挂印将军；蛮貊厮养皆巍秩，附者益众。邦芑寓书堵允锡合讨之。允锡督马进忠以舟师入蜀；容藩曰：『圣驾播迁，聊假名号压川众耳』。允锡呵之曰：『自作贼，乃能服逆乎？果不惧，钱公东下、我截其后，谁与尔作贼者』？督师大学士吕大器亦至涪州，李占春来谒；大器为言『天子无恙，容藩僭窃，当死』！值容藩以牌至，大器笑曰：『天下兵马副元帅，非亲王、太子不敢称；天子在上，国何以监？此决反矣。若受其官，必坐罪』。占春悟，首以兵攻天字城；李干德亦檄诸将讨之。容藩走夔州，使谭洪、谭诣攻石柱；李占春击之，大器督诸军进。容藩众散败，尽遁入云阳山中；穷搜两日，土人执以献，斩之。

冬十月，堵允锡遣使招李赤心于夔州，入湖南（详前及「自成遗乱」）。

皮熊复以兵攻遵义，至乌江，为祥所溃。洪雅镇将汤国聘与义兵将熊振生斗，洪、雅之间无宁处。诸将甘良臣在岳池，朱化龙在茂州，曹勋在雅州、荣经，杨展在嘉定，侯天锡在永宁，马应试在泸溪，贺珍在安县，武大定在彰明、石泉，于大海在云阳，李占春在涪州，赵荣贵在龙安，谭诣在巫山，谭文在万县，谭洪在天字城，王光兴在巴、巫间，莫能相下。起于盗贼者，胡明道在酆都，姚玉传在金城，袁韬在重庆，其党在蓬州、仪陇、南部，党守素、刘体纯、袁宗第、李本荣、李赤心在巫、施、巴、渠、开、达间，所谓西山贼也

（详「遗乱」）。袁韬虽降，其党更增王有进、景果勒、张显宗诸部分踞夔州东西岸，杀掠不可纪。益以溃兵、乱贼、土暴子及叛奴杀主、寨民自斗者，日必屠戮。重以奇荒，雅州、大渡、越隽间斗米二十金，嘉定三十，成都、重庆凡五十；吴三桂在保宁，运米陕西，斗米六十金。率惟食人，父子、夫妇皆相啖；猘犬啮人，顿成猛兽。虎豹魑魅，白日形现；发床穿屋，无或畏避。遂有旬日之间，一县之民无遗孑者。叙州之民入深山，草衣木食，遍体生毛；见人迅走，以为流贼复至。如是十余年，成都虽复，枢臣疆吏无或之任；樊一蘅名督师、李干德居其官如故。杨乔然、江尔文又先后至，又以命朱天麟；皆分署官吏、檄镇将，号令棼然。一蘅所制，叙州一郡而止。

顺治六年（永历三年）春正月，李廷明攻剑州，未克；豪格兵攻龙安，赵荣贵战于百峪口，败绩。吕大器按诸军还，谓监军陈计长曰：『杨展志大而疏，袁韬、武大定忍而好杀，王祥庸懦；川事岂可为乎？』祥时以兵胁诸土司为三十六营，势颇盛；然非将众才。展足于军食，什邡以西、叙州以南皆奉其令；性复忠勇，亦故坦易。大定较韬善亦嗜杀。大器俄卒。

夏四月，孙可望以秦王檄至四川，杨展疏劾之；且谋以兵入滇讨可望。寻攻保宁，为吴三桂所拒；不胜而还。

秋八月，李干德袭杀杨展，破其军。王祥之胜于乌江也（详「黔滇之乱」），展子璟新在乐英，为所执；既而释之，展由是怨祥。皮熊使约展攻祥，展不可。而使璟新以诸将兵略川地，皆不受命；璟新怒，至纳溪执马应试杀之。至永宁，侯天锡固守；攻之不克。祥以兵援天锡，一日大雾，祥兵猝出，璟新大败归。李干德亦忌展，而袒袁、武；诸将贼韬，干德辄拒之。以其乏食，说展使及两人为兄弟，资以兵糒，乃徙韬健为、大定青神，展从之。然颇善李占春，于韬、大定所求多不厌。干德怒，使杀展而分其蓄。值展往寿韬，置酒高会，展从长刀甲士百五人，韬酬之；入夜，执展囚之别室。展乞为僧，韬将许之；干德曰：『纵之易，搏之难』。韬遂杀展；其妻切谏，不从。展死，韬妻亦自缢。韬攻嘉定，展部奉其妻陈氏及璟新守。久之，饥；城破，璟新以三百骑突围去。展妻指韬而骂曰：『尔穷来归，我何负于尔？今狗彘也！』韬又杀之。李占春为展复仇，不胜走；曹勋善展而无如何。樊一蘅切责李干德，问展死状曰：『嘉定、峨眉间二三遗黎不与敌者，杨将军力也。背施弃好，取人杯酒之间，天下其谓我何？』干德晒之，而以丧师失地文展罪。然展勇绩冠川中，东西之兵以为长城；展死，川事益坏。王祥在遵义，亦忿；将申韬罪。韬亦欲取祥遵义，遂与战，久而不决。祥兵乌合，又乏食，保其境内而肆掠邻封。是月，以兵掠贵州（详「黔滇之乱」）。

冬，永历帝晋王祥忠国公，将以御滇；然不足用。

济尔哈朗击郝永忠，大败之；遂自贵州取川之乌撒军民府（详「遗乱」）。卢光祖陷邻水、大乌诸县，总兵朱洪德、陈三台降；李国英亦使降将陈敦陷安县、使曹光明陷彰明，夺曲山关；遂入石泉，杀知县谢光祖。

顺治七年（永历四年）春，总兵马寿攻川北，李国英使降将曹纯忠等击败之。国英及降将张勇击川北，诸军与诸流贼、土寇并称捷。

杨展将葛佐明在九溪，为讼冤击袁韬、武大定；不能定。刘体纯等大掠重庆去。

秋九月，孙可望攻遵义，王祥屯乌江以拒之。可望使降贼总兵温某伪求和；祥旧隶温戏，至是踞见之，斥可望为贼。温怒，蹴可望急攻之。其党贺九仪至永宁，侯天锡再降之；而诬祥曰：『将以二十万众渡江夹击子』。祥惧，召诸将谋。李定国慨然曰：『二、三年操刀同室，虽捷，耻也。今攻贼望，胜则取西南，败不失为忠义鬼，复何疑乎』！不听。将自真安入武、彭间，据险自守；因结李占春、于大海，使其牙将以财贿先。其客谏之，比之董卓、公孙瓒；祥不能决。可望急攻之，祥夜走，部卒七、八万及张光璧、马进忠诸将皆降。祥所遣将，已先盗其金去；祥余百骑，顾而哭。追者至，马蹶，自刎死。樊一衡知不可为，谢事入山，郁郁病，遂不起。孙可望复假讼杨展冤，使王自奇入川南。刘文秀、白文选前自金沙江济，逾大、小相公岭，绝大渡河，连陷建昌、越隲、黎州、荣经，至于雅州。范文光自杨展死，忿入山，不视事；刘道贞亦卒。曹勋孤立，无能为。文秀突至，执勋置军中；杀土司华亭等（详「义旅」），屯于天生桥。

十二月，高必正，李来亨之众入川东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是年，袁韬尽括嘉定、叙、眉田。占民妇；有夫甫死，即强赘之。

顺治八年春正月（永历四年十二月。自二月后，为永历五年），文安之以广西日蹙、云南又踞于孙可望，冀川中诸将或可用；自请督师，奖王室。许之。加安之太保尚书，总督川、湖军务；赐剑，便宜行事。封十三家营及谭文、谭洪、谭谊皆公侯。孙可望阻之，不克行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冬十二月，刘文秀使王自奇攻嘉定，袁韬、武大定力拒之；自奇伪败，韬等六胜，轻之。刘文秀自成都出其军前夹攻之，韬、大定亟还；自奇又至，韬、大定败绩，皆被擒，遂降。

李干德走威、茂，中道被掠；比至，土人执之，致诸白文选。干德以父死西充，谓其弟曰：『吾不可以再辱』！入水死。蜀人恶其杀杨展也，曰：亲见展入其舟云。

文秀兵益东，谭洪、谭诣、谭文降。其将卢名臣至涪州，使招李占春；曰：『杀吾父（占春，曾英养子）、幽吾君，是禽兽也』！拒之群猪寺，败绩

；固守涪州七日而溃。于大海在忠州闻之，引其兵出夔门，将北降；占春以遗民从，众怨之。占春愤呼妻子痛饮，夜半走华山为道士；众皆降于刘名臣，曾英遗众遂尽。后三年，占春以故入武昌；有欲官之者，卒不受。总制杨乔然依占春以居；占春去，文秀招之，乞返里，许之。文秀使李廷芳守成都、刘正国守雅州、白文选守嘉定；至余郡县，除守吏、屯士卒，或仍其降职使居之，己还云南。

是月，李国英攻眉州，总兵向成功以部五千守石佛栈，国英陷其栅；成功中流矢死，国英陷眉州（成功，杨展部将也）。是月，高必正、李来亨自泸水东渡杀掠，至于嘉定、眉州，据川东以自给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顺治九年（永历六年）春正月，吴三桂自保宁攻成都，降将戴郁等先；李廷芳战败，成都遂失，廷芳被杀。

二月，吴三桂等兵东，白文选弃城走，总兵李明廷、金养时被杀。李国英攻龙安、茂州及于松潘、漳腊。

三月，吴三桂等至嘉定，王复臣弃城走；刘正国挟曹勋走叙州。三桂入佛图关，遂陷重庆。其城依山，即巔岫累石为堞，尤绾川江水陆。所走诸将不守险势，遂失。

永历帝惟日促可望出师，使者敦迫；可望知不出无以压人意，乃使刘文秀、白文选、王复臣再以步骑六万，分道叙州、重庆、成都，图四川。

夏四月，吴三桂至叙州；王复臣、白文选以刘文秀兵未至，弃城走永宁。提学道任佩弦以城降。

六月，吴三桂陷石泉。

秋七月，刘文秀至叙州，治军严整；蜀人闻之，所在响应。击卢光祖兵，破之，执南一魁；遂入叙州。三桂急使降将白广恩、白含贞御文选；自当文秀，战于山下。三桂大败，文秀围之数重，自辰至午不得出；三桂急亲骑突围，乃得走至绵州。白文选亦大败广恩、含贞军，两人皆被擒。三桂惧甚，文秀追至，三桂遂弃绵州，走保宁；丧军资、士马数十万，皆不顾。曰：『生平未见此恶贼』。成都、潼、绵文武降人亦皆遁，文秀军大获复诸郡邑，鼓行追之如不及；王复臣言：『军骄矣，三桂劲敌不可忽也』！不听。

九月，樊一蘅在山中，闻范文光、詹天颜皆没，亦卒。

冬十月，文秀追三桂至保宁，王复臣请不围城，但以游兵断饷道，三桂必不能守；围则兵分，分兵则力弱。文秀轻三桂曰：『何怯也』！使张光璧军其西、复臣军其北。其地阻水，复臣又争之；亦不听。光璧，即流贼黑杀神；勇而轻敌。三桂遥望之曰：『是可袭也』。以精骑捣其军，果惊溃；转赴复臣屯，众大乱。复臣欲出，阻于水；三桂击之，复臣曰：『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

，岂可为敌所辱』！自刎死。文秀围解走，三桂不敢追；曰：『如复臣言，吾军烬矣』！敛其兵还汉中。文秀以兵戍成都、连昌、雅州、黎州、泸州、叙州。白文选使总兵杜子香守重庆，与谭文、谭诣、谭洪及十三家营相结。文安之自毕节入川东。

顺治十年（永历七年）秋七月，赵文贵在安龙，执巡道孙允干降；总兵胥荣明等亦降。

顺治十二年（永历九年）春二月，刘文秀入川南，大征士卒；制舟楫，将以东出。寻自湖北败还。

李国英上取四川状，请使吴三桂、李国翰以重兵屯保宁，先取成都；因其肥沃，且屯且守。次取重庆，以顾门户；然后顺流而东取夔门，通荆、襄之道，撤黔、滇之防。从之。

顺治十三年（永历十年）夏四月，四川总督魏勇以兵攻顺庆，降将霍光先击败之。

冬十月，夔州巡抚邓希明、总兵张志凯叛，出降。希明因乱屯田开县，入覲安隆；擢抚夔州。自是出降。

顺治十四年（永历十一年）冬十一月，田国兴、黄世鉴、邓昌基及孙可望将赵世超在巴东者，皆出降。

十二月，总兵谭新传降。

顺治十五年（永历十二年）春二月，洛托、洪承畴出湖南，卓布泰军及线国安出广西，吴三桂、墨尔根、李国翰出四川，三路趋云、贵。李定国闻之，使刘正国、杨武守四川之三陂及红关。

三月，吴三桂出汉中，历沔县、宁羌，顺流下至保宁；途中所见，一二烟火。比自西充至顺庆，刊山伐木，行无人径者千有余里。至于合州，杜子香以轻舟哨江上，三桂跨马挥军济；子香大骇，弃重庆遁。三桂偕墨尔根自铜壁、梁山入军重庆，使降将陈廷俊守之。招总制杨乔然，将官之；乔然仰药死。时成都、建昌、叙州、马湖、嘉定、雅州、黎州及资、简、藿诸州犹为明，贺珍、王光兴、谭洪、谭谊、谭文、向希尧、杨秉允、徐邦定与十三家营在归州、巴县、大昌、大宁、万县、施州、巫山、忠、夔、达间者兵且数十万，各不能救。三桂亦不顾，惟使严自明助廷俊守重庆；自以兵进次黄葛江，为浮桥以济。溽暑蒸熏，军士多疾。明日，济綦江，历滴溜、三坡、石壶，皆峭壁重崖，一夫可守；李定国不及备。

夏四月，三桂次梓潼，总兵郭李爱等降。是月晦，陷遵义；刘正国、杨武望风溃。三桂降兵五千、得粮三万石，遂入贵州；寻还屯遵义（详后）。四川所属酉阳宣慰使冉奇鏊、藿州宣慰使奢保受皆降。

秋七月，文安之闻滇急，急督十三家营攻重庆；师由水道进，袭三桂后。严自明力守，安之再以兵攻重庆。李国英攻川南郡邑在忠、万间者，多破败之。

顺治十六年（永历十三年）春正月，文安之再以兵攻重庆，谭洪、谭谊固不悦；谭文行至合江，谊杀文，洪助之。安之将率十三家营讨杀文者，谊即赴李国英军降，洪亦降。安之愤恨，遘疾卒。

二月（明闰正月），雅州将高承恩闻永历帝已西行，独不降；敛其部及诸土司兵以拒守。凡五月，其弟承裔杀之。

闰三月（明三月），狄三品、冯双礼自金沙江溃入四川之建昌卫，吴三桂招之，且使诱川中诸将；三品执冯双礼降。白文选将王安亦自建昌以其金印降，延长伯朱养息、总兵龙赞阳、吴宗彦以嘉定州城降。

六月，三桂兵至马湖、叙州，提督陈希贤降；杜子香、陈进贤以成都省治降，总兵赵友鄢、御史庞之泳、主事贺奇及乌撒土司安童圣皆降。时三桂等自云南返取四川，所过崩溃，曾不血刃。严自明在永宁，亦招杨国明、武国用等降；忠州副将陈世凯亦降。

降臣高明瞻又尽定川西北地。惟朱化龙在茂州固守，不肯降；寻城破，死。

冬十月，高承裔以邛、眉、雅、黎、资、简州降；王友进亦降。而川南之地，尤躏于降将李应林等。复有抹脸贼，剜人面；盖妖党也。

顺治十七年（永历十四年）秋八月，高承裔以雅州复为明；李国英攻之。

顺治十八年（永历十五年）夏四月，李国英攻承裔于竹山关，承裔走黎州；又败，匿于篁中被执，死。

十三家营在川、湖边者，当文安之卒，即佥都御史毛寿登奉之；其掠耕种如故习。寻入夔州府。

康熙元年夏四月，故石泉王朱聿■〈金粤〉复以兵攻马湖，入叙州；旋没（详「义旅」）。贺珍已卒，其部贺明全、李进忠、王继祖、崔光一八十余人及兵数万降；贺道宁、谭文贵亦降。

十三家营攻巫山，寻弃夔州走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康熙二年，王光兴及巡抚蒋尚膺等以其敕印降。

冬十二月，故明东安王朱盛蕙被执于川东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明年，毛寿登及其众降。李国英及诸军攻茅麓山，李来亨自焚死。四川皆靖（十三家营均详「遗乱」）。

夫曹操殊绝智计，犹苦天狱之行；武乡开济炎刘，而遗八阵之迹。自来谈川疆者，不在剑阁，而在汉中；不惟两川，而兼忠、涪、云、万也。明之晚叶

，长安西倾、成都内戮。开江无使，谁舁山后之舟？阁道不焚，已断关东之驿。蚕丛虽险，岂可恃乎！王应熊、樊一蘅因地治兵，吕大器、文安之才略非拙；然而寄命虎口之中、受命败军之际。言乎帅，则登坛秉节、号令纷拿；言乎将，则跋扈跳梁，兼并尤着；言乎兵，则土寇叛众，风起瓜分；言乎贼，则卧榻萧墙，星罗棋布。而又可望、文秀，假名而来；汉中、保宁，关弓而待。矧又蓬蒿遍地，骸子相煎；泽潞无烟火者十年，斗米易黄金者累镒！斯即将伏波、相忠武，起锦江而问中原，殆亦落落难合耶！且夫残破之余，社虽墟而枢不可弛；纷纭之会，兵虽急而农不可荒。以故扬展之略，在兴屯田，推食遗子；国英之策，后图重庆，先扼成都。永言时事，岂或无征哉！当夫赭寇纵横，武昌荡覆；公私扫地，烽火频更。胡氏润芝屏迁省之谋、定楚都之节，招兵训农、通商惠工，东建吴、皖之瓠，西取湘、川之积，卒使三路铭功，凌烟媲美。持衡挈领，舍此奚图？惜乎！明之臣子，莫识此也。至于珥海旋师、乌撒自溃；蜀江再问，东川悉降。江南立信，寸土无存；端平关外，往事更烈。瞿塘滟预，吊罗汨而无魂；剑阁峥嵘，叹刘禅之失国。虢以岩亡六，且不祀而已。若夫重庆地尽髑髅、成都木皆成拱、永昌杳无人迹、叙州民作毛人，鸱鸢毁室、■〈豸契〉■〈豸俞〉食人，天毒岷蜀，何其酷耶！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十二

黔滇之乱

崇祯十七年春，贵州何兆仰作乱，官军讨平之。

秋，宏光帝命杨鹗总督川、湖、云、贵、广西军务。

冬十二月，宏光帝命募兵于云南。

宏光元年秋八月，云南土司吾必魁反。时成都告陷，云南震动；共议守金沙江，增土司盐税以助饷。必魁遂反，屠楚雄，旁掠武定、禄丰；镇守云南黔国公沐天波使石屏土司龙在田、宁州土司禄从命、鹤庆土司沙定洲讨之。初，土司普民升反，其妻万氏实使之；民升毙，万氏自妻于定洲，教其众攻击如民升，故定洲兵冠滇中。受命甫出，在田、从命已合击必魁，大败之；尽复诸邑，围之楚雄。

冬十一月，龙在田、禄从命克楚雄，必魁伏诛，党羽皆净；改土归流，檄定洲兵归。奸人余锡朋、饶希之逋天波金巨万，不能偿；绳其富于定洲，使取之。乃径抵省城，结都司阮咏嘉、张国用、袁士宏伏兵云南城中；三人，亦固土司也。

十二月，定洲伪入辞，遽击天波于座；天波仓卒自窦逸，母陈氏、妻焦氏走城北自焚死。土司禄永命方以兵击定洲，天波已西走，从官周鼎止之，被杀；永命之军溃。定洲踞沐氏邸，执巡抚以下官，求世镇；使沐天泽诬其兄反

，定洲讨平之。驰执家居大学士王锡袞至，使作奏为之请。万氏在阿迷闻状，骇曰：『此灭族计』。驰入云南，将刃定洲以赎；比至，羨其烜赫，更为夫妇如初。定洲尽辇沐氏珍宝入其峒，环异千万；滇中大乱。

顺治三年（隆武二年。是年永历帝立于粤）春正月，天波至楚雄，金沧副使杨畏知曰：『公在此，贼必力攻，城不可守；不如至永昌，留畏知守此。贼西，则虑楚雄议其后；留，则畏公来。是我牵其首尾也』？天波走永昌。定洲兵追之至，畏知阳款之；定洲自至，则拒不纳。定洲知被给，恐失天波；伪及畏知盟。使其党王朔、李日芳越而前，陷武定、攻大理，叛回应之。朔屠大理，死者七千；更陷通海，屠蒙化。畏知以其间，清野缮城，檄兵讨贼，景东、姚安皆响应；龙在田、禄从命、玉克猷兵亦起。定洲不敢问永昌，还围楚雄。隆武帝始得抚按疏，谓天波果反，尽削其职。俄，中使某自至滇，乃得其故；复天沐官。定洲围楚雄久，纵巨炮，烟■〈冫八卓，上中下〉畏知，喜谓必死。烟去，畏知端坐如故，则大骇，以为神。畏知伺间出击，杀伤颇甚。定洲解围走，还掠迤东；攻龙在田于石屏，不克。破宁州，入峨嵋，玉克猷走死；在田亦弃其州走。贼自计无虑，再以兵围楚雄；众至数十万。楚雄世袭指挥使王承宪任城守，遂帅那钥兵出击，贼众披靡。俄而亦败；定州分其众为七十二营环城肉薄以攻之，卒不胜，乃沟而困之。畏知誓守；隆武帝擢畏知左副都御史，总督云、贵军务。

顺治四年（永历元年）春正月，孙可望自遵义走乌江，将入黔。总兵皮熊使其将杨吉军江南，山水湍急，谓贼不能渡；刘文秀泳而登，吉军骇溃。可望使贼伐竹木为桥，一夕济，直趋贵州；皮熊遽遁入都匀。布政司张曜请于巡抚米寿图，亟以民兵守；筹图不听，走偏桥。按察司唐勋走定番、副使曾益走安平，居民斩关遁；凡二日，贼犹未至。诸苗及种家闻之，乘机入掠。贵阳完善、风景擅胜，种苗饱掠遁。又数日，贼始至；曜督家丁以守。

二月，孙可望陷贵阳，纵兵四掠，搜及箐洞、青岩、龙里、高堡之墟，至于威清、平坝、安顺，千里为墟。旋屠贵州及诸邑，男妇几尽；幸不死者，率去耳、抉鼻、断腕，无或全体。遂陷镇宁，屠之；又屠南安、普安及诸邑。又陷定番，居之。进陷永宁，盘江天险皆失，黔西州县望风溃。可望谋入滇，取沐氏积；闻沙定洲乱，击几呼失，下令急行。

三月，皮熊睭可望去，以兵入平越、贵阳；总督范矿入居之，属邑皆复。川、湖、两广败军至者，皆隶其戏，众遂一万。苗贼蓝工反，陷湄潭、黄平，围平越；熊使张才竜击走之。

是月，可望掠入滇，云南不知其为贼，昕夕盼之灭定洲，龙在田且使往乞师。沙定洲闻之，解楚雄围，来争战于革泥关大败，走阿迷；使其党李阿楚守

临安。可望追定洲至蛇花口，又大破之；定洲据俚革以拒，相持二月。可望趋交水，屠之；使李定国攻临安。

夏，可望至曲靖，御史罗国瓛督众守。三日城破，可望屠之。定国穴临安，崩其城；阿楚自烧死，定国屠临安，死者七万八千。可望自陆良、宜良趋省垣，城中已执阮咏嘉、袁士宏送楚雄杀之。巡抚吴起元郊迎，可望入，尽杀定洲所署吏，车裂余锡朋等。进陷南宁，屠沾益、入广通，破姚州、武定、师宗，至于禄丰。杨畏知逆战于启明桥，败绩；赴水不及，可望诱之降。与折箭，约三事（详「殉节」）；从之。乃与入楚雄，使招沐天波于永昌，索守吏印。天波使其子显忠赴可望军，请得居永昌，可望佯许之，且尽返沐氏赀。而使刘文秀攻大理，陷之；龙在田、许名臣皆降。又陷鹤庆及丽江，将图永昌；文秀自杂显忠之仆中，夺铁索桥，遂疾驱，执天波于永昌城上。以复仇，诱天波降，使檄未附诸郡邑；云南二百年惟奉沐国公，闻其降，无不解体。可望归，以天波为门官；寻复之。定国在临安，将袭定洲于阿迷；闻晋宁义师起，尽驱临安子女渡河西攻，破之（详「义旅」）。进屠川江、威宁、呈贡、富民、归化，死者数十万。于是迤西八府，以杨畏知得全；迤东杀掠，殆与蜀同。可望踞云南。

定州踞俚革竜，与万氏分险守；使其党汤嘉、陈新命踞山垒，相距数十里为犄角。

秋八月，降将刘承允使陈友龙陷黎平，执何腾蛟眷属去。

九月，王祥自遵义攻贵州，三日而去；皮熊追之至乌江，互战不已。祥大败，熊兵深入；两人皆上疏自理，永历使和解，乃盟于乌江（互见前）。孔有德自黎平而还。

顺治五年（永历二年）春正月，命大理评事朱宿垣谕云南土司勤王；宿垣所至，谕以大义，土司皆感激。命总兵皮勋以兵守平溪。

二月，线国安掠思南、石阡；使降将田起凤攻平溪，陷之。崇阳王某合苗兵十万攻黎平，败歿。

是月，郝永忠溃入黎平间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夏，陈友龙以黎平复为明（详「荆襄之乱」），遂复镇远、清溪。

秋七月，李定国围沙定洲于阿迷。一日，闻其宴汤家宾寨，猝攻之，四山树木尽断其路。相持三月，定洲请降；遂械之，及万氏还云南，褫革以徇。及沙氏亲族数百人，尽杀之。

冬，皮熊复以兵攻王祥至于乌江，为祥所溃；贵州郡邑颇没于祥。

郝永忠猝攻陈友龙军于黎平，尽杀之；友龙单骑走，诉诸朝，不之问。惟慰谕之，使收兵复楚西。

顺治六年（永历三年）春，吕大器自川入思南；以诸将不奉命，行次都匀，郁郁而卒。

夏，陈友龙出楚西，招其故部，军势复立；郝永忠诱而磔之（详「遗乱」）。友龙骁锐，南北交战不少衄，诸将无与俪。永忠必杀之，永历帝亦不问。孔有德以兵入永宁，胡一青弃城走。

可望遣使求封于安龙。时可望踞全滇，任僎等导之，以朝命摄其偶，故有是请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五月，云南铁索桥营义兵起，孙可望屠之；横戮诸郡，迤东八府复被惨刈，至于丽江皆不得免。

王祥兵掠贵州，众议使清威道黄应运抚之。应运居安顺拒孙可望，贼瞞其去，急使李定国入据之。应运还，与定国盟而止。白文选自间道掠青岩、白纳、燕楼诸峒，尽破之；安顺益残破。

冬十月，封皮熊为匡国公；与王祥同受命，皆以备滇。

是月，济尔哈朗自湖南攻黎平，郝永忠望风遁。济尔哈朗追之，永忠大败，走入川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顺治七年（永历四年）秋九月，孙可望复以兵趋贵州，范矿降之。可望入贵阳，执巡抚郭承汾；陷平越，执清威道黄应运。皮熊已走清浪卫，追执之。贵州全没，可望居贵阳。张光璧、马进忠、胡一青、蒲缨军皆附之，分屯云南、贵州。

冬，高必正等入贵州；孙可望击之，必正等走（详「遗乱」）。

顺治八年（永历五年）春正月，文安之被执于都匀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顺治九年（永历六年）春三月，李定国趋黎平。夏四月，复黎平，斩降将郝效忠于四望所，遂入湖南。

是岁，孙可望杀诸宗室在贵州者尽。

顺治十一年（永历八年）夏，刘文秀至贵州，可望力与结；赐旗、奠爵。使自四川攻湖广。

五月，刘文秀按诸军。

秋七月，刘文秀为自平越军于大楼。

顺治十二年（永历九年）夏五月，刘文秀败绩于湖南，还贵州；使守云南（详前）。

顺治十三年（永历十年）春三月，李定国奉永历帝入云南，孙可望踞贵阳。

顺治十四年（永历十一年）秋八月，孙可望反。以兵攻云南，李定国大破之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冬十月，孙可望弃贵州，降于洪承畴；且请取云南。承畴自疏请大举灭明，从之。

刘文秀在贵阳，方合精锐，日夕训练成劲旅。李定国召之还，日第诸将功，分镇黔、滇；兵将不相识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太监庞天寿奉西洋天主教刺罗帕以象兵。

顺治十五年（永历十二年）夏四月，叛将关有才、王自奇复以永昌反。二人虽降列爵，卒不乐。定国自攻之，穷追至腾越，执而杀之。

时洛托出湖南、吴三桂出汉中、卓布泰出广西，三路趋贵州。洛托至贵州之镇远府，守者先溃湄潭瓮，安之军次第遁。马进忠直奔偏桥，走贵阳；洛托乘之，徇太平、都匀、石阡、思南州，皆下。所经天险，重关峻岭、石径尖斜，大雨兼旬，淖深三尺，士卒携杖曳马行，肿足堕孕；满洲军言前此未之历苦。明总兵罗大顺、冯天裕、卢正友等皆望风走，州县卫所直空城，间呼救亦罔应。洛托平行至贵阳，马进忠又遁；文武居人斩关走。洛托入贵阳，获米万石，不足食；洪承畴勒诸土司苗民纳明年赋，使士卒躬挽运，仍弗给。乃分诸军于天柱、会同以就食；且徇诸支郡，尽下之。吴三桂至梓潼，郭李爱等先后降；于是四合以北无或守。三桂自新站渡乌江，逐杨武于开州之倒流水；总兵朱守合降，开州遂没。三桂使招水西诸土宣慰使，安坤等降；总兵王兴、王者臣等亦降。三桂犒以甲胄、名马、金玉，以诱诸将。

秋七月丙申朔，永历帝命李定国为大元帅，救贵州，屯于炎遮河。或曰：『宜夺独石关，一夫之险也』。不听。使冯双礼扼鸡公背，睨贵阳；张光璧扼黄草坝东路。白文选以军四万出天生桥，距镇远数十里，将以缀吴三桂；且使马宝屯可渡河助之。定国自军铁索桥，期复贵州。及东路急，复移军黄草坝，与张光璧合。鸡公背绝险，粮道艰难，虽睨贵阳不易守；黄草坝孤悬滇、粤。识者忧之。

十月，铎尼至贵阳代洛托，吴三桂自遵义驰六百里会之平越之杨老堡，定师期。铎尼发贵阳，留洛托、洪承畴治军饷；自督三路兵南。先是，吴三桂还遵义，卓布泰迟未至；惟洛托居贵阳，孤军乏食，定国不即进。至是，三桂趋毕节、卓布泰出平浪、铎尼发贵阳，三路所逼，州县皆没。

十一月，白文选在七星岩，壁于关外之天生桥；丛箐峭壁，下带飞湍，而实无桥。三桂不能渡，厚赂乡导出土司境，反击关背；文选惊溃，走可渡河。马宝已先遁，乃焚其桥，走沾益州。卓布泰自独山州追总兵吴子圣至津梁，部将某战死。定国闻之，自以兵三万倍道至；进踰独石关，战于炎遮河，杀伤颇甚。明日，悉众压卓布泰军，风北至，炮火遗草间，野烧济之，须臾益四炽，烟焰涨天；卓布泰军乘而射，定国惊惧，弃屯保盘江，卓布泰陷普安州。冯

双礼在鸡公背绝顶乏食，闻败，亦弃险遁；诸将竞溃不相顾。铎尼追之，至铁索桥，定国烧以走。洪承畴使张勇作浮梁，终毕济；贵州之地尽没。

铎尼以三路军入曲靖，知府盖世禄降；李定国微服入滇都，劝永历帝弃滇出幸。白文选自松岭卫遁，李定国将守罗炎、凉水井者亦遁。永历帝弃滇都走，时十二月丁丑望也（详「永历奔亡」）。

顺治十六年（永历十三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至永平。越二日，入大理；留李定国守之，西走永昌（详「奔亡」）。

是日，铎尼军入滇都，吴三桂、卓布泰从；卫国公胡一青、光禄少卿黄复生、提督刘之扶、总兵许大元、王宗臣、王有德、副将朱文彩、朱文盛、土司龙世荣皆降。

闰正月，永历帝走腾越，决计入缅（详「奔亡」）；中原土地，弃置尽矣。铎尼使尚善、吴三桂西追之，连陷罗平，次嵩明镇。辛丑，入普洱，追至澜沧江。定国使人烧其桥，三桂筏以济；至永昌，无人。丙子，至大理；白文选、张光璧、陈胜屯于玉龙关、丁当山，皆不守。文选走镇康，遂出木邦土司。总兵吕三桂被杀，张光璧降。尚善、吴三桂济怒江，甚败于磨盘山（详后）。闻李定国去，旋兵西南。时入滇之兵，杀掠无忌；比三桂等出边，土司、苗寨亦被掠，至执土妇、苗女以侑饮。军锋所过，土地萧然。至是，徇蒙化、腾越，逾南甸、入孟甸，尽迤西之界而还。

闰三月，尚善、吴三桂下姚安诸府。东阁大学士张佐宸、尚书孙顺、侍郎万年策、少卿刘泌、兵科胡显、翰林刘菑百五十九人先后降；景东土知府陶斗降，蒙化、丽江、东川、镇雄诸土司皆降。三桂使张勇屯普洱，备定国；自还云南。大学士扶纲、侍郎尹三聘、淮国公马宝数十人皆乞降。总兵贺九仪、李成爵、祁自贵、马得鸣分居沅江、顺宁、云龙边外，及李定国、白文选之众犹为明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冬十月，李定国承制加云南诸土司爵，使为明；或观望，或首之吴三桂。惟沅江土司那嵩受命，且密致诸土司，遂及故将朱养思、高应凤、许名臣、龙赞扬复为明。三桂攻之，嵩拒守不肯下。

十一月，三桂陷沅江，屠之（详「义旅」）。

顺治十七年（永历十四年），马乃土司龙兆佐复为明，三桂使降将马宝、高起隆、赵良栋攻之。大学士方端之、颍国公杨武先后降，德阳王至浚亦自交趾之高平降。

顺治十八年（永历十五年）春正月，吴三桂以书招祁三升于户腊，降之。陷马乃，诸土司先通永历帝及观望者皆降。惟李定国、白文选军居滇之边外，吴三省等流孟定、耿马间。三桂使降将何进忠、沈应时出腾越至孟卯攻定国

，以瘴发止。

秋九月，吴三桂再出滇，将至缅甸；驻军待之。

冬十一月，白文选降。

十二月，吴三桂以永历帝入滇边（详「永历奔亡」）。

康熙元年春三月，永历帝还滇。

夏四月戊申，吴三桂弑永历帝于滇。

六月，李定国卒于景线。故明遗兵无或在，云南始定（互详「永历奔芒」及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谚有之：『贵州无天理，十里作五里』；史有之：『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』。岂不曰梁州之域，峭壁丛峰、淫霖积淖，比于天狱；不但羊肠矣。中原鼎沸，边省池鱼。贵阳东视，遂起假道之途；洱海西倾，岂意女戎之祸。横尸亿倍，历劫星移；呜呼！酷矣。尤可惜者，吴起元、范矿仗节封疆、倾心盗贼；黄巢至而班迎、契丹来而入觐。王灵不及，臣节都非；须眉在躬、金夫遽事：「廉耻」二字，扫地尽矣！李、孙既隙，交水大崩；譬若抔沙，亦将合璧。乃鸱鸢垂翅，而药师之计已成；茅土分功，而火济之徒已入。祸福之机，影响有捷。然而承畴、可望，罪可贯耶？若夫永历君臣，跨带两省；见兵多于十万，固国大有山豁。乃不思剑阁西封、安龙东顾！行间将帅，多是九公之流；天子玺书，不下五华之殿。乃知诸葛之略，曰讲武治戎；费祋之筹，曰保民治国！今兹并失，翹足而亡矣。洎乎三路视师，一军先至；所拔皆空城、所行皆绝地。又不剑履奋兴、雀鼠罗掘，效石勒之合围、作王清之力斗；望风黔蜀，归狱关王。岂高平按辔，不由世宗之躬；举势张旗，必待宰臣之至乎？至于杨老会期、鸡公自溃；金枪野烧，助昆阳雷雨之师；天生一军，即邓艾阴平之策！信乎！天时地利，不若人谋；而毫社殷遗，罔邀神听矣。然而滇都骤弃，缅甸亲行；一人僨事，百辟糊心。盍亦思徐偃海上，虽无骨而能□；宋世礪山，数四广而更立乎！则夫走交趾、召针罗，合延平以图存，若晋宁之故辙；彼善于此，则亦有之。惜乎，其不用也！昆明再来，立锥无地。反首菱舍，语大夫以徒言；麦秀禾油，泣狡童之弗祀！天南忤应，沙州不行。吁！可痛哉。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十三

永历奔亡

顺治三年（隆武二年）冬十月，桂王即位于肇庆。王讳由榔，桂王常瀛子、安仁王由■（木爰）弟也。安仁王卒，王嗣封。隆武帝贤之，曰：『王神宗嫡孙，朕无子，后当属之』。汀州变闻，巡抚瞿式耜曰：『朝廷裂矣，曷可一日无君』？说广东总督丁魁楚以下，共立王于梧州；太后王氏辞曰：『诸臣何患无君，吾儿仁弱，愿更择也』。固请，许之；遂行。是月丙戌，监国于肇庆

，即府署为行宫。颁诏楚、滇、黔、蜀。擢丁魁楚等秩有差。封吴继嗣为锦衣指挥使。王之奔粤西也，经道州，吏不之纳，且索贿；继嗣夫妇以肩舆奉王及太后，王失金册、继嗣亦亡其印。及亨嘉败（见前），继嗣获册以献，故擢职。俄，金声桓陷赣州，云并南安覆之；行在大震。

十一月癸丑朔，太监王坤倡奉监国幸梧州，丁魁楚和之。瞿式耜言：『宜为祖宗雪耻，奋大勇以招远近。若外弃门户、内构萧墙，国何以立』？不听；遂行，群臣星散。旋侦其误，乃止。召尚书李用楫、御史陈源责之，皆服罪。

陈邦彦亦至；苏观生以别立绍武于广州，使邦彦来。邦彦言：『宜还肇庆，正大位以正人心。令或不然，粤东郡十、我制其七，割其三俾绍武，使代受兵，不亦可乎』？瞿式耜且来迎。甲寅，返肇庆；使靖江伯严起恒卫三宫居桂林。

丁魁楚言：『不即位，无以压人心、号令天下』。从之。庚申，监国桂王即皇帝位于肇庆，改元永历，大赦天下。是日，五色云见，大鸟五色止厅事，咸谓中兴可卜。

十二月，林佳鼎败绩于三水，行在大震，将复幸梧州。吕大器请留守，且东入韶州。俄闻广东没，瞿式耜请壁峡口，誓师督战。王坤谓危甚，不可从。式耜待命不得，轻舟夜至，曰：『我军见至三水，上下扼制，可以无忧；成栋不足虑』。不听。式耜请自守肇庆，朱容藩不可；乃以朱治■〈目简〉总督两广。丁酉旦，谢恩者盈门；忽肩舆出，传他幸，城中大溃。式耜部署五日始发，则永历帝益西矣。

顺治四年（永历元年）春正月癸卯朔，永历帝在梧江，免朝贺。

戊午，李成栋至肇庆，朱治■〈目简〉弃城走。永历帝溯府江行，略无兵卫；梧州知府陆世廉募挽舟者进。俄，成栋兵蹙梧州，永历帝走平乐。丁魁楚已入苏聘说，阴约降；而装其舟四十，走岑溪。王化澄携大学士印走潯州，李允茂、晏日曙走博白。太仆寺卿田芳等不及从，随扈唯瞿式耜一人。

癸亥，永历帝自平乐如桂林。会李成栋还兵救广州（详前），故得达。至，遣使劳何腾蛟于湖南，命以兵入卫。瞿式耜分谕诸将曰：『粤西山川上游，兵士云屯。南宁、太平出滇，柳州、庆远通黔，左、右江四十五洞，土狼标勇誓国家威德三百年，足资内备。播迁三、四，何以示民』！

成栋兵复西出，王坤益议幸湖广。瞿式耜言：『半年之间，播迁三、四，何以示民？且皇上在粤则粤存，去粤则粤亡；我退步则人进步，我退速则人进速。皇上纵不计社稷，独不为容身计乎』？又言：『楚不可往、粤不可弃，海内祇此一隅，以全盛视粤西则小，以粤西言恢复则甚大。若弃而不取，愚

者亦知拱手而送』。已会有言宝庆、常德、衡州、长沙地无所属，方以智以告；永历帝决幸之。式耜不能夺，请留桂林；许之。已更议，挟式耜行。式耜曰：『奉命守土，当以死殉』！乃命为文渊阁大学士、吏兵二部尚书，留守桂林；以焦璉军隶之。故式耜独留。

武冈镇将刘承允朝于桂林，屯于全州；王坤信之，更劝永历帝依其军。永历帝从之。丙戌，如全州，即岷王府为行宫；遂为所制（详「党祸」）。张光璧以不得援剿将军命，恶承允；遽以军攻全州。承允拒之，日以犯驾、别驾相诟，厉斗不已；永历帝和解之。

夏四月，李成栋兵逼全州；承允惧，劫永历帝幸武冈州。从臣毛寿登、万六吉、吴德藻、刘湘客请还桂林，永历帝褫四人职，且将杖之（详「党祸」）。瞿式耜疏略言：『郊祀毕即行，将临幸桂林乎？抑武冈、辰、沅乎？以恢复言，不独粤西无可移；即粤东不复，亦宜暂踣全州也』。承允诬式耜将以帝款敌，促即行。张光璧闻之，伏兵城外，谋劫帝；承允严兵殿，光璧不敢动。将至武冈州，承允宣言桂林已没，式耜且降敌；永历帝颇信之。

五月，永历帝至武冈州，定居之；改为奉天府。使马吉翔、庞天寿奉三宫踣荆南。及瞿式耜大捷于桂林（详前），疏请还踣。且言：『自皇上西行百有六日，凡遇敌二（李成栋、孔有德）、兵变一，惟矢一死，亦遂不惧。臣所恃为皇上，皇上踣全州，犹有见日；今幸武冈，臣复何望』！永历帝制于承允，不能从。

秋七月，瞿式耜再请幸桂林；且言：『兴陵近在，曾不得一盂饭，亲奠松楸；于心忍乎』？不报。

八月，孔有德兵逼武冈。皇太后刺血书，诏总兵侯性军入卫；谢复荣以五百人先，未至，承允已约有德执永历帝降。其部陈友龙扼之石羊渡，有德不能济。承允劫友龙降；又使其党守四门秘侦报，无或以状告。通山王蕴舒入白帝：『敌在三十里外』。乃大骇，急召承允至，则大言：『谁为此者？方捷紫阳渡，行复宝庆府』。出遇蕴舒，毒殴之。永历帝不之信，使中官覘之，则束载迎降矣。上下骇惧，大学士吴炳请自古泥入柳州。辛卯，有德兵抵城北，守者尽溃，一时鼎沸。永历帝用人言，自西贤山中小径出。

至二水渡，距有德兵可三里；甫濠（？）而桥绝，长公主、皇幼子皆失。永历帝徒武三十里，体重行迟，又不得食；天复大雨，困惫不可状。妃嫔内侍，各无人色。值侯性至，以小轿奉永历帝入舟，储备供帐；且以兵遮峡口，而奉永历帝及三宫行，道古泥。闻谢复荣力战死，哭而恤其家，乃行。明日，次通道县，取径蛮中如柳州。

九月己亥，永历帝次靖州。居一日，将西行；策乱兵必自全州、灌阳至

，乃间出庆远，以舟躄三宫。乱兵又至，掳掠无度；从官欲散，马吉翔力挽之。永历帝固懦弱，务避敌，弃地弗顾；王坤等图自免，闻警辄促行，不复为计。亦幸承允说不行，又得复荣以死拒，乃得免（详前及「殉节」）。

川、楚诸将不知永历帝耗，堵允锡等将立荣王；预书熊开元，位以元辅。开元言：『今日在战守，不在立君；若一参差，唐、鲁之辙可鉴』！张同敞、钱邦芑、郑逢元、杨乔然皆力争，乃止。皮熊在贵州，亦谓永历帝已没，将奉宗室某监国。值永历帝次清远县，遣使谕之，止。

冬十月，永历帝次沙泥潭。何腾蛟以兵入卫，大学士严起恒亦自万屯至。土司上金刀、民间献鸡黍，皆慰劳之。瞿式耜使赍书至，请还象州；言『不可更移：黔荒远，忠义涣人心；三百年土地，仅存一隅。请还躄号召，以粤兵复江、赣，楚师复荆、武』。且言粤西山川、形胜、人心皆可恃。不听；止于柳州。式耜闻之，增糗粮、励士卒，再请还躄；不从。惟曰：『西陲根本，先生力守！他日再造，功绩多矣』。式耜又言：『柳州獠猺杂处，地瘠民贫；庆远壤邻黔、粤，南宁地逼交夷：皆不可以行幸。迩来将士以桂林为杓枢，臣僚以桂林为会极，江、楚民情以桂林为拯救；何腾蛟、卢鼎、焦璉分防驻汛，必无可虞』。永历帝卒不听。

有谭鸣珂者，土司也；其父以淫掠诛。鸣珂诬诉，永历帝竟不辨，使统旧部。是月，鸣珂假复仇名，攻柳州大掠，矢及御幄。永历帝出走，值陈禹玉兵至，复次象州止焉。

十二月，李成栋兵薄浔州。永历帝大惧，将走南宁，为乱兵所阻；群臣皆微服行。瞿式耜疏再至，力言十八滩之险，不可行；广西可恃。乃分王化澄、吴贞毓、庞天寿护三宫如南宁；至，即道署为行宫。恶少逼视，语无状；执赴有司，竟以讹免。后藏空敕数十，盖永历帝赐之俾缓急调兵食；王化澄、王维恭窃之以贩鬻，入土司金数百，即除宣慰使，汉夷哗然。永历帝独与马吉翔趋桂林，舟浅，吉翔亲挽之以助力。永历帝以为忠，至于泣下。

十二月己巳，永历帝至桂林。以瞿式耜功高，慰劳倍至；赐坐于殿上，比之裴度、诸葛亮。时桂林新破，途鲜行人；薪米腾贵，营市商廛，度日如岁。

顺治五年（永历二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在桂林。以朝臣星散，免朝贺二月，郝永忠兵猝至，议西幸。瞿式耜言：『督师无警报，必无虑。播迁不已，其何以守』！左右争劝行，式耜言：『无已，俟腾蛟至；果势迫，正宜亲征。天威咫尺，激励将士，背城借一，胜负尚未可知；若以走为策，则桂危、柳岂不危？今日敌至桂林，明日不可至南宁、太平乎』？反复开导，卒不听；且曰：『卿不过欲朕死社稷耳』。式耜泣下，严起恒请再议。夜漏三下，永忠兵毁宫门入，劫帝衾中，裸拥出城，置御舟去；遂大掠。永历宵行；明日，至平乐

。以城破，不可居；且三宫在南宁，赴之。布袍竹轿，举杖濡足而行。

三月乙巳，永历帝入南宁；从者严起恒、尚书萧瑜、席珍十余人。永历帝将入土司，萧瑜陈十不可；乃止。田州果化诸土司皆来朝。苦用乏，悬示卖官于二十土司，贩夫、乐户皆注籍。重以陈邦傅、赵台之乱，人心益悸。安南贼莫、黎二部入犯，旋走去。

俄，桂林大捷，留守瞿式耜疏告，且言蛮乡不可居；檄所司驱溃兵、储供帐，请还桂林。不听。式耜之事永历也，五鼓入朝，事毕而退；尚方未食、亦不食，如孝子之事亲。既留守，问起居、求反蹕，比于宗泽之请还汴。永历帝知之不能用。

夏四月，永历帝在南宁。留守瞿式耜以经筵无讲官，为「八箴」以进；永历帝嘉之。

闰四月，李成栋复为明；使洪天擢等入朝，请蹕广东。瞿式耜疏请蹕桂林；言『兴陵两载隔陷风尘，成栋遣使修葺，巍然天寿。慕天之忱，非有可虑；然爵赏大权一归成栋，朝廷徒拥虚位，非治理也。滇、楚列兵百万，何腾蛟翹首威灵；车驾既东，将土疑谓皇上实弃之，成栋亦有邀驾之嫌。请一使东诸侯瞻仰圣容，责使恢复；此上策也』。且使蔡之俊、蒙正发言：『粤东未复，皇上宜住粤西以谋楚、粤；江、广反正，宜蹕桂林以谋荆、楚。事机所在，毫厘千里』。吴贞毓独信李成栋，力请行；式耜疏皆不省。

六月甲辰，发南宁。永历帝及三宫皆溯邕江行，飞湍迅速。两日至浔州，会后宫有疾者，为止数日。陈邦傅面责永历帝：『丁亥二月微臣父子，何有今日？皇上负恩、赵台负义，彼且不随扈，何足留守？至今皇上无复为臣下作奴才』！永历帝不能答。更索饷，使部卒殴主事王诸死；环尚书萧瑜、顾之俊舟而詈，又纵掠之，两人愤欲死。且请世镇广西如沐氏；朱天麟不可。邦傅使胡执恭言：将擲其册印、尚方剑于天麟舟，邀必得。卒不与；中书舍人张立光纳其贿，代以「居」字。邦傅遂创钦札、用御宝，鬻文武；声供扈从赏赉，皆入于己；尚书、总兵百金即得，都司、知县无有过问。耕童、樵叟，联翩赴职。给事中吴其雷劾立光，何腾蛟、瞿式耜、鲁可藻、曹志建及吴德藻等交章劾；「世镇」之说乃止。即浔州府署为行宫，截永历帝居之。李成栋使其将罗成耀来迎，甲士三千，水陆警卫；疏言：『天下者，太祖之天下。陛下中兴，宜亲总六师；岂可偏安粤西，使豪杰解体？此臣至计，非冀邀驾也』！邦傅畏之，不敢留；乃更迫促詈怒无状。众惧而行。

秋七月甲子朔，永历帝至梧州。谒兴陵，进次鸡笼山，泊端州。自梧至斯数百里，舳舻衔接，旌旗炫空，一时罕覩。又言庆云现蹕口、海中黄龙见，吕宋献方物、欧罗巴人进图忤；永历帝大悦。成栋亦喜，亲帅将士筑沙堤为蹕路

，将改两广军门署为行宫。瞿式耜终以成栋为虑，上疏力争；朝士重违成栋意，乃议肇庆本封地，且居两广中，请移蹕。式耜又使刘远生说成栋，广东近敌，修葺劳费；成栋乃止。永历帝如肇庆。

八月癸巳，永历帝至肇庆。李成栋率百官郊迎，手奉乘輿入行宫；赐之袍带、尚方剑，抚其背曰：『惟恃卿力』！封为大将军，养子皆授显职。成栋言式耜拥戴元臣，不宜在外。永历帝召式耜入；式耜愿留桂林，终不行。永历帝定居于肇庆。

冬十月，瞿式耜再请幸桂林。时湖南四捷，式耜因疏：『天下大事在楚而不在粤，今衡、永恢复，粤西之背益固；江围未解，粤东之齿尚寒。成栋宜奉皇上去危就安，毕力以图赣州；楚师得皇上亲临，勇气亦将百倍』。不从。

十一月，瞿式耜疏：『何腾蛟谋攻长沙，请还桂林，为出楚之计』。不纳。

。顺治六年（永历三年）春正月庚申朔，永历帝在肇庆。大风、雷雨电，免朝贺。

二月，何腾蛟在湘潭、金声桓在南昌、李成栋在信丰，皆死；行在大震。或冒雨走；马吉翔怵西幸，给事中金堡力争之，不听。杜永和请幸其军，永历帝畏之，使刘远生往谕：还言『上遂西行，则付广东于度外。宜奉三宫蹕梧州，车驾少留，号召远近』。从之。赠腾蛟湘中王，赐谥「忠烈」；李成栋宁夏王、金声桓南昌王。设坛祭之。

时宫禁湫隘，妃御不备；宫膳日限四十金，赏赉亦取之。永历帝复厚赐告捷者，辄命予十金；司礼监吴国祥等以为苦。输贡之金，惟梧州及金花银充上用；夏国祥等复恣蚀。御营十，则庞天寿自饷之。营设总兵一、副总兵二、参将四、官头二、卒一，凡十人为一营；合十营，凡官九十、兵十人而已。欲稍增募，无所出。后族王惟恭等饰梨园，竟夕演燕无虚日。吏部选守吏，惟务纳贿。兵部临警，无侦探；一切视马吉翔等指。

冬十月，永历帝下诏亲征；从大学士严起恒之请也。俄罢。

顺治七年（永历四年）春正月己卯朔，永历帝在肇庆。越五日乙未，闻南雄陷，行在大震。永历帝问策于群臣，且议西行；皆曰：『车驾不宜轻出』。金堡、彭侗尤力争，不听。瞿式耜急疏：『粤东水多于山，铁骑难合。自成栋来归，上下守辑，土宇财富十倍粤西；衣甲、糗粮、材官、士卒，可战可守。肇庆、韶州相距千里，强弩乘城、坚垒自守，亦可待勤王之师。「传」曰：「我能往，寇亦能往」。以天下之大，止此一隅，退尺失尺、退寸失寸；今朝闻警而夕登舟，不知欲退于何地』！马吉翔趣弃肇庆走，从之。辛酉，式耜疏再至，永历帝已登舟行。上下奔溃，尚书晏清、吏科丁时魁挟赀皆被劫。永历帝

走梧州，定安伯马宝以军扈，军容甚肃。

二月甲辰朔，永历帝次梧州。时三至矣，百官请莅行台；永历帝难之，以舟为宫殿。陈邦傅使其将茅宪来入卫；焦璉讨乱将刘成玉，帅师东下，亦护蹕焉。

夏五月，高必正来朝；以其兵五千为护卫。

秋八月望，永历帝在梧州，与三宫置酒、陈箫鼓；严起恒手书「水殿」榜以进。中夜，马宝败书至，群臣不乐而罢。

冬十月己未，永历帝闻两广陷，瞿式耜、张同敞皆没；遂弃梧州走。从官奔溃，将自藤江趋南宁。陈邦傅先自广东遁，飞帆追至，将劫驾；值永历帝舟冲雨去，不及，乃劫卤簿及从官之在后者，妻子皆不保。员外郎潘观俊被杀，人心骇溃。王化澄、晏清等皆弃永历帝走，或入北流、或绕容县行；惟吴贞毓、严起恒、李元允、马吉翔追从。至浔江，将入城，遇乱卒焚掠，火光竟天；不敢入。冒大雨，仓猝入南宁；百官稍集，皆饿冻无色，括行囊及马吉翔所献可四千金分给之。赵台已弃南宁走土司，化澄及户部尚书董天阅且降于孔有德；永历帝以张孝起巡抚南宁。李元允以所部护蹕。

顺治八年（永历四年十二月。自二月为永历五年）春二月（永历五年春正月），永历帝在南宁，免朝贺。

时警报少息，从臣多自间道至。俄闻柳州没，永历帝惧，走田州；寻还南宁。孙可望以兵入南宁，杀严起恒等（详后）。

夏五月，孙可望请蹕于云南，诏群臣议。御史王光庭、徐极请之钦州，依李元允；不胜，则航海。或言郑成功雄于闽，请依之；或曰南宁僻壤，可居。马吉翔、庞天寿皆结孙可望，力请入滇；朱天麟言：『元允残败，不足恃。云南山川险阻，雄师百万，适楚、控川；宜急往，以坚可望志』。吴贞毓闻赵延生言可望悖逆状，力陈不可。永历帝固不乐就可望，乃出天麟经略土司。李元允请出海，永历帝惮险远。诸臣以两江瘴厉秋甚于夏，请俟霜降而后议行；遂并南安之行亦不决。

秋九月，陈邦傅以浔州降。永历帝大惧，仓猝走南宁府。

冬十月辛亥朔，永历帝次新宁县。

十二月，赵印选弃南宁走，行在大震；马吉翔请急行。永历帝固舟居，乃溯流取小径入土司，抵濂湍；胡一青、赵印选以兵殿。至，曰追骑相距仅百里，上下骇惧，多溃去。群臣请遵陆，乃弃龙舟、重器走。已次罗江土司境，距追骑纔一舍。会日晡，孔有德、尚可喜兵引去，乃略定。将入广南，群臣畏瘴，请少止；乃徐行历下、雷归、顺州土司，诸蛮供给颇备，并饷从官。会孙可望使狄三品、陈国宝、高文贵以兵至，致书群臣，当蹕安隆；从之。时岁尽矣

，遂次龙英州。

顺治九年（永历六年）春正月癸酉朔，永历帝在龙英州。明日，遂行。乙亥，次皈朝。甲申，次富川。乙酉，次沙斗。丙戌，次西洋江。丁亥，次宝月关。戊子，次广南。可望再使王爱秀至，疏言：『广南邻交趾，虑叵测；安隆缩黔、滇，请居之』。遂劫永历帝行。丁酉，发广南；是日次童卜。戊戌，次晒利。己亥，次鼎贵。庚子，次加蒲。辛丑，次那羊。壬寅，次侄堂。

二月戊甲，永历帝至安隆。地固苗疆，宫室卑薄，服御粗恶；可望定大官及群臣岁廩米百石、银八千两。曩称城郭完固、行宫修葺、粮糗充裕，皆伪说；然无如何。其党弹射直入宫门，文吏呵殿不避禁御。范应旭知府事，尤希可望指，至称皇帝一员、后一口；无状若此。可望屡谋弑永历帝，惮于灵异不敢动。予以釜卫，则猝病不能起；坚辞之，立愈。可望曰：『是尚有历数耶』！尝疏：『人言臣挟天子令诸侯，今天子且不能令，臣更何挟、令何人乎』？狂悖若此。马吉翔等犹戴之。寻起太常卿吴之俊，促可望及李定国、刘文秀出师复广西、四川、湖南、湖北。

夏六月，张光璧、马进忠入朝；封光璧为沅国公、进忠鄂国公。

冬十一月，永历帝在安隆府；涂薄自蔽，日食脱粟，益困。可望愈横，其党方于宣劝称帝；可望期劫永历帝入黔乃为之。及久踣安隆，其党任僕、于宣等更劝进；乃设内阁等官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，永历帝不能问，议召李定国之兵入卫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坤宁宫常在郭氏有罪，诛之。

顺治十年（永历七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在安隆；寻改为安笼府，盖可望为之。

夏六月，永历帝再使召李定国（详「党祸」及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顺治十一年（永历八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在安隆。寻改云南府为云兴府及沅州、辰州（沅、辰二州详前）。

十一月，试士于安隆，凡释褐四十人。

三月，孙可望杀吴贞毓十八人，受禅之议熄。人谓永历帝未及难，盖十八人为之云（详「永历党祸」）。再使萧尹赍血诏命李定国迎蹕。

冬十一月，改安隆为安龙府，升都康、万安、平安、龙安诸州皆为府。

顺治十二年（永历九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在安龙府。

顺治十三年（永历十年），永历帝在安龙府。

二月，李定国以兵入卫。未至安龙，孙可望已使白文选劫永历帝入黔；太妃闻之哭，阖宫恸哭，文选亦恻然，尽以可望之谋告。请迟行，以待定国；而以夫马不及备，使可望心腹叶应潢先归。及定国至，言：『南宁危迫；云南沃野千里，宜取之为根本』。

三月，定国、文选合军出安南卫，间道抵曲靖。刘文秀阳与王尚礼、王自奇谋，阴以数骑迓永历帝于龙马驿，奉之入城。

是月，永历帝入云南，即可望第为行宫（实五华）；改云南府为滇都。封李定国为晋王、刘文秀蜀王、白文选巩昌王，擢任有差。文选受封后，还贵州；可望欲与定国战，文选止之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可望再使入云南。

顺治十四年（永历十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在滇都。

九月，孙可望反；攻滇都，李定国大败之。可望弃贵州降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顺治十五年（永历十二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在滇都。

秋八月，以邓凯为随扈总兵官，守大明门。寻褒凯曰：『忠义老成，其扈东宫乎』！赐白金百、杯罍各一；盖闻铎尼兵逼，将出幸也。

冬十二月，李定国败绩于炎遮河，请出幸；通政司任国玺力言『滇城坚，昆明鸡公水陆可恃，请死守；而以永昌、建昌军合击之，可无虑。西南外域，何可往乎』？定国是其言，永历帝不听。定国顾事重不敢执，乃曰：『前途尚宽，卷土重来，亦或未晚』。明日，更集群贤议；陈建、祁三升举刘文秀遗疏，请幸建昌；太仆寺卿辜延泰亦如之，且陈开荒屯练状。金公趾执不可；定国曰：『建昌蕞尔，何可容十万人；不如之楚雄，入山峒。乌里、车角诸蛮无所统，今我临之，必无所拒。安蹕于内而设御于外，胜则云南复为我；不胜，则走交趾，召针罗诸舟航海入厦门，与延平王合』。或曰：『敌逾黄草坝，偏沅、广南路皆绝；且我新败丧，岂能御之』！沐天波请自大理达缅甸：『其地沃野，糗粮可资；边外穷荒，无穷追理。待其少定，踞大理两关犹可以为』。蒙段、马吉翔等是之。定国不敢争而泣，请留太子督师，牵制缅甸；永历帝不忍。定国知无济，谓天波曰：『公其努力，无后悔而忆予言也』！不听。

丁丑，永历帝弃滇都走。李定国以大军殿，文武群臣男妇从者数十万。艾承嗣、狄三品将劫永历帝及定国降，伏骁骑于古寺中；定国严军西，承嗣不敢动，永历帝得行。日不三十里，崎岖甚。兵士鲜食，争抄掠；所在遁匿，供献匱，诸臣多不能前。时岁暮矣。

顺治十六年（永历十三年）春正月癸巳朔，永历帝次永平。乙未，至大理；使李定国留守之，己益西。丙申，至永昌；下诏罪己。李定国以白文选任留守，乃追扈，是日亦至；始识滇都之没，上疏请罪，永历帝不许。

二月（永历闰正月）丁丑，李定国使其将孙元雅、靳统武以兵扈永历帝，自永昌走腾越；沐天波、马吉翔从，文武四百余人。己卯，至腾越。马吉翔、李国泰挟重货虑被劫，促行不已；永历帝惟所指，诸臣无敢异。壬午，永历帝弃腾越走。迨夜，入南甸。凡行二日，犹未知定国败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方野次，统军杨武骤至，言定国自磨盘遁，追骑将至。接淅而行，昏夜盘■〈足辟〉山谷中几数十里；及明，距故处一望耳。武伺永历帝去，即大掠，公私尽失；元雅掠尤酷，至于宫人及从人妻女不获保，后至者悉俘去。惟吉翔等货无恙，统武亦自去。

永历帝顾从者皆离叛，决计入缅甸。丁亥，至铁壁关，即缅境；盖至此而明地尽矣。永历帝复西行；戊子，济曩木河。庚寅，次铜壁关。缅甸使来称臣致贡，而请从者无佩兵；马吉翔许之。众共谏曰：『猛虎之畏百兽者，爪牙也；今弃之以启戎心乎！』不听。是月晦，永历帝至蛮暮；其酋思绵绸迎入城，供帐颇备。沐天波、王维恭、李崇贵请奉太子入关，自茶山出鹤庆，节度诸军为声援；后以太子幼，不可。

三月（明二月）壬辰，永历帝至金沙江。缅以四舟进，永历帝乘舟一，后及太子共一舟，庞天寿、马吉翔各踞其一；太后不得渡，怒曰：『并我不顾，可谓人乎？』吉翔等乃奉以行。从官不得舟，令自计。丁酉启行，从者千四百七十八人，自买舟者六百六十四人；故岷王世子及总兵潘世荣、内监江国泰九百人、马千匹别自陆行，出间道，期会于缅。

时李定国自磨盘出，即使讯行在；告曰：『西行去腾越且百里，在茶山、缅甸间矣』。定国乃别行就白文选于木邦，议不合；走缅甸，与行在声息不相闻。文选渡潞江求永历帝于阿瓦，不得而罢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己酉，永历帝至井梗。缅辞宫室未修，止不进；距白文选兵六十里，无知者。盖自永历帝出，君臣上下皆以缅为干猴；然缅非真戴明，其众顽叵，非沿边土司犹知名分之比。俄，缅邀大臣渡河议，马雄飞、鄂昌期往，其酋不亲出，而诘敕宝视神宗时小；沐天波举所佩「镇南将军印」勘之，乃止。缅惟时遣通事相传语，昌期等不以为藐；两人又不学，缅询神宗事不能对，缅人哂之。吴三桂闻永历帝已走缅，即檄之曰：『速缚之来；不然，将屠尔阿瓦』。缅大惧，将弑逆；惮于外兵，不遽动。又虑非真永历帝，执之反为笑。故以册宝为言，且示未尝受明恩；永历帝瞽不知。

闰三月（明三月），沐天波、蒲缨、王启隆邀马吉翔于大树下，曰：『缅甸事我不如前，急走孟良就李定国，庶可存乎！』吉翔不可。曰：『果若是，不复能共事。将以三宫畀卿等』。乃止。陆行诸臣不知井梗状，竟抵阿瓦；缅谓图之也，以兵围之。潘世荣降，通政司朱蕴金等皆被杀；余窜之远方，或掠为奴。久之，无存者，惟岷王子及温如珍等八十余人走暹罗（详「殉节」）。当永历帝出滇时，公私数十万人；及永昌，余从官妇寺四千余人；及蛮暮，乃千四百余人；至是，乃数百人。

夏四月，咸阳侯祁三升来迎，距者梗数十里；诸溃军亦集。缅惧，请止。

天波曰：『此我君臣出险时也，请婉辞。緬外挟三升，彼不敢异』。马吉翔务徇緬，敕兵自散。任国玺、邓凯请奉敕如三升军，马吉翔不可；别使丁调鼎、杨生芳往曰：『朕已航海，军善自计』。三升奉敕恸哭去。马吉翔与緬酋敕：『后有官兵，一切杀之』。而进调鼎、生芳官，嘉其能止迎扈兵也。

五月乙丑，緬遣其都官以龙舟鼓吹来迎。永历帝发井梗，历新街、老官屯。丁卯，至阿瓦；止于河外，不入城。阿瓦者，緬酋之所居也；亦不来谒。戊辰，永历帝舍舟行五、六十里，次者梗；即鷓鴣城，界金沙、大盈两江间，地险而饶。其酋为竹城、茅屋以居帝，盖虑三桂及明诸将挠灭之。又见三升以敕退，疑永历帝令犹行，益畏忌；故居之内地，阳致礼而于数十里外环兵围之，音耗断绝。永历帝不知；群臣幸得地延残喘，自构竹木，结宇相环。緬妇来市者杂沓，诸臣短衣、踪足与谐谑，或席地呼卢、纵酒；緬人笑之。其译者云：『曩不去兵，緬犹敬畏；今已矣。其尽废中国礼，异日不知所终也』。任国玺请设官任巡卫；诸臣不省，无复逊荒之虑。

秋八月望，緬俗为中秋节；大会诸蛮，招沐天波以夸之，且索贺。永历帝欲结緬，使天波往；至则劫使椎跌，且跪拜之。天波归，泣曰：『我为皇上，诸臣其罪我乎』？事闻，给事中杨在及任国玺劾之；不报。永历帝得足疾，呻吟甚。马吉翔、李国泰共当国，略不顾；召优人黎应祥演庆中秋剧。应祥曰：『行宫密迹，圣体不安；且此何时而为此乎』？死不奉命。吉翔痛鞭之。

九月，緬人进新谷，令赐从官；吉翔惟私其所亲。邓凯詈诸朝，吉翔旗鼓吴承爵仆之，折一足；及咒水祸作，凯幸以免。

冬十月戊子朔，颁大明历于緬甸；从邓凯请也。

顺治十七年（永历帝十四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在者梗。

秋七月，白文选济锡箔江，击緬兵于瑞羊，大破之。进围阿瓦之新城，索车驾、假覬道，期必得；垂破矣。緬人惧，复招沐天波，固辞不行；其酋请以冠带往。至，遇之有加礼。归言：『緬人请敕止文选军』。马吉翔即使人往；文选不奉诏，曰：『祁将军来言已航海，若前事真，此必伪矣；若不然，航海之后，何自而来？蛮人不足信也』。使者依违去。文选旦夕盼敕不可得，望其城痛哭去。定国亦募緬人赍疏至，略言：『臣先后奏疏踰三十；今驻緬境，请约地得迎驾』！诸臣梦梦无或谋，使者迟；久之，定国引去。

永历帝自罹杨武、孙元雅之祸，乘輿荡尽；惟余金银盆、碗各一，輿人又窃之遁。群臣嫫者，饥寒不免，或三日不举火。马吉翔、李国泰共以语激永历帝，永历帝怒，掷「皇帝宝」使碎之给从臣；太监李国用叩首，言『死不敢奉此诏』。吉翔、国泰竟啗之。然吉翔、国泰皆厚资，饮博达旦。尝饮王惟恭家，酗酒肆詈，声达御前；永历帝责之曰：『纵无君臣之分，何不自爱』！竟不

惧。蒲纓张赌肆，日夕呼卢；命毁其居。王惟恭与太监杨荣、某博而拳殴，声澈于外；永历帝使谕之不止，使锦衣卫毁其居一角，两人亦不惧。

吴三桂尝问自全之策于洪承畴；曰：『滇中不可一日使无事也』。乃疏言：『李定国、白文选假名拥戴，患在门户；土司反复，患在肘腋；投诚将士岂无悬念，患在腠理。且滇土瘠，非翦渠魁，必貽后患』。从之。于是爱星阿等以兵进，且令土司入缅示师期，诱其生执永历帝；分遣降将马宁及何进忠、沈应时趣腾越、过陇川，期会于孟卯。

顺治十八年（永历十五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在者梗。白文选再使缅人赍书至，言：『臣不敢深入，虑致变』；欲其扈从出为上策。『何诸臣泄泄，不以为意乎？请速定计』！永历帝惟下玺书慰劳之。文选日督众作浮桥、侦路径，为迎蹕计；距行在三十里。马吉翔不欲永历帝出，文选亦不知；大败缅兵，遂渡锡箔江，缅终不出永历帝。定国、文选进至大金沙江，谕缅人以假道入觐，犹不克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夏五月，缅人以兵故，日咎其酋；酋曰：『贼祸我，帝不祸我』。众不听。会其弟莽猛自景迈至，大出金帛劳缅众。吴三桂檄又至，使献永历帝。其酋曰：『因人之危而为之利，不义；不如全之』。众益怒，莽猛因之执而沉诸江，自立为缅王。使来告，且索金贺，词不逊；群臣不能对，缅人怫然去。

秋七月，缅使招从臣饮咒水；曰：『今后令诸人自市易，我岂能久供哉』！诸人不欲往；马吉翔、李国泰曰：『蛮俗尚鬼，是必从之』；尽劫以行。至则，缅人围诸幙，次第以出；出以三十人缚一人，杀之无或免。永历帝闻之，及后将自尽；邓凯及内官言：『固当死，如太后何。请少待』！俄，缅兵入搜及寢室，宫嫔、命妇死者累百。永历帝及太后以下聚小室中，所余邓凯及宫眷二十有五人，缅移之沐天波室，供饌悉绝；寺僧以粗粝进，因悉诸臣死状，痛哭久之。已缅洁衣衾、什物，奉永历帝还故居，诡词以白；永历帝颌之。是役也，吴三桂实诱缅执永历帝以献，使人往来无虚日；缅犹畏帝从官多，故先杀之。

秋九月，爱星阿、吴三桂以兵五万出南甸，降将马宝、王辅臣、马宁等兵二万出姚关，合诸土司兵及炊汲余丁万趣缅甸，再使缅执送永历帝；否则，以兵临其城。

十月丙午朔，三桂至畚挽坡，距阿瓦六十里。缅以金贝文降，请驻师于锡箔；别以百人壁鸠兰，自以永历帝献。时白文选降，李定国在景线不及救。永历帝知不免，使人与三桂书曰：『将军新朝勋臣、旧朝之重镇也，世膺爵秩，封藩外疆。烈皇帝于将军，可谓厚矣！国家不造，闯贼肆恶，覆我京城、灭我社稷、逼我先帝、戮我人民。将军志兴楚国，饮泣秦庭；缟素誓师，提兵问

罪：当日之本衷，固未泯也。奈何遂凭大国、狐假虎威，外施复仇之名、阴作新朝之佐？逆贼既诛，而南方土宇非复先朝有矣！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，迎立南阳；枕席未安，干戈猝至。宏光殄灭、隆武被诛，仆于此时，几不乐生，犹暇为社稷计乎！诸臣强之再三，谬承先绪。自是以来，楚地尽失、粤东偕亡，惊窜流连，不可复数。犹赖李定国迎我贵州、接我南安，自谓与人无患、与世无争矣。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、图开创之丰功，提师入滇，覆我巢穴；由是仆渡荒漠，聊借缅人固吾圉耳。山遥水长，言笑谁欢？祇益悲矣。既失山河，苟全微息；亦自息矣。乃将军不避险阻，请命远来；提数十万之众，穷追逆旅：何其视天下之不广哉！岂天覆地载之中，独不容仆一人乎？抑封王锡爵之后，犹欲歼仆以要功乎？既毁我室，又取我子；读「鸱鸢」之章，能不惨然心恻乎？将军犹是世禄之裔，即不为仆怜，独不念先帝乎？即不念先帝，独不念二祖、列宗乎？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？不知「大清」何恩、何德于将军，仆又何仇、何怨于将军也！将军自以为智，适成其愚；自以为厚，适成其薄！千载而下，史有传、书有载，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！仆今日兵衰力弱，■〈戔，去冫〉■〈戔，去冫〉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。如必欲仆首领，则虽粉骨碎身所不敢辞。若其转祸为福，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，更非敢望；苟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，纵有亿万之众，亦当付之将军矣』。三桂得书，不顾。永历帝犹语邓凯曰：『太后病矣，未卜得归骨于故里？马宝、白文选未封王，我负之；黔、滇之民，兵躪之，不知何状』？其仁而无断犹如此。

戊申，缅称『李定国兵至，将御之于此，请他适』！遽舁座行，合宫恸哭。继以肩舆，奉太后、中宫从；余逼徒步。行五里，次江口。时曛黑矣，叛将高得捷负永历帝登舟；叩之曰：『平西王前锋某也』。永历帝默然。至三桂营，南面坐达旦；将佐入见者，跪拜犹如礼。顷三桂入，长揖不拜；永历帝问为谁？噤不能对。不觉自跪；三跪，乃以名应。永历帝切责之良久，叹曰：『朕本北人，欲还见十二陵；尔能任乎』？对曰：『能』。麾使者出。三桂不能兴，其下掖之去，汗出沾背；自此不复见。明日，邓凯匍匐入，曰：『事至此，皇上宜行大烈，使老臣获死所』！永历帝虑伤太后，且曰：『洪承畴、吴三桂皆受国恩，未必毒我母子』。不从。

甲寅，三桂拥永历帝行，供帐华腆，宫眷皆骑从；盖生致之以献俘也。

康熙元年春正月乙亥朔，永历帝犹在吴三桂军。

三月，吴三桂以永历帝至云南，居之故都督府，严兵以卫。民有呼迎者，泫然却之。其下有见永历帝仪表者，阴结满洲及汉官谋拥立；事泄，皆被杀。

夏四月，吴三桂请献俘，不许；遂缚永历帝于篋子坡，绞弑之，及太子、

皇侄。太子将死，骂曰：『逆贼吴三桂！我国家何负于尔，我父子何负于尔？而为此乎』！是日，大风霾晦，雷电交作，兵民雨泣。三桂皆焚其骨，扬之。逼两宫北上，次黄茆驿，鞞铎相望，而禁不得语；各以手示，同时自扼死。邓凯去为僧。

天不祚明，安仁早世！永历帝仁柔之质，太后知之；瞿式耜、吕大器翼戴不遑救臣节也。岂年钧德卜，可议廷和之疏；抑失德彰着，已似赧王之迹欤！然帝即中材，果思奋志，张虚声之势，则次平江以誓之；作六师之气，则固太原而守之。矧此残疆，枕戈不暇乎？乃班行甫缀，宫车骤行；非承麟之受贺登陴、奉天之攻车增塹也。先去民望，何其速哉至是！厥后三下梧州、两入南宁，冒雨浔江之滨、徒步武冈之域；虽宋高泥马、汤阴寒桃，未惫于是。李元允、瞿式耜辗转执言，至谓『纵不思及社稷，当为身谋』；言尽于此，蔑以加矣。而帝不从，甘于■〈足辟〉惫；虽曰桂林之军变起仓猝、承允之罪岂复容诛，然三水之阨、肇庆之隍，曷为而不守；亲征之请、御营之卒，曷为而不筹乎？以此责人，虑孔、尚、马、庞，亦不受过也。夫羽林在前、属车从后，除道警蹕而出者，无事之贵也；固守荥阳、纵观梟骑，万乘亲在行间者，能事之主也。即轻率如齐侯、数奔如守绪，必其重臣、战将、地利、兵威，或无可执词、或燃及眉睫；岂谓相距千里，掉首弃之，有类庶民避仇亡命？帝则劝驾之言易入、断鞅之谏不行，临安远蹕，空陈宗泽之言；庚申北行，勿恤宰臣之议！至于滇池驻蹕、安隆奉迎，地纵偏偶，岁且更始；犹不思碇海誓师，飞鸢计守。金册掷于蛮疆、黄幄飘于瘴雨，无鄴灌之烬可收，乃起漫之行是踵。汉高柏人闻名而不驰，光武邯郸鸣鼓而却坐；此时四海无家、一城莫守，将以求立，岂不难欤？然庄烈自殉于天寿、宁靖飘泊于海中，远法近师，乃非无策；况胜负之未可知、针盘之犹可招乎！乃东隅之失，直无能断大事之人；驃国之蹇，反似械林迁延之计：前固愒于轻脱，后更死以濡迟。至于三升痛哭于泛海、文选雪涕于鹓鸪，明鉴忠而化碧徒然，国玺疏而充耳罔识！固以貂珣炀蔽、游棍横行，然太阿倒持，谁实尸此？及观其移书叛逆，本末自摅；乃知帝之见解，惟欲与世无争，保全微息耳。岂知难测者，事也；不同者，势也！诸葛未顾，则苟全性命；及天下三分、益州疲惫，而犹抗斥偏安，躬自北代。盖死灰惧燃、睡榻防卧，自古英雄，势不两立；且三代兴亡，勿俾逸种，亦较然也。矧即野井是唁、太上奉名，而饩牵之竭谁供？果羸之非类我！生讥龟兹之王，死作蛮夷之鬼；苟或深思，不可终日矣。■〈亻 混〉■〈亻 混〉 偈偈，斯何为乎！悲夫！三百年付托輿图，一旦拱手；祖宗栉沐、臣子敝屣，疆臣抗御、天子倡行。加以朋党中朝、跋扈外镇，敝■〈徙，足代彳〉江蜀；爵赏寇仇，干断弗伸，国祚自覆。山遥水远，言笑谁驩？既足自悲，更用祈乞！叔宝无心、

姜维难辅，帝之始末，千古赧已。虽或兴「悲龙逝，有目斯瞻桂厂；仍延绵，历百岁而藁葬」之说，厥址何存？幼子使携，余生何往？句容一脉，至帝斩焉。「诗」曰『日蹙国百里』。「传」曰『亡也忽』。然可痛已，可鉴已！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十四

永历党祸

顺治三年（隆武二年）冬十一月，永历帝即位于肇庆。以丁魁楚为东阁大学士兼戎政尚书、吕大器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；瞿式耜以大学士兼吏部右侍郎。将以李永茂为东阁大学士，永茂以居忧辞。王化澄、晏日曙、汤来贺、董天閔、朱治■〈目简〉、方以智、程源等各以翼戴功，进擢有差。

以王坤为司礼监秉笔。坤骄恣坏法，事宏光帝不改辙；入闽不用。自是入朝，永历帝谓坤熟故事，使典今职，遂通权贿。以内批，擢周鼎瀚为给事中，以马吉翔、郭承昊、严永从为锦衣卫使。吉翔，京师游棍，夤缘为参将；丁魁楚使奏捷于福州还，便佞得永历旨，使掌丝纶房司票事，与太监庞天寿、王坤皆幸用。又以朱容藩掌宗人府。容藩不齿于楚宗，又降贼伪称世子，贼将立之；已知其伪，走粤东。丁魁楚任荐之，故有是命。俄，命萧琦为兵部尚书、晏日曙为工部尚书、周光夏为都御史。萧琦为瞿式耜所取士，后卒召乱（详「自成遗乱」）。

十二月，内批以王化澄为督师，代林佳鼎。瞿式耜疏：『内批用人，宏光弊政，非美事』。不听；且进化澄兵部尚书。化澄以巡按御史骤督两广，入为兵部侍郎，掌中枢印；自是以墨敕升尚书，人以为异。王坤益乱政，恣意颠倒；皆用内批授官，诤之者并不听。

起复李永茂为东阁大学士；以未除丧，专知经筵，不入直。永茂荐所知十五人，刘湘客与焉。王坤先启封视，不悦；朱十四人，更黜湘客。永茂怫然曰：『荐人非私；斥湘客，即斥茂也』。即日解舟去。瞿式耜疏：『大臣论荐，司礼窃去取，何以服众』？坤亦疏荐人望数十人；式耜言：『司礼抑人非，荐人尤非』。吏科都给事中刘鼐直劾坤，永历帝怒，夺鼐官；式耜力持之，乃已。寻以检讨方以智为中允；改湘客编修，进讲经筵。坤不悦；又疑鼐疏为方以智所草，恨之。御史童琳劾周光夏越资题授，紊台规；永历帝怒，下琳廷杖。式耜言新政未布，乃杖言官，不可；乃止。

顺治四年（永历元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在梧州。丁魁楚遁去，旋出降。王化澄等各遁去；从者惟吴炳、方以智、朱天麟、吴贞毓、给事中唐澄、御史程源、中书吴其雷、洪士彭及马吉翔、庞天寿数人。

二月，召前礼部尚书文安之、前大学士王锡充入阁，命周堪赓为户部尚书、郭郁贤为兵部尚书，皆不至。以刘远生为刑部尚书、方以智为东阁大学士。

以智知不可为，弃官去。时朝政凌乱，惟瞿式耜设守御、说诸镇、抑权阉、招俊哲；疏荐人望可达行在者，请官之。于是丁时魁以言事擢给事中、王夫之以学行擢行人。

亦擢故知州金堡为给事中。堡疏得失曰：『朝政独卑，勋封无等。罪镇久纵，中旨频传；内廷贪墨，言路调停。义兵摧折，奉使非人』。言皆切中。大意『今日之患，莫大于阉外不知有朝廷，朝廷复以匪人持政柄。郝永忠杀掠武、靖，陈邦傅无功列爵，宜诛；马吉翔扈从，已酬锦衣，毋使挠政。不然，臣不知所从也』。李成栋在广东闻之曰：『朝廷尚有此人乎』！吉翔怒甚，以词激两宫；永历帝亦怒，使朱天麟责堡。群臣更狂之。堡又疏时势：『于闽言，朱成功忠而果，宜使通浙，且制东粤；于吴言，财富之区，义烈所倡，至今未尽；于湖南言，曹志建、赵印选宜出茶陵，以合豫章之师；于湖北言，马进忠、张光璧宜为三路直走武昌，何腾蛟居中节制；于蜀言，谭文等宜易地立功』。马吉翔等衔刺骨。侍郎严起恒以分巡道入谒，永历帝异之；语兵事，对甚悉，受今职。瞿式耜谓其委随甚，而推朱天麟、金堡以告御史刘湘客。及永历怒堡，天麟亦言堡使湘客结己攻马吉翔；惟严起恒救之，堡得免。陈邦傅亦疏劾堡，其势横甚。

刘承允受命镇宝庆（事在去年）不行，而骄恣甚；屯军武冈。给事中刘尧珍过与语不合，拳殴之；锦衣指挥张同敞、御史傅作霖责之。丙戌，永历帝至全州，承允入朝，无臣礼；御史瞿鸣丰劾之。承允遭都御史杨乔然于道，叱曰：『若作台长，任人妄言，何用于尔』？乔然与争，承允挥拳竞；冠裳毁裂，犹不止。众谓此武臣态，置不问。前四川巡抚毛芝瑞力遏承允，几被害；走广东。承允亦恶王坤甚，逐之；坤惧而匿。面詈周鼎瀚仰阁鼻息，时更多之。旋晋爵安国公。

瞿式耜自请留守；诏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、兵二部尚书，留守桂林。亦封陈邦傅为恩平侯（互见前），而以吴炳兼东阁大学士。

夏四月，刘承允请封郭承昊、马吉翔、严永从皆伯爵。三人与承允为表里，故请之。朝臣媚承允者，腾章扬颂至不可极，所欲无不从。毛寿登独斥之曰：『金吾无矢石功，不可』。吉翔疑其疏草自刘湘客；其党周鼎瀚为蜚语：『将有如董卓、李■（催，彳代亻）事』。承允方忿，寿登等复请返桂林；承允益忿，逼永历帝杖寿登、湘客，跪吴德藻、万六吉于午门。诸臣伏地请，乃止；仍落职。太常寺卿潘应斗度不能与承允抗，弃官去；其弟主事潘星、中书舍人管裘嗣、邹统鲁先后洁其身以老。

五月，以周鼎瀚为大学士，与刘承允同入直。武臣平章事，开国后罕其人；永历帝特行之，承允益恣。

程源自楚入贵州，伪称侍郎、总督三省，累赃巨万；为巡按御史钱邦芑所劾。永历帝怒，削职逮问；源走去，旋复出。

陈邦傅在南宁遇敌不敢战，惟拥兵毒民；且横恣无臣礼。瞿式耜、严起恒使其部茅宪、胡执恭阴掣之，得不犯上；故邦傅尤忌之。四方幸进者阻于起恒不得逞，皆夤缘马吉翔及太监夏国祥以中旨用。张同敞、刘季矿皆自辞去。

秋八月，以严起恒为东阁大学士。刘承允将执永历帝降，不果；遂以奉天降。永历帝仓卒走，马吉翔等从，颇着力（详「奔亡」中）。刘湘客等止桂林。

冬十二月，永历帝入桂林。庞天寿固奉命征兵桂林，至是来迎。嘉其供帐，使掌司礼监；又命与吴贞毓、王化澄、严起恒、瞿式耜同入直，枉直不能别。幸柳、象时，睹从臣崩溃，惟马吉翔一人掌阃事，大权悉为握；既至桂林，益用事。瞿式耜疏请揽朝政、明赏罚、亲正人；不从。

顺治五年（永历二年）春正月丁酉朔，以朝臣星散，免朝贺。

三月，永历帝如南宁。以严起恒、王化澄入阁办事，起恒兼吏部尚书；从者惟萧琦及科臣许兆棠、吴其雷、尹三聘、洪玉鼎、洪士彭及马吉翔、庞天寿等。周鼎瀚以附刘承允，先劾于言官；瞿式耜拟票持大体，谓鼎瀚宜乞免。鼎瀚不肯去，惟请假。至是，式耜复论之；鼎瀚遂罢。式耜虽居外为留守，朝事有缺，必疏论之；尝言『臣与皇上，患难相随、休戚是共。一切大政，当得与闻。朝议可否，四方之则。本乱未治，末之有也』。

朱天麟讲学居平山，以今职召，不赴；疏请亲征，倡率诸将。永历帝命为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，天麟不至；请如左、右江召募，不许；乃入直。或谓天麟之入，以厚采木，内监得之（？）。又营其弟天凤为给事中，子日生御史、月生中书。其性躁进；化澄庸懦，皆非可相。天麟亦颇通陈邦傅，其子禹玉负迎驾功，欲得南宁；邦傅在浔州，请世守广西如沐氏。瞿式耜疏：『宇内剥削，惟粤西一隅，为皇上驻蹕。楚、滇数万之师，取食桂林；辄思独拥，岂老臣所知乎』！论者以为党（陈禹玉事，互见前）。

夏四月（明闰三月），李成栋以广东复为明，遣其下洪天擢、潘曾纬、李绮赴行在。时赵台、陈禹玉争南宁，人心惶遽；闻成栋反正，益惊惧。天擢等力陈成栋志，乃安。诏进天擢、绮及潘曾纬、袁彭年官。彭年既降为布政司，成栋反正复与谋，故官之。粤东诸臣争迎驾，成栋尽遮之；惟降臣耿献忠巡抚梧州，得通款。

闰四月，李成栋再使沈源渭来迎驾，遍贿群臣；朱天麟、王化澄、马吉翔皆劝永历帝东。擢源渭为御史。瞿式耜虑为成栋制，将复如刘承允、陈邦傅；疏争之，使者络绎（详见前）。马吉翔恶式耜，力请依成栋。楚师解体，式

耜再使蔡之俊、蒙正发至，不听；留两人内用。而成栋将杜永和适来朝，与正发争御前，称欲杀之；给事中欧阳霖疏劾，永历帝令勿问。朝臣出争出（？）。

晏清自田州至，以为吏部尚书。命兵科张凤翼兼修撰，以张佐宸为文选司、扶纲为考功司、董云骧为行人、潘观骏为职方郎中、王绪为户部主事，张起孝、王者友、朱士鯤以原官待选。臣僚济济，党祸亦基此。

六月，封陈邦傅为庆国公，屯潯州；设官征赋，惟所令。赵台荐自邦傅，及邦傅谋世镇广西，劾于瞿式耜等；台亦诋之，且绝其婚。邦傅宣言必杀台，面责永历帝『纵两衙交构于本爵，无加恩；台既负义，反予优容。且南宁臣辖，更立巡抚为何』？永历帝面赤，不能答。邦傅锐欲有广西，扼于朱天麟而止（详前）。

秋八月，封李成栋为翼明大将军，养子元允以锦衣指挥掌丝纶房。成栋仗瞿式耜，请使入相；从之（详前）。式耜不可；疏辞骸骨，亦不许。使仍守桂林。以降臣袁彭年为左都御史，奖其助成栋反正也。

以曹焯为兵部尚书、耿献忠为工部尚书、洪天擢为吏部侍郎、潘曾纬为大理寺卿、毛毓祥为通政司、李绮为广东提学道，朝臣略备；然事无巨细，皆决于李成栋及元允。上下尸素而各自为党：严起恒、朱天麟、王化澄、堵允锡、吴贞毓、晏清、吴其雷、洪士彭、雷夏、洪玉鼎、尹三聘、许兆进、张孝起从患难、蔑降臣为一党，曹焯、耿献忠、洪天擢、袁彭年、潘曾纬、毛毓祥、李绮矜归附、凌朝士为一党，刑部尚书吴憬、副都御史刘湘客、光禄寺卿陆世廉、太仆寺卿马光仪、吏科给事中丁时魁、户科给事中蒙正发、兵科给事中金堡、李用楫、郎中徐世仪、施召征皆自诸路赴行在为一党，翰林学士陈世杰、太仆寺卿杨邦瀚、光禄寺卿王应华、给事中李贞、御史高赉明、郎中吴以连、唐元楫皆粤东人、官本州岛为一党。己为吴、楚两党：吴党以朱天麟、王化澄、吴贞毓、朱用楫、张孝起、万翱、程源、郭之琦主之，皆内援马吉翔、外倚陈邦傅；楚党以金堡、刘湘客、丁时魁、蒙正发、袁彭年主之，皆外联瞿式耜、内恃李成栋。邦傅之镇广西也，王化澄实诺之。马吉翔又使举七郡赋无属于留守，将以死式耜；式耜及李成栋皆劾之。邦傅恃吉翔，迄不惧；朝士无耻者媚吉翔无不至。成栋、元允方握政，彭年恃之，卖官入货门如市。已除之人，无地可授，故非成栋札，莫之官；彭年益炽。

瞿式耜请开经筵，以刘湘客为讲官、黄运奇副之。湘客擅文墨，故式耜荐之；然多智。袁彭年等知不及，举动必咨之。时魁富而嗜利，复刚狠；并其党亦恶之。正发唯阿陈邦傅，始降谓人不知，其部潯州、南宁、庆远、太平四府民未薙发，益以是鸣忠绩；李成栋尤恶之，科道争纠劾。彭年等亦谋去吉翔、

邦傅，独揽政令。金堡疏八事，劾邦傅十可斩罪，旁及王化澄、严起恒、马吉翔、庞天寿。吉翔亦惧，请罢诸务，化澄、起恒并乞去；朱天麟请止之。堡及时魁劾不已，太后使语朱天麟：『武冈之难，吉翔有功』。使票责堡等；天麟亦解之。袁彭年、丁时魁怒不息。永历帝知群臣水火甚，使入太庙盟，而怒如故。民为虎邱假山图，以元允贾氏子也；而以正发为喉、湘客为皮、金堡为虎牙，并及瞿式耜。然式耜迎蹕疏关大计，亦未隙于成栋；成栋言厂卫不可赞机密，言亦是。马吉翔大伎，故外合元允而中间之。堡颇清持，才资衣食于时魁、湘客，至余一物无所取；李元允折节事之。

秋九月，复召何吾驺、黄仕俊为大学士。

冬十月，李成栋使元允将卒三千入宿卫，为禁旅。佟养甲悔其阴降，使人赍表北；元允以白，请以养甲充兴陵时祭使，使陈纯来杀之白沙洲，及其党刘显允。诏元允署吏部尚书，威势益炽。时文武竞进，投牒通政司者日千计；皆假迎銮扈蹕名，或冒白身为原任。朝谒之时，章服错乱，同官至不为礼；亦不言供职及守御事，惟乞升迁、封诰。阁臣及文选亦虚名，票拟惟署「着议」字。惟李用楫三荐辜朝荐，竟不报；以李成栋薄其请陷广东也。何吾驺始降于李成栋，署其门曰「修史」，人咸笑之；而李元允奉为师，因说成栋荐之。成栋将入朝，马吉翔惧，构蜚语「将有朱温、董卓事」；上下骇惧，使鸿胪寺卿吴侯往止之。元允阴以其状告，成栋太息止。众知其诬，而蔽于马吉翔。吴其雷特疏言：『匪徒猥进，贿赂公行。请清文武，以肃朝纲；厉廉耻，以别人品。请凡三朝、四朝、五朝、六朝之人各建功勋，以昭靖献』。李元允、袁彭年含刺骨，其雷走桂林。有贾士奇者，楚党也；愤施召征不之揖，詈而殴之。严起恒议亲征，以刘远生协理戎政、金堡为监军。马吉翔惧，使夏国祥告太后，寝之；且言瞿式耜、严起恒皆奸党，不若王化澄忧君国。故式耜、起恒言多不用。

十二月，封李元允为南阳伯、马吉翔为文安侯。

顺治六年（永历三年）春正月，李成栋忌宣明伯王承恩得人心，又怒彭鸣京为之用；田辟有众数千亦依之，则益伎。是月，遇承恩于英德；佯醉，即席杀之。永历帝特命朱由艺为大学士，成栋怒非己意，诬系狱中杀之。

陈邦傅忿金堡，疏言：『朝廷三年颠沛，即次少安，何为纷纷若是？堡既劾臣无军，请使监军，睹臣铁骑十万』！且诬堡官临清时降贼。朱天麟见其疏，笑曰：『堡善骂人，人亦骂之』。即假「辛苦贼中来」诗，言『堡所来，朕亦未悉。邦傅请监其军，其议之』！天麟始亦重堡，及堡与彭年劾朱谊伪敕事涉天麟，天麟怒；由是有隙。票出，堡大恨；丁时魁曰：『此刺成栋及我也』。纠科道十六人诣阁诋竞，喧闹不已；尽弃官印，白衣走出。永历帝战惧，茶

倾于衣；询其故，亟取天麟票已之，使李元允喻诸臣供职。天麟辞去，慰留再四，不可；陛辞而泣。永历帝亦泣，曰：『卿去，朕益孤矣』！时魁等论不已，并朱天凤、日生、月生皆去之。以何吾驺、黄仕俊为大学士，入阁办事。行人司方亨祚、太仆寺丞张尚、都察院经历林有声伏阙，言『吾驺贪黷，不可相』。皆夺职。当票出时，时魁并疑严起恒，将殴之；值休沐，故天麟独受祸。寻如桂林，礼于瞿式耜；而使其子结诸将使戴己，议者薄之，更如南宁。及何腾蛟败，楚师大溃，举人刘惟贤徒步谒阙，请独任严起恒。诸将闻之喜，马吉翔等尼之，闻者解体。

二月，李成栋败死于信丰。吴贞毓等合疏：『尊朝廷、抑奔竞，归大权于上』。永历帝以语袁彭年，彭年对不逊；永历帝责之，则肆言『曩以铁骑三千鼓行西上，君臣安在』？永历帝泣下，举朝骇惧。张述载伏阙上疏劾其罪，彭年气阻。洪天擢以与李用楫隙，自求去。

太仆寺卿贺全业游上林，永历帝从授读；即位，擢今职。劾彭年党议论乖方、陈邦傅跋扈无状；彭年、元允将殴之，全业走高明，使锦衣卫捕至，桎梏遍体。夏国祥以师傅故，善视之，且以闻。众议斥职，彭年不可；永历帝谕永不用，乃出之。全业如桂林。

夏四月，孙可望来请封；金堡抗疏争，朝议是之。陈邦傅思假可望力逐高必正、李元允、瞿式耜而杀金堡，径使封之；且为之赂朝贵，王化澄等皆受之，曰：『拒之，恐犯顺』。严起恒独不可，化澄为调停。夏国祥尤狡褻，日与马吉翔等坏朝事（可望事，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六月，袁彭年母死，言受恩厚，请不居丧；李元允亦为请。太后命考不守制于祖宗，为何代事？彭年犹徘徊月余乃去，竟免于五虎之祸。

永历帝命严起恒、刘湘客如梧州抚忠贞营，堵允锡自贺县至，起恒、湘客与俱还。时方畏李赤心；值允锡至，则大喜，郊迎之。允锡恶元允，欲去之，结马吉翔以为援。丁时魁劾之；金堡亦劾其丧师失地罪，且面责其结赤心、宴孙可望使于七星岩曰：『滇与忠贞，皆国仇也。君何昵之』？允锡失色；既而曰：『我劳苦边事，如君言，竟无功矣』。堡曰：『劳则有，然功于何有』？交恶益甚。或谓元允：『允锡将以忠贞营清君侧』。元允亦言：『我曹在北，彼不敢至；今以广东反正，来何为乎』？朝士之恶五虎者更构之。允锡乃移书瞿式耜，称奉密敕，使共诛元允；式耜知敕伪，曰：『吾辈不克为封疆计，而为人皋牢，非社稷之福也』。乃止。永历帝闻之，颇不直允锡，使求敕于式耜；式耜焚之而以告。犹以允锡得忠贞营心，使督师梧州，节制诸营（详前）；赐之龙旗、旌节、尚方宝剑、白金五千。甫踰阙，元允尽攫之；允锡所得布绘龙旗而已。乞饷，又不许。

陈邦傅纳女于高必正，使攻桂林；瞿式耜请分饷之，乃止。

会晏清、黄运奇为郭之琦等所劾罢。之琦由杜永和进，怙其势，将杀运奇；王化澄止之。化澄寻亦恶于丁时魁；其人也，实夤缘于王坤。马吉翔、金堡屡纠之，化澄若无事。

冬十月，何吾驺、王化澄罢。吾驺既与袁彭年互攻讦，专结夏国祥；及为堡所劾，不自安，引疾去。化澄在经筵，堡面斥其罪；化澄怒，自裂其冠去。坤、吉翔、天寿恣弄权，永历帝略不问。复召朱天麟，辞；言『国势累卵，朝野同危；而言者不顾，专以琐屑掉首而争，侈为遗直。今而后，请无以四方无利害者执为重故，使皇上独忧社稷』。盖谓堡也。于是起恒独相，朝士惟笙歌、贿赂是尚，或讹为捷报以自娱。尚书吴景、通政司毛毓祥知必败，景挂冠于朝门去、毓祥自劾愚惫去。时魁等时连逐宰相，势益横。湘客频入阁窥票拟，参疏未至，即以意指挥；不从，则祸，或即殴詈。秉笔者皆为副本俟改削；阁臣苦之，乃建议请帝坐文华殿面拟旨，乃少息。

冬十一月，堵允锡在潯州；以与廷臣水火，忿成疾。遗疏言：『臣请兵，曰无丰其翼；请饷，曰无与号召。致臣如穷山之独夫，坐视孔棘而不能救。臣死之后，乞任老臣图兴复；如以李元允、刘湘客、丁时魁、蒙正发、袁彭年为腹心，则成败可虞矣』！遂卒。诏赠中极殿大学士、太傅兼太子太师，封潯国公，谥「文襄」。允锡托其遗腹于部将，竟负其指。孙可望之入粤也，执而鞭之；曰：『堵制台何如人，若敢为此』？遗嗣得无恙。

鲁可藻请录遗贤，时杨廷枢已死，召张自烈为检讨，沈寿民、刘城为给事中，杜如兰、金光豸为礼兵部郎中，张之升、金光闵为行人，多不能至。

顺治七年（永历四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谓李成栋死国事，封元允南阳伯；力辞，不许，仅受车骑将军印，上疏仍称原官。以庾关陷，召诸臣入，问策且议走广西；群臣皆谏，金堡及彭侗言尤力。马吉翔固恶李元允，谋借是奉帝走梧州，依陈邦傅，逐严起恒及金堡；因蹴夏国祥奉太后先行，上遂登舟。元允入，自请留守，伏地痛哭；言『上自西来仍西去，元允不敢留，恐宵人潜臣有异心。一朝不戒，生劫入舟。至今思之，犹负芒刺』。盖堵允锡伪敕中语也。又言『皇上若犹念东土，臣愿留督肇庆，与杜永和犄角；此臣之职也』。乃手诏以元允留守肇庆，督理诸军。袁彭年闻之，自请以墨经监元允军；许之。出金堡，使谕诸将士。马吉翔犹虑权归李元允，自请督师救广州；以为兵部尚书，屯于三水，不敢进。

黄士俊年八十余矣，永历帝谓其老罢之。再使召朱天麟，疏：『百尔隙争，尽坏实事。昔宋高南渡，犹有退步；今何地也，皇上宜奋然自将，使诸臣尽擐甲胄，臣亦抽峒丁、择土勇、募水手，经略岭北、湖南。若仅以票拟为本

，则政本安在乎！

二月，李元允留肇庆。邦傅入卫，楚党势失。高必正亦至，使援广州。吴贞毓、郭之琦、万翱、程源、李用楫、张孝起、李日炜、朱士鯤、朱统钥、王命来、陈光允、彭佺合疏劾袁彭年、丁时魁、蒙正发、刘湘客等把持朝政、朋党行私十大罪；源且于御舟侧，摘金堡驳吕尔琦疏中语（有昌宗、仁杰语），大声述之，谓诬蔑故太后。永历帝尤恶之，李元允请以反正功，免袁彭年；诸人并劾之。丁亥，下堡、湘客、正发于狱，马吉翔司其谳。王夫之、管嗣裘说严起恒：『国事如此，奈天下何！』且责起恒不力救。起恒请入对于舟中，不许；率群臣跪沙际请，亦不许。吉翔固熟厂卫事，谳时陈刑古庙，五毒毕至。夹堡折足，堡大呼二祖、列宗；余者并乞哀，供赃数十万。堡极贫，亦坐四万。狱上，堡、时魁谪戍，湘客、正发追赃赎配。时魁已遁，不获谳；又免彭年罪，不问；惟堡、正发、湘客独被祸。瞿式耜上疏争其事，又请缓堡刑；略言：『中兴之初，元气未复；诏狱追赃，乃魏忠贤以杀杨、左，不可法』。永历帝言堡罪重，且颁敕布四人罪状于天下；式耜封还，言『法者天下之公，何以蜚语饮章，横加考察，开天下之疑。且四人得罪，各有本末；臣在政府不言，恐失远人之望』！先后凡七疏，不听。张同敞亦以为言，诏斥之。堡固峭甚，又忿内臣不法、外臣违制，欲永历帝用高皇帝法部署一切；且言『马士英不相，则左良玉安得而称兵？刘承允不将，则张光壁何由而称戈』？及争弃肇庆，则曰『东西将士，恃乘輿威灵，效死战守；乘輿一动，人心必摇，两省必不能守，且国家更有何地可适？陈邦傅非社稷之臣，忠贞营败亡之余，必不可恃；后必侮之』。时不能用。其驳吕尔琦词失伦，然非敢诬太后，累于李元允及祸。而永历帝怒堡甚，至密诏都督张凤鸣必杀之；比狱上，犹诏窜金齿。诸将焦璉、胡一青、马进忠、马宝、杨国栋、曹志建皆请释之，并不听。总兵胡执恭子劾瞿式耜词极丑诋，帝不为辩。

夏四月，考选朝官，转朱士鯤吏科给事中、董云骧御史、潘观骏职方主事。云骧谢恩陨舟中，观骏以不冠降职。

严起恒罢。起恒遇事持平，与马吉翔无所忤；丁时魁等力诋之。五人得罪，起恒救甚力。吴贞毓甚恶之，又恶式耜，谋以鲁可藻代之。王化澄在位时，尤恶起恒，将使胡执恭、孙可望杀之；故以马吉翔掌中枢，夏国祥、庞天寿、王坤皆用事，并比之。于是，贞毓、吉翔等合词请召化澄复入阁。给事中雷得复劾起恒大罪二十有奇，比之严嵩；永历帝不悦，夺其职。起恒求去，王夫之等以疏争，永历帝固留之；起恒因谢病，七疏不报，放舟竟去。万翱等请逮治，不许。

五月，命陈邦傅援广东，不应；惟日挠瞿式耜境，杀掠如寇盗，式耜无如

何。

高必正入朝，吴贞毓说之曰：『五虎之罪，主者起恒。公入清侧，数语决矣』。编修钱秉镫曰：『五人排起恒，彼反救之；此长者，奈何此云乎』？必正遂不直贞毓。入见，言起恒虚公可任，金堡罚重；且请手敕亲邀之。乃诏起恒复入阁。俄，陈邦傅、李元允皆来朝，永历帝及太后召必正、邦傅、元允同入对。元允伏地请死，曰：『金堡非臣私人，向以封疆故，不敢言；今请罪』！永历帝曰：『卿大忠义，朕不疑卿』。元允终言『朝臣以己为金堡党，故于四人之狱，独赐臣敕书，令安心任事』。太后遽言：『若无以堡为正人，彼尝诬若反』。元允请其据，永历帝不能答。元允复有言，太后以请封孙可望为堡罪；乃不敢言。高必正掖之出，复面责王化澄徇私植党。化澄申诉，几不成语；永历帝为解之。一日，忽召廷臣问：『金堡何如人』？众莫敢对；再问，卒莫对。明日，钱秉镫疏：『昨侍班行，恶堡者皆在，卒无应者；则堡之为人可知』。且牾其刑废状，乞量移。乃改戍清浪卫；以阻兵，不行。高必正赈金五百，亦不受。马宝先自德庆至，亲为裹创，故堡不死，遂之桂林。瞿式耜请为书记，不可；曰：『朝廷罪人，乌可佐相公！且事已去矣，岂爱死哉』！为僧以终。

元允还广东，将使高必正与偕；吴贞毓复尼之。张孝起、李用楫及御史廖永亨复互讦，太后忿，至令无纳科道疏；永历帝虑言路绝，令分别进。乃诏：『中书科非军国大事，疏勿陈』！孝起孤峻，不伍流俗。高必正与刘湘客皆陕人，疾孝起，湘客至詈之于朝；永历帝不能禁，惟和解之。必正还军，陈邦傅嗔其不附己，潜兵袭之；必正求援于瞿式耜。永历帝闻之，下诏使和睦；不听。

鲁可藻当复肇庆时，自称总督；瞿式耜劾之。及居忧不守制，式耜再疏劾去，失职久之。万翱亦久为五虎抑。至是，进翱掌兵部事，起复可藻为兵部侍郎。及吴贞毓皆思结援于各镇，乃封曹志建、胡一青、焦璉皆国公。贞毓务排瞿式耜，与马吉翔谋，先后以于元煜、万年策、吴春芳、郑古爰、来嗣敏出督江、楚、粤西诸军事，挠式耜权。粤西遂没（详前）。

六月，故祭酒文安之以国势益危，慨然救之；谒帝于梧州，命入阁办事。时严起恒为首辅，王化澄、朱天麟次之；起恒被扼于党人，随班朝贺，不得展。安之至，起恒让之，自处其下。

秋八月，孙可望求真封秦王；严起恒持不可。王化澄、朱天麟、万翱、徐极皆请封之，起恒难焉；文安之、郭之奇是起恒。杨鼎和至，力争不可；起恒以为兵部尚书。又以刘尧珍代万翱，化澄、天麟议遂格。

冬十一月，瞿式耜没于桂林。陈邦傅遁，李元允走行在；曹焯、李绮、耿

献忠、丁时魁皆复降。永历帝仓卒走。陈邦傅杀郎中潘观骏，逼郎中许玉凤、董英入水死，修旧怨也。王化澄弃永历帝，走容县。

十二月，王化澄、黄士俊、董天閔皆出降。袁彭年居佛山镇，纳寡妇，得厚贖。闻广州没，献金七百于尚可喜，求以通判用；且泣言降非己意。可喜挥之。于是两党皆尽，惟严起恒、吴贞毓、马吉翔诸人从。以赵台走土司，命张孝起为副都御史，巡抚南宁兼高、雷、廉、琼四府军门云。

顺治八年（永历五年）春二月，永历帝在南宁。兵烽稍止，朝臣复出。吴贞毓卒恶严起恒，或劝之去；曰：『吾不能舍上去，死于贼、死于奸雄，惟天命耳』。

闰三月（明二月），严起恒被杀于孙可望（详「殉节」及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夏五月，朱天麟力请幸云南，依孙可望；永历帝不可。乃出之使经略左、右江土司，为勤王之助。

秋九月，陈邦傅叛，出降。

冬十月，李元允疏迎永历帝驻防城，不许。

顺治九年（永历六年）春正月，孙可望劫永历帝如安龙。马吉翔为兵部尚书，司戎政营；庞天寿掌勇卫营。俱谄事孙可望，谋逼永历帝禅位。吴贞毓于蹕濼湍时，请暂止，系人望，大忤马吉翔；其党冷孟任及吴家炫、方祚亨交劾之。永历帝持不下。天寿、吉翔招孟任计曰：『此徒费笔墨，今惟启秦王，令举中外事归戎政、勇卫营，贞毓等乌能为！然后受禅，奉上为太上皇，则富贵永久矣』。孟任极称善，使门生郭璘说主事胡士瑞戴可望；士瑞叱之。使郎中古其品为受禅图；其品裂其帛，抵之地。吉翔怒，阴告可望，使速谋；可望使其党张虎至，令朝政尽归戎政、勇卫营，杖杀古其品。于是士瑞及给事中徐极、员外郎林青阳、蔡演、主事张鏐谓：『吉翔、天寿欲称臣可望，事殆不测；吾辈不言，负国深矣』。连章发其奸，疏三上；永历帝乃知之，大怒，将穷治之。两人急求救，太后遽命释之，各还职。

夏五月，李元允被执至广州。

秋八月，朱天麟卒。永历帝奔南宁，天麟力疾追扈；四月至广南，永历帝已入于安隆所。天麟止西坂村，病剧不能行。至是，卒。天麟固不悦金堡及严起恒、吴贞毓又其所取士，人疑梧州之狱，天麟遥使之；故吴霖、程源、郭之琦、许玉凤攻击不已。又使余燠通孙可望，使并杨展、皮熊军，或未必云。

冬，永历帝在安隆。逼于孙可望，危甚（见前）；顾内侍全为国、张福祿曰：『可望无臣礼，吉翔、天寿为耳目，祸必及。朕欲密召李定国，若能为乎』？两人皆受命；且言：『兹事重，非中官所能任。外廷之臣徐极、张鏐、蔡

演、林青阳、王朝瑞固弹劾吉翔，可任也』。使告之，皆许诺；乃密语吴贞毓，贞毓曰：『主上忧危，是臣子报国之日。顾诸君子孰能行乎』？林青阳请往；乃使员外蒋干昌为敕书、主事朱东旦书之、福祿鈐御宝，密付青阳。

十二月，林青阳自间道至定国军。定国奉诏泣，许奉迎；以兄事可望，久未敢发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顺治十年（永历七年）夏六月，永历帝语吴贞毓：『林青阳久不至，宜使促之』！周官涕泣请行，都督郑元允曰：『吉翔在，必先去之』。乃使吉翔祭兴陵及太妃墓于梧州、南宁，官乃行。青阳已还次南宁，总兵常荣款之；青阳虑羁滞，使亲信刘吉先入告。永历帝喜，擢青阳给事中；为「屏藩亲臣」印，使吉畀青阳，命再往。青阳至廉州，与周官遇；偕至高州赐定国，定国拜受。吉翔闻有使至定国军，使人觐之；值主事刘议新还自定国军，遇吉翔于南宁，谓其必与谋；以两使之状告。吉翔骇绝，使弟雄飞极货赂提塘王爱秀入黔告变；可望并疑吉翔，使郑国入南宁觐之，而捕林青阳。

冬十二月，永历帝以左右皆吉翔党，势孤；乃假考选名，授蒋元昌、李开元检讨，张镌给事中，李颀、胡士瑞御史及林锺、蔡演、徐极、朱东旦、赵赓禹、易士佳、任斗墟各进秩，皆与密敕者。庞天寿、马雄飞大惧，语其党蒋御曦、朱德亮、郭璘、蒲纓曰：『凡我仇类，并跻清华』。方谋陷之，而吉翔发林青阳、周官状。于是林锺、赵赓禹、蔡演、徐极、张镌、李颀、胡士瑞直劾马吉翔欺君卖国状，庞天寿与表里罪。章未下，天寿、雄飞皆先遁入黔，愬诸孙可望；可望使郑国械吉翔至安隆，与群臣质。

顺治十一年（永历八年）春三月，郑国、吉翔至安隆，贞毓伪不知；国怒，挟入文华殿，索主谋者。永历帝谓：『必盗敕者为之』。国怒目出。贞毓知事败，大言『国事由宰相，我召定国，何有于诸臣』？国及庞天寿械郭元允、林锺、蔡演、李元开、徐极、张镌、胡士瑞、朱东旦、李颀、蒋干昌、赵赓禹、朱议咏、任斗墟、易士佳、许绍亮、陈瑞麟而出。捕全为国、张福祿，两人求救于太后，天寿径执之坤宁宫外，并执刘衡。两宫略诘之，天寿瞠目呵怒，无臣礼。又大风霾，中外骇惧。独其党冷孟任、朱企鋳、蒲纓、宋德亮、郑璘负得色，迫永历帝言主者；永历帝不胜愤，言『汝等横逼，朕知为谁』！悲愤而入。明日，国讯诸臣。以贞毓大臣不对簿，执其妻父裴廷模，叱使跪；廷模言：『我五品大夫，何跪尔』！乱棒击之，两臂几折，卒不承。以次拷镌等，不胜痛苦，皆呼二祖、列宗。时已暮，风震雷怒，狱卒亦惧；国益严刑。于是蔡演厉声曰：『今日便承此狱，见臣子报国之心』。演承，众皆承。国问皇上知否？演大声言：『未经执奏』。乃释马吉翔，系群臣于狱；以欺君误国矫诏为罪，报可望。可望疏请永历帝亲裁之；永历帝不胜愤，下诸臣议。吏部侍

郎张佐宸及蒲纓、宋德亮、朱企鋳、冷孟任、蒋御曦谓国曰：『是应尽死！留其一，必为患』。佐宸、御曦共为诏，略言：『罪臣吴贞毓等包藏祸心，内外连结，盗宝矫敕，擅行封赏，贻祸封疆；赖祖宗之灵，奸谋发露。随命审问，除赐辅臣吴贞毓死，其张镌、张福祿、全为国等同谋不法，无分首从，宜使伏诛。朕以频年患难，扈从乏人；故御下宽，至于奸回自用，盗出掖廷。朕德不明，深用自责；诸臣亦宜各自洗涤。吉翔等复官任事如故』。可望复释许绍亮，杖刘议新、刘衡而免之；陈瑞麟廷杖，遣戍（瑞麟，佐宸同乡人也）。绍亮将出，恸哭欲止。吴贞毓言：『天不尽死，我辈何恋恋为』！天寿、吉翔并疑中宫预其谋，使仪制司上故事，欲废立；后涕泣诉，乃免。

三月，吴贞毓死，磔张福祿、张镌；杀诸臣于市：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歙县郑允元、大理寺丞湖广林鍾、太仆寺少卿袁州赵賡禹、翰林院检讨晋江蒋干昌、善化李元开、吏科给事中赣州徐极、江西道御史钱塘周允吉、广西道御史南昌朱议咏、福建道御史进贤胡士瑞、兵部郎中四川朱东旦、工部郎中九江蔡演、内阁中书庐陵易士佳、吏部员外郎直诰敕房事鄞县任斗墟、御史宜兴李颀及内臣全为国十八人；皆为诗大骂。及就刑，颜色不变。国尸之三日，面如生。乃合瘞于安隆北阙之马场；所谓「十八公」也。林青阳亦逮至，被杀；惟周官走免。可望受禅之议亦绝。

顺治十三年（永历十年）春二月，李定国奉永历帝入云南。使靳统武执马吉翔至，将杀之；吉翔媚统武，缓其死。定国客金维新过统武，吉翔媚尤力；因誉诸定国，使来见，望尘即拜，言『见颜色，死且不朽』。定国武人，大悦之。永历帝以定国客金维新为行在吏部侍郎、龚名为行在兵部侍郎。吉翔曰：『晋王功高，两公实提挈之。今封王爵，两公亦宜上赏。使吉翔得亲皇上，当为言之』。两人喜，言诸定国，使荐之；永历帝不得已，使入阁。吉翔挟定国以邀上，又假宠赉邀定国，不一月尽握中外权；引其党张佐宸、扶纲摄尚书大学士。定国、文秀不时过吉翔；高绩、邬昌期疏：『二王功高望重，不宜往权贵门，恐滋奸弊，蹈可望辙』。定国、文秀愠不朝；吉翔激永历帝，杖两人各百五十，除其名。维新走告定国，不宜杀谏臣；乃入救，复其官。周官、裴廷楷、许绍亮、金简复交章劾吉翔；已结定国，无如何。扶纲等媚之不遗力。

三月，真除扶纲为东阁大学士、张佐宸为吏部尚书、王应龙为工部尚书。时以佐宸貌劣为判官、扶纲为小鬼。

顺治十四年（永历十一年）冬十一月，李定国率文武诸臣请表安隆十八忠臣，从之（详「殉节」）。

顺治十五年（永历十二年）春正月，以钱邦芑掌都察院事，以程源为兵部

尚书。邦芑始终不屈于可望、源则可望所亲信，然交水之功，两人最着；故用之。马吉翔伎甚；源甫入，即发吉翔奸。吉翔蹴言者劾源臣可望，非纯臣；源愤，杜门不出。邦芑虽掌院，金维新为左都御史位其上，邦芑郁郁朝请而已。

夏，高绩及郎中金简疏兵事，将杖之而免（详「李孙之兵」）。

顺治十六年（永历十三年）春二月，缅请使谕白文选军；邓凯、任国玺请行，将招之以奉迎。马吉翔虑两人暴其恶，私与缅曰：『两人无家室，去必不返』。缅遂请改使。其后文选及定国诸军屡至不能达，皆坐任吉翔等。

沐天波与蒲缨、王起隆集树下，谋奉永历帝出缅；以告吉翔，请渡户腊、乌撒以就定国。吉翔言：『若此，不复能与官家事；将以三宫畀公等』。乃止。张佐宸、扶纲及诸附马、庞者先后多入降。

顺治十七年（永历十四年），永历帝在缅甸。马吉翔独当国，庞天寿、李国泰掌司礼监相表里。矫诏付缅酋，从官、军士后至者皆杀之。虑李定国、白文选至，已不得逞专；令永历帝止兵示从缅，其实自便。定国等以疏来，无多寡，皆不报。使其婿潘国璜操缅语，诳永历帝以某某兵将至，不宜行；实禁止之，将遂居缅。日与蒲缨、国泰狼狈，请以郇昌期掌六科、乌撒知府王祖望为礼部侍郎，卖国纳贿，一切如故。尚书邓士廉老而懦，专供吉翔指，且希入阁。

三月，大学士方端之等皆出降。

秋九月，太常博士邓居诏陈时势，言极恳切；且劾任国玺。国玺辨，亦劾居诏。永历帝将质之，吉翔、国泰共止帝，所言亦不用。

顺治十八年（永历十五年）春三月，锦衣指挥赵明鉴谋奉太子出险，且杀马吉翔、李国泰绝后患；事泄，吉翔坐以结盟投缅，及沐天波仆李某、王起隆仆何爱十七人皆杀之。

夏五月，太子进讲，任国玺辑宋末诸奸事以进；吉翔切齿。永历帝阅未竟，吉翔窃去之。国玺又言：『今势如累卵，不思出险，而托言进讲。夫进讲，惟科道侍耳。军国重事，则沐天波、王维恭若尔人议之；岂吉翔、国泰所得私哉』！典玺李重贵亦言之：『自古人君坏自吾辈，幼而侍读，惟导以嬉；即位后，必不明道』。盖为国泰言之。两人略不惧，吉翔尤横。日及国泰、蒲缨、雄飞、杨在酗酒肆恶；事无巨细，不先启不能行。无耻者更附进，永历帝如坐啸。吉翔恨国玺，即使为出险策；国玺忿言：『能入缅，乃以钳言者之口乎』？于是王祖望、邓居诏各疏劾。有内官某言：『若即千本，亦无益』。盖知吉翔等状与帝之闇云。雄飞亦贪甚，请托居间无少惜。

未几，缅令诸人饮咒水，吉翔劫众行；既而皆死，吉翔、雄飞、蒲缨、国泰、天寿及其党亦死。吉翔死，其女哭之曰：『我父不知作何等事，今已死

，人犹骂之』。

昔者东林烬，北都亡；逆案翻，南朝灭：冰山日裂、沧海横流，固明事也。永历崎岖天末，沿踏旧习。王坤、马吉翔、李国泰猎锦衣、司票拟，结邦傅、挟承允，周鼎瀚等先后援之；自古小人倚势乘威，不相矛而即相酬，非内媚而即外赂。以视高欢在邺，寄洛下于子如；军容乱唐，拥北军之健士：虽复少殊，居然尾大矣。驯至杖御史、辞经筵，朋党之势，如水遭风、木继长，朝局虽异而往势不更，镇抚虽亡而萌蘖更起。岂非明代世有匪臣，熹庙更恣厂卫，蕴畜蒸结，斩刈斯难；遗谋之弊，盖不在天、不在人而在耳濡目染也！粤东来臣，疏附益众，于是刘湘客、金堡、袁彭年、丁时魁、蒙正发党楚，吴贞毓、王化澄、朱天麟、郭之琦主吴，奋拳诋口，谍舌盈廷；掷印弃官，无赖斯状。参疏必副本、宰相可横诛，高洋「狗脚」之詈、国忠私注之权，宁必踰此！信丰骤死，辱国甚于声桓、广州围于可喜；元允虽在，已若腐维。梧州再奔，相距益远，乃遂起五人之狱：戍金堡、遣时魁、追湘客、赎正发，杖逮如诏狱、锻炼几汤周；岂亦积忿累年，投袂抵隙耶？夫畏南阳之众，遂贯彭年；挑两宫之怒，必死道隐；情惟孺懦，狱岂持平而已？流贼悍将，讥用法之过凉；闰位余光，摧国脉而更促。何况迁怒长城，祇率胸臆，时势可知；相煎复急，将毋程洛、苏蜀固有前车，不分正孺乎？然是役也，前则品流杂而道气微，后则瓦裂成而矾激甚。平心而论，得失相同；而城墟社亡，势必至此。乃知闽峤、浙中，艰贞翼戴，胜此远矣。肇庆请留，受禅必斥，将使天柱之威，不能移北魏；王善之卒，卒扼夫南熏。而乃流矢中，赵立亡；衣带泄，董承族。各用有成，遂若易辙。夫君以此始，亦必以〔此〕终。批根而谈，贞毓之罪，在死瞿、严；元允之辜，在豢四虎。错铸不成，百身岂赎乎！然以千古艰难之死，而得自武臣；以同声蹈德之仁，而必争既往。为善者惧，亦颇不乐与人也。以故簪履依然，坝箴抗节；流连百世，不能异焉。且瞿式耜、严起恒、张孝起之流，夫其悃悃，岂不共明？朱天麟、王化澄、马吉翔、庞天寿，夫其庸恶，岂不立瞭？用之，则金石益坚；锄之，一廷尉之力耳。陈邦傅、刘承允虽亦握兵，冷孟钰、张佐宸虽亦狡恶，然使桂林相依，则挟主无孟德；智勇天锡，则获法无沙门。帝则诈伪也而喜之、荧惑也而从之、积弱也而听之，小孝也而徇之，卒致东汉莫诛乎甫、让，南宋殆死于汪、黄。其故为何？则以险阻尝而不知留心于情伪、天性懦而不能发奋以自雄。信乎！子舆氏曰：『举不能先、退不能远，为天下之大僂矣』。悲夫！阳九之世，必有蠹臣；垂灭之邦，必皆孱主。简文之风神憔悴、唐宗之泣下沾袍以及甘陵党部之状、甘露浚水之形，永言前事，流恻惟殷。反复胜朝，居然一辙，岂不剧哉！若夫全业抗言，吏不袒右；国玺忧愤，乃缉遗编。比之申屠独立汉末、秀夫进讲舟中，品德或殊

，孤孽自抱已然。而永历一生，畏敌则如虎、见恶则非鹳，司礼、锦衣，甫国而即设；午门廷杖，横用而不疑：将毋怒于布者移于室，柔则茹而刚则吐乎：夫亦自促其祚尔！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十五

诸方义旅

顺天诸生孙大壮起兵城北，得丁壮千人复仇；被执，曰：『我非祁八党，不必问；其亟还我太子』！腰斩而死。

诸生孙繁祉起兵昌平。繁祉既捐赀倡众，葬崇祯帝及周后于故陵；闻张璠兵至，与推官王延受、举人杨茂春倡议杀贼，缚伪官诛之。寻没（璠以所部兵入遵化，杀伪知州黄定。其后死、降不可考）。

诸生郭珩、王拱辰起兵肥乡。珩、拱辰及同志十余人起兵事泄，为贼将张汝行所杀，诸人名字多逸。有诸生某，亦肥乡人；别自起兵，亦被杀。

诸生殷渊起兵于鸡泽。贼檄诸生应试，或劝使行；曰：『好头颅聊寄颈上耳，贼必不可见也』。及北都陷，与其兄岳、诸生黄恭佑发丧起兵；事泄，渊被杀于广平之广羊山。

诸生王延善、举人孙奇逢、诸生恽日初及某某起兵于雄县。延善帅子余恪、余佑与马鲁、边文祺传檄起兵，克容县、新城、雄县，斩贼伪官。豪格兵至，延善拒战，及余恪皆败死；日初走入闽，奇逢入苏门山以终。某某失其名。

义民某某起兵沧州。皆以陈正揆言，杀贼所署官，获其印十八；俄败没。

义民某某起兵天津。遇满洲兵，败没。

诸生张彪及某某起兵涿州。地居最冲，扼障南北，亦至烦杂，事策易泄。彪值京师之变，即纠众起兵；为贼所觉，彪遂以死。某某者，亦起兵，后于彪；满洲兵击灭之。定州民亦忿伪令董一阳暴虐，执杀之。

时直隶行都司治多杀伪官，复为明；里居、世族逸不可考，起兵之状亦沦堕。是以略志之。

诸生刘孔和起兵长山。孔和，故相鸿训之子也；负文武才。闻京师陷，散财结兵，得数千人屯长白山；杀伪令，引众南下。刘泽清使人说之，因与合；愤其无道，数诮责之。俄，泽清以诗示，坐客竞誉之，孔和不语；因问之，则大言『国家举淮东千里相付，不发一矢；工诗何为？况不然乎』！泽清怒，罢酒，坐客皆惧。孔和徐步出，泽清使力士二十人追之舟中，拉杀之。朝命孔和为副总兵；制下，死三日矣。

贡生马元騮、诸生谢陞起兵德州。伪防御使关杰苛虐，为截指断筋之刑，逃者焚其宅；又囚宗室故香河知县朱师钦。元騮、陞不胜忿，一呼众应；执杰及伪州牧吴徽文，杀之。推师钦为济王，移告远近；兖州、青州、登州、莱

州皆响应。史可法请急济之，不应。又讹陞为故相谢升，优加宠锡。升及御史卢世■〈催，彳代亻〉虽附之起兵，及阿济格军至，升、世■〈催，彳代亻〉开门降；陞及元騮则走死。

太常少卿傅鍾秀、主事单崇起兵于高密。鍾秀闻北都陷，号泣一夕，须发皆白。与崇谋起兵，为贼所执，不屈而死。子稟初，以身翼父，死。

衡王某、玉田王世子某起兵青州。王帅诸生驱杀伪官，请使内附南都；不报。豪格兵至，王不知所终。玉田王子亦败死。义士某某起兵于兖州，杀伪官，附衡王，共复为明。南都不之应，遂以败没。义士某某起兵于登州，盖闻衡王起，杀伪官以附之。俄而皆没。义士某某起兵于莱州，亦杀伪官以为明。寻为豪格所破。时兖、青、登、莱之间义兵屡起，其风刚健，士亦可用；宏光帝一切置不问。巡抚王燮、登莱总兵黄蜚皆提空名以莅任，又不能至；诸郡坐没，并诸起兵之人事迹、里居、姓字皆湮失。

富民祁八起兵于凤阿营（山东治也）。八既起兵，自称将军；以诸生杨凤鸣为谋主、张三为前锋。植二大旗，声救崇祯太子。兵至，张三大呼『速出太子；不然，无遗种』。兵斫之，三呼『燃炮』声未绝，而首坠。八、凤鸣皆被杀。

原任游击高桂、义士许来春起兵泰安州。时贼将为「兵来兵妻、兵去民妻」语，又捕掠绅士赵某。桂、来春奋袂起，以百余人执伪防御使及从贼十许人，皆杀之。伪将郭升自兖州来攻；城陷，桂及来春皆死之。

兵部职方司郎中凌駟起兵于临清州，仅三百人，杀伪防御使王皇极；传檄山东，与谢陞相犄角。土寨归之，进克济宁。驰疏南京，请通南北，收辑山东，屯舟师于庙湾，以援登、莱之义旅；诏駟巡抚山东。及杨方兴等兵将至，辄请『便宜通好北庭，名为西伐，实作东防。臣之忍苦支持，以临清畿南枢纽，他日收拾之本也。与其竭力守淮，无若竭力守此』。不听。駟所得地，半躏于土寇。未几，改駟巡抚河南（详「殉节」）。

都司李允和起兵于济宁州，杀伪官刘浚、尹宗衡、张问行、傅龙九人；囚降臣原任兖西道王世英，献俘南京。寻败没。

回民杨科亦起于济宁，杀伪镇道，自为总兵；请以刑部右侍郎潘士良为总河，不报。科旋为朱继宗所杀。

义士李化鲸、李名骧、张学允起兵于曹县，复为明；人多附之。遂及故宗室王某，以兵破曹县、定陶、东明、城武诸邑。阿济格使击之，皆死。

义士某某起兵于榆次、太谷、定襄、忻州，皆逐伪官，据城自守。贼党刘芳宇攻之，屠太谷、榆次；俘定襄民还太原，降贼总兵陈永福尽杀之。忻州、祁州祸尤烈，以志乘不详，惜之。

故将刘迁起兵于雁门，略其关，据之；连取代州、五台、繁峙、静乐、交城。降将

姜瓖复以大同叛，诸思为明者争起应之。迁与万练出清源、徐沟，分道攻太原。降臣祝世昌屡击之，迁败，走黄香寨；寨破，死之。

故都督万练起兵于偏关，攻宁武、保德、苛岚，皆下之。进攻太原，为祝世昌所击；练自焚死，其将刘清等殉焉。

故巡按御史李虞夔起兵平陆，与白璋、张万全破平阳、蒲州、解州，西指潼关、东应姜瓖于大同，山西大震。及万练、刘迁、王应强败，孟乔芳来攻，璋及万全御之，败绩；死者六千，平阳、蒲、解皆没。满达海又破平陆寨，虞夔子宏投崖死。虞夔走陕西，其婿匿之；旋被执，死。

山阴王朱鼎济起兵于毛坝关，以单一涵为帅。降将张天福攻之，鼎济被执；及其监军王守基、参将张文秀、游击单昌祉、李之运八十余人皆死。一涵投崖死。

副总兵孙守法起兵兴安。闯贼陷陕西，守法弃妻子入终南山，誓恢复。或曰：『君亡国破，复何效乎』？守法慷慨言，与王光恩攻兴安，拔之；及平利、白河、上津，大败贼党路应标于郟阳。及阿济格兵入陕西，守法复入终南山，奉汉中王某开邸五郎；驰檄西安、汉中、凤翔、平凉、延安、庆阳，使贺珍以三千人复凤翔。守法攻西安，郟、郟县、泾阳、三原、临潼、澄城、白水次第降，军声大振；武大定、刘文炳、贺宏器、郭金铸皆应之。孟乔芳惧，檄山西兵自救，王知礼歼之。乔芳以边兵自守，守法攻之，步骑万人；平阳人曹三俊、王英、师可宗谋以城应，宁夏、甘肃诸义兵亦来附。隆武帝闻之喜，遣使封守法以伯爵。俄，三俊等事泄，死。和洛辉以救兵至，贺珍、胡开化言：『我兵少，攻城又不拔；何以能战』？乃解围，守法还五郎。乔芳进攻之兴安，贺珍、刘二虎、胡向宸战死；贺宏器为降将张勇、刘复元所执，死。守法亦败于椒沟平尺峰青嘴，屯于石子城。寻入石鳖，复及高绩等攻宁州，克之；再拔兴安州，屯于乔麦山。乔芳诱之入伏中，守法挥鞭力杀百余人，乃死。

守法死，其弟守全复结川、湖诸将，屯于太阳山。降将赵光瑞等合围之，其部翹新宁、赵定国、谢天奇、王万爵皆死，守全亦没。

举人姚翀霄起兵于合阳，遣使结孙守法。孟乔芳以兵攻没之。

千总康姬命起兵于其汛，及卫天明皆助孙可法。孟乔芳攻之，姬命守张果老堡；堡破，姬命死之。

诸生王知礼、李世仁起兵于朝邑，杀守吏以应孙守法。孟乔芳呼救于山西，兵将至，知礼使人伪操羊酒迎之，尽杀其卒。寻俱破灭。

总兵贺珍起兵汉中，屡与闯、献诸贼角。又拒孟乔芳兵，与贺宏器、李明

贤结；两人亦起兵者。俄，败于鸡头关，又败于阶州、成州；宏器、明贤皆战死。珍尝及李遥等攻蒲州、同州，皆下之；进掠紫泉诸邑，与孙守法攻西安。既而败于濠泗，南入郟阳，结石梁山众，及穆天相、王国贤、朱国珍、李世英、李应全窥兴安，为降将任珍败于白土关。珍入竹溪，依山立寨；任珍来攻，国珍、世英以战死。珍及天相攻竹山不胜，遇伏于黄泥沟；应全被擒。石梁旋没，国贤亦死。珍屯川北，渡涪而南；以李赤心至，复屯川北，与川中诸镇错，其众数万。已而病卒。天相匿山谷，为其党俞尚志所杀，以其首降。

诸将刘文炳、郭金镇、黄英、焦容、仇容皆起兵应武大定于固原；既而皆没。大定虽与贺珍齐名，授伯爵；忍而好杀，入川后比于袁韬，降于孙可望，斥之。

参将王永强起兵于延安，尽下同官、绥德、临漳，执降臣王永忠、靖边道夏时贤，皆杀之。进窥西安，降臣李国翰败永强兵，降将李思忠又败之；蒲城、延安、绥德先后没。蓝基等叛降，永强败死。

都司刘登楼、任一贵起兵于榆林，东应王永强，尽下榆林十八营堡。吴三桂使南一魁来攻，登楼守杨方坪，战败；其部将杨虎被杀。又陷镇靖堡，一贵奔定边，入谢汝贵军；榆林东西堡寨皆没，登楼为降将刘名芳所杀。定边破，一贵亦被杀。

贡生温元春、诸生杜桂枝、金章、王汝盘、监生郭梁起兵于安定。元春诸人闻京师陷，各散家财倡义；皆殉节死。

义士谢汝贵起兵于定边，亦应王永强；而与刘登楼、任一贵相结。一贵来奔，汝贵与共守。南一魁围之，齐进才叛，杀汝贵以降。其部戴治民诸人，皆被执死（汝贵官阶不可考）。

又花马池人周四及宁夏神木、靖边皆起义兵，东结孙守法、王永强、贺珍、武大定等。边隅文献尤苦无征，故其状不可考。

回人丁国栋、米喇印起兵兰州，奉延长王朱识■〈金穿〉复为明；遂下岷州、洮州、河州，至于巩昌。孟乔芳使降将赵光瑞、马宁趋巩昌，喇印、国栋与战广武坡，败绩；解围，屯内官营。乔芳分兵追之，使张勇攻马韩山、光瑞攻梅川；喇印军又败，丁光射被擒。乔芳兵趣内官，岷、洮、河三州皆败；喇印等退守兰州。乔芳与额色攻之，国栋、喇印称受抚；甫二月，复攻甘州陷之，执降臣巡抚张文衡、西宁道林维道、参议张鸿翼、总兵刘良臣、副将毛镛、潘云鹏，皆杀之。乔芳与傅喀禅、罗毕太及降将齐升等合攻之不能下，乃作重围，深沟高垒以困之；国栋、喇印固守。既而食尽，溃围走；乔芳追之，喇印至水泉被杀。国栋再结缠首之回王伦泰等攻肃州，陷之；大掠武威、张掖、酒泉地。张勇、马宁攻肃州，陷之；国栋、伦泰皆被执，死。延长王被执于马家

坪，死。

总兵官刘洪起起兵南阳。洪起当流贼乱，即与弟洪道、洪勋、洪礼结寨自守，屡创贼。夜使人入贼屯，取其马；贼惮之，呼为「刘扁头」。自成饵以将军印，不受；及李际遇等降自成，洪起独不可。留洪超、洪道守营，己则一日夜走七百里，求救于左良玉；棘入于足，皆不知。又破老■〈豸回〉■〈豸回〉于西平，复汝州；土寇皆归之，众几十万。缚自成党金有章、邓珪，磔于市；卢九德以闻。旋入杞县，大破贼；巡按陈潜夫请畀以挂印总兵，不听（见前）。及多铎兵益南，始命以总兵官，提督河南；己无及矣。洪起旋败于平头寨，和洛辉急攻之，洪起中流矢卒；南都没数月矣。中州义旅，惟洪起始终不二云。

甘肃巡抚杨汝经起兵林县。汝经之官次林县，闻北都陷，帅壮士讨杀伪官，为贼所害。既而，盛时隆及申吉、白维屏、游击黄承国、都司李定国、马国桢、归德知府桑开第、举人丁魁南、郭旷、余正声皆以兵擒伪管河同知陈奇等（见前）。抚按以告，南都惟议守江，略不之重；虚徇故事，除抚按文武官。又使越其杰等败之（见前）。时隆等后事不可考。

义士某起兵于长葛，执伪官，复为明。副将刘铉等以告：『中州固多堡寨，陈潜夫用之，郡邑多复。李自成闻之惧，使其党伪制将军李岩往镇之；己而杀岩，己亦旋败，遁入陕，无或据河南意。小袁子辈扰傲河北，非巨众；得重兵、贤帅莅之，中州坐定；并河北三府以障开封、洛阳者，何不可图！君臣玩愒，史可法又不能立进。诸堡寨豪虽封爵受官，遍列南北；豪格等至则迎降，或于降后更应童子试，觅举求官，归旗籍。抗身死事者，舍刘洪起、杨汝经，反寂寂也』。

兵部尚书史可法起兵南都，时四月戊午朔也。可法与户部尚书高宏图、工部尚书程注、都察院左都御史张慎言、兵部侍郎吕大器、翰林院侍读姜曰广、太常寺卿何瑞征、鸿胪寺卿朱之澄、太常寺丞姚思孝、给事中罗万象、河南道御史郭维经、山东道御史陈良弼、广东道御史周元泰、山西道御史米寿图、陕西道御史王孙蕃、四川道御史朱国昌，誓告天地，驰檄勤王；略言『譬以同舟之谊，但凡千八百国，畴非王臣？揆诸恤纬之心，不至二十四城，决无勇子』！可法督师至浦口，闻北都陷，痛哭触柱，流血至踵。议急趋决战，诸臣请先立君，乃还；诸人亦多抗节者。

副将钱国华、诸生谢琢起兵溧阳，将取饷于富者；琢不可，毁家应之，不继而溃。被执，使自赎；曰：『我大明诸生，岂以货活哉』？乃饮刃死。国华遥奉瑞昌王为主；兵败，至对埠被杀。

乐安王谊石、瑞昌王谊渤起兵句容，分屯溧阳、金坛诸乡。义民杨三贵、

王明生、谢宏之、姜云甫皆誓众起，王使结之；遂合兵三路，袭江宁。居民万华德、郭世威五十余人将与合，为奸僧泄其计；洪承畴尽捕斩之。谊石兵至，劲骑突之；追至摄山，死者甚众。王走镇江，马得功迹之五条巷，及其经略韦尔韬、总兵杨贵、谢含章皆死。王弟谊臣及瑞昌王部赵正走宿松，被获；承畴复杀之。乐安王亦死。

何成吾、何鸣吾者，兄弟也；家句容。张家玉言之隆武帝，以为奇才，乃心明室；且其居逼近京邑，可以观隙。使诸生戴明恩授成吾为总兵、鸣吾副将，与金声相犄角，取南京。降敕从吾曰：『兵行无妄杀！有发为顺民，无发为难民。此十字，切识之』。故句容知县宗室朱议澐固识于隆武帝，敕议澐曰：『朕自许忠孝，为法受过；今为祖宗复仇，有进无退。宗卿，朕犹子行也；其克悉朕心，出险亨屯，助朕以助祖宗。于乎！钦哉，高庙亦孚佑尔于无穷』。议澐、成吾等结七十二村，聚众八千。卒散没。

义士某某起兵于淮安。巡抚路振飞用之，缘淮上下数十里，旌旗钲鼓日夕相望；溃兵不敢逼。俄，振飞以丧去，田仰代之；义兵多叛。刘泽清穴淮安，复尽散之；收其骁悍者入己军，反以恣乱。故淮安义旅无闻矣。

都司官酆某、诸生司石盘起兵于盐城，被执至淮安，挺立不跪。酆欲脱石盘，曰：『此儒生，吾强之为书记耳』。石盘呼曰：『公何悖乎！吾实首事，奈何讳之』？下狱六十余日，狂歌痛饮，誓不绝口；与酆皆死。

义士王翹林、繆鼎吉、鼎言起兵于淮上。时宗室新昌王居云台，翹林奉之；攻盐城、兴化，拔之。鼎吉与其弟鼎言以众应，骁锐甚。攻兵至，鼎言持长矛掠阵，杀伤甚众；被丛射死。鼎吉复攻城，屡斩获；兵攻其垒，不能动，转战既久，饥而被执。或爱其勇，欲降之，不可；乃死。监国鲁王赠参将。王及翹林被执死。

益王宗人某起兵于庙湾。宗人失其名，奉隆武帝以号召，自称督帅史可法，有舟数百，乘间攻淮安；至车桥，库礼及降臣杨声远败之。进攻庙湾，宗人兵溃，其将周文山与入海。已夜袭淮安，入其城，为库礼所拒，败去；久之，乃没。宗室朱■〈山上仍下〉未知所属，为声远所获；及其子■〈木上〈卤，攵代×〉下〉，皆死之。

诸生张明圣起兵于兴化。与其事者，十有四人，皆同志也；事败，死之。

义士赵云起兵于如皋，战于■〈彳义〉河洋庄，皆败；云遂死之。

故督师幕客厉昭伯起兵于无为州。昭伯入大学士史可法幕，貌又类甚；督师亡，昭伯得走，募亡命数百人，破无为州及巢县。既而兵败被执，死之。

杜阳王某起兵于和州、庐州间。洪承畴使吴兆胜攻之，王被杀。

石城王统錡、兵部尚书周损、安庆知府傅梦鼎、潜山典史傅谦之起兵飞旗

寨（六安治也）。王既起兵，损自闽还，遂及从子羽仪以卒数百、马千匹至。梦鼎当安庆没，走潜山，即起兵于皖涧；闻王立，以众会之。谦之亦至，鄱阳诸生桂蟾又自淮安至；故公安贡生某亦至，所谓义堂和尚也。相与戴王图恢复。洪承畴闻之，使降将马化豹、卜从善分道攻之；统锜战败死，诸人亦败没。

樊山王常■〈《上水下》〉起兵英山。王，樊山王翊■〈低，金代仁〉子也。张献忠陷襄阳，王得免。至是，还蕲州，与英山男子王六姐同起兵于斗方砦；外接潜山、太湖司空砦，众筑垒居之。承畴使马进忠攻之，王及石应璧五人皆被执；承畴尽杀之。

故涪川知县王■〈火鼎〉起兵于六安州。■〈火鼎〉及曹允昌起兵破庐州，不守；与侯应龙、张容图、杨国士诸军攻霍山不下，西入楚境，用兵蕲、黄之间，其锋甚锐。隆武、永历皆嘉之，自知县晋至兵部尚书，总督凤阳义旅；攻于潜山、战于太湖，杀伤必相当。转斗五年，始被执；俘至江宁，不屈而死。盖义师之最久者。

义士冯宏图、侯应龙、张容图、杨国士起兵于霍山。宏图倡言史可法实未死，众信之；集兵数千，攻英山、霍山、六安，皆下之。寻为吴兆胜所破，宏图死之。应龙纠众及万，铸「义胜将军」印佩之；合王■〈火鼎〉军攻英山不克，返取舒城、潜江。复自刘家园攻狮子寨及南关，拔之；屯于管家渡，又屯于将军寨。承畴以兵攻之，寨破；及容图、国士皆被执，死。

无为吴光宁、巢县叶士章、和州戴移孝各谋内应。事泄，光宁、士章皆死（移孝事详下）。

时英山、霍山、舒城、潜山、太湖、凤阳及于河南之光固、湖北之罗田，义师堡寨不胜数。其著者，浮山、张山、横山、飞旗山、女儿山等寨凡四十八所，是以有洞主、寨主之名；惜其事不尽详。及张煌言入长江，庐、和、滁、六安之间义兵堡寨犹不忘明；故使魏耕入英、霍图纠集，距南都亡十年矣。故皖北义师，埒于江、浙也。

义士徐淮起兵当涂，屯于山中。闻吴汉超在华阳，往为部署。攻句容诸县，皆下之。后败没。

举人吴应箕起兵池州。应箕素义愤；闻义兵起，书其壁：『韩亡子房奋，帝秦鲁连耻』！大募士卒，攻县城，不克。同事者亡去，应箕独以计复建德、东流，与徽州应；金声承制，以为池州推官，监纪军务。及声败，应箕方治兵泥湾，飞檄诋丑洪承畴；以兵击之，走山中。被获，辄居上座；众亦义之，不加害。将戮于市，曰：『此非死所』。至松林，曰：『可矣』。小卒拟以刀，叱曰：『吾头岂汝可断耶』？顾降将黄某曰：『以此烦公；无去吾冠，将以就先人于地下也』。被刑处，血渍不衰；首入国门，三日如生。

故知州庞昌允起兵青阳。昌允，四川西充人；南京没，弃官隐九华，与邑人孙象壮谋起兵。事泄，被执；至五溪桥，扃户卧。明日呼之，则已死矣。

时东流、石埭、建德间义兵极众，寻俱败死。

诸生吴源长、都司方明起兵广德州。源长以太学生举兵梭子山，民人裘君量等破家资之，攻拔广德；至湖州战败，俱死。明，故屯田都司，与吴兴豪杰起兵，据广德州。宗室朱盛浓自金陵至，明戴之，号召远近；连破孝丰、临安、宁国诸邑，军声大振。隆武帝进盛浓王爵，擢方明等职。张天禄自徽州至，明不能御，走浙江；王之将佐悉败死。有潘文焕者，匿王茅山；久之，为曲喜正所泄，王被执，死。逮及文焕，顾喜正曰：『我死何足惜！然王一日在，人心犹未散。鼠子败吾事』！奋起批之。其子哭，文焕曰：『我死忠、汝死孝，传之后世，有述焉；不然，一老氓耳』。械至南京，洪承畴欲降之，不可；乃杀之。其女闻之，亦不食死。明还长兴，为郭虎所执；杀之。

诸生吴汉超、故职方主事尹民兴、诸生赵浣初及某起兵泾县。浣初，泾人。汉超，当北都亡，即与其友汤廷铉起兵赴难。宏光帝立，乃止。及南都没，慨然曰：『天下事遂已乎』？谋守宁国，无应者；乃入泾，与民兴军相合。洪承畴兵攻之，民兴多谋、汉超善战，炮矢所及，杀伤甚众；攻者谓其役不下于江阴。既而城破，浣初被杀，民兴走入闽。汉超入华阳山，合邱德祖、麻三衡溃卒以守。当涂徐淮耳其名，往为部署，攻句容、溧水及溧阳、太平，皆下。汉超曰：『我兵少，聚而城守，其何以战？宜四出以误之。此伍员所以疲楚也』。以故攻城皆不守。已袭宁国，缘城夜入，为降臣王家梁所溃；汉超走免。执俘询之，乃知主兵为汉超。以兵围其室，曰：『不出则族』！汉超已去，惧执其母，挺身入；曰：『首事者，我也。何不杀为』！临刑，不屈膝；剖其腹，胆长三寸。妻戚氏及妾痛之，陨楼而死。诸生某失其名，复以兵攻泾县，不克而死。

高安王常淇、故山东巡抚邱德祖、举人钱文龙、诸生麻三衡、沈寿堯、吴太平等起兵宁国。江于东、许文玠奉王攻婺源，屯于小坑，为攻兵所击；王入严杭山，卜从善攻之，王及于东、文玠皆被执，洪承畴斩之。德祖，四川人；避乱皖南。闻金声起义，及钱文龙、麻三衡、沈寿堯以兵应。德祖军华阳岭、三衡屯稽亭，约诸部颜苗、王一衡、金经、万日吉攻郡城（皆起兵者也），不克；寿堯战死。德祖保寨守，卜从善破之；执德祖及其子送南京，洪承畴皆磔之。事闻，赠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。三衡攻诗酒、习武技，每战摧锋，匹马舞刀，当者辟易。以众寡不敌，被执；赋绝命诗，死。其六家者，诸生吴太平、阮恒、阮善长、刘鼎甲、胡天球、冯百家；并三衡军，所谓七家军也。亦皆败死。

右都御史金声、主事江天乙、推官温璜起兵徽州。声闻池州没，偕其门生江天乙，以闰六月朔，奉太祖高皇帝像，集士民痛哭起兵；谓天乙曰：『徽州险阻，独绩溪平坦，当孔道；宜严守』。乃以重兵扼丛山关，自当之；其六岭，守以十三副将，诸生项远、洪士魁等助之。推官温璜当官吏溃散，叹曰：『城无主，民且自屠』。尽摄其印，集士民慰谕之。及声起，转饷不绝，泾县、宁国皆响应。声使通表闽中，隆武帝授声右都御史、兵部侍郎，总督南直军务；天乙赞画军事。声布明诏，号召远近。拔旌德、宁国，守之。洪承畴使叶臣、张天禄来攻，声御之关外；大小十三战，杀伤相当。时上下江义师数十万，陆师整者惟声及江阴阎应元。既而粮匮，宁国义军亦尽。天禄以兵缀声，别购土人自新岭间道入；守者遂溃。声保绩溪，相持数月。降臣黄澍伪称援兵至，声以其冠发如故，纳之；澍遂执声去，天乙从之。声曰：『尔有祖母，可无死』！天乙曰：『安有同起而不同死者乎』！拜其家庙，呼于途曰：『我金翰林参军也』。声至南京，馆之有加礼。声呼洪承畴曰：『岂有受恩如尔而忍降者』！天乙朗诵庄烈帝祭文以辱之。多铎绝重声，承畴承其旨，讽使为僧；声曰：『何以为忠臣』！承畴曰：『火性未除』。乃杀之。临刑，复使人与耳语。天乙大呼曰：『流芳百世、遗臭万年，此一息也』！刑者怒，断其舌；骂益厉，遂死。声弟经及总兵范云龙守旌德，亦死。声之死也，仅截其喉；僧海明敛其尸，守者呵之，不为动，卒载之归。贾客萧伦，闽人也；泣曰：『此棺恶，不足以奉公』；以所藏百金之棺改敛之。于是天乙之弟江孟卿、吴国楨、陈际遇、万全、余元英、陈有英皆死。璜守徽州府，黄澍复诱其众叛之。璜走村舍，刃其长女；语妻茅氏偕死。茅取幼子匿之，乃振衣卧，璜刃其喉；俄曰：『未也』。再刃乃绝。璜刃不殊，绝粒五日，以手自抉其创死。

黄赓者，州之武解元也；运铁鞭重数十斤。率乡民十九战，皆捷。尝被围，鞭折，策马马跪；赓怒，杀马步斗，杀一人以出。后为僧。

崇阳王某、诸生项远、洪士魁、副将罗腾蛟、闵士英、洪以玉起兵于歙县。崇阳攻歙城不克，及闵士英、郑鸿远皆被执，死。远四人，亦先后死。

同知林佳鼎起兵婺源。与金声不合，别属黄道周。后死粤难。

义士赵立言起兵休宁。战败，以余军栖山中，约李国楹共取江山。元日，立言以三百人入江山城；国楹失期不至，江西兵至，立言独战杀数十人，马蹶堕水死。其子楨恨国楹，将往手刃之；被执而死。

总兵李某、诸生顾杲、张文龙、布衣王谋、故曹州知州巢之梁及朱某起兵常州，诸生吴福之、任邃源、徐安远与李应。邃源出入义兵间，叹曰：『尽儿戏者』！然不肯去。李及洪承畴部战，累三月乃溃，自刎以死。福之书其襟曰：『我生不辰，罹此兵燹；从李勤王，誓死不二。再举再克，全军失利；公既

成仁，我亦取义。不揣小子，敢附斯义』。自沉于湖死。福之，吴锺峦之子也；锺峦从王舟山，福之抗节江上，盖一门忠义云。邃源被执，不跪；语溧阳令曰：『若非明臣乎？见我不愧而辱我乎！请速死』。遂杀之。安远，武进人；亦不屈死。妻杨氏、妾蕙香殉之。诸生顾杲，无锡人；实故光禄寺卿宪成之犹子，又为「留都防乱揭」者也。方起兵，奸人王如玉、顾君起方抱民册降，杲见，使执之；二人急反，呼砂山人曰：『此贼也，速杀之』！杲仓卒不得明，遂死。砂山人大悔，立祠祀之。张龙文，亦郡人；亦起兵谋取州城，败死。王谋，亦郡人；精卜筮。谋起兵，筮之不吉；再筮，益凶，投其蓍出。呼兵攻州城，以苇火之，垂克矣；守者曰：『此乡团耳』。斩一人首，掷空中；乡兵皆溃。谋被执，自称「前锋」；严鞫之，则大骂，下狱。久之，狱囚尽逸，谋独不去，遂死之。梁，亦郡人；归里起兵，父子皆死。朱某亦死。

中书舍人卢象观起兵宜兴。象观起甲科；武健，有材力。南都没，遇宗室王盛沥于西湖，相持入于忠肃公庙恸哭起兵。还居茅山，句容、溧水之间皆响应；以故将陈坦公为帅。进攻宜兴，独以三十骑入；坦公大惊，驰救之。象观方被围曲巷中，额中二矢，搏斗甚急；坦公大呼，掖之出，乘以己马，步斗以拒追者。止于桥上，连杀数人，众莫敢逼；绕道袭之，坦公战死。

象观复合乐安王攻江宁。有朱君兆者，奇士也；语象观曰：『金陵城大难攻，守者又四屯，我军危矣；请入城结内应，以火为期』。使僧往定约；僧告洪承畴，举火诳之。象观军至神策门，骑兵突出，义兵败绩；象观、盛沥匿水窦中免。还至宜兴，收散军，稍稍振；攻溧阳，不克。王就方明于广德州。象观入太湖依王期升；曰：『宜兴不足为，不若取湖州』。及葛麟败，象观断维曰：『誓死于此』。攻者既逼，象观起拜其卒曰：『吾兄弟受恩无以报，空烦公等，死有余责』。遽跃入水。其众援之；曰：『爱我者，不如成我义也』。因自沉。总兵毛重泰等皆死。

象观兄象升，战死真定；弟象晋，以国变，去为僧。从弟象同及诸子侄，先后死者以百计。盖合门殉国矣。

典史陈明遇、主簿阎应元、诸生许大用、黄毓祺等起兵江阴。降人方某来知江阴县，促民去发；大用呼于明伦堂：『头可断，发不可去』！相与设太祖位，恸哭起兵，远近相应；执方囚之，杀降将陈端之。推明遇城守、邵康公为将、黄明制弓弩；赦陈端之子，使作火药。降盗王良以众至，尽杀之。降将李成栋至，康公战却，乡兵遂溃；召砂兵击之，亦溃。

明遇乃举应元曰：『阎公智勇，我不如也』。驰骑迎之。应元与约曰：『今日之事，非有所强。若听吾令，则可；不然，不能』。则皆诺，以家丁四十人入。问饷，有徽人陈璧请献三万六千金；问军实，曰：『兵备所制者固在』

。发之，得大炮佛狼机及铅弹千、火药三百瓮。乃葺闾堞，分门守。居恒人一堞，攻则倍之。户举一丁任战守，妇女细弱馈之，日夕而代。十堞一小旗，銃一；百堞一大旗，銃、砖石、瓦木如数积。使瞽者坏墙署以供用，置饭槃中以御风，熟油与屙以投敌。使号于城曰：『输不必金，刍粟、锅焦皆可也；人不可叛，身家、忠义在是也』。成栋登君山，飞矢雨射；守者戴釜笠以御之；兵拥牛皮棺船至，炮石碎之。夜缒壮士，顺风纵火，鼓噪助之；成栋兵自相践，乃作长围锢之。当是时，满洲兵所过无不下，惟江阴善守，攻者惮之。明遇、应元亦竭力，入夜自巡徼，人寂无声，隳者贯其耳。墙坏于炮；则维铁门实泥石于棺就筑之；朝崩而夕就。尝出新意，作铁椎系长绳以外击，及数十步。间投木銃，诱之来取；机发，皆射死。矢尽，束藁于堞，金鼓震之；成栋兵竞出射，乃得数十万矢。有将勇甚，披甲持矛毁堞上；守者无计。一小儿教刺其目，斩之；求其尸，不许；设醮祀之。红箭衣者六人出拜跪，尽炮杀之。俗讹为三王八将也。

降将刘良佐亦至，招应元降；叱曰：『我虬虱官，犹不忘国。若厚受朝廷恩，而反戈逼，有人心乎』？良佐不能对。射书入城，诸生王华报之曰：『江阴，礼让之邦也；岂好乱乎！今请以苏、杭为率；苏、杭不下，虽百万临城，不能苟免也』。及松江破，成栋逼黄蜚、吴志葵来招降；应元叱曰：『若不斩将搴旗，死亦晚矣！何喋喋为』？应元令严，犯者不少贷；赏必逾格。有伤者，自为裹之；死则酬酒哭。明遇宽厚，毁家纾难；尤善抚循，往往流涕相劳苦。故虽危，而人乐死。然攻兵益集，而江阴无或援，人亦知亡矣。

八月望，给诸人钱，分曹携酒就堞饮。许大用为乐府「五更曲」，曼声歌之，闻者泣下。俄，博托军至，发巨炮，崩城数十丈；守者遂溃。明遇力战，被杀；手握刀，植立不仆。家众皆自焚死。应元巷战，所过披靡，夺门以出；投于河，陆正先拯之，被执。刘良佐持之泣，应元曰：『死尔！何泣为』？拥见博托，亦不屈；夜杀之栖霞寺（或曰自杀于顾振东所）。正先亦死。

训导潘文先家居，城陷而死。冯厚敦及妻妹，皆死。主事沈鼎科，尽室死。中书舍人戚勋及妻子媳女，北面再拜，自缢死。武进举人夏维新、诸生王华、吕九韶数十人，自刎死。周德，先数日驱妻子自焚死。许大用，亦尽室自焚死。诸生薛某，继周之子也；亦死。博托屠江阴，死者数万，无一降者。

贡生黄毓祺、弟毓初、门生徐趋方起兵行塘，与城中应；城破，亡去。监国鲁王以毓祺为兵部尚书；隆武帝以为浙、直军门，得署官属。毓祺伪为卜者，与常熟武举许应达、通州薛继周偕居；人见来者礼之如大帅，则疑甚。又使徐摩以巡抚印檄责钱谦益，使输金；谦益不予。江纯一谓：『摩必厚获归，发之当大得』。遂以告，应达、继周皆被杀；所谓故敕之狱也。毓祺索笔书：『

道重君亲，教先忠孝；逃禅已久，岂有宦情？义愤激中，不能自己』！又为「小游仙草」，语多讥刺。将刑，门生邵大临以告；命取衾衣自敛，跌坐而死。大临亦去为黄冠。

是役也，士民多死，谦益哀贿刑官，免。趋寻阊城无备，复帅王春等十四人来袭。被执，见知县刘景倬不跪，叱为降臣；景倬好语之，复斥其罪曰：『汝以进士官两司，降而为令，犹曰不得已；天壤甚宽，何至含羞苟活、贻玷青史哉』？明年，戮死；十四人亦死。

毓祺子大湛、大洪，当毓祺远匿时，兄弟争死，各配隶功臣家；众以金赎之，教授以终。

有归姜者，不知何许人；入城，自掷死。周相公者，通州诸生也；与毓祺同执至南京，死。

隆武帝闻之，语人曰：『我子孙遇江阴人，虽三尺童子，亦当加敬也』。

诸生王圣风、徐珩起兵于吴县。北都甫陷，圣风、珩相率起兵。宏光嗣立，下诏禁草泽勤王，圣风等皆罢。

贡生朱集璜、参将陈宏勋、游击孙志伊、知县杨永言、举人周宝瑜、贡生陈大任、诸生吴其沆、陶斌、归庄、顾炎武起兵昆山。典史阎茂才降，集璜及宝瑜、斌、大任斩之，迎故总兵王佐才为帅。马喇希恩格围攻之，佐才死（详下）；集璜被执，大骂，与门生孙道民、张谦抗节死。宝瑜及妻及诸子朝矿、矿妻王氏，皆不屈死。大任首倡迎佐才，捐己室为帅府；事败，及妻张氏、子思翰皆死。斌居鸡鸣塘，率乡兵入援不及，自缢死。

宏勋、志伊、永年、其沆、庄、炎武，各以壮士数百人传檄起兵，别奉故抚王永祚主军事，而与集璜兵相应。宏勋以舟师战，志伊阵死，宏勋后亦死；永言去为僧，卒于云南；其沆战死，庄亦为僧。炎武得脱，以母在不死。其母实以贞烈荷旌表，曰：『吾虽妇人，受国恩矣』。卒死之，而戒子孙毋事二姓；故炎武终身不肯仕。

其以守御死者，苏达道、庄万桂、陆世钥、陆云将、归之甲、周复培、陆彦冲、徐名洛、徐澥、王其中、吴行贞十余人。彦冲以代父死；沈宪征、朱国试以救母死。而故将王扬者，年七十矣；奋兵死斗，力竭而死。贡生陶某方以乡兵至；闻城破，曰：『集璜死矣，吾后之乎』！归而自缢。编修朱天麟亦起兵，后为永历帝相；皆昆山人也。

总兵王佐才起兵福山，值朱集璜请为帅，入守昆山。李成栋来攻，佐才使孙志伊击之，力战而死。成栋以炮裂西门入，佐才令启门纵居人出，冠带坐堂上；兵至，死之，阖室皆殉。

中山王徐宏基起兵吴江。宏基与立福王而嫉马士英，避地吴江袁士奇家

；使其子袭爵。南都没，众劝匡复；树旗召募，得数千人。以索饷故，陆醇儒愤之，结溃将田胜嘉攻士奇室，尽杀之；弘基夺门出。将走分湖之叶氏，叶氏缚之舁醇儒，攒槊杀之。子文爵，年十五；登屋四射，连杀三人，乃死。胜嘉更嫉袁氏、徐氏及缙绅之避兵者，沉其尸于湖。永历中，赐宏基谥「壮武」。

从子仁寿与起兵，后从鲁王，封定江伯，扈王入海。寻从张名振攻崇明，战死。

左通政司候峒曾、进士黄淳耀、义士许士龙起兵嘉定。李成栋入嘉定，大肆淫掠，逼人去发。士龙首困其孥于新泾，斩其部梁得胜，获级八十四；龙亦战死。成栋泣且惧，夜不敢寝；使其弟以骁骑四十告急于娄东，乡兵截之仓桥镇，杀几尽。其脱归者泣曰：『吾徒高镇之健卒也！何物嘉定人？杀我副将六！几日无救，生路绝矣』。然乡兵皆乌合，成栋骑卒射之，溃。成栋攻罗店镇，陷之。城中少年，亦杀降校须征明。

淳耀方谋起义兵，闻之，曰：『今同骑虎，无主必乱』。使迎峒曾入，分门设守，以原任儒学霍达知县事。兵饷皆缺，徒以忠义相磨激；东至吴淞、西及太仓，皆响应。成栋大修攻具，淳耀、峒曾乞师于吴志葵。守备蔡乔以羸卒至，淳耀疑之，弗纳；明日，战尽溃，惟乔特健，挺身决斗，被围数重，义兵徐福援之，皆死。淳耀、峒曾望之泣，亟发巨炮杀二人。成栋焚新泾、破娄塘，通道太仓。淳耀、峒曾会乡兵于砖桥，众至十万，拥逼有声，众知非策。成栋分击之，自相践踏。诸生杭文若驰之，杀数人，死。诸生徐文蔚，亦力战死，乡兵尽溃。成栋檄降，不听；惟运砖石誓城守。炮矢雨击，不少避。成栋为鳌翻，诸生马调元却之。已阳攻东关，而斩水门入，亦为守者所拒。大雨城溃，以木支之。明日益溃，守者立霖中，目且涸，乃稍稍去。诸生谕之不止，成栋兵遂入。峒曾巷战，众拥之去；叹曰：『城亡与亡，痛罔此民耳』！挥其子元禄、元洪走。两人固首谋起兵者，不从；叱之，乃恸哭，相抱入水死。峒曾自溺，使人按之。成栋兵至，斩其首，悬之；须发皆溃，生气犹赫。诸生金某匿而葬之。淳耀闻城破，语其弟渊耀曰：『吾了纱帽事』。渊耀曰：『吾亦了秀才事』。与缙寺中；题曰：『读书寡益，学道无成；耿耿不寐，此心而已』。

。举人张锡眉，预书于裙曰：『我生不辰，侨寓兹里；路远宗亲，渺隔同气。城亡与亡，死亦为义。后之君子，不我遐弃』！驱家人，同溺死。教谕龚用圆与其兄用广、弟用厚曰：『祖宗清白，历三世矣。今日图存，何面目见于地下』？相携溺死。乡绅李廉、贡生王云程、诸生马调元、唐全昌、夏云蛟，皆死。唐培，率乡兵巷战死。朱霞，被创死。唐景耀，大书白牌谕李成栋，被磔死。

成栋屠嘉定。寻以降将徐元吉言，欲再屠之；义民刘敖、王襄椎牛起誓，不反顾，杀骁将于薛市门。成栋夜袭，破之。义民孙小溪守南桥，父子皆死。诸生朱宗恂，以护发，梟示于东门。娄复文被缚，并妻子及娣及外甥皆死。

诸生王湛起兵太仓。湛，故大姓；闻剃发令，语其兄淳曰：『誓与存亡可也』。招里人，陈说大义，至于泣下；众曰：『公将若何』？湛曰：『守吏劫吾民，以兵逐之，无不破者』。少年从之数百人，湛及魏虎臣、蔡仲昭督攻城；守者曰：『此乌合』。炮击之，众皆伏。昭曰：『知兵者禁城中举火，断内应』。相持数日，湛复攻之，呼噪欲上。及半饥疲，解衣少憩；骑兵突出，遂大溃。湛兄淳赴水死，湛斫一骑，未及。虎臣、仲昭皆死。

诸生项志宁及某某起兵常熟。推原任知州严栻任城守；俄，总兵何沂奉宗室王某至，栻即遁去。成栋兵至，沂亦遁去。某某犹力战于华荡，亲事矢石，卒败尽；志宁方食饼，堕地扼吭而死。

吏部郎中钱榘起兵于震泽。榘，大学士士升子也；屠象美起兵，榘毁家犒其士。象美死，榘复集兵起。李成栋来攻，榘与战，亲身搏斗，退至震泽之东。兵反战，射中榘喉，坠水死。

同时死者，前辽东守备项嘉谟及妾、二子，赴天星河死。诸生张翊振，衣冠南面而坐，大骂死。钱应镫，坚不去发死。钱澄之妻方氏，抱幼女自沉死。

松江知府陈亨、礼部侍郎徐人龙、主事雷演祚起兵松江。北都急，南京诸臣议勤王，人龙即传檄起兵。宏光帝立，禁诸义旅。人龙乃罢，演祚亦以诏罢；演祚且死于马、阮（见前）。亨闻赧帝立，即议兵食、募士卒，使之入卫；亦以诏罢。

故两广总督沈犹龙起兵华亭。时苏、常溃，吴志葵走太湖，黄蜚与合。招抚令至，世袭指挥常某降，大括财物；郡人杀之，推犹龙起兵。乃与中书舍人李待问、故罗源知县章简募兵城守，结蜚、志葵于春申浦。潮落风烈，火矢射之，数百艘力烬，举人傅凝之死之；遂围城。降人董廷对将内应，郡人磔之。勒克德浑使其军伪张黄蜚帜，犹龙纳之；遽露辫发，守者惊溃，犹龙中流矢死。待问守东门、简守南门，皆死。

教谕睦永明题诗明伦堂，自缢死。尚宝寺丞徐念祖及妻张氏、陆氏，皆自缢死。诸生戴泓，赴水死。衣工陆厚元，积薪与妻及子女皆自焚死。

给事中陈子龙、主事夏允彝起兵于其乡。子龙闻北都急，与中书舍人宋征璧召募勤王。宏光帝立，子龙劝亲征。以水师不足恃，与松江知县钱世贵、在籍主事何刚、举人徐孚远、李素、廩生张密分司措饷、召募，得沙船二十有五、材官水卒千余人；又使中书舍人董庭、都司李时举、诸生唐侯为火药甲裳；驰疏以告。及朝事日非，抗疏求去。

松江既陷，允彝徘徊乡邑，欲有为。先投书安抚使，言金立张邦昌、刘豫及元官东南者之状，请以淮为界存明祀，岁输金币；不报。子龙设太祖高皇帝像，慷慨誓师，自称监军；允彝与合。闻吴志葵在太湖，往结之；使以舟师取苏州。以子龙及巡抚王尔瑞、兵备道李向中联浙东并力守，别约张士仪、荆本彻于海口，合句容、溧水、溧阳、宜兴兵攻南京。驰檄九江、江北诸降将，使反正；期克苏州，则大举。志葵攻盘门，败绩；其众欲散，允彝拜之，乃少止。

既而尽溃，子龙以祖母故，匿山中。允彝走免；有劝入闽中者，曰：『我昔吏闽，八郡戴我；往图再举，善矣。然一不当，遯而求生，何以信后？不如死也』。闻黄道周、徐汧皆死，欲自缢。兄使为僧；曰：『是求活耳』。作绝命词，自沉；尸浮而出，衣带弗濡。越三日，监国鲁王以翰林学士诏至，则既敛矣；使者哭而去。

子龙寻及戴之隽、杨廷枢说吴兆胜使反正；事泄，诸生夏之旭奔告子龙，使走嘉定，匿于侯岐曾家。己之顾咸正所；捕者知之，以兵围咸正家，执子龙去，亦执岐曾。子龙入水死，犹戮其尸。其祖母及母，自沉死。其子五岁，亦坐死。

廷枢入邓尉山中，以遥应监国鲁王于海中，授翰林兼兵科给事中；亦被执。有欲生之者，使去发；曰：『斫头事小，薙发事大也』！乃拥出！廷枢题书血衣及诗二章与其孤，首曰：『苏州有明遗士杨廷枢』云云。临刑曰：『生为大明人』，刑者急斩之；首堕而呼曰：『死为大明鬼』。闻者骇愕。妻费氏、女观慧适张氏，皆先死。之隽被逮，慨然曰：『吾素慕文信国之为人』！慷慨而死。

之旭，允彝兄也；自缢于文庙颜子旁。咸正及子天逵、天遴，皆被逮；责洪承畴曰：『汝知洪承畴、史可法存乎、死乎』？父子皆被杀。允彝子完淳，年十二；拟庾信「大哀赋」，词藻横逸。时方拜疏通海中，以子龙故，下狱；赋绝命诗遗母及妇。临刑，神色不变；年纔十八云。岐曾，峒曾弟；徐尔谷，石麒麟之子；钱柎，榑之从兄；皆与斯役者。并被执，无挠词死。尔谷妻孙氏、柎妻徐氏，殉之。岐曾二子及妻、妾皆死；其仆俞儿、朱三、鲍超、陆二、李爱五人，亦死。盖合门殉义云。之隽及中书殷之辂、张宽十余人，亦以是狱死。

指挥侯承祖、总兵李君禧、诸生熊飞远起兵金山。承祖闻松江兵起，往请之；吴志葵恃之，恚曰：『郡城由总兵，承祖自与金山存亡耳』。归，集众守。及志葵败，或以兵来攻，承祖坐陴间，亲当矢石；缘而上者手刃之，屡进屡却，卒不能克。及江阴破，李成栋来攻，以小舟累城下，蚁附而登；奸人应之

，遂破。承祖以亲兵巷战，身中四十矢；至于众尽，乃被执，大骂成栋而死。当巷战时，其子世禄斗尤锐。既被执，或说之降；曰：『吾家世食禄二百八十年，今日不当以死报国乎』？至文庙前，曰：『吾死所』。望先师再拜，饮刃死。

飞远兄弟负膂力，聚众应吴易。以重午会饮，为攻者所袭，其将罗腾蛟力战死。明日，飞远袭金山；与城中义民约，墨其鼻为识。飞远先战败而走，内应者不知；既死，鼻犹歪云。

君禧亦起兵于金山卫，不克。入闽，官至总兵，以兵屯台州之海门。监国鲁王以君禧夙将，使偕张廷绶共守之。廷绶让君禧，凡署衔，必使居己右；君禧谓己为客将，事必咨廷绶而后行。博托兵至，君禧语廷绶偕死，廷绶从之；君禧散其军，袍笏坐营门，与廷绶皆被执。谕降不屈，杀之。

把总吴之蕃起兵江东。江东，在金山间。之蕃以父死流贼，自谓忠孝之门；闻百户某降，曰：『奴婢皆世职，何易降也。大明兵至，当寸磔』。以八月起兵。降将喻嘉猷闻之，惧；激怒其部，使力战，首燔其舟。之蕃众溃，乃恸哭曰：『我父子死，职也。

然殫心力，仅得起兵；不战而溃，死不瞑矣』！援枪突斗，奸民汪三挤之河，乃被执，困辱无状。之蕃不屈，嘉猷骂之；之蕃笑曰：『奴婢自为得福，惧灭门不久矣』。顾降者徐元吉曰：『我父子忠节，汝逆贼！敢面目向我』。元吉以秽塞其口；大骂而死。

诸生陆世钥、副总兵鲁之琦、游击韦武韬、诸生朱旦、徐云龙起兵太湖。世钥，以资雄里中；南都陷，即募兵保乡里。之琦，以舟入太湖，世钥与结；吴易诸人皆从之。进攻苏州，城中纔千骑；降臣李延龄、王国宝屯学宫，登塔以望外师。之琦兵斩关入，行里许，不见敌，因俘掠；延龄挥骑突击之，前锋崩溃，争夺门出；伏兵夹击，死者千计，之琦及勇士韦志斌、徐伯含三百人皆战死。世钥走入湖，愤义军多焚斂，独出其财以饷士；有掠一钱者斩，军号严谧。及易败，世钥走为僧。武韬与之琦偕起兵，卒以战死。

旦闻吴志葵败，愤然曰：『吾祖昔忠于建文帝，今我举义死，亦生也』。拜其母，走湖中；说黄蜚不应。驰书志葵，亦不应。乃偕徐云龙起兵太湖之西山，突入胥门；王国宝骑断之，云龙斩甲走；旦及徐君达、僧项缸、景嗤皆力战死。

太仆寺卿吴易、举人孙兆奎、诸生华京、赵汝珪、周天舍等起兵长白荡。吴江县丞

朱国治迎降，诸生吴鉴欲诛之，徒手无所得遂。入县庭，痛詈之。国治执送苏州，讯所使；曰：『孔子、孟子、睢阳、平原也』。杀于胥门。易闻而悲

之，率众杀国治，俾鉴父以祭。遂起兵，仅周天舍等三十人；七日，乃三百人，为舟三十。京、汝珪兵亦起，易合之，可千余人。击巨盗沈鏞，降之；得其兵千七百人，为七十艘，屯于长白荡。诸生沈士征固为渔舟千，匿湖中自征卒；其弟舍人自炳、诸生自炯统之，易与之合。而吴江孙兆奎亦散财募士，旬日得三千人；或说之曰：『江南恃水战，今湖山皆失而妄图乎』？兆奎曰：『我岂不知；顾有明养士三百年，一旦至此，我欲殉之鼓士气耳』。卒起师，与易合。大盗李九成掠苏、松，易、兆奎斩之；得舟千，脱妇女无算。隆武帝以易为兵部右侍郎，总督江南军事；寻进易尚书，封忠义伯。监国鲁王复授易长兴伯，亦晋兆奎职。攻兵至，兆奎以火枪胜之。遗书结黄蜚，而蜚已覆。于是江宁以南、钱塘以北义师数十起，惟易、兆奎军久在，盖两军精整也。

降将李遇春兵大至，易遍拜诸军，使伪为田者，舣舟湖畔；夜半猝起，长戈刺之，兵应手死，遇春遁去。已入吴江，杀降令；吴兆胜追之，已在湖中矣。兆胜再至，易伏兵苇中，而散舟湖心以诱之；攻者驶逐，则四走。俄而尽合，炮矢雨击，兆胜弃舟走；易军水陆逐之，杀获千计，兆胜大沮。已率二千人至，兆奎又败之；易为藁人以诱射，度其矢尽，锐注之，夺舟二十，胜又大溃。博托、李成栋拥军至，尽填港■〈汙义〉断易走，军中大震。有使兆奎遁者；曰：『今四围尽敌，走亦奚之？事之不济，我将横尸水上，岂伏窜海洋求活乎』！大雨数日，弓弦解胶，火药亦湿。博托使诸军急攻之，王国宝先捕诸生王伯时及文震孟子杀之，绝易应；且阴使人入易军。易督军力战，自辰至申；国宝所使者反戈斗，易遂大溃，堕于水。其从子见之，系诸舵以走；已而出之，未死也。问众几何？曰：『余百人』。曰：『速反攻，必胜之』！复斩成栋卒，大得辎重而还。战方急，易父承绪、妻沈氏及女皆入水死；华京、赵汝珪、沈自炳、沈自炯皆战死。易部将茹略文手杀数十人，兵刃其首仆；少苏，捧之以走，庙祝疗之愈。略文始从徐云龙破长兴，屡战有功。易请为总兵，卒从军于麻湖（详后），力战死。周志韬冲围出，收众自保；鲁王以为参将。久之兵败，赴水死。兆奎战败，视妻女皆死，乃走；遂被执。至江宁，问洪承畴：『有经略死松山，先帝躬为文祭之；今一耶、二耶』？承畴曰：『咄！汝自了事耳』。使速杀之。

易居湖中久之，吴江人周瑞复起兵屯于四保汇；吴兆胜攻之，大败，死者七、八百；军声大振，遣使迎易。未几而败，易、瑞如嘉善，将谋诸孙璋，猝被执于草桥门，两人皆死。易子复以溃众徇嘉善，被执送杭州，死。孙璋父子亦死。平敌将军张士凤，大学士国维子也；亦坐易事死。

诸生朱某起兵南浔。（某），朱国桢之孙也；闻吴易死，更以兵起南浔；有众数千，出没吴淞、泖淀间。后转战白龙桥，被执，不屈死。其友取其尸

，楮而封其喉斂之。国桢妻见之，一痛而绝；已昼夜哭，肠断以死。时南都亡六年矣，苏、松义旅皆尽，朱犹仗节焉。

义士吴景奩、中书舍人葛麟起兵西山。景奩，吴人；及王期升先麟起，奉通城王盛沥克长兴；麟亦佐吴志葵军，克青浦。志葵被执，余卒共奉麟就期升军。未几，卢象观至，曰：『宜兴不足图也』。乃分路取湖州。期升以派饷苛虐，居人怨斂；导吴兆胜攻之，期升遁去。象观被围急，麟望火光亟往救；或止之，麟曰：『临难不救，如同盟何』？以三舟冲而进。攻兵皆曰：『肥而长者，葛中书也』。聚射之，麟挥其矛，声若风，矢悉入水；乃更以火攻，舟焦，麟自沉死。前锋毛重泰亦死。麟有文武才，累于期升而败，人重惜之。时太湖义师特众，麟及吴易最知名。其它主事杨谟、倪曼倩、监军道朱世昌、安抚使许耕奇、徐道明、同知吴任兰、通判冯时敏、评事冯一鹭及徐孚远、周毓祥、爰茂环、王绍鯤、沈泮、武臣镇南伯金公玉、总兵陈槐、沈茂、汪欲德、王元震、史宏弼、田希成、毛济宇、徐云从、副将旅子昭、徐大定、曹辰、沈君晦、参将李世忠，皆不屈死。

主事荆本彻、总兵张士仪、都御史沈廷扬起兵崇明（地在海中）。南都甫没，知县即遁。本彻等即起，称四会营；奉义阳王为主。江南义旅，此为最先。李成栋来攻，本彻拒之；总兵李守库战死，徐君美被擒。成栋围之急，监军道王修臣叛降；城遂破。本彻、廷扬皆入浙，屯于小沙。江上溃，本彻走舟山；黄斌卿忌其军善，射杀之，及其子元相百口俱尽。廷扬受监国鲁王令，典军事。及吴兆胜谋为明，遣使来结；廷扬跃然曰：『此机不可失也』。与张名振、冯京第、徐孚远、张煌言共应之。廷扬部舟百进，将先取崇明；比至，飓风大作，追兵又至，名振等杂火卒去（见「浙海遗兵」）。廷扬转斗四昼夜，抵福山、次鹿苑，风又大作，廷扬舟胶不能去；叹曰：『岂天意耶！然死无名』。呼游骑曰：『吾都御史也』。及南京，洪承畴欲生之；廷扬曰：『经略死松山久矣，安在有其人』？再使周亮工说之，廷扬曰：『毋多言！今日非死，不足以塞责』。遂及犹子元泰、赞画主事沈始元、总兵蔡德、游击蔡耀、戴启、施荣、刘金城、翁彪、朱斌、林树、守备毕定义、陈邦定及其从子申，皆死。廷扬妾张氏奔视含斂，哀动行路；归，即缢死。廷扬亲军六百，斩于苏之娄门；每杀一人，顾曰：『降否』？比至于尽，无一应者；人比诸出横之士。舟山人闻之，哭声如雷；即地祠之。士仪，故史可法部；与贡五常、张鹏翼各屯兵于崇明，与本彻相依辅。后亦败死。

翰林屠象美、诸生郑宗彝起兵嘉兴。嘉兴民不去其发，杀降令胡之臣。闻象美谋起兵，奉以为主；故将陈梧总军事。吏部尚书徐石麒曰：『我大臣也，城亡与亡』。驰赴之，然并文臣不知兵。降将某以百骑至，梧使副将朱大定

击之三塔寺；兵出其后，义师遂败。水军旋败于麻雀墩，他诸义军不得主名者亦败于油车、又败于石灰桥，象美为乱民所杀。宗彝大呼于市，复得千人，守峡石；众畏派饷，导攻兵破之。梧走平湖。宗彝蹈海死；妻卜氏、妾衣朱、衣紫者皆缢死；弟官錡，力战死。导兵者亦被屠。石麒方出城召募，闻事急，曰：『吾大臣，不可以野死』。缢而上；老仆徐成先，徐锦叱其蔑主。石麒朝服缢；僧爱实藏其尸柜中，旬乃敛，颜色如生。成、锦及祖敏、李升皆殉之。

御史冯京第、诸生严启隆、戴重及王元震起兵湖州。京第战败，走依黄斌卿，劝取浙江，不听。以日本强，思说之；至长崎，譬喻再四，不从。乃归，为文志之。寻赴王翊军，以杜岙险，垒之；令严，无或抄掠者，号冯家军，与翊齐名。翊败，京第匿民间。及翊再至，再就之。大兰陷，京第居灌顶；王升叛，执之送宁波。谕降不从，死之。

重，和州人，侨寓潘国瓚所；启隆蹴起兵，乃相与计，自为一军。及王元震等盟于后林，与钱棣等胥会于象江；富人董心葵饷以数十万金。重将使韩绎祖出长兴、广德，取太平；黄蜚出京口，袭南京；己出后林，与江东义旅合。李成栋攻之，元震以鸟枪兵战，少斩获。俄大风，舟帆皆拔。重恸谓元震曰：『天若此，复何望乎』！将再举，成栋兵已至；三射之，皆不中。元震掉小舟战，重、启隆继之。俄，被矢洞腹，按之而走；启隆亦创，乃皆走。元震被执，至死不举主兵者名；故启隆等得免。重创裂不死，归和州，以僧自免。闻四方义旅破，辄悲惋；遂绝食死。元震卒抗节死。

总兵茅瀚起兵于归安。江上溃，义兵掠而食，民呼为「白头兵」。瀚及汪涵以五百人从黄宗羲入宁波山中，图后举；屯于锡杖寺，宗羲戒勿妄动。山中人苦输饷，夜烧其寺；瀚及汪涵皆死，五百人无免者（或曰瀚、涵以纵掠死，或谓侦者实袭之；盖以焚寺为实云）。

游击赵毅起兵于平湖。毅起布衣，携数人仗剑从江上军，材武健绝。居恒有百足虫随之，虽远必至；故呼为「赵百足」。既起兵，擢今职。已而出战，飞炮去其首犹不仆；策马纵剑，力斗不止。当者骇愕，为少却；毅单骑逐及数里，马蹶而堕，乃仆地死。

有吴伯讷者，里居、官职不能定；江上师起，助军教战于仓头，不知所终。

副将姚志卓、参将方元章、士人金有鉴、前临清知州金堡及韩绎祖、徐昌明起兵长兴。志卓、元章共起兵，以钱塘人张起芳为将；攻下余杭，守分水，复昌化，与江东之军遥相应。金堡入闽奏其功，隆武帝封志卓为仁武伯。既而余杭陷，志卓走于潜，元章战死。明年，志卓以兵攻江山，不克；进屯括苍山中。旋出怀玉，其兄志元被执；曰：『卓已降，主军事者我也』。被杀。志

卓得脱，依詹兆恒于江西；与破永丰，往来无定。嗣以兵会张煌言于定海，从战于崇明沙，大破诸降军；又从入长江，力攻崇明，临阵被杀。起芬被执至杭州，悬之树间，射杀之；素不知书，忽为句曰：『头能历铁身方显，死不封泥骨亦香』。

有鉴饶膂力，率里人许升、沈磊、金艳色、沈士宏奉通城王盛澄起兵，自为总兵。进攻湖州，克之；屯军旬日，得士万人。进攻长兴，不克。吏员王士麟以兵会之，士麟亦起兵者。再攻再败，士麟战死。有鉴战吕山，王使金拱宇、毛蜚卿兵二千往助之，又使总兵贾应龙、杨象观、吴永泰、参将金筠鹿兵皆与合，复大败。至梅溪，闻王弟盛涤被围急，有鉴单骑突援之；身中七矢，遂以健卒数人走宜兴山中，与岑元泰扼寨守。三击，攻兵胜之；已攻长兴，有鉴、元泰俱陷阵死。

绎祖聚众千人，亦奉通城王；会戴重于湖中。已而败没。

有徐昌明者，初入卢象观军中；象观败，奔四安山中。闻有鉴至，引兵会之；死于长兴之西门。

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起兵绍兴。京师陷，宗周徒步荷戈诣杭州，以发丧讨贼责巡抚黄鸣骏；曰：『哀诏未至』。宗周勃然曰：『变出非常，公专阍，不泣血枕戈，而以静镇饰退避耶』？明日，复趣之；曰：『必哀诏至，乃可以发丧』。宗周曰：『此时，何从有哀诏』！问师期？曰：『甲杖未备』。宗周曰：『是乌可为』！乃与朱大典、章正宸、熊汝霖召集义旅；将发，而宏光帝以官召之，大典、正宸、汝霖各授官。值马、阮为政，宗周抗疏不纳，遂归。

及南都陷，宗周与祁彪佳、熊汝霖再起兵，谋以罗木营守独松，奉潞王为主。潞王决计降，固请不许；宗周乃东。及绍兴破，彪佳死，痛哭之曰：『北都之变，可以死、可以无死；冀中兴也。南都之变，可以无死；帝自弃国，有继起者也。今往矣，老臣不死，将何俟乎！若曰身不在位，不当与土亡乎？此江万里所以死也』。出拜祖墓，跃西洋港；舟人出之。绝粒十三日，不死；其后勺水不入者又十三日，与门人问答如平时。卒以饿死。

故知府于颖、诸生祁鸣孙、总兵万良、沈羽箴、副将刘穆、诸生李桐及刘翼明、褚九如起兵山阴。先使徐允升募师金华、夏四敷募舟于海口；值高起潜以部至，留之不可，得其将余应元千余人。再使指挥朱寿宜、朱兆宪出募兵。值王之仁、郑遵谦使来，引军会之，城中驩叫。前副将刘穆兵五百，参将郭维翰、都司金佑、守备许耀祖合兵亦五百，前指挥武经国兵六百，前太仆卿方炜、职方主事来集之兵亦至，诸人皆起兵者。遂徇萧山，执降令陈瀛及招抚使，鸣鼓誓师，大集于都亭。即夕趋固陵，诸生庄敬则以百舟逐；满洲兵在西岸

者不及知，颖麾其军进。武生沈振东导之，尽获西舟归；钱塘乃可守。使萧山民团五百人，佐以郎文明、任朝晋、张洪兆军，划江以守。浙中义旅虽盛，非颖首扼江、夺敌舟，绍兴之众无以立；故颖功在诸人上。其后屡与博托、勒克德浑、张存仁兵战，移于渔浦、应乎长兴。而其时以方国安、王之仁为正军，孙嘉绩、熊汝霖、章正宸、郑遵谦、钱肃乐、沈光文为义兵；陈潜夫、黄宗羲诸人别自为军。兵饷交诇，颖力剂之。之仁恶甚，尝剑拟之。寻使屯三江口，连疏告急，不得；乞休者三，亦不许。方国安遁，颖欲扈从而无舟，乃黄冠还京口，卒。

诸生祁鸿孙亦起兵于山阴。鸿孙，彪佳之从子也。江东师起，鸿孙屯江上；彪佳子理孙、班孙竭赀饷之，与黄宗羲世忠营相结。事败，鸿孙走死。

孙万良、沈羽箴亦山阴籍，起兵与江上之役。万良尤能军，复余杭、攻德清，将自海宁绕道攻杭州，不克；部将徐达龙战死。万良守德清，勒克德浑兵围之，万良告急；监国鲁王方檄兵拒隆武帝，熊汝霖、张鹏翼、孙奭皆请救万良，不听。俄，江上溃，万良、羽箴皆抗节死。

穆亦起兵于山阴。〔穆〕修伟工骑，善大刀，家贫；爱士宽而有义。史可法重之，擢今职。南都败，归里；与郑遵谦、于颖谋恢复。闻方国安自宁国、广德掠入浙，身往抚之。募军五百，为监国守潭头；封威北伯，受王之仁节度。子肇绩，以游击从。次子肇勳，尤骁勇，善枪槊；江上之战，骑于清风岭刺杀数百人。矢尽，控弦作声，皆反走。后骑益集，发矢射之，不仆；绩三号之不上，则已死矣，诸军夺气。穆得其尸，抽矢出镞至斗许；乃归葬之。同死者，王尤贤、陆建夔、印玉及壮士、掾吏数十人。监国航海，穆一夕暴卒，目不瞑；肇绩率诸弟跪，刺腹为「尽忠报国」字，目乃瞑。

故应天巡抚祁彪佳亦谋起兵，无应之者。及绍兴陷，博托币礼之；彪佳给其孥：『当入城辞，或得允行』。至寓园，饮其友所；夜书其几曰：『棺寄戴山，可敛我』。投梅花阁水中，端坐死。

诸生李桐遣其子文咏，从江上军。及绍兴没，哭曰：『吾必死矣』！遂卒。文咏及弟文昱葬父讫，墨经赴海上。舟山之役，扈监国出，皆溺死。

刘翼明名光世，亦山阴人；佐王翊起兵。初入山，过褚九如，与语达旦；九如已起兵，乃尽举而属之，曰：『刘将军勇无敌，第听约束，必有功』。翼明得展，统其千人屯嵛县之东坑。及陈天枢拔新昌伤，翼明使无死，自入城计军事。义兵始惮战，翼明鼓舞训练，不旬月遂精健。一日平旦，冲攻兵垒进，众讶其行列异畴昔；知刘大刀在，遂自溃。居恒以威信感士卒，无或敢一入民舍者；将去，民竞挽之曰：『他将至，吾辈必困矣』！金砺、田雄等大举攻大岚，王翊以西事付翼明，将自东阳、义乌合金华、衢州、严州豪杰，顺流趋

钱塘。而九如从弟名素先尽劫翊饷金降，众心遂溃。翼明间行，得亡去。九如逃入天台为道士，气结而死。

裨将陈国宝起兵于山中。父事刘翼明，旦夕侍卧内；战则，率其属齐致死。尝就粮于王朝先，有强刈其麦者，朝先使来诘；语不合，国宝抽刀前曰：『谁谓我公盗麦者？国宝请当之。平西无待人礼，岂能国乎？』使者遁。及师溃，翼明先使国宝行；国宝泣挥泪。翼明登山送之，见国宝行数里，犹数数顾也。及王翊死，国宝不能忍，复以数十人起；被执，死之。

威武将军王善长起兵于会稽山。善长有绝力，为郑遵谦将；及败，归里。王翊、陈天枢起，善长亦纠骁勇数百人往来山海之间，战辄陷阵。田雄等避之，遣使诱降；善长曰：『吾谋兴复，岂以建义博一官哉？』舟山破，义师尽，善长为人所捕；拳仆数十人，卒自就狱。诳守者曰：『吾数月人，山中有金，当共醉饱』。阴使坏草舟于稽山门，而醉典狱卒，缚之；呼众先出，已殿之，乘城投草舟，航海走去。追骑四出，不能及。

遂从张名振军，战于崇明，复大捷；旋卒。

诸生郑遵谦、御史章正宸、诸生沈光文、举人张煌言及章钦臣、陈天枢、王化龙起兵于会稽。遵谦闻杭州没，决志起兵；父之尹屡止之，不可。与刘翼明等会于水神庙，众皆哭；遂杀招抚使及降人张慄、彭万里，取库兵以给士，通表鲁王。浙东义旅，遵谦实首倡之。当起事时，遵谦戎服坐堂上，召吏部尚书商周祚以下皆皂衣自角门入；遵谦立，与语及起兵事，咸悸服，莫敢正视。士民聚辕门，呼郑将军；『有受重禄、持二议者，斩之』。褫旗而起。孙嘉绩、熊汝霖使亦至，与于颖纳沈振东策，尽驱西岸舟东。绍兴以立，授兴义将军，屯军小亶；苦不知兵，方国安、王之仁又困之，又不得食。及江上溃，之尹死之；遵谦以资重入于海，晋兴义侯。郑彩之杀熊汝霖也，遵谦忿形于色。彩使吴辉诱遵谦执之；曰：『汝郑之厮养，无害我志！』乞鸡黍奠汝霖毕，入海死。妾金氏，束藁像彩，每馈，哭斩之；亦自沉死。

正宸与刘宗周起兵，以宏光帝召，之官，屡抗疏争大计；阨于马、阮，不能用。及绍兴没，正宸在籍复起兵，所谓「六家军」也。江上溃，正宸去为僧。

光文起兵，授太常博士。师溃，崎岖海上，浮入长垣，再与琅江诸军事，擢工部郎中。鲁王败入浙，光文不及扈；闻粤中立，乃之肇庆，授太仆寺少卿。寻自潮阳入金门，或以书币招之降；光文焚书，返其币。及朱成功入台湾，光文依之；历经及■〈臧上土下〉凡三世，为诗文状台湾特详。及台湾降，光文已为僧；姚启圣重礼之，寻卒。

张煌言，鄞县人。钱肃乐师起，煌言即至。肃乐喜而泣，使之天台迎鲁王

；授行人，知制诰，屡有建白。江上师溃，将走舟山，与富平将军张名振遇；遂从之，扈监国。降人某执煌言父，使招之；煌言复书：『请有子如李通，勿为徐庶；异日必为赵苞以自赎』。父亦曰：『毋以我为念』！煌言知朱成功不乐事监国，语名振旋浙江。寻及名振攻崇明，被执；有百夫长导入海。又从战黄岩，满洲军射之；煌言以数骑突围出，遂躬习骑射。值浙东义师起，煌言大会诸军于驼峰；及荡胡伯阮进奉监国至，曹从龙部忽大掠走，煌言乃举其军屯平冈。兵虽少，精整与王翊、李长祥齐。（与）王虎、王勋等为犄角，两人亦起兵者。寻以其兵授刘翼明、陈天枢，自以亲兵入朝于舟山；屡请以重兵屯定关。其父已卒，降臣（王）天锡及田雄驰书使解兵；煌言峻骂之。比舟山没，及名振扈监国入金门；成功重之，故王得无恙。煌言自以兵破崇明，军三入长江，皆与名振功匹。舟山再破，监国从臣无遗旅，煌言以孤军流寄闽、浙；成功部曲多暴之，煌言接之以忠信。阮美军或相犯；曰：『我大臣，宁与麾下竞曲直哉』！由是睦于郑。张名振卒，煌言总其军；遣使如滇通表贡，永历帝以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。郎廷佐招之，煌言覆书，称「辽阳世胄郎君」；略言：『指画利钝，庸夫听之而变色，贞士则不然。』

所争者，天经地义；所为者，国恤家仇；所期者，豪杰事功、圣贤学问也！故膾雪自甘，卒以成事；自古以来，何可胜道。仆于将略固非所长，祇以读书知义，左袒一呼，甲楯山立，遂不惜凭履风涛，纵横锋镝，迄今余一纪矣；同仇渐广，晚节弥坚。陈兵海隅，祇为乘时。今两粤失守，三楚露布、八闽羽书，奚啻雷霆飞翰。仆起而匡扶帝室、克复神州，此忠臣、义士得志之秋也。即不然，谢良平之竹帛、拾黄绮之衣冠，一死靡他，岂谀词浮说所能动其心哉！譬如虎仆戒涂、雁奴守夜，既受其役，而忘其衰；在执事固无足怪，仆闻之，怒发冲冠矣』。且招廷佐，使之降。永历帝使命煌言以兵部尚书，总督浙、直军务。有强其妻子招之者；煌言不启书，趣焚之。旋入台、温、宁波、镇江。卒乃大举，泊观音门，仪征、六合降。煌言以书抵朱成功五军使张英曰：『兵尚神速，水道迟滞，非策』！急趋芜湖，为成功遮上游，连下太平四府、三州、二十四县；兵不及万、舟不及百，惟以先声忠义相号召。军法严整，共呼「张爷」；卒有强取一钱者，即斩之。所拔城，先谒至圣；坐明伦堂，集故官长，行黜陟。父老望其衣冠，多泣下。江、楚、鲁、卫豪杰之士，多诣军门受约束。方部军攻九江，而朱成功之师溃。煌言自宁国闻之，急就芜湖，思扼守；而太平守将叛，煌言斩之，复其城。值铎尼军至（详「浙海」），乃自皖北入江南；走严、温，达于海壖。人传张兵部得生还，皆悲喜，鸣螺招军。告败于滇，且引咎；永历帝手敕慰问，加煌言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。诸生罗子木进说朱成功于镇江；已谒煌言，以家国之难，恸哭告。邀煌言再大

举；煌言谓：『力弱，成功之不我忌，徒以我弱，为御定关、通中原耳；故置我不图。且其众无爱民心，至必荼毒。子姑待之』！子木遂事煌言。及浙江迁界，煌言屯田于南岙，仍不足食。成功入台湾，煌言苦争之，不听；又使吴鉏间行入湖北（详「两湖之乱」）。及成功卒，煌言叹曰：『吾无望矣』！浙中再招之；煌言复书：『仆所以百折不回者，上扶国社、下卫桑梓。十余年间，海上之民敲骨吸髓，可为重息；重以迁徙、迫以流离，哀我人斯，亦既劳止。今若尽复沿海之民，举其赋以俾我，当与执事约，别求生聚教训于十洲、三岛之间。则是朱崖虽弃，休息依然；朝鲜自存，艰贞如故。但使残黎朝还故土，不佞即夕挂高帆，必不重困此一方民也』。又曰：『执事新朝佐命、仆明室孤臣，区区之忱，言尽于此』。已闻浙中遗臣将奉鲁王复监国，则大喜；上启劝进，勉郑经以三矢，卒不就。时王在金门贫乏甚，煌言岁时供亿不少懈，王赖以存。及启至，王悲恸，遣使入浙劳煌言于其军；相与流涕，以郑氏嫌王，虑以兵入朝为所忌，然共知其为鲁王军也。俄，王薨。煌言抑郁甚，以其军徘徊诸岛间；攻福建、浙江互胜负，然势益弱。又年余，知不可为，尽散部曲；独与罗子木、王居敬、杨冠玉及将卒、舟子数人，结茅于南田之悬岙。时闽、粤义旅几无存，独煌言在。赵廷臣亟购之，系其妻子于狱，降将张杰募煌言校为僧普陀以伺之。值煌言将某出余米，校故与狎；猝以兵迫之，其将不肯言，愤赴水死，杀其从者尽。乃知煌言处，夜袭之。悬岙在海中，荒寂无人；惟其南有■（汙义）通舟楫，北则峭壁。煌言居其间，蓄双猿伺动静；敌舟在十里外，则猿鸣树，得为备。至是被执，及罗子木、叶云、王发、杨冠玉拥至宁波；方巾葛衣，观者如堵。杰举酒相属，曰：『迟公久矣』！煌言曰：『父死不能葬、国亡不能救，我罪大矣』。至杭州，供帐丰备。纵耆旧将校往谒，有索书者亦乐应；然不食饮瓿水而已。发宁波时，再拜曰：『某不肖，辜乡父老二十年之望』。登舟危坐。夜半有唱「苏武牧羊曲」者，披衣扣舷以和之；且劳以酒曰：『尔亦有心人。然吾志已定，尔无虑』！叩之，则防卒史丙也。渡泉塘，舟中得一笺曰：『此行莫作黄冠客，静听先主正气歌』！笑曰：『此王炎午后身』。廷臣说之降；正色曰：『此何必言，祈速死而已』！将刑，过凤凰山，曰：『大好山色』！索笔为绝命词曰：『义帜纵横二十年，岂知闰位在于阗！桐江空系严光鼎，震泽难回范蠡船。生比鸿毛犹负国，死留碧血欲支天。忠贞自是人臣事，何必千秋青史传』！『国亡家破欲何之？西子湖头有我师：日月双悬于氏墓，乾坤半壁岳家祠。惭将赤手分三席，特为丹心借一枝。他日素车东浙至，怒涛岂必尽鸱夷』！『何事孤臣竟忘机，鲁戈不复挽斜晖。到来晚节惭松柏，此去清风笑蕨薇。双鬓难容五岳往，一帆犹向十洲归。送山迟死文山早，青史他年任是非』。至于弼教坊，复口占：『我年四十五，恰逢九

月七；大厦已不支，成仁万事毕』！刑时，挺立不跪，刀折为两；咸异之。遗民万斯大等葬之南屏山。妻子先拘镇江，煌言使力士引之，出其子；曰：『母可偕乎？独我往，母必死矣』。拜谢力士。至是，先煌言三日死。或悯煌言，语置妾；则曰：『妻子如是，何忍言之；且成败未料，多累何为』！马信以陈函辉女奉之；曰：『忠臣之裔，何可辱乎？且义不再娶』。厚遣而归之。病不饮药，大洋中能自运舵。每叹曰：『沿海脂膏尽矣，战而胜则进取，败即入海毕吾事』。与叶振名论人物曰：『绍兴死义者众，吾慕之、愧之』！卒践其言。当煌言入海时，被风止荒岛，绝食；梦金甲神语曰：『赠君以千岁鹿，迟十九年而归』。俄，果得苍鹿，食一脔，竟日不复饥。比余舟未返，筮之大凶；徘徊假寐，复梦金甲神呼。居敬告之，言未卒而被执，盖十有九年云。所著「奇零草」、「冰槎集」、「北征录」、「采薇吟」，藏于史丙。或购之，曰：『公之真迹，日夕焚香拜之，安可市乎』！振名望祭煌言于越王岭，撰文六千五百言。其身系浙军如此，「明史」不为之立传，识者议之。罗纶，字子木；以字行。朱成功至镇江，子木往观变；谒煌言于仪征，一见器之。使谕檄大江南北，欲遂留之；曰：『亲在，未可以许』。叔父罗蕴章，为成功左镇；乃入其军。不数日，成功败而东。子木见大■〈舟宗〉至焦山，轻舟赴之；大呼而登，曰：『公竭十年之力，而辜天下之望乎』！成功不答。子木大恸曰：『兵势尚强，奈何自挫？彼胜而惰，更攻之，必入南都；失此不举，岂可为乎』？持成功手，顿足哭。成功使扶去。乃急入镇江，奉父随蕴章至温州。如厦门，以成功不足恃，奉父北行；至三山，遇追兵至。斗，堕水。比拯出，父已被执；思以奇计救之，不得，呕血濒死。煌言以立功报仇语之，遂事煌言。请邀成功北出；煌言谓：『必不来』。子木曰：『以书促之何如』？煌言曰：『可』。遂自作书，成功不报。居煌言军，多直言，左右皆忌之；子木不为动，佐煌言屯田南山。及煌言军桃花山，宾从多散，子木朝夕敬护之不懈。被执，次煌言，席地坐而不跪。常进功言：『海中知我名否』？则大笑曰：『但识张司马。不识尔』！煌言责廷臣，子木抗声曰：『先后死耳，何必言』！煌言绝食；子木言：『丈夫死忠义，听其所至可也』。饮啖如故。亦死弼教坊。冠玉，鄞州人；被执不屈，大声曰：『我亦不跪者也』。廷臣以其年少，将脱之；固请从死。居敬，煌言之门人；以计去为僧。云、发官守备，皆面煌言跪而死。故校以诱致煌言，功授千户；值巡海，遇煌言旧将愤其害主，突刺杀之。有煌言同年生应试被黜，咄咄若迷；曰：『彼作何等事，而我若此』！其志节可风有如此（附录二诗曰：『揶揄一息尚图存，吞炭、吞毡可共论。复望臣靡兴夏祀，祇凭帝眷答汤孙。衣冠犹带云霞色，旌旆仍留日月痕。赢得孤臣同硕果，也留正气在乾坤』。『不堪百折播孤臣，一望苍茫九死身。独挽龙髯空问

鼎，姑留螳臂强当轮。谋同曹社非无鬼，哭向秦廷那有人！可是红羊刚换劫，黄云白叶未曾春』）。

章钦臣，官都司；先为孙嘉绩将，别司火器。江上溃，钦臣散其军，亡命去。山寨师起，钦臣复纠众起，称偁山军。事败被执，死之。妻金氏，没入旗；将行，大骂不屈，磔之。刑者为褻语，骂益戾；甫绝，而刑者以暴死。

陈天枢，与高宜卿等同起兵，居平冈，兵少而精；张煌言、李长祥皆依之。时义军多主王翊，天枢独自为部，翊亦敬之如兄弟。田雄来攻，陈虎侯以鸟铳毙其兵一，余皆上；马陷于淖，盘旋不得出；皆下，顿首乞命，获级八十。天枢与役焉。亟道刘翼明于王翊，卒得其助。常进功至，天枢夜袭之，先挠其马；马惊众乱，因纵击之，进功仅以身免。后为敌兵所遮，斗死门中。其兄元礼，亦死之（一曰：天枢破新昌，为火药所熬；促翼明曰：『急入城，无以我为念』。月余，以创死）。

王化龙亦起兵于会稽。兵败而死。

章宪者，为总兵；江上溃，宪归，散其部。其妻余氏，会稽人也；谏曰：『散易聚难，今监国在海，令诏至，其何以应』？不听。既而被执，降人刘桓许以官，使招山寨，宪不应；氏大呼曰：『死即死耳，无二心。妾愿从君子』。狱成，以氏少，将免之以献；氏不可，命同戮，则欣然先。磔宪以怵之，氏瞑而诵佛；刑卒以刀戮之，不受辱，乃肢解之。明日，卒见氏至，曰：『死吾分，奈何辱我？我得取尔矣』！椎其胸死。

宁靖王朱述桂起兵江上，有众一旅，晋封长阳王。闻其兄固在，且封辽王，乃辞爵；请以长阳畀兄子。隆武帝不许，改封宁靖。使督方国安诸军；知不可复为，退居绍兴。及江上溃，走海宁；觅渔舟出石浦，偕监国鲁王之舟山，从入厦门。郑彩攻福州，王监其军。及永历帝立，自南澳入揭阳，趋贺行在；永历帝使还，督郑鸿逵军。明年，诏王督朱成功、郑鸿逵军，屯揭阳；寻还厦门，移金门。

及成功定台湾，王首东。成功卒，经设永历帝位，奏事于前，王左侍立。然王已老，垦田竹沪以自食，且供赋役。耿精忠反，王意动，躬乘舟入；覘势知不可为，返台湾，杜门谢客。惟大雩一出祷，徒步往还，弗避也。

台湾危，日夕忧虑；而曰：『脱不守，我以身殉耳』。及克塽降，故监国世子桓及泸溪王慈爨、巴东王江、乐安王俊、舒城王着、奉南王熺及益王宗室鎬皆从之。王叹曰：『是吾归报高皇之日也』！以其印授克塽，使宫人自适；妾袁氏、王氏、及侍姬三人请先死。明日，葬五棺于前山，使校尉出己槨，着翼善冠、龙袍、玉带，设宾礼于庭，北面再拜二祖、列宗；士民入拜者，无少长皆答拜。乃就缢，曰：『吾去矣』。遂绝。扶而下之，容色不变。与

袁妃合葬于长明里，时明亡四十年矣。王既起兵，且为有明殉军之殿。

给事中熊汝霖、九江佥事孙嘉绩、给事中林对时及邵秉节、陈相才、诸生吕成京、沈之泰、邵应斗、郡一梓起兵余姚。降令某苦役民，见嘉绩皆泣；曰：『逃诸？』皆对曰：『死也』。曰：『吾闻江东义兵起，公等又壮士，曷应之！即不胜，犹缓须臾死』。手刃其令，以三百人起。林时对等皆以兵起，以汝霖知军，从之。刘宗周将死，以兵属汝霖，曰：『雨殷岂愆期哉？』明日，汝霖以兵至；哭宗周柩而行。遂合嘉绩军，西至临平，杀务官（？），屯于五坑；败佟国器，焚其舟。至于海宁，语父老曰：『国破君亡，独三百年恩泽不可弃也』！泣而拜于军门者，以万计。乃列部伍、分汛地，使俞元良司军饮、姜国臣知战事，称「熊家军」；战最力。部将卢充、史标及其从子茂芳，皆着绩。隆武帝诏至，众纷扰；汝霖止之，且曰：『直取嘉兴，胜于阻江以战』。监国鲁王手诏美之，王之仁、方国安部亦惮其义。未几，以争饷，汝霖、嘉绩军多乏食。请檄石浦、舟山军出海口，使姚志卓争长兴；不听。方国安又败，义师气折。汝霖乞师于张鹏翼，与陈万良合战，少斩获。江上师溃，嘉绩方治兵于海；闻之急还，监国已去。嘉绩携其图籍、印绶，绝江走；至中洋，悉举而沉之。次于舟山，疽发背，卒。将死，语子延龄：『苟知王所在，其急从之』！延龄历官至尚书大学士。

汝霖从王海中，为东阁大学士。会兵琅琦，与诸战役。降将王进四人拥军立，郑彩攻之，皆膺啤曰：『吾侪明人，岂能无意！顾彩非将才，得熊督师来，当立降』。汝霖闻之，肩舆自出；皆曰：『是也』。则皆降，得兵数万，分隶诸将。陈万良、沈羽箴之起也，屯于塘栖、临平间。汝霖欲因之以北，使（张）行龙招之；万良受书，泣曰：『久望熊督师，无以自达。今乃知江东识吾辈矣』！其感人如此。及监国自闽还，郑彩尤横；汝霖每抑之。定远伯周瑞恶于彩，汝霖拟票右瑞。彩怒，又忌汝霖军精整；又与郑遵谦争洋舶，恐义军或袭之。值汝霖休沐，家人以除夕与遵谦孥相问遗；其部李茂曰：『熊、郑相结，必祸公』。彩夜缚汝霖及其子，投之海；子即彩婿也，亦不顾。又杀遵谦，人心骇惧。后彩死，人谓汝霖、遵谦实杀之。

应斗，与朱伯玉同仕于颖，后以败死（或讹为一梓降，非也）。

一梓亦起兵屯江上。师溃，却守四明山；有众万人，锐甚。田雄等相戒毋犯邵木林（则其字也）。后战败被执，叹曰：『毋坏我网巾，将以见先人于地下』。传至上虞，将磔之；仰首大骂，卒不跪。刳其臂胫，乃仆；犹呼高皇帝及关汉寿亭侯焉。一梓胆勇冠军，既死，义军夺气。梓兄一桂、一槐、弟一楠、一栋，皆战死云

时对、秉节、相才、之泰，俟考。

诸生石仲芳起兵于萧山，称「石家军」。浙东山寨若陈天枢、王化龙、金汤、俞国望及袁应彪、吴奎明，虽不若王翊、张煌言之精整，然固以义起；仲芳一旅与之比。伯玉始从于颖司兵饷，嗣与刘翼明、陈虎侯军。仲芳败死，伯玉亡去。伯玉，朱姓也。

监察御史李长祥起兵上虞。南都覆，长祥即起兵、督饷而西。七条沙军溃，长祥敛其部屯东山。时义师各抄掠，长祥及王翊、张煌言军独否；且耕、且食，井里宴然。华夏来结长祥；曰：『会稽诸城并有心腹，欲得海师以助耳』。夏以为难恃，长祥以众望故，使促黄斌卿于舟山。夏为语曰：『由斯至海口，有蛟关兵可六百，大兰兵千；至鄞江，有管江兵可三千，大皎兵四百，陈天龙、陈仲策兵及千；至慈溪，有冯家楨兵可五百；至姚江，有平冈兵可三百；渡曹娥，有俚山兵可二千；渡萧山，有石仲芳兵千。以此长驱，何忧于无助』？斌卿奋拳向曰：『苟诸军不至，当飡子肝』。譬说再四，卒不肯出。杨文琦再至，请伺隙袭之；犹不可。冯京第力请，乃诺。长祥因约大兰诸义军定宁波、下余姚，会师曹娥，以趣西陵。众推长祥为盟主，刻期将发。谢三宾誓覆义师，倾赀购募，得祥帛书以告张存仁，使慈溪兵袭大兰、常进攻攻管江、姚江兵攻东山；长祥前锋章有功力战死，长祥师溃。其部汪汇及十二人阴受存仁指，缚长祥；既发，十二人忽曰：『奈何杀忠臣』！各折刃矢遁，汇追之不及。长祥入绍兴，以事急，依王朝先于奉化；资其靡粮，复合众于夏盖山。渡海，龙起洋中，震雷水立，长祥色不变，且炮击之。寻自健跳朝监国，加兵部左侍郎；请合朝先军屯海口，许之。张名振杀朝先，长祥走免。舟山破，亡命江、淮间；陈锦得之，拘于江宁，卒遁去。

诸生黄宗羲起兵黄竹浦。所纠宗族子弟数百人，随军江上，称「世忠营」；擢监察御史。陈梧兵掠余姚，知州王正中斩之；众议罢正中，宗羲争之。又语之仁曰：『何不沉舟力战，道赭山，以取浙西？今日鸣船鼓攻其有备，是自守也。蕞尔邑，使供千万人食；即无一矢至，又可守乎』？又曰：『崇明者，江海之门户也。曷援之，以分江上之势』？众弗听。惟熊汝霖韪其说，遂获捷；汝霖尽军三千付宗羲。正中者，之仁之从子也；自奋忠义，与共将汝霖军。以故他义兵不得食，宗羲独免。查继佐军乱，宗羲定之，与出浮山；太仆寺乡陈潜夫、尚宝寺卿朱大定及吴乃武皆来会，遂自海宁东入海盐，通道太湖。诸义旅将自乍浦取崇德，与孙奭为应；以勒克德浑、张存仁严备，止。江上师溃，宗羲以军入宁波，犹五百人；微服求监国。而戒士卒无樵采，众不从；山民焚其寺。宗羲无所归，赴监国于海；以王翊最忠，请优其职，张名振不之善。值武将恣横，熊汝霖、钱肃乐、刘中藻皆困于郑彩，宗羲又失兵，惟与吴鍾峦讲学舟中。闻其母被籍，叹曰：『吾不能为姜伯约矣』！鍾峦送之，呜咽涛

中而归。

明年再赴诏，与兵部侍郎冯京第共监澄波将军阮美军；乞师日本，至长崎，不获而归。闻金砺等军大出，阴告舟山，使为备。及义师尽，宗羲奉母以终。宗羲研理学，与陕西李中孚、北直孙奇逢为三大儒；又与奇逢皆举兵。其乞归，以母在也。其学术，为姚江之别派；兼工经训、算数。明末畸人杰士，东南为多；学行尤以黄道周、顾炎武及宗羲为精博云。

弟宗炎，学行与兄埒。钱塘之役，竭赀起兵。已使丁壮前驱、妇女馈饷，步谒监国于蒿坝。宗羲出海，炎留龛山。事败，走宁波，为冯京第结义旅；被缚，以救免。复及京第故部谋再举，被捕，亦竟免；隐于白云山以终。

进士俞元良、大姓查继佐、沈霖、陆名时、朱大定、吴乃武起兵海宁。熊汝霖以数百人袭海宁，士民迎之；将令一人长其地，皆莫应。元良慨然曰：『此非公一人事，元良敢自后』？遂以监军摄县事。张存仁兵至，众溃；元良再复之，与陈万策、沈羽箴屯塘栖。刘翼明巡诸军曰：『陈将军勇而有义，俞将军文而有礼』（陈谓天枢、俞即元良也）。已而事急，孙奭等请救之；监国鲁王不听。元良以无助，死。其兄元礼，亦同死。继佐五人，俱败死。

义士孙奭起兵于崇德，将应江上军，西趋杭州；又请救俞元良：皆不果。兵败而死。

诸生董志宁、陆宇■〈火鼎〉、张梦锡、华夏、李文缜、毛聚奎、王家勤、杜懋俊、杜兆菴、施邦炆、魏耕、沈调伦、徐孚远、范兆芝、戴尔惠起兵宁波。志宁以浙西事急，语诸绅起兵，皆狂之；惟钱肃乐韪焉。及会稽、余姚之兵起，志宁奉书就肃乐盟；而六狂生之名起。谢三宾蹴王之仁速杀之；之仁已纳肃乐言，出三宾书，叱斩之。三宾走免，复阴聚兵叛。志宁发其状（见「浙海遗兵」），三宾不敢动；更结戚畹，得进用。家勤闻之，弃官归。江上既溃，三宾出降；尽以志宁之谋告。志宁走舟山，寻还；收义军赀粮，不戒而集。舟山破，自刎而死。妾罗氏，殉之。子士骏、士骧幼；比长，皆入海，从张煌言。仆周文，缟素终身。

华夏从战牛头湾，亲犯矢石。江上溃，恸哭而归。及监国攻福建，满洲士卒及诸降众在浙江者，多檄去；李长祥、王翊复为明。志宁谋以其军攻宁波，已为之应；别使王翊趋绍兴，则浙江可复。夏为之走长祥军，与定计；又躬自海宁入舟山，说黄斌卿，使大举，将以申其志。斌卿不可，譬谕再四，卒不从；及斌卿许诺，则事已为谢三宾所发。兵隶急捕之，夏为所执；自宁波讯掠，逮入杭，每询同谋者，则呼高皇帝以下对。降人蔡琼枝思夺三宾室，反使引之；夏鄙，不之从。临刑，或尤之；夏曰：『事成吾不置汝、事败汝不置我，理也』。首既决，有白光冲天去。妻陆氏，自缢死。

李文缵从钱肃乐最早，又走舟山，思入闽。还与夏同被执，几死狱中，赋咏不绝；卒以夏未之供，得免。且曰（？）：『文缵一才弱书生，乃强贞若此』。以对簿时斩斩然也。

梦锡，亦佐肃乐起兵者。江上溃，屯于大皎山；兵少而劲。时称张煌言为「大张军」，梦锡为「小张军」。习于武技，视华夏、董志宁仅操书檄者尤健。煌言入海，犹以五百人守。攻者围之，梦锡挥长矛斗，杀伤过当，力尽而死；五百人从之，呼之降，或无应。惟三人突围出，明日有敛梦锡尸者，则三人也。

家勤，亦同起兵。师溃，再与志宁等谋翻城应；事泄，被捕讯之，瞠目不一语。谢三宾将活之，家勤曰：『吾岂望覆巢之卵』！遂死。

字■〈火鼎〉，亦佐肃乐起兵，进官至按察副使，监江上军。师溃，遁迹不出。已复谋举兵，被执；出狱，不入其寓死。

毛聚奎与起兵，参瓜里军幕，专司饷事。绍兴破，奔走之间屡遭捕捉，卒得免。六狂生得老死者，聚奎一人而已。

懋俊因说其叔兆菴结砦捍寇。闻邦焮以私财募士，集众三千刻期起，以卖炭赵翁有兵术，倾身奉之，使人约冯京第为助。值王家勤至，谢三宾以告，逡者迹之；邦焮梟其首，使死士卫家勤入海求助，已鸣鼓守。常进功等力攻之，懋俊据险斗，矢石如雨；阅三日，死亡略尽，犹以家丁战。头目中矢如猬，倚壁而死，尸固不仆。邦焮纵火焚其垒，拔刀自刎；曰：『吾不负此也』！兆焮被执，刃其首十二，乃坠。人谓之管江三烈。俊兄元懋闻江上溃，自沉不死，为僧以卒。元初走死深山。

魏耕以起兵亡去，妻子系，狱不顾也。久之事解，闭户为诗，而阴召朱成功，使北出。及成功入长江，众共知为耕谋；又导张煌言自英、霍走归浙。已亦被捕，不屈而死。耕之未死，其友钱缵曾赂吏以重金，得解。有孔孟文者，来自成功军，求赂缵曾；不足，则以耕蜡书告。耕死，缵曾亦被执。番禺屈大均，不可一世；犹心折耕，为诗曰：『生平梁雪窦，是我最知音；一自斯人死，三年不鼓琴』。耕自称雪窦山人云。

调伦，亦起兵山中，遣使迎王江与共事，闻者争以壶浆至。兵败，被杀。

孚远、兆芝居柴楼，尤近舟山。输财贡赋，以资监国；滨海誓节者多依之。兆芝旋死。孚远自南都没，即誓存其发。与子龙、夏允彝谋勤王不克，入于太湖；为兵所迫，妻姚氏、子度辽皆死。孚远间入浙，与兆芝同事。柴楼溃，孚远入闽；知天兴府，断狱平允。张肯堂出师，加孚远兵科给事中，与偕。及隆武帝没，监国鲁王返浙江，孚远从之。张名振北伐，飓风覆舟，孚远以后次，得免。舟山破，从王厦门；朱成功礼之为上宾。永历帝加成功爵，亦拜孚

远副都御史。偕使入覲，风飘入交趾，要以臣礼见；不可，返厦门。及厦门破，为吴六奇所匿，完发而死。尝与允彝、子龙共言志，允彝曰：『吾安于无用，守其不夺而已』。子龙曰：『吾无閻公之才，而志过彝仲』。孚远慨然流涕曰：『百折不回，死而后已』！后皆如其言。

戴尔惠，宁波布衣也。肃乐倡义时，大会城隍庙；尔惠一麾手，从者三四千，遂举义。以战功，封义武将军。江上溃，遁归。其后山寨义师起，尔惠复与事；一门皆死。

刑部员外郎钱肃乐、太常寺卿庄元宸、推官杨瑶仲起兵鄞县。肃乐闻宁波降，恸哭绝粒以誓死。闻六狂生起兵，赴之；大集绅庶，陈说忠义。降人朱之葵、孔闻语亦至，肃乐碎其刺，众驩振。骆国挺、戴尔惠遽呼戴之，乃入府署，封府库、收管钥，墨经视师。约王之仁与守，张成义、高泰、杨瑶仲等皆从。通表鲁王，请居绍兴；又曰：『浙西义师竞起，苏、松、嘉、湖兵寨数百，杭州孤悬耳，请出海道以窥三吴』！不许。既而军乏不得食，上十亡疏；为方国安、客凤仪等所忌，移军海滫。江上溃，入闽中；延平又陷，避居福清，拾青茅枯薯以食。闻监国驻琅江，遂入覲；请破格招士，编卒伍，选骁健。以书说涂登华，下福宁；约六狂生取浙东，不克。时郑彩横甚，肃乐舫御舟侧，票拟竟，则牵去，读书匡坐；彩犹嫉之，肃乐忿呕血。闻连江复陷，以首触床而卒。肃乐尝梦手捧日渐上，俄复昏小，卒堕袖旁；盖监国矣。卒六年，故相叶向高、孙进晟葬黄蘗山中。其弟数人，并从起兵。季弟诸生肃图从监国入闽，擢御史；还结义勇，又从舟山。五弟肃范，官监纪；从浮海，大学士刘中藻招之，擢给事中。福安陷，望百辟山叹曰：『此宋少帝入海处也』！赋绝命词，缢死。其仆张贵，殉之。七弟肃遴，以诸生授主事。监国入舟山、张名振入长江，皆间道从。舟山再没，肃遴亡命；又从张煌言入长江，兵败相失。一夕，呕血数斗，大呼不绝死。妻鲍氏，为女僧。九弟肃典，为推官；舟山将没，渡海告警，为追骑迫，使兄肃遴急走免。已被执，不屈而死。肃乐妇翁董光远，罄其家助肃乐起兵，授主事，与军事。及肃乐入海，光远自缢死。肃乐子兆恭，亦走舟山死。

元宸既定宁波，乃以翠山之众迎监国，擢今职；上疏力言时政。及江上溃，走深山中，朝夕哭；一日数徙，山中人不之识。忽老妇识之，叹曰：『是晦迹未深也』！既而疽发，命无药。门生林奕隆诵「大还」词三，颔之而卒。国挺既戴肃乐，又破家饷义旅，几为谢三宾所杀；得脱，贫困以死。

瑶仲兄弟共从戎于江上。事败，兄弟、姨姒凡六人皆抗节死。

大学士沈荃宸、故慈溪知县王玉藻、诸生王翊、王江、徐启睿、章成义、孙悦及杨某起兵慈溪。荃宸，与熊汝霖、孙嘉绩、钱肃乐会兵迎监国。江上溃

，弃家从王，次长垣，入舟山；又从王泛海，入厦门，还金门。寻复入浙，舣舟日南山，遭风没于海。当从亡时，其父家居，人屡齧之；卒以强直，不能害。荃宸每思父，辄诵诗，吟罢痛哭；闻者哀之。

玉藻起兵，进御史给事中。遇事迈往，诸将恶之；曰：『是将刃及我矣』！固请入朝，又以持正为人嫉，屡求罢。浙东没，玉藻投于池，家人出之；入剡溪山中。后归江都，其故里也；终身不易衣、去发。一夕，作绝命词，掷笔而死。门人熊亦方从左右，朝夕悲歌，入而癫死。逾年，职方杨某复被杀，亦起兵者也。

翊少孤，不善治生；弟翊，以耕读助之。然饶智略，与江同募兵防江，遣使肃贡。江上溃，翊走；逦者囚翊以招之。翊及幕士、诸生皆不屈死；翊泣曰：『是真不负吾家也』。说黄斌卿袭宁波，与华夏等翻城应；事泄，翊不署名得免。与江结寨四明山，破上虞，杀降令，战胜而息。兵夜袭之，翊弃城走。旋再破之，得县印。张存仁使攻之，自清贤岭入；翊合诸军屯丁山，猝被袭，死者四百。有孙悦者，亦起兵；闻警来救，翊免，而悦以战死，直立不仆。翊招散亡复振，与冯京第屯杜岙；降者导兵袭破之，邵一梓力战死。翊以四百人依俞国望于天台；谓诸将曰：『此团练罪；兵虽劲，非团民导，无能为』。乃击杀诸导者。缘道收兵，得万人，实八千；任战者三千。至大兰山，语父老曰：『前者横扰，今我不然。倘念故国，其许我乎』？遂称大兰洞主；礼致刘穆、刘翼明、褚九如、沈调伦、邹小南、毛明山，说冯京第乞师日本，分道天津、南京，已由山中应之。设五司、五营；五营主兵，翊统之；五司主饷，江任之。江工计会，履亩定税，尽取宁波赋，不事抄掠；翊明决，赏罚皆归之，宁波讼狱皆赴愬。列城昼闭，隶不敢之乡，降官守令反与讲解。九如用法严而能屈己；战士伤，乘以己骑，躬为执辔，得人死力。调伦，为沈国模从子；小南，书生；皆故家子，用义气相胶结。明山，敢死塞旗，议论亦侃侃；军中称「金刚」。是以屡战胜，资粮、雇屨民竞输之，而以致诸。舟山监国之能立，则姚志卓在天目，翊、江在四明故也。寻自上虞徇奉化，值吴明奎败，追骑至河泊；江猝遇之，大战而胜。使朝舟山，授翊御史、江主事；黄宗羲谓其薄。于时张煌言在平冈、李长祥在上虞、章钦臣在南镇，皆兵少不如翊；他诸义旅率抄掠，精严又不如江，丝粒不病民。刘翼明尝按诸义军曰：『俞将军文而有礼，陈将军勇而知义；然不若王公宽厚，有大将才』。又曰：『惜王公起后时；若以此军战江上，岂不拔杭州哉』！翊朝健跳，自御史进金都；再朝于舟山，擢侍郎、晋尚书。张存仁等谋曰：『此皆失职者也；招以官，可立解』。举人严我公即为诰身、印绶，请任招抚；柏襄甫等降之。将入舟山，道翊军；都督黄申道曰：『我公计动山海人心，不可使达行在』。执其使，烹食之

；曰：『敢受招者视此』！我公遁去。翊合俞国望、陈天枢破新昌，拔虎山。金砺、田雄惧，曰：『不讨山寨，无以戢其内』。再掠山民为导，自奉化、余姚分道入；大肆淫杀，旗幕三十里。翊知不敌，议弃大兰；使刘翼明等自东阳、义乌攻衢、严；己之海口大治舟师，期入崇明，合围杭州。会褚素先叛，诸将皆散；乃以兵航海。

及舟山急，复请入内地招军；参军蒋士铨从之。比至，将佐皆尽，彷徨寨内；父老劝之奉化。夜有大星坠地，野鸟皆惊；众忧之。明日至北溪，为奸民所执；题诗奉化驿。士铨先被杀；比死，无饶词，为绝命词以自道。翊闻，为文祭之。在道，日整治冠鬓；曰：『使识汉官仪也』。陈锦讯之，翊席地坐；曰：『无多谈，成败利钝皆天也』。降将刘之协射其肩、田雄射其颊、金砺射其胁，余众忿其屡拒斗，丛射之如贯木，不少动；截其耳额，犹挺然；斧断其首，乃死。时年三十六。从将二：一石必正，扬州人；一明知，余姚人。掠使跪，不可；则面翊而跪，皆死。见者泣下；曰：『王公忠义，乃其从人亦义士也』。陆宇■〈火鼎〉、江汉、毛明山窃其元藏之；后为宇■〈火鼎〉弟所见，泣曰：『此王尚书首也』！束蒲为身而葬之。遗一女，入武臣家为婢；怜其忠裔，抚之如己出。有刘某求委禽，女不可；突出其剑，自刎死。盖女固字黄宗羲子，誓不二也。

江在杜岙，时人称东西军，翊西而江东。因地养兵，且致遗老诸臣以资斧相号召。故杜岙一军甲他寨，历官右副都御史。大兰之溃，江遁；以母为兵执，为僧以见。及母死，江伪与妻离，已携之走金门，朝监国。张名振请以为监军，与入长江；至燕子矶，望祭孝陵，题诗壁上，恸哭而返。名振卒，沈调伦再起兵，遣使迎江；山民闻之，迎者属路。攻者虑其复犄角为舟山障，急击之；调伦战死，江中流矢卒。小南为僧于金山。

启睿为县诸生，负材任气。以国故，己为僧；闻钱肃乐兵起，破关而出，从众入其军。监国鲁王以为锦衣指挥，不受；自称「白衣参军」。时江上军多观望，启睿独即麾下百余人，谕以大义，提剑渡江，直薄西岸。满洲军谓游骑，使一裨将御之；启睿奋剑直出，掩杀过半。城中举锐师为长围以攻之，被执；谕降，大骂，乃杀之。

成义出刘戢山门；起兵后，躬与战事。兵败行遯，不知所终。

诸将吴奎明、袁应彪、汪涵起兵于奉化。奎明为田雄等所败，追至河泊，死；应彪亦死。

涵奉黄宗羲屯山中，居人焚锡杖寺；涵斗烈焰中得出，叹曰：『所图不遂，命也。不死，且致辱』。还斗而死。

武生俞国望及金汤起兵新昌。国望，长者；有众及万。工鸟铳，败田雄兵

于山中，雄众畏之。累功，封新昌伯。一日，战，中流矢，仆丛篁中；追骑千余过之，无觉者。王翊能军，尝往依之。又及王翊、陈天枢兵复新昌，北越余姚，拔浒山，断宁波、绍兴之道。裨将某持尺书道王翊军，不候令，止；刘翼明杖而遣之。诘旦，国望亲来谢。其文而有礼乃如此。卒以败死。

金汤与同起，别为营垒；事多逸，然亦死矣。

吏部尚书张国维起兵义乌。国维闻北都陷，星夜走入浙，因起兵，得卒三千。至镇江，宏光帝立；入朝，与史可法北伐，为马士英所斃，归。至是复起，与陈函辉、朱之普、柯夏卿谒鲁王于台州，奉以监国；以为太傅、大学士尚书，赐剑，督师江上。以派饷骚扰，捐其产署券，约以土著养不逃之兵；富者获产而兵食足，人情大悦。又言『必联诸将之心为一心，然后视诸人之功罪为一人之功罪』；王嘉叹。战于江上，屡捷。隆武帝诏至，急行至绍兴止之。及方国安遁，诸军皆溃，惟王之仁在；国维议檄兵五千与之守。之仁曰：『孤军难立，有舟可入海；公宜自计』。乃整旅追从王，至黄石岩，闻已航海；而已无舟不能渡，遂返义乌谋再举。

监国闻之，使留守东阳、义乌、武义、永康故起兵时所分地；遂屯陷坑。俄，义乌没，众劝入山；曰：『误国者，文山、迭山也』！至七里寺，召守令吴滋曰：『使知吾死所』。为绝命词三章；有『时去仍为朱氏鬼，精灵常傍孝陵坟』之句。语其仆曰：『毋使太夫人知。东阳将士因我而死，其舁吾尸诣各门谢之』。冠带入水死。及城陷，兵入其门，多泣拜者。盖济宁人向饥，国维为粥以活之。或躡其柩旁，夜见国维绛袍、白须坐，甲兵灯火严卫之；乃亟拜。

子世凤，官将军；以吴易事死。次子世鵬，被执；居民数万遮张存仁两泣求免，乃得释。

兵部尚书朱史大典、御史傅岩、主事王之拭起兵金华。大典甫受督师命，而宏光帝被执；乃返金华，练兵誓守。方国安溃入浙，思甘心于大典，纵掠金华，围之三月，近城四十里无复烟火。值于颖檄之去，乃得解。监国鲁王在台州，大典使其孙珏劝进；已与张国维军金华，熊汝霖、孙嘉绩屯绍兴，钱肃乐守宁波，为江东三府。进大学士，以金华、兰溪、汤溪、浦江隶之。浙中文武方拒隆武帝，大典孤立其间，建行宫以待临幸；而与浙东诸将亦相应。隆武帝以旧谊，征为大学士，虚席待之。大典曰：『钱塘扼要，吾去谁司饷者！且唇亡齿寒，闽中亦不可守』。卒不行。监国鲁王使与张鹏翼专备闽，大典亦不从；屡疏请隆武帝幸衢州。方国安之围金华也，有使以子媳出避者；曰：『是为民望也』。以是一军无叛志。及钱塘溃，招抚使至，大典杀之以死守。阮大铖从博托来攻，杀伤过当，城中势益急。御史傅岩，义乌甲族也；既与大典同

起兵，顾事急，请集其众以为援，夜缒而出。总兵吴邦浚、何武为大典守；两人骁勇，有智计。博托不能下，大铖恨金华人，檄逐之。睨西城新筑，使博托以大炮攻之，守者亦拒以火药；已而墙裂，兵乘之入。大典使妾及女先死，子万化犹巷战，其妻章氏已先死。邦浚虑火药多必资敌，将焚之；大典示之以火绳，曰：『此吾志也』。与坐库中，何武及宾客从者二十余人。俄报公子死，急举火，震声如雷，皆灰烬矣。外兵亦骇绝，遍求其尸，卒不得。浙东死事之烈，未有如大典、邦浚、武者。邦浚妻傅氏，曰：『事急毋顾我，惟一死耳』。城破，散金婢仆，皆走；绯衣缢死。

傅岩将死，子龄熙年十四，以身翼之；兵刃其颐。仲子龄发趋救，矢洞胸仆；既苏，见父弟死，手抉其疮死。惟长子龄文在外，得不死；奉母归杭州，终身囚垢。

之拭，甲申殉难王章之子也。监国使以墨经为车驾主事，知鄞县。章初亦知鄞县，监国为制词曰：『以汝父之遗爱，望厥子之世忠』！之拭泣受命。已见江上事不可为，辞。入闽，隆武帝复命为车驾司。闽将败，复还鄞。大典起金华，招之；之拭为之练兵于义乌。金华之陷，之拭得走之山中，谋再举；被执而死。盖父子死义云。

中书陈世亨及邓藩理起兵温州。以一旅复瑞安；援兵不及，被执而死（或曰藩理乃邓藩之理事官，非其名云）。

御史陈潜夫起兵临海。潜夫当南都未立，即传檄讨贼。嗣坐谒童妃，为宏光帝下之狱。南都亡，谒监国鲁王；加大理寺卿兼御史，监浙西军。潜夫自招三百人，与诸军屯江上，求饷不得；钱肃乐言：『潜夫破家为国，今听其军皆饿死乎』？卒不得。方国安遁，潜夫走从监国于绍兴不及；至小赭村，语其妻孟氏曰：『勉之！吾为忠臣，尔为节烈妇』！曰：『是吾心也』。栉发易衣服，及潜夫共拜祖父像，已拜父母，及弟相携至化龙桥入水死，年三十七岁。

有朱辉者，为讨贼檄文，词尤激烈云。

台绍道傅云龙、前晋江知县陈函辉、武生张廷绶起兵于台州。云龙结台州知州关继璠、通判杨体元、推官张明弼、知州宋腾熊（一作蛟）传檄起兵，宏光帝诏止之。函辉闻京师陷，恸哭；刑牲誓众，倡议起兵。传布檄文，词尤激烈。亦以诏罢。浙东师起，函辉与宋之普等谒王台州，劝进。值国维来迎，乃扈从至绍兴。王既监国，擢函辉礼部右侍郎，〔晋〕兵、礼二部尚书。绍兴陷，从监国航海。已而恸哭，入云峰山作绝命词数章，入水死。

廷绶以武学生从钱肃乐通兵法，善挽强；以骁勇，署总统。函辉起兵，以会推属兵廷绶，擢都督僉事。还屯温州之海门，李唐禧亦至；两人相让，交甚密。博托兵入闽，唐禧谓廷绶曰：『君当俟陈公消息；然兵已逼，不如死也』

！廷绶曰：『诺』。散其士卒，袍笏坐营门；谕降不屈，皆死之。眷属之从军者皆死，无或存。

浙江义师极众，大小六百余起。孤村、远堡，亦建义旗；资粮靡屡遥济海中，莫之或吝。舟山监国一载有余，盖诸山寨保障之力。诸军溃死，舟山亦亡；姓氏、事迹湮没十九。可传者或不得其详，类识之。

有若张振、全美闲等奔走山海间被囚；美闲仰天呼曰：『吾不可辱』！夜即暴卒。

鲁珣为夏敷使，被执入狱死。

高宇泰，斗枢之子也；从肃乐起兵。监国重其人，比之江东乔木。江上溃，斗枢亦自陕遁归；父子同预海上事，首被逮。其后两捕之，皆得免。

陈虎侯等，屡及田雄、马得功战。

倪懋楷、倪懋禧同起兵江上，事败归，以不去其发，执下狱；其母使人饮之酒，醉而剃之。既醒，痛哭欲自裁；众共止之，乃已。

陈仓军于高桥墩，金魁、谢旗牌屯于五十都及冯家桢、沈尔绪、方岙诸生何兆龙、永嘉武举林梦龙，更以溃败抗节死。

又有翻城之狱，则屠猷宸、董德钦、杨文琦诸人实为之。猷宸等因参江上军，师溃，走宁波。值史可法部陈天龙、陈天策以兵止其家，猷宸阴说之；二人曰：『阁部垂没，嘱无负盟。城下有警，当缚兵备官以献』。出可法遗牒于衣领中以示。乃及华夏、王家勤、杨文琦盟，义士钦浩罄货助之。夏、家勤为约诸道军，猷宸即虑谢三宾为祸；果为所诘。天龙、天策方勒兵，值诸道并溃，家勤被执于海口，猷宸、钦浩亦被执。文琦兄弟皆在外，或劝之走；曰：『吾以义起，临难不赴，且将陷吾父；然偕死无益，诸弟曷入闽也』！文瓚不可，乃使文球走；文瓚、文琦皆就执。讯之日，大陈刑具以悚之。文琦再言文瓚不与谋，请释之以事父；三宾卒构杀之。于是家勤、文瓚、文琦、猷宸、德钦皆死（家勤死见前）。文琦尝力说黄斌卿为勉至桃渚事，还被执。文瓚以举人官御史，力言闽、浙之势不宜分；争开读者弗之。文瓚躬入闽，为言宜合浙为同仇，不可以争端隙；隆武帝然之。命掌贵州道，巡守延平、建宁之三关。仙霞陷，隆武帝如汀州，乃返里为翻城之举。将刑，大呼高皇帝不绝口。文瓚妻张氏，名如玉；工词翰。葬文瓚身首讫，衣其故衣，题绝命词，缢。文琦妻沈氏，曰：『似烈矣！吾将后之』。亦缢。夏妻陆氏，绝粒七日；或劝以姑在，乃一食。已闻徙诸人孥，托其子于林时跃，自缢死。猷宸妻张氏，为绝命词，死。文球就刘中藻于福宁，参幕府；城破，球死之。文琮亦与难，走去；张煌言命联络浙中诸义士，自是往来不绝。己为降卒首其将，引赵彪以攻浙（彪亦海中义将也）。遂被逮；曰：『吾固雁行中漏网也；可死矣』！赋诗曰：『

凭谁瘞我孤山上，魄是梅花鹤是魂』。扼喉而卒。人称杨氏四忠。钦浩，南海诸生；寓于浙，通贡舟山，疏吴中义士南昌知县刘曙等凡十三人。降臣王国宝逮曙至，不跪；曰：『反乎』？曰：『然！惜未成耳。然曙固不识浩也』。械至金陵，与顾咸正、夏完淳等纵横诗酒；已而皆死。

有朱金芝者，亦浙人。从黄道周游，得其「易」学。甲申之变，金芝在北为僧以归，往来英、霍诸寨及太湖军中，躬与谋，战几死者数矣。已知不可为，返里；被捕，幞被亡去。或云客何腾蛟幕，与殉节；或云入滇，崎岖扈从死；或言为黄冠于郟阳。

他莫能及矣。

副总兵洪日升、给事中利瓦伊樾、佾都御史李光泰起兵江西。日升闻北都陷，即与揭重熙起兵勤王。至南都，重熙以忧归（重熙事详后及「江西之兵」），日升亦罢。

维越、光泰皆起兵勤王，亦以诏罢。

义士蔡观光、刘斯崦、林亮、观国楨起兵南昌。观光为孔彻元客；彻元死，观光愤之，起兵南昌。事泄，以其众走鄱阳，被执而死。

斯崦起梓溪，亮、国楨及丁家塘师皆应南昌；谭泰击杀之。

义士郭贤操、诸生桂登魁、胡戒登起兵德安。遂克建昌，为降将高长子所执；释勿杀。明年，复聚众起兵；金声桓使环其室焚之，贤操先走去。及声桓复为明，贤操投袂起事；败，见杀。仲子良锡、从子良铨，以攻建昌，中流矢死；叔子良铎，从鸟兵营战死。登魁、戒登皆死，登魁妾胡氏殉之。

诸生李含初起兵琅山。含初值九江没，即倾家起兵，破德化、瑞安，人情震撼，无敢助者。其部王拐子私款于降将余世忠，因袭破之；含初败死。与死者，诸生李映阳、武生唐扉、邓士凤、熊九鼎及宗某（人称宗麻子云）。

故汜水知县胡定海、义士董某、揭新起兵于德兴。定海之官有惠政；既罢贫甚，授徒于德兴。董氏，亦义侠也；破家起兵，定海为之结诸乡寨。张天禄次婺源，定海以兵绝其前。婺源陷，复击之，杀所置吏。天禄攻之，定海徒步乞师于黄道周。比归海口，已被围，力战而败，被杀；首诛，而尸不仆。

揭新亦起兵，居址不可考；与之同死。董后死于粤。

诸生吴江起兵于星子。江闻金声桓复为明，起兵应之。谭泰破九江，江部兵期再举；其部已通款于泰谭，执江献之，不屈而死。

诸生金志达、僧了悟起兵九江。集众万余，屯于鄱阳、彭泽间；取东流、建德，又战于池州。寻败死。

抚州佾事曾益、吏部主事曾应亨、郎中郭应铨、御史揭重熙、故将王益八、举人王秉干、诸生汤仲发起兵临川。益闻江西急，即亲与李含初同谋起兵

，盖最早矣。应亨起兵应益王，众溃走临川、汀、赣之间。及永宁、罗川两王起，寓书应亨为东道；应亨喜，募兵数百相犄角，且走书诸大姓。一日，方设会，王得仁侦知之，阴自祝家渡至；应亨卒不支，走石室。其从弟谓应亨实贾祸，指穴出之；遂及长子筠，皆被执。得仁揖应亨曰：『公，义士也。时不可为，宜就功名』。不应；捱之数十，亦不应。悬诸树而射之，已复为婉言；终不应。得仁曰：『此铁石人也』。乃杀之。当被执时，语筠曰：『一日千秋，毋自负也』！筠曰：『诺』。大骂得仁，支解而死。宗族而死者二十余人、亲故义士三百余人；邑里为墟。然应亨起兵，先使弟应和奉父走，故不及难。应和闻兄死，曰：『父为忠臣、子为孝子，亦复何恨』！奉父之福州，福州失；之肇庆，肇庆又没。拜辞其父，入井而死。应亨叔械，先以蒲圻知县死；伯益，为贵州佥事，死。人称曾氏五节云。

应铨，维经之子也；与弟应衡、应煌共举兵，大小十余战，斩获颇甚。隆武帝擢应铨、应衡皆至郎中，应煌户部主事。及维经视师赣州，应铨屯龙泉为犄角；金声桓来攻，应铨设伏败其众。部将刘文煜叛，以城应；应铨兄弟皆被执去，（应铨）奋掷岩下不得死。刘一鹏诱之降，不可；扼吭死。衡至吉安，一鹏饮以酒，碎其碗而骂；凿齿、断臂死。应煌见董学成，唾骂之；抽肠死。

重熙集徐祖绶、万民望、王宏等起兵，战败；劾去。后拜督师之命，转战诸路；久之乃死（详「江西之乱」及「殉节」）。

益八以战死；秉干、仲发皆议举兵，事泄而死，其刑尤酷。仲发，显祖之孙也。

义士陈宗勉起兵南丰。久之，败死。

益王由本、江西布政司夏万亨、分巡道王养正、知府王械、推官刘允浩、通判胡缜诸生邓思铭、义民孔彻元、孔彻哲起兵建昌。南昌已没，众谋拒守。械曰：『事急矣！国无主，不可以集众』。乃奉王为主。王亦思起事，苦不知兵，年又少，乃委军事于罗川、永宁二王与艾命新等出号召。得刘琦、杨独龙、僧丹竹等三十六人为三十六将，兵凡七、八千人，为三十六营；移书歃血，军势颇振。又以便宜，留云南入援总兵赵印选军助战；富民王某、谢某竭资助之。事甫立，而（王）得仁驰至。有保宁王者，称自河南至，知兵；众信之。及战，从阵后以火矢射众兵，诸军皆溃；疑得仁之间矣。王奔宁都之佛旗堂，后死于闽。永宁走宁都，万亨诸人皆被执。允浩督众巷战，亦被执。金声桓以万亨能得民，将降之徇郡邑；劝受命，万亨书绝命词以见志。声桓不之杀，械至武昌，死。王械被执，亦送武昌，死。万亨妻顾氏、子妇陆氏及其女孙，皆入井死；仆从殉者十余人。养正妻张氏，绝粒九日死。建昌人哀之，合万

亨、养正、械、允浩之柩葬之沌砦河侧。刘琦、杨独龙诸人亦多死。惟丹竹绝健，复从揭重熙攻抚州，刃及得仁之面。重熙败，丹竹亦病，声桓使九骑缚之；丹竹奋起，呼所部十余人出伏，自居酒肆；骑不知，即丹竹询之，立杀二人，其七人走遇伏，获其二，追之，又获其二。及声桓攻广信，丹竹以长枪、火矢逐之，而阴杙水中；声桓舟遁，复罣于杙，遂大败之。后以精锐邀击满洲军之入闽者，首蹶而死（命新、南英详下）。

思铭，故仪宾；北都陷，即说益王曰：『身兼臣子，坐视宗社倾覆，盍可忍乎？』王大感动。铭即联诸生，称庠兵，请于有司；则曰：『庠可兵耶？』置弗应。众遂散。及王械等起，思铭入其幕。城破，械被执。声桓愤其詈也，缚诸竿而射之；每一矢至，辄呼『未中』。及六矢，思铭大吼曰：『经时而不能杀我，技何劣也！』遂死。

元、哲家富，与客蔡观光誓起兵。及谭泰围南昌，哲以众援之；不克而溃。已传德安、瑞昌间有奉隆武宗人而起者，彻元入城，逐守吏应之；已而寂然，其党执以献。兄弟皆死，部曲尽散。

永宁王慈炎、瑞昌王统鉴、知州张述载、贡生魏一桂起兵泸溪。永宁以益王败，入广东连子洞。旋竭其赀，招萧升、阎总、张安四营，皆猺寇也。升方梦日坠其门而王至，益乐戴之；礼部侍郎王廷垣、知州揭重熙、举人艾命新、诸生杨师古及罗川王皆从之。复建昌，乘胜拔抚州；降臣鄢鼎实等皆遁走。进拔进贤，饶、信，抚、建之间望风相应。隆武帝手书存问，使郑彩因王以复南昌；彩置不顾。金声桓兵四掠，王率孤军以战，亲冒矢石。降寇谢志良等皆愿受王命；顾监军张家玉，执其手曰：『誓同生死！』英义之概，为明季诸藩冠。值其部与罗川王部竞，罗川王死之。王退抚州，王得仁攻之急。张家玉上王功，请若汉制，以鲁益东海；诏南昌克复，必晋亲王。及郑彩弃广信遁，湖东危甚，张家玉南募兵；声桓急攻抚州，王登陴守。凡三月，吉安又破；隆武帝使傅冠以兵援江西，次泸溪而溃。抚州援绝，王突围走建昌；王得仁急追之，遂遇害。都司汪一贵、守备杜有声诸人皆从王起兵，先后俱死。

统鉴既起兵，授王来捌、盛名世皆总兵，郭应铨、郭应衡主事，分屯东乡、吉水、龙南诸寨。汤执中、刘一鹏攻之，来捌等死，王亦殉。

魏一桂以贡生起兵，执降令李光送郑彩磔之。故知州张述载亦起兵，相与战守，败金声桓于密渚；王得仁使尽族泸溪丁、傅、魏三姓。一桂弃妻子走福建，袭将乐，破之；与永西、德化、兴安诸藩王攻建昌，亦破之。金声桓围建昌，一桂坚守；凡五月，始破。一桂与诸王俱死，惟兴安得免。时宗室子孙多起兵，宗派、封爵、时日及起兵郡邑颇难考；永西、德化、兴安之起亦然。附列于此。

罗川王某、举人艾命新、御史艾南英起兵贵东。南英工为文，尤精于选核；与陈际泰等齐名，称几社，风动天下。王先及两人奉益王号召吏士；益王败，及永宁王走宁都，又与入广东，复入江西。南英攻抚州，屯于进贤；以粮匮，退军许湾，招兵贵东安仁，可二万。及永宁至抚州，王以兵会，定计取南昌。俄，永宁部与王军斗，王亲出止之，中流矢卒。命新，南英之叔也；同起兵，奉王与金声桓、黄道周相应。罗川亡，命新旋死。南英入闽，陈十可忧疏；授主事，寻改御史。汀州变闻，南英死之。

副将傅潜龙起兵东乡。隆武帝诏至，及其旧部参将黄腾、都司文而武、守备刘胜率众袭东乡，破之。屡与王得仁战，败死。

督师大学士余应柱起兵都昌。金声桓复为明，应柱散财起兵，以舟师援南昌，败于落星湖。已复谓众曰：『吾年六十四，官尊禄厚；所不了者，欠先帝一死耳』。后以兵救吴江，杨捷以步骑猝迫之；与子临显及中军帅师，皆死之。

宗室由■〈木产〉起兵饶州。由■〈木产〉，金华王属也；为洪承畴所灭。及其属常游、常洮、常涓皆死。

都司赵祖、参谋舒奇谋起兵余干。败死。

义士徐孝伯起兵湖东。往来各郡，又会傅鼎铨于徐博。既而败死。

都司徐德、守备洪士邦起兵于安仁。亦败死。

义士倪大显起兵乐平。大显及弟大恢、大登，皆以勇力闻，尚书周损以币致之。损败，从黄道周；道周败，从曹大镐。及王得仁大发兵屠乐平，军中闻其勇，争欲得之。有僧长八尺余，下马来搏；显斫其脑，应手死。已度不支，遂自刎。大登、大恢亦被杀。

大理寺丞詹兆恒、东湖副使胡奇伟、前知唐县胡梦泰、进士徐时敏及杨文、李克升起兵于广信。兆恒起玉山；隆武帝立，兆恒表贺，晋兵部侍郎。梦泰与同起，倾家募士；亦授给事中。奇伟亦起兵，守广信府。金声桓来攻，兆恒告急，黄道周使监军御史周定初、员外郎万文英援之；定初旋拜巡抚广信之命，文英分守铅山。郑彩既遁（详前），定初、文英犹固守；击声桓兵，败之。文英寻及主事唐倜出战，倜陷阵死。熊开元以倜知兵，自诸生荐授主事，使募兵数百出关，应文英。倜死，铅山亦陷；文英尽室沉于湖。梦泰、定初在广信，力守数月；城破，梦泰夫妇自缢死、奇伟自刎死，定初亦死。兆恒走玉山，聚众千人，依险自保；往来江西、闽、浙，声桓不能制。寻攻开化，击降将李荣兵；兆恒亲身搏斗，誓死不移。从兵尽溃，中流矢死。

时敏、文、克升同起广信之九仙山。永历帝已走南宁，江西义兵亦欲尽；时敏等犹为明，永历帝封为真定侯。寨破，皆死。

副将黄英、义士谏延椿、胡亲民、刘绍新起兵瑞州。英及都司敖高、参将姜性誓众于瑞州之鸡公岭、崇山诸处，王得仁攻之，英等皆没。

延椿、亲民、绍新亦死于起兵。

举人谏志明、故分宜知县鲁国琦、前怀宁〔知〕县聂栋及其子炬武、解元王东平、举人利瓦伊楨、黄栢、晏扬勋、贡生任汲、凌洪、黄国彦起兵于上高。志明、国琦、栋、东平、维楨、栢、扬勋，所谓七家军也。志明以兵东会陈泰来进攻抚州，王得仁猝至，志明没于阵。东平、栢相继以败，死；维楨不知所终，或曰自焚死；扬勋、栋皆为僧。

国彦亦奉泰来复上高，杀其知县某；取新昌、宁州、围瑞州，不克；攻万载，取之。寻败没。

汲、洪亦起兵奉泰来；泰来死，两人不知所终。

右都御史陈泰来起兵新昌。泰来闻益王起兵，将赴之。其姻戴国士及同里按察使漆嘉祉伪止之曰：『公受隆武帝命，督江西义军矣。今复从王，将奉以事闽，则王不可；将两事之，是二心也。公捐身家以教忠也，示人以二，人谁谅之！』乃止。及金声桓陷新昌，国士降为声桓用，使招泰来；泰来恨曰：『吾乃为贼误！均国事也，闽与益何殊？』复捐赀募士起，曹志明等皆奉之；遂复上高、新昌、宁州，执国士妻子杀之。进围瑞州，不克；取万载，使其子正仪等他出从义旅。及声桓兵再至新昌，守者叛出降；泰来走界埠，志明等自上高会之，进攻抚州。王得仁猝攻之，泰来走黄氏祠，自刎死。

监军许文龙、曾嗣宗起兵宁州。金声桓招文龙不应，以兵逐降吏，屯于奉乡。嗣宗在宁州，声桓攻陷之，嗣宗死；进围奉乡，文龙固守。凡三月，食尽；退军界首，食又尽。乃被执死。

监察御史徐伯昌、兵部员外郎彭焜、金简臣起兵宁都。伯昌受命督江西义旅，自新城、广昌至于宁都，起兵克之。善战能守，以书生挫锐师，被围经年而不能破。揭重熙、傅鼎铨外，城守久者惟宁都为最。及城陷，大书于壁曰：『读圣贤书，但知守经死，不知达权生』。自缢而死。其子先以伯昌命，匿妻山中；返而同死。

焜以诸生起兵，从杨廷麟；擢今职。廷麟败，以幼子属之。及宁都急，焜饮亲故酒，曰：『此城破，我义不辱；行与诸公诀矣！且我与杨公共事，宜死；徒以其孤在。今已长，必无绝忠臣嗣者』。揖诸人而托之。素衣冠，烧烛于庭；呼妻李氏冠帔出，北面再拜，分就东西偏缢。

简臣，至李定国入江西时，犹以兵屯宁都。明年，败死。

有彭顺庆者，亦居于宁都；刘武元招之，不从。旋被杀（详「江西之乱」）。

义士陈其纶起兵于大相山（瑞金治也）。揭、傅诸军没，其纶无内救，遥附朱成功于福建。降将胡有声攻之，走宁都之天心寨；被执，死。

总兵陈辉、汪硕画、副将汪洋、监纪知州廖汝健起兵贵溪，会胡奇伟攻广信。硕画，故袁继咸将；受其遗命辗转江西，不肯降。寻以战死。辉等亦没。

义民王宠、邹文鼎起兵吉水。宠偕刘同升起，以部兵不戢去；往来临江、吉安、抚州、赣州之间，金声桓不能御。一日为获，诡乞降；夜半，杀守者，搯声桓旗走。过新淦至峡江，降令某以为声桓至也，亟以冠服谒；遽杀之，破其城走。急书其旗曰「追剿王宠」，呼噪而走。既远，声桓兵始知之。及声桓复为明，遍招之不得；盖入山死矣。

旧抚将邓武泰起兵峡江。武泰屯峡江，始终不降。义师起，遂以兵应。寻战死。

翰林院检讨傅鼎铨、职方主事邬见正起兵于宜黄。鼎铨闻福州破，乞兵于宁都之田宗海，不应；自集乡兵，复宜黄、乐安，复与揭重熙往来江西（详「江西之乱」）。久之，被执；使降，不可。令以书招重熙，亦不可。在狱阅月，赋诗不辍；有「浴佛诗」传于世。或欲去其发；曰：『留此与首偕』。将死，人为之泣。鼎铨志气如平时，闻角声，曰：『可行矣！我不任缚』。平行至顺化门，南向再拜；刑者请跪，曰：『吾自被擒，谁屈吾膝者』！刑者泪下而颤右手，杀之。鼎铨以北都陷，受贼命，尝求死以自雪；置木主，书年空其日月，盖誓志久矣。

见正合鼎铨，每事必咨之。鼎铨没，见正走吉安，与刘季矿图复湖南；仍故衣冠，匿村塾。为人所讦；捕至，请自刃死。吏诘之，则大骂；不食，死狱中。

都督宋献忠起兵乐安，授今职。四家军虽尽破，献忠等犹为明。战败而死。

都督陈文魁起兵，其地（？）。后于南丰被执死。

节妇刘淑英，庐陵王霭妻也；父铎，以扬州太守，死瑯难。淑英十八而寡，剖股以疗其姑。北都陷，即矢报国；集家僮百，四出召募，遂成一军。后赴张光璧于永新，奇其才，欲妻之；淑英不可，因夺其部。淑英愤卒。

义士李陈玉起兵于信丰。侍郎刘士桢使其子稚升来与俱。既而败死。

工部左侍郎刘士桢起兵于龙泉。破泰和、庐陵。吉安再没，士桢使长子肇履入闽乞师；次子稚升从李陈玉于信丰，为赣州援。赣破，士桢走南田。金声桓复为明，士桢再使肇履募义兵，从刘一鹏围赣州；令稚升入南雄，结粤军。声桓败，谭泰攻之，士桢走龙泉；吏索之急，绝食而卒。稚升后战死于长桥铺。

编修杨廷麟、修撰刘同升、乡官王其■〈穴上弘下〉、刘明保、赵日谏起兵赣州。北都陷，廷麟抢地哭，与同升起兵勤王；授左庶子。宗室统■〈金类〉诬劾姜曰广及廷麟，谓谋不轨；乃散军。俄，金声桓陷江西，列郡骤没；惟赣州悬岭上，其势亦岌。廷麟、同升及巡抚李允茂大集绅士于明伦堂，起兵守。廷麟开忠诚社，其■〈穴上弘下〉、明保、日谏各以家丁裹粮从。四方至者且三万人，复招壮丁四万、留广东兵数千及中书张同敞所征云南总兵赵印选、胡一青兵四千，大享于城西，誓师恢复。声桓陷泰和，廷麟、同升乘其骄，以兵复万安诸县（详「江西之乱」）；使张安攻抚州。屡疏行在，请临幸；略言『偏安海甸非计。赣居上游，不易仰攻；且左楚，右浙、闽，背为粤东，控制三面，兵甲精利。六飞临幸，使四方豪杰知朝廷有恢复大计也』。隆武帝悦；郑芝龙尼之，不及行。及樟树败，与万元吉共城守。俄，被诏将行，闻吉安警，陈兵郊外；驰疏言援吉安、防赣州之计。吉安陷，声桓乘胜攻赣州；廷麟以新军及广西军溃，乃入城守，军声颇振。城破，廷麟犹督乡兵力战；已知不可为，散其众，脱身入清水塘自沉死。降将贾熊见之，叹曰：『此真忠臣也』！仓卒无棺，殮四门瘞之东关之外。同升子季矿从父起兵，授待诏；后死。湖南总兵邓凯，城破得免；后从亡于缅甸（详后）。江西自左梦庚降，义兵起者旬月辄败，惟廷麟起赣州，坚守二年；易子析骸，人无叛志。隆武帝嘉之，锡名「忠诚府」。四方闻者，靡不义之。

又宗室由植别为义兵，拥立于赣州；而主兵者之名不可考。降将马国栋攻破之，由植及拥立者皆死。布衣陆继望、陆洪基及南城某亦以起兵死，而实事不可详。其从黄道周、揭重熙诸人者，复不胜数。南昌再破，其势较折；而廷麟子弟在湖中者，至永历帝入缅甸犹有存者。久之而后尽。

贡生齐巽、中书张份、僧不空起兵于闽州。巽及份、不空阴以众起，大学士曹学佺资之千金；众遂立杀悬招抚榜者。钱肃乐闻之，为诗以自慰。降人黄璫密语博托曰：『急取福州，此类必散』。众果骇溃，人共惜之。

大学士朱继祚、举人曾世兗起兵莆田。继祚从隆武帝至汀州，奔还。闻监国鲁王在闽安，聚众起兵；与同安伯杨耿攻兴化，克之。既而城陷，被执；为诀命词，自缢。将死，复为楹联以自誓。

世兗破家起兵，从继祚克兴化。事败，走厦门，忧愤以卒。

义士李长蛟起兵延平。延平居万山中，将军寨尤峭险。博托兵趋福州，长蛟等奉德化王慈焯居之，取大田诸邑。攻者至，扼于山势，不能克；相持历岁。陈锦使于对山垒土齐寨而炮击之，长蛟诸人力战死。王被执，死；宗室王侯死者极众。始谓其险可依，共保之也。锦又嗜杀，几屠刘矣。

建宁知县蒋芬、郟西王常潮及应天麟、毛明卿、李尚贤、范恩印起兵建宁

。芬知建阳，闻庄烈帝崩，即誓众起兵；捐资俸、储火药，募勇士刘铁臂、朱千斤等，三请勤王。其词曰：『幸而邀天之眷，迅扫狂氛，社稷之福；否则，断颈抉腹，一瞑而万世不视，以酬国家三百年养士之报，亦无负芬三十年读书之心』！识者壮之。南都诸臣无措意，芬不得行。后擢芬参政，与朱继祚共守兴化。兵入，绯衣坐堂上，死。

天麟闻黄道周出江西，首以兵从；于是员外郎中书舍人魏桀斌、推官洪京榜、赖继谨、诸生陈雄飞、应士英、王加封、仲成治、高万荣、刘醇、商应椿、蔡春溶、林克佐、黄子渊、黄子静、黄堡、曹璋各起兵，合数千人从道周。及败，诸人并歿。其给京榜札，以风、云、雷、雨、虎、豹、熊、骊、龙、象为名。故京榜所统，名「象」字营。朱书其末曰：『东山雨雪，眷其在怀；板屋温如，何能不思』云云。

常潮落魄入闽，虎与卧于僧寺。僧奇之，与入古田。降人高简肆虐于建宁，众叛之；遂奉王。乡官陈某复以虚实告，遂以王祁为左军、李文垣为右军，率兵万人及竹溪王屯东峰。降将于应鹄来攻，设伏大败之；进攻建宁，王祁以计突入之（详「闽海遗兵」），车裂简于市。遂入松溪，知州张朝国不降，斩之；属邑皆附。马得功来攻，自溃去；屯于浦城。王以兵复将乐，促浦城，将扼仙霞关，不克；复顺昌。得功陷松溪，知州戴应选被杀；死者千人。王复使曾明远、叶和、陈士良出瓯宁、政和，攻松溪，复败得功。自浦城围建宁，自三月至四月，守御百计，间出战，胜负亦相当。得功掘黄华山，以巨炮堕西门，梯而上；众皆呼曰：『休矣！休矣』！王合宫自焚死。祁以功封郟国公；挥兵巷战，不胜，自焚死。得功纵杀，火三日夜不息；尸气闻数百里。

阅二年，故将毛明卿复起兵，战于严关，独持狼筈奋力死斗；且以兵攻闽、浙间。

尚贤、恩印亦起兵奉永历帝号，往来瓯宁、浦城、建阳、建宁、松溪。久之并没。

宗室统錡起兵光泽，频掠福建、江西、广东境。使林惠、徐化、朱寅攻安溪，郎廷相败之；招其部陈龙、施建宇、蔡淑，皆叛降。廷相复使淑伪还，为内应；遂攻之，冯珩、朱议潜等执王以献，廷相杀之。

义士林质起兵复德化，再攻建宁；降将蔡应科逆战，质败被执，死之。

举人陈希友起兵长乐，累官给事中；从监国鲁王入于海。郑彩杀熊汝霖，上下骇畏莫敢言；希友独疏劾之，不纳。知必为彩所忌，上印为僧。

兵部右侍郎林汝翥、吏部员外郎林逵起兵福清。逵解官募兵千人，扼于郑氏，郁郁甚。至汀州，仓卒不及救，恸哭而返；匿山中，为一棺书曰「大明孤臣之柩」。闻监国鲁王至，郡邑起兵拥之为主；拜其父曰：『儿当死久矣。作

令城不守，当死；扈帝事不终，当死。今更苟延，恐遗父母辱』！徒步荷戈，与汝翥夹攻福清；身杂伍卒。然乡民不习战，马得功以劲骑冲之，皆惊溃。盗独以所部战，身被数创，犹不止；流矢中喉，乃卒。

汝翥受命总督义师；福清之役，亦被执。除夕，饮金屑死。记室叶子器，先被执，使作书招盗；盗书绝命词与之，被杀死。

义士林永聚起兵于永春州。隆武帝虽没，汀、漳、福、建、邵、延之间义师数起，永春尤甚；结寨三百有奇，皆为马得功所破（志乘不详，湮没殆尽）。及朱成功北出永春，义兵复起；可知者，惟永聚耳。有众数千，袭破州城；李率泰攻之，永聚败死。金衢巡抚刘中藻、故苏松道李向中起兵福宁。中藻返自浙，朱大典荐之，召对称旨，命抚金、衢。中藻取苧獠、青獠诸种人，练为兵。隆武帝没，中藻走括苍山中，以兵攻庆元县，守之。旋以众归监国；攻福宁、长乐，皆克之，降故将涂登华，进尚书大学士。治军有律，语富人佐军食，士卒乐之；遂见嫉于郑彩。监国使沈荃宸解之，彩不听；纵兵掠其地。为得功乘之来攻，中藻善守，杀伤四、五千；相持阅七月，城中食尽。中藻知必陷，冠带坐堂上，为文自祭，屑金饮死。子诸生恩沛被执，囚浦城。闻中藻死，曰：『父死节，子可不继乎』！亦死。兵科给事中钱肃范（详前）、举人连邦琪、繆士垵、方德新、郭邦雍、陈翰迅、幕友欧宁、吕天宠、部将卢某、董世南、张先数百人皆死。

向中起兵雒容山中，藻招之；监国以向中为侍郎，巡抚福宁，且监中藻军，以其部屯沙埕。中藻以忠义激士气，所战辄胜；其部众颇不戢，向中以法戢之。马得功围福宁，向中兵少不能救；率涂觉华及襄武伯章义军，扈监国入浙江。取健跳、舟山，晋尚书，掌都察院。以郑彩横甚，叹曰：『此何天子、何节度乎』？值其父卒，监国使以墨经视事。及舟山破，曰：『先帝以治行擢向中，向中不死难；华亭之役，不与沈、夏诸公死；福宁之役，不与刘公死；偷生七载，希得报先帝。今已矣！父死在殡、母老在堂，向中可无死；然不死则辱！我死，当投我于海中以见志』！墨经诣陈锦；曰：『召君不至，捕何至也』？则曰：『招恐谕降，捕就死者』。翔步而出。明日，被杀。

招讨大将军朱成功起兵海上。传三世，至克塽降（详「闽海遗兵」）；部众犹多入海者。

儒士洪有楨、杨涑起兵漳浦。有楨工书，名溢海外，贾舶争市之。忽以侠士数百起嘉禾里，据漳浦，尽杀文武诸降人；监国嘉之，即以为令。未几，城陷被执；瞑目大骂不绝，磔之。悬首高竿，数日不变。一卒投之水中，夜叫号，若有击之者；乃罗拜而瘞之。

涑亦以起兵，不屈死。

在籍御史沈佺期、光禄寺卿林桥升、户部主事郭符甲、推官诸葛斌起兵泉州。符甲家居，与佺期等誓众起兵，亲身督战；遍体皆创，斗犹不止。或断其首，乃仆；暴尸七日，面如生。乡人义而葬之。佺期后没于台湾。

桥升及佺期、符甲共会监国围漳州，斌约杨义为内应。某夕，守者移义于他门，斌不知而往，一军尽没。斌、义皆死。

郭必昌子显，亦谋内应。事泄，一门十三人皆死。

义士林忠起兵于南安。居于双溪，与陈奇、陈己相应。马得功攻双溪，奇、己以郑师来援，两人皆死。忠走入海，往来闽、浙者八年有奇。及郑师再入，忠更破德化、大田守之。宜永贵等来攻，不克；久之，乃没。

金都御史田辟起兵入卫；锦衣王之臣奉隆武帝命阅其军，诬以冒饷，逮下狱。然兵皆实籍，饷亦已资，官未之给也。已而遇赦，拥众楚、粤山谷间，崎岖不屈。久之乃败，抗节死（辟起兵、殉难非一地，而始于闽，故系之）。

闻之闽中义旅，数抵江、浙，其期更远；诸人而外，匿山林、走海岛至于屡岁者，殆不胜计数。然无纪着，皆湮逸。惟周之夔亦起兵，人以其党阮大铖，薄之。

职方主事周师文起兵兴国山中。金声桓复为明，师文应之；刘季矿表授今职。复入耒阳，军中身先士卒。何腾蛟不之喜，乃之酃县遇盖遇时，使复吉安。遇时欲降，师文涕泣，以大义止之。遇时怒，竟被杀。

举人郭金召起兵湖潭。金召貌奇伟，议论风生。流贼陷湖南，请于何腾蛟，练乡兵以守。已知不可为，绝口时事。腾蛟两荐之，卒不起。临终题其碣，曰「遗民郭金召墓」。

监军御史余鲲、主事李春甲起兵复宝庆，值何腾蛟下长沙，遂依之。腾蛟死，鲲、春甲重茧入桂林。桂林破，走入山野，不食死。

诸生邱式■〈耒予〉起兵黔阳。式■〈耒予〉倡团练，御贼徐步。诣行在上疏，授待诏；招抚诸镇将，会李若符军。被执过沅州，褒衣大带，见徐勇不屈；勇致之武昌，不杀。式■〈耒予〉誓死，为文自祭；云以汨罗之水、首阳之薇，致祭于邱君之神。遂被杀。及北京赦使至，已无及矣。黔阳破，若符亦死。

贵溪王常彪起兵永宁。贵溪，荣藩裔也；荣王死，王与总兵项登华拥其余众，招兵苗中。出攻沅州，降将线璫击之，败绩；线国安复来攻，王固守。未几城破，王及登华、吴尚应皆战死；苗兵死者万人。

荣王由楨起兵辰州。俄，败死；贵溪王统其众。

有遂平王者，亦起兵死（以时日、居地不能确，附之）。

义士谢照、龙尚可起兵耒阳。屡与孔有德兵角，卒败没。

监纪推官闻大成起兵酃县。大成甫起兵，遽为兵执；在狱慷慨悲歌。临刑，神色不动，观者雪涕；大成曰：『无劳诸公痛我，我亦痛诸公之生也』！

文渊阁大学士总督五省义师唐诚起兵永州。诚受父绍尧遗命，及兄谊毁家起兵，助瞿式耜守桂林，擢今职；与腾蛟相犄角。湘潭破，谊奉母居龙虎关，诚入肇庆。马蛟麟执其母入粤，诚号泣上印绶，自囚赎母；蛟麟礼而释之。或以其名入簿牒，作诗曰：『无如世相拂，此谊不忍绝』！入秦人山以终。其弟访，官庶吉士，知制造；亦奉命入楚，联络诸镇。知不可为，痛哭为僧，称「食苦和尚」。

崇阳王起兵苗中。入苗地，散金帛、敕印号召；土司、苗民翕然奉之。出攻黎平，陈友龙击之，王被执，死；连营皆溃。

兴化土司某，独拥奉国将军晖奎入其寨，以兵千人誓守。友龙复攻之，王及土司皆死。

湖南当黔、桂之冲，兵贼所萃。戊子之间，义师大起，湘州人士多预其谋；事后被逮者，三百有奇。湘阴陈之宣等其著者，其它率不可考。宝庆、武冈、辰、永、沅、靖之墟又邻苗寨，汉民、苗族愤起义者亦十百计。一屠于郝永忠，再破于屯齐及诸战守死者。文献无征，益不能详矣。

大学士陈子壮、举人杜璜、邑绅李星一起兵广州。子壮闻苏观生更立绍武，止之不可，退居九江村；永历帝以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总督福建、江西、湖广军务。未行，而广州陷。久之起兵，多番鬼、蛋户民，称善战。陈邦彦使来结，故知州梁若衡、指挥杨可观、杨景晔亦招花山盗三千人约内应，期以七夕宵入广州。子壮喜，先二日发。可观闻之，曰：『死矣！可奈何。谋必泄』。语未毕，被执，使举其同人；怒曰：『今日斫头终，不图缓死杀天下英雄』。佟养甲杀之。子壮走五羊驿，邦彦后至，曰：『公无再误。今成栋必至，我伏苇中，公以青白旗为识，以大舰阵于西；合击之，必大克』。成栋还至禺珠州，伏起，烧其舟；成栋惊却西，邦彦逐之。昏黑，子壮兵望帆樯若栉，谓皆成栋军，阵动；子壮令未遍，后军已走。成栋乘胜击之，子壮大溃，走九江；其子上庸战死。值御史麦而炫来迎，子壮从之。成栋使降盗郑昌为导，破高明，执子壮送广州；养甲曰：『不极刑，无以栗众』。召降臣何吾驺、王士俊、李觉斯、黄应华数十人，列坐观杀子壮。衣以赭衣，舁历四门，子壮不可；刃之数十，大呼高皇帝、烈皇帝不绝口。养甲以木丸塞之，坐而磔诸台讫，举酒属吾驺等曰：『畏乎』？皆曰：『畏；不敢异』。复析子壮骸，投之四野。子壮母朱氏，自缢死。及养甲降，永历帝赠子壮太师、番禺侯，谥「文忠」；即以养甲为祭谕使，养甲愧欲死。养甲后为李元允所杀；将死，恍惚见子壮射之云。仲子士图被获，家童伯卿请磔己赎主孤，乃免；后以中书统旧部

居于山，久之乃烬。

星一、璜攻肇庆，败死。

巡抚张家玉、举人韩如璜、大姓陈文豹、林洵、朱四维、指挥谭某起兵东莞。家玉以侍读监郑彩军；彩遁，家玉入新城，与知州李翱力战。隆武帝大怒曰：『统将入关，令文臣陷阵，何以自解』？玉乞骸，曰：『得从七旬王父母、五旬父母，死不恨』。优诏答之。寻以右佾都御史，巡抚广信；乃募军潮、惠间，说山贼数万，皆下之。将赴赣州，而汀州陷。值到窖（东莞治州）何不凡、黄子元使迎，家玉遂居之。林如玉兵亦起，家玉与共攻东莞，克之；籍降臣李觉斯家以犒士。甫三日，成栋兵至；如璜战死，到窖亦破。家玉祖母陈氏、母黎氏、妹石宝入水死；妻刘氏被执，断体死。家玉彷徨无所止，而文豹以西乡兵来迎。文豹者，大豪也；与故南海指挥安宏猷、训导张治、举人张恂、尹斌皆起兵入东莞，杀典史张元鼎，遣使迎家玉，期与合。乘胜复新安，屯于赤冈；屡及成栋军战，杀伤相当。及成栋兵大至，文豹及宏猷皆战死，治、恂自缢死。文豹死，灵爽殊异。未几，争庙之。其后厘祀典，文豹庙独存；比于江阴之阎、陈，闽之朱成功诸人矣。家玉走铁冈，觉斯子因覆其族，墟落皆尽；家玉恸哭过之。缘途召集，得姚金之、陈壳子三千人取龙门诸邑而却走（详前）。家玉有奇气，少好剑术；多结豪杰士。北都陷，被执，不杀；乃伪为文谏贼，乘间南走。至留都，马士英恶其出周凤翔门，罗织之，削籍；居浙江，与苏观生同扈隆武帝入闽，擢官。以郑芝龙不可恃，请出关效死；遂令入江西，解抚州围，战守于新城，称能军。故蹶而复起，所至奉之。至是，更募万余军，为龙、虎、犀、象四名。攻增城，破之。成栋使闫可义、杜永和以马步来攻，家玉三分其军，倚溪崖以自固。大战十日，力竭被困，诸将溃围出；家玉叹曰：『矢尽炮竭，欲战无具；将伤卒尽，欲战无人。乌用徘徊岛屿，以颈血溅敌人哉』？遍拜诸将，投野塘死。兵戮其尸，送首于养甲；值诸降臣观杀陈子壮，李觉斯恨家玉，离坐请视，曰：『无为所欺』！养甲曰：『此貌清正，固是义士；必家玉也』。卒年三十三。永历帝悲悼，赠少保大学士，封增城侯；父兆龙固在，即以爵之。从弟有光、有恒及邓栋材、韩如璜、杨如远十余人皆从死。

洵为家玉师，与同谋起兵；临刑，为诗曰：『独怜一片忠精骨，不死沙场死法场』！

四维，诸生；谭官指挥，逸其名。陈子壮围广州，四维、谭自上游起兵应之，断飞来寺山口，攻下三水；子壮奏授主事，谭亦进秩。子壮死，四维守清远；城陷而死。

诸生阮大年、李子俶、乡绅黄春荣、黄奇策、义士王兴（此别一王兴）起

兵新会。大年闻庄烈帝崩，哭于崖山杨太后庙，聚海舟四百，将发。子倬亦以国变，书「大行皇帝位」于家庙，哭之曰：『生为明人，死为明鬼可乎』！旬日得五百人，又降海盗于昆仑可千余人，毁家具舰；闻大年在崖山，赴之，相抱恸哭。宏光帝立，携其众自海道入卫；飓风大作，飘没过半。甫至崇明而南都覆，从者亦溃，乃还。及黎遂球在赣州，两人赴之，曰：『从公觅一死耳』！城陷，两人力战死。

春荣、兴得兵万余，李成栋使招之，春荣斩以徇；寻败死，兴亦死。

奇策，亦新会人；起兵而死（或谓即春荣云）。

虎贲将军王兴起兵文村。兴以勋臣裔起兵；唐王聿■〈金粤〉脱出于广州至，兴奉之甚谨。文村在万山中，一线鸟道，人不能入；兴军守之，且耕且拒，李成栋、佟养甲无如何。

成栋为明，王及兴奉表于肇庆；广东再陷，兴仍故屯历十余年。尚可喜屡招之，不听。既而食尽，又闻永历帝讣，乃邀可喜客金光至，饮之；挥涕曰：『吾受明恩二百八十余年矣！天不之祚。然兴岂能为降将军乎』？语次，一人突入，则故侍郎王应华也。相见于邑不成声。饮三日，语光曰：『所以邀子来者，明吾不背故主之忱耳』。命五子出拜，捻须裂眦而呼曰：『兴不能回天，命也』！尽召其妻、妾登楼，手发连珠炮自焚死；王亦服脑子死。光以其五子出，其部走入海者犹过半。

义士陈耀、林贤举、苏来、刘子葵起兵惠州。进攻广州，不克而还。寻以败死，苏来亦死。子葵败为僧，复谒永历帝于肇庆，使知龙州；扼其门使黄应杰等，不得叛（？）。有谗之者，即日弃官去；后入于厦门。

义士赖其肖起兵潮州。降将文贵、陈虎、余成隆来攻，其肖斩之。未几，败死。

又某寨民起义，奉宗室赵王某。李成栋来攻，王即祝发遥光寺。会陈子壮启至，成栋执王缢杀之。

总兵霍师达起兵胥江。迎陈子壮为军主，又合陈邦彦军三水。李成栋来攻，师达以火舟出栅战。成栋败走，追之；风忽反，舟挂于栅，师达战死。

大姓陈顺简起兵韶州。败死。

义士赖熊起兵建阳。复其城，寻败没。

义民某某起兵光山厂。地在湘、粤之交，自英德之沧光厂逆流而上，为阳山、为连州、为连山县，达于湖广；深邃险峭。人工于铙，背发之无不中。弋阳王某避乱其中，土人戴之。李成栋屡攻，不能入。反正后，使洪士鹏往，亦不得入。宣忠伯王承恩自请往，遇王阳山；众共留之，不得出。其将彭鸣京、锤某、罗某愿以其部随承恩出，图自效；亦不果。

指挥白常灿起兵清远。奉陈邦彦，守之。矢尽援绝，常灿力战死（或曰：常灿即白荣，守清远。陈邦彦众至，衣服皆明制；常灿不知而迎之。已知其降，大怒，呼其名而詈之不绝口，遂死乱刃之下。清远屡被攻，荣与常灿疑两人，俟考）。

给事中陈邦彦、大姓崔良櫟（一作良先）起兵高州。邦彦为苏观生使桂林，夜二鼓，永历帝召入舟，太妃垂帘西向坐，丁魁楚侍；语以观生立君事，邦彦谢不知，且请急返肇庆系人心。永历帝悦，授给事中；使还谕旨。闻彭耀死，入高明山中。李成栋陷广州，邦彦在山中昼夜哭；曰：『禁旅弱，南宁又远；独以奇兵袭广州，此孙臬所以救赵也』。闻万元吉部余龙在甘竹滩，溃卒赴之，至二万人；使攻广州，已督高明军来会。移书张家玉曰：『桂林累卵，得牵制之，使无西逞，则浔、平之间可以安辑；是致力于此、收效于彼也』。家玉然之。李成栋急还救，声攻甘竹；龙卒内震，各引还。已使其门生马应芳会龙攻顺德，取之。未几，败；应芳赴水死。龙战于黄连江，舟师三百皆被焚；龙亦走。邦彦弃高明，攻龙门而守之。佟养甲得降人，知攻广州策出邦彦；掩执其子妾，使招之。报曰：『妾辱之、子杀之，身为忠臣，义不顾妻子』。养甲壮其节；会李星一等兵又起，乃杀之。邦彦使约陈子壮伏禺珠州击成栋败之，子壮败而走；邦彦收其军攻广州，城中揭杨可观、杨景晔首示之，皆内应者也。邦彦哭而祭，退军三水。霍师达、白常灿、麦而炫各使以城邑奉邦彦，曰：『清远，广州咽喉也』。引其军赴之，横江树栅绝岭北道。成栋水陆二万众攻之，师达首战，邦彦逐北；风返，成栋乘之，师达死，邦彦众大溃。成栋攻之，邦彦及诸生朱学熙固守十日，不拔；穴城轰之，药发而陷。邦彦自起兵，日或一食、夜则坐寐，与士卒共甘苦；故其兵锐，常分援诸将。至是，以数人巷战。肩被刃三，不死；走朱氏园，见学熙先缢死，哭拜之。将入水，兵钩出之；与总兵曾天奇同被执，养甲磔之。谈笑就刑，神色不变；为绝命歌曰：『天造兮多艰！臣也江之浒。书生谈兵，时哉不我与！我后兮何之？我躬兮独苦。崖山多忠魂，先后照千古』！既死，其肝犹跃起，直击监刑者之面；其人怖，立死。天奇亦死，良櫟死于高州。

湖南巡道黄公辅起兵入新会及新宁。张家玉思用之，既而败死。

御史麦而炫起兵高明。迎陈子壮，以故主事朱实莲摄县事。城破，实莲战死。而炫被执至广州，不屈；被磔而死。

漳平伯周金汤起兵于雷、廉州。金汤自滇至广东，聚兵雷、廉海中；龙门邓耀、王兴之将王懋德及李玉、黄确、郑球皆结之。为尚可喜所败，懋德、玉、确、球皆败死；金汤被执，死。

总兵黄海如起兵雷州。杀知府赵最、推官李宣国以守。使结朱成功攻广州

，不克死。

推官张孝起兵廉州，人多应之。为李成栋所败，妻妾入海死；羈孝起于军中。成栋再降，孝起得脱走。永历帝征之，自给事中擢抚南宁及高、雷、廉、琼四府。四州没，孝起走龙门岛，绝粒七日死。

总兵邓耀起兵于龙门，图恢复；周金汤结之。金汤败，可喜急攻龙门，耀出搏战，大败；走交趾，交人击其部，死者被海。耀走广西，入土司；被缚而死。

有萧图隆者，既降，复与洪彪、周祥、劳来、陈启新攻恩平、开平、阳春、阳江诸山寨，为尚可喜所击；图隆赴海死，彪等被杀。

分巡道陈武起兵琼州。拔临高、昌化，黎人响应，儋、崖道绝。高进库告急，尚可喜使张国柱击灭之。

其诸别部英六吉、刘良机、张兴龙、揭结、陈志良并起兵，据山险以守。志良战尤锐，尚可喜屡攻之，不能克。已知不敌，使其部薙发，免屠戮；已尽其室自焚死。部卒多走入海，不从其命。六吉诸部亦入于海。

广西巡抚方震儒起兵桂林。震儒闻宏光帝立，即遣兵入卫。俄受代去，兵以溃还。

宗室（封爵、宗派遗）朱盛浓起兵富川，及丰城侯李茂先屯黔、广、楚交界之山中，招致猺獞，攻拔郡邑，与李定国遥相应。线国安击之，寨多破；其弟盛添临阵死。明年，茂先败绩于融县，死之。盛浓辗转兵间，为期最久；自粤入川。至康熙元年，始被获；抗节而死。

贡生何复图起兵楚、粤间，结寨自固，以卫堵允锡。为曹志建所攻，被磔死。

广西自李成栋、曹志建、陈邦傅、李赤心、郝永忠、孔有德、孙可望交躏不已，忠节之志错出其间。桂林既亡，率犹据守。故定国再至，义兵四起，数且累百，争复为明。卒以边徼无征，失之。

举人贾锤斗、诸生刘士恺、龙明新起兵仁寿。先后拒战；城陷，皆力战死。

义士雷应奇起兵井研。闻贼至，曰：『奈何郡州无一杀贼者』！纠义勇拒于高境关；返至桑园，力杀叛贼，死。

给事中吴宇英起兵新都。贼授宇英以御史，不从；尽散其财，募兵三千入神仙洞，以待勤王。刘文秀围之三月，食尽，尽室自缢；义兵皆死。

游击曾英起兵重庆。英为陈士奇所制，屯白帝，兵不及千。进次涪州，大募士卒。值贡金十万至，英曰：『此进必资贼，不如留之』。旬日，得众十万，遂大振。既而败死（见前）。

分巡道刘长麟起兵涪州。曾英邀之，与击刘文秀、白文选，大败之。及英败，长麟亦死。

时兵部侍郎侯思恂、提学道王芝瑞亦先后起兵，思恂旋卒。

诸生董克治起兵合州。击贼不胜，保其峒不下。贼诱以官，不从。经一月，贼以火熏峒，凡三千人无肯降者；时比诸田横云。

义民蒋士铉起兵永川。集众二百，守州城。战于东门，被执；瞠目大呼曰：『速杀我，不降也』！贼磔之。

乡绅刁化龙起兵江津。献贼招之，不听。既而败死。

顺庆道叶可绪、知府史覲宸及李从彦、欧永祚起兵顺庆，图恢复。覲宸为贼所执，大骂而死。可绪等亦歿。

诸生樊明善起兵南充。明善闻北都破，丧服诣巡按龙文光曰：『鼎湖今逝，臣子不共戴天。公闻变三日矣，乃无所为耶』？文光深谢之。明善自集兵，御贼而死。

郎中李含乙起兵广安。含乙方居忧，贼陷其邑，募兵数千克之。其党马元利来攻，方战，被执。邑人王树从含乙为裨将，已溃围出，虑含乙被获，反戈杀数十人，与俱。不屈死。

诸生熊兆桂、李师武、鱼嘉鹏起兵叙州。兆桂首举义，师武附之。被擒，曰：『天运至此，任尔戮我』！贼褫其革冒鼓，悬诸城。

嘉鹏为伪官拷讯，厉声曰：『自我为之，恨不斩逆献耳』。与师武皆被磔死。

进士王启岁起兵安岳。得万余人，战死于阵。

石泉王聿镛起兵叙州、马湖间（聿镛作聿鎗，似误），克其城，土夷服从；李国英为徙镇重庆以备之。其死也，距永历帝已亡后；盖义兵之殿矣。

巡抚马干起兵达州。贼陷重庆，谓官军不足惧，以少众守之。干起攻贼，败走；遂复重庆。后死于难（见前）。

副将朱化龙、通判万文相起兵龙安。克茂州，与詹天颜守之。献贼毒四川，屠戮无宁宇；惟龙、茂间以化龙诸人屡创贼，祸少戢。已与天颜复龙安府，斩贼将王运行；擢化龙总兵官，屯茂州。李国英攻之屡年，不克。及川中诸将降溃，化龙犹固守。已而城破，被执；不屈死。其马见之，亦悲鸣踣而死。

同知詹天颜起兵松潘，与朱化龙相结。松潘之间不大被贼者，天颜之力也。寻及化龙复龙安府，擢抚其地。及李国英攻石泉，天颜力战，被执死。

长沙知州高明起兵建昌卫。刘文秀再至，明拒之焦家屯；败，自焚死。

户部员外郎范文光、举人刘道贞、芦山举人程凤翔、雅州诸生傅元修、傅

元览、张士麟、唐默、锺之俊、胡大生、温其仁、温其信起兵雅州。文光及凤翔等奉镇国将军平■〈木鼎〉为蜀王，推黎州参将曹勋为副总兵，已监其军，与刘道贞相结。及杨展死，文光愤入山。刘文秀入雅州，文光赋诗一章，仰药死；凤翔等多败没。道贞自邛州走雅黎，与曹勋起兵；贼至，击之小山关，大败之，斩首千级。贼还据邛州，道贞使其子揆度攻之。贼搜道贞妻王氏，环手械颈，使招揆度；大骂不从，贼支解之，遗骸皆尽。揆度亦没于阵。而沈道已南不被兵。

诸生叶大宾为贼胁为令，乃即与绅士密檄贼分守浦江、大邑；已矫贼令杀其酋，帅州民万余夺西门去，亦奇士也。

通判王懋烈起兵松阳。俄而败，举室死之。

参将曹勋起兵黎州。居数日，宗室平■〈木鼎〉至，勋及范文光、程凤翔等共奉之。贼党来攻，勋大败之。其后屡创贼（见前），范文光字其境曰「忠孝路」；复偕诸将攻川南。及杨展死，勋失势，遂被执。

武进士杨展起兵犍为。展负材武，与曹勋共守成都；兵少不足用。城陷，贼缚之；未杀，展断其索，跃入江泳游而下。至嘉定，贼已改州为府，使其党守之。乃复至犍为起兵。其后名大着，川中诸将恃若长城。时共推曾英为上将；然英军律、材武皆不及展。献贼弃成都，亦隐畏展；独李干德恶之，使杀展，急攻嘉定而没其资，蜀事益裂。

指挥王万春起兵泸州卫。万春愤多降贼者，以屯兵数百拒战；被执，合门死之。

贡生黎应大起兵夹江。应大潜结乡邻，倡义恢复。事泄，贼支解之。子照斗、照达、照鸾，皆死之。

千总周鼎昌起兵镇安。为木城，以拒贼；刘文秀为桥于青衣之夹江以围之。鼎昌潜断之，沉其士卒甚众。文秀走还，鼎昌蹙之南岸，斩获无算。文秀出不意，覆之。

千总廖佐（峨眉人）、杨世泰起兵罗徽堡（峨眉治也）。佐、世泰以堡兵、义勇千人入峨眉守之，与杨展相应。已而败死。

义民余登皞起兵眉州。贼将狄三品驱民于道姑庵原田坝尽杀之，凡五千有奇。皞裂衣为旗，集遗民栅于醴泉河；贼至，众以耰锄、白梃杀之。贼走东馆，皞使伪献酒米，贼纳之；夜半袭之，内外夹击，复斩数百级，遂名「铁胜营」，起兵者多归之。相持二年，贼不能胜。后为向成功所杀；成功亦为吴三桂所破（见前）。川中义旅异他省，往往自贼；故杨展死于袁韬、花汉斗于汤国聘、登皞覆于成功，盖无能节制之者。

宗室朱盛浓兵巴东。辗转数四，后入于小尖寨。寨破，被执而死。

诸生余飞起兵花溪。地枕飞仙关，青衣水又阻之。飞伏谷中，使诱刘文秀入；伏发，不得出，斩级三千。及文秀再入川，屯于天生城；飞攻之，单骑被围，力杀数人死。

中江、射洪之民闻贼至，结砦阻守，贼不能破。使人伪为藩王子某至，民竞戴之；贼兵突至，其人内应，民寨皆破。以不得其主名者，附志之。

总兵王祥起兵于遵义（于蜀为枝附）。祥以九子隘官起，出师綦江，声望并曾英；王应熊尤任之。后死。

僧晞容起兵于豹子峒。晞容，七宝寺僧也。贼攻豹子峒，晞容曰：『峒中数十万生灵，可坐视死乎？』纠义勇五百，身先冲贼，大败之；围解。相持久之，复杀贼千余。一日贼突至，遂为所杀。

六番招讨杨之明起兵天全。与宗室御史朱统■〈金尹〉、举人郑廷爵击贼雅州之飞仙关，兵败被杀。廷爵收兵再战，没于阵。统■〈金尹〉劾丁启睿疏，脍炙人口。卒起兵死。

宣慰使马京、土千户李华宇起兵于黎州。贼惟惧土司难服，铸金印四出招诱。京年纔十六，掷印不降；伪将苗甲至，京及弟亭密攻之，擒其党数千人，杀以襦旗。遂讨猷贼，使白翠寰招富庄头人姜、黄、奈、李、张、包、蔡七姓助之。华宇时八十矣，亦以土司起兵，即七姓众将之。而海崇堡指挥丁应选、宁越营守备杨起泰固受巡道胡恒檄，以兵入援；闻恒死，遂与京、华宇合，凡兵万人。与贼大战于雅州之龙观川，杀数千人，擒伪总兵方甲。贼不敢逼，沈、黎之间不被兵者数年。及刘文秀再入川，京先卒，亭犹死守；被执，不屈而死。华宇苦战，贼擒而磔之。应选老矣，亦没于阵；并七姓头人无一降者。

总督李若星起兵云、贵。若星闻北都□，使胡一青、赵印选兵入卫；宏光帝立止之，曰：『果至常德，即隶何腾蛟』。命下，而一青、印选已入江西矣。若星旋受代，后以尚书死滇难（或曰死武冈州）。

乡官顾人龙起兵定番。孙可望入，人龙率土兵拒战杀贼。

知州吴子麒起兵新宁。可望至，子麒谓在籍主事刘绶、杨元瀛曰：『吾侪，明老臣也；坐视贼党屠戮乡戮，何以见先帝！』因起兵扼贼要路，败之。嗣贼益众，为所擒；各不屈死。

举人段伯美、诸生余继善、耿希哲起兵晋宁。推昆阳人程师孔为军师。李定国攻之，师孔遽遁；伯美、继善兄弟知弗敌，自刎死。

知州夏训祖起兵呈贡。俄，败死；祖训盖与伯美等共事者。

知县周柔强起兵江川。拒李定国于抚仙湖，败绩；死之，一军皆烬。

举人席上珍、金世鼎、晋宁知州何思大起兵于姚安。贼至，上珍谓思大、

世鼎曰：『城尚可守，曷起兵拒之』！各散家财，募士二万为固守计。事未竟，而贼张虎至，一战而败；世鼎自杀。上珍、思大被执至昆明，可望呵之；上珍厉声曰：『我大明忠臣，肯为若屈耶』！骂不绝口。可望褫其革，自顶及踝，骂声犹隐隐也。思大亦合室死。

时云南义兵大起，孙可望、李定国解鹤庆之围，争昆明、呈贡、晋宁、归化间，富民死者无艺。忠义之士，悉为所烬。

守备张伦起兵于铁索营。可望屠之，伦亦死。

土知府那嵩起兵于沅江。那氏世袭土知府，嵩亦循法，聚书千卷，甲于滇中。永历帝过其地，嵩帅子熹出谒，供帐卑谨；筵列金银饮器，宴毕以献。曰：『此行上供少，聊供乏耳』。及李定国在缅，以敕印召土司，无或应；嵩与故将高应凤起兵，传檄远近，总兵许名臣、土司龙赞阳皆与台，将偕定国攻缅甸，迎永历帝。吴三桂攻之，嵩战不胜，入城守。遣使告急于定国，定国将救之，为孟艮土司所击。三桂掘濠困之踰月，应凤战死，嵩尽室登楼纵火自焚。土民皆巷战死，沅江如洗矣。

土司龙吉兆、龙吉佐起兵于马乃。马宝等攻之，兆、佐誓死守七十余日，栅破被执。吴三桂问何为反？两人曰：『我受国恩三百年，仗义而死，何为反』！又曰：『独不畏死耶』？曰：『我两人以忠义死，不愈于尔不忠、不孝而生乎』？同声大骂。三桂怒，截其舌而杀之。以其地为普安州。道人梅某与尹士表、张琦谋兴复，假沐罕忠书，使宁州土司禄昌贤起兵；事泄，皆死。罕忠，沐天波子也；将死，语妻龙氏曰：『吾且不测，汝妊娠生子，可无绝先人嗣』！使内官滕九德、仆白君爱匿之滕飞熊所，龙氏得代不死。其后新兴土司王耀祖等兵起，知龙氏生子曰新保，檄告诸蛮，以滇边土司续，重沐氏也。及败，匿新保；三桂弑之。耀祖等多死。

而水西安坤亦总兵，皮熊耸之起云（存以待考）。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十六

东南殉节

金都御史左懋第闻将遣使臣，自以母丧在北，请行；陈洪范、马绍瑜副之。行次北京，以衰经入；或讶之，曰：『国丧也；且有母丧』。又争待使臣礼，乃馆之鸿胪寺。刚林责朝见；曰：『未谒梓宫，不敢见』。时刚林犹未悉中朝事，洪承畴教之；懋第与之反复辩论，声色俱厉，刚林亦心折。索国书，不予；以金币及谒陵物见之。使参谋陈用极请期，不许；乃帅将士哭临三日。多尔袞重其节，使还；以陈洪范谋，复自沧州执懋第还，拘诸太医院。承畴、李建泰等往责之，不屈。

明年，从将刘英、曹逊、金鏖逾垣入，懋第为遗疏使鏖还奏，则金陵没矣

；逊曰：『如何』？懋第曰：『天命若此，复何言』！绝粒七日，痛哭誓死。

值使懋第等皆去发，懋第与陈用极、游击王斌、王廷翰、张良佐及守备刘统皆不可；副将艾大选、傅浚首从令，懋第执大选杖杀之。浚惧，为蜚语；遂下懋第狱。再令去发，大呼不可。多尔袞责其立君、用兵、抗礼、匿国书、杀总兵罪，懋第辩侃侃。多尔袞以询诸降臣，陈名夏请杀之；懋第曰：『若先朝会元，何面目在此』！又责金之俊曰：『汝乃无耻』！遂杀之；神气自若，南向四拜曰：『臣事大明之心尽矣』！为绝命词曰：『漠漠黄沙少骑过，片云南下意如何？寸丹冷魄销将尽，荡作寒烟总不磨』。端坐受戮，刑者泣下。死时大风昼晦，卷市棚入云际。赵开心启救，懋第已死。

用极、一斌、廷翰、良佐、统皆抗节死（懋第死于北，以自南京往者故列之）。统即所称「蓝面将军」也，骁勇冠群而青面云。

治中萧协中与高桂、许来春，共守泰安州。城陷，协中入井死。同死者，举人徐枏，骂贼城上死；生员王德昌，巷战死；匡国铉，溺井死；房伯龙、黄应瑞、萧献吉、杨应荐脱（？）、曾隆、赵圣文，先后不屈死；布衣冯魁轩，阖门自焚死。

海丰教谕厉必中，日照人也。闻京师陷，不食死。

长山农者鞠鸣秋，闻庄烈帝变，大恸；自缢死。时霸州乡民犹演剧，人之相去如此。

国子监博士沈迅及弟迓居莱阳，负武技，结砮自保，捕诸土寇略尽。满洲军攻之，合门皆死。

广灵知县阮泰家居洛阳，闻京师陷，衣冠望阙拜，不食死；妻朱氏从之。

归德通判张崇垣闻变，以身殉。

商城知县张国光闻变，北向而拜，自缢死。

仪封知县陈三益闻伪使至，同官劝出迎，碎所佩印，不屈死。

信阳布衣岳光奇闻变，跃入井中死。

辉县农者牛亿富、方芸，闻庄烈帝崩，走百泉，跃入水中死。

及多铎兵南，巡按御史凌駟以数百人入满家集。或招之降，斩之；欲自裁，众共持之；使其将以遗疏、诰敕还南京，投其印于井中。俄闻豪格令，必生致凌御史，否且屠归德；叹曰：『与其慷慨殃民，曷若从容就义乎』！与从子润生入其军。豪格雅重駟，酌酒劝饮，辞；执学道蔡凤、监军道吴瑞斩阶下。駟知其意，曰：『吾早办一死来矣』！乃送之馆，赠以大帽、貂裘、革舄；并不受。夜与润生缢，遗书豪格曰：『世受国恩，济之以死。愿将军无负初心，永敦邻好。大江以南，不必进规；否则，扬子江头凌御史，即钱塘伍相国也』。豪格验之。

徐州诸生王养心闻北都陷，绝粒七日死。

分防徐、沛游击朱贤，尽职死。

邳州诸生陆台辅忿刘泽清张饮，衰经入见，责之曰：『国破君亡，乃若此乎』！王燮使引去。视其仓粟曰：『尽此死』。明年粟尽，再拜自缢死。石楼寺僧敛之毕，亦死。

总兵侯方岩独以其部援泗州，力战而死；一军尽没。

赣榆都司王有年、守备某，以御北兵力战死。

盐城诸生李朝才闻庄烈帝崩，不食死。

督师太傅兵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史可法，在军暑不张盖、夜不解衣、食不重味。四十无子，夫人欲为之置妾；太息曰：『王事方殷，敢为儿女计』？开府扬州；除夕，遣文牒夜半索酒■〈酉肴〉肉分尽，乃取盐豉下之。思先帝泣，凭几而寐，诘旦未寤；知府任民育曰：『相公此卧不易也』。命仍击四鼓。亲料文牍，从者谏，婉谢之。覆多尔袞书，义炳星日。

及自白洋河还，诸镇皆叛，惟总兵刘肇基应檄至。过高邮，不见妻子。请战不从；乃分守北门，炮杀攻兵颇众。副总兵庄子固有众七百自归德驰三昼夜至，一军皆刺「赤心报国」字；可法督之，守扬州。为书，辞母妻及伯叔兄弟。呼部将史大威曰：『我无子，汝为我嗣，以奉吾母。我不负国，汝无负我！死当葬我高皇帝侧；其或不能，梅花岭其可也』。固守扬州，以西北门险，自当之。苦城堙隘，属板民房，便登降。语诸幕佐，使之行，故应廷吉等多自便。多铎日轰城，墙堞皆摧；可法犹誓守。忽传黄蜚救兵至，又讹为黄得功军，乃陷。论者谓可法弃白洋河，一夕返扬州，天长、六合并不守，扬州自削。然可法之出，一挠于马、阮，再掣于诸镇，卒败于左良玉之叛。仓卒济江，势无可为，宜其败也。庄子固、许瑾（瑾，官副将）拥可法及小东门，瑾中流矢死，子固以其军力战死。可法大呼曰：『我督师也』！遂被获。拥见多铎，劝之降；厉声曰：『吾意早决，与城俱亡』。乃杀之。

肇基以四百人巷战，杀伤千计；力竭而死。副将乙邦才，骁勇善战；城破，自刎死。中军旗鼓马应魁，每战披白甲，文曰「赤心报国」；亦巷战死。员外郎何刚，以水师隶可法；马士英恶之，出知遵义府。可法垂涕曰：『子出，吾谁倚』！刚亦泣，誓相依。

及多铎兵南，刚以军入扬州；可法曰：『危矣！不如出号召以图后』。刚叹曰：『天命已去，谁复应者？刚为君则死之，为知己则死之！濡忍无成，非智士也』。城破，以弓弦自经死。庶吉士吴尔琿，断指遗父曰：『尽家财以畀军；身不归，指可葬也』。从守扬州，入井而死。幕客卢渭，率诸生上疏，请毋以可法出督师；有『秦桧在内、李纲在外』语。又与归昭辈同居礼贤馆，量

授官职；分守钞关，自沉于河。扬州知府任民育绯衣坐堂上，被杀；血渍础石，至今不灭。江都知县周志畏既受代，继者罗伏龙甫三日，两人皆死。惟可法尸不可得，多铎为招魂葬之梅花岭。大威归山西，岁时一省视之。至余（盐）运使扬振熙、佥事黄鉉、同知王纘爵、曲从直、知县吴道正、县丞王志端、训导李白明及督师卫允文、在籍侍郎张伯鲸、中书舍人陈爓、举人伯允（即爓子）、幕客胡如恒、顾其龙、龚之厚、陆皖、唐经世（其十二人不得其名）、诸生高学纘、王绣、王续、陈某（今其地呼陈秀才坟云）及宋祥远夫妇、韩默暨妻萧氏、子彦超及汪应坤、张映发、刘庆远、王廷佩、佩弟廷瑜、廷璉、史大相、史大儒、金飏、吕家齐、饶余、汪自盘，皆死；武臣副将娄挺、汪云龙、李豫、参将陶国柱、冯国用、陈光玉、李隆、徐纯仁、游击李大中、孙开宗、龚臣、都司姚怀隆、解学曾、指挥高一麟、武生戴之藩、义民张有德、冯应昌、陈天拔、陆愈、舟子徐某及可法之仆史书与诸妇女，死者不可胜纪。

如皋布衣许德溥闻扬州陷，刺其臂曰：『生为明人，死为明鬼』。遂抗节死；妻朱氏殉之。

和州诸生张秉纯、徐正夫，闻北都陷，秉纯绝食死、正夫自缢死。

含山诸生张不二，号泣绝粒死。又诸生某亦死。

安徽巡抚张亮，为左梦庚所执，挟以行；乘间赴水死。参将孟振邦、同知王心诏，皆不屈死。

怀宁胡土恂遇害，二子丹寅、绍虞悲愤不食死。

桐城诸生周日曜，绝粒九日死。

故济南佥事刘世芳，英山人；闻庄烈帝崩，痛哭呕血死。

镇江知府某、丹徒令某、推官某、参将徐永春，皆死。其后侍郎叶廷秀以隆武帝歿，去为僧；卒以忧死。

光禄寺监管自修，江宁人；闻贼陷北都，冠服肃拜绝粒死。

右参议王若之流寓金陵，闻京师陷，北向长号不食死。

钦天监挈壶正陈于阶知不可为，自缢于署；时多铎军犹未济也。

故宁国知县钱敬忠三上疏论时事，马士英格之，遂归；自称崇祯遗臣，卧病不出。明年，多铎兵济，仰药死孝陵卫。

董启明，官爵、姓字皆未详；以北都陷，自经死。

及宏光帝去，户部郎中刘成治见赵之龙入封府库，奋毆之；之龙走免。已闻多铎呼人降，曰：『国家养士三百年，无一忠义报朝廷邪』？题其壁曰：『钟山之气，赫赫洋洋；归于帝侧，保此冠裳』。自缢而死。

礼部主事黄端伯，或劝之走；曰：『临难毋苟免，我岂以僧活者』！为一帖与多铎，曰「大明忠臣某」。多铎招之，不至。挾其妾以诱之，不顾；曰

：『杀耳，我必不谒也』。乃执之。问宏光帝、马士英状，皆贤之。下狱，为「明夷录」。多铎曰：『文山终不负宋也』！乃杀之。刑者左手刃，忽自颤；右之，亦然。端伯曰：『吾心不死耳，曷刺吾心』！乃死。一仆拱立于其侧，挥之不去；亦死。

主事吴嘉允奉使出；却还，谒方孝孺祠曰：『令后世知我与先生同志』。自缢死。

中书舍人刘廷祥曰：『固知国祚必移，不谓若是之速』！以书与子，善事祖母。吏部主事路天闲约同谒文庙死，天闲跪而逸；廷祥曰：『吾不负师友也』！投武定桥死。

又吏部尚书吴应瑞、刑部尚书高倬、光禄寺卿葛征奇、户部郎中徐有声、郎中刘万春、刘光弼、国子监丞陈正龙、国子生吴可箕、武臣孝陵参将杜学伸、武举黄金玺、布衣陈士达、小奄某、申佳允之仆某、武定桥舆人某、百川桥乞者某，皆死。乞者且为诗题桥柱，盖非常人也。

而东瓯王十三世孙汤南金，闻永历帝入缅后，绝食死。

开平王裔常元亮，至永历帝已亡，犹诀妻子、告坟墓，航海说朱成功使大举；行至舟山，不得渡，发愤蹈海死。

金坛县诸生王崇图、王荣图、王明高，俱以王明彻死。布衣王汝绍亦死。

六合未被兵，诸生马纯甫独砺节死；自题桥柱曰：『与死乃心，宁死乃身；一时迁事，千古完人』。

祁门举人马嘉，闻烈帝崩，自缢死（金玺谋募兵守南都未成而死，故列「死节」）。

故定海知县孙茂华，南陵人；闻北都陷，自缢死。

布衣陈公辅，贵池人；闻庄烈帝崩，痛哭自缢死。

铜陵知县胡鯤化、典史胡国璠、训导张緬，皆励节死。

东流知县陈九万，城破死之。而都司董四明，则先死南都云。

吏部尚书张慎言乞罢，赉银币、诰荫。慎言表辞，曰：『先帝山陵未卜，而臣祖父先受丝纶；青宫皇子安在？而臣子〔孙〕妄叨恩荫！况风尘不定，驱逐虎豹；回首长陵松楸、禾黍，诸臣何以为心而侈论乎』？及陛辞，宏光帝曰：『晋疆未复，卿已无家；沿途侨寓，待召可也』。慎言止池州，孤孙来侍，曰：『祖孙相聚足矣』。国亡后，抑郁甚；疽发于背，命无药，卒。年六十九。

兴安州同覃天明致仕归太平，闻变，不食死。及左梦庚陷太平，训导王德明携妻妾入水死。

靖国公黄得功抗节死；夫人翁氏，尽沉其军费于江，赴水死。其家合葬之

方山。总兵翁之琪入水死。

督师大学士黄道周雅见重于隆武帝，郑芝龙嫉之。道周既出师及芋源，赋诗自励。请饷不得；隆武帝知之，赐以御札。号召之下，更得百人。有潜其通外藩者，隆武帝不信；驰使告。道周疏言：『臣田无一亩、居无一椽；幸以是见悯于主上，然不能见悯于豺狼。行年六十，独持一片血肠，为高皇帝、列宗与天下黎献相对于白日。一月之内，四疏乞师。凡诸子弟慕义勤王，虽天性使然，亦恐臣孤只耳；每一相见，涕泗沧漣。溽暑未收，毒水四下；建宁以还，渴而道饮，病者八九。一日下操；十队之士，半呼不起，遂损健将陈伯舆。念其射力尽于盂水，四顾环堵，何能不哀！今复稍平，遂劝出关。此亦臣子顾曾受朝廷之眷乎！而摠积若此。在廷之臣不共胆薪，而望影射沙，此何为者？』帝手札慰谕之。遂出分水关。

宁化诸生李世熊上书道周，极言孤军无助，徒以一身欲为王翦、吕尚所不能，殆必不可。道周不听；以其军历广信、衢州，复合数千人至徽州。俄，乐平陷，广信士夫迓道周还；义不反顾。

至婺源，战败；部将陈嗣圣死之。道周以马十匹、兵三百人进；张天禄猝至，道周分部力战。参将高万荣请登山凭高以视；方移师，黄澍以邑人习水势，导天禄兵自间道出。飞矢雨迸，军士皆溃，道周被执；天禄追之至于祁门江湾街口，一军皆烬。遂致道周于南京，博托重之；洪承畴等承其指使，说道周且去发。道周曰：『若从薙发国来，故薙其发；若从穿心国来，将穿心耶？』承畴请见，叱之曰：『承畴死久矣！』卒不见。从容著述；或求作字，无不应。

通判蔡春荣、赖继瑾皆以门生、幕客同被获。春荣为家书，道周题其函畔曰：『蹈仁而死，履险如夷；有陨自天，舍命不渝』。书赖继瑾函曰：『纲常万古，性命千秋；天地知我，家人何忧？』临刑，书绝命词衣带间。至东华门，曰：『此近高皇帝陵，可死矣！』南面再拜，端坐受戮。隆武帝闻之恸哭，赠文明伯，谥「忠烈」。道周精「易」理，自知死难而必为。

同死之者，蔡春荣、赖继瑾、赵士超、毛玉洁、训导吴士绣、总兵曾德、黄辉先、副将蔡璋、龙胜、陈华、陈胜、陈辰、游击毕志忠诸人，皆抗节焉。而太仆卿刘振之、姚奇允、分巡道彭士望、监生涂仲吉、诸生何瑞图、吕叔伦，皆道周门生也；先后并死节云。

常州诸生文乘及其叔震亨，并不去发死。

石生某，逸其名；投西庙池中死。

诸生顾所受，作卷堂文，复为诗，自缢于学宫；遇救，复入泮池死。

董元哲，痛哭死。

卖扇者某，亦入池中死。

文城坝卖柴人，闻安抚使至，弃其柴及舟，入水死。

无锡诸生严绍贤，闻变彷徨太息，题壁上；及其妾缢死。

孙源文破家，刺血疏醮先帝，恸哭咯血，赋诗悲愤。其友询后事，曰：『家受特恩，死、吾分也。不及其它』。

员外郎华允诚屏居墓所，距南都亡已四年，坚不去发。逮至江宁，满洲、汉人多为言；允诚直立举手曰：『二祖列宗，允诚发不可去也』！赋绝命诗，被杀死。从孙学濂与被执，将宥之，不可；亦死。仆薛诚闻允诚被执，痛哭不食，先一日死。仆至，仆宋孝号泣触柱死。

武进诸生许某，被执，见降臣王国宝，毅然曰：『生无他志，但不忘明耳。今日之事，得含笑而去，不愿含泪而归也』。解南京，杀之。

宜兴故巡道高作霖，去为僧。

丹阳诸生王介休，死焉。

吴县髯叟某，樵于洞庭山中；闻庄烈帝崩，自投震泽湖死。

长洲督学僉事周大启，不食死。

诸生王家口、顾维寰，俱以庄烈帝崩，死。

原任少詹事徐汧题其襟曰：『汧乎！而忘三月十九日乎』？及苏州降，慨然太息。朱徽使入死于郡，汧曰：『我尚有家乎』？作书戒其子举人枋，自投新塘死；曰：『留此不去发、不屈膝之身，以见先人于地下』。其仆某，老矣；汧死，仆亦死。及敛汧，哭临者千计。有衣诸生服者驰而至，即跃入剑池中死；共怜其义，偕汧葬之，卒不知为谁也。

元妙观鬻面者夫妇、蓄鸦叟薛某，皆死。

常熟知县王■〈金燮〉及符道焕，偕死。

诸生徐峰，衣冠入泮池死；题其壁曰：『不欲立名垂后世，但求靖节答先朝』。

布衣屈坦之、祝舜龄，俱以北都之变，自经死。

诸生萧某妻，被掠至蠡口；见同列受污，大骂：『人何得偶狗彘』！兵缚诸桅，支解之，且食其心。众皆曰：『此烈妇也』。潜瘞其一体。

太仓吕琦云，以救父死。

诸生计翼明，自缢死。

徐守质以母病，不肯去；兵至，母及妹入井死。守质曰：『吾不辱身』。踞井骂而死。其友冯知十，亦诸生；见之而愤，力与兵斗，丛射之死。

诸生殷献臣，号哭死。

华亭教谕睦永明、诸生载泓、在籍尚宝寺丞徐念祖及妻张氏、妾李氏，皆

死。衣工陆厚及妻，自焚死。

嘉定训导刘芳远，以庄烈帝崩，整衣冠北向而拜，坐于明伦堂自刎死。

上海里居按察副使顾回缙，以北都陷，不食死。

金山卫世袭指挥使廖承祖将往松江助义兵，吴志葵不可；承祖曰：『我自与金山存亡耳』。与子世禄亟治兵。及被攻，承祖躬当矢弹；攻者上，手刃堕之，屡进屡却。及李成栋兵来助，奸人内应，乃陷。父子巷战，承祖身受四十矢，骂成栋不绝口，死。世

禄被执，使降；曰：『食禄二百八十年，不当一死报国乎』！行及文庙，曰：『五死所也』。再拜而死（承祖为廖永忠裔，谓侯姓者非）。

参谋黄铭丹，从沈廷扬募兵崇明，且询鲁王。闻廷扬入舟山，抚膺曰：『事不可为矣』！南向痛哭，赴海死；妻施氏从之。铭丹，故崇明诸生。当流贼覆凤阳、焚祖陵，愤诀妻子，誓必灭贼；因献平寇策于当事，史可法引之为参谋。及廷扬以光禄驻淮安，铭丹谒之，曰：『丹在史公处无可见，愿假一旅自效』。因使募兵崇明。甫次浙江而监国去，铭丹遂死。

及朱成功攻崇明，定南伯徐仁寿力战死。

原任通政司陆培，居杭州。兵至，培将死，或止之，培曰：『需者事之贼，不见北都某某乎』？妻固防之。培给之他，乃自缢；或救之苏，大恨。上书辞母；揖二仆，受以玦，曰：『宜成我志』！坐而缢死。

钱塘知县顾咸建，大学士鼎臣之孙也。闻张秉贞议降，力争不可；秉贞竟以潞王降，而使咸建往犒师。还，取诸丁种户籍尽焚之，走。被执，杀于六月，蝇不集其首者旬日。

临安知县唐自彩，固得民；叹曰：『无食无兵，守之苦父老耳；然我岂可仕二姓乎』？走之山中。新令诬其通鲁监国，执之。自彩及妾皆不屈死。从子阶豫，自彩挥之走，不可；亦死。

主事王道焜谓子均曰：『北都不死，将有为也；今何望哉』！自缢而死。

训导过俊明，已弃官；复值丁祭，冠带执笏与诸生往，曰：『官不为，祭不可缺也』。被执，大骂死。

在籍通政司陈继新，袖石赴中洋死。

编修徐复仪，从鲁监国于浙东；事败奔归，别父母妻子，入山中。闻兵至，扼喉死。诘旦，父奔至，曰：『儿得死所矣』。目乃瞑。

诸生方天眷，衣冠自刎死。

诸生诸复，幅巾诣罗木营死。

诸生陈世仁妻钱氏及世仁姊陈氏匿富春山中，兵逼之，钱及三岁儿赴水死；陈被拥使骑，六扶六自颠，兵怒杀之，断其体为三。

诸生萧某妻，不受污，支解死。

潮州司理李毓新，居嘉兴；兵至，被杀。次子祯先，抱父尸而死。

训导陆世铉，平湖人；甲申变闻，大恸绝粒死。

大学士高宏图，流寓绍兴。闻南都陷，日惟一食祈死。刘宗周等谋立潞王，宏图曰：『天之丧明若穉夫，徒苦江东父老！吾筹之熟矣』。托其子于门人，绝粒死。时博托以书币招刘宗周等，宏图与焉。使至，宏图已卒；遂致参貂于殡宫，太息去。

举人高岱闻城陷，不食。呼子朗与诀，朗跪请先，遂奔甬江；兄澄追之，曰：『汝当奉事』。朗曰：『死与养孰难？子为其难者』。跃入水；舟人持之，噬其臂；已自水出，整巾于首而没。岱曰：『是能先我』。遂绝粒死。

举人叶汝衡，出居桐坞。岱送之，曰：『君殆隐乎』？曰：『非也。我无城守责，死于墓耳』。与妻王氏赴水死。或救王得苏，明日复死。

布衣倪文征，读书诸暨间，不试、不娶。闻变，市大甕二，运祖墓；语人曰：『吾明人，今不死，非明鬼矣』。携书端坐其中，使合之；曰：『度吾瞑，则瘞吾』。竟日闻诵声，呼之不答；逮夕而绝，遂葬之。

布衣朱炜伪为出，而书其几曰：『志不可夺』。家人见之，曰：『是必死矣』！询诸人，知其拜墓入水而死。父号之曰：『兵且至，将守汝以死乎？抑弃汝』？尸踊而出，角巾卓立；引之并岸，亦不仆。时年二十四。

诸生方炯、朱端，亦会稽人；并死。

章有功，会稽农也；应募敢战，以指挥为前锋。华夏谋泄，攻者益急。有功所将五百人，每战必胜；卒以众寡不敌，被执。拉胁抉齿，大骂死。

义士俞禹机妻沈氏及其女，皆入龙华潭死；兵亦呼为节妇、烈女云。

而三先生尤着。三先生，皆山阴人。其一，诸生王毓蓍。闻不逞者议犒师，大书于门曰：『不降者，王毓蓍也』。众阴去之。闻刘宗周兵起，喜；数日不就，以书抵之曰：『愿先生早死，勿令王炎午笑人』！宗周不食已十日，得书伤悼，曰：『吾讲学十五年，仅得此人』！毓蓍榜所作「愤时致命文」于庙，投柳桥下死。布衣潘集闻兵至，誓必死；或谗之曰：『汝布衣，何为此』？曰：『建州之难，吾王父母皆死；三往奔丧，不得其骨。今复为之，何以见先人于地下』？与王毓蓍以文相恶；闻其死，呼而祭之，袖石投河死。周卜年，亦布衣。闻两人死，曰：『二人死，不见卜年，死不后也』！薙发令迫，曰：『吾尚可以存乎』！碎所佩曰：『宁为玉碎，毋为瓦全』。作五歌遗弟；着白衣冠，哭而过市，跃入海死。越日，妻寻之，溯江号泣；尸逆上，兀然而止。就视之，盖卜年也；面如生，冠履亦不失。是日越东义师起；诏授毓蓍翰林院待诏，集、卜年教谕、训导。越人感其义，私谥毓蓍「正义」先生、集「成

义」先生、卜年「全义」先生。

诸生许口，遍体书「庄烈帝」，自缢死。

诸生何光卫妻余氏及其女适唐氏者，皆以兵逼，入水死。时称双烈。

故大同总兵汪登瑞，余姚人也；闻变，绝粒死。

中书沈之泰，亦余姚人；通表舟山。被执，吏将活之；曰：『死，吾夙志也』。在狱赋诗。卖药佣某受其德，为纳饮食。先一日，泣告曰：『吾为公任死事』。乞其尸而葬之。妻吴氏家居，闻太息声，则讣至矣。将收之，曰：『吾吏部子妇，不可辱也』。自经死。

诸生晏一洪，余姚人；诸生杨守程、杨云门，萧山人；皆死。

诸生傅日炯，诸暨人；与叔平公曰：『吾辈当死，然固有母，宜询之』。平公母不许，日炯母许之；乃遍别所亲，赴池死。

举人祝渊，海宁人；葬母山中。闻变，促竣工；归而设祭毕，遂死。

兴国公王之仁，当诸军溃，所部独不动。张国维欲与守，之仁泣曰：『误国者，方国安也。今强敌数万，何能守？公宜速行』！载其妻妾、二子、幼女、诸孙沉之蛟门；奉敕命北面再拜，亦沉之。独至松江，峨冠登陆，袍笏俨然，众疑其降也；传之南京，语洪承畴曰：『身为大帅，不欲暝死洪涛中，当毕于明处』。承畴使去发，不从；大骂曰：『先帝设十三坛祭汝，殆祭狗乎』！遂被杀。

兵部尚书余煌闻江上溃，有议城守者；叹曰：『数万军不能战，乃以老弱守，是聚肉耳』。亟开诸门纵民走。已赋绝命诗，投入水；舟人拯之，居二日，复入深水死。

礼部尚书王恩任，当监国时，抗疏「官乱、民乱、兵乱祸」。遂乞休，不许；曰：『虞不腊矣』！兵至，不食死。

礼部侍郎陈函辉，徒步从监国失道，重茧山中。八月，始至于台州，监国已入海；哭入云峰山，作绝命词，自制祭文、埋骨记。遗其友曰：『季札之剑、孝标之书，皆诸先生事。令念忠义，存我遗孤、藏我遗文！所谓「埋血三年、化碧地下」者，必有以报也』。遂缢而死。

太仆寺卿陈潜夫及妻孟氏、妾孟氏，联臂于河死。

在籍通政司左参议吴从鲁，野服入山，置棺焉；曰：『有迹我者，即合之』。俄被疾，栲沐入棺死。

御史何洪仁，为僧于桃源。

吏科给事中庄元宸，痛哭发病死。

詹事邵之詹，悲愤疽发死。

致仕太常卿李山，绝粒死。

主事叶汝■〈卅恒〉，谓其妻曰：『我则必死，子将如何』？曰：『偕之』。遂同溺死。

主事谢震龙被执，曰：『汝非两榜人也』？曰：『正惟非两榜，天子使我压汝曹耳』。惨刑而死。

故山西佾事郑之尹，入水死。

诸生沈齐贤、于大昭、于大曦、仆文周、杨守程、翁德宏、张杉，先后死。义士王明诰、王介休，亦死。

都督同知张国纪，力请诛马士英，不果；江上溃，不食死。

七十五，沈姓也。驻于榆青岭，杀降将一人。兵合攻之，挥狼筈力斗，当之辄靡；大惊曰：『好蛮子！更得十数人，江东非可有矣』。战渴，赴涧饮；堕水死。张锯匠，以大斧翼七十五，力竭而死。

锤皂隶，持黄斌卿檄谕诸寨，被执不屈；曰：『轻则杀，重则劓，法不当杖也』。遂磔而死。舆人某，亦抗节死。

诸生赵景麟，鄞县人；寓居绍兴。闻江上溃，整巾服，怀所作文拜文庙，自沉于泮池。

诸生赵天生，亦鄞县人；有节概。江上兵溃，题其几曰：『书生不律难驱敌，何处秦庭可借兵？祇有东津桥下水，西流直接汨罗清』。走城东，跃入水；渔者拯之，舁归，不语不食。家人共为计，匿之太白山中。天生亦病，使食不可；乃伪曰『侍郎李长祥入绍兴』、或曰『黄斌卿自舟山至』、或曰『张名振大捷于石浦』、或曰『宁波义旅且入慈溪』：凡若此者，即喜进食。阅半年，说渐穷，天生病亦少愈。间出山中，询樵者；以明亡告，且示以发则既剃矣。天生大痛而踣，遂绝粒死。

布衣赵榑，亦鄞人；闻变咄咄。闻剃发，闭户酌而饮，摩其顶曰：『彼曲局者，乌可使兵我』！炙炭床下，复纵酒，披重裘卧。时方酷暑，俄顷燂死。

诸生娄文明，象山人。舟山被陷，痛哭不已。俄具衣冠，别亲友；走之海滨，端坐沙上，潮至而死。越数日尸复至，颜色如生。

杨某，字圆石；以不薙发，被执入狱。与李文缜分赋「雁」字诗，一月成轴。卒以瘐死。

陈从之，监熊汝霖军。事败，入宁波万山中，冠服皆明制。邵以贯、黄宗会遇之，曰：『宗会自甲申三月，无日不泪也』。宗会俄卒；以贯为僧，其妾亦为尼。

定海千户陈应鯤，闻京师陷，自缢而死。

大学士张肯堂，奉命守舟山。先一日，尚书吴鍾峦亦至，相与为绝命词。城破，肯堂蟒玉南向，命家众曰：『无为人辱』！视妾方、周、姜、毕及冢子

妻沈氏、女孙茂漪先后死，婢妇从者又十九人；乃呼其孙茂滋曰：『汝可不死』。甫引绝，人告苏仪部缢于庑；呼酒酬之曰：『君少待』！引缢而卒。仪部者，其门人苏兆人也。肯堂指其雪交亭为止水，兆人对曰：『公死，某必不生』。至是，果死。肯堂中军林志灿、林桂将以茂滋出，遇兵于门；灿、桂及守备吴士俊、仆张俊、顾欢皆格斗死。茂滋走脱。部将茹应元亦受肯堂命护其孙，乃先为僧于普陀；明日入城，请于陈锦，葬肯堂。为庵于墓，终其身。

同时死者，尚书吴鍾峦，慷慨谓人曰：『高忠宪、李仲逵、马君常死国难，吾皆吊以诗；门生钱希声、吾子福之，其死也，亦以诗哭之。今老矣！不即死，一旦被疾，何以见先帝』？入舟山，别肯堂曰：『前途待公』。乃之文庙，奉先师栗主，自焚死。兵部侍郎李向中，问人『几日不食死』？曰：『七日』。曰：『何缓也！我死，宜投我于海以志恨』。陈锦招之，不往；捕之，衰绠而至。问何故？曰：『招谕，降；捕，就死耳』。翔武就戮。长子善毓殉之。吏部侍郎朱永佑，病不能起；执使去发，曰：『苟可薙，何待于今日』！斫其胁死。仆负其尸出，血淋漓；哭曰：『公好洁，今无知耶』？血即止。通政司郑遵俭，遵谦之弟也；合门死。监军御史梁隆吉，亦合门死。吏部主事林瑛、其妻陈氏，分梁缢死。李开国、杨鼎臣皆尽其室入井死，二人亦死。户部主事江用楫、礼部主事董元、张家璧、兵部郎中朱养时、主事朱万年、顾珍、李开国、工部主事顾宗尧、营缮所正戴仲明、中书顾芬、陈所学、江中泛、翁健、顾行、御史董广生，皆死。太医院副使章有期，率群医自焚死。副使马世昌，尽室死。参谋顾明楫，自刎死。陈聚奎亦死。推官钱肃典，肃乐弟也；被执死。其兄肃遴，亡命昆山，怏怏不得志；一夕呕血，大呼不绝死，年三十。妻鲍氏，去为尼。武臣临淮王裔李锡祚，奋力救阮进，战死。李锡贡巷战马蹶，被执至宁波死。荡胡伯阮进，力战伤面，入水死（或言入水被执，使招城降，矢死不可；遂被杀）。左都督张名扬、锦衣指挥王朝相，护监国妃入井而后死。安洋将军刘世勋、锦衣卫李向荣，皆死。总兵焦文玉，巷战力竭死。妻张氏葬之毕，自刎死。总兵马泰、副将毕登云、杜芳、夏霖、解荣、朱超光、沈云、曹维周、韩绍琦、夏时霖、张圣治、薛三胄、任则治、薛自龄、皆以民兵巷战死。杨复葵，为其部劫降，自投于水死。其家三十余人，皆死。诸生张名甲，名振兄也；奉其栗主自焚死。顾楫，名振之幕客；入太庙，题诗壁上死。名振母范氏、妻马氏、妾某氏及其幼弟名扬妻某氏、顾楫妻某氏凡数十人，皆死。寄寓诸生林瑛，福建人；及妻皆死。朱锡龄，上海人；被执死。内官刘潮等，并死。陈世瑞母，嫠也。编纻其衣，曰：『吾寡数十年，不可使人见吾体』。城破，入井死。瑞芝（？）自入外，亦缢死。马呈图、马贡图，名振之妻之犹子也；亦死。舟山之烈，埒于嘉定、江阴。鲁世子，为义士申毅护之去

，不知所终。

是月，大学士沈荃宸舫舟日南山；久乃知其以溺死（或曰张名振使覆之，非也）。

及舟山再陷，英毅伯阮骏、总制陈六御、总兵张宏德力战，各自殉死。诚意伯刘永锡，赴水死；即所谓郁离公子也。总兵张晋爵，力竭自殉死。太常寺卿陈九征、副使俞师范，并被执不屈死。

御史沈履祥，督饷台州；兵至，走山中，不降死。得其元于桑间，烝而葬之。

总兵赵牧，负绝力；从永佑于闽。郑芝龙降，永佑说牧曰：『足下往见，称欲降彼，必相近；因击杀之，成名千古』。牧欣然去，屡谒不得通。还与参谋林舞钥守海口，履战皆胜。卒以众寡不敌，与舞钥皆战死。

临淮王裔李东升，南都陷，入台州，为僧于山中。闻监国入海，赋诗痛哭，发狂而死。

盘山关守将卢若骥固守，屡攻不下；降将某为导，乃陷。副将周茂先战死，若骥走入于舟山。

严州守将张季熊，鹏翼之弟也。战败入村中，追者索之；突出，大吼以前，曰：『大丈夫肯避敌耶』！手刃数十人。援绝，跃升屋，飞瓦四击；已拔靴刀自刺死。尸立，三日不仆；人称「张氏三忠」（「三忠」见下）。

忻城伯顾勋，亦合门死。

都督蒋若来，当金华陷，巷战经日，力竭自刎；妻子皆死。

训导潘大成父子，死。

武进郑邠馆于朱大典所，亦死（大典死见前）。

家居同知叶向荣，投村崖死。

总兵官张鹏翼守衢州，博托屡次之不能下。副将秦应科叛内应，鹏翼及弟鹏飞力战，被执不屈，皆死。

御史王景亮，自缢死。

知府伍好古，缢死。

推官郑岩光，缢死。

总兵吴伯凯、总兵项斯鸣、都督徐洪■〈王彦〉，亦死。

江山知县方召，闻金华屠，曰：『吾义不可生；然不可以一人累城众』。趣民皆去，封其印绶，冠带入井死。

侍郎杨文骢与刘孔昭受命援衢州；未至，遇博托兵，孔昭遁去，文骢及监纪主事孙临并被获。临刑，大言不屈死。文骢及妾葛，亦死（文骢交马、阮，其被获，以盛辎重不得脱。以能死，附之）。

太仆寺少卿王瑞栴，当温州没，走入山中。明年生日，祠家庙燕亲故，入室缢死。

永嘉诸生邹之琦，甫至即死。

瑞安诸生邹钦尧，闻难，沉永宁江死。

乐清诸生叶向高，披发振铎，狂语市中；所诵惟「洪武圣训」。上丁释菜，倚柱詈降吏；鞭至流血，卒不去，亦无他词，惟呼「太祖」而已。下狱吟咏自若；有『未尝蒲酒心先醉，不浴兰汤骨亦香』之句。卒饮药死。

浦江诸生张君正，自缢于明伦堂。

其后朱成功将刘猷征饷台州，攻者追之，及温境，舟胶不能行，力战而死，一军歼焉。

新建诸生殷国桢，走福京，乞敕印联络义士。遂说王得仁反正，与胡澹、陈大生、黎士广、林亮四出联络。谭泰围南昌，国桢走宁州乞师；声桓将邓东阳已叛，为所执。送之谭泰，不屈而死。

及南昌陷，大学士姜曰广赋绝命祠六章，投僦家园池死。从之死者，二十余人。

参将傅鼎干，值安仁陷，死。

余干知县杨时秀，抗节死。

副将黄英、都司敖高、参将晏性，皆死于常山。

弋阳王府镇国中尉朱统鏞中特用榜，以难死（时日，行状不能详）。

巡抚周定初既死于广信，员外郎戴伍隼亦死之。同知胡甲桂被执，幽于别室，谕降不从；自缢而死。监纪推官李士奇、推官王尔干，皆死。贵溪举人毕士贞，同守广信；将入水死，家人拯之，至五里桥，望拜祖墓，触其柱死。至余总兵姜其衢、参将谢良材、王之枢、游击胡佩、胡梅辉、都司黄国治、刘芳伯、守备陈寿、陈杰，皆死（死事日期及服官之地皆待考，类附之）。

举人杨镇湘，乡人也；及其子文淑并以诗名。寓居广信之间，为金声桓所逼，父子皆死。

南康通判吴锡玉，追贼深入，踰二十里，距河而阵。锡玉射其渠，中之；拔之而嗅曰：『未傅毒也』。反攻锡玉。锡玉怒，单骑突斗，鞭数贼死；乃被害，其死尤烈。

宋本忠，南康典史也。殉难时日不可考，附之。

东湖守备黄克善，击流贼阎、罗、宋三家于龟磁；马蹶，被执。将死，捋其须曰：『无使血染我也』（「克善」一作「克嘉」。或以克善为都昌知县，俟考）。

九江总督袁继咸说左良玉军未定，而良玉死。及阿济格兵追至，继咸使其

众返镇，又不听；乃以孤舟入蒲苇中，遗书部将汪硕画、邓林奇毋效梦庚状。二人闻之，遣使来迎。梦庚给继咸将还九江，至于湖口，猝执之；使偕降，继咸不可，为铭自誓；亦不敢害。拘至大胜关，继咸以文山自命。及南京见多铎，不拜；设宴，不饮，亦不言。夜起自缢；监纪俞有灏觉而解之。多铎北，继咸于道再缢，不死；绝粒七日，亦不死。至良乡，再缢；再被解入北京，馆之内院；刚林劝之，且曰：『朝廷尝为明讨贼』。继咸诘『宏光帝安在』？刚林数其失。继咸曰：『臣子不敢知君父过』。乃逻守之。幅巾兀坐，读书不辍。明年六月，与宏光帝及太子皆被杀。将死，曰：『吾得所矣』。时年四十九。乡人收其骨，归袁州。林奇以继咸被执，即死；硕画死义旅（详见前）。

当左良玉军入九江，民忿其淫掠，杀之；兵大哗，吏索首事者。德化人孙大华曰：『吾何惜一死乎』？挺身就戮；众得免。及梦庚叛，九江监纪同知郭之麟不从，梦庚杀之。推官余士伟直入左军大骂，已恸哭死。及梦庚降，九江卫经历彭永春曰：『官虽卑，义不可失』。大书官秩于壁；衣冠朝拜，率子女六人自焚死。指挥佥事徐可行，闻董四明死，曰：『武臣亦人哉』！入告其母；曰：『吾家何不若是』！自入井死。可行妻邹氏、子妇陈氏，殉之。可行大书「世受国恩，合门殉节」；走望京门，北面再拜而缢。四明，官都司；登城射贼，杀数十人，乃自刎于城楼。妻史氏、妾张氏及其二子皆先入水死。家居通判傅宏祖，亦死。诸生李独明，德化人；入府学泮池死。诸生李金昌，恋母柩不去；城破，入阳明祠缢死。妻孙氏殉之。诸生李鸿，负母走，冒刃死。湖口陷，主簿成启不屈死。

刑科给事中陈六韬，抗疏下狱，赦归南昌。闻国变，衰经北拜，自缢死。

监察御史王兴允，谪归新城。闻北都变，及子士和拒户缢。妻子于氏，亦缢死。

及金声桓陷江西，新城知县李翱方出战，王得仁兵已自他道入。翱知不守，立马呼曰：『我新城知县也』。兵执之。送建昌，不脆；饮之酒，掷杯于地，遂死。

诸生杨应泰，闻里人敛赀馈声桓，作诗痛哭；既而曰：『一身当之，不相累也』。其弟居久壮之。兵至，两人刃而出，杀数人；皆被缚死。尸立不仆，两手犹作击刺状。

典史李本忠，殉难时日不可详；附之。

临漳知县梁希阜，龙泉人也。未之任，而京师陷，痛哭不食死（或曰希阜浙之龙泉人也；俟考）。

抚州知府高飞声，使人以印绶归福京，自任城守死。知县高声和，亦死。训导桂有燧，自缢死。

监察御史熊化，清江人；屡征不起。有语以仕者，曰：『吾先朝御史，老且病，安能折腰求活乎？』置脑子于怀曰：『急则服之』。有迫欲见者；作绝命词，食脑子，不死。家人守之，则曰：『管仲、魏征，非人乎？我将往』。伺间入园池，家众亟拯之；长跪以请曰：『我志定，使我不死，徒苦我耳』！闭门自缢。

万安知县梁于埃，城陷被执，囚之南昌五旬有奇。声桓欲官之；曰：『死者形立、官者神没，吾岂以形易神者？』作绝命词，死。

袁州知府李时兴，撻城固守；已知不敌，自缢而死。仆某亦死。

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、江广总督万元吉守赣州，既斩其妾；未几，其子欲缢城走，元吉又斩之，人称「精忠」。城陷，部将拥之去；曰：『为我谢赣人；使合城涂炭者，我也』。赴江而死。吏部尚书郭维经入嵯峨寺，自焚死。太常寺卿彭期生，冠带自经死。御史姚奇允，自缢于文庙。给事中杨文荐昼夜守，下及妇女皆感动，有死无二。城垂破，文荐病不能兴；执送南昌，绝粒死。职方主事周瑚，不屈被磔死。兵科给事中万发祥、吏部主事龚芬、户部主事林琦、兵部主事王其■〈穴上弘下〉偕其兄其隆、黎遂球及其弟遂珙、柳昂霄、鲁嗣宗（一作曾嗣宗）、钱谦亨、中书舍人袁从鶚、刘孟鞫、刘应试、署赣州知府吴国球、监纪通判郭宁登、通判王明汲、知赣县林逢春、训导胡董明、徐必进，皆死。

里居可纪者，广东提学副使明溯中，偕其兄述中不屈死。前河南知县卢观象，尽室入井死。推官胡缜（据「通鉴」附编列此），亦死。前马平知县谢缙、子允绣、从子允斗，自缢死。通判涂君鼎及妻熊氏、次子宏裕、三子宏佑、子妇熊氏、李氏、婢吕瑞香，俱入井死。周世光携其幼孙入水死。

流寓可纪者，兵部主事于斯昌、中书龙震，皆不降死。推官吴世安，扶病登陴，炮丸穿膊死。通判唐周慈，从元吉入水死。

士民可纪者，举人马芝、刘日佺及妻李氏、子良竝、良翔及其从子弟妇，皆死。贡生杨万言及其妻子、诸生董缙卿及子麟兆、正宸、正朝、杨丽天夫妇，皆死。郭必昌及妻范氏，哭三昼夜死。冯复京及妻张氏、徐孝仪及其母周氏、妾锤氏、子妇郭氏并其两孙，皆死。金之杰巷战力屈，挈其妻入水死。袁汝健、庄某，尽室自焚死。王统、王纯，缢文庙死。周葵、陈君猷，自焚死。

诸生庐陵段之璋、新喻萧瑛、零陵周慈、宁都杨燧，皆以流寓死。

武臣副将马观鹏，方乞归；顾事急，请坚守，力战而死。妻谭氏，未婚；矢节。参将朱永盛，亦死。参将陈烈，数力战，众以其弟降，疑之；烈益奋斗。及见执，不屈；顾赣人曰：『今日知我无二心也』。遂就戮。都督僉事刘天驷、卫千户徐余庆、孙经世、纬世、紘世、监纪军务聂邦晟、妻刘氏、子士

嫌、士燠，皆死。

微而著者，布衣杨文炎、乡约谢明登及妻杨氏、子佛生，入井死。书工赵廷瑞、织人熊国本，皆死。国本以走忠诚社被执，降令某曰：『尔织人，何知义？』国本曰：『织人不知义，举人固为不义耶？』盖以刺令云。

兵部主事尹诏，上疏忤时相，谴归石城；闻北都陷，不食而死。

监察御史徐伯倡，以隆武帝命，总督诸军。自新城、广昌拔宁都，守之经年，死拒。城陷，大书于壁：『但知守经，不知有权』。自缢而死。

湖东道姚文生，值李成栋自溃于信丰，为乱兵所害。

兵部尚书曹学佺，留守福京。方诣鼓山决休咎，甫拜，一绳自前坠；携归，而书其壁曰：『生时一枝笔，死后一条绳』。衣冠自缢死。

兵科给事郭符甲，体被数创死。

怀远侯邓文昌，宁河王愈之裔也；受命与曾樱留守。博托至，樱走厦门；文昌慷慨自誓。其妻且先死，文昌自扼其吭死。年止十九，妻中山王达之孙女也。闽人哀之，葬之城北芙蓉岭下。

知闽县陈其礼，被执不屈死。子玉龙、子妇吴氏、婿徐应仪及男女十五人，皆死。

给事中熊纬，自福州扈行在；道闻汀州急，奔走之。遇博托兵，死。

都督佥事胡上琛，自汀州急，走归福京；语家人曰：『我世臣，义不可活』。其以毒草至，妻刘氏请偕。上琛喜，冠带与死。

游击张兆凤、守备李国英，皆死。

里居及流寓者，主事刘之谦、中书舍人郑羽仪、前处州知府汪宗明及其子载、前怀远知县江振鹏及子白龙、怀龙、前建阳知县崔攀龙、赣州教谕黄廷柱、进士吴煌、举人陈鼎、林说、林曾宾、林化、熊卓震、贡生元纶、齐巽、廪生张璇光、武举人赵子京、布衣赵宗人、江豫、江复、李上林、陈扬言、赵卯，皆抗节死。

有徐英者，习贾；折节读书。城陷，哭曹学佺尸，喷血数升；不食而死。

永福陷，给事中邬正畿入水死。御史林逢经，自缢死。

长乐陷，在籍御史王恩及，饮毒死；妻李氏及子，殉之。

给事中林媚、知府刘永祚、知县郁廷谏、总兵顾世臣，以兴化陷，皆死。

大学士蒋德璟，知郑芝龙无出兵志，自请巡关，相机督战。至则朽甲敝兵，知不可为；遂谢病归。博托逼泉州，德璟已绝粒死。

巡抚吴闻礼，自请守分水关。兵败，走山寺，或劝之降；曰：『岂有堂堂巡抚畏死者乎！』复率乡兵力战死。

同安破，都督同知傅起耀合室死。

漳南道傅云龙、知府金丽泽、知县涂世名，皆死。丽泽不知其籍，知漳州，廉静有为；讨叛贼廖淡修等，平之。博托兵至，与云龙、世名同日死。世名使其子常吉走；曰：『父在焉往』？遂俱死。仆黄锡、黄祥、王亨、蒋三，殉之。漳人素德世名，醵金返其柩；言之有泣下者。其里人乃讹言世名固未死；其甥出其募金疏，皆钤以漳州府印，字兼满洲、汉文，朱色烂然；讹乃止。

诏安知县田树，拒贼死；时日情状不可考。把总张天成以赴援漳州，力战死；时日亦难考，附之。

又，漳浦始陷，杨履园遗其门客书，为所首；吏责之曰：『少年醉酒矣，而妄言乎』？履园曰：『吾故侯之孙，未免有情，实不醉也；得死为幸』。乃杀之。年才二十四。

明年，诸生李大载，以私谒孝陵，被执死。

漳浦再陷，知县洪有文死之。

兵部尚书揭重熙被执至崇安，令语之降；叱曰：『小子读书，不识纲常为何物耶』？抵建宁，降臣某与有旧，俯揖不敢视；重熙戟手骂。在狱日，与门人慷慨赋诗，振衣冠拜高皇帝，祈速死。比死，双瞳如生。仆戴贵、戴凤，殉之。重熙知兵，精调度；其部虽掳掠，及死，人无不惜之。

先是，巡抚杨文忠被执于崇安，亦抗节死。

兵备道倪懋熹在建宁，固有标兵千，郑芝龙尽檄去之；懋熹出俸金募军守。博托兵至，力战不支，一军尽没，懋熹死之；从者十有七人。

提学道毛协恭，方以按试至。闻变痛哭，溺不得死；乃转徙泉州、建宁间，将力疾趋崇安。为博托兵所执；厉声曰：『若亦知毛提学乎？何必言』！乃被杀。妻周氏及其子女，跃水死。仆邹良、王大节，亦死。

建宁再陷，主事朱乔秀死之；文公之裔也。

大学士黄鸣骏在浦城，兵至，不屈被杀。

给事中郑为虹方巡关，闻警亟返，已不可守；纵士民走。有议降者，为虹不可；独坐城中。执见博托，嘉其节；使去发，为虹曰：『负国不忠、辱先不孝，忠孝俱失，我何生为；宁以速死，发不可薙』！明日，责输金；曰：『清白吏，何处得一钱』。浦城人欲代输之；为虹曰：『民穷财尽，岂可为乎』！以刃筑之，嚙血而骂；使牵出，大呼而起，夺刃自刺不殊，乃被杀。仆陈龙，殉之。

给事中黄大鹏被执至龙游，众皆伏，大鹏红袍、纱帽植立于庭中。叩之，曰：『黄大鹏也』。使跪，即大骂；断其舌，嚙血詈之。浦城人与为虹共祠之。

同时，故巡抚扬廷清及李暄，皆死。浦城训导王兆熊，入山寺中，不食死

。刘景瑗，入泮池死。都督洪祖烈、千户张万明及其子都司翔鸾，皆死。

松溪陷，遗民真照时等死，刘万口亦死。

延平知府王士和，避乱入关，授司务。陈时政得失数千言，隆武帝嘉之，刊之以赐诸臣。召士和入对，擢主事；未逾月，知延平府。博托将至，士和召父老至，曰：『吾虽一月郡守，当与城亡；若宜速去，无使数万生灵皆死也』。众泣，士和亦泣。入语其友：『吾以书生擢二千石；不死，人且谓主上不知人』。或劝之止，士和曰：『君子爱人以德，姑息何为』？从容正衣冠，缢死。延平之民，醵金敛之。

大学士傅冠，罢职居汪应龙家；其所取士也。应龙诳冠曰：『江随言公于李成栋，必生得公』。冠曰：『死报国耳』。遽自缢；应龙抱之曰：『若此，如汪氏百口何』！舁致成栋。冠夜起入水，守者觉之。至石羊关，抢首欲死，复被阻。困于道中石马，书被执及拘苦状；且托骸骨于汀州之士人。过周之藩墓，泣拜题诗而去。比见成栋，礼之如上宾；使去发，曰：『自古有秃首宰相乎』？成栋曰：『公发已鲜，略加铍剃，掩众目耳』。冠大言：『若知吾乡有文山乎？盖断头宰相也』。成栋入广东，其部李发待之如初。忽一日，曰：『将收公矣』！欣然而起，南面谢无状；又北向，拜父母。索笔为诗，引颈就刃。无肯害之者，赏之亦不应；独知府某家丁出杀冠。昼遽晦，悲风裂屋；汀人流涕。其仆葬之周之藩墓旁；首犹在市，恒于匣中发白光，示梦于狱卒。已，其子奉骸骨归，乃合葬；竟体作黄金色。故衣二，弃墓旁；风雨经年，色并不变，人呼「相公衣」。君子谓冠短于才，而清操至节，令人太息焉。

福清伯周之藩，护躄汀州；五鼓，犹闻帝及后语。俄，努山将马五奔而至，大呼肆杀。之藩挺身曰：『我即隆武皇帝也』。群射之，之藩奋斗，手杀数十人；矢中其喉，乃死。百户闵时守丽正门力战，洞于矢而死。给事中熊纬，督二十余人力斗死。宫嫔某氏，以身翼隆武帝，奋力掣救；兵乱刃之，死。暴尸旬日，玉色莹然。于是曲阳王盛渡、西河王盛■〈汜全〉、松滋王演汉、西城王通简，皆死。御史王国瀚及其子，死。郎中赖垓，亦死。诸生朱珏，朱大典孙也，有文武才，少年负望；亦赴水死。

尚书姜一洪，徒步追躄至木榔庵；闻变，痛哭曰：『万里间关，从朱氏也。今何望矣』！赴江而死。

汀州卫人陈若水，亦以追扈；力竭，死。

主事杨衍期，以追扈不及，去为僧；子诸生来机，亦为僧。故兵部侍郎叶廷秀、故南京吏部主事成勇，皆以汀州变故，去为僧。故桐城知县张利民，亦为僧。

其先，赣州贼犯汀之古田镇，巡抚张肯堂使把总林深、郑雄、傅云麟以五

百人援之。雄、深故健将，誓破贼，摧锋直进。至观音铺，遇伏；左山右涧，将舍其巔，则峭不可上。裹创力战，贼燎山，飞走皆绝。雄、深战歿，士卒死者三百十二人；惟云麟免。然是役也，贼亦惧官兵健，乃走归；汀州获全。

职方主事李鲁，当甲申变后，上书张肯堂，言乡兵虑即为内寇，宜使绅富结义者筑砦自守；从之。南都亡，屏居福圆山中。曾樱荐之，上疏数千言，皆切直；筹兵事，尤多中。隆武帝嘉之。劾郑芝龙尽撤守关兵；且言人情泮涣去国，当如避焚，别格任人以共大计。隆武帝以其斥芝龙，持未下。会上杭有寇警，鲁言宜重兵驻汀州，联络闽、广；擢职方主事，兼程赴之。谓周之藩曰：『驾且至，而上杭围不解，奈何』？投檄贼垒，单骑说其酋张曰：『富贵至矣』！贼愕，鲁曰：『天子旦夕之粤东，尔以其众为扈卫，则禁旅矣；恩赏当出他人上。粤东又富，因之食国禄、佩将印，岂非幸事乎』？众诺，部勒之；乃入城，举屯练。有丁甲者，弃其父而为他人子，独非鲁；鲁骂之。俄，汀州陷，鲁痛哭入山中。丁甲复伪言『拒令者诛，岂以李宦数茎发而易一城之命乎』？众惑之，执以献。鲁曰：『我自行志，何与若事！岂人人浴秽，不令我独洁乎』？椎心大哭，血泪迸出；久之不续，扼吭死矣。上杭人始悔之。

吴士楫，亦上杭人。将从军于海上，为人所发，被执死。

画网巾者，姓氏、里居不可知。往来邵武、光泽山中，仍明冠服。降将池凤鸣执之；知无他，摘其网巾，纵使去。乃使二仆画巾于其额。及张自盛被擒，并俘之；画网巾者痛责，王之纲杀其二仆以惧之。仆被掙，骂；且曰：『死，亦宜礼拜网巾者前』。欣然受戮。网巾者亦受戮于杉津。

大学士刘中藻，固守福安。城陷，被执。除夕，饮金屑死。部将卢某、董世上、张先，皆死。举人连邦琪、缪士垵、方德新、贡生郭维雍、陈瀚、幕友吕天颺，皆死之。中藻子诸生恩沛，被羈于浦城；曰：『父死节，子可不继志乎』？亦死。督师颜昌儒、侍郎赵士冕、守备崔隽及其姻吴维城，皆死于永春州。

隆武帝又褒黄土隘死事之臣元体忠、李德凡八人，其六人名氏不可知；附志之。

大学士曾樱，居厦门。将陷，家人劝入舟；曰：『此一块清静土也，吾死之』。自缢而死。门人陈泰、阮文锡谋葬之；泰痛哭曰：『有吾在，子无然也。子出不返，则老父倚闾望；吾孤身，死则死耳。子孝于亲、吾力于师，不亦可乎』？匍匐负樱尸走三十里，赴其家众而殓之。遂不食三日，死之。锡后为僧。

中提督崇明伯甘辉之被执也，见余新跪，辉怒；蹴之曰：『我头可断，志不可屈也』！戟手骂不绝，遂遇害。诸将潘庚锤、万礼十数人皆死。

诸生王寅生、夏志宏、徐三峰，皆迎阮春雷军，又为之檄下天长县。及郑师败，寅生走乡庄，酣饮悲歌，杀其妻子，短甲草履，持枪突骑走；追者莫及，不知所终。

张进亦郑将，封忠匡伯。郭义、蔡禄叛入降，劫进；进佯许，称疾不出。部将吕温入泣曰：『进，海滨匹夫耳。受先帝恩封伯爵，藩主又委以土地之寄；失守已不容诛，况屈膝于人乎！』温曰：『曷图之？』进曰：『二贼用志深谋，泄则愈祸，为丈夫羞』。曰：『然则亡诸？』进曰：『惟尔义侠，吾布火药于庭；使召两贼入，以火焚之，吾与偕死』。禄、义入，心动，不复进；进曰：『天也！吾尽职耳』。冠带挥从人出，自焚死。

其诸护发抗节及以僧自匿者，有若倪俊明、张若化、林兰友、许瑾、林英、卢若膺、郭贞一、沈佺期、诸葛倬、许吉燦、黄维璟、林其昌、王忠孝、张正声、陆昆亨、姚翼明、程应鏞、陈瑞龙、万年英、谢元抃、任颍眉、齐价人、洪七峰、骆亦至、吴亦庵、刘玉龙、张瀛、叶后诏、涂伯业、李茂春、黄骧陞、黄寅陞，皆最着；而叶启■〈〈丿上豕下〉生〉、张灏，皆于台湾亡后，旋卒（沈光文见前）。陈骏音以郑亡，更遁广东之韩江，卒。诸人虽不死，其心实为明；故书之（凡书为僧者准此）。

呈贡知县黄卷，家锤祥。闻北京陷，北向长号，不食死。

粮储道参议王乔栋，治兴国州。左良玉弃武昌走，闯贼骤至；城陷，乔栋死之。

蕲水教谕邹允孝，为左兵所执，亦大骂死。

布政司参议刘佐、荆州僉事邱魁璞，皆遇兵死。

黄州诸生夏大武，为献贼所执，强官之；见其所为，叹曰：『何可无博浪一击！』或告贼，立磔死。其家五十余人皆死。

湖广总督洪涇鳌，负奇材。郝永忠等降，涇鳌说何腾蛟曰：『兵之异贼者，以畏法也。今掳掠，是犹贼耳』。众瞋之；腾蛟曰：『此殆非百里才？』请于永历帝，擢御史，监诸军。腾蛟卒，黔、滇道梗，涇鳌偕诸军入西山，屯田固守。久之，闻永历帝在安隆，间道上疏；言十三镇公忠，今扼险观隙；命总督诸军。其后诸营降溃尽，或劝之降，不从；曰：『师亡与亡』。被执，不屈。临刑之日，神色不变；众忿之，投其尸于三峡中。

长沙知府周二南，请以千人侦贼于湘阴，指挥俞一鹏与偕。郝永忠拒射之，一军皆死。

参谋吴愉被执，不屈死。子宁讷，痛父死，徒步号泣烈日中，觅其骸以归；遂不食死。

举人龙孔蒸，尝拒献贼令，不死；奉母避山中。黄朝宣掠之，与其友洪业

嘉皆死。

及何腾蛟歿，长沙知县郑龙彩去为僧。长沙佥事赵廷璧及妻古氏、子燦、子妇马氏，皆自缢死。

督师大学士何腾蛟在湘潭，惟亲军数十及马蛟麟从。徐勇以骁骑五十倍道至，马蛟麟遁走。腾蛟知不免，危坐室中；勇率其众人，拜之。勇，故腾蛟部将也；因劝之降，不可，执之去，复优礼之；腾蛟卒不动，曰：『何惜一剑乎？』勇以其幼子、家众在武昌（刘承允执以献），使取之，将以动腾蛟；往返再旬，腾蛟已绝粒至七日，不得死；勇叹曰：『此忠义大臣，早全之可也』。遂被杀。将死，语僧某曰：『取一粒水饮我；是水自衡州来，犹君恩也』。腾蛟所居，井固无鱼；腾蛟生，鱼忽盈井，并皆五色。及腾蛟死，井鱼亦空。

副总兵杨进喜，素骁勇。闻蛟麟遁，方理发，大叫曰：『朝廷不惜爵禄养我辈，其意谓何？矧从何公而弃之乎！』约发不及，操刀以出，求腾蛟；七出七入，最后矢中其喉，自投桥下死。

副总兵吴学植，以长沙陷，屯军湘、邵间，进攻湘乡。格斗四、五日，被执；令去发，不可。罗锦绣鞫之，学植立而呼曰：『大明天下垂三百年，若生中土谁豢养？父母葬谁家土？乃械义士乎？』因大叫，眦尽裂；引头触柱，流血被面，被杀于黄鹄矶。武昌民哭之。

总兵满大壮，从章纆军新墙，力战有功。王进才弃湘阴走，大壮不能支，走长沙；寻入湘潭。及孔有德逼衡州，大壮使求救不得，以余兵力战，士卒死略尽。乃告纆曰：『公且去，为重来计。大壮为公力拒，不复见矣』。只身殿后，杀数十人；骑蹶而死。

衡阳诸生夏汝弼，见天下乱，或歌、或笑；有语及时事者，反闭目不一应。湖南既没，挈其家入九嶷，绝粒死。

总兵马某，从李定国战蒸水，阵死。

兵部右侍郎刘季矿，赣州殉难刘同升次子也。率所部入酃县，守之。有盗来降，帅攻乐昌；盗肆掠，季矿止之，反为所害。

永州诸生邓光远，不屈死（时、状不能详）。

龙虎关陷，总兵项明高、姚得仁死之。推官唐谊被执，使招其兄诚；大骂而死。谊故御史召尧子，以忤魏忠贤下狱者也。

大学士吴炳，奉命护世子走城步。城陷，被执，不食；自缢于湘山寺。

兵部尚书傅作霖在武冈，语刘承允以死守。闻其降，勃然大骂曰：『始以汝为人；乃挟天子作威福，致乘輿蒙尘，罪不容于死。今复降，狗彘所不若也！』承允不顾。孔有德将至，作霖冠带坐上；承允及偏沅巡抚傅上瑞更劝之，作霖嚼舌出血嚙其面。有德使解之，且曰：『尚书欲何为？』曰：『我欲死』

耳』。羈之数月，卒不剃发，乃杀之。尚可喜葬之山中，祠焉。作霖妾郑，有殊色；被执至桥，跃水中死。

主事侯时暉被执，植立不薙发；被杀死。

及武冈再陷，奉天总督刘禄、监军御史毛养澄皆死之。

故贵州巡抚米寿图，在沅州死之。

巡按御史熊兴麟，在黔阳与主事李芳先同被执，送常德。芳先邀与遁；曰：『吾已神游武陵之刃矣』！再呼之，遂酣寝；芳先走。兴麟至常德，孔有德劝降；兴麟曰：『吾与李职方共被执，可走而不走，将死于青天白日中；岂于汝求合哉』？遂死。

提学道周，逸其名；与兴麟同不屈，死。唐山人为九宫山诗以吊之。

巡抚黄祖顺、总兵林国瑞，守郴州。城陷，被执死。其再陷也，巡抚朱俊臣忿诸将不力战，单骑陷阵死。

中书邵履正、侍诏潘哲，以永兴破，皆死。堵正明在永兴督兵巷战，一门皆死。

巡抚郑古爱称敏练，再拒孔有德于燕子窝，躬自督战；遂死于阵（或曰古爱在军中，阴蹴诸将相构隙，卒坏军事；以死事存之）。

副总兵惠延年，隶曹志建，誓报国；志建恶之。孔有德兵至，延年力战于镇峡关内。或劝之降；曰：『我日夕说曹公以忠义，而令骂我反虏乎』？自辰至午，杀伤相当。有德兵退，延年追之；曰：『不与此致命，反死仇人，非智也』。盖知志建不之容，遂以单骑深入死。

参将谢复荣、总兵王景熙，皆隶于侯性。靖州事急，永历帝及太后血书召性入卫，性使复荣及景熙先。刘承允追至，复荣使马吉翔扈从急驰，自与景熙断后，据王家堡奋力死斗，杀伤甚众。承允众不能追，复荣、景熙力竭死，所部五百人歼焉。是役也，微二人，永历帝必被祸。故其所系，为湖南冠。

临武知县李玮兴，居官有惠政。张纘以衡州陷，邀与行；泣曰：『期以头颈血溅此城土耳』。督士民固守。时偏沅六十余州县皆望风溃，惟临武固守。凡五昼夜，攻兵伪退，玮兴追之；伏发，被执。孔有德使降，玮兴大骂曰：『我男子也，读圣贤书，岂若辈所能诱』！有德置之狱。玮兴无妻子，惟从一苍头，自请入狱。玮兴日偕副使闻大成唱和，大成亦被执不屈者也。及将死，南向而拜，谓大成曰：『吾与公毕事矣』。玮兴死，大成亦死。苍头请从死，刑者不可；遂夺其刀杀害玮兴者而死。

湖南被兵寇杀戮，类西北；死事之人，多不胜志。又若夏汝弼、唐端易、刘惟赞、陈玉鼎、阳镇、周士仪、章有谟，虽未及死，以遗民称。而故行人王夫之，学术与顾炎武、黄宗羲埒；转徙兵间，卒窜身于猺峒，完发以终，人尤

罕俚。又女子某（或谓长沙人），自溺；于衣带中得诗，其七曰：『寄语双亲休眷恋，入江犹是女儿身』。其八曰：『簪纓虽愧奇男子，犹胜王朝共事臣』。一时重之。

大学士苏观生，方从绍武视国学，仓猝征兵不及，自缢而死。

太仆寺卿霍子衡语其子曰：『「礼」云：「临难毋苟免」，汝知之乎？』皆曰『惟令』。乃书「大明忠臣义士当死」字于壁，朝服北面拜，又拜其家庙，入井死。妻黄氏，从之；伯子应兰妻梁氏及其女、仲子应荃妻徐氏、叔子应芷妻区氏，次第从之。小婢某，亦死之。惟其三孙存焉。

祭酒梁朝宗，亦缢死。

通政司梁万爵曰：『此志士口节之秋也』。入水死。

给事中彭耀，先期为观生枉杀死（闫可义或曰战死、或曰病死，俟考）。

故新城知县廖汉禄，居龙门；见粤东地尽失，以幼子二托其父，自缢而死。新城人祠之。

卢爵，朱成功将也；守惠来。城陷，战死。知县汪汇，自刎死。

知县李信，守和平；城陷，死。

故潮州推官顾人龙及子选，御杨际云于阵；选坠地，文龙救之，皆死。

大理寺卿毛凤池，当肇庆没，李成栋迹获之。或劝之仕；曰：『吾仕，家子何忍辱祖父！』力辞不获，绝粒而死。

河源里之役，项时魁等亦死。

吴川陷，总兵陈彝典、陈其策皆死。

廉州陷，守道王道光被执，不屈死。

南阳侯李元允，当陈邦傅乱，独以所部护永历帝；且请身之南海，招故部图恢复，屡败不挫。至钦州，为士兵王胜堂所执。械至广州，乱槌交下；笑曰：『鼎镬不惧，何有于槌！』尚可喜使招杜永和；曰：『杜将军缮兵穷海，差有丈夫气；乃招之降耶？』可喜义之，使客说之降；泣曰：『我帅府一养子，爵五等，拥禁旅；又被执，惟一死耳』。卒不屈。已闻永和降，哭之三日；孔有德怒，杀而投之江。

建捷亦成栋义子，封伯爵；已登舟，闻元允被执，还救之，不肯去。亦被执，与之俱死。部将李朝用，亦死。

御史郑封，奉命之广西。闻京师陷，与子锡庚遁山中；封不食死，锡庚及合门殉之。

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抚桂林时，安仁王曰：『居安可寄社稷、临难不辱大节，惟瞿公耳』。将卒，召式耜入，谓永历帝曰：『国家事，一听先生』。及诸军溃，式耜危服坐署中；胡一青至，曰：『公且从某行』。式耜曰：『从汝

，何若从留守死』！举杯饮之；一青驰去。尚书张同敞至，曰：『我死不孤矣』！致远将军戚良勋以三骑至，跪而请曰：『公元老，系国安危；一出桂林，犹可以号召』。式耜曰：『忍死四年，此谊为何』！家人以二子请，式耜言：『负天子，尚及儿女乎？去！无乱我志』。诘旦，孔有德兵至，望式耜绯衣南面，疑为神；既而突入，曰：『待汝一夕矣』。与偕行，见有德。有德坐之以胡床，式耜曰：『我不惯此』。有德言：『满洲之军因闯贼至，经营五年，天下一统；公守一城捍天下，能事已见，何必空掷此身』？式耜责之以大义。有德别馆之，礼之如上宾。使降臣王三元、彭爨百端说之，卒不应；且曰：『公何自苦，便可为僧』。式耜曰：『僧者，降臣之别字也』。三元、爨感喟不复言。式耜与同敞日赋诗，名「浩气吟」；凡八章，自叙之。阴使其仆召焦琏，极言有德兵寡，速攻桂林；且曰：『中兴至计，无以为我为念』。降臣魏元翼，故墨吏；式耜、同敞劾之，元翼藏忿。布卒逻守，获其书；乃被杀。为绝命诗于壁曰：『三百年来恩泽久，头丝犹带满天香』。肃衣冠南向再拜，乃就刃。天大雷电，空中震击者三。越三日，门人姚端、杨艺往敛之；身首不殊，颜色如故。抚之，目忽左右视；艺曰：『次公来耶，长公失所耶』？时式耜子元鎔已次永安矣。目犹视，端曰：『我知师心矣！天子已幸南宁，师徒云集，焦侯无恙』。乃瞑。衣冠浅葬之风洞山，端与僧清凝庐其旁。

同时靖江王世子（失其名）、长史李某，缢于宫。光禄少卿汪肇、锦衣指挥杨芳龄，皆死。坐营将军徐高，为式耜赍表赴行在，道阻，匿阳朔山中；被获，与式耜同日死。旗鼓陈希贤、家丁陈某，殉焉。

总督楚师兵部尚书张同敞，闻桂林急，驰至，不入门；问式耜『将何为』？曰：『封疆之臣，死事而已』。同敞曰：『某将为后图，公有命，敢不从』！止而与饮。明日被执，有德使之跪；大骂曰：『汝为我毛姻家仆，时捉溺器；谁跪汝』！有德侈言为大圣人后，敢辱我？同敞詈其妄。有德怒甚，自批其颊；旁卒竟以刃筑之。式耜曰：『张司马，国之大臣，与我同死；安得无礼』！乃衣冠，别拘之，与式耜声相闻。有德使说式耜者，反复辩诘；且曰：『岂有天朝大臣而降者』！同敞不与语，惟肆骂之；暇与式耜赋诗。有德忿，使折其臂；乃口占，式耜书之。同敞有文武材，战辄跃马先；诸将或奔，同敞植立不少移，因之复胜。驻军东安、零陵间，大小百阵，未尝衄挫。被囚后，得诗三十余；自序，而题其末曰『明柱国少师、兵部尚书、前詹事府詹事、翰林院侍读学士、江陵文忠公嫡孙「囚中草」』。其绝作曰：『一月悲歌待此时，成仁取义有谁知！衣冠不改生前制，名姓空留死后诗。破碎河山休葬骨，颠连君父未舒眉。魂兮懒指归乡路，直往诸陵拜旧碑』。将出，曰：『快哉行也』！探怀中，出旧白网巾服之；曰：『为先帝服，将往谒先帝也』。见者泣下。

刑时，首坠于地，三跃而前；人皆辟易。俄，大雷电。卒有割食其心者，有德斩之。金堡时为僧，上书请葬两人；许之。同敞无子，葬时，女及婿适至；人谓忠义之报。永历帝闻之，痛悼不食者累日，招魂祭奠。式耜已封爵，更赠同敞江陵伯。所著诗文四十余卷，皆没。惟「囚中草」达行在，永历帝览而悲焉；下部梓行，题曰「御览伤心吟」。

主事陈纯采，奉命作陵于桂林。城陷，或使走；曰：『吾守陵寝，以待君父。死且未敢，而况行乎？』为僧，居陵下卒。

方以智、严炜、钱秉镫皆为僧，监察御史贺奇亦为僧。中书舍人管嗣裘，入岩洞、衣敝絮，与獐獐杂处，皆义而食之，不知所终。

总兵某某（凡二人），守严关；及兴安城陷，及副将、参将、游击以下四百余人皆抗节死。白虎关陷，副将陈胜、彭昌、高胜、谈玉，力战死（严关未守，而死至四百；疑类虚估。然抗节者必不少，虽无征不敢异也）。

中书舍人周震，当武冈危急，即聚诸文武誓神前以死守，条告事宜；诏擢为监军御史。及全州再警，震力争不肯降；众怒，杀之。守备孟泰仰药死，妻子皆自杀。

灌阳陷，知县李遇升死之。

主事姚端之，赣州殉难允奇之子也。柳州陷，端之死之。

义宁伯龙韬，以兵出柳州，被执，不屈死。其时，巡抚柳庆右佥都御史龙之虬实死焉，其妻亦死。

总兵罗天受、掌有文，被杀于象州。

征西将军朱旻如，在平乐府膺城固守。既而不支，南向再拜，杀其妻子，自刎死。

及乐平再陷，总兵彭俊死之。

湖南副使陈象明，大战于梧州之榕树潭；陈邦傅弃之走，象明犹不止。已，入水死。苍梧陷，知县巫知衡持故印不肯献；曰：『朝廷以此畀我，当以身殉』。再三谕之，卒不从；乃杀之。是役也，广西巡抚以下官皆降，惟象明客官、知衡卑秩为梧州死。

及藤县陷，总兵罗超死之。

督师尚书堵允锡，舟次浔州，忿诸将不用命，恚甚；疾革，夜中索纸笔草遗疏，自题其像。掷笔，谓左右曰：『吾荷国恩，不能免胄趋斗，死于床第，诚有余恨！曷若葬此江鱼，洗涤肠胃』。奋起欲自沉，从者力持之。是夕卒。

。

宣国公焦琏，当献贼入楚系永历帝于道州，琏夜逾城，破械出之。永历帝不能行，焦琏负以登城，手短兵跃而下；永历帝是以免。及破亨嘉、守桂林、

攻全州，摧锋陷阵，冠诸将。生平敢战耻走，身先士卒；性尤纯笃。诸将争假便宜，署守令，乞官其私人至于按抚，永历帝皆从之；又纵兵杀掠，或更私斗。璉独循循守国法，部兵严整，无或扰人薪木者；与诸将俱尚让不伐。恶陈邦傅不与偕，而阴戒士卒无构隙。曹志建历诋诸将，独敬璉；留守瞿式耜尤重之。然苦粮匱，部卒不及万；又恶于赵印选、郝永忠等。邦傅既约降，璉方军武宣、浔州间，未之知；邦傅思并执璉，乃托姻故，诱璉至，引至密室，迫使降。璉愤极，四顾不得出，拔佩刀自刎死；邦傅持其首以降。君子惜之，谓如杨展之于蜀云。及李定国入桂林，乃戮邦傅而申雪璉。

大学士严起恒，遇事持平。再入为宰相，乃力拒封孙可望；朝贵皆纳其贿，惟起恒皎然。可望忿，使贺九仪格杀之；江流又速，众不能救。越数日，虎负其尸出，乃改葬之；九仪等亦惊悸，土人因呼为「虎坟」云。

时给事中刘光珍、吴霖、张述载、都御史杨鼎和在昆仑关，可望使人追杀之；皆阻封者也。又杀御史某于邕江，以当金堡。及南宁陷，参将杜纪死焉。

横州知州郑云锦，被执，马上长吟。至肇庆，下狱；为「从西山义士游」诗。绝粒七日不死，乃复食。在狱三年，共劝去发：曰：『誓死久矣！留一日发，即戴一日之君恩；为一日囚，即为明一日之臣子』。就刑之日，饮酒言笑如平时；闻者嗟异。

光泽王伊铁、大学士郭之琦、总兵杨祥，以云南陷，避入交趾，交人不纳；传至广西，不屈被杀。之琦绝命诗有「血比苕弘新化碧，魂归望帝祇啼鹃；曾无尺土口高厚，惟有孤舟照简编」之句。祥，武人，不知书；而以大义自许。临刑神色不变，望西叩首，危坐受刑；观者泣下。

广西在明为边徼，瞿式耜用之支柱屡年。殉节抗义者，至于苗峒异域，往往而然；然无多征者，逸己。

四川巡抚龙文光，方拜命闻警，即自崇庆驰而至。城破，投浣花溪死。

前巡按御史刘之渤，陕人也；贼谓为同乡，将官之。之渤骂不屈，贼缚之端礼门，攒射之；之渤大呼：『宁多一劓，少杀一民』。贼取其尸磔之。

按察副使张继孟，被幽于大慈寺；献贼僭号，欲用之。与妻贾氏，皆不屈死。

兵备副使陈其赤、佥事张孔教，皆死。孔教死，其子匿不告；逾二年，其母孔氏始知之，责其子曰：『使我不早从而父』！立抉其喉死。

建昌兵备佥事刘士斗，见贼及之渤语，大呼曰：『此贼也，公不可屈』！献贼摔之，士斗反顾如前语；尽室皆死。

同知方相尧，亦死于万里桥。

成都知县吴继善，或曰死、或曰降贼；其家众三十六人，则皆死。

华阳知县王云祚，亦拘于大慈寺，绝粒不死；贼食之，跃起曰：『我将食汝肉，乃食粟耶』！遂死。

明经赵鸿仪子进士赵昱、邱之芳子诸生福祖，皆死。

诸生刘继皋，不应试，大骂自刎死。

王某妻熊氏，骂贼死。

蜀王至澍、宗室王至淥、澍妃邱氏、宫人素馨，入井死。宗人某兄弟妻皆李氏，皆入江死。长史郑安民，亦死。

在籍工部主事李如蕙，骂贼死。

大理寺正王秉干，合室死。

顺天府治中庄祖同、致仕按察使庄祖诰，皆死。

故宣化同知王履亨，入江死。

故东流知县干曰贞，以砖击贼，死。

故彭泽知县张于廉暨妻鍾氏及其女孙，皆死。

监生季资生及妻董氏，以流寓死。

武臣最著者，总兵刘佳允偕巡抚龙文光，入浣花溪死。总兵刘镇藩出战，赴水死（或谓镇藩即佳允，俟考）。总兵张奏功、指挥马震、张卜昌、罗大爵、阮士奇、参将徐明蛟、都司金书李之珍，皆以陷阵及巷战死。

新都知县包洪策，悬印于堂，率妻子去；民反执之以媚贼，遂骂贼死。

■〈毕卅〉县主簿赵嘉炜，奉檄决江堰还，遇贼射之，入水死。

举人江腾龙、诸生刘继皋、费经世、董宏芳，各不受贼召，死。

彭县陷，诸生祝丕传负其母以逃。贼追之，乞以身代，不许；遂大骂，同死。诸生刘昌祚，不屈死。鲁某（失其名，人呼为鲁城隍），被执至成都，大骂；割其舌，嚙血骂；被磔死。徐复端，入水死。

妇女刘时雨妻黄氏、赵甲妻宫氏及其数女，皆缢死。

崇庆陷，知州王励精朝服北面拜，且书「孔曰成仁」语于其壁，登楼缚刃，而实火药于其下；俄，贼骑渡，发药焚楼，刃触其胸死。所书字，风雨不灭。后二十年，州人祠之，壁乃颓；人叹异之。

新津陷，贡生王深长及妻徐氏，皆死。诸生蓝灿，不屈死；其妻袁氏，自缢。

汉州陷，诸生陈云鹏死之。江禹泽妻陶氏及其子妇张氏，皆骂贼不屈死。又张氏妇，闻警自刎其衣，入井死。数日出之，颜色如生。

绵竹贡生杨国柱痛父死，誓守县城。及陷，率居人数万巷战，力竭，骂贼死。典史卜大经，死。其仆某，亦死。故户部郎中刁化神，贼在重庆以书招之，不至而死。孝子王守爵，见其母缢，斂之毕，亦缢死。诸生陶修吉及妻庞氏

、顾天泽及妻留氏、杨元吉妻萧氏，皆以节死。文士峰妻刁氏有美色，贼逼之，骂愈厉；支解死。王宗道妻袁氏，亦拒贼死。绵竹之烈，比于江阴、舟山焉。

什邡陷，贡生李爱芳二女皆适宗室子，闻贼搜宗人，姊妹相谓曰：『夫死安归』？联袂入江死。顾存志妻贾氏、子妇某氏，纵火而缢其中死。

新繁诸生费经世，贼欲官之，坚辞；被杀。

资阳陷，诸生刘宏芳，抗节死。知县贺允选之从人十有七，则皆死。

仁寿知县刘三策、顾绳古，皆不屈死。贡生顾鼎铉，死。诸生刘士恺，拒战死之。陈应新、左灼及灼妻闵氏，皆死。辜氏女未嫁，自刎死。

内江陷，教谕姚思孝不屈死。

绵州陷，关南道刘宇扬妻李氏、侍郎刘宇烈妻张氏、大学士刘宇亮妻宋氏，相语曰：『昔者吾姑惧盗辱之，死；吾侪使受辱，何以见姑于地下』！皆缢死。宇亮子裔盛，降贼为其官；其妻王氏曰：『尔可作贼官，吾不可作贼官妇也』。缢而死。

重庆知州何（逸其名），贼索其印，民迫予之；给以作册竣，亲献焉。乃集家众与痛饮，大书壁上：『为臣死忠、为子死孝，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』。尽室焚死。及重庆再陷，李兴德死之。

永州陷，举人梁士骥不受伪职，死。

铜梁陷，知县顾旦被执，不屈死。

巴县县丞谭文应及子懋德，入井死。

何教授，逸其名；城陷，夫妇并缢死。

綦江翁某妻康氏，为贼所获，不屈死。

罗氏年十四，入水死。

南部知县郑梦眉城守，不屈死。

广元诸生李犹龙，不屈死。

昭化诸生贾允昌母李氏、任莽之母吴氏，皆骂贼死。

巴州诸生杨某妻李氏，骂贼死。

通江童子执于贼，使伪言官军毕至，将以突其城。童子乃大呼曰：『贼至矣』！贼怒，杀之。通江获全；知县李存性为文祭之。

王廷辅妻阎氏，被执触树不死，更骂贼，死；乌环其尸焉。

剑州诸生王才启，抗贼死。

诸生李一鸿妻，骂贼，刎其腹死。

贡生张公选女，骂贼，刃其胸死。

梓潼陷，诸生蒲光香妻赵氏，跃入江中死。魏元康妻赵氏，亦死。

顺庆柏谷口之陷，宗室王朱釜森死之。南充武生陈怀西战败，被执，诱使降；曰：『宁为明室武生，不作逆贼元老』。贼怒，杀而竿其首。其子见之，哀恸而死。诸生马孙鸾见之，大骂；刘舌而死。

西充陷，在籍御史李完不屈死。诸生樊明善，亦死。有杜氏者，避乱张村沟；遇贼，断臂死。举人陈某女、诸生张某女，皆骂贼死。

贼掠营山，诸生王光生战于北关，被执不屈；及泉应厚、泉应化、李为聪、冉良富皆不屈死。

仪陇陷，贼追知县李时开将及矣。王尔读者，邑人；王皋之仆也。奋身出御，为贼所杀；时开得脱。诸生席双楠、刘义国、杨正道，先后死。

岳池陷，刘氏妇拒贼而死。

大竹武生王莘，闻贼入川，语父曰：『食国家水土，力不能报，死命可也』。贼至，其父拔刀杀数贼，力竭而死。莘亦被擒，骂不绝口死。

邻水陷，总兵甘一爵力战死。

叙州在籍湖广布政司尹伸，居山中，被执；大骂求死。贼重其名，生致之井研；骂益厉，乃杀之。宏光帝方起伸太常寺卿，而伸已死。伸妻邵氏、妾夏氏、子妇杨氏，殉之。

叙南指挥曾应昌，分守白水江；贼围成都，战死。举人周元孝、诸生刘苞、晏正宾、王应世、郭大勋、李合中、梁为宪、余智及智妻杨氏，皆死；大勋且合门死。舟人某，居周坝。贼使之渡，不应；问其舟，亦不应；胁以刃，奋而拳之，遂死。总督樊一蘅妻李氏、妾夏氏、兵部侍郎刘之纶妻杨氏，皆以骂贼故，或裂尸死、或悬发于屋而后支解之、或割其乳死。

庆符陷，诸生何察死之。义民张祖同，亦缢死。

筠连陷，苏亮妻某氏，坠崖死。

珙县陷，故江陵知县向科死之。陈某女三姑，入水死。

兴文陷，知县艾吾鼎抗节死。

隆昌陷，诸生刘兹抗贼，被杀。妻卢氏抱其尸哭，遂骂贼死。廩生范筠妻胡氏，母女皆死。

大宁知县高日临，闻贼至，乞援于成都，不报；被执，大骂，贼磔死之。

万县贡生吴献棐，贼强之为参军，不从；断臂死。子之英，亦被磔死。

龙安知县罗应选，尽室死。

诸生果道济及妻杨氏，不屈死。

松潘守将汤名扬，拒贼死。

知县刘鹏举，城陷，骂贼，尽室十余人皆死（或谓鹏举知松阳，俟考）。

建昌督粮道卢懋鼎，被执不屈，死。

及刘文秀再至，故长沙知县高明集民誓守，屯于焦家营。其势不敌，曰：『我受朝廷官，可从贼乎』？尽室焚死。

越隗指挥王自敏，战死。妻周氏语所亲唐氏曰：『等死耳，他日恐迟』！阖门自焚死。

王、何、宋、唐四女皆字而未嫁者，各自焚死。

川南巡抚范文光，入山中；闻雅州陷，赋诗一章，仰药死。

荣经知县黄儒福，巷战不已；为刘文秀所执，磔死。

庐山知县金鼎祚，阖门抗节死。

嘉定知州朱仪誓守，贼蚁附攻之；束蒿灌脂以投，贼多糜死。城陷复完者再；贼怒，攻益急，食与矢皆尽。仪谓其子：『大义无过君亲，不可屈也』！其妻胡氏奋然曰：『臣死，忠也；子死，孝也。吾独不能死节乎』？举簪自刺其喉死。仪朝服，北面拜，及命锡（？）自焚死。

诸生郭大年被杀，其妻杨氏自城上跃入江死。

诸生帅正邦母冯氏有色，袁韬强纳之；以簪刺心死。

嘉定再陷，巡抚李干德尽室入水死，而民不哀（详前）。

洪雅陷，诸生祝钺之子妇杨氏、二陈氏、王氏及女祝氏，遇贼山中，为所劫；六人拜父母，俱入水死。

犍为举人周正，贼强官之，不从；杀之。子成儒及其少弟入贼军中抱其尸哭，贼并杀之。

陈天启夫妇抗贼死。二女为贼强舆去，皆抗声不屈；曰：『吾姊妹皆陈氏女，将与父母死，必不玷乡里』。及贼垒，睹父母尸，跃身撞石大骂；贼并杀之。

贼索诸生应省试，彭大用及妻任氏、张廷机及妻梅氏，皆不屈死。

荣县知县秦民阳，被执不屈，丛射之，死。

犍为贡生周正选，亦拒贼，死。

潼川知州陈君宠，贼幽之五显祠；赋诗云：『未能诛鼠辈，死亦等鸿毛』。又曰：『吏民休惜我，已视死如归』。遂缢死。

举人李永蓁，称病卧；舁之成都，张目不言。贼杀之。

廪生李锦中，伪官将试之，闭户自缢死。

进士李某妻吴氏、举人黄某妻张氏、欧某妻黄氏、贡生杨某妻朱氏，皆不屈死。

安岳陷，在籍兵备副使窦可进骂贼，褫其革死。

中江陷，教谕单之宾死之。

遂宁诸生罗璋，奉母避山中；贼围之，大战杀数人，母得脱，璋遇害。

蓬溪家居主事谭文化，贼招之不屈，死。谭某妻陈氏，贼欲污之；大骂不从，死。

乐至陷，杨某妾荆娘，不屈死。

彭山知县何天衢、监军道卢安世，俱不屈死。

川南道胡恒，驻邛州；闻贼至，使幕客汪光瀚出征兵。未至，城陷，恒及其子之骅皆战死；妻樊氏、妾成氏、冯氏、之骅妾周氏、仆京儿、弩来、婢女二人，皆死。惟之骅妻朱氏及幼子峨生得脱。

邛州知州徐孔徒，被执，欲使降；不屈，死之。

蒲江知县朱蕴罗，城破，以众巷战；久之，尽室死。

泸州知州苏琼，尽节死。

原任泽州知州韩洪鼎、原任推官韩大宾，皆州人也。城陷，并不屈死。

诸生方旭、方伯元、曾荐祚、锺子英，皆被掠；旭见诸生泣求于贼，叱之曰：『丈夫死即死耳，乞怜何为』！贼支解之。伯元亦骂贼死，荐祚入水死，子英及妻赴江死。

庆符张祖周，自缢死。

纳溪生员闵翼圣妻王氏，被劫，缢死。生员易衍禹妻王氏，并不受污；投崖死。

威茂道罗铭鼎拒守；城陷，骂贼死。妻段氏携三子兆鹤、兆柱、兆昌同入水死。

汶川贡生高仲选及其子女，皆死之。

东乡知县赵德麟城守；贼穴地入，德麟入井死。其家十七人，皆死。

贡生冉璘及其子，不屈死。母杨氏、妻向氏及其家人，尽室焚死。

垫江知县欧阳东昌，城破死之。

监军道王文锦，当谭文死，与张耀、林起诸人犹军于忠、涪间，号为明。寻俱败死。

梁山副举人高宗舟，以家丁二十余人巷战死。

綦江伯王祥妻尚祖，闻变，沐浴盛妆，望阙叩拜，又拜其夫死所，乃缢；未绝，以手招左右曰：『缙急，不得死』！宽之乃死。

贵州布政司张耀，闻巡抚米寿图遁，自帅家丁以守。城陷，被执；贼以其秦人也，曰：『降当为相』。耀怒詈之。执其妾媵以恠，曰：『降则免』。耀骂益厉，贼杀之，及其家十三人。

贵阳再陷，巡抚郭承汾被执；笑曰：『头可断，膝不可屈也』。与黄应运皆死。

大学士杨畏知见贺九仪凶状，痛哭自劾，请入朝；永历帝以为东阁大学士

。可望怒，使郑国执之。永历帝将执国，畏知曰：『猛兽当人则止；若得止其逆，臣焉避之』！永历帝手赐以「忠贞直谅」印，挥涕送之。畏知泣对曰：『苟存社稷，死生以之。伏望陛下扩清天地、正位两京，臣即瞑目』。至贵阳，下狱；士民数万雨泣以请，乃使养疾于黑神庙。汪僎、龚彝谄事可望，畏知戟手骂；两人构之。可望呼畏知曰：『使汝何为，反作宰相』？畏知曰：『为大明宰相，不愈于从贼而生乎』！可望使杖之；畏知除冠掷可望面曰：『谁敢辱大臣』！乃被杀。楚雄人祠之。

及博托陷贵阳，执巡抚冷孟任，使去发；乃肆骂死（孟任党于马吉翔，以能死附之）。

按察使唐勋走定番，艾能奇踵至，勋以兵誓守，屡大创之。能奇中药箭，几死；乃谬语：『我无他求，与我斗酒即去耳』！退军二十里，众谓其怯。一夕突至，勋遂死。

定番知州陈新策、都司陈征，亦死。

威远守备陶世显，血战死于阵。乡官顾人龙，率众固守，杀贼甚众；城陷，冠带登陴骂贼，死。

平番诸生陈则从，城陷，不食死。

知州曾异撰、任永宁与其客江津进士陈玉成、贡生龙茂勋计曰：『州踞盘江，控扼滇、黔，天险也；弃之不守，岂臣谊乎』？集众登陴。城陷，尽室自焚死；玉成、茂勋入火死。

清威道黄应运被执，贼厉声责之曰：『尔许茅土于安西，便应奉我以九五！何不蹈舞为』？应运言：『尔不当供献于天子乎？我与若同僚，何拜为』？可望曰：『我自帝有余力』。应运曰：『如是则叛贼，王臣宁拜贼乎』？可望怒，下之狱；犹惜其才，使护卫某再三谕之降。应运骂益厉，可望言：『若辈求死，当不使善死』。缚应运及郭应汾、姚总兵、刘总兵（二人名逸）置之地，纵恶马数十踏杀之。又籍其家，而尸六人于门，怖不顺者。平虏将军许苾臣为叹息不已；赂其护卫张言之可望，乃葬之毛家庵，平列六忠冢，遂去。

郎中谭先哲、参议石声和、声和子诸生嘉言，当平坝卫陷，尽室死。

副使曾益守安平，集众死拒。城陷，尽室死之。

总兵吴尚虑及副将某凡三人，守平溪。城陷，皆死之。

总兵萧旷，以诸生为刘承允坐营参将。何腾蛟奏授总兵官，守黎平；频树战功，忠谨尤异于诸将。承允降，使陈友龙招之，不至；友龙攻之，短兵相接，力竭，旷自刎死。

安龙十八公（详前），不死于战而死于贼者也。及孙可望遁，朝议：追赠吴贞毓少师兼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、中极殿大学士，谥「文忠」，荫一子锦衣

卫金事；郑允元武安侯，谥「武简」；张鏐、徐极侍郎，林鍾、蔡演大理寺卿，蒋干昌、李元开、赵赓禹侍读学士，周允吉、朱议²、胡士瑞、李颀副都御史，易士佳、任斗墟太常少卿，朱东旦太仆少卿，各荫一子入监读书；张福祿、全为国弟侄一人锦衣卫指挥金事。遣使谕祭曰：『卿等乾坤正气、社稷忠臣，早倾捧日之忱，共效旋天之力。诩意梟獍横行，顿忘君父。安龙之血，终当化碧九原；汗简之书，各自流芳千古。今移躔滇云，鸛鸾骈列；回思卿等簪履趋朝，杳不可见。夫独何心，能不悲哉』！寻使通政司尹三聘如安隆，立庙植碑，题曰「十八先生成仁处」。

林青阳亦被执至安隆，死之。

匡国公皮熊，被执走水西安氏，年八十矣。闻永历帝被执，绝粒七日不死；吴三桂执之，背立不跪。积十三日不食，始瘠；越日而绝，仍戮其尸。

熊之女夫赵默，亦被执；令具供，索纸书绝命词，乃杀之（或曰：默与安坤同举兵云）。

大学士王锡衮里居，为沙定洲执至云南行省中，使为己乞镇云南如沐氏；先驰疏而后告之。锡衮大恨，上章于帝祈死。数日卒。

里居知府陈爰谋，不屈死。

沐府从官周鼎闻乱，说天波曰：『定洲叛耳，非全省乱，请留讨贼』！时土司禄永命兵固在，天波不从；且疑鼎为间，杀之，冤莫白。

天波将高谦自以援剿不及，尽室焚死。

金都御史朱寿琳奉永历帝命，募兵云南。值孙可望至，知不敌，说无淫掠。诱之降，不从；羈之他所，更诱以官，卒不肯从。从容题诗于壁，可望杀之。

及永历帝弃云南走，昆明诸生薛大观叹息曰：『不能背城一战，君臣同死；顾走蛮邦苟活耶』！谓其子之瀚曰：『吾不惜七尺躯，为天下明大义。汝其勉之』！之瀚曰：『父死忠，子当死孝』。大观曰：『尔有母在』。其母适闻之，谓之瀚妻曰：『彼父子忠孝，吾两人不能死节义乎』？大观曰：『尔能死，善甚』！偕赴城北黑龙潭死；侍女、幼子亦死。明日，诸尸联袂出，婢抱幼子于怀如故。大观次女已适人，避兵山中；同日赴火死。

都御史钱邦芑、太常寺卿文焕、兵部主事贺奇，各去为道士、为僧。

及吴三桂执永历帝返云南，故户部尚书龚彝，孙可望党也；乃具酒馔求入谒，守者拒之。彝曰：『此吾君也！君臣之谊，南北皆同。且我祇一谒，何以拒为』？三桂许之。彝入，布几筵、奉卮酒，永历帝不能饮。彝伏地泣，起而劝进；为勉进三爵。彝则且哭、且拜，数数不已；遂触柱死。

三桂在滇，满洲、汉人有睹永历帝仪表者，阴谋推戴；事泄，皆死（名姓

俟考)。

至于属邑，则富民在籍知县陈昌裔，以不受贼官，被杖死。贡生李印方及妻子，自缢死。其友王朝贺往掩之讫，自经死。晋宁知州冷阳春，抗节死。呈贡之陷，知县夏祖训，死之。杨林所女子丁氏，吴三桂兵淫掠及其地，丁不屈死。而大理寺丞林锺泰、云南守备徐日舜先死之（守备一作参将）。曲靖指挥王承宪，为杨畏知前锋，击普民升等皆有功；沙贼来攻，守备悉具，畏知深赖之。及定洲再至，承宪出战；方大胜，忽中流矢死。其弟承璫、土司那钥，皆力战死；一军尽没。土司禄从命、禄永命，皆忠谨，奉调即行。定洲攻宁州，永命固守；城破，自刎死。孙可望至，御史罗国瓏方按部至其地，与知府焦润生皆被执；可望要之降，不屈。携至昆明，自焚死；润生亦不屈死。曲靖推官署道事夏虞衍，遗书国瓏，约共讨贼；事泄，尽室死。中书舍人朱斗垣奉敕赐白文选，至于曲靖，遇贼张虎袭云南，猝执之；不屈而死。南宁知县陈六奇，不屈，被杀于东门。指挥邵元龄守陆良，亦不屈死。御史耿廷篆受命按四川，而蜀已歿，里居临安之河西；及李定国至，廷篆入水死。其妻杨氏，被执，不屈死。给事中廖履亨，自缢死。其属宁州知州朱家梁，骂贼死。都司沐天运，被执，不屈死。土司禄从命，力战不胜，自杀死。通海典史单国祚，衣冠坐堂上骂贼，被杀；印犹在握。县民葬之诸葛山下。

武定府参将张其勋，固守月余；城陷，衣冠望北拜，自毒而死。同知杨于陆，亦死。

师宗都司徐道兴署县事；闻贼至，集军民曰：『力寡军单，不能抗贼；吾死分也，若等可去』！众请偕；则厉声曰：『封疆之臣，死在封疆；吾将安往』！众雨泣辞。道兴所携祇一仆，出俸金二，曰：『一赐汝，一敛我』。仆大痛请殉；曰：『汝死，谁敛吾』？仆泣从之。未几贼至，逼使迎其酋；大骂，掷杯击之。遂被杀。

大理府指挥陈祜，城陷巷战，手杀数人，死。守备陈海，亦死。千户杨昌印、王象干、鲍洪，尽室死。千户关维翰及其子大忠，皆死。百户黄恩基，力战死（陈海，一作海澜）。

太和知县王世杰，佐上官誓守，死于城上。教授段见锦、经历杨明盛及其子一甲及司狱魏崇治、故永昌知府萧时显，皆死。举人高拱枢，入池死。杨士俊，尽室自焚死。诸生尹梦旗、尹符、冯大成，倡议助守，骂贼而死。杨宪，尽室自焚死。杨懋，死而复苏；其妻则死。人称太和节义为盛云。

赵州学正迁户部主事刘之谦，廷标之子也；以父死，授官。被执，主者索贿；之谦曰：『父子二十年苦节，饮滇南杯水耳』。使之去发；曰：『秃头翁，可见吾父乎』？炮烙而死。而思恩知府董邦昌、昆山知县杨承言、临安通判

刘之兰，皆死焉。

楚雄府举人杜天祯、不屈死。

广东知州张朝纲及妻冯氏，皆缢死。子耀，亦诸生；恸绝而苏。既葬其亲，自缢而死。

永昌推官王运开摄分巡道事、通判刘廷标摄永昌府事，方以兵守澜沧江；沐天波已降，可望以印绶责两人，坚不予。士民请降，二人即使去；曰：『众情若此，吾辈惟以死自请耳』。逮夕，廷标缢；运开曰：『吾老宜先之，乃先我耶』！沐浴赋诗，亦缢而死。可望重两人，求其后；或以运开弟运闳告，使聘之。至潞江，谓其仆曰：『吾兄弟可异趣乎？若收吾骨，葬吾兄之旁』！跃入江死。

蒙化知县陈于宸，不屈死。麻哈土司龙兆春，亦死。

至于边徼，则总兵王国勋，战普湖死。总兵某，战死于玉龙关。磨盘之战，总兵窋民望力斗；自卯至午，短兵鏖突，浴血不已。火枪洞胁，奋战如故；持刀溃围走数里，血涌而死。王玺，亦力战死。锦衣赵明鉴，以被害死（详前）。

白文选降，永历帝妃某氏在其军中，文选祇奉之。至是，以发自缢死。

松滋王某，从永历帝入缅；胁于马吉翔，饮咒水，缅人杀之。及吏部侍郎杨士廉、礼部侍郎杨在、兵部侍郎金简、光禄寺少卿高勋、御史邬昌期、裴廷楷、任国玺、陈纯采，皆死。滇国公沐天波将军王升、魏豹、王盛隆，奋力击，死亦倍酷。至余邓居诏、王祖望、杨生芳、郭璘、潘璜、齐运巽、王自京、安朝柱、陈谦、王启隆、龚勋、吴承爵、张宗伯、任子信、张拱枢、刘相、宋宗宰、宋国柱、刘广寅、丁调鼎，皆死。

缅复以兵围永历帝所，索人杀之；逸入后宫者，亦搜杀尽。故宗室吉安王慈燿、总兵姚文相、黄华宇、熊相贤、赵明铎、马宝之、二差官（一李姓、一逸）及王大雄、王国相、吴承允、朱文魁、郑文速、李际白、凌云、尹秩、尹襄、朱议添、严麻子及千总吴某，昏死。内官，则李茂芳、杨宗华、杨强益、沈犹龙、陈国远、李崇贵、周某、卢某、曹某、杨某，亦死。而陈德远等十八人，以缢死。命妇殉者，吉安王妃、松滋王妃、贵人杨氏、刘氏。沐天波妻夏氏固侍妾，两经大乱不辱，为女僧；天波重其节，使典家政。比缢死十日，乃敛；乌雀不敢进。其后沐罕忠事发，侍婢夏莲自请代罕忠妻龙氏死。王启隆妻吴氏方缢，太监李从龙见而救之；吴氏曰：『尔与吾夫厚，宜促我死；乃救吾乎』？卒缢而死。其妾亦死。齐环之妻，自抱其子入水死。吴承爵妻，先缢其子女而后死。姜承德妻杨氏，亦死。

别有数百人栖小洲，四围皆水；缅谓潮至立死，竟不然。后入滇边名桂厂

，称朱家云。

通政司朱蕴金等，固与永历帝分道，期会于缅；比至阿瓦，缅人围以兵，潘世荣降，蕴金及都司姜承德自缢死。总兵高升、千户谢安祚、向鼎忠、范存礼、季胜、刘兴隆、段忠，皆被杀；复窜其余于远方，无或存者。

又有吏部左侍郎王锡、浙江司主事郑延爵，则先死于滇焉。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十七

李孙之兵

顺治三年（隆武二年。是年桂王立）冬十二月，张献忠杀掠西充、盐亭间。豪格、吴三桂至汉中，贼党刘进忠降；导其兵急驰千五百里，乘雾登保宁之凤凰山。值献忠亲出，进忠指语雅布兰曰：『此献贼也』。雅布兰一矢中其额，献忠颠伏积薪中；曳斩之。群贼不知，班列如故。俄，尘埃涨天，则满洲兵逼其垒矣；贼大崩。豪格兵乘之，收其人畜、军饮，入保宁。

贼党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溃而南，王尚礼、白文选、冯双礼、王复臣等从。道无所掠，杀马而食，至于鞭舄皆食之；后乃食人，饥仆者立割尽。七日至渠河，众犹数十万。总兵曾英使千兵侦之，遇贼溃。越二日，贼至江上不得济，多下马卧。或说曾英以奇兵涉江突击之，疲贼可尽；英不可，曰：『此死贼，划江阻之，彼必饥尽』。文秀望隔江军民辐辏，营垒皆纵饮，无严备；曰：『吾济不爨十日矣，不若冒死进；得一舟，则可以生』。裸而衔刀乱流以泳，其党徐湖等五人从之。至朝天门，随波而没；英卒皆笑之。文秀突起，牵一舟走；可望等罗拜，即与百人沿江突击。英以巨舰绕攻之，彀弓桅下；王尚礼射之中胸，堕水死。贼更掠舟济；余仲烧营走，水陆兵溃，崩声如雷。贼攫人畜、辘重、刍粟无算，遂陷重庆府。伪相汪兆麟亦至，献忠心腹也；定国、能奇先以隆武帝诏曰：『献忠所害，非君父也；若降，许免死』。心动，至是问计于兆麟。兆麟不知，使作贼。能奇怒骂之，立射其目；定国纵刃之，践为泥。居数日，烧重庆，夷其城；分献贼亲兵杀掠而南。将入滇，取道遵义。越望日，至綦江，众志携。可望伪称献贼婢生子，当共事之；众皆喜。其党张成功、王十万、小关索不奉令，小关索夜遁；可望杖成功、十万，乃定。越六日，贼婢乃生女，且已毙。

顺治四年（永历元年）春正月，贼弃綦江走。十日至遵义，阳禁杀掠，四征刍粮。止于桃园洞，奉伪后启而后行。俄闻吴三桂兵将至，惧；共执伪后烧杀之。杀掠至乌江，乘杨吉溃，遂为桥济，直越贵阳。众方议守，闻乌江溃，则皆走、或出降。越二日，可望等至；大肆淫掠。三日乃招抚，又数日复出掠。自青崖、龙里、高堡至于威清、平坝、安兴诸处，男妇老弱皆屠死；幸而免者，并去其手鼻，千里萧然。方谋入滇，闻沙定洲乱，乃屠贵阳，疾趋云南

。至于曲靖，遇内监孙兴祖以隆武帝令征沙兵（即定洲兵）；可望曰：『朝廷不知其事，若征之，是奖乱也；不如讨之』。兴祖以为然，乃共去伪号，传檄为明。

夏四月，可望等入云南；声言讨贼，其各安堵！与定国、文秀、能奇皆复姓；四人皆陕产，献忠养为子，伪封可望平东将军、定国安西将军、文秀抚南将军、能奇定北将军，使姓张。至是，乃复姓。可望长而狡，三人皆下之。自耻其名，改今称（故名可旺）。遂自称东王，定国、文秀、能奇亦即故王号；封其党王尚礼以下公侯伯有差。将设六部翰林，畏人议，卒为之。以降贼在籍御史任僮为礼、兵二部尚书，范矿为吏部尚书，吴兆义为户部尚书，龚彝为刑部尚书，万年策为工部尚书；寻以陈源代年策。建四王府；毁昆明、呈贡二城为之；辟教场于城南，毁民居以万计。僮犹媚贼，议尊可望为国主；可望生子，请如皇太子礼。为定制：以干支纪年，尽废阁部、科道官；尽易印文为八迭，更铸印册、钱文。括民田、井盐官四而民六之，收郡县技艺者皆入营。屡促可望称帝。彝起家进士，阿可望指，陈十事，请租外增赋、赋内增马。杨畏知、沐天波皆愤之，其党亦多不之服；滇民更失望，曰：『除虎进狼，此之谓矣』。可望为仪卫，将列之则病；已即止，曰：『是尚有天命耶』！皮熊、王祥皆疏言『今入滇者，皆献贼之孽；朝廷无为所愚』。瞿式耜在桂林，闻而忧之。

顺治五年（永历二年）春，孙可望据云南，以定国、文秀、能奇皆等夷，思一之。顾兵弱，定国、能奇尤强，使心腹王尚礼说之；能奇许诺，定国、文秀皆听命。

夏四月朔，群贼大陈于教场，将上可望大元帅号；定国先至，其下扬旗鸣炮如故习。可望怒而走，文秀婉解之；王尚礼请责旗鼓以赎罪，皆不听。定国怒与诟，可望益愤曰：『欲长我者，必杖定国百』。定国竟甚，可望遽去；白文选曳止之，曰：『今若此，皆散。请勉受责』。共按定国杖之半，祈免乃止；群贼骇惧。于是可望自称大元帅，使定国攻沙定洲以自赎；军伍赏罚，必咨可望而后行。夜，可望诣定国，亲抚之，憾卒不释；可望亦患之。闻李赤心降，爵上公；亦思以朝命压其众。伪慨然曰：『我辈跃马二十年，破坏天下，卒无寸土；而满洲收其利，甚无谓也。我将挈天下还之明耳』。杨畏知力耸之。四川巡按钱邦芑贻书可望，重复千言，皆说之降。可望语其使曰：『苟王我，我以全滇归于明』。邦芑复书：『本朝异姓无王封』；而哀其事以告。

顺治六年（永历三年）夏四月，孙可望使杨畏知、龚彝以南金三十两、琥珀四、马四匹赴行在求封王；表称『先秦王荡平中土，不谓自成犯顺，玉步旋移。孤守滇南，恪遵先志；王绳父爵，国继先秦』！且声言不得封，即拥兵至

。王化澄、袁彭年，马吉翔、庞天寿等请从之，严起恒执不可。金堡尤力争；疏七上，曰：『不封，则可望反为南顾忧似也。然使恭顺，虽不王，可也；如其不可，王之，徒益其志。他日进王而求，何以应之？或谓「难禁其自王」。顾王则谁能禁之；今乞宠命，则我有权矣。或谓「可望以全滇至，其功可王」。然金声桓、李成栋且不敢王，今封可望，何以对两人』？因言『韩信、赵佗、李光弼、郭子仪、岳飞、韩世忠、徐达、常遇春及金忠之王，势并不同；今惟在诸将能恢复，恢复既定，虽不王之可；不然，陛下徒隳祖制，以解诸将之体！可望王后，更有不忍言者』。疏入，众是之。杨畏知疏争：『奈何以一腐儒失大计』！宗室朱议漉更劾堡；畏知曰：『朱君亦误，给事之争，使可望知有人，不亦可乎』？议不决。畏知曰：『可望借长李、刘辈，必不得已；俾以上公，而侯定国以下可矣』。从之。乃封可望景国公，易名朝宗；定国、文秀皆侯爵。擢畏知尚书、彝侍郎，使偕赵昱赉册往。

五月，孙可望使李定国陷安顺，清威道黄应选亟还语定国：『何不以尺一告？天子方揽豪杰，某当奉管钥于将军，毋不王不霸，令人谓盗贼』！定国色平；应选更言『将军负武略而不得一地，名又不正；故人睨之。若藉三百年天子，辅以义从，天下无敌；他日分茅，与开平、中山比烈。舍此不图，非雄略也』。定国言：『当与平东议之』。应选言：『平东远，当先与公盟，矢不二心』。定国从之。可望滋不悦。堵允锡亦思结可望，宴畏知、彝于七星岩。

陈邦傅以地逼于孙可望，惧为所噬；其部胡执恭曰：『君固受制藏空敕，今可望不得王，我若封之，彼必悦；即其兵杀瞿式耜、金堡、李赤心，其可也』。邦傅然之。矫制铸印，封可望「监国秦王、九锡节制天下兵马大元帅」；亦封定国等。使执恭赉以往，可望大喜，郊迎十里，拜舞受命。亦颇闻朝议，私叩执恭；则曰：『此太后意，外廷不知』。可望逆其伪，然亦假之以胁众。定国等不从，可望劝之；艾能奇言：『我自王，何待封』！定国曰：『不然！我无尺寸功，敢受朝廷恩』！卒不受。廷臣闻之，交章劾邦傅。堵允锡言：『可望尚请封，不如予之，使执恭以伸法；不然，是驱之变也』。严起恒、吴贞毓、杨鼎和、刘修、吴霖、张述载皆不可。允锡密疏：『廷臣执不王异姓，正论也；然不为今日计？可望乃逆献养子，凡此滔天之恶与有力焉。今姑取其归正，冀收其用；安可泥常法！且可望已自称「东平王」，降而为公，彼必不受；因而为逆，如天下何？臣思开国功臣徐达、常遇春称六王，皆进封；宜量封可望以「一字」。即敕申明旧制，示破格而勉以中山、开平其可也』。从之。而赵昱已行在道，谓『「景国」命，可望必不受』。乃与允锡谋之。

秋七月，堵允锡以所藏空敕矫制封可望「平辽王」，亦封定国等；使昱及畏知、龚彝赉册往。可望骇曰：『我已封「秦」』！畏知曰：『伪也』！执恭

亦曰：『畏知伪；所封实「景国公」，印敕故在』。可望怒，并下之狱。李定国谓赵昱敕真，将往受；可望怒，定国乃止。拘昱馆舍，阴纵之；昱走南宁。可望下檄诸镇，以「秦王大元帅」自称制，诸军曰「行在」，所设六部官亦如之。又名其护卫曰「驾前军」，自称曰「不谷」；文书下行曰「令旨」，上行曰「启」。称定国、文秀、能奇曰「弟安西」、「弟抚南」、「弟镇北」。始为庙，太祖中、张献忠左、可望祖父右焉。又独为献忠立太子庙，四时致祭。杨展首疏劾之曰：『臣辟草茹荼，为陛下收蜀、图黔。可望檄忽至，举陛下土地、甲兵并隶之。臣誓不共贼俱生久矣，无难斩使焚檄、出兵乌蒙以争之。顾可望挟敕至，若果然，臣不敢异。然此后，非陛下臣矣。在朝之臣，谁实为此？若令不出朝廷，则可望伪耳。臣愿首戎行，与诸将共讨之』。疏至，上下不知所为。瞿式耜、金堡亦劾可望大逆不道；式耜且请戮执恭以正辱国之罪。时不能用。可望使李定国入黔，要总督范矿、巡抚郭承汾盟于龙里。永历帝不能问，惟封皮熊、王祥以备之。

顺治七年（永历四年）秋八月，孙可望使以玉带、名马、黄金万两、银十万两求真封，且问故；别以白金四万馈朝贵。永历帝始知赵昱状。马吉翔等利其贿，请封可望「澄江王」；使者言非「秦」不敢复命。严起恒执前议，且请却其贡；文安之、郭之奇主之，王化澄、朱天麟等不可。会高必正入朝，语使者：『本朝无异姓王，我破坏天下，逼死先帝，蒙恩赦宥；然公爵尔。张氏窃据一隅，敢冀王爵！今与我同报国，去贼号；无欺朝廷弱，我两家士马足相当也』！使者惧而去。必正寓书于可望，词意严正；可望不顾，言不真封，当趋行在。严起恒言：『可望无礼，谁能止之！然彼方资爵于我，敢效李自成乎』？可望知朝廷无封意，益忿。

会艾能奇死，冯双礼主其军；可望诱之为心腹，其势益强。皮熊畏之，使李之华往求盟；可望以书责熊：『拥士卒，可战可守，而罔知邦本，日烦征派。黔中为出兵之途，岂无救灾之心以为假道与？且黔、滇皆朝廷地，留守留兵、绸缪粮糗，惟冀与行在通声息；若祇一盟为燕雀处堂之计，则非不谷所望于君子也』！熊得书益惧，走清浪卫。

九月，孙可望犯贵州，使白文选先。郭承汾以书责之曰：『牛耳之血未干，北门之师已至。君父可欺，天地神明必不可昧』，可望不顾。既至，范矿率属文武郊迎之。使白文选追执皮熊于清浪，既而释之；贵州皆入于可望。改布政司署为行宫，图绘山川日月，自为钱币曰「兴朝定宝」。勒诸文武缴札敕，凡监军、督饷、部卿、佥宪及总制、参游皆革之；无敢或拒。川、广溃将走贵州者，并为所胁。可望骤增兵数十万，使刘文秀、白文选、王自奇分道取四川。

冬十二月，遣编修刘苞如贵州，真封可望为「冀王」。时两广皆陷、南宁危急，永历帝将取兵于可望，故遣之。至平越，不得进；久之，乃还。杨畏知谓可望：『「秦」、「冀」相等，伪何如真』！不听。定国请以畏知终其事，乃使畏知如南宁。

顺治八年（永历五年）春正月（永历帝十二月。至二月后，为永历五年），孙可望邀文安之于都匀；凡数月，安之乘间走。将入南宁，孙可望坐以罪，戍之毕节卫。

闰二月，孙可望使贺九仪入南宁，索阻封者；直入严起恒舟，攘臂呼诟。起恒言：『朝廷恩赏自有在。今若此，何也』？九仪格杀之，又杀杨鼎和等；人心骇异。可望又杀杨畏知，定国、文秀皆切齿。

夏五月，孙可望疏请入滇；众议不可。朱天麟力请，乃出之。

冬，孔有德兵逼南宁，马吉翔、庞天寿坚请赴可望。永历帝终不可；可望忿甚。

十一月，坤宁常在郭良璞以宫隘居于外，可望私人张应科私之。永历帝杀良璞，赐巴东王及其妃死。可望不得已，杖应科。

十二月，孙可望使狄三品等入南宁，劫永历帝行；众不能拒。

顺治九年（永历六年）春正月，永历帝次广南。孙可望复使王爱秀至，言『广南邻交趾，夷情叵测。惟安龙为三省会，城郭完固、行宫修葺、粮糗完备，朝发夕至；请即居之』。盖阴虑永历帝果入滇，或为李定国等所戴；故拘之安龙，若曹操、高欢之故智。其言城郭、宫室状，亦尽伪。

二月，孙可望定岁供，上用金八千两、米六百石，从官皆取给；永历帝忍之。寻使太常寺卿吴之俊以玺书促可望出师，诏旨迭至；可望不得已，与马进忠等分道出。

李定国自灭沙定洲，兵强；在滇日夕练士卒，得兵三万，衣甲皆备。可望恶之而不能制。自是驰书于可望曰：『愿立战功以报职』。可望乃疏：使刘文秀入蜀，讨虏将军王复臣副之，凡兵六万，以拒吴三桂，分出叙州、成都（时文秀已行）；使李定国自贵州出、入广西，征虏将军冯双礼副之，凡兵八万，攻孔有德。且请封定国、文秀皆公爵，余秩有差。从之。冯双礼，可望之心腹；使副定国，实以监之。定国出镇远、入湖南、克桂林，自夏历秋，兵甲精最，所至莫当。且方誓报国，战辄亲阵，以故克捷；居恒肃士卒，一无所犯。招兵部尚书刘远生、中书舍人管嗣惠、主事朱昌时于山中，图兴复。酒酣，谓远生曰：『曹操、司马懿有戮乱才，躐躐百战，扶弱主以垂名，易耳。顾以此博笑骂，犹持黄金易死铁，至愚者不为，而曹、马为之』。可望闻捷，喜且惧；亟使封定国为郡王，兼行营都督招讨使；封双礼为侯。定国曰：『以王封王

可乎』？不受。永历帝使封定国西宁王，亦封文秀平南王。

御史李如月疏劾孙可望罪同操、莽，请加陈邦傅恶谥以警之。永历帝持其疏不下，而责如月『谥以褒忠，无加恶理。小臣言乱制，廷杖、除名』。将以解之。可望使其党跪如月于朝门，如月忿骂，杀之；殊体褫革，悬之市中。永历帝不能问。可望之驾前军更恃定国，曰：『北兵本易击，独吾侪不一当』。冯双礼谓『桂林所获，惟孔有德金册、金印、人参、仓库财物，估计及万金，其余尽没于定国军，富强必难制』！诸往来者又增构之，两人隙益起。定国自湖南东问江西（详前），委州县、拥金帛，陈战事率径达安龙；或使马进忠及从官之在军中者以告，不尽关白孙可望。可望谋亲出湖南以攻之，闻封「西宁」之使至，邀之曰：『孤今以师出楚，当会安西大庆宴，奉皇上敕书宠定国。子无行』！定国竟不得拜命。

冬十月，刘文秀大败于保宁。可望伪旨，责其拒良谏、损大将当死；援复诸城功，落职闲住，尽夺其兵。文秀以数十人还云南，诸将怒罚重。

十一月，李定国次衡州。孙可望至沅州，使白文选陷辰州；尼堪救之，定国谋覆之蒸水。双礼阴以其谋告可望，即檄双礼还，将以死定国；不死，亦坐以败军罪。战之夜，双礼不告定国走；及旦，定国讶其兵不至，使骑侦之，已西去。定国大惊，收兵走；已谋出间道取长沙（见前）。可望檄之，昼夜七至；不得已，还武冈。

马吉翔更谋受禅，移明祚于孙可望，号后明。惟定国遇永历帝诞，率诸将朝拜如礼；冬至亦如之。且言『文武官非「秦」授者，既拜皇上，毋复拜秦王』。侦者以告，可望益怒。寻取宗室之寓黔者尽杀之，凡数百人。卜于圣水，将自帝，不许；炮击之。

是月，永历帝使林青阳以密敕征定国军入南宁。

十二月晦，林青阳以敕至定国军。定国感激，许勤王。初，蜀人金公趾在定国军，日为说裨官，因斥可望为卓、操，而期定国以诸葛。定国大感动，曰：『卧龙天人不敢望，关、张、伯约不敢不勉』。是以与可望左。及青阳以诏书至，词旨哀怆；定国捧之，流涕顿首受命曰：『臣一日不死，忍令陛下久幽辱？幸稍忍之！臣事可望虽有年，宁负友、必不负君』！致书吴贞毓曰：『粤东未定，进退维谷。机事必密，责在先生』。若预知有「十八公」之祸者。

顺治十年（永历七年。是岁鲁王去监国号，朱成功称隆武九年）春二月，孙可望使召李定国会沅州。人曰：『此云梦之游也』。定国不知，行次紫洋渡，龚彝使告曰：『必无来，来则必死』。定国大惊，遽东走，为桥渡湘水。可望兵追至而桥绝，定国止永明。遂自龙虎关走平乐，涕泣谓其下曰：『不幸少陷军中，备尝险阻；思立尺寸功扶帝室，垂名不朽。今甫斩一王、奏大捷

，猜忌四起。且我与抚南共起云南，抚南一败，遽遭废弃，我败必更甚之！妻子并在云南，我走岂得已哉』！诸将口之，亦有以军从者。居数日，叹曰：『本图戮力，共报朝廷。今若此，能成功耶』？将还桂林；闻已陷，止于柳州。

三月，孙可望闻李定国去，自以兵四万出靖州讨之。猝遇屯齐于周家坡，败绩（详前）。是役也，可望以隙于李定国，虑诸将图己，不敢严令。诸军亦以「驾前军」故，不与并，遂至于败。可望还贵州。

夏六月，永历帝再使周官征定国军。

秋八月，孙可望闻定国还柳州，使冯双礼袭之。定国烧粮诱之入，双礼追之，定国伏发，杀其众殆尽；生获双礼，释之。双礼遂附于定国，可望憾益急。然畏其拥兵，不敢动；厚其妻子，定国亦知之。可望在黔，其党媚之无不至。

八月，孙可望自为国主于贵州。以文安之为大学士；安之逃之。以陈源等为六部尚书，以郑廷元为佾都御史、钱邦芑为通政司、方于宣为翰林。于宣为设起居注，称献忠为太祖，扬颂功德；诋斥庄烈帝。时谓帝星明井分，可望将一统；且言永历左右惟吴贞毓、川黔之间惟钱邦芑，曷诛之？可望易贞毓；而邦芑有人望，乃逼之官。邦芑拒不受，遂为僧；可望使任僕诱之，邦芑谓以诗。可望怒，使邹秉诰执之。永历左右张佐辰、马吉翔争附于可望，永历帝危甚。

顺治十一月（永历八年）春正月，孙可望党共请抚李定国，南宁总兵朱养恩言尤切；可望终不可。乃起刘文秀为大招讨使，督军东出；文秀辞，可望强之。寻自出单骑按辰、沅军，观险隘、劳军吏；十日而还。

三月，孙可望杀吴贞毓十八人。张佐辰等拟旨，言『封拜者皆为身谋；催秦王力任安攘，畀予一人，渐有成绪，朕实赖之』。钱邦芑亦执至；可望以安隆之故，人情汹汹，乃止。

夏四月，孙可望疏：『皇上正法诸臣，李定国失律不诛，复盗宝封之，是赏罪也。且军伍赏罚，皆臣主之。此杨畏知所已言，何容背自朝廷乎』？又言：『南宁危而卒安，不可谓非贺九仪等之力。使幸防城，且与李元允偕死，臣非无位号；既灭沙定洲，亦非无兵地。即秦王之命，初意岂及此哉！顾皇上卧薪尝胆，无忘湍濑之危；如以安龙僻陋，欲移外地，当供夫马钱粮护送，不敢阻截，以蒙要挟之名』。词气悍悖。永历帝再以血书征定国入。定国亦以可望憾之，亟将来袭，谋他出；使约朱成功会师广东，攻雷、廉。遂取罗定诸州。

顺治十二年（永历九年）春二月，李定国自高州入南宁。

夏五月，刘文秀自常德败绩，走贵州；可望使与王尚礼守云南。

顺治十三年（永历十年）春正月，李定国屯南宁，军衰。孙可望使王自明

、关有才袭之，定国计无所出；其下金维兴、赵延生曰：『彼众虽多，皆我旧部。若自南宁山路出不意击之，彼必惊溃。然后以兵卫安隆，则美名厚实，我实兼之』。定国从其言，集兵万人，使靳统武、高文贵将以从；躬自南宁小径行五日，至田州，出自明军后。又伪张满洲旗伏，而以正兵猝冲之；四山鼓噪，旗色错出。自明、有才弃军走；定国邀之，力战乃得遁。降其士卒三千人，遂赴安隆。

二月，李定国将至于安隆；孙可望急使白文选劫永历帝行，心腹叶应璜监其军。文选尝说于钱邦芑曰：『叛逆恶号、忠义美名，其图之！且大丈夫，可久陷身于不义乎』？文选感动。既与王祥盟乌江，复为孙可望陷遵义，逼祥死；及见邦芑，愧汗不能仰视。邦芑曰：『非公卖人，人卖公耳』。因为言永历帝在安龙之辱，泣数行下。文选折箭，誓杀可望。及出州败，可望策定国必入安隆，使文选以兵先。文选至，尽以其谋告；且曰：『姑迟行，俟西府』。越三日，定国至，永历帝使文选逆之，慰劳倍至；定计适滇。明日遂行，至曲靖。守滇者，刘文秀、王尚礼、王自奇、贺九仪、张虎兵数万。文秀固不直可望，闻永历帝至，阳集尚礼等分门守，阴以数骑逐定国；言：『我辈以董卓待可望，所虑卓去而操至』。定国折箭誓，因偕之云南；沐天波出迎于马龙驿，尚礼等勉从之。永历帝入滇，即可望第为行宫；晋封定国晋王、文秀蜀王、白文选巩昌公，并封王尚礼保国公、王自奇夔国公、贺九仪保康侯、张虎醇化伯、艾能奇子承业以镇国将军摄延安王。尚礼以下皆可望党，以拥兵故，封之。定国将靳统武、高文贵、窦民望，亦晋爵有差。加沐天波为柱国少师；以金维兴为行在吏部侍郎兼左都御史、龚铭为行在兵部侍郎（两人皆定国客）。命马吉翔入阁办事，则以媚定国得之。又命龚彝为户部侍郎、雷跃龙入阁办事。彝言受可望恩且十年，不肯受；举朝哗诟：『若以进士官司道，可望入，首迎降；忘明朝三百年之恩，而不忍可望十年之恩乎』？彝不为耻。跃龙当崇祯时官至吏部左侍郎，降于李自成，复为可望宰相；托言来朝，遂命入阁，人皆议之。永历帝欲以抚可望，故用之。而除光禄寺少卿高绩、御史邬昌期名，以劾定国、吉翔也；寻复之。使白文选如贵州抚可望，可望言必杀定国；文选谓『天子在彼，和为宜』。可望以天子在滇不敢乱，乃使文选道云南。

顺治十四年（永历十一年）春，白文选至自滇，谓李定国曰：『诸人拥兵在鞬鞞，非便。曷假和议遣之；张虎其尤，曷先焉』？廷臣方务抚孙可望，争是之。方于宣谓可望：『上在滇，定国辅之，人心渐属；宜急正大统，其事自定』。可望日夜谋犯阙。

夏五月，永历帝使归孙可望妻子以安之；令张虎行。曰：『若秦、晋协和，卿之功也；归当公爵』。拔所御金簪赐之，曰：『以此为信，见簪如见朕也

』。虎出，即约王尚礼为内应；尚礼诺之，且促之行。

六月，虎至贵州；言『永历帝端拱，政皆自定国出。所信金维兴、龚铭、靳统武、高文贵数人，众无固志』。上所佩伯印，明不敢贰；且曰：『使告文选者，已为所用矣』。又出所赐簪，谓永历帝使刺可望，将酬以「两字」王。可望大愤。方于宣言：『不烦兵，永历帝及定国皆授首』。策秘不闻，遥见于宣叩首，可望颌之。出则大言：『今岁入滇，许相我矣』！可望反已决，又得妻子无所顾；以乏饷迟之。永历帝再使白文选往慰，可望夺其兵，幽之军中。使其党朱运久入滇，黄盖大轿，无或臣礼。其名和晋，实使尚礼、自奇为内应。钱邦芑久为可望拘诸大兴寺，闻变忧之。陈源等阴为永历帝计，每以微词激诸将；武人无避忌，酒酣辄骂可望：『剥一贼皮，更张一贼皮耶』！邦芑因语源、马宝、马进忠、马维兴皆旧臣，白文选亦必不相负；藉兹取可望易耳』。源及郑逢元诣马宝结密约，且告文选；从容谓可望：『兹事重使功，不如使过；请以文选统诸军，宝等助言』。可望释文选以为大总统、马宝为前锋，留冯双礼守贵阳；列兵十四万以出。

秋八月朔，孙可望举兵反。越望日，济盘江；滇都大震。王尚礼阴为应。王自奇先以醉杀定国将，自楚雄叛；陷永昌，据之。声息不相闻。

九月，孙可望至交水，环屯三十六营，首尾数十里。文秀谋走安南，定国欲自沅江入土司；两日议不决。越望日夜，白文选以其军入曲靖，单骑驰至都；曰：『必速战』！诸将皆诺：『迟则败矣』。定国未决，文选誓『负皇上者，死万矢。今日之事，我先陷阵』。即驰而骑。乃下诏尽削可望官爵，使李定国、刘文秀帅祁三升、胡一青、吴子金、贺九仪、李本高讨之。马吉翔固党于可望，至是请视师，许之。

可望闻文选去，将还贵州；马宝虑事泄，大言：『文选去留不足重』。张胜谄贼曰：『即我一人，可以擒定国；何必去』！可望大悦；且语胜曰：『定国既出，滇都必虚；其与张虎、马宝、武大定以精骑自寻甸袭之』！宝即使人告定国，且曰：『必来日战；不然，不及』！定国惊，夜告诸将：『明日尽出，夹三岔河军』。马维兴等阴相约，阵而不战。定国尽锐突而前，李本高马蹶死。定国惧欲退，文选怒曰：『张胜已袭云南；若我军退，贼以铁骑躡之，为肉糜矣。进死于战，不愈退死马足乎』？部其骑奔维兴。维兴不发矢，开阵逆之；与攻可望后。袁韬从之，合兵四击，可望阵乱。定国麾而进，将士大呼解甲迎晋王。可望骇曰：『皆反矣』！仓猝遁。定国、文秀踵击之，贼大溃。定国曰：『张胜至滇都，王尚礼必应，我将救之』。使文秀、文选、杨武追可望；曰：『必获之』！自反云南，胜已将薄城，王尚礼为内应。沐天波请即召之，及龚彝、张重任；惟尚礼三召乃至，款之朝中。胜至，尚礼军无主，不敢动

。胜见金马碧鸡坊告捷旗，大骇；掠而走。定国遇之浑水塘，其众死突，几不支；马宝纵大炮背击之，胜独走，宝及大定降。胜至沾益州，其部吴承爵缚之；骇曰：『汝乃叛我』？承爵言：『汝叛天子，乃责我乎』！并其党赵胜皆伏诛。尚礼自缢死。可望奔普定，马进忠闭不纳，且炮击之；或曰：『此国主』。进忠谬言『可望以十六万人出；今若此，必他贼』。可望急走去。

冬十月，可望入贵州；使冯双礼守威清隘，约追者至，鸣三炮。刘文秀至普安，迟疑不敢进；双礼欲没可望资，遽鸣炮以给之。可望尽弃其蓄及妇女，独与妻子出贵阳，走偏桥、镇远、平溪、沅州，皆不纳；惟靖州道吴逢圣迎之。逢圣固胥吏，专谄可望，擢今职；共知势去，使其党程万里赴洪承畴降。白文选追至，可望夜走；至沙子岭，杨武复截之，劫夺殆尽，可望仅以逢圣、陈杰、刘天瑞百余人狼狈入长沙。承畴送之北京，济度、张悬锡郊迎之；封义王。就问滇事，遂议举兵。

文秀旋师，张虎以残兵遁；文秀获之，诘以上赐簪有何行刺语，虎不能对。执送滇都御门，告庙而磔之；可望诸将皆归命。永历帝大封白文选巩昌王，冯双礼庆阳王，马进忠汉阳王，马宝、贺九仪、马维兴皆公爵；擢钱邦芑秩。

十一月，诏恤安隆殉臣及阵亡将士，通赐谥荫。谓『范矿两及定国盟，且曰：「逾盟若何」？定国曰：「可望明则辅之、叛则杀之，无难也」』。时矿已卒，予谥祭之。降诏大赦；惟狄三品、王会、张光翠以助逆，及陈源、郑逢元降秩有差。朱运久等各遁去。马吉翔、张佐辰、扶纲，寻复任。方于宣为提学，以劝进表试士；闻可望败，驰书邦芑嘲之。

定国使赉诏及己书结朱成功，期明年会于南都；西约王光兴、李来亨；号令四出，将大举。来亨等不之应。

刘文秀在贵阳练兵三万，定国伎之；召之还，文秀郁郁甚。

顺治十五年（永历十二年）春二月，洛托、卓布泰、吴三桂三路趋滇都。叛人孙可望请从军，不许；乃多为书招其故部。定国方以可望去无虑，大校将佐及从贼者之功罪，为分兵地；武备颇弛。

夏四月，王自奇、关有才复以永昌反。二人当可望败，定国折箭召之降；卒不自安，遂复叛。定国怒，亲讨之；极于边徼，执而杀之。而洛托兵及贵州，定国急还救，已不及。先是，中书舍人高绩、通政司金简次第言：『内患虽除，外忧方棘；伺我者，顿刃以待两虎之毙。而我酣歌漏舟之中、痛饮焚屋之下，岂能旦夕？诸生老于兵，胡泄沓若此』！定国忿，诉必杖两人，诸臣争未决；而贵州、四川、广西三路败书至，乃引咎。

是月，刘文秀卒。文秀每屏人语：『晋王拒虎进狼，必败』。疾亟，上疏

言：『我朝国事，可以预知。臣精兵三万在黎、雅之间，窖金三十万；臣将郝承裔知之。果值仓猝，妻备盘匱以待、子操羈勒以从；以十三家营出营河、洛，庶几转败为功也』。

妖人贾自明倡言上帝以某日助兵，为木偶数百皆及丈，执幡幢，为行阵。定国感之。四方促师者，辄云「有待」。久之无验，斩之；戒期而出。

秋七月丙申朔，以定国为招讨大元帅，登坛受钺；于古命将礼无不备。定国分兵阨险阻（见前）。

冬十二月，李定国败绩于炎遮河，仓猝护蹕走。艾承业谋执之，不克；自以其部降。定国诸将以永历帝及主帅去，彷徨无定指。御前总兵马宝诱于吴三桂，首以其部降；狄三品亦被诱，执冯双礼并其金印赴军前降。白文选将王安自建昌入云南，奉其敕印、金章降。于是马维兴、高启隆、杨威、刘偶、塔兴策、王国玺、吴子金、吴子香、李如碧十余人先后降。

顺治十六年（永历十三年）春正月，李定国至大理，请留守；许之。白文选至，列阵下关，其众万余；定国以数百骑赴之。文选愤涕，叱曰：『人主界全城、全国于王，今若此，谁执其咎』？定国南向拜，请以身赎。文选曰：『王何人，可死于敌乎！行矣，我守此耳』。定国乃追扈至永昌，还钺待罪；永历帝曰：『是国之祸，王何罪焉』。

不许。

二月（明闰正月），尚善、吴三桂出云南，追定国将王国勋于普洱，至于玉龙关；白文选、张光璧、陈胜战，皆败；文选并其巩昌王金印皆失之。追兵至澜沧江，文选自沙木河走右甸；寻入镇康，走木邦。

李定国闻之，使其将靳统武以兵四千扈永历帝入腾越，自以兵渡潞江。诸溃卒亦少集，得兵万人；军于磨盘山，曲径丛箐，西南第一隘也。定国策尚善、吴三桂穷追必不戒；葦山扼隘，为木栅数重，设三伏于其前：泰安伯窦民望为初伏、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、总兵王玺为三伏，每伏兵二千，期敌遇二伏，乃鸣炮，首尾夹击之。尚善、吴三桂逐白文选渡澜沧、绝潞江，追奔数百里无一敌，谓定国必远走。至磨盘，乱伍登山，踰二伏者万二千人。大理少卿卢桂生忽叛，赴尚善军降，尽泄其状，则大惊；急使兵皆弃骑退，且以炮击伏兵，定国兵多死。民望不得已，亦举炮出，浴血以斗；王玺驰山巅下救之。定国坐山上，讶信炮误，知计泄，愤甚；挥军齐进，短兵接。自辰至酉，死伤被地，杀尚善、吴三桂军都统以下数十人。尚善却屯三十里，不敢进。民望、玺亦战死（见前），士卒死于伏者三之一、死于战者亦三之一，诸将犹阨险守。定国虑军孤，中夜而走。比出山，问永历帝安在？众曰：『西行已百里，在茶山、缅甸间矣』。恍然曰：『君臣皆死，无益也』！独以其兵行。至是，与永历

帝相失。诸将闻之，乃迸散；贺九仪走龙江，李成爵走丽江边徼，李成碧、廖鱼、祁自贵、马德鸣并诸部流连永昌诸边外。

定国自沾化使高允臣结缅甸，为所杀。闻白文选在木邦，就与议：『上入缅，我兵深入，祸恐不测。此复无险阨，我将择地屯士卒图恢复』。文选以永历帝左右无卫，请往捍之；议不合。定国引其军踰孟定、耿马，入于缅甸；溃兵续至，势少振。文选自间道济陇川、潞江，踵求行在不得，谓已入阿瓦；以兵陷之，相距六十里，永历帝不知。文选不得已，还。

二月，李定国军缅甸；咸阳侯祁三升、孟津伯魏勇自云南至。定朔将军吴三省当磨盘之败，护定国妻子赴其军；遇吴子圣等诱之降，三省阳诺之，乘间走潞江，将合于定国，弃其营落妻子不顾。值定国如孟定，不能进；三升有歉于定国，别走龙川，入户猎，且诱魏勇与之偕至。值三省至，复诱之行。定国至孟定，贺九仪兵亦至，张国用、赵得胜部从之；定国以自隶，得兵万人。

夏，李定国以封爵诰册授诸土司，使为明；惟沅江土知府那嵩受其总督命，为结内地诸土司，略有从者。

秋，李定国军孟定。孟良女土官惧定国入其境，集夷兵以拒；定国攻之。

冬十月朔，李定国军孟良城，土官走。地多鱼稻，定国居之；使诸土目耕田输赋如内地。亦虞诸土司疑贰，不敢出。时那嵩起兵，吴三桂围之，嵩使求救于定国；以攻孟良故，不能救。

十一月，白文选自木邦合师于定国军。

十二月，文选移军于孟凜。

顺治十七年（永历十四年）春正月，李定国军孟良。先后为疏三十六，募土人以进，多不得达；其达者，马吉翔复尼之。永历帝及朝臣莫之计。最后，定国请示进退；吉翔卒不答。

二月，白文选驻孟凜。求永历帝耗不得，引还南甸，得兵万人。

三月，李定国将杨武叛，入降。贺九仪妻子在云南，吴三桂使为血书招之；仪将降，定国杖杀之。亦杖杀金维兴，恶其诱于三桂也。九仪部何起龙以其众，自蔓谷河降。

总兵唐宗尧者，定国使屯于磨芳，招纳降附。宗尧叛，令将士赴孟良者尽入己部；杀夺商贾，取其货转市孟良，弋倍利。故滇中事，定国略无闻；西距阿瓦亦远，惟日夕练兵觊恢复。

夏四月，白文选移军于景线。

秋七月，白文选以兵屯江北，假道于缅，求入觐；不许。文选济江，攻阿瓦。阿瓦有二城，缅酋居新城。永历帝于故城之者梗；闻文选兵杀掠，使沐天波以敕止之。天波归，乃知定国、文选等迎驾疏先后三、四十。马吉翔不顾

，亟与缅甸令文选无进兵。缅又曰：『老皇帝至，我极尽宾主礼；何来一野王子，反蹂我地，岂谓我无人耶？』文选亦不受敕（见前），曰：『蛮人不足信也』。急攻新城。垂克，缅给以三日降；文选为退军十里，缅急缮备。文选怒，再攻之，不能克；且以炮击其军，师人多死。文选盼永历帝旨不得，乃望鹧鸪城痛哭去（即阿瓦）。初，文选在南甸距孟艮二千里，声息不相闻。及攻阿瓦还，知定国所在，先驰书责以大义及擅杀贺九仪，引军赴之。缅亦知文选必复至，益修战备。

秋九月，李定国自孟艮引兵出，道遇文选；曰：『不听吾言，果致缅怒。今在内者危，若之何？』文选不能对。乃定计合攻缅：定国自孟艮出西道、文选自木邦出东道，期会于桐坞。赵得胜、张国用还，隶白文选。

吴三桂既疏请兵灭明，遂檄缅甸会兵于孟卯。值白文选攻阿瓦，其使留不行。比将反，缅闻李定国将攻之，请先为之攻定国；三桂许之。

顺治十八年（永历十五年），白文选再疏迎蹕，不获。

吴三桂使何进忠、沈应祥攻定国，至于孟卯，瘴发而还。

定国以兵攻缅，粮乏颇死亡；以江干多材木可为舟，将分军迎永历帝，而自攻新城。靳统武虑分兵弱，请并力攻新城，许之。遂与文选盟，刑牲歃血，誓必克缅。其地三面海，陆径一线，缅更断之；拔其豪边牙鲂、边牙鲂，以兵十五万来拒。定国使再喻意，不应；为木城更递以进，遂逼定国营。大出其兵战，巨象为先，佐以枪炮；横亘二十余里，呼声震天。定国、文选众不当其十一，且无兵；手长刀、白楸以进。始合，少却；其花象进尤锐，定国亲执刀当象前，一挥坠其鼻，群象皆奔。急督众进，文选以兵横攻之，杀伤无算；阵遇边牙■〈鱼果〉，斩之，缅兵大溃。边牙鲂走大林中，鸣鼓竟夕；诘旦，无一卒。定国、文选军渡锡箔江进，谋渡大金沙江。

惟祁三升在户腊，闻贺九仪死，心益漓；魏勇卒，三升并获其兵；吴三桂复招之，三升乃并勇军及总兵刘芝林、王有功、邓魁文皆入降。吴三省知不可为，亦伪降。

三月，李定国军次大金沙江。再使喻缅假道，征象马粮道，皆不应；而曰：『汝主在，犹杀掠；送之出，更何如？若欲攻城，亦惟汝！坚守一、二年，我无所损；水土不服，汝将自死』。定国度缅人不可喻，军于桐■〈土白〉，距阿瓦八十里；文选军象寨，距阿瓦百二十里。缅尽烧其舟，为木城沿江阨守，炮械弥目。其父老曰：『自此而北为鬼窟山，有大蕉林可以筏济。既济，其上为大居江地，饶林木；居人数百户烧矿冶铁，舟可立具』。定国从之，使都督丁仲柳、副将董朝用、王三元傍大居设厂制舟。缅侦之，以奇兵挠厂；仲柳弃舟走，缅尽烧之。定国忿，散兵四掠，为坐困计。缅亦饥，食及皮甲

。定国谍知，再使送永历帝出，则无患。缅甸定国退兵而后从之；文选劝定国敛军俟。

厉疫骤起，将士家属死者相继；部将某又自烧桥遁。定国不得已，旋师。或言：『缅甸夏秋益甚，且千里无烟，孟艮亦未可至；去此百里为摆沙古，地高凉、产鱼稻，曷往诸』？从之。行未几，大山亘前，即渺赖也。登峰而望，尽其西南大海矣；遂屯焉。

秋八月，李定国、白文选复以兵攻缅；及于桐■〈土白〉，巨舟十六风坏其五（或曰缅甸沉之），急退师黑门坎。迨夕，赵得胜、张国用遽拥文选走，曰：『王无为贺九仪之续』！定国闻之，使其子兴嗣追文选，曰：『彼速亦速、彼迟亦迟，毋过迫之』！历三日，至铁门限；国、胜等议：『兴嗣蹶我，不战不能行』。升山据险，矢石交下；兴嗣怒，欲击之。定国驰至，大恟曰：『文选拂吾算，强欲入缅，误大计；今复叛，使汝追之，冀其返，犹可与共济。今若此，其心死矣！每忆昔年共事者惟文选在，何忍自斗！吾遂吾志耳』。旋军孟艮，余士卒纔三千。

吴三省虽降，非其志；会三桂檄三升军移腾越，三省突以兵走孟定、趋孟艮，至于磨犄。知定国往攻缅，不能进；得唐宗尧诸罪状，且欲降，遂杀之。以兵弱，流连孟定、耿马之间。白文选适至，见三省，不言而涕；已曰：『吾负皇上及晋王』。三省知有变，乃言云南降者多不得所，人心益思明，故已徒步至。徽人江公福又以朱成功约举兵表至，文选乃止；得胜等意亦改。文选屯锡箔，使总兵苏某出木邦，会定国进兵；月余不得报。

八月，李定国自孟艮军蛮暮。三桂、爱星阿将分道出，先使张国柱阨南甸以备之。

冬十一月，白文选在锡箔。方征兵土司，闻三桂出，使冯恩觐之；为所获，尽泄军实。三桂使高得节袭之，日夜驰三百里，至江滨；文选骇惮，毁桥走茶山。三桂趋缅甸，虑文选窥木邦，使诸降将祁三升、高启隆、马宁、马宝、马维兴、沈应时急迫之。至，将战；部众皆挺刃起，文选竟不敢令。独计马宝与相善，招之；宝遂单骑说以兵万、象马数千降。

十二月，定国移军于景线。

康熙元年春正月，李定国屯景线。闻永历帝被执，愤懑绝；曰：『势既不敌，退无为；若之何』？乃傍云南边境伺动静。

夏四月，李定国屯军于猛腊，犹为明。初，永历帝入缅，从臣分散，马九功入古刺、高如珍入暹逻，绝为所爱，以女妻之；如珍姊又为定国妃，间道通殷勤，谋连兵攻缅甸，复其仇。定国乃使江国泰约暹逻、九功约古刺，且乞师于车里，皆如约；九功又自古刺招溃卒三千，致书定国克期犄角。将发，一营

尽疫；定国为表词祝天，陈己反正，悉心为明：『若祚未绝，请无灾疫，裨力出滇，以救故主；若统数绝，乞死定国，无害军民』！

六月，定国生辰，疾作。永历帝及太子讷又至，■〈足辟〉痛呼号，自掷于地。不食三日，疾益笃。越数日，招讨大元帅晋王李定国卒。将死，语子兴嗣及靳统武曰：『宁死荒徼，无降也』。定国卒，统武及马嘶良奉兴嗣王位。葬定国于景线，青草不生；蛮人过之，必顶礼。未几，统武死、嘶良入降。兴嗣徘徊无所倚，嘶良诱之，乃与刘文秀子皆入降，授都统。暹逻、古刺之师，失望而返。

苏子曰：『亡国之祸，一为乱民』。斯言也，盖有别焉。昔者，下江王常之绩、锦帆甘宁之徒，李绩无赖，卒佐天策；翟进就降，并死河北。茫茫草泽，时起英雄！孙可望以助恶之躬，拥残败之众；袭据黔、滇，覬作皇帝。朱温兼四镇节度、侯景称宇宙将军，结袜弗慕，大笔受谏。乃更杀朝士、戕宗室，躬行悖逆，浊乱天纪；亲将锐卒，眈眈然侧其目而视之，彼昏不知，扫境渎武。交水大崩，十万尽溃；沙子鼠窜，一身仅存。虽裂土茅，幸保首领；然而传闻异辞，上公黜夺，百世之下快于心尔。李定国并趋角逐，志趣迥异；入黔之初倾心，局外之言结盟，清威之役，阒墙未乱，志已为明。草窃乔迁，顿如翻手；碧鸡一捷，迸力穷追。鸣钟击鼓，以讨乱略之人；使滇云之蹕，煎雪大耻？集兵累万，拓地千里；则师武臣，力非小补也！夷考其事，以势则孙强、以智则最狡，定国木强，亦少戇矣；而挥辔振落，去之裕如。盖用兵之道，逞武力必顺人心。故邦芑之说，卒效于当时；伯约之志，遂行于蛮貊。平易正直，若是其伟也。夫人知可望衅于争长，不知败于无君；定国隐忍于前，卒收名于后。即贵阳之师、永昌之役，「春秋」责备贤者无辞。然大理叩首、者梗奉迎，其志则明志也；■〈足辟〉踊祈亡、荒徼戒叛，其忠非愚忠也。卒之，媿烈于思明、偕亡于苍水，磊磊落落，掀白日而树大节，岂非振臂不顾，足愧首鼠者耶！宜乎墓木虽移，比如青冢；而「晋乘」、「楚书」，共以为明殿也。若夫永历竭蹶东南殆十五载，遗臣死士，绵结简书；尤赖附降，支撑天末。岂河西贼帅，乃破秀容；海上蛮人，本非循种乎？盖年世卜衰、莞苻势炽，亡国之辙，大变其图矣。而马九功、江国泰亦哭包胥于秦辟、胜三宝于西洋也已。

续明纪事本末卷之十八

自成遗乱

宏光元年夏，李自成据武昌。其党李锦、高一功、田见秀、刘宗敏、张鼐、谷英、刘芳亮、刘芳宇、刘礼纯、袁宗第、任继荣、吴汝美、刘汝魁、辛思忠、杨忠彦、刘希尧、郝摇旗、党守素、马超、邢十万、蔺养成、牛万才、王进才、白旺及诸逆党凡四十八部、兵数十万从，历五十日。改江夏为瑞符县

，大起宫殿，铸「永昌」钱，相与谋道宣、歙，取南京；曰：『西北虽不定，东南讵再失之』！将发，阴霾四塞，烈风暴雨，旗枪或尽折。乃议入湖南，合张献忠；而使刘希尧等犯楚、豫，辛思忠等躡湖广。当阳、迁安、承天、荆门、襄阳、宣城、邓州、荆门间，皆贼众。俄弃湖北，以其众自金牛堡、威宁、蒲圻、通城至于九宫山，使其下先发，自以二十骑趣山巅。已复呵止二十骑，只骑以升。乡民锄杀之，从骑皆尽。以龙衣、眇一目，疑为自成；驰告湖广总督何腾蛟。腾蛟疏闻，隆武帝大喜，备礼告庙。初，宏光帝诏：得自成者世上公，禄万石，比中山王。腾蛟疏至，隆武帝将酬之；御史郭维经力争，乃寢。

其党李锦等知自成为乡民锄，怒尽，屠其众；葬自成以帝礼。牛佺、任继荣、刘体纯共推李锦、高一功主军事，奉伪后高氏而事之（一功，即高弟也）。遂走湖南。

阿济格军在江北，闻之，渡江追击；发自成尸，朽莫辨。获其从父赵侯、襄侯，斩刘宗敏、任继荣。荆、沔、襄、汉山村堡险之贼，尚可喜等击定之。江以北，差少贼。又取诸从贼宗族，悉杀之。

锦、一功自澧州至洞庭，马进忠惧而走。锦踞洞庭，窥长沙；牛金星、牛佺、宋企郊、宋猷策皆遁去，竟不死。

监国鲁王策自成死，其党必乱；加马吉翔都督同知，赍策诏之，皆不受。未几，刘体纯、郝摇旗以锦不足事，将乞降于何腾蛟；骤入湘阴，长沙危急。

秋九月，偏沅巡抚傅上瑞以贼逼，劝何腾蛟出避。腾蛟曰：『死于贼、死于左一也，奚避焉』！知府齐二南又死城中，益惧。腾蛟独用章纘议，使常大鹏等再招之；饮于教场，不一语。贼骇异，叩之，乃出其书云：『苟入朝，永保富贵』。体纯、摇旗喜过望，各以数骑入谒。腾蛟抚之，又使张光璧以三万人射旗■〈土盖〉拂天示之以武，两人皆从令；招其党袁宗第、蔺养成于长沙，王进才、塔天宝、牛勇于新墙，腾蛟增兵数十万。锦、一功闻之，亦欲降；进逼常德，驰书督抚，声称会猎湖南。堵允锡决计招之。初，宏光帝为纳粟例，允锡最奉行，大得米粟；乃语锦使曰：『食可得也。若降，与尔共之；否则，守三日，若皆饿死矣』。腾蛟犹疑锦等不可赦；允锡言『人臣之利，苟利社稷，专之可也。今我弱，贼之余者皆百战，食之足用』。腾蛟许之。允锡使人谕锦等，自以数骑历常德、澧州至草坪，贼徒皆骇；未至三十里，止空堡中。俄贼大至，从者皆泣，允锡不为动；贼拥之入屯，称诏犒师，锡高氏冠服，锦、一功蟒玉、金银、酒器，因曰：『国家三百年厚泽，若以乌合灭之，又不能守，徒受逆贼名，何益？若遂改行，富贵功名当与共之』。声情昂激。锦大喜，率众罗拜。允锡止其军，为纵言赤眉、马殷、杨钦、王佐事，皆首肯。

筵间侑酒者犹故宫人；允锡见之，悲不自胜。明日，贼妻高氏出拜；曰：『堵公，天人也。洗若贼名』。且曰：『若欲作贼，则无论；既许国，当爱民，受节制』。锦等唯唯。出见秦、晋、燕、齐、豫、楚士民俘执万计，以允锡令，皆释之。锦饰美女五，献允锡；其一，某藩王女也。允锡尽礼遣之。锦招其党田见秀、刘汝魁皆来降。允锡、腾蛟合疏告，各不言功；使从官傅作霖赍而往。腾蛟卒虑锦难制，间过其营，请见高氏；再拜，执礼恭甚。高氏大悦，戒锦毋负何、堵两公。

十一月，傅作霖至福州。隆武帝下其议，蒋德璟、路振飞、林增志言：『自成罪不赦，其党助恶，宜万磔；贷以不死，厚已甚，况封爵乎』？张家玉、蔡之俊争不可，言『无使转合于敌』。钱邦芑言：『以空名得三十万众，免生灵祸；宜权许之』。乃以腾蛟为东阁大学士、兵部尚书，封定兴伯，总督楚师；允锡为兵部右侍郎、佾都御史，总制高氏军，易为「忠贞营」。授锦右军，易名赤心；一功左军，易名必正；位皆列侯。锡高氏珠冠、锦服、「贞义夫人」。再使张同敞往抚之。有司为立坊，题以「淑赞中兴」云。然隆武帝终疑自成未即死，下诏询问：腾蛟再疏辞爵，因言『九宫之役，贼党刘飞骑驰呼「李皇帝死」，合营痛哭；其事盖实』。傅上瑞说腾蛟，即诸兵贼分镇湘湖，为画守计；乃疏请以李赤心，郝永忠（摇旗易名）、袁宗第、牛万才及黄朝宣等为十三家营，田见秀、塔天宝等附之。兵多餽匱，按亩增税至数十万犹不给，民怨骚然。贼党白旺先刺于王体忠，谷英等多死，宗第诸部亦不多于他贼。惟赤心屯公安、枝江间，绵亘几百里，杀掠而食；性又桀骜，疏称自成为先帝、高氏为太后。当事优容之。

十二月，刘体纯、党守素北掠荆、楚，至于襄阳；及徐元启战三日，不胜，走入川。

顺治三年（隆武二年）春正月，何腾蛟以郝永忠、张光璧军战于湘阴、藤溪，皆大捷；请授永忠为将军。

允锡在澧州，使荆南道高如燕促忠贞营出，连破常德、松滋，渡江烧荆门、彝陵，直攻荆州；大小神器，霆击不绝。凡六昼夜，卒不下。赤心令城破，留其三尺者，一营皆死；闻者益死守。众请决汉江灌之，允锡畏鱼民，不可。诸将固请，乃令备锄镢。

二月，勒克德浑以满洲兵救荆州；居民导之，骁骑三路冒雾入。贼方食，大骇而溃。前锋觉罗郎球等纵击之，赤心大败；缘途拒击，复大溃，弃甲杖、驼马无算。勒克德浑使巴布泰等穷追之，历安远、南漳、喜峰、关玉岭而西。张鼐、李佑、吴汝义以其众三千降，允锡、赤心走澧州。讹传赤心死，勒克德浑乃引还。

夏四月，刘体纯等掠樊城、襄阳，北至兴安、西入汉中。南还，入归彝及巴东，踞险而居。王进才、郝永忠从何腾蛟。

秋八月，隆武帝在汀州。何腾蛟勤王师张光璧、郝永忠以精骑五千迎蹕，自郴州出龙泉，至桂阳州；以其势险，欲居之。民不之纳，永忠杀故罗平知县夏九虞，遂屠桂阳，流血平衢，婴稚皆尽。闽中无救，隆武帝遂没；腾蛟不能问。永忠寻自桂阳出，遇尚可喜军于长宁，大惧，杀掠走道州。

顺治四年（永历元年）春二月，腾蛟部与王进才军哄。明日，进才请谢，且请以亲军入卫。诸镇皆溃（见前）。

三月，王进才以督师走，长沙遂没（见前）。

夏四月，孔有德等以兵自荆州、长沙西，堵允锡走永定。李赤心、高必正为追者所逼，械马皆失；徒步走施州卫，数日不得食。居无几，溃众稍集，声言就食于湘、粤。郝永忠合卢鼎部，大掠于永州。

六月，高必正兵入武冈。刘承允惧，促永历帝以堵允锡为督师，赐剑，使帅忠贞营规辰州；赤心言草坪之败，旗械并失，搜集一年始堪出。郝永忠至凤翔铺，鳌拜击败之。

秋八月，李干德在重庆，马超、邢十万自遂宁、保宁附之。袁宗第、党守素、刘体纯分掠达州、郧阳诸邑，与贺珍、武大定结。永历帝以樊一衡总督川、陕，宗第及其党王光兴、王友进、塔天宝、马翔云、李复荣皆来附；其后遂别为十三家营。孟乔芳等以还攻山、陕，不能问。

冬十月，郝永忠走桂林，肆杀掠。愤焦璉军不与乱，将击之；又恶诸民团，尽破水西十八砦，屠戮无艺。何腾蛟急驰至，瞿式耜力调剂；以全州、兴安、灵川屯其军，始少息。永忠固盗贼，偶不俘杀则不乐。有萧琦者，瞿式耜门生也；媚永忠，倡言陈邦傅将劫其蓄于桂林。永忠大怒，夜督兵出；在道，则言『桂林完好，瞿式耜家亦富；曷取之』？永忠大喜，伪称孔有德兵陷灵川，己军甚败，将入卫；兼程而进。全州遂没。

十二月，堵允锡、李赤心等拔衡州，趋长沙（见前）。

顺治五年（永历二年）二月，郝永忠至桂林，巡抚于光拒不纳；萧琦诳瞿式耜，纳之。夜漏三下，永忠以兵反；直入行宫，劫永历帝衾中，拽置舟。遂大掠，捶杀太常寺卿黄元泰等，从官家口皆不保。市民不胜忿，呼党拒击；永忠尽杀之。瞿式耜方出，永忠以十余人遮之，躏其冠服，居堂皆遍，式耜至裸坐。焦璉请以兵击杀之，式耜不可。永忠走黎平间，寻猝攻陈友龙军，尽杀之。

。

三月，降将惠应诏、李国英攻蓬溪，马超、邢十万拒之，败绩；又败于泸溪。国英、应诏更袭之，两人兵尽溃；获其党吕济民、石君球。

时刘体纯据忠州，党守素窟万县，袁宗第、杨秉允据竹山、房山、渠县、邻水，超、十万赴之。

六月，堵允锡使马进忠攻常德，克之；连下诸邑。忠贞营亦攻荆门诸郡，至于宜城，兵势大振。永历帝使晋李赤心等皆公爵。

冬十月，永历帝使朱谊渤促楚师何腾蛟、堵允锡议分军，以忠贞营隶允锡。允锡亦苦马进忠等不为用，思任赤心。使郑古爱招之，不至；自往促之。赤心等以荆州残破，不得食；又畏满洲兵逼。闻允锡至，则大喜；尽其众自夔州分道济，以常德完富，欲居之。马进忠焚之走，不遗一堵。王进才、张光璧、牛万才闻之，一时哄掠，湖南复乱。赤心至常德，忿其城空，掠而走。途次，营将皆畏赤心虐，竟烧屯走；新复州县，为之一空。腾蛟急使慰进才等；允锡亦以标兵督忠贞营趋长沙，败线国安军。王进才来合，遂屠益阳、湘潭，陷湘乡、衡山。至于长沙，徐勇固守；遗民畏屠，益助勇。赤心等为云梯、穴地以攻之，皆被却；又以舟师绝江口，相持屡月，卒不能克。

允锡受命救江西，乃使赤心屯长沙、必正驻湘阴，分兵茶陵、郴州间；自以兵如吉安。时何、堵以细故隙，腾蛟曰：『忠贞营在湘潭，功有所属；当使进才辈与释憾』。允锡言：『封疆之臣，罪且难赎；而言功乎』？二人颇不和。李赤心闻孔有德等兵将至，惧欲走；诸将共畏之，曰：『赤心所过必淫掠，曷弃衡州，各保其地』！曹志建首以部走，牛万才、张光翠和之，分掠衡州、宝庆间，横尸被野，千里无烟。赤心南掠入桂阳，至于茶陵。腾蛟不知，自往邀之；部卒六千皆畏赤心，不肯从。腾蛟忿，独与马蛟麟及吏卒三十余人行。郝永忠屠武冈、靖远间，诸堡寨死者无艺。

时赤心部虽众，丧败之余，精锐殆尽；续附者多非秦产，巨酋唐启原、戈迈等久不着，唐通、白广恩诸将皆北降；于是降附者亦不健，兵数视自成入京师时十三、四云。

顺治六年（永历三年）春正月，何腾蛟至湘潭；李赤心已走，遂被执，死。允锡方自攸县达吉安，闻变，急还守衡州。

二月，济尔哈朗、孔有德以兵入茶陵。李赤心大惧，杀掠而走，历郴州、永州西。济尔哈朗追击之，至于永兴；其众愈惧，连营崩溃，死亡无艺。时谓永兴之捷，与山海关皆第一。

赤心自宜章、桂东直入道州，犯桂林；永历帝大惧，急使严起恒、刘湘客驰抚之。至，赤心已走横州及宾州。高必正谢罪，欲屯浔州；不得已，从之。陈邦傅结必正，将使劫永历帝；必正恶之，不许，而夺其器。邦傅由此怨必正。

夏四月，刘体纯等掠西乡，至于平利；尼堪大败之，体纯遁。

陈友龙将出宝庆，郝永忠委罪何腾蛟，裒其仆妾、马仗还之，轻骑至友龙军请罪；遂相往还。濒行，忽摔友龙于席，磔杀之；尽屠其众走。闻者益骇愤。

五月，李赤心入梧州，杀掠藤县、郁林间，兵犹数十万。永历帝使兵部侍郎程峒往止，赤心不可；伪言孔有德等兵已逼，己将入卫，使峒护其帑币先至界口。守将杨祥炮杀峒，尽攫其资；赤心驰至，祥已遁。赤心兵至德庆，称清君侧；行在大惧。值严起恒以堵允锡至，朝议允锡得忠贞营心，使抚之；委罪杨宏远，杀之（或曰：峒恶于元允，故使祥杀之）。金堡责允锡结赤心及宴孙可望使，曰：『滇与「忠贞」，皆国仇也；厥罪滔天，公奈何独与之！』允锡失色。由是大恶李元允党，欲激赤心去之；不果（见前）。乃使允锡督师梧州，节制「忠贞」诸营；允锡疏求饷，元允不予。所赐旌节、尚方剑，皆不得。卒以忠贞营故，封为光化伯；允锡疏辞，乃赐四代诰敕以荣之。允锡屯梧州，部兵稍稍集；期赤心等出，卒不至。自入其军诘之，赤心无北出意；盖甚畏满洲军。且语允锡以高州、雷州休其兵；允锡不可。别部刘世俊、刘国昌愿出攻湖南，赤心亦不许。俄，刘芳宇、刘希尧皆与赤心隙，自以其众掠梧州、贺县、四会、广宁，至于宜章；人尤殛之，呼为白毡贼。诸将拒之，芳宇等无所止，遂赴孔有德降。赤心兵，散处浔州、宾州、横州、南宁间。

秋七月，李赤心病死于南宁；养子来亨领其众，高必正主之。其党岳侯某死、淮侯刘国昌出怀集死；袁宗第等南掠宝庆，北走常德、澧州，渡江掠荆州、归州；王进才等走沅州、贵、益间；牛万才至湘西，掠新化、淑浦，旋降于孔有德；辛思忠、杨忠彦、刘汝魁或降、或死。

白尔撒图攻刘体纯于乌撒，败之；又败之杨老洞。郝永忠在黎平，宜尔都攻之，永忠大掠走；追至永州，永忠反斗，复大败。与体纯等走，窟于施、夔间。

冬十二月，堵允锡以躬迎忠贞营，次浔州卒。

顺治七年（永历四年）春二月，命必正援高州。

夏四月，高必正、党守素入朝，诏廷臣郊迎四十里，且以牛酒犒之。必正大悦，疏请『身为诸将，先尽其兵隶职方、赋归户部，汰老弱、分战汛、第功罪，事尚可为；不然，皇上将求一卒之用而不得』；且议奉永历帝亲征。时不能用。吴贞毓说必正杀严起恒，必正不可；又责孙可望使者，腾书与之。及还，陈邦傅以兵袭其军。必正使求援于桂林，永历帝不能制；惟下诏使邦傅与之和。必正援广东，使李来亨征诸土司兵；邦傅复击之，斗者旬日，居民荡尽。来亨愤而西，仍居南宁、横滨间；久之，食尽。

冬，孔有德兵逼浔州，高必正、李来亨入庆远，走贵州。孙可望邀之，互

战旬日，必正不胜；与来亨西济，自黎州入川南，分掠嘉定、眉州，东入施、巫，耕屯自给。川中旧将王光兴、谭洪等附之；所谓西山贼也。俄，必正卒，来亨总其军。

郝永忠出房山、竹山至于南漳，野掠而食，转徙无恒。

顺治八年（永历五年）春正月，命文安之总督川、湖诸军。加十三营爵，遂封王光兴、李来亨、刘体纯、袁宗第、党守素、王友进、塔天宝、马翔云、贺珍、李复荣皆公侯，其余世职有差；铸册印、赉银币，使安之赉而往。安之被执于孙可望（详前），册印尽失。来亨寻分掠四川、湖北之边境，遂据九连坪，大起帅府；招士民与集处，且耕且■〈兑 卩〉。房、竹、夔、万、忠、涪之间，焚掠无宁宇。

顺治十四年（永历十一年），文安之自黔走川东招徕抚慰，诸将翕然奉之。李定国使来亨等同出师，不应。

顺治十五年（永历十二年），刘体纯穴忠州，李来亨、郝永忠穴归州，塔天宝、马翔云穴施州，袁宗第、党守素穴万县、夔州，杨秉允穴达州，聚皆数万；及贺珍、王友进、李复荣等犹错立。刘文秀之入川也，兵虽东，不能及。吴三桂居汉中、保宁，以为此楚寇，已弗与；诸贼虽通滇蜀经略、巡抚及诸文武衔命者，或潜行、或径至，然十三家酋长多更替。及吴三桂攻贵州，悉置弗顾；惟使降将严自明扼重庆，拒之。

秋七月，文安之闻吴三桂陷遵义，急督李来亨及十三家营水陆攻重庆，图牵制。严自明固守，降将陈廷俊自保宁来援；安之督军力战五昼夜，不能胜，乃引还。

顺治十六年（永历十三年）春正月，文安之再以十三家营攻重庆；次合江，卒（见前）。未几，杨秉允、徐邦道众多溃，惟来亨等丛屯于川东，攻掠郧阳、归、巴诸郡邑。尝与刘体纯、郝永忠自竹山攻襄阳，陷之。寻弃去，垒于巫山、巴东之间，假明故号以自立；佾都御史毛寿登、湖广督洪育鳌先后督其军。

顺治十八年（永历十五年）冬，张煌言使吴鉏以帛书入西山结十三家营，将以救滇；李来亨等无能为。

康熙元年，贺珍、袁宗第踞大昌之玉山及荆州之兴山水筒梁，郝永忠众犹数万。

秋七月，陕西、四川、湖北军合攻来亨等于西山；时以诸边地久不靖，故谋之。诸军驻万县，贼弃夔州走。

康熙二年，降将于大海、高守贵、穆生辉自间道夺羊耳关，来亨焚天昌县遁，屯于茶园坪。诸将攀藤上，袁宗第走巴东；追至巫山，克其城。李国英谓

巫山地下而势狭，能制贼；重军屯之。董学礼以湖广军攻李家店，擒其党宋段等；来亨及马腾霄、党守素皆遁居于双龙观及黑垭岩、白垭岩。诸军又击之，来亨等奔七连坪。张自成击郝永忠于白玉坪，亦破之。国英攻大昌，袁宗第夜遁，冯起凤、黄守库降。来亨复以大雾围诸军于山中，董学礼夹击之，斩首七百；且招王光兴、蒋尚膺，降之。来亨又使人去其发，杂负贩者入营中；已督众至。张长庚方出战，垒中火发，揭旗呼应；长庚大溃，走四川。湖广军亦败于郝永忠。众议来亨等伏郧阳、襄阳诸山中，将与图海、穆图玛之师大举攻之；李国英请以荆州军入巴东、归州、远安、兴安，郧阳兵入房山、竹山，四川军入夔州、建始、巫山、大宁、大昌诸山路。来亨党及郝永忠、刘体纯、袁宗第、党守素、塔天宝、马翔云攻远安，号四十万、实不及十万；又攻巫山，陈世凯拒却之，杜敏复胜之周家坡，来亨等走。富夷蟾、李国英分道入，来亨战败；郝永忠、党守素援之，来亨以藤牌长刀军力战，复大败；遂拔天地寨，体纯自缢死，郝永忠、袁宗第遁黄草坪，追斩之。又围谭家砦，斩其党李嗣名等。未几，来亨独乘隙入远安，杀守备、千、把；复弃城去。

康熙三年，党守素、马翔云、塔天宝等皆出降，郝永忠部马进玉亦降；惟李来亨据茅山麓，不降。穆图玛、图海、李国英环攻之，来亨及郑蛟麟等大小数十战，皆不胜。其党欲降，来亨不可；因内讧，来亨穷迫，尽焚其室自缢死。

李自成之死也，元武帝像狞貌，阍黎说并无取。盖闯固贼流，亦少诡诈。乃若徒众非用威迫，即以利趋，弃燕入楚，精锐尽丧。飘风急雨，天更弃之；殷遗周旅，人共谋之。虽竭黠材，何以能立！况于贼徒，白头无运。单骑叱咤，藉手锄棘；黄巢缢死林内，卢循甘作水仙；鬼伯矚之，促自送死，非过怪也。夫自成扰俶宇内可二十年，方其焰盛，万金不能购、十道不能诛；及其将烬，尸分骨砾，突如其来。岂非寰宇快心，古今创见乎？然而伍员鞭楚，忿不生诛；夫差呼庭，尚知不戴。丙歎申池之谋、王颁饮灰之痛，君父之仇，宁容漏网、假手鬼神乎！而有明臣子，檄诏不逮于晋、秦，旗鼓不震于郧、襄，纵彼扬忽东南，再谋诸夏；无君高元，等罪而已矣。腾蛟、允锡总戚湖干，同心合力；长沙分掇之权、洞庭驰射之卒，左军四将、堵粟千锤，合算兼筹，致非不逮。果遂电激风驰、枕戈待旦，湘、岳有偃阳之郭，湖山张下濂之师，贼虽百万，三日饿死；坚壁以摧白起、与粮以戏佛狸，兵术之妙，不在寡众之间也。昔陆逊讥先祖曰：『兵法，包山林、阻原隰而军者，其众必败』。而如曾氏国藩之策石达开也，亦曰『拥十数万众，日食米三千石，其何以久』？果尔，褫亭舆尸、宝庆遁走，君子惜其时人无远识也。即不然，赵立贯颊于军中、伏波裹尸以马革，城亡与亡，古今通义，谁谓谋人军，师败不必死乎？奈何结

牝鸡之力，抗揖让以悦之；危豺虎之暴，疏帝后而容之；蔑顺逆之义，先自我而启之；分茅土之贵，快作贼而有之？盗铃而掩耳，卵翼而速飞；使先帝有知，神其痾乎！夫赤眉乱汉，贷以不死；尚让献首，乃弛刑诛。庄严为卿，议者责备肃帝；温韬还镇，史臣共斥庄宗：然犹非罪极于滔天、貙生于封狼者也。且考其时，兵之立绩固鲜，贼之僭国尤深：有如常、武焚■〈兑 卩〉，郴、桂掠屠；近躡桂林，远扬巴、楚。允锡用之而无功，腾蛟邀之而遂死。一时故君硕弼、沃野坚城，为谁瓦裂，坐痛身亡？而蚩蚩之氓百万流血，又何罪也！南诏已墟、中原大定，蠢兹遗孽，梗然负隅。楚歌屡合，郑幕未乌；准分飞，鲸鱼乃戮！盖其始以瓿脱匿之、以扰攘容之，其继以险阻迟之、以羈縻待之：胜国余祸，以是闰尔！而或以来亨究非闯出，且为明殉；厕弁李坛，当少谅尔。然而弑君者固当灭及其族，悯死者亦知罪不能逃乎？定国、元允，夫岂比欤！